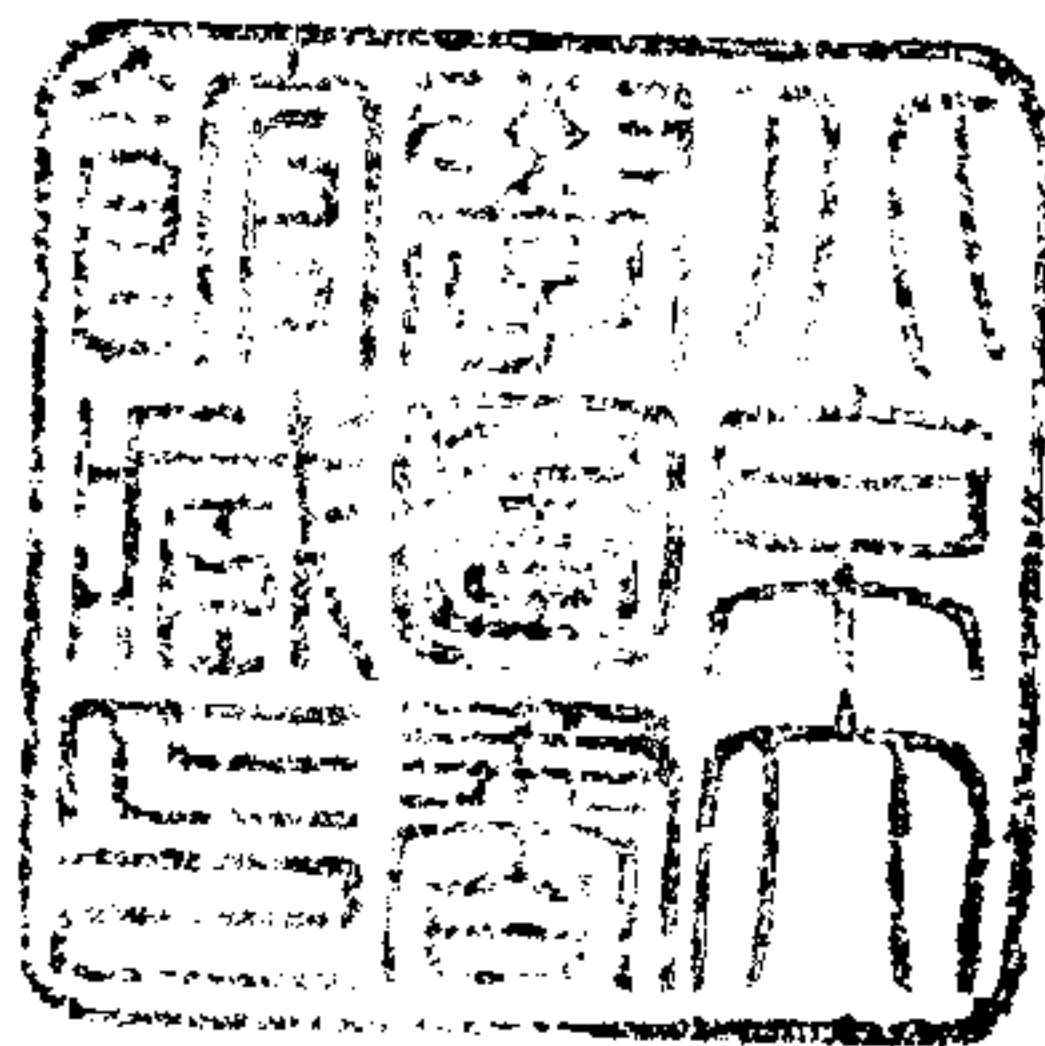


續修四庫全書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九三五・子部・儒家類

- 近思錄補注十四卷（卷四至卷十四）〔清〕陳 沆撰……………一
- 陸氏家制一卷〔宋〕陸九韶撰……………二五七
- 資世通訓一卷〔明〕朱元璋撰……………二六三
- 浦江鄭氏家範一卷〔明〕鄭 濬撰……………二六九
- 聖學心法四卷〔明〕朱 棣撰……………二八七
- 薛文清公要言二卷〔明〕薛 瑄撰〔明〕谷中虛輯……………四三七
- 五倫書六十二卷（卷一至卷二十八）〔明〕朱瞻基撰……………四九九

近思錄卷之四

凡七十條

朱子曰此卷存卷

或問聖可學乎濂溪先生曰可有要乎曰有請問焉曰一為要一

者無欲也無欲則靜虛動直靜虛則明動直則公明則通公則溥明通公

溥庶矣乎通書。朱子曰一即所謂太極靜虛明通即圖之陰靜

故通通者明之極也溥即圖之陽動也公則自無物我之間故溥溥者

公之極也靜虛明通精義入神也動直公溥利用安身也。靜虛

動直便是陰陽明通公溥便是五行。此章之旨最為要切然其

辭義明白不煩訓解學者能深玩而力行之則有以知無極之真

兩儀當象之本旨不外乎此心而日用間自無別用力處矣。周

先生只說一者無欲也這話頭高濂急難湊泊尋常人如何便得

無欲故伊川只說个敬字教人只就敬上
推去庶幾執捉得定有个下手處耳
伊川先生曰陽始生甚微安靜而後能長故復之象曰先王以至

白石山館抄本

此條與存子之意不相交涉

此條注亦不親切

日閉關。易傳下。同。朱子曰。一陽初長。其氣甚微。不可勝動。故當
 養之。功某於此。不能無疑。蓋其靈固當察識。但人自初未發時。此
 靈便令存養。豈可必待于發。而後察察。而後存。即且從初不曾存
 養。便欲隨事省察。竊恐浩浩茫茫。無下手處。而毫釐千里之謬。將
 有不勝言者。未教又謂主靜。則闕于虛無。此固所當深慮。若以
 天動之。則動之不能無靜。則闕于虛無。此固所當深慮。若以
 猶動之。則動之不能無靜。則闕于虛無。此固所當深慮。若以
 間動之。則動之不能無靜。則闕于虛無。此固所當深慮。若以
 所以見天地之心者。而先王之至日。閉關蓋當此之時。則安
 靜以養乎。此耳。固非遠事。絕物。閉目。兀坐。而偏于靜之謂也。未接
 物時。便有放以主乎其中。則事至物來。善端昭著。而所以察之者
 益精明耳。伊川先生所謂却于已發之際。觀之者。正謂未發則心
 有。此存養而已。發則方有可觀也。
 按初學存養之旨。如此。孟子曰。有得於養者。物不長。

已及物以養人也。頤卦傳。○梁子曰。只為人心有散緩時。故立許
 多規矩來維持之。但常常提撕。教身入規矩內。

動靜節宣以養生也。飲食衣服以養形也。威儀行義以養德也。推

別隱秦氏曰通養之功首
動靜合內外蓋無時無
處而不養也如轉作病
自息即制宜道寸寸氣上
養飲食有節衣服有制
於體上養食威儀委行
推之而樂之自英才存
老幼使人皆有養則
所以養其心者始備

按伊川先生語江中流凡作身家處身中人色如
去而先生坐坐坐坐不動乃片老人問曰公何
以能如此先生曰正心誠意

則此心不放逸而炯炯然在矣心既常惺
惺而以規矩繩極之此內外相養之道也
慎言語以養其德節飲食以養其體事之至近而所繫至大者莫
過於言語飲食也頤象傳。朱子曰二者養德養身之切務。或
前章嘗用以解頤之象慎言語節飲食。真西山曰天地養萬物
聖人養賢以及萬民功用至博大也。而象傳獨以言語飲食者
蓋必已得其養而後可推以及人也。按頤言語不獨養德亦以
養身節飲食不獨養身亦以養德二者守身之大要故程子又云
能盡言語飲食之道則可以盡去就之道則
可以盡死生之道誠重之也
震驚百里不喪匕鬯臨大震懼能安而不自失者惟誠敬而已此
處震之道也震象傳。楊氏曰震雷能驚百里而不能失匕鬯于
主祭之手者蓋執匕鬯以祭則一敬之外無餘念一
也。葉氏曰誠敬盡于祀事雖震而不為驚君子當大恐懼中有
所以動之矣

白石山館抄本

人之所以不能安其止者動於欲也欲牽於前而求其止不可得也故良之道當良其背所見者在前而背乃背之是所不見也止於所不見則無欲以亂其心而止乃安不獲其身不見其身也謂忘我也無我則止矣不能無我無可止之道行其庭不見其人庭除之間至近也在背則雖至近不見謂不交於物也外物不接內欲不萌如是而止乃得止之道於止為无咎也

良彖傳。朱子曰。順治亦能為物作則也。惟止之若於其所而已。此說甚當。至謂良其背為止于所不見。恐未然。據彖詞自解得。分曉良其止止其所也。上句止字便是背字。止是當止之處。下句止字是解良字。所字是解背字。蓋云止于所當止也。所即至善之地。不獲其身是無與于己。不見其人。是亦不見人。無已無人。但見此道理。若止其所也。○人之一身。惟背不能動。止于背。是止得其所。明道善定性書。舉其語。是此意。伊川說却不同。他解良其止止其所也。又說得分曉。解良其背。又自有異想。是照顧不到。○程子所謂止于所不見。

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反復入身來自能

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也

朱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此孟子開示切要之言程子又發明

之曲盡其指學者宜服膺而勿失也○豈是此事之外更無他事

只是此本不立即無可下手處此本既立即自然尋得路徑進進

不已耳○不是將已放底復收轉來如七日來復終不是已往之

陽重新將來復生舊底已自過了這箇不在便是反復入身來○向

出透了若在此畧一提撕知得這箇不在便是反復入身來○向

明道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收放心○習禮習樂事親送兄無他只是要

講學讀書所以致知力行以至習禮習樂事親送兄無他只是要

收放心○亦非謂只收放心便了蓋收斂得箇根基方可以做事

夫○看自知收放心不做工夫則如近日江西所說只是守那死物

事○看自知收放心不做工夫則如近日江西所說只是守那死物

用也○習陳列先生若無記性一日讀孟子至求其放心句忽悟

曰我心不曾收得如何記得遂問門靜坐不讀書百餘日以收放心

心却去讀書遂一覽無遺○胡敬齋曰將放心不是捉得一箇心

來存只惕然肅敬心便在此又曰敬齋曰將放心不是捉得一箇心

然後為放心一放便是私不待繼續情肆欲

然後為私遠東最難所以古人戰戰兢兢

敬嚴周胡子曰

涵養之道須深潛篤實

方能制其飛揚之心消

其粗厲之氣主工夫易

施心易純也

又白人存養良久則氣質

自變

李籲問每常遇事即能知操存之意無事時如何存養得曰古之

人耳之於樂目之於禮左右起居盤盂几杖有銘有戒動息皆有

所養今皆廢此獨有理義之養心耳但存此涵養意久則自熟矣

敬以涵內是涵養意籲字端伯程子門人○朱子曰學者未問真

致在義理上安頓無許多胡思亂想則久久自於物欲上輕於義

理上重○程先生指出敬之一字真聖學之綱領存養之要法一

主乎此更無內外精粗之間固則

謂但制之于外則無事于存也

呂與叔嘗言患思慮多不能驅除曰此正如破屋中禦寇東面一

人未逐得西面又一人矣左右前後驅逐不暇蓋其四面空疎盜

白石山館抄本

然無事

朱子曰有主則實實言有主便已是實了却似多了一實字看來這實字謂中有一毫私意着不得如一泓清水有少

許沙土便見。李先生說人心中大段惡念却易剝伏不是那

大段計利害作往作來底念慮繼續不斷難為驅除今看來是

如此。胡敬齋曰真能主敬自無雜慮欲屏思慮者皆未至也

邢和叔言吾輩常須愛養精力精力稍不足則倦所以臨事皆勉

強而無誠意接賓客語言尚可見况臨大事乎

邢恕字叔和。朱子曰心于未遇事

事時須是靜及至臨事方用便有氣力如當靜時不靜思慮散亂

及臨事時已先倦了伊川解靜專需云不專一則不能直遂閒時

須是收斂定做得事方有精神蓋火之宿者用之壯水之滴者流之長其理然也

明道先生曰學者全體此心學雖未盡若事物之來不可不應但

隨分限應之雖不中不遠矣

朱子曰此亦是言其大槩且存得此心在這裏若事物之來且隨自家力

量應之更須下工夫方到得細密的當止于至善處此亦且自是

為初學言。全體此心只是全得此心不為私欲所礙亦是更有

一心能體此心也此等當以意會。所謂全體此心者蓋謂涵養本原以為致知力行之地而已未可說得太深亦不是教人止于此而已也如云聖人千言萬語只要人求放心自能尋向上去亦此意。

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此是徹上徹下語聖人元無二語。朱子曰

之語便與告顏淵仲弓都無異故云此是徹上徹下語。問存心曰非是別將事物存心孔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便是存心之法。

伊川先生曰學者須敬守此心不可急迫當栽培深厚涵泳於其

間然後可以自得但急迫求之只是私已終不足以達道。朱子曰我

得一物在此但涵養持守之功繼繼不已是謂栽培深厚如此而優游涵泳于其間則決洽而有以自得矣苟急迫求之則此心已自躁迫紛亂只是私已而已終不能優游涵泳以達于道。道理本自廣大只是潛心積慮緩緩養將去自然達于道。道則本是起意去趕趁他只是私意而已安足以入道。胡敬齋曰心不可放縱亦不可逼。故程子以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

白石山館抄本

為存心之法雖借益
子之言其義甚精

推天亦有常不在急迫而常則區養自熟然曰深日厚急迫則往、反不

明道先生曰思無邪毋不敬只此二句循而行之安得有差有差

者皆由不敬不正也

朱子曰思無邪是心正意誠毋不敬是正心誠意。學者求無邪思當于正心誠意處看

力然不先致知則正心誠意之功無所施而所謂敬者亦不得其道故聖人教人必先自致知始

今學者敬而不自得又不安者只是心生亦是太以敬來做事得

重此恭則而無禮則勞也恭者私為恭之恭也禮者非體之禮是

自然底道理也只恭而不為自然底道理故不自在也須是恭而

安今容貌必端言語必正者非是道獨善其身要人道如何只是

天理合如此本無私意只是箇循理而已

朱子曰只是心生言只是敬心不熟也恭者私

為之恭言恭只是人為禮者亦體之禮言只是禮無可捉摸故人為之恭必循自然底道理則自在也。着意把捉不得須是先理

會這个道理。○今人說得戒謹恐懼四字太重，便作臨事驚恐看。了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曾子也。只是順這道理，常常恁地，把捉去。如動容貌，便遠暴慢，正顏色，便要近信，出辭氣，便要辭氣，便要辭氣。這三者，便是涵養地頭。○單个也，不須心管去，把捉去，把捉去，又添一。个要，把捉底心，是生多少事，若知得放下，不好便提掇起來，便是。是。○若以敬喻藥，則矜持乃是服藥過劑，反生他病。病之證，原其所以，蓋為持此敬字，別作一物，而又以一心守之，故有此病。若知病字，只是自心自省，當體便見，則自無病矣。

今志於義理，而心不安樂者，何也？此則正是剩一箇助之長，雖則心操之，則存舍之，則亡，然而持之太甚，便是必有事焉而正之也。亦須且恁去，如此者，只是德孤，德不孤，必有鄰，到德盛後，自無窒礙。左右逢其原也。

朱子曰：亦須且恁去，其說蓋曰：雖是必有事焉，而勿正，亦須且恁去，地提操持，不可說道持之太甚，便放下了德，孤只是單丁有這此道理，所以不可靠易為外物侵奪，若是多不是，需少便不為外物侵奪。○助長因是不好，然合下未能到從容處，亦須是恁去，猶愈于不能執提者。○學者初要持敬，身心如何，便得安頓，先有這些勉強始得。○若呂伯恭曰：承

白石山館抄本

此等處亦宜重複凡宜助以簡明

論整頓收斂則入于著力後容游泳又墮于悠悠此正學者之通
患然程子嘗曰亦須是且自此去到德盛後自然左右逢其原今
亦當且就整頓收斂處著力但不
葉氏曰此謂容時而無輔也
可用意安拙等侯即恐成病耳
每自得之意

敬而無失便是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敬不可謂中但敬而無失

即所以中也朱子曰未發之中本體自然不須窮究但當此之時

中節矣故程子於此每以敬而無失為言吳伯豐說敬而無失

則不偏不倚斯能中矣曰說得慢了只為敬而無失便不偏不倚

只此便是中只是常敬敬即所以中敬而無失本不是中

是敬而無失便見得中底氣象此如公不是仁然公而無私則仁

又曰中是本未底須是做工夫此理方著此言持敬而無間斷

則喜怒哀樂渾然在中而無所偏倚子夏之言本不如此程子取

其有會于吾心耳

司馬子微嘗作坐忘論是所謂坐馳也司馬承貞字子微唐天寶

一篇言清淨無為坐忘遺照之道朱子曰他只管要這地虛靜

都無事但只管要得忘便忘是馳也才著个要靜底意思便是

添了多
少思慮

程子言有云云乃其心也

伯淳者在長安倉中間坐見長廊柱以意數之已尚不疑再數之

不合不令人一一聲言數之乃與初數者無差則知越著心把捉

越不定朱子曰人心至靈主宰萬變而非物所能宰故才有執持

又因豎數倉柱發明其說而其指示學者操存之道則必曰敬以直內而又有以敬直內則不直矣之云也

人心作主不定正如一箇翻車流轉動搖無須尖停所感萬端若

不做一箇主怎生奈何翻車按後漢書靈帝使畢嵐作翻車渴鳥

傳翻車中水也張天祺昔嘗言自約數年自上著牀便不得思量事

不思量事須強把他這心來制縛亦須寄寓在一箇形象皆非自

然君實自謂吾得術矣只管念箇中字此又為中所繫縛且中亦

此段亦不當分節

注只一白便足

何形象

張載字天祺雖是硬挺且把定得一個物事在這裏溫公又管念

天祺雖是硬挺且把定得一個物事在這裏溫公又管念
个中字又更生出頭緒多他所以說終夜睡不得天祺是硬挺溫
公死守旋旋去尋討个中伊川則曰持其志所以教人且就裡面
理會譬如人有箇家不有人胸中常若有兩人焉欲為善如有惡
自作主却倩別人作主

以為之間欲為不善又若有羞惡之心者本無二人此正交戰之

驗也持其志使氣不亂此大可驗要之聖賢必不害心疾

朱子曰

一心之中如有兩人正是言意不誠心不實實大凡意不誠不明
是吾之賊我要上他牽下來我要前他拖教後此正學者所宜察
○黃勉齋曰害心疾者只是此心為邪氣所乘內無主宰所以日
用動作失其常度理義都喪了只空有箇氣往來于脈息之間未
絕耳

明道先生曰某寫字時甚敬非是要字好只此是學

問作字勿

忘也或作意令好是助也以此知持敬者在勿忘勿助之間朱子
曰善如此說則只是要字好矣非明道先生之意也○薛敬軒曰

事有大小理無大小若於事之小者稍有忽畧則天理即有欠闕問斯故寫字事雖小而必敬者所以存天理也

伊川先生曰聖人不記事所以常記得今人忘事以其記事不能

記事處事不精皆由於養之不完固朱子曰聖人之心虛明故能

意之故。大事必事事莫不本於敬收捨得自家精神

明道先生在澶州日修橋少一長梁曾博求之民間後因出入見

林木之佳者必起計度之心因語以戒學者心不可有一事朱子曰

如一片潔淨田地若上面才安一物便須有遮蔽了若夫子之心

曠然太虛了無一物又曰聖人之心過而不留無所凝滯。問凡

事須思而後通安可謂心不可有一事朱子曰事如何不思但事

過則不留于心可也明道曰聖人有一條梁不知今人有幾條梁在

肚裏。問佛氏但願空諸所有固不是明道謂心不可有一事如

近思錄以手學者矣而此條又叙之
有目人因事而發者如此條既
有目人因事而發者如此條既
有目人因事而發者如此條既

伊子曰敬之必用
功一物是心之始
非一我之私也
為之固也何
方心之私也
乃私也

注書當看一節命意所在如此修重
在敬故編入存養類此條語語重加
又三意不常取

若明廣仲一條亦與此條不切

伊川先生曰入道莫如敬未有能致知而不在敬者今人主心不
定視心如寇賊而不可制不是事累心乃是心累事當知天下無
一物是合少得者不可惡也朱子曰敬則心存心存則理具于此
敬者○爾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曰心若走作不定何緣見得道
是理會這事了方去理會那事須是主一○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
此是○爾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曰心若走作不定何緣見得道
有○爾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曰心若走作不定何緣見得道
曰○爾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曰心若走作不定何緣見得道
得○爾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曰心若走作不定何緣見得道
致○爾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曰心若走作不定何緣見得道
於○爾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曰心若走作不定何緣見得道
之○爾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曰心若走作不定何緣見得道
事○爾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曰心若走作不定何緣見得道
格○爾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曰心若走作不定何緣見得道
人○爾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曰心若走作不定何緣見得道
只○爾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曰心若走作不定何緣見得道
有一箇天理却不能存得更做人也朱子曰這个道理與

那空裏都不理會浪死虛生豈不可惜。薛敬軒曰程子云人只
有箇天理不能存更作甚人蓋天理即仁義禮智也四者一有失
焉則非
人矣

人多思慮不能自寧只是做他心主不定要作得心主定惟是止
於事為人君止於仁之類如舜之誅四凶四凶已作惡舜從而誅
之舜何與焉人不止於事只是攬他事不能使物各付物物若付
物則是役物為物所役則是役於物有物必有則須是止於事
並伊川語。朱子曰同者人之所以至乎身者也一而二者也
為主而不為客者也命物而不命于物者也無事則湛然安靜而
不驚于動有事則隨事應處而不及乎他。但操存得在時少間
喜怒哀樂自有一個則在。問有事則止於事無事時何所止曰
止于敬而已

不能動人只是誠不至於事厭倦皆是無誠處

朱子曰不誠則心不在焉如神自既

白石山館抄本

別隱秦氏曰夏秋冬皆足
春生之氣行其年只要
此心無事怒不妄動
思慮者為主操則無時
不見此氣象非直謂春
之三月也

灌意思懈散如不祭一級

靜後見萬物自然皆有春意

朱子曰萬物皆有春意此天命之流

生生不已之機觸目皆是

樂意相關禽對語生香不斷樹交花謂

此也○問此還是

指聖賢而言否陳潛室曰觀物會心靜者能之

固是聖賢如此吾人胸次豈可

不見此境界靜却不分聖賢○按

明道書牕前有草覆砌或勸之

艾明道不可云欲常見造物生意

又置盞池畜小魚數尾時時觀

之曰欲觀萬物自得意又有詩云

萬物靜觀皆自得四時佳興與人

同非其心純乎天理豈能如是

潛心玩索也

孔子言仁只說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看其氣象便須心

廣體胖動容周旋中禮自然惟慎獨便是守之之法聖人修己以

敬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惟上下一於恭敬則天地自位萬物

自育氣無不和四靈何有不至此體信達順之道聰明睿知皆由

此出以此事天饗帝問孔子告仲弓方是待敬之底事程子如
 亦須見得个意思也這般處要寬看識得他意不可切求之
 是平日工夫能如此去非一旦出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使
 能如此白自遠裏做去却是一是偽達信是疾而清中節無一物不得
 達順是怒體信是無一毫之偽達信是疾而清中節無一物不得
 其兩處明審信是同寅協恭曰聖人之敬重天矣地不是獨修于九
 重而天下之人也同寅協恭曰聖人之敬重天矣地不是獨修于九
 和氣體信是致中底意也順是盡這至誠道理順即自此發出所
 恭敬則能建信達順體信是盡這至誠道理順即自此發出所
 謂和者天下之達道也問聰明睿智何緣由出皆由敬出以事
 天饗帝此則敬也所以不聰明睿智何緣由出皆由敬出以事
 何不靜自明人達之且以一國之君言此心慢便昏塞了敬
 則虛靜自然通達所以不聰明睿智何緣由出皆由敬出以事
 任辭難進而不通何以為聰明睿智何緣由出皆由敬出以事
 明審皆出于心既無主則應事接物何思慮而莫辨何以為
 以此心帝要素然虛明然後物不能蔽問敬中有誠立明通道

白石山館抄本

理曰然。○聰明睿智皆由此出。此水
 程子持敬而見其效。何以語及此。
 存養熟後泰然行時去便有進。此
 往容。○薛敬軒曰收斂極東身心到至細至密至定至靜之極作
 事愈有力。○胡敬齋曰涵養得這道理熟後便中節又曰涵養得
 本心熟到清明和暢虛仁可得矣。
 故存養只要熟熟則有進益也。
 不愧屋漏則心安而體舒。朱子曰不愧屋漏即戒慎恐懼意心無
 安排而四體自然舒適。○人能存得敬則吾心湛然天理粲然無
 一分着力處亦無一分不商着力處。○胡敬齋曰不愧屋漏是持
 養氣象不愧屋漏則心安。
 而體舒程子過于人在此。
 心要在腔子裏。○問先生嘗言心不是這一塊竈謂滿體皆心也
 此特其樞紐耳。曰不然此非心也乃心之神明升降之舍人有病
 心者乃其舍不寧也。凡五臟皆然心豈無運用須帶在腔殼之內
 譬如此建陽知縣須帶在衙裏始管得這一縣也。曰然則程子言
 心要在腔子裏謂當在舍之內耶。曰不必如此若言心不可在脚

一五〇一子部儒家類

高志意曰腔子猶言身子也不專指方寸間蓋渾身是心也與極微無多語類不同當以高子為正

上又不可在手上只得在這腔子上也。人心終日放在那裏去得幾時在這裏孟子所以只管教人收放心。問心要在腔子裏若慮事應物時心當如何曰思慮應接不可廢但身在此則心在此此自然則方其應接時則心在事七事去則此心亦不管著固固是要如此。問心如何得在腔子裏曰敬便在腔子裏

只外面有些隙罅便走了朱子曰此語分明不煩註解只要提撕便喚得主人公常在常覺也。問外面

有些隙罅便走了莫是工夫間斷便外馳否朱子曰此心才向外便走了

人心常要活則周流無窮而不滯於一隅問心如何是活朱子曰

不死之謂。人心活則周流無偏係即活處是活好處皆偏係也。活是生活之法對著死說天理存則活人欲用則死周流無窮活便能如此。或問主一則滯于一隅曰不主一則

方理會此事而心留于彼這却是滯于一隅

明道先生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只是敬也敬則無間斷朱

曰易是自然造化聖人本意只說自然造化流行程子是將未就人身上說敬則這道理流行不敬便間斷了前輩引經文多是借來

白石山館抄本

別隱秦氏曰上截說敬與義
下截只說敬不及義與義

說已意。問不知易何言。敬曰。程子說得。開使人難曉。就天地
 之問。言之。是實理。就人身。言之。惟敬。然後見得。心之實。雷流行不
 息。敬才。問斷。是不誠。不誠。便無物。是也。○天也。似有。个主宰
 方始。造地。變易。便是。天地。底敬。天理。只是。直上。去更。無四邊。滲漏
 更無。走作。○問。子。在。川。上。章。也。是。這。意思。曰。固。是。天。地。與。聖。人。一
 般。但。明。道。說。得。寬。○。一。念。不。存。也。是。這。意思。曰。固。是。天。地。與。聖。人。一
 才。覺。得。問。斷。便。是。相。續。處。只。要。常。自。提。撕。分。一。事。有。差。也。是。問。折。但
 寸。積。累。將。去。久。之。自。然。接。續。打。成。一。片。耳。○。只。是。內。無。妄。思。外。無
 妄。動。也。
 毋不敬。可以對越上帝。朱子曰。孟子曰。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
 也。學。者。須。要。識。此。○。只。是。內。無。妄。思。外。無
 敬勝百邪。朱子曰。邪。正。本。不。對。立。但。恐。自。家。胸。中。每。箇。主。學。者。常
 事。人。當。敬。肆。怠。惰。時。才。敬。便。扶。策。得。此。心。起。○。敬。是。个。扶。策。人。底。物
 敬。辟。邪。○。底。意。思。也。退。聽。伊。川。言。涵。養。須。用。敬。○。致。學。則。在。致。知。不
 言。克。已。蓋。勝。百。邪。○。便。自。有。克。字。在。也。
 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仁也。若以敬直內。則便不直矣。必有事焉。而

子先言仁義後只言求放心一般蓋言仁則義在其中言敬則義亦在其中能敬以直內自有義我方外不是兩事

解以直內便不直尚未親切

勿正則直也

問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如何便謂之仁朱子曰亦是

從一路入做到極處便是仁。西言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則無

一毫私意而仁自在其中爾這般要寬看問以放直內則不直

何也曰此是解直方二字從上說下來方順以放則不順矣。須

看敬以直內氣象敬時內而一齊直徹上徹下更無些子私曲若

不敬則內面百般計較做出來皆是私心。問必有事而勿正二

程多主敬說曰孟子本無敬字只有義字程子是移時去敬字上

說非孟字本意

涵養吾一是朱子曰只敬則心便一敬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自漢以來儒者皆不識此義

聖人之心純亦不已也純亦不已天德也有天德便可語王道其

要只在慎獨問程子謂自漢以來儒者時不識此義朱子曰是不

如仲舒語只約度有這物事韓退之雖知有這物事又說得太闊

疎了。聖人見川流之不息嘆逝者之如斯原其所以然乃天命

白石山館抄本

流行不息之體惟聖人之心默契乎此故有感焉於此可見聖人
 純亦不已之心○川流不息天運也純亦不已聖人之心也謹獨
 所以為不已學者之事也○問川上之歎程子所謂純亦不已者
 果聖人之本意乎曰程子亦以聖人之意本如此也亦曰非其心
 之如是則無以見天理之如是耳其曰其要只在慎獨者言人欲
 體此道當如此也蓋道無時而不存惟慎獨則可以無所間斷而
 如其理不窮○若不慎獨則便有欲求然惟慎獨則可以無所間斷而
 如川流底意○有天德則便是天理便做得王道無天德則是私
 意是計較便做王道不成

不有躬無攸利不立已後雖向好事猶為化物不得以天下萬物

撓已已立後自能了當得天下萬物朱子曰此程子解易二句後

已以為先應事為後今人平日講究所以治國平天下之道而自
 家身已全未曾理會得若能理會自家身已立則無外事若不相
 然明德在這裏了新民只見成推將去已不立則在我與主宰
 雖向好事亦只是見那事物好隨那事物去便是為我所化○若
 呂子約曰程子說不以天下萬物撓已已立後自能了當得天下
 萬物今自家一个身心不知安頓去雷而談王說伯將經世事業

別作一箇伎倆商量講究豈不誤乎

伊川先生曰學者患心慮紛亂不能寧靜此則天下公病學者只

要立箇心此上頭儘有商量朱子曰學者不先立箇心便似作室

此心有个存主處為學便有歸著可以以用功○胡敬齋曰整頓得心起則學自道守得心定則德愈固焉有心慮紛亂之患乎

閑邪則誠自存不是外面捉一箇誠將來存著今人外面役役於

不善於不善中尋箇善來存著如此則豈有入善之理只是閑邪

則誠自存故孟子言性善皆由內出只為誠便存閑邪更著甚工

夫但惟是動容貌整思慮則自然生敬敬只是主一也主一則既

不之東又不之西如是則只是中既不之此又不之彼如是則只

是内存此則自然天理明學者須是將敬以直內涵養此意直內

白石山館抄本

是本本註尹彥明日敬有甚形影只收斂身心便是主一旦如人

到神祠中致敬時其心收斂更著不得毫髮事非主一而何

做這一事且做一事做了這一事却做那一事今人做這一事未

了又要做那一事心下千頭萬緒一也主一兼動二靜而言曰是

一也靜而無邪念之念者亦主此也主一兼動二靜而言曰是

耳謂主一不是主一事如一日萬幾須要註應曰一日萬幾也

註應底道理須他透一物理會。問或人專守主一曰主一亦

是但程子論主一却不然又要有用豈是守塊然之主。曰主一亦

言語當初未曾閑聚如說見賓承祭之類時是敬之目到。程子始

凡坐只收斂身心和齊。然不放地。縱便是。敬字相。似不是。兀然始

畏字形容。亦得。故和。靖。只。以。收。斂。身。心。言。之。是。敬。字。只。着。一

便收斂他。說入神祠。云。最。親。切。今。人。若。能。專。一。心。都。不。着。一

密無些子。空。躡。若。這。事。思。量。未。了。又。走。作。那。邊。去。心。便。成。兩。路。

否曰。這。一。事。不。為。他。事。所。亂。便。是。不。容。一。物。間。此。只。是。說。靜。氣。

誠則敬。有。問。新。敬。齋。曰。誠。敬。雖。是。二。事。其。實。一。體。非。敬。無。以。入。誠。

曰。未。能。誠。者。由。敬。以。入。誠。一。者。誠。也。主。一。敬。也。由。敬。入。誠。又。曰。敬。子。

以直內是無許多雜亂邪念故內直內直誠便存蓋人心只
有理理本直故則可以開防外邪養本性故曰直內是本

閑邪則固一矣然主一則不消言閑邪有以一為難見不可下工

夫如何一者無他只是整齊嚴肅則心便一一則自是無非僻之

干此意但誣養久之則天理自然明朱子曰只覺察得邪在這裏

以說道閑邪則固一矣既一則邪自不能入更不消說又去閑邪

恰如知得外面有賊今夜須用防他則便惺了不須更說防賊○邪

整齊嚴肅此心便存便能惺惺○持敬之說不必多言但熟味整

天理但常常整頓起思慮自一自然不費安拙而身心肅然表裏

齊嚴肅嚴威儼恪動容貌整思慮正衣冠尊瞻視此等教語而實

如切焉則所謂直內所謂主一自然不費安拙而身心肅然表裏

有言未感時知何所寓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更
怎生尋所寓只是有操而已操之之道敬以直內也朱子曰這裏

白石山館抄本

敬齋胡氏曰心具眾理所患
 紛亂放逸惰慢故須主敬
 主一無適所以救其紛亂
 放逸整齊嚴肅所救
 其惰慢此存心之要法
 也
 又曰雖持敬亦要養
 理來沒謹方得此心
 悅懌

此子只是看未看去待自見得若未應時又更操這所寓便是有
 兩個物事所以道只有操而已只操便是主宰在這裏○操則存
 舍則止只在操舍兩字之間要之只消一個操字則緊要處
 全不消許多語言文字若此意成雖操字亦不須用
 敬則自虛靜不可把虛靜喚做敬朱子曰周子說主靜正是要人
 靜定其心自作主宰程子又恐
 人只管求靜遂與事物不交涉却說个敬云敬則虛靜不可把
 虛靜喚做敬若把虛靜喚作敬便恐流于窳冥昏默之異學矣
 學者先務固在心志然有謂欲屏去聞見知思則是絕聖棄智有
 欲屏去思慮患其紛亂則須坐禪入定如明鑑在此萬物畢照是
 鑑之常難為使之不照人心不能不交感萬物難為使之不思慮
 若欲免此惟是心有主如何為主敬而已矣有主則虛虛謂邪不
 能入無主則實實謂物來奪之大凡人心不可二用用於一事則
 他事更不能入者事為之主也事為之主尚無思慮紛擾之患若

一書四庫全書 子部 儒家類

敬齋胡子曰若辨敬如何扶
得此身道理起

又曰敬則心專一則精明
故聰明生敬則內直內直則
無私故無己可克

敬齋胡子曰聖賢工夫雖

多莫切要如敬敬有自畏

慎底意思敬有肅容

整頓底意思敬有卓然

精明底意思敬有湛

然純一底意思故聖學

就此做根本凡事都靠

此做去存養省察皆

由此

敬齋胡子曰端莊整肅

嚴威儼恪是敬之領

嚴提撕喚醒是敬之

然所謂主一者何嘗障于一事不至一則方理會此事而心留于
彼這却是滯于一隅。主一之謂敬無通之謂一所謂一者豈有
所玩而執者哉無通乃一也嘗試于平居暇日深體其所謂無通
者則庶乎可識于意言之表矣。胡敬齋曰今人屏絕思慮以爲
靜聖賢無此法聖賢只戒慎恐懼自無許多邪思妄念不求靜未
嘗不靜也若老氏之絕聖棄智釋氏之坐禪入定皆絕天理害人
心之教儒者不爲也

嚴威儼恪非敬之道但致敬須自此入
朱子曰平居須是儼然若
於此時可以體敬焉即顯而存之由是以察之則事物不能
遁焉涵泳不舍思慮將日以清明而其知不蔽矣知不蔽則敬
之意味無窮而功用日新矣。胡敬齋曰端莊整肅嚴威儼恪是
敬之入頭處提撕喚醒是敬之接續處主一無通湛然純一聖學
之要切要如敬字敬有惕然自畏慎底意思敬有肅然自整頓
底意思敬有卓然精明底意思敬有湛然純一底意思故聖學
就此做根本凡事都靠此做去存養省察皆由此

舜孳孳為善若未接物時如何為善只是主於敬便是為善也以

此觀之聖人之道不是但默然無言

朱子曰程子未接物之論尤能發明言外之意學者所當

深念。主於敬是存養此心在這裏照管勿差失。於未接物之前須是得這虛明之本體分曉。乃至應事接物時只以此處之自然有个界限節制。處着那天理恰好處。

問人之燕居形體怠惰心不慢者可否曰安有箕踞而心不慢者

昔呂與叔六月中來緱氏間居中某常窺之必見其儼然危坐可

謂敦篤矣學者須恭敬但不可令拘迫拘迫則難久

朱子曰近世學者之病只

是合下欠却持敬工夫所以事事感裂其言敬者又只說能存此心自然中理至于容貌詞氣往往全不加功又况心慮荒忽未必真能存得耶程子言敬必須整齊肅正不冠尊瞻視為先又言未有箕踞而心不慢者如此乃是至論。禮嚴而恭者意做不得若著意要嚴敬則拘迫而不安久且生病矣。薛敬軒曰古人不冠偉博時所以莊其外而肅其內也後人服一切簡便短窄之衣起居動靜惟務安適所以流為輕佻浮薄不可救藥也。

白石山館抄本

劉唐奉氏曰發不以時是緩急不
當然其無度是分數不合是
以雖正亦邪蓋非自然之
理也

此段亦不當分節

思慮雖多果出於正亦無害否曰且如在宗廟則主敬朝廷主莊
軍旅主嚴此是也如發不以時紛然無度雖正亦邪朱子曰不是
要漠然無思

慮只要是常自惺覺思所
當思而不悖於義理耳

蘇季明問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求中可否曰不可既思於喜怒哀

樂未發之前求之又却是思也既思即是已發本註思與喜怒哀

樂一般纔發便謂之和不可謂之中也朱子曰才思便是已發一
句能發明子思言外之意

蓋言不待喜怒哀樂之發但有所思即是已發此意已極精微說
到未發界至十分盡頭不可以有加矣

問伊川云求中于喜怒哀

樂未發之前却是已發延平先生謂喜怒哀樂未發之前為

如何此說又似與季明同曰但欲見其如此耳然亦有病若不得

其道則流于空故又問呂學士言需求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如

程子云今只道如何若言求中於喜怒哀

何曰若言存養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如何若言求中於喜怒哀

樂未發之前則不可

陸氏曰朱子言致每云若綽提斷蓋唯恐學

起哀樂未發一語雖悔其始之事負而服膺之然于觀之一字則到底不敢徇見于答劉淳叟諸書至觀心說一篇極言觀之病雖指佛氏而言而延平之言不能無病亦又問學者於喜怒哀樂時在其中此用力于敬者所不可不知也

固當勉強裁抑於未發之前當如何用功曰於喜怒哀樂未發之

前更怎生求只平日涵養便是涵養久則喜怒哀樂發自中節

曰此條記得極好涵養指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只是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惟乎其有所不聞且未有一个動綻大綱且約住執持在這裏到謹獨處便是發了。問未發時當以理義涵養朱子曰未發時著理義不得才知有理義便是已發當此時有理義之原未有理義條件只一个主宰嚴肅便是涵養工夫。曰當中之時耳無但操存得在時少間喜怒哀樂自有一个則在

聞目無見否曰雖耳無聞目無見然見聞之理在始得

朱子曰耳無聞目無見

見之若以下文若無事時須見須聞之說參之其誤必矣蓋未發之時但為未有喜怒哀樂之偏耳若其目之有見耳之有聞則當

白石山館抄本

愈益精明而不可亂。蓋若心不在焉而遂廢耳目之用哉。子思只說喜怒哀樂今却轉句見聞上去所以說得愈多愈見支離。况都無交涉此程門請問記錄者之罪。問心未動物不為未發之前全是寂然而靜。還是靜中有動意。曰不是靜中有動意。周子謂靜無而動有不不是無以其未形而謂之無。非因動而後有以其可見而謂之有耳。方其靜時動之理只在伊川謂常中時耳。無聞目無見但見聞之理在始得及動時又只是這靜底。需中時雖耳無聞目無見然須是常有。个主宰執持後卦便是說靜中有動。一向放倒又不一向空寂了。下面說後卦便是說靜中有動。是如臨睡底靜中間常自有一箇大翻轉底。且說靜時如何曰謂之無卦。艮卦便是兩箇大翻轉底。復卦且說靜時如何曰謂之無物。則不可然自有知覺處。朱子曰無物字恐當作曰既有知覺却

是動也怎生言靜
問未發之前當戒謹恐懼提撕警覺則亦是知覺而伊川謂既有知覺却是動何也曰未發之前須常恁地醒不是惛然不省若惛然不省則道理何在成甚大本曰常醒便是知覺知覺須是動何以謂之未發曰知覺是動不害其為未動若喜怒哀樂則又到也問知覺須是動而喜怒哀樂却未發否曰是下面說後其見天地之心說得好後一陽生豈

不是動然未發生萬物便是
喜怒哀樂未發否曰極是
人說其見天地之心皆以謂至靜能

見天地之心非復之卦下面一畫便是動也安得謂之靜朱子曰其言靜

時既有知覺豈可言靜而引後以見天地之心為說亦不可曉蓋當至靜之時但有能知覺者而未有所知覺也故以為靜中有物

則可而便以繞思即是已發為比則未可以為坤卦比陰而不為無陽則可而便以復之一陽已動為比則未可也或曰莫

是於動上求靜否曰固是然最難釋氏多言定聖人便言止如為

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之類是也易之艮言止之義曰艮其

止止其所也人多不能止蓋人萬物皆備遇事時各因其心之所

重者更互而出纔見得這事重便有這事出若能物各付物便自

不出來也朱子曰止於仁敬者靜也欲止於仁或曰先生於喜怒哀

敬者便是動一動一靜循環無端哀樂未發之前下動字下靜字曰謂之靜則可然靜中須有物始

白石山館抄本

得這裏便是難處學者莫若且先理會得敬能敬則知此矣問靜
 物真是含喜怒哀樂之理否李曰喜怒哀樂乃是感物而有猶鏡中
 之影鏡未照物安得有影曰然則靜中有物乃鏡中之光明曰此
 却說得近似所謂靜中有物者只是知覺便是伊川云才知覺便
 是動此恐說得太說若云知得寒覺得暖便是知覺一個物事今
 未曾知覺甚事但有知覺在何妨其為靜不成靜坐便是臨睡
 未發之時必有事焉是乃所謂靜中之知覺復其之所以見天地
 之心也及其已發隨事觀省是則所謂動上求靜良之所以止其
 所也持敬之功則貫乎動靜之間而學者不可有須臾之間斷者
 也。○上蔡言多看靜不妨此說終是小偏才偏便做病道理自有
 靜時自有動時學者只是敬以真內義以方外見得世間無事不
 是道理雖至微至小處亦有道理便以道理處之不可專向靜處
 求所以伊川謂只用敬不用靜便說得平若以世上大段紛擾人
 觀之若會靜固好若講或曰敬何以用功曰莫若主一季明曰晒
 學則不可有毫髮之偏
 常慮思慮不定或思一事未了他事如麻又生如何曰不可此不
 誠之本也須是習習能專一時便好不拘思慮與應事皆要求一

文集尚有答呂子約一書正論此條
多取入

此書親諸事夜上之夢宿此是自然
明能盡善可進者也不容假者也

別隱秦氏曰朱子嘗云敬只是
此心自做主宰處又云敬只是自
目有身自體便是味此程子思
使知之說可曉矣

問某作事時多不能主一曰只是心不定
欲主一旬然竟不能曰這箇須是習程子也
人習問莫是氣質
傳否曰然亦須涵養本原則自然別
○作事不能主一只是心不
定這箇亦只是認教熟熟了便不如此
今日一念才生有以制之
明日一念生又有以制之
○後便無此矣
○無事時固是敬有事
時敬便在事上所以程子說到專一時
方好蓋專一則有事無事皆
是如此程子答或人問末稍這一句
是緊要處
○此條是聽
他人之問而從旁竊記非惟未了
若者之意亦未悉問者之情故
其謬誤最多
讀者詳之

人於夢寐間亦可以卜自家所學之淺深如夢寐顛倒即是心志

不定操存不固朱子曰魂與魄交而成寐心在其間依循雜思慮

氏說夢亦有可取者其言曰心為萬物之至靈人之所以有夢夢

之所以多變也然聖人誠存賢人在誠則夢治若夫思慮紛擾精

耳善學者既謹其言動而必必監諸夢寐之間

問人心所繫著之事果善夜夢見之莫不害否曰雖是善事心亦

白石山館抄本

別隱秦氏曰若說一是裏面夫一
是外面工夫着成兩事便錯了
持其志是內而即所以養其
外無暴其氣是外而即所
養其內不持志雖欲養其氣
由不養其氣雖欲持志不得是
之謂交相養也蓋養致知者
之功亦是如此

是動凡事有朕兆入夢者却無害舍此皆是妄動朱子曰聖人無
周禮夢亦有官掌之可見愚每夢見放蕩親戚次日若不見其人
亦必接其書信或人說及如此等便是正夢。吾不復夢見周公
自是个徵兆如此蓋聖人志慮未衰天意猶有運轉故遂夢人
見周公非以思慮也要之聖人精神血氣與時運相為流通人心
須要定使他思時方思乃是今人都由心曰心誰使之曰以心使
心則可人心自由便放去也問以心使心之說二心字只以道心
人心自聽命也曰亦是如此然觀程先生之意只是說自作主宰
耳。問以心使心句有病否曰無病其意只欲此心有所主宰。
只是一箇心被他說得未却似有兩箇子細看來只是這一個心

持其志無暴其氣内外交相養也

朱子曰持志所以直其內也然暴其氣所以防于外也兩者若

致其功而無所偏廢焉則志正而氣自完氣完而志益正其於
養之功且將無一息之不在焉矣。薛敬軒曰志固難持氣亦難
觀之則見内外交相養之理矣。薛敬軒曰志固難持氣亦難
養主敬可以持志少欲可以養氣廣大虛明氣象無欲則見之

問出辭氣莫是於言語上用工夫否曰須是養乎中自然言語順

理若是慎言語不妄發此却可著力

朱子曰告子云不得于言勿求于心孟子以為不可孟子

之意以為言有順理不自得實即是心有不順理不自得實故不得于言須求之於心即心上理會也心氣和則信順理矣然亦須就言上做工夫伊川曰發禁躁妄內斯靜專是也內外表裏隨管無少空闕始得相應

先生謂繹曰吾受氣甚薄三十而浸盛四十五而後完今生七

十二年矣校其筋骨於盛年無損也繹曰先生豈以受氣之薄而

厚為保生耶夫子默然曰吾以忘生徇欲為深耻

張南軒曰若他人養生要康強

只是利伊川說出來純是天理

大率把捉不定皆是不仁

朱子曰人心湛然虛定者仁之本體把捉不穩者私欲奪之而動靜紛擾矣然

則把捉不定其惟篤于持敬乎。非惟把捉不定故謂之不仁乃

白石山館抄本

此蓋心便欲把捉自家自家却如何
把捉得他唯以義理涵養之耳

伊川先生曰致知在所養養知莫過於寡欲二字

朱子曰致知者必先有以養其

知有以養之則所見益明所得益固欲養其知者惟寡欲而已欲
寡則無紛擾之雜而知益明矣無憂慮之志而得益固矣。明底

人便明了其他須是養養非是。如何推鑿用工只是心虛靜久則
自明。問養知莫過於寡欲是。既知後便如此。養否曰此不先

後未知之前若不養之此知如何。後便如此。養否曰此不先
了。二者自是兩個話頭。本若無相干。但得其道則交相為養。失

其道則交相為害。欲是好底欲不是不好底欲不好底欲不好底欲
言寡且如秀才要讀書要讀這一件事又要讀那一件事又要學寫字

又要學做詩這心都一齊出外去人只有一個心如何分做許多
去。只管開窗用了心到台用處於這本末底都無益力。問養知

莫過於寡欲此句最緊切曰便是這說難說
又須是格物始得若一向索着寡欲又不得

心定者其言重以舒不定者其言輕以疾。朱子曰言於心必審故時確而舒

遲不定則內必紛擾言不待思而發故
淺易而急迫此亦志動氣之驗也

別隱秦氏曰上言蓋若行之下
 云且靜坐則涵養便是無事
 時底行程子已言之矣至於
 有事時又去行亦是涵養
 主不得謂涵養食日是一般夫
 力行又是一般工夫

明道先生曰人有四百四病皆不由自家則是心須教由自家

四按

百四病者地水火風四者各有一百一病合之為四百四病也
 見佛書云或云把持不能得久勝物欲不去朱子曰這个不干別
 人事雖是難亦是自着力把持常惺惺不教放倒覺得物欲來便
 著緊不要隨他去這个須是自家理會若說把持不得勝他不去
 是自壞了更說甚為仁
 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謝顯道從明道先生於扶溝一日謂之曰爾輩在此相從只是學

顯言語故其學心口不相應盍若行之請問焉曰且靜坐伊川每

見人靜坐便歎其善學問程子嘗教人靜坐如何朱子曰亦是他見

如此。明道云無可行時且去靜坐蓋靜坐便涵養得本原精定

雖是不免逐物及自覺而收致歸來也。有个著落若不曾存養得

本原茫茫然逐物在外便要收致歸來也。無个著身處也。明道

教人靜坐李先生亦教人靜坐蓋精神不定則道理無湊泊處又
 云須是靜坐方能收致。明道教人靜坐蓋為是時諸人相從只
 在學中無甚外事故教之如此。合若無事固是只得靜坐善持地

白石山館抄本

將靜坐做一件工夫則却是釋子坐禪矣。但只著一敬字通貫動靜則控二者之間自無間斷處。問伊川見人靜坐如何便歎其善學曰這却是。一箇總要靈。

橫渠先生曰始學之要當知三月不違與日月至焉內外賓主之

辨使心意勉勉循循而不能已過此幾非在我者。文集。朱子曰。在內之日多即是為主在外之日多即是為客。以屋喻之三月不違者心常在內雖間或有出時然終是在外不穩才出便入。蓋心安于內所以為主日月至焉者心常在在外雖間或有入時然終是在內不安才入便出。蓋心安于外所以為賓此無他知有至未至意有誠未誠也。問過此幾非在我者曰此只說勉勉循循自然住不得但此關難過才過得則所謂欲罷不能如水流船行更無着力處。問三月不違者曰此倒說了。心常在內常為主日月至焉者是仁帝在外常為賓否曰此倒說了。心常在內常為主心常在內常為客問如此則心不違仁者。是心在內否曰不可言心在內常為客是恁地意思。勉勉循循之說猶是真个到那田地實知得那滋味方是自如不能已要住不得過此幾非在我。言不由我了如推車相似才推動了自然不停。

心清時少亂時常多其清時視明聰聰四體不待羈束而自然恭

謹其亂時反是如此何也蓋用心未熟客慮多而常心少也習俗

之心未去而實心未完也朱子曰橫渠說做工夫處更親切似二程二程資重高潔淨不大段用工夫橫

集資稟有偏駁夫雜靈他大段用工未觀其言曰心清時少亂時

常多說得未大段精切。客慮是泛泛底思慮習俗之心是從來

習染偏勝之心實心是義理之心。學者固未免有散緩時但才

覺便收斂漸漸做去但得收斂時多散緩時少便是工夫長進處

也人又要得剛太柔則入於不立亦有人生無喜怒者則又要得

剛剛則守得定不曲進道勇敢載則比他人自是勇處多語錄下

子曰看來這道理須是剛硬立得脚任方能有所成曾子思孟

白石山館抄本

重道遠一段曰曾子子思
直德地方被他打得透

戲謔不惟害事志亦為氣所流不戲謔亦是持志之一端

朱子若
劉子澄

曰所前戲謔本因欲辭之巧而然此固有之然亦是自家有此玩
侮之意以為之根而日用之間流轉運用機械活熟致得臨事不
覺出來又自以為情信辭巧主于愛人所以無害於義理故不復
更加防遏以至于此蓋不惟害事而所以害于心術者尤深昔橫
渠先生嘗言之矣此
當痛改不可緩也

正心之始當以己心為嚴師凡所動作則知所懼如此一二年守

得牢固則自然心正矣

朱子曰存得此心便是要在這裏常常照
管若不照管存養要做甚麼用。古人言

志帥心君須心有主張始得。持守之要固貴此心常自整
頓若學未講理未明亦有錯認人欲作天理者又不可以不察也

定然後始有光明若常移易不定何求光明易大抵以良為止止

乃光明故大學定而至於能慮人心多則無由光明

易說下同
朱子曰凡人

〔一〕

胸次煩擾則愈見昏昧中有定止則自然光明莊子所謂泰宇定而天老茂也

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學者必時其動靜則其道乃不蔽昧而明白今人從學之久不見進長正以莫識動靜見他人擾擾非關

已事而所修亦廢由聖學觀之冥冥悠悠以是終身謂之光明可

乎良象傳。朱子曰學問臨事不得力固是靜中欠却工夫然欲

然但常存此心不令放失則隨動隨靜無時不是用力處矣

敦篤虛靜者仁之本不輕妄則是敦厚也無所繫閼昏塞則是虛

靜也此難以頓悟苟知之須久於道實體之方知其味夫仁亦在

乎熟之而已孟子說。朱子曰張子敦篤虛靜之說於學者為有

所由生也。孝考述問仁為動之始禮為動之極義為靜之始智為靜之極智無所作為又所以為動之本而仁禮之所由發也曰

百石山館抄本

程子先生曰虛靜者仁之本亦此意

〔二〕

飲食有節衣服有制體上養

心存誠敬身

留

誠

只是說話

火之宿者用之壯水之瀦者流之長也
趕趁

不當分三節

此言子思居說得精

近思錄卷之五

凡四十一條

朱子曰此卷改過遷善克己復禮

濂溪先生曰君子乾乾不息於誠然必懲忿窒慾遷善改過而後

至乾之用其善是損益之大莫是過聖人之旨深哉朱子曰此以

蓋大象發明思誠之方蓋乾乾不息者體也去惡進善者用也無

體則用無以行無用則體無所措故以三卦合而一言之或曰其字

亦是莫字○學者於日用應接思慮微之間一一加察其善端

之發慙于吾心而合于聖賢之訓則果決而速去吉凶悔吝生乎動

愧于吾心而有戾于聖賢之訓則為學之本立矣

噫吉一而已動可不慎乎通書○朱子曰四者一善而三惡故人

問上文所言皆自修之事此忽言動何時審之則無凶悔吝周子

改過守動上有此等過失須於方動之時審之則無凶悔吝周子

言動也再

白石山館抄本

濂溪先生曰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予謂養心不止於寡欲而存

耳蓋寡焉以至於無無則誠立明通誠立賢也明通聖也遺文○

欲未便說到那邪僻不好底物事只是眼前底事才多欲便時本

心俱終離了孟子說寡欲如今且要得寡漸至於無○問孟子之

言至矣周子之說奈何曰語其所至而不由其序則無自而徒語由其序

而能至於無者也語其所至而不由其序則無自而徒語由其序

而不要其至則或怨其安于小成焉也是以周子之說於此為有

相發之功焉○濂溪言寡欲以至於無蓋恐人以寡欲為便得了

故言不止於寡欲而已必至於無而後可耳然無底工夫則由于

能寡欲到無欲非聖人不能也○若然則欲字如何曰不同寡欲則

是合不當如此者如私欲之類○誠立謂實體安固明通則實用

亦豈能無但亦是合當如此者○誠立謂實體安固明通則實用

流行立如三十五之立通則不惑知命而鄉乎耳順矣○黃勉

齋曰寡欲固善矣然非真知天理人欲之分則何以施其克治之

所以為寡欲之要也

伊川先生曰顏淵問克己復禮之目夫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

此在第五卷不須再補指點

此周子說聖之要在於此是言當工夫者得後人許多說知說行說動說靜等字

若石子云云視聽與見聞不同者色接于
目見聞也視聽則有目從于色色接于
耳受于不交也

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四者身之用也由於中而應乎外制乎外所

以養其中也朱子曰已私有三氣質之偏一也耳目口鼻之欲二

下文視聽言動則耳目口鼻之欲為多顏子地位有甚非禮當以

心術間微有些子非禮處須用淨盡截斷了○由中應外是推本

視聽言動四者皆由中出蓋泛言其理如此耳非謂從裏面做工

夫也制外養中者是說做工夫當○問克己工夫從內做去此言

制于外何也曰制却在內又問此但說仁之體而不及用曰制于

外便是用也問明知其不當視而自接乎目明知其不當聽而自

接乎耳這時如何曰視與看見不同聽與聞不同耳非禮之色若

過目便過了自家不可有要視之之心亦禮之聲入耳也過了自

家不可有要聽色之不留聰明陰樂遷禮不接心術

語所以進於聖人後之學聖人者宜服膺而勿失也因箴以自警

朱子曰四箴精確鎮視箴曰心兮本虛應物無迹操之有要視為

密無纖芥之可疑之則蔽交於前其中則遷制之於外以安其內克己復禮久而誠

白石山館抄本

矣。朱子曰：四者惟視為切，所以先言視而視。箴之說尤重於聽。○
 手前亦有禮而視，故制之於外，以安其內，則克已而復禮也。如
 是却與克伐怨欲不行，底相似。曰：克已工夫，其如何便會自然
 也。須著禁制始得到養熟後，便私意漸漸消磨去矣。○薛敬軒曰
 一切可好之物，目逐之動者，皆是。聽箴曰：人有秉彝本乎天性，知
 誘物化遂亡其正，卓彼先覺，知止有定，閑邪存誠，非禮勿聽。○
 說：心聽何以說性？朱子曰：互換說也。得然誘云：閑眼便錯視，所以
 就心上說道理，本自好在這裏，却因難得外面言語來誘化聽，所
 以就理上說。○問：知誘物化，曰：樂記云：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于
 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于內，知誘
 于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知知莫不有知，物至則知，足以知之，而
 好惡這底引去，所以云安其內，聽見聽得外，方始不好去。○視
 閑邪存誠。○問：聽箴前年亦大抵說不知可改聽字作視箴否？曰：
 也。○胡雲峯曰：眼在前不避之色，只是前一面來，故云：視箴交于前。

其中則遷耳在兩旁不正之聲左右前後皆可來故曰知誘物化
遂亡其正目之明在外故當制之于外以養其內耳之聰在內故
惟在內者知止言箴曰人心之動因言以宣發禁躁妄內斯靜專
有定乃可耳

矧是樞機興戎出好吉凶榮辱惟其所召傷易則誕傷煩則支已

肆物忤出悖來違非法不道欽哉訓辭朱子曰言箴說許多是人

至吉凶榮辱惟其所召是就身上謹傷易則誕至出悖來違是當

謹于接物間都說得周備。上四句是就身上最緊要處須是不

躁妄方始靜專才不靜專自家心做主不成如何去接物矧是樞

機四句是說謹言底道理下是說四項病傷易則誕傷煩則支已

肆則物忤出悖則未違。輔慶源曰躁屬氣妄屬欲不為氣所動

故靜不為欲所分故專。沈誠菴曰易煩之病在已故支誕以損

其德肆悖之病及人動箴曰哲人知幾誠之於思志士厲行守之

故違忤以反乎已於為順理則裕從欲惟危造次克念戰兢自持習與性成聖賢同

白石山館抄本

動思是動于內為是動于外蓋思于內不可不誠為于外不可不
 守然專誠于思而不守于為不可專守于為而不誠于思亦不可
 之視聽言動該貫內外不可謂專在外面工夫須是誠之于思守
 只是誠之於思底却覺得速守之於為者及其形于事為早是見
 得透了此覺有遲速不可道有兩般却兩脚做工夫去○哲人只
 於思量間便見合做與不合做志士便于做○出了方見得難是
 或云順理則裕曰更連從欲推充句都是這○動歲那句是緊要
 意思都該括得盡有說多底有說少底多底○生死路頭○四箴
 內靜專則吾心之德於此具得之矣學者深體而力行之其庶幾
 乎

復之初九曰不遠復无祇悔元吉傳曰陽君子之道故復為反善
 之義初復之最先者也是不遠而復也失而後有復不失則何復
 之有惟失之不遠而復則不至於悔大善而吉也顏子無形顯之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過夫子謂其庶幾乃无祇悔也過既未形而改何悔之有既未能
 不勉而中所欲不踰矩是有過也然其明而剛故一有不善未嘗
 不知既知未嘗不遽改不至於悔乃不遠復也學問之道無他惟
 其知不善則速改以從善而已易傳下同。朱子曰易傳云惟其
 說話好簡當。今人只知之未嘗後行為難殊不知有不善未
 嘗不知是難當。薛敬軒曰不善之端不待應物而後見如靜中
 一念之薄即非仁一念之貪即非義一念之慢
 即非禮一念之詐即非信君子所以責換獨也

晉之上九晉其角維用伐邑厲吉无咎貞吝傳曰人之自治剛極
 則守道愈固進極則遷善愈速如上九者以之自治則雖傷於厲
 而吉且无咎也嚴厲非安和之道而於自治則有功也雖自治有
 功然非中和之道故於貞正之道為可吝也同本義以為伐邑程
 傳以為自治如何朱

白石山館抄本

近思錄是論學非解經此等原皆可不取

子曰便是程傳多不肯說實事時以為取喻耳。○君不在克治正
 以其克治之難而言其合下有此吾耳貞者之義只云貞固守此
 則君不應于此獨則隱泰氏曰程子不夫中正為貞則過剛者於正道為吝如朱子
 云於正道為吝也 所樂自也與盛陵問答之說貞只以貞固為義則不能克治而
 損者損過而就中損浮末而就本實也天下之害無不由末之勝
 也峻宇彫牆本於宮室酒池肉林本於飲食淫酷殘忍本於刑罰
 窮兵黷武本於征討凡人欲之過者皆本於奉養其流之遠則為
 害矣先王制其本者天理也後人流於末者人欲也損之義損人
 欲以復天理而已 損家傳。薛敬軒曰人欲無
 涯不以禮節之莫知所極矣
 夫人心正意誠乃能極中正之道而克實光輝若心有兩比以義
 之不可兩決之難行於外不失其中正之義可以无咎然於中道
 未得為光大也蓋人心一有所欲則離道夫之九五曰寬陸夫夫

因以守是
各耳而說
不肖其
意皆示
人自終不
堪於過剛
也

于外耳其根固自在也。○程子以為聖人開示之深而原憲不能再問使憲再問夫子告之宜奈何曰聖人未發之旨孰能測之然以程子之意而言則四者之不行亦制其末而不行于外耳若其本則固着之于心而不能去也譬之木也不去其根則萌蘖之生自不能已制而不行日力亦不給矣且雖或能割之終身不見于外而其禁所不平之意乃日門進于胸中則夫所謂仁者亦且殫殫蕪蕪而不可平之存矣也絕其萌芽盛其根本不使少有亮髮何于心念之閉則於仁也其臣樂乎亦程子之學之至何足以及此然以為學者苟不能深省而力行之則亦徒為無常之大言而已故雖從之而有所不敢盡其言者其肯深送。○饒雙峯曰

消去病根其直有二平時在敬法養此精漸消磨法也臨事省察克治此勇猛法去法也

明道先生曰義理與客氣常相勝只看消長分數多少為君子小人之別義理所得漸多則自然知得客氣消散得漸少消盡者是

大賢遺書下同。○朱子曰人只是此一心今日是明日非不是將好底換了不好底只此一不是底換了是今日不好明日好不是將好底換了不好底只

此一心但看天理人欲之消長何如耳天理人欲每硬定界至是兩界上工夫這邊工夫多那邊不到占過未善這邊工夫少那邊

相放齊曰他之石可以攻玉者以其能生吾戒慢之心也或慢則德則情慢是德去

別遷秦氏曰吾者係德已私
故舍不下卷出許多問思
慮本來剛大之氣全然消
故曰吾是氣歎

必優過未須是全在天
理上行方見人欲尚盡

或謂人莫不知和柔寬緩然臨事則反至於暴厲曰只是志不勝

氣氣反動其心也 朱子曰人有躁妄之病者殆居敬之功有所未
至故心不能宰物氣有以動志而然可若使主

一不二臨事非物之際真心見前
卓然而不可亂則又安有此患哉

人不能祛思慮只是吾吝故無浩然之氣 朱子曰仰不愧于天俯
不怍于人便是浩然之

氣而今只將自家心體聽則那無私曲害
目有此氣象只為人有私曲便欠却他底

治怒為難治懼亦難克己可以治怒明理可以治懼 閑獨處一室
或行時中多

有憂懼何也曰只是燭理不明若能燭理則知所
懼者妄耳又何懼焉又曰有懼心亦是故不足

克夫解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玉者溫潤之物若將兩塊玉來相磨
必磨不成須是得他箇齏礪底物方磨得出譬如君子與小人處

白石山館抄本

陸稼書曰：人之害在惡，使人言語動作，一不詳易，不待言而過矣。乃於此言，亦甚詳矣。

別隱奉氏曰：尖物固能刺人，然不觸者他不能飛來刺人。此實理也。燭得這實理，則妄不待祛而發，合皆實。此知空而後意，誠之證。

為小人侵陵，則修省畏避，動心忍性，增益預防。如此，則道理出來。

邵康節先生雜字克夫。陳潛室曰：學道人當處是進道之機，逆境處進人益峻。是他日做小人，吾輩因他做君子。老子云：不善人善人之寶，亦足此意。先賢此等靈訓，人真切，但當三復受用耳。

目畏尖物，此事不得放過。便與克下室中，率置尖物，須以理勝他。

尖必不刺人也，何畏之有？朱子曰：人有目畏尖物者，明道先生教不刺人也，則知畏者妄而不復畏矣。疑病每如此，尖物原不曾刺人。他眼病，只管見尖物，刺人耳。伊川又一處說：此稍詳有人眼刺病，常見獅子。伊川教初，他見獅子，則捉來其人，一面去捉捉來，捉去捉不着，遂不見獅子了。問前輩說：治懼室中，率置尖物，曰：那個本不能害人，心下要恁地懼，且習教不如，此妄怕。問習在危階上行，底亦足此意否？曰：那個分明是危底，只教習得，不怕著。問習得，不怕少，問到危疑之際，心亦不動否？曰：是如此。

明道先生曰：責上責下，而中自恕，已豈可任職分。

朱子曰：張子曰：以責人之心責

已則盡道若越由之為守則易尉為尉則凌守王肅之方于事上
而好人任已充其類雖桀紂盜賊助之所為亦將何所不至哉○
恕本取義如心謂如治已之心以治人如愛已之心以愛人也故
但可施之于人而不可以施之于已也漢光武謂鄧曄善恕已量
物主范忠宣亦謂恕已則辱後世
循習因以寬貴為義失其解矣

舍已從人最為難事已者我之所有雖痛舍之猶懼守已者固而

從人者輕也朱子曰虛已從人公平正大之心本亦不是難事但
令人先著一个私意橫在肚裏便見此等事為難耳

也此程子為學者言若聖人分上則不如此也無適
也無莫也義之與仁曰痛舍之則大程費力矣

九德最好朱子曰九德分得細密○只是好底氣質然須兩
件合將來方成一德凡十八種○真西山曰自寬而栗

以下或以剛濟柔或以柔濟剛渾全而無偏弊然後為成
德先儒謂自寬至強皆所稟之性自柔至強皆學問之力

飢食渴飲冬裘夏葛若著此私吝心在便是廢天職問飢食渴飲
冬裘夏葛何

以謂之天職朱子曰這是天教我如此飢使食渴使飲只得順他
窮心腹之欲便不是蓋天只教我飢則食渴則飲何曾教我窮心

致子曰皆指成德之自然
非以假濟此之謂也

百石山館抄本

腹之欲。或謂手之不可履。猶足之不可持。此是天賦率性之道。道不循此自然之理。曰不然。禁封亦曾手持足履。如何便喚做道。若便以為道。是認欲為理也。明道云。夏渴冬寒。飢食渴飲。若若此私吝心。便是廢天職。須看若此私吝心字。

獵自謂今無此好。周茂叔曰。何言之易也。但此心潛隱未發。一日

萌動。復如前矣。後十二年因見果知未也。本註云。明道先生年十

六七時好田獵。十二年暮歸在田野間。見田獵者不覺有喜心。

道先生三十年猶不忘遊獵之心。朱子曰。人常以此自點。極須見

得明道氣質如此。年三十猶不忘在我者。當益加操守。方是不

可以此自恕。問私欲萌動時。却知用力克除。覺方寸累省。頗勝

前日。更當如何。朱子曰。此只是強自降伏。若未得天理。純然一旦

失覺。察病痛出來。不可知也。看明道先生見獵有喜心。可見。劉

彝山曰。雖是獵心。未忘然。明道先生十二年後。所見之心。與十六

七時所見。決是不向非他人所及也。

伊川先生曰。大抵人有身。便有自私之理。宜其與道難一。

朱子曰。往往是

劉誠曰。昔者程子見獵而喜。蓋其年壯也。而前此未經感發。心則此心。不自知而手何而。得改地。其在既。感發以後。逾之。其年不更。非。以是。現身。此。其。微。之。感。不。足。為。賢。者。果。亦。見。此。過。非。正。在。和。過。尤。不。易。矣。

程子曰。周子用力。深。故。知。不。可。易。言。程。子。治。心。之。密。故。其。隨。寓。如。室。

人譜中有論此條者。九深如雷。取入。非他。人所及也。自似非元本。

才不覺流射到那裏去但其端甚微直是要省察○不待接物時方
 流射于私欲只那未接物時此心已自流了上蔡解為人謀而不
 忠云忠水特臨事而謀至于手居靜慮思所以處人者一有不盡
 則非忠矣此雖于本文說得未太過然却如此今人未到為人謀
 時方不忠只平居思念時便自懷一個利便手已將不好處推與
 人之心矣須是於此等處
 常常照管得分明始得

罪已責躬不可無然亦不可長留在心胷為悔問程子曰自訟不

罪已責躬不可無云今有學者年知自訟矣心胷之悔又若何
 而能不留耶朱子曰改了便無悔又問已往之失却如何曰自是
 無可赦了○悔字難說既不可常有存留中以為悔又不可不悔若
 只說不錯悔則今者做錯且休明者做錯又休不說話問如何
 是酌中底道理曰不得悔但不可向帶既做錯此事他時更遇
 此事或與此事相類便須懲戒再莫恁地便了不須常常地註在
 心却恁有害

所欲不必沈溺只有所向便是欲朱子曰只是才有意在上面便

白石山館抄本

輔廣字漢卿。當稱字。他書稱慶源。輔氏者以其為慶源人也。

見壁間有碑軸便須要看別是亦好畫見掛畫便須要謝美惡這都是欲皆足以為心病。輔廣源曰學者須是於欲有所向處便加克治若待其張皇則用力難矣

明道先生曰子路亦百世之師本註人告之以有過則喜朱子曰

子深贊于路欲學者師之以修身補過也

人語言緊急莫是氣不定否曰此亦當習習到自然緩時便是氣

質變也學至氣變方是有功朱子曰學若果有所得出言吐氣便

如明道語言因無甚激昂看來便見寬舒意思。呂東萊曰為學必須於平日氣稟資稟質上驗之如滯固者疎通頓慮者坦蕩智

巧者易直者未如此轉慶要是未得力耳

問不遷怒不貳過何也語錄有怒甲不怒乙之說是否伊川先生

曰是曰若此則甚易何待顏子而後能曰只被說到粗了諸君便

事在吾心則理亦在吾心
程又云曰不在如氣則不遠云云動在血
氣者其怒世遠言假言且均所好在於
隨物之起一怒至此何味有

道易此莫是至難須是理會得因何不遷怒如舜之誅四凶怒在
四凶舜何與焉蓋因是人有所怒之事而怒之聖人之心本無怒
也譬如明鏡好物來時便是好惡物來時便見是惡鏡何嘗有好
惡也世之人固有怒於室而色於市且如怒一人對那人說話能
無怒色否有能怒一人而不怒別人者能忍得如此已是熟知義
理若聖人因物付物此莫是甚難君子役物小人役於物今見可
喜可怒之事自家著一分陪奉他此亦勞矣聖人之心如止水朱
子曰此數私意而至于遷者志動氣也亦有為怒氣所動而遷者氣動
志也若專守虛靜此釋老之謬學將未和怒也無了此成甚道理
聖賢當怒自怒但不遷耳此是顏子好學之符驗如此無他只是
看得道理分明如當怒而怒到不需怒要遷便不得不是處便
見得自是不會貳○問不遷怒伊川說得太高渾論是个無怒了
曰喜怒哀樂發皆中節天下之道道那有無怒底聖人只是聖人

白石山館抄本

別德秦氏曰程子之論不
遷者詳且切矣朱子分
出卷氣兩端而歸本於見道
分則更極精要蓋非講
學致知持志養氣之
夫做到純熟處未易
言不遷不貳也

別德秦氏曰天地間道理有感則
通無不應者聖人之感也
如天地之感萬物莫非自然
流出之理安有責人應之事
哉人惟不責己感於責人
應也愈少而己之不能
感也愈多矣

分上着不遷字不得顏子
不遷怒便尚在夾界處

人之視最先非禮而視則所謂開目便錯了次聽次言次動有先

後之序人能克己則心廣體胖仰不愧俯不忤其樂可知有息則

饒矣外書下同○朱子曰人能克己此數語極有味且曰當初亦
知是好語浸歸于此今看來直是佳地好○克己之功其初

如何便會得自然須着禁制始得到養得熟後便私意漸漸
消磨去矣此身直與萬物為一無所窒礙胸中泰然無有不樂

聖人責己感處也多責人應也處少朱子曰凡人責人處急責己
處緩愛己則急愛人則緩若

掉轉頭未便
自道理流行

謝子與伊川先生別一年往見之伊川曰相別一年做得甚工夫

謝曰也只去箇矜字曰何故曰子細檢點得來病痛盡在這裏

按伏得這箇罪過方有向進處伊川點頭因語在坐同志者曰此

上蔡語錄說於字處更有數條皆深切

施氏說亦有可取然以解動心忍性處留多未盡

彼等無知姑起之或之不便非若之知世間原有多少拂逆事可知以月本要應應順適之時則心性定亦從自爾

人為學切問近思者也

胡文定問於字罪過何故信地大謝氏曰今人做事只管要夸耀人耳目渾不關自家受用事有底人食前方又便向人前喫只蔬食菜羹却去房裏喫為甚恁地。問上蔡才高所以病痛盡在矜字曰說得是。謝氏謂去得矜字後未矜你

舊在說道理愛揚揚地

思叔詬詈僕夫伊川曰何不動心忍性

朱子曰自家猶不能快自家意如何要他人盡快我

意曰○施氏曰僕夫就役于人者天資多愚作事乖舛又性多忘濁之以事不能記憶又性多執所見不是自以為是故易致人詬

詈伊川先生曰何不動心忍性者雷

按雷塔公人之通語如此

見賢便思齊有為者亦若是見不賢而內自省蓋莫不在已

朱子曰

人之善而尋己之善見人之惡而尋己之惡如此方是有益○齊者齊也

橫渠先生曰湛一氣之本攻取氣之欲口腹於飲食鼻舌於臭味

白石山館抄本

皆攻取之性也知德者屬厭而已不以嗜欲累其心不以小害大

未喪本焉爾

正蒙下同。朱子曰湛一是未感物之時湛然純一

欲聞攻取是攻取那物也曰然。飢欲食渴欲飲人心也得飲食

之正者道心也須是要道心純一道心都發見在那人心上。如

孔子失飢不食不時不食不多食此非

天理若貪口腹不當食而食便是人欲

織惡必除善斯成性矣察惡未盡雖善必粗矣

問張子此條學者須是毫髮不得放

過德乃可進朱子曰若能如此善莫大焉以小惡為無傷是誠不

可。未知學問此心渾是人欲既知學問天理自然發見而人欲

漸漸消去者固是好然克得一層又有一層大者固不可有而織

者尤要省察。○橫渠言成性猶孟子言踐形是說去氣稟物欲之

私以成此自財根子只是二客字

其性

惡不仁是不善未嘗不知徒好仁而不惡不仁則習不察行不著

是徒善未必盡義徒是未必盡仁好仁而惡不仁然後盡仁義之

此二段亦當聯為一條

道

朱子曰克己復禮是義以成仁。今未說得為善先須成能

好是難德不知這裏秉夷之良心做那裏去心是古怪。惡不仁
底真是壁立千仞滴水不漏做得事成。高景遠曰今之惑于佛
學者多偏主好仁之說其究至于舍糊切也

且長惡遂非而後知張子之言為精切也

責已者當知無天下國家皆非之理故學至於不尤人學之至也

朱子曰君子之道其未離一焉雖是聖人責己之辭然必其於責
人之際反求諸己而見其於道之全體曲折細微當容或不能無
不盡焉如奔號泣于天之類但要自
帶引惡蓋如勉厲而不敢自起馬耳

有潛心於道忽忽焉他慮引去者此氣也舊習纏繞未能脫灑畢

竟無益但樂於舊習耳問為他慮所引必是意不誠心不定却以

不定時也却不奈何得重擔擔不去只為力量不足心之不定只是
合下無工夫且持其志無暴其氣可也若我不放縱此氣自然心
定。胡敬齋曰心在重處委盡雷難忘那邊熟心只從教那邊是
惡者舊習也若心勇猛奮發擇善固執改年舊習雖欲勉強操持

白石山館抄本

心未收 古人欲得朋友與琴瑟簡編常使心在於此惟聖人知朋友之取益為多故樂得朋友之來

此則簡編朋友之益豈可一日離哉

矯輕警惰 語錄下同。朱子曰知有此病必去其病此便是療之

輕浮淺易便須深沈厚重所謂矯輕警惰蓋如此。葉氏曰輕則

治之即矯也。者之大患最是情與輕情則自治廢輕則物欲恣以一敬字可以

仁之難成也久矣人人失其所好蓋人人有利欲之心與學正相

為背馳故學者要寡欲

朱子曰學者做切己工夫要得不差先須

求一个自家安利害便是推此便不可入克舜之道切須勤提

省察之于纖微毫忽之間不得放過如此便不會錯用工夫

君子不必避他人之言以為太柔太弱至於瞻視亦有節視有上下視高則氣高視下則心柔故視國君者不離紳帶之中學者先須去其客氣其為人剛行終不肯進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為仁矣故目者人之所常用且心常託之視之上下且試之已之敬傲必見於視所以欲下其視者欲柔其心也柔其心則聽言敬且信人之有朋友不為燕安所以輔佐其仁今之朋友擇其善柔以相與拍肩執袂以為氣合一言不合怒氣相加朋友之際欲其相下不倦故於朋友之間主其敬者日相親與得效最速仲尼嘗曰吾見其居於位也與先生並行也非求益者欲速成者則學者先須溫柔溫柔則可以進學詩曰溫溫恭人惟德之基蓋其所蓋之多

朱子

白石山館抄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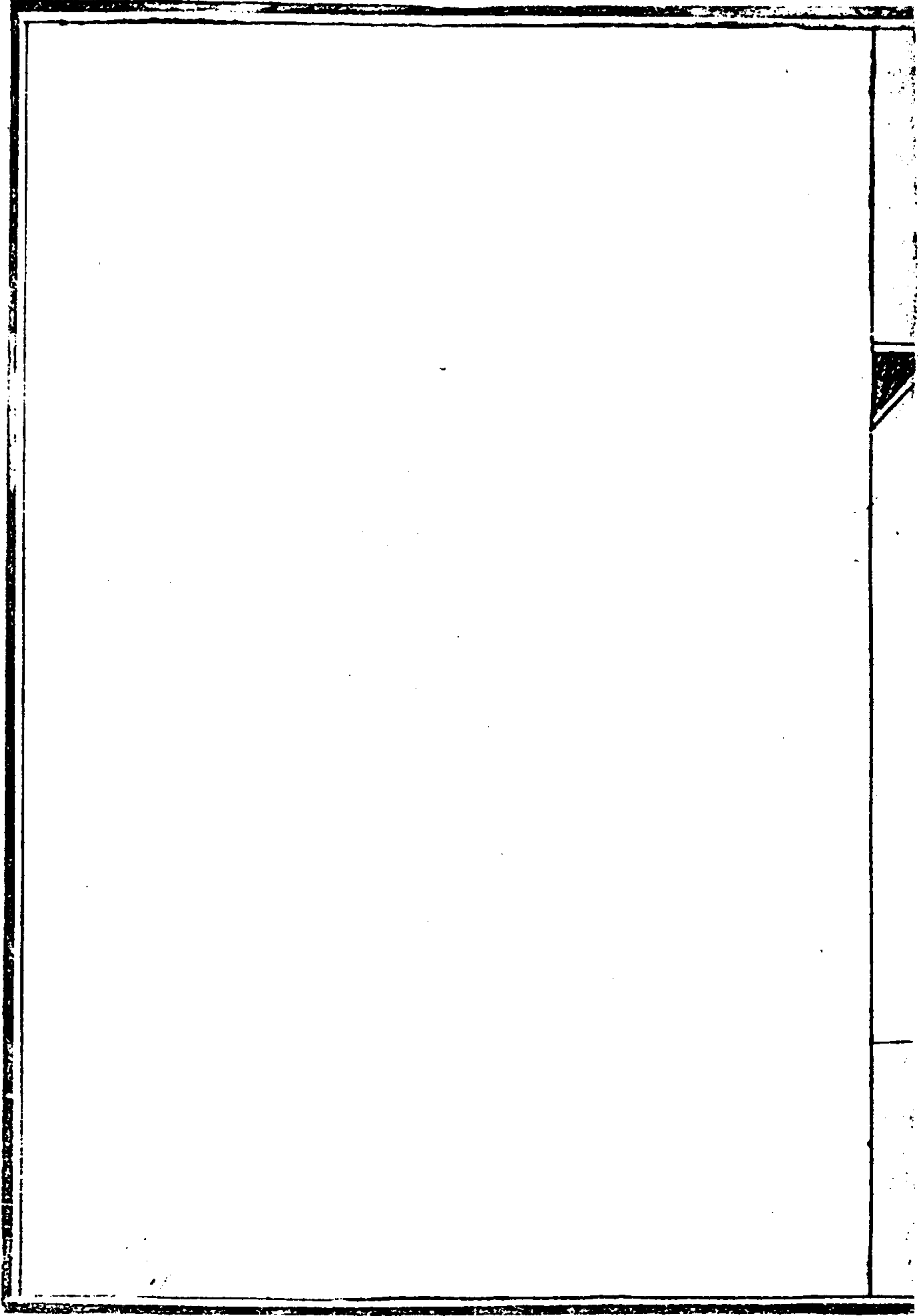
曰須是慈祥和氣為本如勇決剛果雖不可無然用之有靈所試
自看溫和柔緩時如何此所以孝弟為仁之本矣如頑石更下撞
不得得說硬心腸可以見硬
心腸如何可以與他說話

世學不講男女從幼便驕情壞了到長益凶狠只為未嘗為子弟
之事則於其親已有物我不肯屈下病根常在又隨所居而長至
死只依舊為子弟則不能安洒掃應對在朋友則不能下朋友有
官長則不能下官長為宰相則不能下天下之賢甚則至於徇私
意義理都喪也只為病根不去隨所居所接而長人須一事事都

消了病則義理常勝朱子曰古人上下之分雖嚴然待臣僕如子
弟待子弟如臣僕伯玉之使夫子與之坐陶
淵明蓋喜用其子與門人子路之負耒子貢之埋馬夫子之釣弋
古之人執干戈衛社稷躬耕稼陶漁之事皆足也後世驕侈日甚
反以臣子之職為耻此風日壞不可復也士君子知此為學者言
之以漸率其子弟庶幾可少復乎○按弟子者國家之元氣自小

學失教人才不成人才風俗不成風俗非細故也豈非君相父兄之責哉

百石山館抄本



近思錄卷之六

凡二十二條

朱子曰此卷
齊家之道

伊川先生曰弟子之職力有餘則學文不修其職而學文非為己

之學也

經解。朱子曰須是先力行以上許多事有餘力方可。學文且如世上有人入不孝出不弟執事不謹出言不信。

程高曾子之孝大矣孟子雖言可也蓋曾子之事父其孝雖過於曾子事竟是以父母之身做出來豈自是分外事者曾子者僅可以克責者

孟子曰事親若曾子可也未嘗以曾子之孝為有餘也蓋子之身

所能為者皆所當為也易傳下同。師六二傳。朱子曰程子論

平說去至程子方看得可也。有深意以此知讀書不可不熟讀玩味。

別隱秦氏曰此身即父母之身。做得好事自當歸親若每。做得不好事却要負四非引。隱隱是已身與父母不是兩箇。此。事須從頂下透下又曰。此。事須從頂下透下又曰。此。事須從頂下透下又曰。

白石山館抄

公事母三字恐有脫誤
論易傳一段可刪此類或取入綱領
可也

幹母之盡不可貞子之於母當以柔巽輔導之使得於義不順而
 致敗盡則子之罪也從容時順豈無道乎若伸已剛陽之道遽然
 矯拂則傷恩所害大矣亦安能入乎在乎屈已下意巽順相承使
 之身正事治而已剛陽之臣事柔弱之君義亦相近盡九二傳○
母盡以剛承柔而制其壞當巽以入之也。陳芝拜辭朱子贈以
近思錄曰公事母可極幹母之盡看便自得那道理即言易傳
自是成書伯恭都撫來作間範今亦載在近思錄某本不喜他如
此然細極來段段皆是日用切近工夫而不可闕者於學者甚有
益
 盡之九三以陽處剛而不中剛之過也故小有悔然在巽體不為
 無順順事親之本也又居得正故无大咎然有小悔已非善事親
 也朱子曰過剛不中故小有
悔巽順得正故无大咎

劉德泰氏曰倫理恩愛家人自
有之理正之使不亂篤之使不
傷力為盡其道勇正位舉外
女正位乎內於內甚明於外甚
順此倫理所以正恩愛所以
篤也一家之內有父母有兄弟
有尊卑卑要以其序為首
他種所謂主人主婦是也

劉德泰氏曰

別隱泰氏曰合而觀之家卦

大要以剛為善之義恩過
半矣

正倫理篤恩義家人之道也

家人彖傳。問今欲正倫理則有傷
恩義欲篤恩義又有乖於倫理如何

朱子曰須是於正倫理處篤恩義而不失倫理方可。陳
新安曰舉陶謨博叙九族博者即此所謂篤恩義也叙者即此所

謂正倫理也博叙
二字盡齊家之道

人之處家在骨肉父子之間大率以情勝禮以恩篤義惟剛立之

人則能不以私愛失其正理故家人卦大要以剛為善家人六二

曰父母愛其子正也愛之無窮而必欲其如何則以私愛失其正
理矣此天理人欲之關所宜審慎。王巽卿曰彖傳謂家人有嚴

君焉父母之謂也蓋父道固主乎嚴母道尤不可以不嚴猶國有
尊嚴之君長也無尊嚴則孝敬衰無君長則法度廢故家人一卦

大要以剛
嚴為尚

家人上九又辭謂治家常有威嚴而夫子又復戒云常先嚴其身

也威嚴不先行於已則人怨而不服朱子曰謂由威也反身自
治則人畏服之矣。朱子發

白石山館抄本

曰威非外求反之於身而已後世不知此義或身不正而尚威嚴則父子相夷愈不服矣安得孝。王伯厚曰謹獨者齊家之本故家人之孝在于反身

歸妹九二守其幽貞未失夫婦常正之道世人以媒狎為常故以

貞靜為變常不知乃常久之道也朱子曰男女居室人事之至近而道行乎其間出間之中禮席

之上人或褻而慢之則天命有所不行矣然非知幾慎獨之君子其孰能體之知言曰道存乎飲食男女之事而溺于淫者不知其

惟敬者能守而不失耳亦此意也

世人多慎於擇壻而忽於擇婦其實壻易見婦難知所繫甚重豈

可忽哉遺書下同。陸存序曰擇壻易擇婦難壻露頭角選擇可

詩當至十四五然後議聘

人無父母生日倍當悲痛更安忍置酒張樂以為樂若具慶者可

五峯胡子曰夫婦之道人醜之者以淫欲為事也聖人安之者以保合為義也接而知有禮正焉交而知有禮焉惟敬者惟能守而不失也語曰樂而不淫則得性命之正矣夫謂之保合者則謂之保合而後能保合也壻在外易見婦在內難知昏禮父難子而命之曰往迎爾相承我宗事則所係甚重也宜審其性行與家法勿苟慕其富貴考家禮議昏多在冠笄之年則性分天概自可慮諒而得令人每於於太早此俗難變如何如何

此條亦不當分後

別隱秦氏曰西銘窮神則善

德其志知化則善述其事

味此二句便見孝弟不可忽

為卑也性命不得看做易

遂凡日用間無不是盡性

至中底只是由之而不知聖

矣問程子云人無父母生日常活悲痛如先生舊時亦嘗有壽母

生朝及太碩人生朝與向日賀高俸詞不審又何也豈在人子

自已言則非其所宜而為父母待親朋則其情又有不容已焉然

怨為此則是人子以禮待身而此以非禮待其親以非禮待於人

也其義如何朱子曰此等事是力量不足故過了靈然亦或有不

得已者其情各不同也○汪星溪曰人需者老不蒙其慶每遇生

日自是悲痛莫禁禮需齋戒或設奠于寢或陳祭于祠若鄰族應

酬命子弟宴飲之知交欲臨則佈誠豫謝之兒婦有壺觴之奉則

於前一夕飲啜或次日聽中家人婦子之情

不矯名亦不恃俗是為善得伊川禮意也

問行狀云伊川所作盡性至命必本於孝弟不識孝弟何以能盡

性至命也曰後人便將性命別作一般事說了性命孝弟只是一

統底事就孝弟中便可盡性至命朱子曰若是做時便是從孝弟

為仁之本非謂孝弟便是仁但為仁自孝弟始如灑掃應對與盡

若是聖人如舜之孝王季之友便是盡性至命性至命亦是一統底事無有本末無有精粗却被後來人言性命者

白石山館抄本

其踐履者也

此三段上當合為一條

別作一般高遠說故舉孝弟是於人切近者言之然今時非無孝弟之人而不能盡性至命者由之而不知也

朱子曰下學上達雖是兩件理會得透所

合只一件下學是事上達是理理在事中事不在理外一物之中皆具一理就那物中見得个理便是上達如大而化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謂神然亦不離乎人倫日用之中但恐人不能盡所學耳

問第五倫視其子之疾與兄子之疾不同自謂之私如何曰不待

安寢與不安寢只不起與十起便自私也父子之愛本是公才著

些做便是私也

後漢書第五倫傳或問倫曰公有私乎對曰吾兄

而竟夕不眠若是者豈可謂無私乎問兄之子常欲愛之如己子每以第五倫為鑒然愛己子之心終重于愛兄之子朱子曰常欲二字即十起之心也須見得天理發見之本然則所愛厚薄雖有差等而不害其理之一笑○只就理所需為處便為善又怕人直如何此却是私意但倫見又問視己子與兄子有間否曰聖人立得此意已大段會看家也

法曰兄弟之子猶子也是欲視之猶子也喪服兄弟之子與已之衆子皆期服又問
天性自有輕重宜若有問然曰只為今人以私心看了孔子曰父
子之道天性也此只就孝上說故言父子天性若君臣兄弟賓主
朋友之類亦豈不是天性只為今人小看却不推其本所由來故
爾已之子與兄之子所爭幾何是同出於父者也只為兄弟異形
故以兄弟為手足人多以異形故親已之子異於兄弟之子甚不
是也又問孔子以公治長不及南容故以兄之子妻南容以已之
子妻公治長何也曰此亦以已之私心看聖人也凡人避嫌者皆
內不足也聖人自至公何更避嫌凡嫁女各量其才而求配或兄
之子不甚美必擇其相稱者為之配已之子美必擇其才美者為

白石山館抄本

之配豈更避嫌耶若孔子事或是年不相若或時有先後皆不可
知以孔子為避嫌則大不是如避嫌事賢者且不為况聖人乎伊

川言避嫌之事賢者不為自今觀之閨門中安知無合避嫌處朱
子曰聖人正大道理合做便做何用避嫌問古人門外之治恩
掩義門外之治義斷恩恐閨門中主恩亦有避嫌處曰固是主恩
亦須是常理方可程子所謂年之長幼時之先後正是解或人之
說未必當時如此大抵二人都是好人可託或先見公治長遂將
女妻他後來見南宮亦是个好人又把兄之妻之看來文勢恐
是孔子之妻年長先嫁兄之妻少後嫁亦未可知○問程子避嫌
之說曰合當委曲便是道理當如此且如避嫌亦不見得如此做通
判與太守是親戚也合當避嫌第五倫之事非不見得如此自是
常有這心在克不去今人這樣甚多只是徇情恣地少問將這
个做正道理了大是害事所以古人於正心誠意上更著工夫
正怕到這處程子所謂凡人避嫌者皆由內不實是如此

問孀婦於理似不可取如何曰然凡取以配身也若取失節者以
配身是已失節也又問或有孤孀貧窮無託者可再嫁否曰只為

劉隱表奉氏曰自有此論即美
二字乃常有於天壤之間縱
有死者清夜羞惡之良不
及皆此論有以留之也
楊氏須常書字號

是後世怕寒餓死故有是說然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

朱子曰夫死而

嫁固為失節然亦有不得已者聖人不能禁也故為之制服以處
其子而母不得與其祭焉其明矣○楊氏曰先生此論若
不是見得道理分明

按此則夫守身之道可無併保遺運就矣不得已三字亦盡無礙者

病卧在牀委之庸醫比之不慈不孝事親者亦不可不醫

外書下

程子嘗云必須識醫藥之道理別病是如何藥當如何後可任醫
者又曰未能盡醫者之術如自己曾學令醫者說道理便自見得
或已有所見亦要與
他商量正謂此也

程子葬父使周恭叔主客客飲酒恭叔以告先生曰勿陷人於惡

周行色字恭叔○朱子曰行吊而遇酒食須力辭必不得已而留
亦須數辭先起不可辭飽○喪葬之時只當以素食待客祭饌
食只多與僕役或曰
與庶服之親可也

買乳婢多不得已或不能自乳必使人然食已子而殺人之子亦

白石山館抄本

別德秦氏曰用三乳食食三子者二乳母各一子與已之子為三也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是乃仁術也便是萬物各得其所三氣象但有所當其義我不謀其利也若不幸致誤其子所謂計利則及害矣說理周備如此

段雖長而注甚少亦不必分節

道必不得已用二子乳食三子足備他虞或乳母病且死則不為害又不為已子殺人之子但有所費若不幸致誤其子害孰大焉

茅氏曰禮內則國君世子生卜士之妻大夫之妻使食子三年而出大夫之子有食母士之妻自養其子則乳婢同于禮有之也但當曲為體卹如程子所言耳

先公大中諱珣字伯溫前後五得任子以均諸父子孫嫁遣諸女必盡其力所謂俸錢分贍親戚之貧者伯母劉氏寡居公奉養甚至其女之夫死公迎從女兄以歸教養其子均於子姪既而女兄之女又寡公懼兄之悲思又取甥女以歸嫁之

開兩甥女歸嫁一段與前兩婚不可再娶嫁相反何也朱子曰大時小官祿薄克已為義人以為難公網維地但人亦有不盡者

慈怒而剛斷平居與幼賤處惟恐有傷其意至於犯義理則不假

也左右使令之人無日不察其飢飽寒煖娶侯氏侯夫人事舅姑以孝謹稱與先公相待如賓客先公賴其內助禮敬尤至而夫人謹順自牧雖小事未嘗專必稟而後行仁恕寬厚撫愛諸庶不異已出從叔幼姑夫人存視常均已子治家有法不嚴而整不喜笞扑奴婢視小戚獲如兒女諸女子或加呵責必戒之曰責賤雖殊人則一也汝如是大時能為此事否先公凡有所怒必為之寬解唯諸兒有過則不掩也常曰子之所以不肖者由母蔽其過而父不知也夫人男子六人所存惟二其慈愛可謂至矣然於教之之道不少假也纔數歲行而或踣家人走前扶抱恐其驚啼夫人未嘗不可責曰汝若安徐寧至踣乎飲食常置之坐側嘗食絮羹美皆叱

白石山館抄本

止之曰幼求稱欲長當如何

紫羹煇味厚薄復以厚味調和也膏食與紫羹二事皆求詳于味故朱子

與張敬夫論胡文定家程集之誤云如膏食紫羹此止之無皆雖字則不處文理正謂是也今他本附記作膏食紫羹即此止之增字本改

使令輩不得以惡言罵之故頤兄弟平生於飲食衣服無所擇不

能惡言罵人非性然也教之使然也與人爭忿雖直不右曰患其

不能屈不患其不能伸及稍長常使從善師友遊雖居貧或欲延

客則喜而為之具夫人七八歲時誦古詩曰女子不夜出夜出秉

明燭自是日暮則不出房閣既長好文而不為辭章見世之婦女

以文章筆札傳于人者則深以為非

文集

橫渠先生嘗曰事親奉祭豈可使人為之

行狀曰呂榮陽曰穀梁言天子親耕以供粢盛

王后親蠶以供祭服國亦無良農工女也

以為人之所盡事其祖

禍不審以已所自親者也此說最盡事親之道蓋孝子事親須事

事躬親不可
委之使令也

舜之事親有不悅者為父頑母嚚不近人情若中人之性其愛惡
畧無害理終必順之親之故舊所喜者須極力招致以悅其心凡
於父母賓客之奉必極力營辦亦不計家之有無然為養又須使
不知其勉強勞苦苟使見其為而不易則亦不安矣此即曾子養

此注是引述否當書姓字或係自注
亦當分別

得委曲精詳其
實只是一順字

斯于詩言兄及弟矣式相好矣無相猶矣言兄弟宜相好不要相
學猶似也人情大抵患在施之不見報則輟故恩不能終不要相
學已施焉也已施焉詩說下同。問兄弟宜相好不要相學指何事而言朱子曰
學弟之不要相學不好雷且如兄去友弟却不能恭其兄兄豈可
兄兄乃不友其弟為弟者豈可亦學兄之不友而遂忘其恭為弟

白石山館抄本

者但當知盡其恭而已然詩之本意猶字當作相圖謀說或曰猶當作尤。張楊園曰世人嘗言一人不能獨好意欲歸惡兄弟也即此一言不好情利害見果能一人獨好同父母之人安有不好者乎。括之道宜各盡不要相學乃永保相好之道也。

人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已常深思此言誠是不從此言

行甚隔著事向前推不去蓋至親至近莫甚於此故須從此始

曰周南召南所言皆修身齊家之事正牆面而立言即其至近之地而一物然所見一步不可行

婢僕始至者本懷勉勉敬心若到所提提更謹則加謹慢則棄其

本心便習以性成故仕者入治朝則德日進入亂朝則德日退只

觀在上者有可學無可學爾

語錄。凡人學問之功於婢僕間尤可驗。故肆厚薄之間伺之甚微。感之

速甚

此係自注然于本文之義尚未全備蓋自注與引證不同直須融括無遺耳

近思錄卷之七

凡三十九條

朱子曰此卷出處
進退辭受之義

伊川先生曰賢者在下豈可自進以求於君苟自求之必無能信
用之理古人之所以必待人君致敬盡禮而後往者非欲自為尊

大蓋其尊德樂道之心不如是不足與有為也

易傳下同。胡敬齋曰士君子只肯

守道安貧以待君上之求不當
自求進求進則先失其道矣

君子之需時也安靜自守志雖有須而恬然若將終身焉乃能用

常也雖不進而志動者不能安其常也

需初九傳。朱子曰靜退之說亦甚善但今亦非教

人求退只是要得依本分識應耻不敢自衛自衛以求知求進耳
然亦須是讀書窮理使方寸之問洞見此理知得不求只是本分
求者便是罪過不惟不可有求之之迹亦不可萌求之之心不惟
不得說著求字亦不可說著不求字方是真能自守不求人知

白石山館抄本

浦宗孟作
也○濬溪先生簡碣云慨然欲有所施以見於世又云蓋思以奇
自名皆非知先生之言○孫氏曰人惟中無常主或為才傑所使
或為意氣所動或為事勢所激難
犯險難而亦進所以不失帝為難

比吉原筮元永貞无咎傳曰人相親比必有其道苟非其道則有
悔咎故必推原占決其可比者而比之所比得元永貞則无咎元
謂有君長之道永謂可以長久貞謂得正道上之以下必有此三
者下之從上必求此三者則无咎也

本義程傳異處亦不必然會此是論
學非辭也

朱子本義謂筮得此卦者當
為人所親輔然必再筮以自
審有元善長永正固之德然後可以當眾之歸
而无咎與程傳意異傳專以君臣相比言之

履之初九曰素履往无咎傳曰夫人不能自安於貧賤之素則其
進也乃貪躁而動求去乎富賤耳非欲有為也既得其進驕溢必
矣故往則有咎賢者則安履其素其處也樂其進也將有為也故

得其進則有為而無不善若欲貴之心與行道之心交戰於中豈

能安履其素乎

朱子曰今人不能修身方其為士則役役求仕既仕則復患祿之不加趨走奔馳無一日間何如山

林布衣之士道義足於身道義既足於身則何物之能嬰之哉○

薛敬軒曰進將有為退必自修君子出處惟此二事又曰素履最

吉以其不為物誘而率其所履者也○胡敬齋曰人心之欲無窮而富貴之溺人為甚故士無富貴之志而後天下之事無不可為

大人於否之時守其正節不雜亂於小人之羣類身雖否而道之

亨也故曰大人否亨不以道而身亨乃道否也

否六二傳○朱子曰

人當此時節只有困窮兩字是着力處如其不然即墮坑陷墜壑

有是靈矣尤是文士巧于言語為人所悅易入邪徑如近世陳無

已之不見章雷州居仁之不若梁師孟絕無而僅有之為可

責也蓋困窮者大人之否亨也小人索斯濫身雖亨而道否矣

人之所隨得正則遠邪從非則失是無兩從之理隨之六二苟係

初則失五矣故象曰弗兼與也所以戒人從正當專一也

朱子曰隨從也

白石山館抄本

所隨不正剛不免有咎初陽在下而近五陽正應而遠。高氏曰里克之中立斲折之兩可壞名喪節多由于此可不戒哉

君子所貴世俗所羞世俗所貴君子所賤故曰賁其趾舍車而徒

賁初九傳。江氏曰世俗以勢位為榮君子以道義為貴故寧舍車而安于徒步也

蓋之上九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象曰不事王侯志可則也傳曰

士之自高尚亦非一道有懷犯道德不偶於時而高潔自守者有

知止足之道退而自保者有量能度分安於不求知者有清介自

守不屑天下之事獨潔其身者所處雖有得失大之殊皆自高尚

其事者也象所謂志可則者進退合道者也朱子曰知止足之道

如疏廣父子雖未盡出處之正然親見不可輔導計惟有去而已觀自云不去懼貽後

悔亦是省事恬退底人。問知止足之道與量分者何以別

朱子曰知止足是能做底量分是不能做底。葉氏曰懷抱道德伊尹太公是也知止足之道張良疏廣是也量能度分徐穉

中屠婦是也清介自守嚴先周壹是也

避者陰之始長君子知微因當深戒而聖人之意未便遽已也故有與時行小利貞之教聖賢之於天下雖知道之將廢豈肯坐視其亂而不救必區區致力於未極之間強此之衰艱彼之進圖其暫安苟得為之孔孟之所屑為也王允謝安之於漢晉是也

此注皆辨論文義與此書體例不切但可移會取之

小利貞浸而長之語觀之則小當為陰柔小人言小人利子守貞不可以浸長之故而浸迫于陽也似與程傳意不同朱子曰如程傳所云則于剛當位而應與時行也之下當云止而健陰進而長故小利貞今但云小利貞浸而長也而不言止而健陰進而長則小指陰柔之小可知况當避之時事勢已有不容正之者程傳雖善而有不通儀○伊川說小利貞云尚可以有為陰已浸長如何可以有為而說王允謝安之於漢晉恐也不然王允是算殺了董卓謝安是乘王敦之老病肯是他衰微時節不是浸長之時也且他是大臣亦如何去○董氏曰強此之衰扶君子之道未盡消報彼與君存止如何去○

白石山館抄本

之進抑小人之道未驟長

明夷初九事未顯而處甚艱非見幾之明不能也如是則世俗孰不疑怪然君子不以世俗之見怪而遲疑其行也若俟眾人盡識則傷已及而不能去已

薛故軒曰舉止不可不慎其幾一毫之差悔不可追○按楚王戊不設禮酒而穆生去之曰不去楚人將鉗我于市當時雖申公之賢猶以為過其後申公受晉麻之辱至所謂傷已及而不能去者也

晉之初六在下而始進豈遽能深見信於上苟上未見信則當安中自守雍容寬裕無急于求上之信也苟欲信之心切非汲汲以失其守則悻悻以傷於義矣故曰晉如摧如貞吉罔孚裕无咎然聖人又恐後之人不達寬裕之義居位者廢職失守以為裕故特云初六裕則无咎者始進未受命當職任故也若有官守不信於

一第... 冊... 續修四庫全書... 子部 儒家類

上而失其職一日不可居也然事非一概久速惟時亦容有為之

此者王氏曰初六以柔進也君子也度禮義以進退者也常人不知

氏曰推如在彼而吾不可以不正固字在彼而吾不可以不

不正而合未有久而不離者也合以正道自無終睽之理故賢者

順理而安行智者知幾而固守睽六三傳。江氏曰順理安行隨

事之微不求苟合也

君子當困窮之時既盡其防慮之道而不得免則命也當推致其

命以遂其志知命之當然也則窮塞禍患不以動其心行吾義而

已苟不知命則恐懼於險難隕獲於窮厄所守亡矣安能遂其為

善之志乎困象傳。朱子曰致命程子解作推致其命其義難通

然論語中致命字皆作委致之致猶言授命也又曰塞

白石山館抄本

與困不同象曰澤無水困是畫乾燥靈困之極事無可為者故只
 得致命遂存志若山下有水蹇則猶可進步如山上之泉曲折多
 艱阻猶有可行故教以反身修德自不得以困比也。馮當可也
 君子之處困也命在天而致之志在我則遂之困而安于困者命
 之致也因而有不得免焉則亦徒喪其所守而已故當體坎險
 者堦不至也而卒不得免焉則亦徒喪其所守而已故當體坎險
 以致命體兌
 悅而逐志

寒士之妻弱國之臣各安其正而已苟擇勢而從則惡之大者不

容於世矣困九四傳。朱子曰富貴易得名節難保此言雖淺豈

跡于董卓專命之朝至其孫或則逐為唐衛之婿董卓之臣而不知以為

井之九三潔治而不見食乃人有才智而不見用以不得行為憂

惻也蓋剛而不中故切於施為異乎用之則行舍之則藏者矣朱

曰聖人救世之心雖切然得做便做不得便休眾人沒他許多本領便有此若未用時則切切于行舍之則未必便藏

革之六二中正則無偏蔽文明則盡事理應上則得權勢體順則

無違悖時可笑位得矣才足矣處革之至善者也必待上下之信

故已日乃革之也如二之才德當進行其道則吉而无咎也不進

則失可為之時為有咎也朱子曰六二柔順中正而為文明之主

後革之則征吉而无咎

鼎之有實乃人之有才業也當慎所趨向不慎所往則亦陷於非

義故曰鼎有實慎所之也鼎九二傳○朱子曰人之出處最可畏

氏魏末則所事者止有司馬氏耳○高景遠曰人之入世必須

一雙好眼睛雖技身也要成得个仁纔好不然徒死無益真如草

木余觀三國時人才極多而成名者却少惟孔明高卧隆中直待

先主三顧方出是何等識見其他曹操之下有荀彧等袁紹之下

有田豐等孫權之下有周瑜陸遜等彼雖能盡志

白石山館抄本

士之處高位則有極而無隨在下位則有當極有當隨有極之不

得而後隨良六二傳。或問不極而隨則如梁正子之於子敖冉

求之于季氏恐亦時止之義朱子曰得之。弟氏曰在上位者可以直行已志故有極無隨如必極之而不得則有去而

已不為隨也若在下位則有不得直行為是當隨也極者矣故有法所可為

者是當極也來于法而不得為者是當隨也極之不得而後隨者

蓋事所不便則為之請于上上不見聽則於隨之中委曲調護

必於事無所害而後可也亦徒曰隨而已

君子思不出其位位者所處之分也萬事各有其所得其所則止

而安若當行而止當速而久或過或不及皆出其位也况踰分非

據乎良象傳。范華陽曰物者止其所而天下

天下之理得矣故君子所思不出其位

人之止難於久終故節或移於晚守或失於終事或廢於久人之

所同患也良之上九敦艮於終止道之至善也故曰敦艮吉

項氏曰上

葉氏曰處卦之初未有所從則中無所繫度
處所信其正矣若志有所繫則好惡中
且此處于外所度者幸于和意安能以其

此注或足引證或足自注當分別

上與三同類皆一卦之主然九三當上下之交時不
可止而止故危上九當全卦之極時可止而止故吉

中孚之初九曰虞吉象曰志未變也傳曰當信之時志未有所從

而虞度所信則得其正是以吉也志有所從則是變動虞之不得

其正矣

思格

一虞度未有所從而虞則因不失其親既有所從而
虞則私意起而反惑蔡氏謂以從初上說道理是也

賢者惟知義而已命在其中中人以下乃以命處義如言求之有

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知命之不可求故自處以不求若賢

者則求之以道得之以義不必言命

遺書下同。朱子曰程子言
義不言命之意說有功於學

者亦前聖所未發之一端。君子之所急當先命義語義則命在
其中如行一不義致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此只說義字不恤義
惟命是特則命可以有得難萬鍾有不辨禮義而受之矣義有可
取如為養親於義合取而有不得則當歸之命爾。問近見得富
貴果不可求貧賤果不可逃朱子曰此是就命上理會須更就義
上看當求學不當求富避與不當避更看自家分上所以求之避

白石山館抄本

之心是欲如何且其得喪榮辱與自家之得失利害孰為輕重則常有以處此矣

人之於患難只有一箇處置盡人謀之後却須泰然處之有人遇

一事則心心念念不肯捨畢竟何益若不會處置了放下便是無

義無命也

朱子曰困厄有輕重力量有大小若能一日十二辰照核自家思慮動作都是合宜仰不愧俯不作如此而不幸填溝壑喪軀命有不暇恤以成就一个是實如是則方寸之間純是天理

門人有居太學而欲歸應鄉舉者問其故曰蔡人抄習戴記決科

之利也先生曰汝之是心已不可入於堯舜之道矣夫子貢之高

識曷嘗規規於貨利哉特於豐約之間不能無留情耳且貧富有

命彼乃留情於其間多見其不信道也故謂聖人謂之不受命有

志於道者要當去此心而後可語也

朱子曰譬如秀才赴試有一人先得試官題目將出來賣

此處亦不當分段

只要三兩貫錢便可買得人定是皆去買推到這裏見得破方是
 學力。今人只為不見天理本原而有汲汲以就功名之心故其
 議論見識。罕隨多方遷就。只就一個私意更有甚好事。其
 張卓菴曰學者多言治生為急觀孔子鉅回之屢空而不取賜之
 貨殖則知治生之說終是後人怕餓死也志士不忘在溝壑之
 義他人無識見者不知為治字壞却多少宜急取孔子之言正之
 人有朝聞道夕死可笑之志則不肯一日安於所不安也何止一
 日須臾不能如曾子易簣須臾如此乃安。然朱子曰道只是事物當
 所謂聞者不專謂聖賢大率為未聞道者說且如昨日未曾聞今
 日間之便是聞之須要得後方信得篤幸而未死則可以充其
 所知為聖為賢萬一即死則亦不至昏昧過了一生如禽獸然故
 人生以聞道為貴也。程子引易簣之事蓋以道之重于生明正
 之安于死言有夫子所言之志而後能有曾子所當之事耳亦以
 聞道便為得正亦非以聞道而得正者便無餘事而可以死也。○
 問曾子易簣當時若差了一着喚做聞道不聞道曰不論易簣
 與不易簣不論他平日是聞道與不聞道平日已是聞道那時萬
 一照管不到也。與否何問若果已聞道到那時也不
 會放過。曰那時是正終大事既見得自然不放過。人不能若此

白石山館抄本

者只為不見實理實理者實見得是實見得非
朱子曰伊川說實理有不可曉處云
 實見得是實見得非恐是記者之誤見字上必有漏落理自是理
 見自是見。實理與實見不同蓋那實理人須見得確定若不實
 見得又都閉了。按葉氏曰本以人心見處而言惟實見是非
 之然後為實理蓋理無不實但見有未實也耳此說亦可通
 實理得之於心自別若耳聞口道者心實不見若不見得必不肯
 安於所不安人之一身儘有所不肯為及至他事又不然若士者
 雖殺之使為穿窬必不為其他事未必然至如執卷者莫不知說
 禮義又如王公大人皆能言軒冕外物及其臨利害則不知就義
 理却就富貴如此者只是說得不實見及其蹈水火則人皆避之
 是實見得須是有見不善如探湯之心則自然別昔曾經傷於虎
 者他人語虎則雖三尺童子皆知虎之可畏終不似曾經傷虎者

故其存志在人乎公仁於人乎所以其心也若其存志在己則其心也若其存志在己則其心也
 此亦為一則其存志在己則其心也若其存志在己則其心也若其存志在己則其心也
 此亦為一則其存志在己則其心也若其存志在己則其心也若其存志在己則其心也

神色懾懼至誠畏之是實見得也

朱子曰致知便欲窮究徹底真見得決定如此程子虎傷之磨

甚好。今人行到五分便是他不知得五分譬諸穿窬稍得之於是個人使不肯做蓋真知穿窬之不善也

心是謂有德不待勉強然學者則須勉強

朱子曰這不待勉強不

只是見得通透做得順便

如所謂樂循理底意思 古人有捐軀殞命者若不安實見得則烏

能如此須是實見得生不重於義生不安於死也故有殺身成仁

只是成就一箇是而已

朱子曰曾見人解殺身成仁言殺身者所

我全性命之理以為死便是死便不是不過就一個是故伊川說生不安于死至于全其性命之理乃是旁人看他說底話也是

其人殺身時有比意也

孟子辨舜跖之分只在義利之間言問者相去不遠甚所爭毫末爾

義與利只是箇公與私也纔出義便以利言也只那計較便是為

白石山館抄本

有利害若無利害何用計較利害者天下之常情也人皆知趨利而避害聖人則更不論利害惟看義當為不當為便是命在其中

也 朱子曰義利之間以得者力分別不當預以難辨為憂聖人以此便是終身事業

大凡儒者未敢望深造於道且只得所存主分別善惡識廣耻如

此等人多亦須漸好朱子曰兼養本原而察于天理人欲之判此

此處見得分明自然不到流

趙景平問子罕言利所謂利者何利曰不獨財利之利凡有利心

便不可如作一事須尋自家穩便處皆利心也聖人以義為利義

安處便為利如釋氏之學皆本於利故便不是朱子曰利是義裏

制得合宜利便隨之所以云利者義之和也蓋是義便並得利

只理會利却是時中間半截做下去遺了上面一截義底小人

理會後面半截君子位頭來。○程子謂作一事須尋自家總便雷
 皆利心如此則善利之間相去毫髮辨之不明其不反以利為
 善者鮮矣。○問義安當便為利只是當然而然便安否曰是也。只
 萬物各得其分便是。○利君得其為君臣得其為臣父得其為父
 子得其為子何利如之。○此利字即易所謂義利者義之和利便是
 義之和。○然則白解得本似此語却親切正婚去解那曰義和
 和而却和然不可犯似不和分則後萬物各得
 其所便是和。○和生于不義義則和而無不利矣。

問邢七久從先生想都無知識後來極狼狽先生曰謂之全無知

則不可只是義理不能勝利欲之心便至如此也。
邢七那怒也後附章惇為惡也朱

子曰此言以責人言之則恕以教人言之則切。他有意為惡又
濟之以才故罪過多。○嘗念上蔡先生有言富貴利達令人少見
出脫得者亦是小事通未學者何
足道能言真如鸚鵡也此言深可畏哉

謝湜自蜀之京師過洛而見程子子曰爾將何之曰將試教官子
 弗答湜曰何如子曰吾嘗買婢欲試之其母怒而弗許曰吾女非

白石山館抄本

可試者也今爾求為人師而試之必為此媪笑也混遂不行朱如

今最無理者是人懷牒來試教官某嘗思諸州見教官都是後生
小子如何取得入學老成人須是立制亦四十以上不得任教官
又須罷入了堂除及注授却請本地
鄉先生為之教必不而士也歸心

先生不講筵不曾請俸諸公遂牒戶部問不交俸錢戶部索前經

歷子先生云某起自草萊無前任歷子本註舊例初入京官時用

下狀出給料錢歷先生不請其意謂朝廷起我便當廩人繼粟庖

人繼肉也遂令戶部自為出券歷葉竹野曰按周禮司祿曰中士

祿今此官職闕意即孟子所謂諸侯惡其害己而去其籍者然當

以鄭氏說推之則是周人班祿必使司祿班之官正內宰自給之

不獨杜官吏侵欺且以養士大夫廩恥今世班祿有所謂打請有

所謂養券畫業集在料糧院而使士大夫自請其亦養廩耻之意
伊川所以不請俸以緣不免持狀而請豈有廩人繼粟之意哉
按先生後自涪陵歸復官半年不曾請俸料糧院吏忽來索請券

狀子先生云自來不會寫狀子只令子弟認與受官日月事與又此相類合而觀之而君子辭受取與之道其不敢亦可見矣

不為妻求封范純甫問其故先生曰某當時起自草萊三辭然後

受命宜今日乃為妻求封之理范純甫即淳問今人陳乞恩例義夫名祖禹

當然否人皆以為本分不為害先生曰只為而今士大夫道得箇

乞字慣却動不動又是乞也因問陳乞封祖如何先生曰此事體

又別再三請蓋但云其說甚長待別時說朱子曰某因程子說甚長之意思之後未人只

是投家狀便是陳乞了以至入仕莫事事皆然古者人有才德即

舉用當時這般封贈朝廷自行之何待陳乞程先生之意恐然也

○問封父母此是朝廷合行之禮帝命有司檢舉行下亦不必候

陳乞也曰如此名義却正○問若應舉得官便以常調自

今常人言之如此可也然朝廷待士却不當如此伊川先生所以

白石山館抄本

了乃是
正耳

漢策賢良猶是人舉之如公孫弘者猶強起之乃就對至如後世

賢良乃自求舉爾若果有曰我心只望廷對欲直言天下事則亦

可尚已若志富貴則得志便驕繼失志則便放曠與悲愁而已朱

曰論語富與貴兩節必先使教人取舍之際界限分明然後可以

做之夫不然立脚不定安能肯進因舉呂舍人詩云逢人便肯求

所以有事亦又曰清德夫之子廷對甚切直尤延

之極愛之渠兄弟皆好比輩後生將來皆可望也

伊川先生曰人多說某不教人習舉業某何嘗不教人習舉業也

人若不習舉業而望及第却是責天理而不修人事但舉業既可

以及第即已若更去上面盡力求必得之道是惑也朱子曰舉業

前輩何嘗不應舉只緣今人把心不定所以有舍才以得失為心

理會文字意思都到了○此是科舉累人自是人累科舉若是高

科舉累人自是人累科舉若是高

見遠識之士讀聖賢之書把格式槩括自家道理而為文以應之
 都無那迂遠時好因避忌諱底意思雖日日應舉亦不累也居今
 之世使孔子復生也不免應舉然豈能累孔子耶○科舉文字近
 年翻弄得鬼怪百出都無誠實正當意思一味穿穴旁支曲徑以
 為新奇今欲年之莫若取三十年前渾厚純正明白
 後偉之文誦以為法此亦正人心作士氣之一事也
 問家貧親老應舉求仕不免有得失之累何修可以免此伊川先
 曰此只是志不勝氣若志勝自無此累家貧親老須用祿仕然得
 之不得為有命曰在已固可為親奈何曰為已為親也只是
 若不得其如命何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人苟不知命見患
 難必避遇得喪必動見利必趨其何以為君子朱子曰以科舉為
 科為親而不為為
 已之學只是無志大抵今日後生輩以科舉為急不暇聽人說好
 語此是大病須先與說破令其安心俟命然後可告以收拾身心
 討論義理次第當有進耳○死生有定命若合死于水火瓦石刀
 兵看如何逃不得此說雖甚篤然所謂知命者不過如此若這裏

白石山館抄本

信不及才見利使趨見
害使避如何得兩君子

或謂科舉事業奪人之功是不然且一月之中十日為舉業餘日

足可為學然人不志此必志於彼故科舉之事不患妨功惟患奪

志外書○問科舉之妨功朱子曰程先生有言不恐妨功惟恐奪
志若一月之間者十日事舉業亦有二十日修學若被他移了

志則更無醫靈矣○以科舉為妨實學不知曾妨飲食否只是無

志○但有父母在不得不資于此故不可不勉耳其實甚奪人志
工夫到後那邊自輕

橫渠先生曰世祿之榮王者所以錄有功尊有德愛之厚之示恩

遇之不窮也為人後者所宜樂職勸功以服勤事任長廉遠利以

似述世風而近代公卿子孫方且下比布衣工聲病售有司不知

求仕非義而反羞循理為無能不知陸襲為榮而反以虛名為善繼

誠何心哉

文集○朱子曰先德遺風其在方策有餘誦其言行其

蔭又不立道矣○願亭林曰人主設科以待寒畯不宜使大臣子

弟得與其問大臣亦不宜使其子弟與寒士競進魏孝文帝時于烈

為光祿勳勳卿子登引例求進烈既請點落孝文以為有識之言難

武夫猶知此義也宋仁宗憲縉紳奔競用宰臣文彥博等言以韓

維好古嗜學安于靜退召試學士院不赴除國子監主簿可謂得

化理之本矣唐宋時士君子弟多以嫗不使應科舉問有及第者

便於物議以致考廢點落至子有明此法不講不以亦進士一科

不解頭達三百年未惟聞一山陰王文瑞子中解元不令赴會試

而唐宋之風高然無存矣

不資其力而利其有則能忘人之勢孟子說○真西山曰游定夫

放得下否曰實在上面做工夫人要富貴要人他做甚必須有用

雷尋討用雷痛痛將來斬斬便沒事平生未嘗干人或動之曰他

安能陶鑄哉自有命在

人多言安於貧賤其實只是計窮力屈才短不能營畫耳若稍動

白石山館抄本

得恐未肯安之須是誠知義理之樂於利欲也乃能

語錄下同

亦解說一飲一啄自是前定及過小小利害便生趨避計較之心

古人刀鋸在前鼎鑊在後視之如無物者蓋緣不見

天下事大患只是畏人非笑不養車馬食麤衣惡居貧賤皆恐人

非笑不知當生則生當死則死今日萬鍾明日棄之今日富貴明

日飢餓亦不卹惟義所在

朱子曰學者常以志士不忘在溝壑為念則道義重而計較死生之念輕矣况

衣食至微末事不得未必死亦何用犯義犯分後心後志營營以求之耶某觀今人因不能咬菜根而至于違本心者多矣可不戒哉

當合卷一節 朱子注亦可解貫文

別德泰氏曰論治道以此章為首
猶大學末章言先慎乎德之
意非此時裁端本和親亦非至
此才講治平之道也對時謂
順合天時天道發育一物各與
一箇无妄王者體天之道育養
民人合至昆蟲草木各得其宜
茂盛也

近思錄卷之八

凡二十五條

朱子曰此卷治
國平天下之道

濂溪先生曰治天下有本身之謂也治天下有則家之謂也

朱子曰則

謂物之可視以為法者
猶俗言則例則樣也

本必端端本誠心而已矣則必善善則和

親而已矣

朱子曰心不誠則身不齊
可正親不和則家不可齊

家難而天下易家親而天下疎

也

朱子曰親者難處疎者易裁
不先其難亦未有能其易者

家人離必起於婦人故睽次家

人以二女同居而志不同行也

朱子曰睽次家人易卦之序二女
以下睽象傳文二女謂睽卦兌下

離上兌少女離中女也陰柔之性
外和悅而內猜嫌故同居而異志

堯所以釐降二女子媯汭舜可

禪乎吾茲試矣

朱子曰釐理治下嫁二女子舜時以試舜而授之天下也
堯理治下嫁二女子舜時以試舜而授之天下也

是治天下觀於家治家觀身而已矣身端心誠之謂也誠心復其

白石山館抄本

不善之動而已矣朱子曰不善之動息于外則不善之動妄也妄

復則无妄矣无妄則誠矣程子曰无妄之謂誠故无妄次復而曰先王以茂

對時育萬物深哉通書曰朱子曰无妄次復亦易之序先王以下引无妄卦大象以明對時育物惟至誠者能之

而贊其者之深也

明道先生嘗言於神宗曰得天理之正極人倫之至者堯舜之道也
也用其私心依仁義之偏者霸者之事也王道如砥本乎人情出
乎禮義若履大路而行無復回曲霸者崎嶇反側於曲徑之中而
卒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誠心而王則王矣假之而霸則霸矣二
者其道不同在審其初而已易所謂差者豪釐繆以千里者其初
不可不審也惟陛下稽先聖之言察人事之理知堯舜之道備於

愚按作德心遠日休作德心勞日拙吾人之心之
誠偽即王霸之分也于此當要對心明是生天茂

胡敬言行王區日休作德心勞日拙吾人之心之
誠偽即王霸之分也于此當要對心明是生天茂

已反身而誠之推之以及四海則萬世幸甚

文集下同。朱子曰

王霸只是以寬慈矣。做王嚴酷。做霸自古論王霸之辨。而後可論此。劉無能。盡矣。張南軒曰。學者要須先明王霸之辨。而後可論治體。大抵王者之政。皆無所為而為之。霸者則莫非有為而然也。無所為者。天理義之公也。有所為者。人欲利之私也。考左氏所載齊桓晉文之事。其間豈無可喜者。要莫非有為而然。考其造而其心術之所存。固不可掩也。胡敬齋曰。王直只是公。霸道只是私。王道一於天理之公。一者誠也。故其光明正大。上下與天地同流。而萬物各遂其性。霸道假公以濟其私。假者偽也。費盡智計。方小補于世。雖不為無功。乃公業之卑者。又曰。先德謂王道之外。老坦途。舉皆荆棘。仁義之外。無功利。舉皆禍殃。此推其極而言也。

伊川先生曰。當世之務。所尤先者有三。一曰立志。二曰責任。三曰

求賢。今雖納嘉謀。陳善算。非君志先立。其能聽而用之乎。君欲用之。非責任宰輔。其孰承而行之乎。君相協心。非賢者職任其能。施於天下乎。此三者。本也。制于事者。用也。三者之中。復以立志為本。

白石山館抄本

所謂立志者至誠一心以道自任以聖人之訓為可必信先王之

治為可必行不徂滯於近規不遷惑於眾口必期致天下如三代

之世也朱子曰講學所以明理而導之於前定計所以養氣而

此者矣。問程先生當初進說以聖人之訓為可必信云云何也

曰也。不得他地說。如今說與學者也。不得教他依聖人言語。他

地。做去待他就裏面做工夫。有見害便自知得。聖人底是確然。他

主之心。又曰。聖心誠無不正。則必能擇宰相。以選收守矣。擇臺諫

以下。擇府帥。以作士氣。計軍實。廣屯田。以省漕運。矣。上及自朝廷下

及州縣。治民典軍之官。既皆得人。然後明詔宰相。議省監司之費

負而藉其選重其責。又詔銓曹。使以弊易分。為等差。而常切詢訪

天下之能為難者。不拘薦舉之有無。不限資格之高下。而籍其姓

名。使以次補。最劇之縣。果有治績。則優而進之。不勝其任。則黜而

退之。凡州縣之間。無名非理之仕。極致巧取之政。其甚而可

去者。可漸去。而民力庶乎可寬。送。胡放齋曰。只得一個才德。全之

物之人。為君則天下治矣。君賢必能擇相。只得一個才德。全之

不當分臣同前

人為相則賢才引類而進庶職既修則庶事治庶安庶物阜矣
矣又曰欲天下治須得賢才欲得賢才須行推訪選舉法其本在
于君身修君心明
欲君身修在于學

比之九五曰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傳曰人君比天下之道當顯
明其比道而已如誠意以待物怨已以及人發政施仁使天下蒙
其惠澤是人君親比天下之道也如是天下孰不親比於上朱子曰天

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王者奉三無私以治天下則若乃
孟臨博愛廓然大公而天下之人莫不心悦悅而誠服矣

暴其小仁違道干譽欲以求天下之比其道亦已狹矣其能得天
下之比乎王者顯明其比道天下自然來比來者撫之固不煦煦
然求比於物若田之三驅禽之去者從而不追來者則取之也此
王道之大所以其民皞皞而莫知為之者也

問伊川所謂來者撫
去者不追與夫前

白石山館抄本

禽而殺不去者所譬類不相類如何朱子曰田獵之禮置旃以為門刈草以為長圍田獵者自門驅而入禽獸向我而出者皆免惟被驅而入者皆獲故以前禽比去不追獲者譬來則取之○江氏曰樹旌以表其門御者驅而過之載擊則不得入此未田之前習過君表之御法也逐獸別設驅逐之車亦以驅車非惟人君比天下之道如此大率人之相比莫不然以臣於君言之竭其忠誠致其才力乃顯其比君之道也用之與否在君而已不可阿諛逢迎求其比已也在朋友亦然修身誠意以待之親已與否在人而已不可巧言令色曲從苟合以求人之比已也於鄉黨親戚於衆人莫不皆然三驅失前禽之義也 易傳下同

古之時公卿大夫而下位各稱其德終身居之得其分也位未稱德則君舉而進之士修其學學至而君求之皆非有預於已也農

別隱秦氏曰包荒仁也馮河義也仁體而義用聖人之心無差物堯舜之道欲其生非有包荒之德則不足以體天地之心而書曰師之道只要包荒便能用馮河不是包荒了又用馮河以救其傷也子曰荒得尚於中行以先古也言包荒而得合乎中行者實正大無私明斷事理而能用馮河之義蓋古者之勇也如漢武之剛烈無包荒之量則不能用馮河矣陳成之優柔

工商賈勤其事而所享有限故皆有定志而天下之心可一後世自庶士至于公卿日志於尊榮農工商賈日志於富侈億兆之心交騖于利天下紛然如之何其可一也欲其不亂難矣履象傳曰薛放軒曰

欲天下之平只是人人各安其分

泰之九二曰包荒用馮河傳曰人情安肆則政舒緩而法度廢弛庶事無節治之之道必有包含荒穢之量則其施為寬裕詳密弊革事理而人安之若無含弘之度有怨疾之心則無深遠之慮有暴擾之患深弊未去而近患已生矣故在包荒也自古泰治之世必漸至於衰替蓋由狃習安逸因循而然自非剛斷之君英烈之輔不能挺特奮發以革其弊也故曰用馮河或疑上云包荒則是

非包荒之量則不能用馮河也

包含寬容此云用馮河則是奮發改革似相反也不知以含容之量施剛果之用乃聖賢之為也

朱子曰何萬一之嘗論本朝自李文靖王文正當國以來廟論主于安靜凡有建明便以生事歸之馴至後世天下弊事極多此說甚好凡如仁宗是甚次第時節國勢却如此緩弱事多不理英宗即位已自有性氣要改作但以聖躬多病神宗繼之性氣越墜凡欲更新之却撞出介甫來承當所以作壞得如此按朱子此論前段是包荒而不能馮河至用介甫更新法則有馮河之果而無包荒之量者也

觀盟而不薦有孚顒若傳曰君子居上為天下之表儀必極其莊

敬始盟之初勿使誠心少散如既薦之後則天下莫不盡其孚誠

顯然瞻仰之矣

朱子曰觀者有以示人而為人所仰也祭祀無不薦者此是假設來說薦是用事了盟是未用事之初云不薦者言帝持得這誠敬如盟之意常在若薦則是用出用出則才畢便過了無復有初意矣。或問程傳與本義不同曰盟只是說手不是灌也伊川承先儒之誤若云薦薦之後誠意懈怠則先王祭祀只是灌也之初猶有誠意及薦薦之後皆不成禮矣

別德奉氏曰必如朱子曰則盟而不薦有孚顒若即是恭也正而面之意若若尊卑之意不不當直作瞻仰解

伊川所云既薦之後猶言既祭之後也不可以謂字義

別隱李氏曰親戚朋友邪僻則
之則是自家先有物欲之昏
人乃得乘間而離異之所謂木
先腐而蟲生也然則正當之
先者其私欲之開示由是後
有以辨其去就而免其間於

曰若尔則是聖人在上視聽言動皆當為天下法而不
敢輕亦猶祭祀之時致其潔清而不敢輕用否曰然

凡天下至於一國一家至於萬事所以不和合者皆由有間也無

間則合矣以至天地之生萬物之成皆合而後能遂凡未合者皆

為有間也若君臣父子親戚朋友之間有雜貳怨隙者蓋讒邪間

於其間也去其間隔而合之則無不和且洽矣嗟嗟者治天下之

大用也嗟嗟傳。朱子與宰執書曰二三大臣者人主所與別

然一以國家為而無一毫有己之私間于其間無以克濟若以

人參之則我之所賢而欲進之者彼以為害己而欲退之我之所

否而欲退之者彼以為助己而欲親之且其可否異同不待勉爭

力辯而後決但於相與進對之間小為俯仰前却之態而已足以

敗吾事矣伏願陰求學士大夫之有識慮氣節者相與謀之先使
上心廓然洞見志邪之所在而自腹心以至耳目喉舌之地皆不
容有毫髮邪氣留于其間然後天下之賢可以次而用天下之事
可以序而為也。葉氏曰天地有間則氣不通而生化莫遂人倫

白石山館抄本

有問則情不通
而恩義日淡

大畜之六五曰豮豕之吉牙傳曰物有總攝事有機會聖人操得其
 要則視億兆之心猶一心道之斯行止之則戢故不勞而治其用
 若豮豕之牙也豕剛躁之物若強制其牙則用力勞而不能止若
 豮去其勢則牙雖存而剛躁自止君子法豮豕之義知天下之惡
 不可以力制也則察其機持其要塞絕其本原故不假刑法嚴峻
 則惡自止也且如止盜民有欲心見利則動苟不知教而迫於饑
 寒雖刑殺日施其能勝億兆利欲之心乎聖人則知所以止之之
 道不尚威刑而修政使之有農桑之業知廉耻之道雖賞之不竊
 矣

程子又曰教人之術如童牛之牯當其未齧能觸時已先制之
 善之大者其次則豮豕之牙也。按人君止天下之惡固當如

此即學者止一心之惑亦當及其未發寒
絕本原周子所謂幾幾于所謂豫者此也

解利西南无所往其來復否有攸往夙吉傳曰西南坤方坤之體
廣大平易當天下之難方解人始離艱苦不可復以煩苛嚴急治
之當濟以寬大簡易乃其宜也既解其難而安平無事矣是无所
往也則當修復治道正紀綱明法度進復先代明王之治是來復
也謂反正理也自古聖王救難定亂其始未暇遽為也既安定則
為可久可繼之治自漢以下亂既除則不復有為姑隨時維持而
已故不能成善治蓋不知復來之義也

朱子曰禍亂既平正合修
明治道求復三代之規模

却只便休了兩漢以來人主還有理會正心誠意否須得人主如
陋者之士治心修身講明義理以此應天下之務用天下之才方見

次第有攸往夙吉謂尚有當解之事則早為之乃吉也當解而未盡

白石山館抄本

者不早去則將復盛事之復生者不早為則將漸大故風則吉也

葉氏曰張東之等不殺武三思及其勢復盛而欲除之則亦晚矣

夫有物必有則父止於慈子止於孝君止於仁臣止於敬萬事庶

事莫不各有其所得其所則安失其所則悖聖人所以能使天下

順治非能為物作則也惟止之各於其所而已

民家傳○朱子曰天下事合德地靈

便是自然之理聖人為之初無刑迹所以說道有物必有則不問好惡底物事都自有個則子○此理在一家則行于一家在一國則行于一國在天下則行于天下只是止之各於其所○伊川于民其止止其所也最解得分明良其背怨當只作如此說

免說而能自是以上順天理下應人心說之至正至善者也若夫

違道以干百姓之譽者苟說之道違道不順天干譽亦應人苟取

一時之說耳非君子之正道君子之道其說於民如天地之施感

一多... 凡無何日月... 片月夕

之於心而說服無數

朱子曰說若不剛中便是違道于譽

天下之事不進則退無一定之理濟之終不進而止矣無常止也

衰亂至矣蓋其道已窮極也聖人至此奈何曰唯聖人為能通其

變於未窮不使至於極老舜是也故有終而無亂

既濟傳曰察微于未刑

御變于時未亦知道者孰能之看世間不足登底事才到堯舜便都安貼平安了。張希獻曰卦曰終亂而彖則曰終止則亂非終之能亂也於其終而有止心此亂之所由生也。俞玉吾曰人之常情處無事則止心生止則忘忘則有患而不為之防所以亂也常知終止則亂不止則不也

為民立君所以養之也養民之道在愛其力民力足則生養遂生

養遂則教化行而風俗美故為政以民力為重也春秋凡用民力

必書其所興作不時害義固為罪也雖時且義必書見勞民為重

白石山館抄本

事也後之人君知此義則知慎重於用民力矣然有用民力之大

而不書者為教之意深矣僖公修泮宮復闕宮非不用民力也然

而不書二者復古興廢之大事為國之先務如是而用民力乃所

當用也人君知此義知為政之先後輕重矣

經說下同。孫氏復曰城一邑新一廡作

一門築一園時與不時皆詳而錄之得其時者其惡小非其時者

其惡大此聖人愛民力重興作懲憐武之深者也。盧陵彭氏曰

三代之君不敢御夷其民以從己之欲每有興作謀及庶民如盤

庚遷殷登進厥民而告之三代世守此道觀十月之交詩曰胡為

我作不即我謀蓋可見矣

治身齊家以至平天下者治之道也建立治綱分正百職順天時

以制事至於剗制立度盡天下之事者治天下之法也聖人治天

下之道唯此二端而已

朱子曰聖人治天下之道固不外此二端然必人主之心術公平正大無偏黨反側

一五〇二二 丹 貴 天 日 有 人 知 道 者 必 有 其 道 也

之私而後治之法可得而行也親賢遠佞諱明義理之歸閉塞私邪之路而後治之道可得而盡又不可以不知也。胡放齋曰為治之道有二修身明德以慮其作與其同然之善。心是頭一等靈置得宜是第二等二者不可廢一。

明道先生曰先王之世以道治天下後世只是以法把持天下書

下同。薛敬軒曰三代之治本于道漢唐之治詳于法。胡放齋曰此感而後應者心同此理也靈置得宜而人心服者亦心同此理也秦漢以下為治者不過靈置上做不知上一截既不知上一截則下一截亦偶中耳豈能盡得其宜此先王之治所以難復也。陸稼亭曰漢唐以下治天下之法最密然實靈之涉偏以其欲一網收盡天下故也天下之大豈能一網收盡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國看周禮一部書止辨得王畿千里以內事何等乾圓潔淨。

為政須要有紀綱文章先有司鄉官讀法平價謹權量皆不可闕也人各親其親然後能不獨親其親仲弓曰為知賢才而舉之子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便見仲弓與聖人用心之大小

白石山館抄本

推此義則一心可以喪邦一心可以興邦只在公私之間爾朱子

謂文章者便是文飾那謹權量讀法平價之類耳。問何以言人各親其親然後能不獨親其親曰此所以明夫人必各舉其所知然後可以得其所以不知也。於此可見聖賢用心之大小。仲弓只緣見識未極其開闢故如此。人心量本自大緣私故小。蔽錮之極則可以喪邦矣。○程子之意固非謂仲弓有固權市恩之意而至子喪邦但一散于小則其害有時而至此亦不為難矣。故極言之以警學者用心之私也。○仲弓之問未見其為私意然其心淺狹欠闕處多其流弊便有喪邦之理。凡事微有過差才有安頓不著處便是惡。○問所謂公私者豈非仲弓必欲人才皆由已舉聖人則使人各得而舉之否曰仲弓只緣見不到才見不到便陷于私學者見程子說與邦喪邦說得甚隘多疑于此然程子亦同推其義耳。○人若親其親以下舊本或別為一條則全章之首尾衡決而皆失之矣。程子此章之說廣大精微無所不備學者所宜細玩也。

治道亦有從本而言亦有從事而來從本而言惟是格君心之非

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若從事而言不救則已若須救

此段大警非注書之體

之必須變大變則大益小變則小益

朱子封事曰人主以眇然之身居深宮之中其心之邪正

若不可得而窺者而其符驗之著于外者常若十日所視十手所指而不可掩此大舜所以有惟精惟一之戒孔子所以有克己復禮之云皆所以正吾之心而為天下萬事之本也此心一正朝廷百官六軍萬民無敢不出于正而治道畢矣是以古先聖王兢兢業業持守此心雖在紛華波動之中幽獨得肆之地而所以精之一之克之復之如對神明如臨淵谷未嘗敢有須臾之怠然猶恐其隱微之間或有差失而不自知也足以達師保之官以自開列諫諍之職以自規正而凡其飲食酒漿衣服器用財賄與夫官宦宮妾之政無一不領于冢宰之官使其前後左右一動一靜無不制以有司之法而無纖芥之隙瞬息之頃得以隱其毫髮之私蓋難以上一人之尊深居九重之內及外自微至著精粹純白無中朝廷之上此先王之治所以由後世法程也○若使有王者受少瑕翳而其道風餘烈猶可以為後世法程也○若使有王者受命而得天下改正朔易服色珠徽號天下事被他一齊改換一書其切近處則自他一念之微而無毫髮之差其功用之大則天地之大一齊被他翦截成截然而不可犯○薛致軒曰法雖善久必有蔽要在道時以審其輕勢之輕重而致之勿使至于偏甚則善也

白石山館抄本

陳潛室曰：隋之暴何若？
若以行陽武之事，但當
於代情乎？太宗有濟世之志，
而曾文起兵反，陷於亂，臣賊子
皆爭先，世有明君，不使
了事。

唐有天下雖號治平然亦有夷狄之風三綱不正無君臣父子夫

婦其原始於太宗也故其後世皆不可使君不君臣不臣故藩鎮

不賓權臣跋扈陵夷有五代之亂葉氏曰太宗以智力劫取天下

之間又有漸德是以後世子孫氣習相傳綱常陵蔑而不可止明

皇使肅宗至靈武則自立使永王璘使江南則反君臣之道不正

遂使藩鎮割據于外閣豎擅漢之治過於唐漢大綱正唐萬目舉

專于內則至五季之極亂也朱子曰北周宇文泰及蘇綽有意復

本朝大綱正萬目亦未盡舉古制度頗詳盡唐因之故萬目舉

三微仲曰自古人主事母后朝見此事親之法也前代太長公妻主

宮祖宗以來事母后皆朝夕見此事親之法也前代太長公妻主

用居妻禮仁宗以姪事姑之禮見獻穆大長公主主此事長之法也

前代宮闈多不肅宮人或與廷臣相見本朝宮禁嚴密內外整肅

此治內之法也前代外戚多預政事本朝母后之族皆不與事此

持外戚之法也前代宮室多尚華侈本朝宮殿止用赤白此尚儉

之法也前代人君雖在宮禁出與入輦祖宗皆步自內廷出御後

殿此勤身之法也前代人君在禁中冠服簡祖宗以來燕居必

自注方別

國語本道是答語太遠若已能意悉詳
漢無一物不被其化則尚何須再行法度
之有且如如是而後可行則是給古無行
法度之時也程子之言只謂有美意而後
可行良法不可徒事虛文之末耳

以禮此故身之法也前代多深于用刑本朝臣下子有罪止于罷黜
此寬仁之法也王伯厚曰真文忠論本朝治體曰立國不以力勝
仁理財不以利傷義御民不以權易信用人不以才勝德恩結乎
人心當嚴于天下君民相孚而猜忌不作材智不足而忠信有餘
按觀此二條程子所謂大綱正者可以舉見○楊園曰夫子論為邦
斟酌四代而損益之學者連時遇主斟酌于漢唐宋明之制擇其
善者而後之
庶乎小康矣

教人者養其善心而惡自消治民者導之敬讓而爭自息外書下

讓禮意也爭之所
在惟禮可以止之

難矣然其善在于禮也

明道先生曰必有闕雖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有闕

雖麟趾之意只是要得誠意素行否朱子曰須是自問門社序之
微積累到重承承洋遠天下無一民一物不被其化然後可以行周
官之法度不然則為王莽矣揚雄不謂說到此後世論治皆欠此
一意○孟子云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程子嘗言為
政須要有綱紀文章謹權審量讀法平價皆不可闕而又曰必有
闕雖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正謂此也○羅整菴曰

白石山館抄本

漢武帝表章六經而黃老之說遂熄吾道有可行之凡矣然終帝
之世未見其能有行豈其力之不足哉所不足者闕非麟趾之化
尔善乎汲黯之言曰内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
之治乎此言亦惟切中武帝之病且深遠乎為治之本

伊川先生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天下之治亂繫乎人君仁
不仁耳離是非則生於其心必害於其政豈待乎作之於外哉
昔者孟子三見齊王而不言事門人疑之孟子曰我先攻其邪心
心既正然後天下之事可從而理也夫政事之失用人之非知者
能更之直者能諫之然冰心存焉則一事之失救而正之後之失
者將不勝救矣格其非心使無不正非大人其孰能之朱子曰大
之人正己而物正者也。格君心之非謂精神意氣自
有感悟靈然無須有開導底道理不但然也而已也
橫渠先生曰道千乘之國不及禮樂刑政而云節用而愛人使民

以時言能如是則法行不能如是則法不徒行禮樂刑政亦制數

而已

正蒙○朱子曰蓋有是王者而後上之意接于下下之情通于上上下下相関方可以為治問楊氏曰未及為政也曰然此

亦是政事節用有節用之政事愛人有愛人之政事使民有使民之政事這一段是那做底

法立而能守則德可久業可大鄭聲任人能使為邦者喪其所守

故放遠之

按橫渠先生又曰禮樂法也故鄭聲遠任人法外意也一有不謹則法壞矣唐虞君臣吏相戒飭意蓋如此

橫渠先生答范巽之書曰朝廷以道學政術為二事此正自古之

可憂者巽之謂孔孟可作將推其所得而施諸天下耶將以其所

不為而強施之於天下歟大都君相以父母天下為王道不能推

父母之心於百姓謂之王道可乎所謂父母之心非徒見於言必

須視四海之民如己之子設使四海之內皆為己之子則講治之

之術必不為秦漢之少恩必不為五伯之假名巽之為朝廷言人
 不足與適政不足與間能使吾君愛天下之人如赤子則治德必
 日新人之進者必良士帝王之道不必改途而成學與道不必改政
 途而成得矣文集○胡敬齋曰天地是一個生物之心

聖人全天地之心故仁民愛物自不能已

不當分段

別德秦氏治法不外乎禮樂政
刑三者之中又是禮先而樂
後此言禮由陰來者也樂由
陽作者也陰者陰靜之發
和者陽動之為故先陰後和
存主靜之意聖人制度皆以調
變陰陽養育性情而已

近思錄卷之九

凡二十七條

朱子曰此
卷制度

濂溪先生曰古聖王制禮樂^法修教化三綱正九疇敘百姓大和萬

物咸若朱子曰綱網上大繩也三綱者夫為妻綱父為子綱君為臣綱也疇類也九疇見洪範若順也此所謂理而後和也

乃作樂以宣八風之氣以平天下之情朱子曰宣音以宣八方之風見國語宣所以達其理

之分平所以節其和之流故樂聲淡而不傷和而不流入其耳感其心莫不淡

且和焉淡則欲心平和則躁心釋朱子曰淡者禮之發和者樂之為先淡後和而主靜之意也然

古聖賢之論樂曰和而已此意謂淡蓋以今優柔乎中德之盛也

樂形之然後見其本于莊敬齋肅之意耳天下化中治之至也是謂道配天地古之極也朱子曰欲心平故

柔言聖人作樂功化之或如此或云化中當作化或後世禮法不修政刑苛暴繼欲敗度下

白石山館抄本

民困苦謂古樂不足聽也代變新聲妖淫愁怨導欲增悲不能自

止故有賊君彙父輕生敗倫不可禁者矣朱子曰廢禮敗度故其

困故其聲不和而怨怒妖淫故導欲而至于嗚呼樂者古以平心

今以助欲古以宣化今以長怨朱子曰古今之異淡與不復古禮

不變今樂而欲致治者遠哉通書曰自秦滅學禮樂先壞漢晉已

未諸儒補輯竟無全書其頗存者三禮而已周官一書固為禮之

綱領至其儀文度數則儀禮乃其本經而禮記郊特牲冠義等篇

特其義疏耳前此猶有三禮通禮學究諸科禮記雖不行而士猶得

以誦習而知其說自王安石廢亂舊制廢罷儀禮而獨存禮記之

科業經任傳其失已甚而博士諸生又不過誦其虛文以供應而

已一有大議率能然不知所措至若樂之為數則又絕無師授律

尺長短聲音清濁學士大夫莫有知其說者而不知其為關也

居今而欲行古禮思情文不相稱不若姑就今人所行禮刑修令

有節文制數等威足矣古樂亦難遽復姑于今樂中去其唯茲促

數之音並考其律呂令得其正更命掌詞命之官製撰樂章其間

畧述教化訓戒及宿王相與之誠情人主待臣下恩意之類令人
歌之亦足以養人心之和平○嘗見劉昭信云禮之趨翔登降揖
遜皆須習也是如此漢時如大射等禮雖不行却仍舊令人習人
自傳得一般今雖是不能行亦須是一科令人習得也是一事
又曰今之士大夫問以五音十二律無人曉者要之當立一樂學
使士大夫習之久後必有精通者出仁宗嘗以胡安定阮逸樂書
令天下名山燕
之其意甚好

明道先生言於朝曰治天下以正風俗得賢才為本宜先禮命近
侍賢儒及百執事悉心推訪有德業充備足為師表者其次有篤
志好學材良行修者延聘敷遣萃於京師俾朝夕相與講明正學
其道必本於人倫明乎物理其教自小學灑掃應對以往修其孝
弟忠信周旋禮樂其所以誘掖激勵漸摩成就之道皆有節序其
要在於擇善修身至於化成天下自鄉人而可至於聖人之道其

白石山館抄本

學行皆中於是者為成德取材識明達可進于善者使日受其業
 擇其學明德尊者為太學之師次以分教天下之學擇士入學縣
 升之州州官與於太學太學聚而教之歲論其賢者能者於朝凡
 選士之法皆以性行端潔居家孝悌有廉恥禮遜通明學業曉達
 治道者文集下同。朱子曰有王者作必欲乘時改制以漸復先
其本而盡革其末流之弊如曰未暇則莫若且均諸州之解額以
定其志立德行之科以厚其本罷去詞賦而分諸經子史時務之
年以齊其業又使治經者必守家法命題者必依章句答義者必
通貫經文條舉眾說而斷以己意學校則遠選實有道德之人使
專教習以未實學之士裁減解額舍選謬濫之恩以塞利誘之途
則有定志而無奔競之風有實行而無空言之弊有實學而無不
用之材矣此其大畧也。今未論人會學喫際是無人會教所以
明道欲格致天下名儒使講明教人之方選其治行最高者備以
為太學師却以次分布天下令教學者須是如此然後學校方成
次第也。後世專以詞藝取人而不考其言之素使士之賢稍

本文亦可節錄于全段之下

不免急于彼而緩于此有司之良者每恨無以必得行藝德業之

人而其不賢且良者則固皆以當然而不之怪也然則人才風俗

之所成就又安得不媿于古哉○明道論學制最為有本讀之未嘗不慨然發歎也

明道先生論十事一曰師傅以下並節錄本文○古者自天子達

師傅之職不修及臣之義未于庶人必須師友以成就其德業今

若所以尊德樂善之風未成天地四時之官歷二帝三

職業廢弛太平樂善之風未成王未之或政令官秩諸亂

之治所以未至三曰經界井地不可不均今富者跨州縣而莫之

止貧者流離餓殍而莫之恤幸民雖多而衣食不足者蓋四曰鄉

無紀生齒日益繁而莫之別則不食日盛轉死日多五曰

寬古者政教始乎鄉黨具法始于此問族黨州鄉鄰遂以相

白石山館抄本

地力不盡人切不勤固宜漸從古制均田八曰四民
務農公私交為儲粟之法以為山歲之備
 者十居八九故不和食易給今京師浮民數逾百九曰山澤
本註修
 萬此在約古復今均多物寡漸為之業以救之九曰山澤
本註修
 虞衡之職聖人理物山虞澤衡各有常禁故萬物阜豐而財用不
衡之職使長養之則
十曰分數
本註冠婚喪祭車服器用等事
者
 有虞通長久之職勢十曰分數
本註冠婚喪祭車服器用等事
者
 冠婚喪祭車服器用等差分別莫敢踰僭故財用易給而民有常
 心今禮制不足以檢飭人情名數不足以旌別貴賤奸詐攘奪人
 人求厭其欲此其言曰無古今無治亂如生民之理有窮則聖王
爭亂之道也
 之法可改後世能盡其道則大治或用其偏則小康此歷代彰灼
 著明之效也苟或徒知泥古而不能施之於今姑欲徇名而遂廢
 其實此則陋儒之見何足以論治道哉然僅謂今人之情皆已異
 於古先王之迹不可復於今趣便目前不務高遠則亦恐非大有

為之論而未足以濟當今之極弊也

胡敬齋曰明道所論十事條理詳備先王之法盡于此矣

當時若能用之從容乎三代之治又曰明道十事他便是要舉一世而甄陶之此只是大綱目若下手做時想又精密又曰今人多言古道不可行于今此乃見道不明徇俗苟且之論古今之道一也豈有可行于古不可行于今但古今風氣溥漓不同人事煩簡有異其制度文為不無隨時斟酌而損益之若道之極乎天地具于人心者豈有異哉不能因時損益以通其變者正為道不明也孔子所謂百世可知者豈欺後世哉

伊川先生上疏曰三代之時人君必有師傅保之官師道之教訓

傳傳之德義保其身體後世作事無本知求治而不知正君知

規過而不知養德傳德義之道固已疎矣保身體之法復無聞焉

臣以為傳德義者在乎防見聞之非節嗜好之過保身體者在乎

適起宜之宜存畏慎之心今既不設保傅之官則此責皆在經筵

白石山館抄本

陸稼書曰伊川經是三制不特輔養人主家制
子弟者皆不可不

欲乞皇帝在宮中言動服食皆使經筵官知之有齋相之戲則隨

事箴規違持養之方則應時諫止集文本註遺書云某嘗進說欲令

人主於一日之中親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人之時少所以

涵養氣質重陶德性輔慶源曰若程子之說乃所謂正君養德之

可復不然雖欲言治亦苟而已薛敬軒曰伊川經筵疏皆格心

之論三代以下為人臣者但論政事人才而已未有直從本原如

程子之論也。王方麓曰周初僕趙馬無亦吉士周公定六典

幕次酒漿之官皆領于家宰漢初此意猶存一二出入供事禁闈

猶參用正士使周公之典行則豈但親賢士大夫之時多而已哉

伊川先生看詳三學條制云舊制公私試補蓋無虛月學校禮義

相先之地而月使之爭殊非教養之道請改試為課有所未至則

學官召而教之更不考定高下制尊賢堂以延天下道德之士及

本文太長或連舉數條為一者則當于
又云處分如如此節當合下節為一
處字可不得又從中割斷也

置待賓史師齋立檢察士人行檢等法

尊賢謂道德可矜式者待賓齋所以待行能可賓故

者史師齋則通于治道可為史之師法者居之

又云自元豐後設利誘之法增國學解額

至五百人來者奔湊捨父母之養忘骨肉之愛往來道路旅寓他

土人心日偷士風日薄今欲量留一百人餘四百人分在州郡解

額窄處自然士人各安鄉土養其孝愛之心息其奔競^趨流浪之志

風俗亦當稍厚

朱子曰州郡試者多而解額窄太學解額濶而試者少又州郡試有解試一路太學則有舍選捷徑

可以智巧經營所以士子不安鄉舉而爭趨太學故必先均太學解額舍選之法數使與諸州不甚相遠而後育以定其志也又

云三舍升補之法皆案文責跡有司之事非庠序育材抡秀之道

朱子曰鄉舉里選之法固善今不能行而就科舉法中與之區畫

使士子各通五經大義凡易詩書為一科而子年年試之周禮儀禮及二戴記為一科而卯年試之春秋及三傳為一科而酉年試之義各二道諸經皆並大學論語中庸孟子義一道使寫出注

白石山館抄本

疏諸家之說而斷以己意論則分諸子為四科而分年以附焉諸
 史則左傳國語史記兩漢為一科三國晉書南北史為一科新舊
 唐書五代史為一科通鑑為一科以次子年如經子之法第各二
 道又曰開唐中科舉羅即晚示云後舉子某經某史命題仰士子
 各習此業使人心有定止專心看一經一史不過數舉經史皆通
 此法甚好○章楓曰宋教士之法雖不及古然如學校之外又有
 書院之設無利祿之誘凡有志者聽其就學有田以供給之延名
 儒為山長以教之諸老先生有不願仕而反與為開講者故往往
 作養得好人才出蓋朝廷授法必達乎下長官守法而不得有為
 非後世所能及也
 是以事成於下而下得以制其上此後世所以不治也朱子曰古
是文網下之人得自為後世法皆詳下之人只
是守法法之所在上之人亦進退下之人不得或曰長貳得其人
則善矣或非其人不若防閑詳密可循守也殊不知先王制法待人而
 行未聞立不得人之法也苟長貳非人不知教育之道徒守虛文
 密法果足以成人材乎朱子曰先王之學以明人倫為本是以常
是之時百姓親睦風俗淳厚而聖賢出焉

後世學校雖存而不復此意所以教之者不過趨時干祿之技而
 其所以勸勉程者又適所以作其躁競無恥之心雖有良材
 美質可與入于聖賢之域者亦往往為俗學頹風驅誘破壞而
 不得有所成就高何能望其能致化民成俗之效如先王之時我
 先生君子蓋有憂之故程夫子兄弟時嘗建言欲以漸變流俗之
 縲而後君子有能深考其說而申明之其亦庶幾矣乎。今日學制
 近出崇觀專以月書季考為世點使學者屑屑然計較得失于毫
 釐間而近世之俗又專務以文字新奇相高不復根據經之本義
 以故學者蓋驚于華靡無復探索根源效勵名檢之志夫抵所以
 破壞其心術者不一而足蓋先王所以明倫善俗成就人材之意
 掃地盡矣惟元祐間伊川程夫子在朝興修學制獨有意乎深革
 其弊而當時或謂其迂闊無所施行今其書具在有意者後之君子
 必有能舉而行之。○問後世人材不振士風不美在于科舉之法
 然使使用明道賓興之請伊川看詳之制則今之仕學校者皆由
 科舉而出豈能遽變而全道曰明道所言始終本末次序甚明伊
 川立法始以為之兆耳然欲復今而後古亦不過從此規模
 以漸為之其初不能不費力矯揉久之成熱則自然不復矣

明道先生行狀云先生為澤州晉城令民以事至邑者必告之以

白石山館抄本

孝弟忠信入所以事父兄出所以事^長上度鄉村遠近為伍保使之
 力役相助患難相恤而姦偽無所容凡孤乳殘廢者責之親戚鄉
 黨使無失所行旅出於其塗者疾病皆有所養諸鄉皆有校暇時
 親至召父老與之語兒童所讀書親為正句讀教者不善則為易
 置擇子弟之秀者聚而教之鄉民為社會為立科條旌別善惡使
 有勸有耻朱子曰既行伍保便須教習武事然同馬溫公嘗行之
 後來所教之人更不理會農務只管在家作閑要酒物
 喫為害不淺古人兵出于農却先教以孝弟忠信而後驅之以此
 所以無後來之害。李景齋曰古者聯比其民而歡洽其心使之
 有相伴相受之法而一有為不善者則眾庶之所共棄而其身不
 得以自容斯民安得而不移于善哉。河間劉氏曰先生為政條
 教精密而主之以誠心為令晉城三年民被服先生之化暴戾子
 弟至有耻不犯先生去官已十餘年民有聚口眾而不析異者問
 其所以云守程公之化也其誠心感人如此

萃王假有廟傳曰羣生至衆也而可一其歸仰人心莫知其鄉也

而能致其誠敬鬼神之不可度也而能致其來格天下萃合人心

總攝衆志之道非一其至大莫過於宗廟故王者萃天下之道至

于有廟則萃道之至也祭祀之報本於人心聖人制禮以成其德

耳故豺獾能祭其性然也易傳。朱子曰。廟所以聚祖考之精神。又人心能聚己之精神。則可以聚天下

人之精神。以至於廟而承祖考也。

古者戍役再期而還今年春暮行明年夏代者至復留備秋至過

十一月而歸又明年仲春遣次戍者每秋與冬初兩番戍者皆在

疆圉乃今之防秋也經說。輔慶源嘗采薇之詩曰。昔我往矣。楊柳依依。則始出之時二月也。今我來思。雨雪

霏霏。則歸時來年十二月也。熊氏曰。北狄畏暑耐寒。又秋氣折膠。則弓弩可用。故秋冬易為侵暴。每留戍以防之。

白石山館抄本

王成缺字考

聖人無一事不順天時故至日閉關道書下周○王氏曰天地自

然聖人扶陽不能自己之心實與天地相感通此順天時而造化之道也

韓信多多益辦只是分數明問淮陰多多益辦程子謂分數明如

人為十軍一軍則每軍有一萬人十將之所轄者十族卒而已卒正自管

二十五人則所管者三卒正耳推而下之兩司馬雖管二十五人

然所自將者五人又管四伍長伍長所管四人而已至于大將之

權專在旗鼓大將把小旗撥棹官執大旗三軍視之以為進退若

李先術旗麾至地令諸軍齊進死生以之是也八陣圖自古有之

周官所謂如戰之陳蓋用此法

伊川先生曰管轄人亦須有法徒嚴不濟事今帥千人能使千人

依時及節得飯喫只如此者亦能有幾人朱子曰大槩有過人處

須是強得那十人方得至于百人千人萬人皆然○嘗見老將說

大要臨陣只在番休遞上各一軍則為數替持戰則食第一替人

既能造之入陣便食第二替人覺第一替人力將困即調發第二
上替人往代第三替人亦如之只如此更番則士常能健而不
于困乏張柔直守南劍膏謂軍中夜驚亞夫堅卧不起不起善笑
然猶夜驚何也亦是未盡善

管攝天下人收宗族厚風俗使人不忘本須是明譜系收世族立

宗子法本註一年有一年工夫

陳潛室曰宗法之立嫡長之尊有君道焉大宗所以統其宗族凡

族中人有大事當重大宗而後行小宗所以統其宗族凡有大事則同禰之兄弟當重大宗而後行小宗所以統其宗族凡有一人小宗儘多故一人之身從下數至始祖大宗惟一數至高祖小宗則四此古者宗族人情相親人倫不亂堂非明嫡庶之小其後流必寢多姓氏紛錯易至清亂故于源頭有大宗以統之則人同知尊祖於必必有長而又擇其齒德之優者以為之副凡勸道聚氏論曰凡族必有長而又擇其齒德之優者以為之副凡勸道

白石山館抄本

風化以及戶婚田土爭競之事其長與副先聽之而事之大者方
 許之官國家賦稅力役之征亦先下之族長族必有田以贍孤寡
 有塾以訓子弟有器械以巡徼盜賊惟族長之以意經營而官止
 焉之中飭其間凡同氏譜之未通者則官為通之單丁隻戶不成
 族者則以附于大族游寓之家其本族不能相通者則亦各附于
 所寓之地凡某鄉某族某家某氏附某族某族長某人歲置
 簿以上于官夫使民返其所自生則忠愛出因乎其同類則維繫
 固以族長率同族則民不驚以單戶附大族則民各有所恃詎非
 其自然之勢至簡之術乎按宗子法今恐難
 行不如張氏族長法能復通而不失其意也

宗子法壞則人不自知來處以至流轉四方往往親未絕不相識

今且試以一二巨公之家行之其術要得拘守得須是且如唐時

立廟院仍不得分割了祖業使一人主之未子白大宗法廢既立

古此謂廟有門室寢室體而甚大士庶家亦當立祠堂于正寢之
 東○按唐會典禮官議戶部尚書韋損四代祖所立私廟子孫官
 卑其祠久廢今損官三品準令合立二廟又韓文公李邦墓誌云
 將復廟祀蓋以邦之先世嘗有王封而後世官卑不得立廟故也

此等長段且係目擊者分段可也

然唐制亦出古而本朝立法尤疎畧惟蘇魏公常議立廟與
繫爵之法相為表裏其說為善惜乎當時不能施行也

凡人家法須月為一會以合族古人有花樹韋家宗會法可取也

因學紀聞云宗會法今不傳岑參有韋員外家花樹歌君家兄弟
不可當列仰太史尚書郎朝回花底常會客夜撲玉缸春酒香此
詩見一門每有族人遠來亦一為之吉凶嫁娶之類更須相與為

禮使骨肉之意常相通骨肉日疎者不為不相見情不相接耳

沈菴曰無事月會怨族大人眾不勝其繁亦難為繼惟因吉凶嫁娶

之類相與為禮最為合宜其大者莫如祭祀而備言燕私因以聚

合族人其次則年及者艾糾族稱觴至于歲時酬酢往來亦

可以篤恩義如此而骨肉之情常相接自不至于日疎也

冠婚喪祭禮之大者今人都不理會豺獮皆知報本今士大夫家

多忽此厚於奉養而薄於先祖甚不可也某嘗修六禮程子嘗云
禮之名數

陝西諸公刑定已送與呂與叔與叔今死矣不知其書安在然所
定以禮之名數禮之文非親作不可又自言其嘗就六禮將就後

白石山館抄本

紙旁查原文俱作紙榜

彼台遂罷更一二年可成然今惟婚禮見文集
 祭禮畧附一二及此所言大畧耳餘皆無考
 註庶人之影堂朱子曰古命士得立家廟其制內立寢廟中三正
 謂無貴賤皆祭自高祖而下但祭有堂教疏數不同耳。始一
 世自為二廟有門有堂有寢凡屋三重而牆四周焉自後漢以來
 乃為同堂異室之制一世一室而以西為上如韓文中家廟碑有
 祭初室祭東室語今國家亦只用此制故士大夫家亦無一世一
 廟之法而一世一室之制亦不能備故溫公諸家祭禮皆用以右
 為尊之說。兄弟異居廟却不與只合兄弟而弟與執事或以物
 助之為宜而弟有相去遠者則兄弟亦得禮之度。祭祖自高祖
 而下當如伊川所論溫公祭自曾祖以下伊川所以高祖有服所當
 祭今見於遺書者甚詳此古禮所無創自伊川所以使人盡孝敬
 匪遠之義。廟中自高祖以下每世為一室而考此各主同臣而
 娶三娶者伊川不謂廟中不常以元妃配而繼室者祭之也。所
 于人情不妄唐人自以有議云當並配其說見于會要可考也。夫
 妻不可入廟為子孫者合歲時在其家祭之。若相去遠則歲時
 望拜可也。族祖及諸旁親皆不常祭。有不可忘者亦致此例足矣。
 古者廟無二主蓋以為祖考精神既散欲其萃聚於此故不可

以二今有祠版又有影是二至矣。常欲立一家廟以五架屋以
 後架作一長龕堂以板隔截作四龕堂置牌位堂外用簾小祭
 祀時亦可只就其堂大祭祀。廟必有主本注高祖以上即當祀也
 則請出或堂或廳上皆可。既祀主埋于所蓋處主式見文集又云今人以影祭或一髻髮不
 相似則所祭已足到人大不便。朱子曰伊川本主制度其刻刻開
 有制禮作事之具也。問程子主式士庶家用牌子曰牌子曰式當如何曰溫公用大
 已足殺諸侯之制士庶家用牌子曰牌子曰式當如何曰溫公用大
 板子今但依程氏古式而不判前後不為隔中及兩窠不為積以
 徑作殺之義可也。問夫在妻之神主宜書何人奉祀曰旁注施于
 所尊以下則不必書也。問祀禮曰天子諸侯有太廟夾室則祀
 主藏于其中今士人家無此祀主無可置靈禮註說藏于兩階蓋
 古者階間人跡不到取其潔耳。今則混。月朔必薦新本註薦後方
 雜亦難埋于此看未只得埋于墓所。時祭用仲月本註止于高祖
 食朱子曰諸家禮皆云薦新用朔朔。時祭用仲月本註止于高祖
 新如何得合但有新即薦於廟。時祭用仲月本註止于高祖
 旁親無後者祭之別位。日今間却用二至二祭如何朱子曰卜

白石山館抄本

禮記卷之六 祭義第六 祭者，所以通人于天也。故君子居則觀夏鼎，而心以古之制也。宮室、器皿、衣服，皆以象之。其高、下、小、大、尊、卑、遠、近，莫不有象。以象之，則天下之理，莫不備也。是以君子居則觀夏鼎，而心以古之制也。宮室、器皿、衣服，皆以象之。其高、下、小、大、尊、卑、遠、近，莫不有象。以象之，則天下之理，莫不備也。

日無定處有不度溫公亦云只用分至亦可問如此則冬至祭始
祖立春祭先祖季秋祭禘禘此三祭如何曰覺得此个禮教大遠似
有借上之意又問禘祭如何曰此却不妨。今之俗節古所無有
故古人雖不祭而情亦自安。今人既以此為重至是日必具肴羞
相益乘而其節物亦各有宜。故世俗之情乎是日不能不思其祖
考而復以其物享之。雖此禮耳。又曰韓魏公家嘗得極好謂之節
當專用此而廢四時之正禮耳。亦曰韓魏公家嘗得極好謂之節
祠殺于正祭如欲不行須自已亦不飲酒始得問時祭用仲月清
明之類或是先世忌日則如之何曰却不思量得古人所以重卜
日也。問無後祠食之位曰古人祭于東西廂今人家無東西廂某
家只位于堂之兩邊祭食則一但正位三獻畢然後使人分獻一
酌而已。如今學中從祀然○排祖先時以容位西邊為上高祖第
一高祖母次之只是正排着正而不曾對排曾祖祖父皆然其中
有伯叔伯叔母兄弟嫂無一人主祭而我主祭者各以昭穆論如祔
祭伯叔則祔于曾祖之傍一邊在位牌西邊安伯叔母則祔曾祖
母東邊安邊女兄弟嫂妻婦則祔于祖母之傍伊川云曾祖兄弟
庶至者亦不祭只是以義起也。○江氏曰朱子排祖先位以西為
上蓋謂神道尚右也。然古人祔祭尸在室剛以東向為尊南向昭
而北向穆尸在堂則以南向為尊亦左昭而右穆今人祭皆在堂
宜以最尊者居中南向餘則左右對排似理得而心安蓋今人習

于東上若以尊者冬至祭始祖本註冬至陽之也始祖厥初生
 居西反若不安也
 民之祖也無主於廟中正位設二位合考妣祭之問始祖之祭朱子曰古無此伊
 川以義起其當初也祭後未覺得僭遜不敢祭古者諸侯不得祭
 始封之君以上不敢祭大夫有大功則請于天子得祭其高祖然
 亦止得祭一番常時不敢祭程先生亦云人必有高祖只是有疏
 數耳人問今士庶亦有始基之祖莫亦止祭得四代但四代以
 則不可祭存曰如今祭四代已為僭古者官師亦只得祭二代若
 是始基之祖莫亦只存得墓祭問冬至祭始祖是何祖曰或謂
 受姓之祖如蔡氏則蔡叔之類或謂厥初生氏之祖如盤古之類
 也江氏曰本註厥初生氏之祖疑亦指受氏者言之如周之後稷
 也程子嘗言我祖喬伯始封于程則喬伯為程氏之始今人祭始
 祖或以受姓以改姓以有大功德或以始遷家自為禮亦各有義
 其太荒遠者立春祭先祖本註立春生物之始也先祖始祖而下
 亦不祭矣
 高祖以上非一人也亦無主設兩位分專考妣問先生祭禮立春
 祭高祖而上只設
 二位若古人祫祭只是逐位祭朱子曰某只是依伊川說伊川禮
 更畧兩定不是成書溫公儀却是做成了伊川時祭止于高祖

白石山館抄本

高祖而上剛於主者設二位統祭之而不用主此說是也却又云
 祖又豈可厭多苟其可知者無遠近多少須當盡祭之疑是初時
 未嘗討論故有此說○始祖先祖之祭伊川方有此說固足以盡
 孝子慈孫之心然嘗疑其禮近于禘祫亦臣民所得用遂不敢行
 古者大夫以下極于三廟而于祫可以及其高祖今用先儒之
 說通祭高祖已為過矣其上世久遠自存遷歿不當更祭也
 秋祭稱本註季秋成物之時也忌日遷至祭於正寢朱子曰古無
 先生方考及此○忌日祭只設一位○問孝子有終身之喪忌日
 之謂也不知忌日何服朱子曰唐時士大夫依舊孝服受吊五代
 時某人忌日受吊某人吊之遂于坐時刺殺之後來以受人感書
 而不接見須隔日預辨下謝書俟有來慰者即以謝書授之不得
 過次日過次日謂之失禮服亦以親疎遠近為除殺大槩都是驂
 中驂衫後束橫渠制度又別以為男子重身首女子重乎帶考之
 忌日則用白巾之類而不易帶如之忌日則易帶而不改巾服亦
 隨親疎為除殺問先生忌日何服曰某只著白領涼衫驂巾問亦
 中以何為之曰紗縗皆可又問驂巾之制曰如帕幅相似有四
 隻帶着常僕頭然問忌日亦常哭否曰若是哀來時自當哭

事死之禮當厚於奉生者人家能存得此等事數件雖幼者可使

漸知禮義

卜其宅兆卜其美地之美惡也地美則其神靈安其子孫盛然則
曷謂地之美者土色之光潤草木之茂盛乃其驗也而拘忌者或
以擇地之方位決日之吉凶甚者不以奉先為計而專以利後為
心慮尤非孝子安厝之用心也惟五患者不得不慎須使異日不
為道路不為城郭不為溝池不為貴勢所奪不為耕犁所及本註

一本所謂五患者溝渠道路避村落遠井窠

問風水之說朱子曰伊川先生力破俗說

然亦自言須是風順地厚草木茂盛之靈乃可然則亦須稍有形
勢格揖環抱無空闊處乃可用也但不用某山某水之說耳伯恭
却以胡亂平地土便葬大不是○若孫敬甫曰陰陽家說前輩所
言固為正論然恐出明之故有所未盡故不敢從今亦不須深考
其書但道路而經耳目所接有數里無人烟處有欲住者亦住不
得其成聚落有宅舍處便須山水環合果成氣象然則欲掩藏其

白石山館抄本

祖父安處其子孫者亦豈可都木揀擇以為久遠安寧之慮而率
意為之乎但不當極意過求必為富貴利達之計耳此等事自等
事自有的中恰好便正是理世俗因為不及而必為高論者似
亦過之也○答程允夫書曰蓋家中自先人以來不用浮屠法今
謹守但下地未能免俗
然亦只求一平穩處

正叔云某家治喪不用浮屠圖在洛亦有一二人家化之用浮屠或不

親意欲用之不知當如何處朱子曰且以委曲開釋為先如不可
回則又不可帶親意也○問親死遺囑教用僧道則如何曰便是
難言曰也可以不用否曰人子之
心有所不忍這事須仔細商量

今無宗子故朝廷無世臣善立宗子法則人知尊祖重本人既重

本則朝廷之勢自尊古者子弟從父兄今父兄從子弟由不知本

也且如漢高祖欲下沛時只是以帛書與沛父老其父兄便能率

子弟從之又如相如使蜀亦遺書責父老然後子弟皆聽其命而

一、... 卷九

從之只有一箇尊卑上下之分然後順從而亂也若無法以聯
 屬之安可且立宗子法亦是天理譬如木必有從根直上一幹亦
 必有旁枝又如水雖遠必有正源亦必有分派處自然之勢也然
 又有旁枝達而為幹者故曰古者天子建國諸侯奪宗云朱子曰
 宗亦只在人有甚難當只是而今時節更做事不得如伊川當時
 要勿封孔氏要將朝廷所賜田五百頃一處結作一奉聖鄉而各
 原明便以為不可不如此何。祭祀須是用宗子法方不亂不然
 前而必有不可不如此何。祭祀須是用宗子法方不亂不然
 祖以下親盡則請出高祖就伯叔位服未盡者祭之便則別雷使
 其子私祭之今禮全亂了。問今大宗禮廢無立嫡之法而皆得
 以為後則父為長子三年何也。朱子曰宗子雖未立而皆得
 從古亦愛禮存羊之意如漢時宗子法已廢然其說今猶云賜民
 當為父後者爵一級則此禮意猶存也豈
 可謂宗子法廢而諸子皆得為父後乎

邢和叔敘明道先生事云堯舜三代帝王之治所以博大悠遠上

白石山館抄本

下與天地同流者先生固已默而識之至於興造禮樂制度文為

下至行師用兵戰陣之法無所不講皆造其極外之夷狄情狀山

川道路之險易邊鄙防戍城寨斥候控帶之要靡不究知其更事

探決文法簿書又皆精密詳練若先生可謂通儒全才矣附錄

先生年十八上書闕下勸仁宗以王道為心生靈為念點世俗之

論期非常之功張子曰伯淳救世之志甚誠切亦於今日天下之

事儘記得與介甫言律是八分書是他見得外書○朱子曰律是刑統此書甚

宗命嘗儀注解過名曰刑統即律也今世却不用律只用勅令大

概勅令之法皆重于刑統與古法相近故曰八分書○律所以明

法禁非亦有助於教化但于根本上少有欠闕耳八分是其長

二分乃其所闕此言是他見得者蓋許之詞○律是八分書是

欠些教化重○問載此條何意也曰伯恭以

凡事皆具推律不說偶有此條遂設載之

薛叔軒曰昔人謂律是八分書蓋律之傳
莫非防範人欲以與天理故謂之八分書又曰
人之所為不犯律條即為教化之而為律教
則律為八分書可見

150 22 1 冊 續修四庫全書 1 150 22 1

橫渠先生曰兵謀師律聖人不得已而用之其術見三王方策歷代簡書惟志士仁人為能識其遠者大者素求預備而不敢忽忘

文集下同。朱子曰看者來許多陣法過征戰亦未必用得所以
張廵用兵未嘗倣古兵法不過使兵識將意將識士情蓋未論臨
機應方畧不同只如地國則須布陣地則須布方陣亦豈容
禁論也。○管子內政士鄉十五乃戰士也。所以教之孝弟忠信尊
君親上之義。夫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故雖伯者之道亦必
如此。○胡敬齋曰兵者聖人不得已而用之為誅暴禁亂弔民伐
罪而設。主之須是仁義之人智勇可用于暫時亦利害相半。又曰
兵以仁義為本。須先嚴紀律設謀制勝。最後蓋好謀而成。師出以
律雖聖人用兵無謀則必敗。無律則必亂。故兵
難主之以仁義亦須法律謀議俱全方可用也。
肉刑於今死刑中取之亦足寬民之死。過此當念其散之之久。江
曰肉辟墨劓剕宮也。張子欲以此代死刑之情輕者亦足寬其死
過蓋上失道而民散久不幸入于死罪。所當念也。今世死刑情輕
者但于流徙減寺終
不忍用肉辟尤善

白石山館抄本

呂與叔撰橫渠先生行狀云先生慨然有意三代之治論治人先
 務未始不以經界為急嘗曰仁政必自經界始貧富不均教養無
 法雖欲言治皆苟而已世之病難行者未始不以亟奪富人之田
 為辭然茲法之行悅之者眾苟處之有術期以數年不刑一人而
 可復所病者特上之人未行耳乃言曰縱不能行之天下猶可驗
 之一鄉方與學者議古之法共買田一方畫為數井上不失公家
 之賦役退以其私正經界分宅里立斂法廣儲蓄興學校成禮俗
 救舊恤患敦本抑末足以推先王之遺法明當今之可行此皆有
 志未就問橫渠復井田之法如何木子曰這箇事某不曾敢深考
 而今只是差役尚有萬千難行處莫道便要奪他田他豈
 肯講學時且佳地講筵欲行之須有機會經大亂之後天下無人
 田盡歸官方可給與民如唐口分世業是後魏晉積亂之極至元

魏及北齊後周乘此機方做得荀悅漢紀一段正說此意甚好若
平世則誠難行周東坡破此論只行限田之法如何曰都是胡說
作事初如霹靂三五年便放了况限田之法雖舉於今一年淡
一年便寢矣若欲行之須是行井田若不能行則且如今之俗那
限田只
是戲論

橫渠先生為雲巖令政事大抵以敦本善俗為先每以月吉具酒
食召鄉人高年會縣庭親為勸酬使人知養老事長之義因問民
疾苦及告所以訓戒子弟之意 行狀

橫渠先生曰古者有東宮有西宮有南宮有北宮異宮而同財 此
禮喪服 此禮亦可行古人慮遠目下雖似相疎其實如此乃能久
傳文 相親蓋數十百口之家自是飲食衣服難為得一又異宮乃容子
得伸其私所以避子之私也子不私其父則不成為子古之人曲

白石山館抄本

盡人情必也同宮有叔父伯父則為子者何以獨厚於其父為父者又烏得而當之父子異宮為命士以上愈貴則愈嚴故異宮猶

今世有逐位非如異居也樂說。朱子曰古者宗法有南宮北宮便是。不亦財也。須異爨。今若同爨。固好

只是少間人多。了又却。不齊。整又不。如異爨。○宮如。今人。四舍。屋雖各一處。然四面共牆圍。又曰。古人所謂宮。只是牆。無今廊屋。

治天下不由井地。終無由得平。周道只是均平。語錄下同。○胡敬

授田。遂致貞觀之治。蓋聖王得人。任職。舉井田而行。畫成區數。隨高低長短。濶狹。每區以百畝為率。每畝以百步為率。分上中下三等。上等八口。九口。中者七口。六口。下者五口。未至五口。或過乎九口。別行區畫。或曰。田之數不可益。人之生無窮。只恐將來人多。田

少。養不給。如何。曰。天地間氣。只生得天地間許多人。既生之。必能養之。將海內之田。區畫已定。籍記天下人口之數。而加減之。只要均平。不拘多少。多則每區十人。亦可少則每區四五人。亦可。當以

田為母。而區畫已定。數以人為子。而增減以受之。若井田之法。不行。田地多。被富豪有智謀者。用銀穀買而兼并之。愚民常少。衣

食何得均平乎。且富者有所恃。而易于為逸。貧者失所養。而不暇

耕。則田之數。而加減之。只要均平。不拘多少。多則每區十人。亦可少則每區四五人。亦可。當以

為善教養之法俱廢雖
欲言治皆苟且而已

耕田卒歸於封建乃定

朱子曰張子謂井田之法要行須是封建

得成亦恐意外別生弊病反不如前則難收拾耳此等事未須做

拾深論他日讀書多歷事久當自見之也程先王幼年屢說須

要井田封建到晚年又說難行想是他經世故之多見得事勢

不可行。胡敬齋曰有公天下之心方做得公天下之事封建是

也秦始皇以私心得天下以天下為己私物豈做得天下之事封建是

斯尋得一個建郡縣底法度未行以為可以傳之無窮故肆其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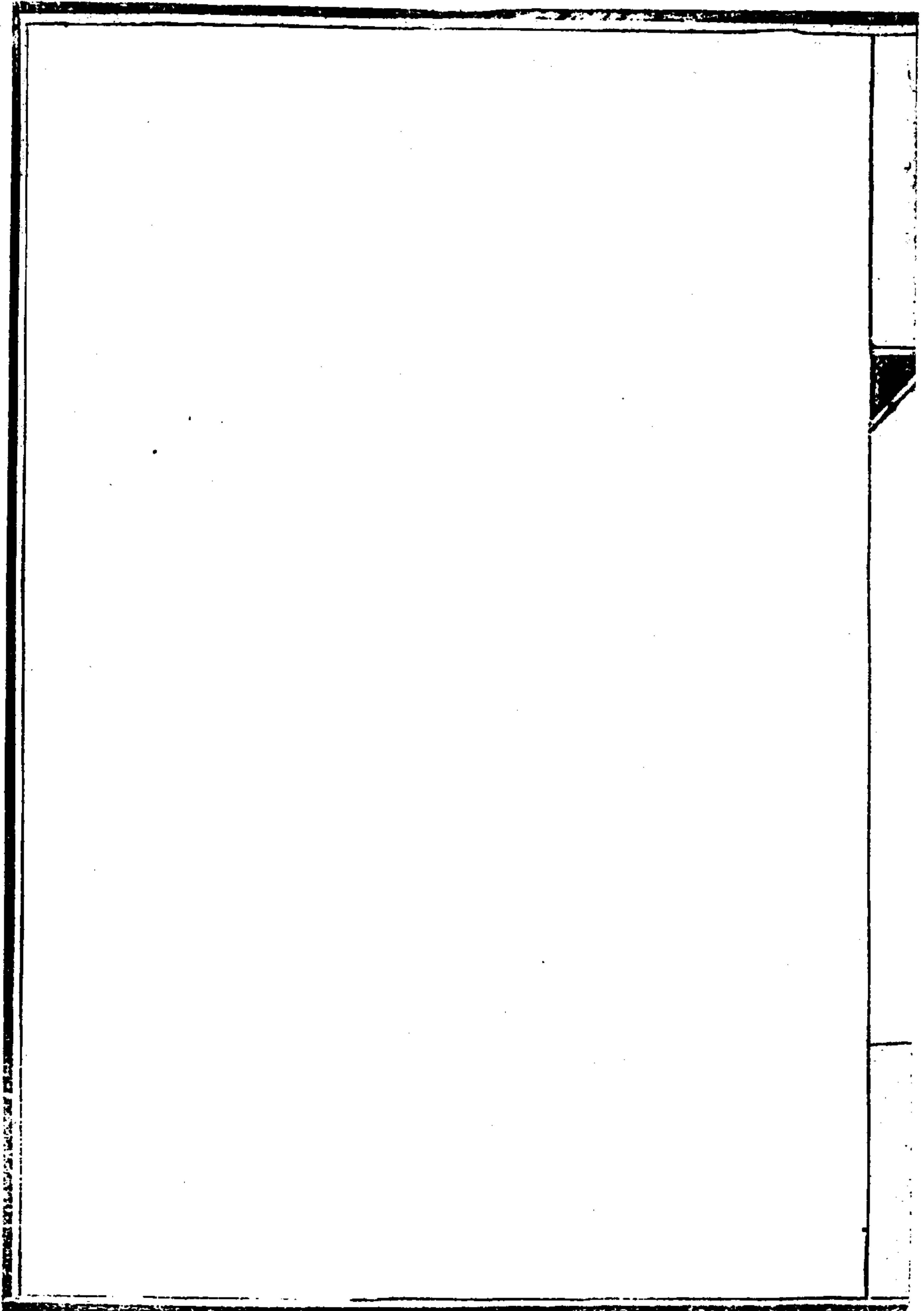
無所忌憚不二世而亡殊不知封建之法各國諸侯把持得緊各

愛其人民土地狁難變動因可夾輔王室此法不行故陳涉一起

諸侯諸侯背叛他亦做不得天下主故封建之法亦不能得好人去

難度動然統治之法又不如此郡縣易行苟得其人二法皆可也

白石山館抄本



近思錄卷之十

凡六十四條

朱子曰此卷
處事之方

伊川先生上疏曰夫鐘怒而擊之則武悲而擊之則哀誠意之感
而入也告於人亦如是古人所以齋戒而告君也臣前後兩得進
講未嘗敢不宿齋預戒潛思存誠覲感動於上心若使營營於職
事紛紛其思慮待至上前然後善其辭說徒以頰舌感人亦亦淺
乎文集下同○問伊川未進講時有問斷否朱子曰尋常未嘗不
誠到臨見君時又加意耳如孔子沐浴而告君公是也○按文
集時講讀官五人四人皆兼他職唯伊川不領別官迨後差備國
子監大學條制故程子言之以為謹讀官宜專司輔導不可使營
營于職
事也

伊川答人示奏藁書云觀公之意專以畏亂為主願欲公以愛民

白石山館抄本

為先力言百姓飢且死丐朝廷哀憐因懼將為寇亂可也不惟告
 君之體當如是事勢亦宜爾公方求財以活人祈之以仁愛則當
 財而重民懼之以利害則將恃以自保古之時得邱民則得天下
 後世以兵制民以財聚眾聚財者能守保民者為迂惟當以誠意
 感動觀其有不忍之心而已許魯齋曰人臣為君言只當言義理
 可與不可當與不當若以利害相怨
 動則利害不應時便不信矣且如天道福善禍淫有時而差是
 天道亦不足信也人只求當于義理而已利害一切不與也
 明道為邑及民之事多眾人所謂法所拘者然為之未嘗大戾於
 法眾亦不甚駭謂之得伸其志則不可求小補則過今之為政者
 遠矣人雖異之不至指為狂也至謂之狂則大駭矣盡誠為之不
 容而後去又何媿乎呂東萊曰當官以方便為上如差科既不能
 免即就其間求所以便民者力者使不騷擾

一第〇三五册續修四庫全書第 2 版反內

重為民害為益多矣。按先
王為邑正此寧行新法之時

明道先生曰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朱子答勝

官既久民情利病必已周知每事加意使隨事有以及人則亦可

以充其職業而無愧于厚食矣。薛敏軒曰苟存心于愛物必有

所濟蓋天下事莫亦分所當為凡事苟可用

力者無不盡心其間則民之受惠者多矣
伊川先生曰君子觀天水違行之象知人情有爭訟之道故凡所

作事必謀其始絕訟端於事之始則訟無由生矣謀始之義廣矣

若慎交結明契券之類是也易傳下同。林希元曰訟不興于訟

而謀之看事理有無違礙人情有無拂逆終久有無禍患凡其事

之不善而可以致訟者皆杜絕之則訟端無自起矣。項平甫曰

乾陽生于坎水坎水生于天一乾坎本同氣而生者也。一動之後

相背而行遂有天淵之隔由是觀之天下之事不可以細微而不

謹也不可以親昵而不敬也禍亂之端夫豈在大謀始之誨豈不深切著明乎

白石山館抄本

師之九二為師之主恃專則失為下之道不專則無成功之理故

得中為吉凡師之道威和並至則吉也葉氏曰不恃專者如衛青

裁是也專者如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是也威而不和則懼而

離和而少威則玩而弛九二剛中故有威和並濟之象而吉也

世儒有論魯祀周公以天子禮樂以為周公能為人臣不能為之

功則可用人臣不得用之禮樂是不知人臣之道也夫居周公之

位則為周公之事由其位而能為者時所當為也周公乃盡其職

耳按程子又云子之事父其孝雖過于曾子畢竟是以父母之身

做出來豈是分外事臣之于君猶子之于父也假如功業大于

周公亦是以君之人民勢位做又曰子之事父臣之事君其間有自知其不足者矣未聞其為有餘也

出來而謂人臣所不能為可乎

大有之九三曰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傳曰三當大有之時居

諸侯之位有其富盛必用亨通於天子謂以其有為天子之有也

張氏字彙補

乃人臣之常義也若小人處之則專其富有以為私不知公止已
奉上之道故曰小人弗克也

朱子曰古者齊通之身身獻之身重
能之直皆作亨字字畫音韻是經中
淺事故先儒得其大者多不留意然不知此等處不理會
却枉費了無限詞說牽補而卒不得其大義亦甚害事也

人心所從多所親愛者也常人之情愛之則見其是惡之則見其
非故妻孥之言雖失而多從所憎之言雖善為惡也苟以親愛而

隨之則是私情所與豈合正理故隨之初九出門而交則有功也

張氏曰人能內不惑于妻孥外
不惑于詭譎立身便自卓然

隨九五之象曰孚于嘉吉位正中也傳曰隨以得中為善隨之所
防者過也蓋心所說隨則不知其過矣

坎之六四曰樽酒簋二用缶納約自牖終无咎傳曰此言人臣以

白石山館抄本

凡其人立須有反覆周章推說使令言辭

別段不必

忠信善道結於君心必自其所明處乃入也人心有所蔽有所通
 通者明處也當就其明處而告之求信則易也故曰納約自牖能
 如是則雖艱險之時終得無咎也且如君心蔽於荒樂唯其蔽也
 故爾雖力詆其荒樂之非如其不省何必於所不蔽之事推而及
 之則能悟其心矣自古能諫其君者未有不因其所明者也故許
 直強勁者率多取忤而溫厚明辨者其說多行楊龜山曰對人主
 語言及章疏文字
 溫柔敦厚尤不可無如子瞻詩多涉譏玩味無惻怛愛君之意荆
 公在朝論事多不循理惟是爭氣而已何以事君○朱子曰事君
 匡救其惡是正理伊川說納約自牖又是一等非惟告於君者如此為教者亦然夫教必
 就人之所長所長者心之所明也從其心之所明而入然後推及
 其餘孟子所謂成德達財是也

恆之初六曰浚恆貞凶象曰浚恆之凶始求深也傳曰初六居下

而四為正應四以剛居高又為二三所隔應初之志異乎常矣而

初乃求望之深是知常而不知變也世之責望故素而至悔吝者

皆浚恆者也

朱子曰初與四為正應理之常也初居下而在初

之意異乎常矣初之柔陽暗不能度勢又陰居

避之九三曰係遯有疾厲畜臣妾吉傳曰係遯之私恩懷小人女

子之道也故以畜養臣妾則吉然君子之待小人亦不如是也

人女子近之則不避專以私恩懷之未必不有悔吝而此以為吉

何耶朱子曰此交不可大事但可畜臣妾耳御下而有以懷之未

之道正但恐所以懷之者失其正耳。問畜臣妾吉傳曰待臣妾

君子之待小人固無忿疾之心然亦必無交和之理

白石山館抄本

睽之象曰君子以同而異傳曰聖賢之處世在人理之常莫不大

同於世俗所同者則有時而獨異不能大同者亂常拂理之人也

不能獨異者隨俗習非之人也要在同而能異耳朱子曰君子有

用而不比羣而不黨是也此象伊川說得甚好。又如今之言地

理者必欲擇地之吉是同也不似世俗專以求富貴為事惑亂此

心則異矣如士人應科舉則同也不曲

學以何世則異矣事事推去斯得其吉

睽之初九當睽之時雖同德者相與然小人乖異者至眾若棄絕

之不幾盡天下以仇君子乎如此則失含宏之義致凶咎之道也

又安能化不善而使之合乎故必見惡人則无咎也古之聖王所

以能化姦凶為善良革仇敵為臣民者由弗絕也朱子曰居睽之

亦必見惡人然後可以避咎如孔子之于陽貨也。答張敬夫曰

所疑小人不可共事固然然竟不誅四凶伊尹五就桀孔子行乎

季孫惟聖人有此作用而明道或臣幾焉觀其所在為政而上下
 響應論新法而荆公不怒同列異意亦稱其賢此等事類非常人
 所及所謂元豐大臣當與共事蓋實見其可而有是言非傳聞之
 謬也又曰伊川氣象自是與明道不同而其論度化人才亦有此
 意易傳于朕之初文亦有不絕小人之說且見此事自是正理當
 然亦權論之和也然亦須有明道如此廣大規模和平氣象而其
 誠心昭著足以感人然後有以盡其用耳

朕之九二當朕之時君心未合賢臣在下竭力盡誠期使之信合
 而已至誠以感動之盡力以扶持之明義理以致其知杜蔽惑以
 誠其意如是宛轉以求其合也遇非枉道逢迎也卷非邪僻曲徑
 也故曰遇主于巷未失道也朱子曰大人格君心之非此謂精神
 意氣自有感格處然亦有个開通底

道理不但默默而已也伊川所
 謂至誠盡力等語正此意也

損之九二曰弗損益之傳曰不自損其剛貞則能益其上乃益之

白石山館抄本

也若失其剛貞而用柔悅適足以損之而已世之愚者有雖無邪

心而惟知竭力奉上為忠者蓋不知弗損益之之義也朱子曰言

夫乃所以益上也。林次崖曰九二在爻則為剛中在人則為自

守不肯妄進夫自守而不妄進宜若無益于上矣然由是而發時

君尊德樂道之心止士大夫奔競之習

其益于上也不少是弗損乃所以益之也

益之初九曰利用為大作无咎象曰无咎无咎下不厚事也

傳曰在下者本不當處厚事厚事重大之事也以為在上所任所

以當大事必能濟大事而致无咎乃为无咎也能致无咎則在上

者任之為知人已當之為勝任不然則上下皆有咎也朱子曰初

所任而作大事必盡善而後無咎若所作不盡善未免有咎也故

釋之曰下不厚事也蓋在下之人不當重事若存下之人為在上

之人作事未能盡善自應自咎又云不惟已不安而亦累于上向編

近思錄說與伯恭此一段非常有不必入伯恭云既云非常有則

有時而有宜可不書以為戒後思之果然○自此推之則凡居下者不當厚事如子之於父臣之于君僚屬之于官長皆不可以逾分越職雖可為亦須是盡善方能無過

革而無甚益猶可悔也况反害乎古人所以重改作也革彖辭曰為

政如無大利害不必議更張亦更一事未成必開然成紛擾卒未已也○或謂宋太祖受命盡革五代弊法用能易氣為治朱子曰不然只是去其太甚者其他法令條目多仍舊如王安石大綱不理會却纖悉于細微之間所以弊也

漸之九三曰利禦寇傳曰君子之與小人比也自守以正豈惟君

子自完其已而已乎亦使小人得不陷於非義是以順道相保禦

止其惡也吳康齋曰彼以性善狡偽之心待我吾以正大光明之體待之

旅之初六曰旅瑣瑣斯其所取災傳曰志卑之人既處旅困鄙猥

瑣細無所不至乃其所以致悔辱取災咎也葉氏曰此教人處旅困之道當畧細故存

白石山館抄本

大體斯
克因答

在旅而過剛自高致困災之道也

旅九三傳。清氏曰：居剛而用剛，平時猶不可況旅乎？九三以

剛居下體之三，則焚次上九以剛居上體之上，則焚巢位愈高，剛愈元則禍愈深矣。

兌之上六曰：引兌象曰：未光也。傳曰：說既極矣，又引而長之，雖說

之之心不已而事理已過實無所說事之盛則有光輝既極而強

引之長其無意味甚矣，豈有光也。

楊氏曰：未兌引兌皆小人也。在君子則當未而勿受引而勿去

也。君子以道德相引其道為光，引而為說則心術曖昧行事邪僻甚矣，豈得為光乎？

中孚之象曰：君子以議獄緩死。傳曰：君子之於議獄盡其忠而已

於決死極於惻而已。天下之事無所不盡其忠而議獄緩死最其

大者也。

邱瓊山曰：易象傳言刑獄者五卦，噬嗑賁豐旅中孚也。噬

賁賁豐旅皆有離象而噬嗑豐則兼取震賁旅則兼取艮惟

中孚則有取于巽良者先儒謂中孚體全似離五體有震艮蓋獄以明然為主必先得其情實則刑不濫然非震以動之則無有威斷又必良以止之然後不過用其明以恣其威也夫然後免以議之巽以緩之原情定亦至再三詳之以八議原之以三宥議而後免之本乎至誠乎信之心存乎至仁惻怛之意則在我者既盡而在人者無憾矣

事有時而當過所以從宜然豈可甚過也如過恭過哀過儉大過

則不可所以小過為順乎宜也能順乎宜所以大吉

小過傳○朱子曰三者之

過皆小者之過可過于小而不可過于大可以小過而不可甚過○陸君啓曰即夫子所謂寧極寧戚之意理所當過即是中也○蓋氏曰時有舉足高之莫教故正考父矯之以循牆時有短喪之宰予故高柴橋之以泣血時有三歸反坫之管仲故晏子矯之以傲某雖非中行亦足以矯時厲俗

防小人之道正己為先

小過九三傳○呂氏曰居官外有齟齬必內有空礙蓋內外相應毫髮不差只有反

白石山館抄本

已二字更無別法也。王伯厚曰申屠嘉不受私謁則可以折李
臣董仲舒正身率下則可以事驕主魏相以廣正霍氏不能誣素
安任隗以素行實氏無
以害故曰正己為先

周公遜公不私進退以道無利欲之蔽其處已也夔夔然存恭畏
之心其存誠也蕩蕩焉無顧慮之意所以雖在危疑之地而不失

其聖也詩曰公孫碩膚亦為凡几經說下同。朱子曰公遭流言

道除德而安土樂天有不足言所以遭大變而不失其常也。其
范氏曰神龍變化不測然得而畜之有欲故也凡有欲之類莫不
可制焉唯聖人無欲故天地萬物莫能易也富貴貧賤死生如寒
暑晝夜相代乎前吾豈有二其心乎哉亦順受之而已矣齊受克
之天下不以為泰孔子厄于陳蔡不以為戚周公遠則四國流言
近則王不知而亦為凡几德音不瑕其致一也。呂涇野曰詩人
於周公程步履上看便見得周公之聖故曰亦為凡几凡內不
足者或有饒諂之言步履必至錯亂不能安詳如謝安折屐豈能
強制得任故吉人只求諸己在己者定外邊許
大得失禍福皆不運動我故烈風雷雨弗建

採訪求訪使臣之大務朱子曰詩云載馳驅周爰咨諏使臣以

其職也。輔慶源曰程子之意蓋謂人君正以耳目不得與遠民

相接故遣使以宣已意而通下情為之使者豈可不咨訪以副君意

哉。葉氏曰採察民隱求訪賢才使職之大者也

明禮先生與吳師禮談介甫之學錯處謂師禮曰為我盡達諸介

甫我亦未敢自以為是如有說願往復此天下公理無彼我果能

明辨不有益於介甫則必有益於我是遺書下同。朱子曰介甫只

于此若得明道先生與一時諸賢向渾頭與之商量令其胸中見

得義理分明許多人欲害氣自無實者亦不慮其不改笑。義理

天下之公而人之所見而不能盡同者正當虛心平氣相與熟講

而徐究之以歸于是乃是吾黨之責而向未講論之際見諸賢皆

有立我自是之意至今常不滿也

天祺在司竹常愛用一卒長及將代自見其人監筭皮遂治之無

白石山館抄本

愛民即治事齊之事蓋氏曰猶古則知愛民之法愛民則得為政之本

門人有曰吾與人居視其有過而不告則於心有所不安告之而人不受則奈何明道曰與之處而不告其過非忠也要使誠意之交通在於未言之前則言出而人信矣又曰責善之道要使誠有餘而言不足則於人有益而在我者無自辱矣

薛敬軒曰誠意字于未言之先而餘

于有言之後則人無不信矣

職事不以巧免

朱子曰天下事所以終做不成只是壞于懶與私而已沈按巧免之弊正懶與私為之也

居是邦亦非其大夫此理最好

朱子曰居是邦不非其大夫只是不議其過惡若大夫有不善合當

諫正者則不可但已經孔子謂季氏八佾與三家歌雍之事又却不然

克勤小物最難

朱子曰心雷放過只是力做不徹聖人本領大看他那一事不理會過

白石山館抄本

凡欲勝人之心已足私矣人安能服乎
則公而身私情無勝心足以上服也然則世出勝
人之言先亦正己之私也

欲當大任須是篤實

朱子曰古之能立功名者皆是謹重
周密未聞有因莽疎濶而能有成者

凡為人言者理勝則事明氣忿則招佛

朱子曰夫子云不學詩無
以言先儒以為心平氣和

則能言易繫辭云易其心而後語謂平易其心而後語也明道先
生曰理勝則事明氣忿則招佛內外表裏無少空闕始得相應

居今之時不安今之法命非義也若論為治不為則已如復為之

須於今之法度內處得其當方為合義若須更改而後為則何義

之有朱子曰韓魏公富鄭公皆言新法不便韓魏公見工不從只
就其法上為之區畫使不至擾民而已富公則直用自已法

度後遂為人所劾罷然畢竟謂之是不得蓋
大不可行則有去而已直行已意固不可也

今之監司多不與州縣一體監司專欲伺察州縣專欲掩蔽不若

推誠心與之共治有所不違可教者教之可替者替之至於不聽

擇其甚者去一二使足以警眾可也

愚按為督撫之
道盡于是矣

此係是訓傳安州者乃格物之義于以不甚切

伊川先生曰人惡多事或人憫之世事雖多盡是人事人事不教

人做更教誰做朱子曰一日之間事變無窮小而一身有許多事

地多都要人與他做不是人做却教誰做不成我以管自家若將

此樣學問去應變如何通得許多事情做出多少事業須是立定

此心况觀天下之事巨細精粗無不周遍下梢打成一片只是

何物事方可見于困○吳氏曰人能若盡其所當為之事則世事

其多感慨殺身者易從容就義者難謂如何是從容就義朱子曰從容

或泊于利害却悔了此所以為難○張南軒曰君子不避難亦不

入于難惟當夫理而已於所不當避而避固私也於所不當預而

預乃勇于從難是亦利而已如曾子思之避寇不避寇三仁

之或死或不死皆從容乎義之所當務然則無一毫私意也

人或勸先生加禮近貴先生曰何不見責以盡禮而責之以加禮

白石山館抄本

持此以往天下無不可感之至矣誠非動物也
誠矣者字是則歸之過則及人此是二則外意
其故責人亦不信也

濟得事徒為人所指目憎極却費調護求寬
假所屈愈多也。江氏曰不要悅人即是盡禮

或問簿佐令者也簿所欲為令或不從奈何曰當以誠意動之令

令與簿不和只是爭私意令是邑之長若能以事父兄之道事之

過則歸己善則唯恐不歸於令積此誠意豈有不動得人

江氏曰合監司

一條觀之上之使下下
之事上皆以誠為本

問人於議論多欲直己無含容之氣是氣不平否曰固是氣不平

亦是量狹人量隨識長亦有人識高而量不長者是識實未至也

大凡別事人都強得惟識與量不可強今人有斗筲之量有釜斛

之量有鍾鼎之量有江河之量江河之量亦大矣然有涯有涯亦

有時而滿惟天地之量則無滿故聖人者天地之量也聖人之量

道也常人之有量者天資也天資之量須有限大抵六尺之軀力量只如此雖欲不滿不可得也如鄧艾位三公年七十處得甚好及因下蜀有功便動了謝安聞謝安破苻堅對客圍碁報至不喜及歸折屐齒強終不得也更如人大醉後益恭謹者只益恭謹便是動了雖與放肆者不同其為酒所動一也又如貴公子位益高益卑謙便是動了雖與驕傲者不同其為位所動一也然惟知道者量自然宏大不待勉強而成今人有所見卑下者無他亦是識量不足也朱子曰凡自正心誠意以及平天下則其本領便大今人只隨資稟做去所以用靈都小人繞有意於為公便是私心昔有人典選其子弟係磨勘皆不為理此乃是私心人多言古時用直不避嫌得後世用此不得自是

白石山館抄本

此意不致寬如此則知吾人日向吾者不致
言矣

無人豈是無時本註因言少師典舉明直薦才事朱子曰凡避嫌

如何這便是私意如今主朝明知這人平日與已有些怨到得當官

與已有些怨意往來遂不舉他又如某人平日與已有些怨到得當官

彼却有事當治却怕人說因怨治他便休了如此等皆蹉多了

按少師諱羽字冲遠二程先生之高王父也太平興國五年典試

負士得人為多其不避嫌處未詳神宗嘗使明直推擇人

才明道所薦者數十人而以父表弟張載暨弟頤為首

君實嘗問先生云欲除一人給事中誰可為者先生曰初若汝論

人才却可今既如此頤雖有其人何可言君實曰出於公口入於

光耳又何害先生終不言問伊川不答溫公給事中如何朱子曰

令者未問自不雷答問者已是失曰此莫是避嫌否曰不然本

原已不是與避嫌異○於此可見前賢語默之節學者最宜詳味

朱子曰

先生云韓持國服義最不可得一日頤與持國范夷叟泛舟于潁

昌西湖須臾客將云有一官員上書謁見大資頤時謂有甚急切

公事乃是求知已頤云大資居位却不求人乃使人倒來求已是

甚道理夷叟云只為正叔太執求薦章常事也頤云只為曾有不

求者不與來求者與之遂致人如此持國便服

韓維字持國范純禮字夷叟容將即

牙將張鐸師說作典錫他本云謫去今改。朱子曰朝廷設官求

賢故在上者不當以請託而薦人士人當有禮義廉耻故在下者不當自銜

鬻而求薦先生因言今日供職只第一件便做他底不得吏人押申轉運司

狀頤不曾簽國子監自係臺省臺省係朝廷官外司有事合行申

狀豈有臺省倒申外司之理只為從前人只計較利害不計較事

體直得恁地須看聖人欲正名處見得到名不正時便至禮樂不

與是自然住不得

朱子曰明道德性寬大規模廣濶伊川氣質剛方文理密察其道雖同而造德各異故明道嘗

白石山館抄本

為條例司官不以為浼而伊川所作行狀乃獨不載其事明道猶謂青苗可且放過而伊川乃於西監一狀計較如此此可謂不同矣然明道之放過乃孔子之獵較為此而伊川之一一理會乃孟子子之不見諸侯也此亦何害其為同耶但明道所處是大賢以上事學者未至而輕議之恐失所守伊川所處雖高然實中人皆可政及學者只當以此為法則庶乎窮過矣然又當觀用之淺深事之大小裁酌其宜難執一意此君子所以貴窮理也。

程子所論西監申狀之事尤足以驗聖言于日用之間。

學者不可不通世務天下事譬如一家非我為則彼為非甲為則乙為已上茲遺書。朱子曰自古無不曉事情底聖賢亦無不通。那個事理會不得如周禮一部書載周公許多經國制度那裏便有國家當自家做只是古聖賢許多規模大體也要識又如律歷刑法天文地理軍旅官職之類都要理會得許多都做閑事只守些子提定在這裏便都無事了如此只理會得門內事門外事便了不得。時復日新而無窮安知他日之事非吾輩之責乎若是事勢之來當應也只得應若應不台義理則平日許多工夫依舊都錯了。范文正公自為秀才時便以天下為己任無一事不理會過一旦仁宗大用之便做出許多事業。

此即前注中所引劉原安卿修書卷九一而節取之

慮不在事之外則慮在几席之間
年之遠則慮在旦夕之間

人無遠慮必有近憂思慮當在事外
外書下同。朱子曰凡事須
小心宜畏子細體察思量到
人兩思量不到處方得無事

聖人之責人也常緩便見只欲事正無顯人過惡之意
只欲事正也無顯人
過惡之意也

伊川先生云今之守令惟制民之產一事不得為其他在法度中

甚有可為者患人不為耳
江氏曰法度中有可為之事
惟有愛民之實心者能為之

明道先生作縣凡坐處待書視民如傷四字常曰類常愧此四字

楊龜山曰觀先生之用心應是不错決捷了人古人于民若保赤
子為其無知也無知則不察利害所在教之趨利避害全在保赤
故凡事疑有後害或于民所見未到者常與他作主始得。朱子
曰若不認百姓是自家底便不相恤。薛敬軒曰視民如傷常銘
心諸

伊川每見人論前輩之短則曰汝輩且取他長處
朱子曰和靖錄
中說伊川未嘗

白石山館抄本

言前輩之短此意甚善令人往往見二先生自許之高使都有
个下視前輩意思此風不可長和靖之言要當表而出之也

劉安禮曰王荆公執政議法改令言者攻之甚力明道先生嘗被

旨赴中堂議事荆公方怒言者厲色待之先生徐曰天下之事非

一家私議願公平氣以聽荆公為之媿附錄下同。劉立之字

安石曰朱子曰荆公以為見理不明用心不廣故議政法令不免

私已欲速之病而力攻之者亦未能得其病源中其要害則亦徒

為競辯而俱陷于一偏之失也。所謂平氣者亦謂使甲操乙之

見乙守甲之說也亦非謂都不論事之是非也但欲姑暫置其是

已非彼之意然後可以據事論理而終得其是非之實耳

劉安禮問臨民明道曰使民各得輸其情問御史曰正己以格物

朱子曰平易近民為政之本又曰君子能通天下之志

放令規模開闢使人人各得盡其情多少快活

橫渠先生曰凡人為上則易為下則難然不能為下亦未能使下

朱子曰浮語何足恤惟是涉于利害
在是所中不痛切有言則若學問病切
存明也他人之議我

不盡其情偽也大抵使人曰常在其前已嘗為之曰則能使人

曰古人言為縣令者必為形簿為郡守必為通判為監司者必為郡守不然雖有善政不宜驟擢其見蓋與此合

現維心身故行有尚外雖積險苟處之心亨不疑則雖難必濟而

往有功也今水臨萬仞之山要下即下無復凝滯之在前惟知有

義理而已則復何回避所以心通易說下同。葉氏曰坎為重險

而無疑則可以出陸矣人於義理者能信之篤行之決如水之就下則何往而不心亨哉

人所以不能已者於其所難者則情其異俗者雖易而羞縮惟心

宏則不顧人之非笑所趨義理耳視天下莫能移其道然為之人

亦未必怪正以在己者義理不勝情與羞縮之病消則有長不消

則病常在意思離礙無由作事在古氣節之士冒死以有為於義

白石山館抄本

未必中然非有志槩者莫能况吾子義理已明何為不為

釋大壯卦象辭

朱子曰近世士大夫不以節操為事凡事回互却笑人慷慨發奮以為為蹈于矯激之禍此風更不可長蓋事只論當為與不當為如常為豈可避矯激之名而不為乎

按要在其弟性則氣自不能不介不隨

始初六羸豕孚蹢躅豕方羸時力未能動然至誠在於蹢躅則伸

其伸矣如李德裕為相處置閣宦徒知其怙息成伏而忽於志不

忘遂照察少不至則失其幾也

朱子曰天下事勢有消長賓主之陽為主子內而五陰莫之能過及其過而消也五龍矢矯于上而不足以當一陰羸豕之蹢躅其可畏也

人教小童亦可取益絆已不出一益也授人數數

上數如字下數音訓謂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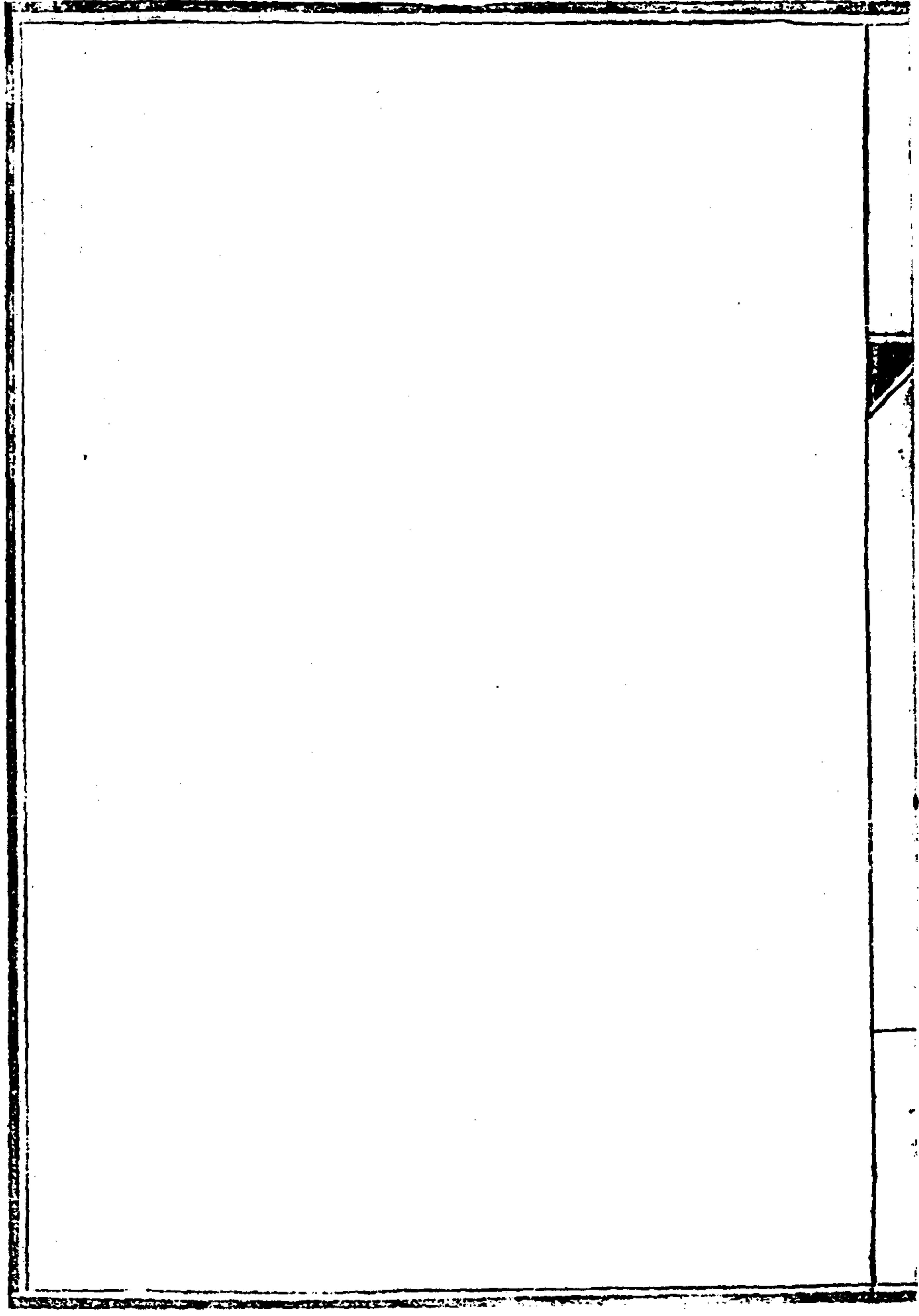
書過數已亦了此文義二益也對之必正衣冠尊瞻視三益也常

以因已而壞人之才為憂則不敢惰四益也

朱子曰更須自己勉力使義理精進踐履

為實足以應學者之求而服其心則成已成物而無虧欠矣。按
朱子又云此書所歸雜每卷不可以一事名如此卷不可以事君
目之以未有人教
小童一段在耳

百石山館抄本



分既見前

近思錄卷之十一

凡二十一條

朱子曰此卷
教學之道

濂溪先生曰剛善為義為直為斷為嚴毅為幹固惡為猛為隘為

強梁柔善為慈為順為吳惡為懦弱為無斷為邪佞朱子曰剛柔

分而其中又各有陰陽以為善惡之分焉惡者固為非正而善者

亦未必皆得乎中也。問人有剛果過于中如何朱子曰只為見

剛果勝柔故一向剛去須如周子分別方惟中者中也中節也天

下之達道也聖人之事也朱子曰此以得性之正而言也然其以

及者而言之如書所謂允執厥中是也故聖人立教俾人自易其惡自至其中而止

矣通書曰朱子曰易其惡則剛柔皆善有嚴毅慈順之德而無強

白石山館抄本

之偏自化工夫自成故不言氣稟看來善性既善何故不辨為聖賢却是被這氣稟害如氣稟偏于剛則一向剛暴偏于柔則一向柔弱之類人一向惟此氣稟不好不向前又不得一向不察氣稟之害只昏昏地去又不得須知氣稟之害者力去用力充治其勝而歸于中方可。知其所偏而欲勝之固在吾日用之問屢有而痛德之使然使不明于理而徒欲收其偏亦恐矯枉之過而反失夫中也

此修通之教所以直從天命一性來

程子又曰古人雖所教与性傳之教猶勝今日
厚序師堂之教古人自幼習日進焉所以皆
善至其不見異於世所以此就今人自少所見皆不
善才能合便習也且曰能德更有甚天理一曰
三才多可協助多少探察操一曰重德
心氣和氣安身安身不重和氣不也

伊川先生曰古人生子能食能言而教之大學之法以豫為先人之幼也知思未有所主便當以格言至論日陳於前雖未有知且當重賂使盈耳充腹久自安習若固有之雖以他說惑之不能入也若為之不豫及乎稍長私意偏好生於內眾口辯言錄於外欲其純完不可得也

文集。朱子曰易曰蒙以養正聖功也蓋言蒙昧之時先自養教正當了到那開蒙時便有作聖之功若蒙昧之中已自不正他日何由會有聖功。籍溪教諸生于功課餘暇以片紙書古人懿行或詩文錄贊之有補于人者

粘置壁間往來誦之
或使精熟此意甚好

觀之上九曰觀其生君子无咎象曰觀其生志未平也傳曰君子
雖不在位然以人觀其德用為儀法故當自慎省觀其所生常不
失於君子則人不失所望而化之矣不可以不在於位故安然放
意無所事也易傳○朱子曰其生謂言行事為之見于外者既有
所省便是未得安然無事志未平言雖不得位未可
忘戒
懼也
吾人日用之間無往不有新此之意

聖人之道如天然與眾人之識甚殊邈也門人弟子既親炙而後
益知其高遠既善不可以及則趨望之心急矣故聖人之教常俯
而就之事上臨喪不敢不勉君子之常行不困於酒尤其近也而
以已處之者不獨使夫資之下者勉思企及而才之高者亦不敢

白石山館抄本

勤段見前

易乎近矣

經說。問聖人恐不從下學來。朱子曰。不要說高了。聖人固嘗俯就。然所謂高遠者。亦即在此。要在學者下學上達。自見得耳。○程子之意。精矣。但失不以何有。予我為聖人之誦。辭耳。

明道先生曰。慶子弟之輕俊者。只教以經學念書。不得令作文字。

朱子曰。古人小學。只教之以事。便自養得心。不知不覺自好了。今日之有資質者。父兄便教以科舉之文。至有以得一第。便為成材者。○張氏曰。教子弟。以經學念書。似為末節。然欲收其放心養其理。義舍是又無別法。問如此不見長進。如何。而可曰。教之用心。而已。或隨事問其義理。或設難令其剖析。或照詰察其記憶。或見人質其邪。正皆是。引其用心之方。子弟凡百玩好皆奪志。至於書札於儒者事。為近然。一向好著。亦自喪志。如王虞

顏柳輩。誠為好人。則有之。曾見有善書者。知道吾平生精力。一用

於此。非惟徒廢時日。於道便有妨處。足知喪志也。遺書下同。○呂

自己所累。若畫一切盡除去。不必是聲色。貨利。不寫字。作詩。凡嗜好。一邊皆是。

按劉巽後為酌今作陪也教種和
照字初陳却以初之而作陪也長陪
可也

胡安定在湖州置治道齋學者有欲明治道者講之於中如治民

治兵水利算數之類嘗言劉彝善治水利後累為政皆興水利有

功朱子同為學治已治人有多少事至于禮樂制度軍旅刑法皆

是著實有用之事業無非自己本分內事古人六藝之學所以

游其心者正在于此湖學之盛甲于東南而其源廢已久竊嘗考

讀安定之書考其所學以近歲學者高明自得之論較之其卑甚

矣然以古準今則其虛實厚薄輕重厚薄之效其

不相遠至述○安定規模雖少然却廣大看實也

凡立言欲涵蓄意思不使知德者厭無德者惑朱子曰大率近日

言詩不就當身著實處看每說得支離受行未論于已無益且是

今人厭聽若道理果是如此前賢豈不會說何故只如此平淡簡

短蓋是看得分明思得爛熟以此有語別處可說○按朱子嘗稱

尹氏論語說句句涵蓄有味而于張毋垢中庸解粗暴濫露引程

子此語講之可知立言之方矣

教人未見意趣必不樂學欲且教之歌舞如古詩三百篇皆古人

百石山館抄本

作之如關雎之類正家之始故用之邦國日使人聞之

此等詩其言簡奧令人未易曉別欲作詩略言教童子灑掃應對

事長之節令朝夕歌之似當有助朱子曰虞書夔教胥子與周禮

朝夕從事于此使此心有所約束不至放失且樂有節奏學之者

急不得緩不得久之自移易人性情每常疑曲禮不母願是母

又添兩句曰時入門問孰存又曲禮首章毋不敬儼若思安定辭

子厚以禮教學者最善使學者先有所據守問橫渠之教以禮為

節每過事却停當方可遵守初學者或未曾識禮恐無下手處故

則有一念之肅使已改容更貌不費安排事事上見得此意如何

朱子曰古者自幼入學便教以禮及長自然在規矩之中橫渠却

是用官法教人禮也易學今人作見往往以為難胡敬齋曰程

子又嘗謂橫渠門人守禮節沒滋味如喫木札相如言其少窮理

致知工夫於理不能深造非以守禮為不善也為能于禮節中深

張楊國曰關中之教以知
禮成性為先君子從
事於此極有依據
所謂上之可至聖人下
之亦得以官易過也
聖人為之準則過而
不及此皆得受裁焉
猶原經黑之而由直
自見殺規矩而方
自自殺也

朱子曰用事場考中節中及要註

體密察而謹守則知行
兩盡此理實有諸已矣

語學者以所見未到之理不惟所聞不深徹反將理低看了朱子曰

者於理有未至處切不可輕易與之說而致夫為人明快每與學

者說話一切傾倒說出來此非不可但學者見未到這裏他見如此
說便不復致思某則不然非是不
與說蓋不欲與學者語未至之境耳

舞射便見人誠古之教人莫非使之成已自灑掃應對便可到聖

人事朱子曰實有是理則有是人實有是理則有是事問洒掃應

至于彼苟習焉而察而又勉焉以造其極則不待改塗而聖
可至耳豈曰一洒掃一應對之不失其節而遂可直以聖人自居哉

自幼子常視母誑以上便是教以聖人事朱子曰易所謂忠信立

始終而言者也以其淺而小者言之則自其常
視無誑男唯女俞之時固已知而能之矣

先傳後倦君子教人有序先傳以小者近者而後教以大者遠者

白石山館抄本

非是先傳以近小而後不教以遠大也

朱子曰程子之意正以理無大小而無不在是以教

人者不可不由其序而有所遺也蓋由其序則事之本末巨細無不若得其理而理之無大小者無不隨其所而在而無所遺不由其序則舍近求遠而下窺高不唯其所妄意者不可得而理之全體固已虧于切直細微之中矣

伊川先生曰說書必非古意轉使人薄學者須是潛心積慮優游

涵養使之自得今日說書只是教得薄至如漢時說下惟講誦

猶未必說書

朱子曰講學固不可無但說書旁推曲說蔓衍太多此是大病若初學便遽如此纏繞即展轉迷闇無復起脫之期矣當且令看得大意正當精約則其趣味自長不可如此支離多說也

古者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擇其才可教者聚之不肖者復之

農畝蓋士農不易業既入學則不治農然後士農判在學之養若

士大夫之子則不慮無養雖庶人之子既入學則亦必有養古之

營市命五者少可此等靈福過而主有必
想者

士者自十五入學至四十方仕中間自有二十五年學又無利可
 趨則所志可知須去趨善便自此成德後之人自童稚間已有汲
 汲趨利之意何由得向善故古人必使四十而仕然後志定只營
 衣食却無害惟利祿之誘最害人本註人有養便定志于學朱子曰程
 子之言未知何所據古者教士其比閑之學則鄉老坐于門而察
 其出入其未學也有時既受學則退而習于其家及其外而上也
 則亦有時春秋耕耘餘時肄業未聞上之人復有以養之也夫既
 給之以百畝之田矣又給之以學糧亦安得許多糧給之耶。按
 語類問士人受田如朱子曰上士中士下士是已命之士已有
 祿如管子士鄉十五是未命之士若農皆為士則無農矣故鄉止
 十五亦受田但不多周禮載師所謂
 士田是也觀此則士亦有受田也
 天下有多少才只為道不明於天下故不得有所成就且古者興
 於詩立於禮成於樂如今人怎生會得古人於詩如今人歌曲一

白石山館抄本

般雖閎巷童稚皆習聞其說而曉其義故能興起於詩如後世老
 師宿儒尚不能曉其義怎生責得學者是不得興於詩也古禮既
 廢人倫不明以至治家皆無法度是不得立於禮也古人有歌詠
 以養其性情聲音以養其耳目舞蹈以養其血脈今皆無之是不
 得成於樂也古之成材也易今之成材也難朱子曰三代之教藝
而不可闕其為法制之密又足以為治心養氣之助而進于道德
之歸此古之為法所以能成人材厚風俗濟世務而興太平也。
問禮尚在依禮經而行詩樂皆廢如何朱子曰豈特詩樂無禮也
無今只有義理在且就義理上講究如何朱子曰是邪正到感概處
必能興起其善心懲創其惡志便是興于詩之功否養德性無斯
須不和不安直德地和平便是成于樂之功如禮古人這身便在
禮之中都不由得自家今既無之心得硬做此規矩自德地欣
拾如詩須待人教誦至禮與樂自稱定在那裏以待自去做
 孔子教人不憤不啟不悻不發蓋不待憤悻而發則知之不固待

憤懣而後發則沛然矣學者須是深思之思之不得然後為他說

使好初學者須是且為他說不然非獨他不曉亦止人好問之心

也已問如何是沛然曰此正所謂時雨之化如種植之物人力隨分

雨未生意宜可禦也○某解書不合太多又先準備學者為他設

疑說了他未曾疑到這上先與說了所以致得學者看容易了聖

人云不憤不啓不悱不發須是教他疑三朝五日了方始與說他

便通透更與從前所疑慮也會因此觸發工夫都在許多思慮不

透雷而今却是看現成解底都無疑了吾儒與老莊學皆無傳推

有釋氏常有入蓋他一切辦得不說都待別人自去敲盪自有个

通透靈只是吾儒又無這不說底若如此少問便差異了

橫渠先生曰恭敬擗節退讓以明禮仁之至也愛道之極也已不

勉明則人無從倡道無從弘教無從成矣正蒙○江氏曰此張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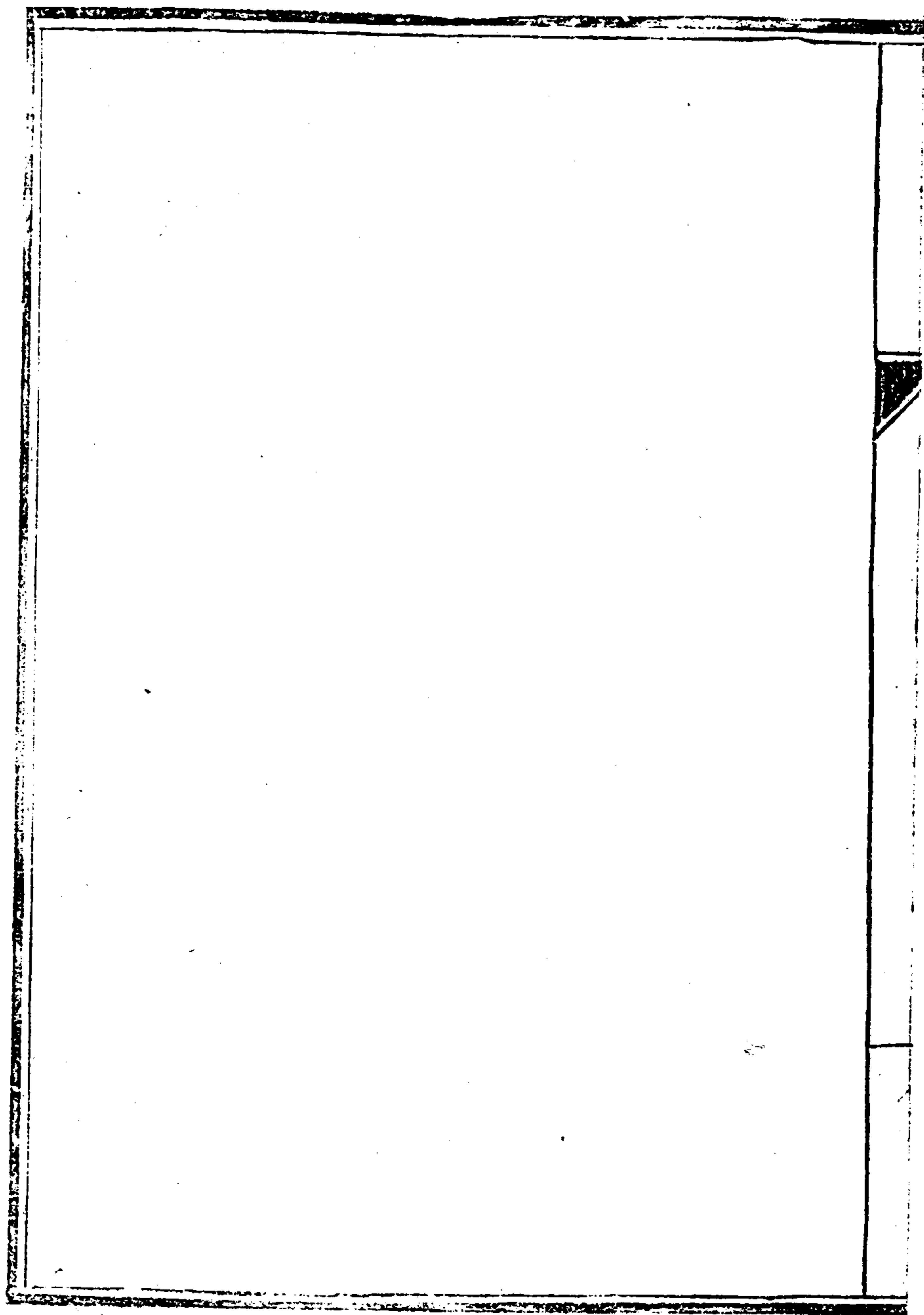
教者能恭敬擗節退讓以明禮則能率人使成材

是仁之至能宏道以教人是愛道之極

白石山館抄本

學記曰進而不顧其安使人不由其誠教人不盡其材人未安之又進之未喻之又告之徒使人生所此節目不盡材不顧安不由誠皆是施之妄也教人至難必盡人之材乃不誤人觀可及靈然後告之聖人之明直若庖丁之解牛皆知其隙刃投餘地無全牛矣人之才足以有為但以其不由於誠則不盡其才若曰勉齊而為之則豈有由誠哉橫渠禮記說下同。朱子曰若是逼得他緊他便來厮講便是不由誠問便是他解此兩句只作一意解否曰固是既是由誠自是材不盡。常見橫渠簡與人謂其子曰來誦書不熟宜教他熟誦盡其誠與材古之小兒便能敬事長者與之提攜則兩手奉長者之手問之掩口而對蓋稍不敬事便不忠信故教小兒且先安詳恭敬朱子曰學養得小兒子誠敬善端發見所以大來都不費力令人全失了小學工夫要填補實難且教人把教為主收斂身心方可

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與間也唯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
非惟君心至於朋游學者之際彼雖議論異同未欲深較惟整理
其心使歸之正豈小補哉橫渠孟子說○許魯齋曰羊人之非不
事有不言而
自羊者也



蔡虛齋曰周子謂仲由令名無窮者謂喜聞過一事令名也周聞過而勇有修故有美可稱也

近思錄卷之十二

凡三十三條

朱子曰此卷改過及人心疾病

濂溪先生曰仲由喜聞過令名無窮焉今人有過不喜人規如護

疾而忌醫寧減其身而無悟也噫

通書。朱子曰喜其得聞而改過但當一一容受不當復計其虛實事無大小皆樂告而無

過但當一一容受不當復計其虛實事無大小皆樂告而無

伊川先生曰德善日積則福祿日臻德踰於祿則雖盛而非滿自

古隆盛未有不失道而喪敗者也

易傳下同。泰九三傳。徐氏曰大人有交勝之理處其交履

其會者必有變化持守之道不可一

人之於豫樂心悅之故遲遲遂至於耽戀不能已也豫之六二以

中正自守其介如石其去之速不俟終日故貞正而吉也處豫不

白石山館抄本

王無名考

可安且久也久則溺矣如二可謂見機而作者也蓋中正故其守

堅而能辨之早去之速也朱子曰豫雖主樂然易以溺人溺則反

不也其德安靜而堅確故其思慮明審不俟終日而見凡事之繁

微也大學曰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意正如此王氏曰知樂

而識之遠而去之又豈俟終日也哉豫六五傳○朱子曰天下事

人君致危亡之道非一而以豫為多非難多事之可憂而害安

就委之可畏正使功成治定無一事之可為尚當朝乾夕惕居安慮危而不可以少怠

聖人為戒必於方盛之時方其盛而不知戒故狃安富則驕侈生

樂舒肆則綱紀壞忘禍亂則釁孽萌是以沒注不知亂之至也臨

傳○朱子曰舜之戒為曰允執厥中而必繼之曰慎乃在位敬修

其可頌四海因甯天祿永終孔子告顏淵以四代禮樂而又申之

曰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此千聖相傳心法之要所以

極夫天理之全而察乎人欲之盡者可謂本末巨細而舉之矣

復之六三以陰躁處動之極復之頻數而不能固者也復貴安固

頻復頻失不安於復也復善而屢失危之道也聖人開遷善之道

與其復而危其屢失故云厲无咎不可以頻失而戒其復也頻失

則為危屢復何咎過在失而不在復也本註劉質夫曰頻復不已

遂至迷復劉鈞字質夫程子門人。張氏曰人於過失當時或不

能自知過後未有不悔但不能乘此悔心力圖自新他

日臨事差忒如此則終身所言所行只是有悔安得悔亡

睽極則睽戾而難合剛極則躁暴而不詳明極則過察而多疑睽

之上九有六三之正應實不孤而其才性如此自睽孤也如人雖

有親黨山多日疑精安生乖離雖處骨肉親黨之間而常孤獨也蘇氏曰多自

白石山館抄本

解之六三曰負且乘致寇至負各傳曰小人而竊盛位雖勉為正事而氣質卑下本非在上之物終可吝也若能大正則如何曰大

正非陰柔所能也若能則是化為君子矣

朱子曰負各言難以正得之亦可羞也推避而

去之為可免耳

益之上九曰莫益之或擊之傳曰理者天下之至公利者衆人所

同欲苟公其心不失其正理則與衆同利無侵於人人亦欲與之

若切于好利蔽于自私求自益以損于人則人亦與之力爭故莫

肯益之而有擊奪之者矣

程子又曰專欲益其害大矣欲之甚則昏蔽而忘義理求之極則侵奪而致

仇怨故夫子曰放于利而行多怨孟子曰先利則不奪不廢聖賢之深戒也

艮之九三曰艮其限列其夤厲董心傳曰夫止道貴乎得宜行止

楊氏學子

引明胡氏與前後書法不一

不能以時而定於一其堅強如此則處世乖矣與物睽絕其危甚

矣人之固止一隅而舉世莫與宜者則艱蹇恇畏焚燒其中豈有

安裕之理厲董心謂不安之勢董燥其中也楊氏曰此文是惡動

心者蓋心之與物本相解屬時止而止時行而行則事應于心

而心常泰然有意絕物則物終不可絕而心終不可靜矣

大率以說而動安有不失正矣者歸妹傳曰雙湖胡氏曰動而說

隨得男女之正反故元亨利貞說以動為歸妹則是陰反先

倡而陽和女反先行而男從夫男女之正故征凶无攸利

男女有尊卑之序夫婦有倡隨之禮此常理也若徇情肆欲惟說

是動男牽欲而失其剛婦狃說而忘其順則凶而無所利矣朱子

婦情意密而易于陷溺不於致謹則私欲行于玩狎之地自欺于

人所不知之境人倫大法雖講于師友之前亦未保其不壞于幽

白石山館抄本

雖舜之聖且畏巧言令色說之惑人易入而可懼也如此傳○六五

治天下事當以誠實

治水天下之大任也非其至公之心能舍己從人盡天下之議則不能成其功豈方命圮族者所能乎鯀雖九年而功弗成然其所治固非他人所及也惟其功有敘故其自任益強弗戾圮類蓋甚

公議隔而人心離矣是以其惡益顯而功卒不可成也○經說下同

天下之事逆理者如何行得禹之行水亦不端的見得須是如此順而行之而已鯀績之不廣正為不順可○蔡氏曰弗人之性必不能順水之性禹唯舍己從人不矜不伐故能成功

君子敬以直內微生高所枉雖小而害則大○朱子曰易得之物尚

如何當有便道有無便道無才枉其小便宜其大○危氏曰醒人觀人於其一介之取示而千駟萬鍾從可知焉故以微事斯之所

以教人不
可不謹也

人有怨則無剛剛則不屈於怨

謝氏曰剛與怨正相反能勝怨之謂剛故常居于萬物之下。朱子曰最怕有怨上蔡這處說得

之謂怨故常居于萬物之下。朱子曰最怕有怨上蔡這處說得

最好令人可謂之剛曰以看他做得如何那地泥帶水底便是怨

下甚麼人可謂之剛曰以看他做得如何那地泥帶水底便是怨

那壁立千仞底便是剛。此亦不要學問學問進則見得理明自

是勝得他不然則以值

氣稟去便自足底于怨

人之過也各於其類君子常失於厚小人常失於薄君子過於愛

小人傷於忍朱子曰厚與愛畢竟是仁上發來其苗脈可見。程

子過于介小人過于通之類皆是。真西小曰此聖門觀人之法

然為人君者尤當因臣下之過而察其心如愛君而極諫不無狂

許之過愛民而違命不無矯拂之過要其用心則皆仁也人君取

其仁而累其過可也若奸邪之臣巧于掩覆未必有過之可指而

可悶矣

白石山館抄本

明道先生曰富貴驕人固不善學問驕人害亦不細道書下同

○人之心便是私欲聖賢四方八面提起向人說只要人去得私欲

○繼使已有一長未可遽恃以輕彼而長其驕吝克伐之私況其

有無之實又初未可定乎

人以料事為明便駁駁入逆詐億不信去也朱子曰周子云明則

生于不明如以空為明皆是至暗呂氏曰不見其詐不逆

謂之詐不知其不信不億度人之不信也此說最為得之

人於外物奉身者事事要好只有自家一箇身與心却不要好苟

得外面物好時却不知道自家身與心却已先不好了也朱子曰

此身其他都是閒物事緣我這身是天造地設底擔負許多道理

盡得這道理方成個人方可在天踏地而不負此生若不盡得此

道理只是空具形骸空喫了世間人飯見得

道理透許多閒物事都沒要緊要做甚麼

人於天理昏者只是為嗜欲亂著他莊子言其嗜欲者其天機淺

葉氏曰德未成而從政者未有存身且志

雖公天下事若用私意為之便是私朱子曰人才有私意雖有甚好事都做不得○張楊園曰

雖行道時有必出于己之意此為驕若亦為計功謀利已足亂

天下矣天下事在我當為則為之我不為則人為之夫何私又曰

欲使善必出于我便是計功謀利之心不為則人為之夫何私又曰

絕緣有我無我則廓然而大公矣言為富貴所移愚意以為不特言

傲官奪人志此問仕宦奪人志或言為富貴所移愚意以為不特言

遂入于隨時徇俗與初間立心若別此所謂奪志也不知程子意

論奪志之說先也善欲故此但常隨事省察而何以救之朱子曰所

審其輕重耳然樂微之間大須著精彩也何以救之朱子曰所

驕是氣盈吝是氣歉人若吝時於財上亦不足於事上亦不足凡

百事皆不足必有歉歉之色也朱子曰吝之所有乃驕之所恃也

驕每所用其君此盈于虛者所以必歎于實而歎于實者所以必

盈于虛也○一學者未問驕是氣盈吝是氣歉歎則不盈盈則不

歎如何却說使驕且吝者試高量看吳伯豐對曰盈是加于人而歎

是存于己者粗喻之如勇于為則怯于定善明于責人則暗于

姓已同是一個病根先生曰如人晚些文義者惜不肯與人說便是要去驕人非驕無所用其者非者則無以爲驕。驕者雖有盈歎之珠然其勢常相因蓋驕者者之技擊者者驕之本根故嘗論之天下之人未有驕而不吝吝而不驕者也。問氣之盈歎如何曰驕者是一般病驕是放出底吝吝是不放出底驕如人病寒熱攻注上則頭日痛攻注下則腰腹痛熱發出外似驕寒也縮在內似吝。問驕吝兩種先生將吝字看得重直說到敬固自私不肯放下。曰亦因見人有如此之弊故微發之要是兩種病痛彼此相資但看吝字是冷病寒症尤可畏耳。

未知道者如醉人方其醉時無所不至及其醒也莫不媿耻人之

未知學者自視以無缺及既知學反思前日所為則駭且懼矣朱

曰人未自見時直情做去都不自覺一有所見始覺所以為多可寒心處

邢七云一日三檢點明道先生曰可哀也哉其餘時理會甚事蓋傲三省之說錯了可見不曾用功又多逐人面上說一般話明道

白石山館抄本

此語刪去上文便語意不明要之
是一查(過法如游引之真須至
三語可了也且亦止可附之圈
不身存旨抵牾

曰無可說便不得不說劉蕢山曰君子行微時時知過時時改過

然何莫亦孔子之學。按便不得不說言既無可說則亦不必說矣便如此不得不說乎乃詰問之辭

橫渠先生曰學者捨禮義則能食終日無所歎為與下民一致所

事不踰衣食之間遊游之樂爾正宗。按學者當以禮樂為根本若捨禮義則讀書作文皆以益其

放而心又何必事事不踰衣食遊樂然後為與下民一致乎

鄭衛之音悲哀令人意思留連又生怠惰之意從而致驕淫之心

雖珍玩奇貨其始惑人也亦不如是切從而生無限嗜好故孔子

曰必放之亦是聖人經歷過但聖人能不為物所移耳橫渠禮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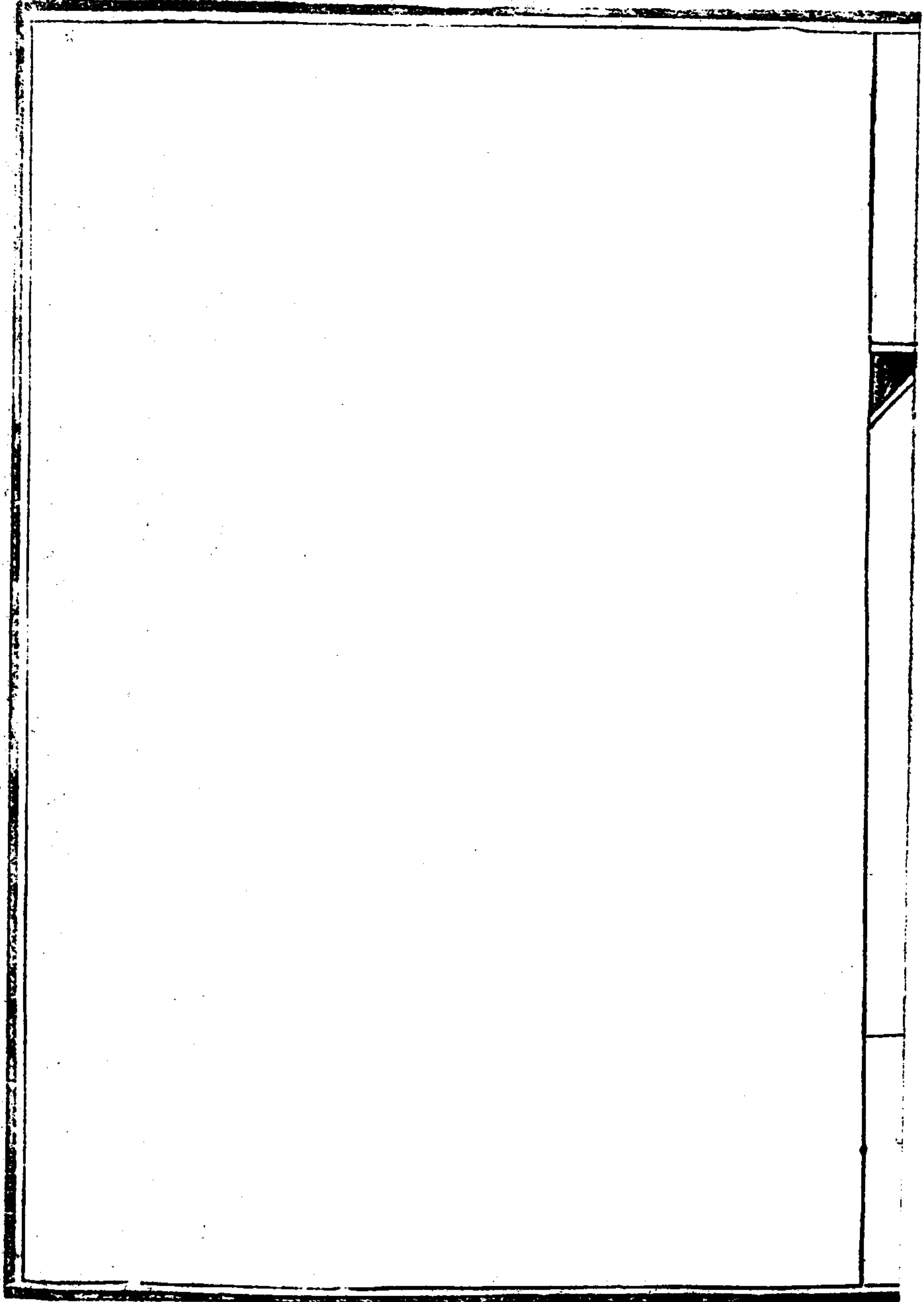
曰音律只是氣人亦只是氣故相闕張子云古聖所以養人中和之氣後之言樂者止以求哀故晉平公曰音無哀于此者乎哀則

止以感人不善之心

孟子言反經特於鄉愿之後者以鄉愿大者不先立心中初無作
 惟是左右看順人情不欲違一生如此橫學孟子說○朱子曰
 為是既把未做是了硬休專務苟倂一心只要人道好更不理會
 自家所見所得與天理之是非故孔子以為德之賊反經者復其
 常道也使人不知反其本而
 見善明則邪慝不能惑也

白石山館抄本

續修四庫全書 子部 儒家類



近思錄卷之十三

凡十四條

朱子曰此卷
異端之學

明道先生曰楊墨之害甚於申韓佛老之害甚於楊墨楊氏為我
 疑於義墨氏兼愛疑於仁申韓則淺陋易見故孟子只開楊墨為
 其惑世之甚也佛老其言近理又非楊墨之比此所以其惑尤甚
 楊墨之言亦經孟子闢之所以廓如也遺書下同。朱子曰楊朱
墨翟學為仁者也而流于兼愛本其設心豈有邪哉皆以善而為
 之耳特于本原之際微有毫釐之差足以孟子推言其禍以為與
 父無君而陷于禽獸解而闕之不少假借孟子亦豈不原其情而
 適為是刻核之論哉誠以其賊天理害人之心於幾微之間使人陷
 溺而不自知非若刑名租詔之術其禍幾近而易見也所以核本
 塞源不得不如是之力。問墨氏兼愛疑于仁此易見楊氏為我
 何以疑于義曰楊朱看來不似兼他全是老子之義只是個道途
 物外僅足其身不屑世務之人不是他自愛其身界限齊整不相

百石山館抄本

侵越微似義耳然終不似也。楊朱即老聃弟子孟子闢楊墨則老在在其中矣。自老莊以來將道說得自是一般物事闕然在天地間後來佛氏又放開說去法藩籬更極下落愈覺高妙吾儒反多折而入之把聖賢言語來看全不如此可見世間惑人者不獨尤物為然然有學問人自不被他惑也。

伊川先生曰儒者潛心正道不容有差其始甚微其終則不可救如師也過高也不及於聖人中道師只是過於厚些高只是不及此然而厚則漸至於無愛不及則便至於為我其過不及同出于儒者其末遂至楊墨至於楊墨亦未至於無君無父孟子推之便至於此蓋其差必至於是也。胡氏曰楊朱即莊周所謂莊子居者與老聃同時墨翟又在楊朱之前字師大焉而晏嬰學之者也以為出于二子則其考之不詳甚矣。或問楊墨學出于師商信乎朱子曰胡氏論之當矣。程子論楊墨之源流考之有未精者若曰佛氏之害甚于楊墨儒者潛心正道不容有差則皆至論也。胡放齋曰入頭雷最怕差將來無救

語錄中有關其端先從自己身上關
二系甚精當補入

實下手處又怕偏時來偏到底故程子教人讀大學云學者不由是而學為則虛乎其不差矣又教人讀中庸謂此篇乃孔門傳授心法子思恐其久而差也故筆之于書以授孟子學者果能依未子二讀此二書則必不差于異端虛無穿滅之教且有所據以斥夫二氏似是之小矣。按程子之意舉即商只是取過不及三字以明道之不容有差一差則必至于楊墨似非論其源流也

明道先生曰道之外無物物之外無道是天地之間無道而非道也即父子而父子在所親即君臣而君臣在所嚴以至為夫婦為長幼為朋友無所為而非道此道所以不可須臾離也然則毀人倫去四大者其外於道也遠矣故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若有適有莫則於道為有間非天地之全也彼釋氏之學於^故以直內則有之矣義以方外則未之有也故滯固者入於枯槁疏通者歸于恣肆此佛之教所以為隘也吾道則不然率性

白石山館抄本

不當分

而巳斯理也聖人於易備言之本註又云佛有一箇覺之理可以

敬以直內矣然無義以方外其直內者要之其本亦不是問佛家

敬以直內朱子曰他有个覺察可以敬以直內然與吾儒不同也

本是个耐煩底人故盡欲掃去吾儒便有是有無是無於應事接

物只要需得是問遺書云釋氏行敬以直內則有之義以方外

則未也恐未安曰前日章出卿正論此以為釋氏本與吾儒同不

是其末異其與言正是大本不同因極近思錄有云佛有一个覺

之理云這是當時記得全處前者記傳不全也只無義以方外則

連敬以直內也不是了程子謂釋氏唯務上達而無下學則其上達處豈有是耶亦是此意

釋氏本怖死生為利豈是公道朱子曰歟公嘗言老子貪生釋氏

則死順之而已唯務上達而無下學然則其上達處豈有是也元

佛氏則皆悖之不相連屬但有間斷非道也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彼所謂

識心見性是也若存心養性一段事則無矣謝上蔡曰釋氏所謂

性乃吾儒所謂心釋

氏所謂心乃吾儒所謂意未子曰此恐記歸者有誤蓋釋氏于
 性之問固不可謂之無所見但只畧見得心性影子初未嘗仔細
 向裡面體察其理亦不可謂之不能存養但只存養得所見影子
 非心性之真耳○明道論釋氏下學上達靈則無滲漏矣其下文
 說盡心知性語不完二先生語中亦間有如此處必是記者之失
 ○程子論釋氏亦有盡心知性而無存養之功者止承上文譏其無
 下學上達不連屬而有間斷之病亦真以是許之也其論直內
 方外而曰既無方外則所謂直內者其本亦不足意亦如此○呂
 氏曰神學所謂明心見性者必先能截斷事理而後能洞見本體
 謂之有見于其後朱陽儒陰釋之徒如楊簡之言下忽省此心
 詹阜氏之下樓忽覺澄瑩王陽明之龍橋恍若有悟皆止見釋氏
 之妙圓空寂而非孟子之所謂心也止到得彼固曰出家獨善便
 他覺字悟字而亦非孟子之所謂心也止到得彼固曰出家獨善便
 於道體自不足而窮也自今而後男皆如佛氏之清淨而不求其
 室女皆如佛氏之清淨而不求其家則百年之下生民之類有耶
 焉耶不但吾族固無笑彼佛氏之徒亦能自有耶此朱子所以說
 極大罪名其他更不消說也或曰釋氏地獄之類皆是為下根之

白石山館抄本

人設此怖令為善先生曰至誠貫天地人尚有不化豈有立偽教

而人可化乎以上明道語。問為惡者無地獄彼何所懲。朱子曰

然後治則生人主君又何用自浮屠入中國善之者便錯了修橋

造路猶有益于人主君謂天下之人既不滿于彼

下便解知向善者謂天下之人既不滿于彼

自然孝父母弟長上做一好人便不是善也

學者於釋氏之說直須如淫聲美色以遠之不爾則駸駸然入於

其中矣顏淵問為邦孔子既告之以二帝三王之事而復戒以放

鄭聲遠佞人曰鄭聲佞人殆彼佞人者是他一邊佞耳然而於已

則危只是能使人移故危也至於禹之言曰何畏乎巧言令色巧

言令色直消言畏只是須著如此戒慎猶恐不免釋氏之學更不

消言常戒到自家自信後便不能亂得

朱子曰異端不是天生出

未天下只有一個道理

緣人心不正則流于邪說既入于邪必害于正不惟不可專治使
累去理會他也不得止去看他病痛却得也是自家眼力高方可
若不能則也不奈他何如後來士大夫末年皆流入佛氏者緣是地
自家底做淺底看便沒意思了所以流空寂元妙之說去○某
手釋氏之說蓋嘗師其人尊其道求之切至矣然未能有得其後
以先生之教授夫先後緩急之序於是暫置其說而從事于者學
猶未處絕之也乃一二年來心獨有所自安雖未
能即有諸已然欲復求之外學不可得矣

所以謂萬物一體者皆有此理只為從那裏來生生之謂易生則
一時生皆完此理人則能推物則氣昏推不得不可道他物不與
有也人只為自利私將自家軀殼上頭起意故看得道理小了他
底放這身來都在萬物中一例看大小大快活釋氏以不知此去
他身上起意思奈何那身不得故却厭惡要得去盡根塵為心源
不定故要得如枯木死灰然沒此理要有此理陰是死也釋氏其

白石山館抄本

實是愛身放不得故說許多譬如負版之蟲已載不起猶自更取

物在身又如抱石投河以其重愈沈終不道放下石頭惟嫌重也

朱子曰儒者以儒與理為一而被以心與理為二蓋由見處不同

彼見得正空而無理此見得心雖空而萬理具足也然近世有一

種學問雖說心與理一而不察乎氣稟物欲之私是見得不真故

其發亦不合理却與釋氏同病大學所以格物也。劉念臺曰

程子謂須將身與萬物一例看凡宇宙間道德事功在人不在我

無二理看一毫彼此多寡見便是從自家軀殼上起意此內外公

私義利王伯之分

人有語道氣者問先生曰君亦有術乎曰吾嘗夏葛而冬裘飢食

而渴飲節嗜欲定心氣如斯而已矣朱子曰人生重得只有這些

此理所以自私自其身各儒則不以血氣形骸為主而一循此理則

天之正命自我而立矣。胡敬齋曰儒者養得一個道理釋老只

養得一個精神儒者養得一身之正氣與天地

無間釋老養得一身之私氣故逆天悖理

15. 221. 4. 續修四庫全書

佛氏不識陰陽晝夜死生古今安得謂形而上者與聖人同乎氏

曰形而上者性命也陰陽晝夜死生古今乃天命之流行二氣之屈伸釋氏指為輪回為幻妄則其所談性命亦異于聖人矣

釋氏之說若欲窮其說而去取之則其說未能窮固已化而為佛

矣只且於迹上考之其設教如是則其心果如何固難為取其心

不取其迹有是心則有是迹王通言心迹之判便是亂說文中子云汝所

問者迹也吾若汝者心也心迹之判久矣故不若且於迹上斷定不與聖人合其言有

合處則吾道固已有有不合者固所不取如此立定却省易朱子曰

吾之說而修之則體用一原顯微無間而治心修身齊家治國無一事之非理由彼之說則本末橫分中外斷絕雖有所謂朗徹靈

通虛靜明妙者而無所放于誠倫亂理之非顛倒運用之失也

問神仙之說有諸曰若說白日飛昇之類則無若言居山林間保

白石山館抄本

形鍊氣以延年益壽則有之譬如一爐火置之風中則易過置之

密室則難過有此理也又問揚子言聖人不師仙厥術異也聖人

能為此等事否曰此是天地間一賊若非竊造化之機安能延年

使聖人肯為周孔為之矣胡敬齋曰萬物始終乃陰陽造化自然

以常存必無此理今程子謂係形鍊氣以延年思謂雖盜竊造化之

過亦有此理然非盜竊造化之機安能延年思謂雖盜竊造化之

機以延年亦未有久而不散者不然自古

以仙得名者多矣何千百年不見一人在世耶

謝顯道問佛說與吾儒同處問伊川先生先生曰信地同處雖

多只是本領不是一齊差却外書。問佛氏所以差朱子曰從傍

空處說了各儘見得都是實他底程頭到尾都是空。陸子靜嘗

言佛說差實只是義利之間某謂此猶是第二着以他根本處便

不是他說萬理皆空吾儒說萬理皆實從此一差方有公私義利

之不同。佛學之與吾儒雖有畧相似實然正所謂貌同心異似

則有矣老氏乃云物生于有有生于無和理也無便錯了問釋氏
 之無與老氏之無何以異曰老氏仍是有所謂無欲觀其妙有
 欲觀其竅是也釋氏則以天地為幻妄四大為假合則是全無也
 〇周子云無極而太極周子之言有無為一老氏之言有
 無以有無為二〇江氏曰易不言有無謂不言無也然下即曰
 人作易未嘗言無惟無思也無為也此戒夫作為也然下即曰
 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是動靜之理未嘗為偏之說此易不
 言無也老子云萬物皆生于有有生于無莊子又雜言之曰有有
 也者有無也者有未始有無也者諸子之陋如此

浮圖明鬼謂有識之死受生循環遂厭苦求免可謂知鬼乎以人
 生為妄見可謂知人乎天人一物輒生取舍可謂知天乎孔孟所
 謂天彼所謂道惑者指遊魂為變為輪迴未之思也大學當先知
 天德知天德則知聖人知鬼神今浮圖劇論要歸必謂死生流轉
 非得道不免謂之悟道可乎本註悟則有義有命均死生一天人

推知晝夜通陰陽體之無二自其說熾傳中國儒者未嘗窺聖學
門牆已為引取滯其間指為大道達其俗達之天下致善惡知
愚男女臧獲人人著信使英才間氣生則溺耳目恬習之事長則
師世儒崇尚之言遂冥然被驅因謂聖人可不修而至大道可不
學而知故未識聖人心已謂不必求其迹未見君子志已謂不必
事其文此人倫所以不察庶物所以不明治所以忽德所以亂異
言滿耳上無禮以防其偽下無學以稽其弊自古故淫邪道之辭
翕然茲興一出於佛氏之門者千五百年向非獨立不懼精一自
信有大過人之才何以正立其間與之較是非計得失哉朱子曰
釋氏謂
人死為鬼鬼復為人如此則天地間常是許多來去去更不由
造化生生必無是理也。高景逸曰有識之死謂人死而識神復

白石山館抄本

循環受生也天人取舍者棄人事以求天性也孔孟所謂天彼則
 謂之道易所謂游魂為變彼則謂之輪迴似是非而實非皆以不知
 天德不知天德則以未嘗格物窮理而徒欲得道以脫生死輪轉
 即此後本要歸尚可謂之悟道乎。薛敬軒曰周程張朱真儒也
 四子聞佛老之奴隸是豈真知四子而能讀其書者哉
 荀佛老之奴隸是豈真知四子而能讀其書者哉

近思錄卷之十四

凡二十六條

朱子曰此卷
聖賢氣象

明道先生曰堯與舜更無優劣及至湯武便別孟子言性之反之
 自古無人如此說只孟子分別出來便知得堯舜是生而知之湯
 武是學而能之文王之德則似堯舜禹之德則似湯武要之皆是
 聖人遺書下同。朱子曰聖人之心不曾有个起頭處堯舜性之
 處甚微。性者得全于天無所汗壞不假修為至也反之者
 修為以復其性而至于聖人也。同書觀之湯畢竟反之之功極
 細密如以義制事以禮制心等語又自謂有慙德覺多不足往往
 自此益去加功如武王不識不識其數對之罪辭氣暴厲如湯便都
 不如也。葉氏曰文王不識不識其數對之罪辭氣暴厲如湯便都
 之性也。禹克勤克儉不矜不伐蓋亦學能之事也。

仲尼元氣也顏子春生也孟子并秋殺盡見仲尼無所不包顏子

自古及耳安可據以斷武王之序

白石山館抄本

示不遠如愚之學於後世有自然之和氣不言而化者也孟子則
 露其才益亦時焉而已仲尼天地也顏子和風慶雲也孟子泰山
 巖巖之氣象也觀其言皆可見之矣仲尼無迹顏子微有迹孟子
 其迹著孔子儘是明快人顏子儘豈弟孟子儘雄辯問顏子春生
 盡見未子曰仲尼無不包顏子方露出春生之意如無伐善無施
 勞是也使此更不露便是孔子孟子便如秋殺都發出未露其才
 如所謂英氣是發用處都見也○問顏子之微有迹雷曰如願無
 伐善無施勞皆是若孔子無迹只是人捉摸不着○問孟子露其
 才時焉而已或曰非常如此蓋時出之耳或曰戰國之習俗如此
 或曰世衰道微孟子不得已耳三者孰是曰恐只是習俗之說較
 穩大抵自堯舜以來至子本朝一代之各是戰國之習俗如三代
 焉而已豈孟子亦有戰國之習俗否曰亦是戰國之習俗如三代
 自是一般氣象○按惟聖賢能知聖賢觀測道形容孔顏孟子直
 是一般氣象○按惟聖賢能知聖賢觀測道形容孔顏孟子直
 是神會點契豈言語揣做所能者耶

曾子傳聖人學其德後來不可測安知其不至聖人如言者得正

而斃且休理會文字只看他氣象極好被他所見處大後人雖有

好言語只被氣象卑終不類道按遺書又云曾子疾病只要以正

天下不為同心。顧景逆曰曾子之替手足也蓋以為知先矣

而勇等一節猶在其後全歸之難如此學者可不兢兢以自省與

傳經為難如聖人之後統百年傳之已差聖人之學若非子思孟

子則幾乎息矣道何嘗息只是人不由之道非止也幽厲不由也

末二句董仲舒對策語。○朱子曰吾夫子雖不得位而所以繼往

聖開來學其功反有贖于堯舜者當是時見而知之者唯顏氏曾

氏之傳得其宗及曾氏再傳而復得夫子之孫子思則去聖遠而

異端起矣子思懼夫愈久而愈失其真也於是作為中庸以詔後

學自是而又再傳以得孟氏為能推明是書以承先聖之統及其

沒而遂失其傳焉然而幸此書之不泯故程夫子兄弟者出得有

白石山館抄本

荀子才高其過多揚雄才短其過少

葉氏曰荀子名況字卿才高敢為異論

如以人性為惡以子思孟子為非其過多揚雄才短如作太元擬周易法言擬論語皆語時撰擬前聖之遺言其過小

荀子極偏駁只一句性惡大本已失揚子雖少過然已自不識性

更說甚道

朱子曰荀揚諸人論性其實只說得氣荀子只見不好

揚子善惡混之說所見僅足以比告子他見孟子既說性善荀子

又說性惡他無可得說只得說今善惡混是揚子不識性也

揚不惟說性不是從頭到底皆不識當時未有明道之士被他說

用於世千餘年韓退之謂荀揚大醇而小疵伊川曰韓子責人甚

過等語皆不是責人怨乃是看人不破。荀子極偏駁揚子則所謂極

偏駁雖少過等語亦見不得

董仲舒曰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此董子所以度越

諸子

朱子曰漢儒惟董仲舒三篇說得稍親切終是不脫漢儒氣

味又對江都易王云王仁人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

其功方無病又方是儒者語。論正非是有意要正道必明亦是。有意要明功利自是所謂仁人於此有不解自己者師出無名。事故不成明其為賊敵乃可服此便是有意立名以正其誼。仲舒所立甚高後世之所謂醇儒極是。古人者道義功利閑不遠耳。仲舒本領純正班固所謂醇儒極是。至于天下國家事業施展未必得。

漢儒如毛萇董仲舒最得聖賢之意然見道不甚分明下此即至

揚雄規模又窄狹矣。問伊川謂仲舒見道不分明朱子曰如命者

不行性非教化不成情亦利度不節等語。此不識性善模樣又云。明于天性知自貴于物知自貴于物然後知仁義知仁義然後重。禮節重禮節然後安善安善然後樂循理又似見得性善模樣。樣終是說得騎牆不知何所見而然嘗考之詩傳其緊要處有數處。取之朱曰程子不知何所見而然嘗考之詩傳其緊要處有數處。如閑睢所謂夫婦有別則父子親則君臣敬君臣敬則朝。廷正朝廷正則王化要之亦不多見只是其氣象大緊好。揚。子為人深沈會去思索然太元亦是拙底工夫道理不是如此。其。學似本于黃老如云惟清惟靜惟寂惟冥之類某嘗謂揚雄最無。用真是一腐儒到急處只是投閣自身命也奈何不下如何會理。

白石山館抄本

事得別

林希謂揚雄為祿德揚雄後人只為見他著書便須要做他是怎

生做得是

朱子曰詩云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明哲只是曉天下事

知微先占便宜如揚雄說明指煌煌有燭無疆避于不虞以保天命便是占便宜說話所以他被這樂白誤程子曰子雲仕華謂之者燭無疆可乎隱可也仕不可也

孔明有王佐之心道則未盡王者如天地之無私心焉行一不義

而得天下不為孔明必求有成而取劉璋聖人寧無成耳此不可

為也若劉表子琮將為曹公所并取而與劉氏可也

朱子曰程子謂孔明有王

佐之心道則未盡其論極當問殺劉璋事如何曰這只是不是問聖人當此合如何曰亦須有別个道理若如此寧可事不成只為後世事欲苟成功欲苟就便有許多事孔明大綱却好只為如此便有斑駁處

諸葛武侯有儒者氣象問武侯有儒者氣象如何朱子曰孔明學

大分武侯知之有亦他人所及者亦其天資有過人處○武侯

為漢復仇之志如青天白日人人得而見之有補于天下後世

孔明庶幾禮樂禮樂中人也只是粗底禮樂○武侯言治世以大

德不以小惠而其治蜀也官序次舍橋梁道路莫不繕治是亦庶幾乎先王之政矣

文中子本是一隱君子世人往往得其議論附會成書其間極有

格言荀揚道不到處朱子曰王通極開與說得廣濶緣他于事上

襲施為作用先後次第都曉得說得仁義禮樂都有用靈若用

于世必有可觀只可惜不曾向上透一著於大體上有所欠缺所

以如此著更曉得高處一層那裏得來○細看他書便見他極有

好靈非特首揚道不到雖韓退之也道不到○其書多為人添入

真偽難見然好靈甚多就中論世壞因筆靈說得極好○文中

論治禱靈高以舒而本領不及與似仲舒而純不及○伊川謂

白石山館抄本

韓愈亦近世豪傑之士如原道中雖有病然自孟子而後能將許大見識尋求者才見此人至如斷曰孟子醇乎醇又曰荀與揚擇

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若不是他見得豈千餘年後便能斷得如

此分明朱子曰韓退之却有些本領如原道其言雖不精然皆實

却說見大體程子謂能作許大見識尋求真箇如此他資才甚

高曰問遺書第一卷言韓愈近世豪傑揚子雲豈得如愈第六卷

則曰揚子之學實韓子之學華華則涉道淺二說取子似相牴牾

之見得到靈却甚峻絕性分三品正是說氣質之性至程門說破

韓子稱孟子醇乎醇荀與揚子醇而小疵程子謂其性實也

非見得孟子意亦道不到程子謂其論荀揚則非也

失大本不識性者為大醇則其稱孟子醇乎醇亦只是說得到未

必真見得到曰如何見得韓子稱荀揚大醇處便是就論性處說

又云韓子說荀揚大醇是泛說與中不害韓非之德較之則荀揚

為大醇韓子說得那一邊湊不著這一邊是會說底說那一邊

亦曰讀者
遠一遊

學本是修德有德然後有言退之却倒學了因學文日求所未至
遂有所得如曰軻之死不得其傳似是言語非是蹈襲前人又非

鑿空撰得出必有所見若無所見不知言所傳者何事

朱子曰韓文公第一

義是去學文字第二義才去窮先道理所以看得不親切○韓公雖有心學問但于利祿之意甚重曰他也是不曾做工夫他于外面皮殼上都見得只是不曾向裏省察不曾向身上細密做工夫只從籠裏去不見得原頭未雷平日只以詩文飲酒為事○朱子韓文公考異云諸賢之論惟程子此條為能得其深處○考諸臨川王氏之書則其詩有曰終終易盡百年身舉世何人識道真力去陳言考俗可憐無補費精神其為予奪乃有大不同者故嘗折其衷而論之竊謂程子之意固為得其大端而王氏之言亦自不為一也○其心知其可行于天下而未知其本之當先于其體之一身也是以其言常詳于外而畧于內其意極于遠大而先行未必能謹于細微雖知文與道有內外淺深之殊而終未能審其緩急重輕

白石山館抄本

不此厚段

黃梨洲林劉念臺先生往嚴發清尚
中誤為尤風當月可謂善也爾子者
矣

之序以決取舍雖知汲以行道濟時抑邪崇正為事而或未免
乎貧位暮福之私此其見于文字之中信有如王氏之所講者但
王氏雖能言此而其所謂道真者實乃老佛之餘波正韓公所深
詆則是楚雖失而齊亦未為得耳○黃東發曰所傳者即原道篇
所謂其位君臣父子其教禮樂刑政其文詩書易春秋以至絲葛
宮室粟米蔬果皆道之實也故曰以是而傳以是者指原道之書
所謂道者而言之以明中國聖人皆以此道而為治也故他日論
異端曰果孰傳之耶正言此之所謂道者無非實而其傳具有自
來彼之所謂道者無非虛而初無所
自傳云尔非他有所相授受之密傳也

周茂叔胸中灑落如光風霽月

見黃庭堅所作詩序○朱子曰延

道者氣象○所謂洒落者不是形容一个不疑所行清明高遠之
意象亦自可見○胡敬齋曰此二語終有清高意必如所謂心廣
體胖時面盎背允實先輝真有道氣象○按洒落是無欲之驗人
能無欲自有清明和樂氣象○敬齋先生論其為政精密嚴
初學之要求洒落而不知極學著嚴密者力可
怨務盡道理 見潘延之所撰墓誌○通書附錄○朱子曰孝通云

考長篇分段可也

玉色金聲從容和毅一府皆傾其氣象可想矣

伊川先生撰明道先生行狀曰先生資稟既異而充養有道純粹如精金溫潤如良玉寬而有制和而不流忠誠貫於金石孝悌通於神明視其色其潤物也如春陽之溫聽其言其入人也如時雨之潤骨懷洞然徹視無間測其蘊則浩乎若滄溟之無際極其德美言蓋不足以形容先生行已內主於敬而行之以恕見善若不能已不欲弗施於人居廣居而行大道言有物而行動有常先生為學自十五六時聞汝南周茂叔論道遂厭科舉之業慨然有求道之志未知其要泛濫於諸家出入於老釋者幾十年返求諸六經而後得之

朱子曰二程之于濂溪如曰仲尼顏子所樂吟風弄月以歸皆當時口傳心授的當親切雷後朱二先生

白石山館抄本

舉似後學亦不當作第二義看然則行狀所謂及求之六經然後
 得之者特語大切用之又全耳至其入處則自漢漢不可誣也
 明道當時已見大意故始雖博取而能不自惑者此理也明於底
 見得未的而更以釋者等說助之恐為所漂蕩而無以自立也
 物察於人倫知盡性至命必本於性存弟窮神知化由通於禮樂
 朱子曰明道行狀說孝弟禮樂處上兩句說心下兩句說用。張
 楊園曰學者好言盡性至命而不盡愛敬之實好言窮神知化而
 不思進反之義道下學而希上達所謂窮深極微而不可入克舜之道者也
 辯異端似是之非開百代未
 明之感秦漢而下未有臻斯理也謂孟子沒而聖學傳以興起斯
 文為已任其言曰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昔之害近而易知今之
 害深而難辨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入人也因其高明白謂
 之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言為不周遍實則外於倫理窮
 深極微而不可以入克舜之道天下之學非淺陋固滯則必入於

此自道之不明也邪誕妖異之說競起塗生民之耳目滿天下之
 汙濁雖高明智膠於見聞醉生夢死不自覺也是皆正路之蕪
 聖門之蔽塞闢之而後可以入道先生進將覺斯人退將明之書
 不幸早世皆未及也其辨析精微稍見於世者學者之所傳耳先
 生之門學者多矣先生之言平易易知賢愚皆獲其益如羣飲於
 河各充其量朱子曰明道之言一見便好久久看愈好所以賢愚皆
 獲其益伊川之言乍見未好久久看方好故非久于玩
 索者不能識其味此其自任所以有成人材尊師道之不同先生教人自致知至于知止誠意
 至于平天下灑掃應對至于窮理盡性循循有序病世之學者捨
 近而趨遠處下而窺高所以輕自大而卒無得也先生接物辯而
 不間感而能通教人而人易從怨人而人不怨賢愚善惡咸得其

白石山館抄本

心狡偽者獻其誠暴慢者致其恭聞風者誠服觀德者心醉雖小
人以趨向之異顧於利害時見排斥退而省其私未有不以先生

為君子也

先生以議新法不合遂遭排斥然當時用事者亦曰伯厚忠信人也此之謂至誠動物

先生為政

治惡以寬處煩而裕當法令繁密之際未嘗徒眾為應文逃責之
事人皆病于拘礙而先生處之綽然眾憂以為甚難而先生為之

沛然雖當倉猝卒不動聲色方監司競為嚴急之時其待先生率皆

寬厚設施之際有所賴焉先生所為綱條法度人可效而為也至

其道之而徒動之而不和不求物而物應未施信而民信則人不

不可及也

文集。按此等皆形容聖賢之文初學雖望如霄漢然惟熟讀深味于無事時常體此意于胸中使鄙吝不萌

久之庶有入處若徒贊嘆羨慕而已何益之有

生意之說也

明道先生曰周茂叔窗前草不除去問之云與自家意思一般本

註子厚觀驢鳴亦謂如此問周子取其生自生之意耶抑于生

要解得那田地自理會得須看自家意思與那草底如何是一般

○胡周子言窗前草不除去即是謂自家生意一般曰他也是一般

偶然見與自家意思相契又問橫渠觀驢鳴是天機自動意思曰

固是但也是偶然見他如此如謂草與自家意一般木葉便不與

自家意一般乎如驢鳴與自家意一般乎

張子厚聞皇子生喜甚見餓茅者食便不美問橫渠如此即天地

得以為心者仁之事也朱子曰大學然笑但不可只如此說了便

休須是常切玩味涵養也○吳心大曰子厚問皇子生云云正厚

嘗云與人同休戚陸子壽曰此主張題目耳先生問曾致思否曰

時是均氣同體惟在持者至公無私故能無間新而與之同休戚

曰固是如此然亦只說得一截如是說時真是主張題目實不曾

識得今土木何嘗有私然與他物不相管人則元有此心故至公

白石山館抄本

伯淳嘗與子厚在興國寺講論終日而曰不知舊日曾有甚人於

此處講此事臣原明曰此言氣象自有合得如此等入說此等話道理

謝顯道云明道先生坐如泥塑人接人則渾是一團和氣外書下同○按此

如天地之氣當大冬時極其收斂凝密及至春未便渾是和氣

侯師聖云朱公揆見明道於汝歸謂人曰光庭在春風坐了一箇

月游楊初見伊川伊川瞑目而坐二子俟立既覺顧謂曰賢輩尚

在此乎日既晚且休矣及出門門外之雪深一尺侯仲良字師聖朱先庭字公揆

皆程子門人○朱子曰明道德性寬大規模廣濶伊川氣象剛方

文理密察其道雖同而造德各異問學于明道恐易開侯學于伊

于伊川無向偏處明道却有悟人處

劉安禮云明道先生德性充完粹和之氣盡於面背樂易多怒終

此條尚有論伊川之語並引不可只
觀取而自

日怡悅立之從先生三十年未嘗見其忿厲之容

附錄。朱子曰
今之想象大程

夫子者當識其明法中和當小程夫子當識其初年之嚴毅晚年之簡以寬平當識其
剛使中和家而已或必選以隨之吾身者如何也語語語風者則論其詩讀其書言而行之句而議之則惟
呂與叔撰明道先生哀詞云先生負特立之才知大學之要博文

強識躬行力完察倫明物極其所止渙然水釋洞見道體其造於
約也雖事變之感不一知應以是心而不窮雖天下之理至衆知
反之吾身而自足其致於一也異端竝立而不能移聖人復起而
不與易其養之成也和氣充決見於聲容然望之崇深不可慢也
遇事優為後容不迫然誠心懇惻弗之措也其自任之重也寧學
聖人而未至不欲以一善成名寧以一物不被澤為己病不欲以
一時之利為己功其自信之篤也吾志可行不苟潔其去就吾義

白石山館抄本

讀仰而思有得則識之或中夜起坐取燭以書其志道精思未始

須臾息亦未嘗須臾忘也

朱子曰橫渠教人道夜間自不合睡只為無可應接他人皆睡了已不得不睡

他做正蒙時或夜裏點坐徹曉他直是恁地勇方做得○橫渠作正蒙時中夜有得亦須起寫了方放下睡不然放不下無安著處

學者有問多告以知禮成性變化氣質之道學必如聖人而後已

聞者莫不動心有進嘗謂門人曰吾學既得於心則修其辭命辭

無差然後斷事斷事無失吾乃沛然精義入神者豫而已矣

朱子曰橫

渠言吾學既得於心云云他意謂須先說得分明然後行實分明

今人見得不明故說得自能伺如何到得行實分明○橫渠言吾學既得於心云云看來理會道理須是說得出一字不穩便無下

落所以橫渠中夜便筆之于紙只要下落橫渠之學是苦心得之乃是致由與伊川異○橫渠中夜筆之于紙無論道

理他却未熟然他地位却要如此○明底却不必如此先生氣質剛毅剛德威貌嚴然與人居久而日親其治家接物大要正已以

白石山館抄本

感人人未之信反躬自治不以語人雖有未諭安行無悔故識與

不識聞風而畏非其義也不敢以一毫及之子猶伯夷伊尹之於程

也

橫渠先生曰二程從十四五時便銳然欲學聖人伊語錄○朱子曰

八時作明道十四五時便學聖人二十及第出去做官一旬長進
定性書二十二三時作

陸氏家制

宋史儒林傳

閩山後學汪

鑑校

陸九齡字子壽八世祖希聲相唐昭宗孫德遷五代未避亂居撫州之金溪父賀以學行為里人所宗嘗采司馬氏冠昏喪祭儀行於家生六子九齡其第五子也

九齡幼穎悟端重十歲喪母哀毀如成人稍長補郡庠弟子員肆力於學繙閱百家登乾道五年進士第繼父志益脩禮學治家有法閩門百口男女

陸氏家制

以班各供其職閨門之內嚴若朝廷而忠敬樂易鄉人化之皆遜弟焉與弟九淵相為師友和而不同學者號二陸廣漢張栻與呂祖謙皆推重之

陸九韶字子美其學淵粹隱居山中晝之言行夜必書之其家累世義居一人最長者為家長一家之事聽命焉歲遷子弟分任家事凡田疇租稅出納庖爨賓客之事各有主者九韶以訓戒之辭為韻語晨興家長率眾子弟謁先祠畢擊鼓誦其辭使列聽之子弟有過家長會眾子弟責而訓之不改則撻之終不

改度不可容則言之官府屏之遠方焉九韶所著有梭山文集家制州郡圖

其辭曰聽聽聽聽勞我以生天理定若還懶惰必飢寒莫到飢寒方怨命虛空自有神明聽

又曰聽聽聽衣食生身天付定酒肉貪多折人壽經營太甚違天命定定定

陸氏家制

陸氏家制

梭山陸九韶子美著

閩山汪 鑑晦叔校

居家正本上

古者民生八歲入小學。學禮樂射御書數。至十五歲。則各因其材而歸之四民。故為農工商賈者。亦得入小學。七年而後就其業。其秀異者入大學。而為士民之德行。凡小學大學之所教。俱不在言語文字。故民皆有實行而無詐偽。自井田廢壞。民無所養。幼者無

陸氏家制

小學之教。長者無大學之師。有國者設科取士。其始也。投名自薦。其終也。糊名考校。禮義廉恥。絕滅盡矣。學校之養士。非養之也。賊夫人之子也。父母之教子。非教之也。是驅而入爭奪傾險之域也。愚謂人之愛子。但當教之以孝弟忠信。所讀之書。先須六經語孟。通曉大義。明父母君臣夫婦兄弟朋友之節。知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以事父母。以和兄弟。以睦族黨。以交朋友。以接鄰里。使不得罪於尊卑上下之際。次讀諸史。以知歷代興衰。究觀皇帝王霸與秦

漢以來為國者。規模措置之方。此皆非難事。功效逐日可見。惟患不為耳。世之教子者。不知務此。惟教以科舉之業。志在於薦舉登科。難莫難於此者。試觀一縣之間。應舉者幾人。而與薦者有幾。至於及第。尤其希罕。蓋是有命非偶然也。此孟子所謂求在外者得之。有命是也。至於止欲通經知古今。脩身為孝弟忠信之人。特恐人不為耳。此孟子所謂求則得之。求在我者也。此有何難。而人不為耶。况既通經知古今。而欲應今之科舉。亦無難者。若命應仕宦。必得之矣。而

陸氏家制

又道德仁義在我。以之事君臨民。皆合義理。豈不榮哉。

居家正本下

人孰不愛家。愛身愛子孫。然鮮克明愛之之道。故終焉適以損之。請試言其畧。一家之事。貴於安寧和睦。悠久也。其道在於孝弟謙遜。重仁義而輕名利。夫然後安寧和睦可得而享也。今則不然。所謂謙遜仁義之道。口未嘗言之。朝夕之所從事者。名利也。寢食之所思惟者。名利也。相聚而講究者。取名利之方也。言及於名利。則津津然有喜色。言及於孝弟仁義。則澹然無味。惟思卧。幸其時數之遇。則躍躍以喜。小有沮

陸氏家制

意。則躁悶若無所容。與鑊湯爐炭無異。如其時數不遇。則朝夕憂煎。怨天尤人。至於父子相夷。兄弟叛散。良可憫也。豈非愛之適以損之乎。夫謀利而遂者。不百一。謀名而遂者。不千一。今處世不能百年。而乃徼幸於不百一。不千一之事。豈不癡甚矣哉。就使遂志臨政。不明仁義之道。亦何足為門戶之光耶。愚深思熟慮之日久矣。而不敢出諸口。今老矣。恐一旦先朝露而滅。不得與鄉曲父兄子弟語及於此。懷不滿之意。於冥冥之中。無益也。故輒冒言之。幸垂聽而擇焉。

陸氏家制

夫事有本末。知愚賢不肖者。本也。貧富貴賤者。末也。得其本則末隨。趨其末則本俱廢。此理之必然也。何謂得其本則末隨。今行孝弟本仁義。則為賢為知。賢知之人。眾所尊仰。雖簞瓢為奉。陋巷為居。已固有以自樂。而人不敢以貧賤而輕之。豈非得其本而末自隨乎。夫慕爵位。貪財利。則非賢非知。非賢非知之人。人所鄙賤。雖紆青紫。懷金玉。其胸襟未必通曉義理。亦無以自樂。而人莫不鄙賤之。豈非趨其末而本末俱廢乎。况貧富貴賤自有定分。富貴未必得。則將

陸氏家制

隕穫而無以自處矣。斯言往往招人怒罵。然愚謂或有信之者。其為益不細。雖怒罵有所不恤也。况相信者稍眾。則賢才自此而盛。又非小補矣。

居家制用上

古之為國者。家宰制國用。必於歲之杪。五穀皆入。然後制國用。用之大小。視年之豐耗。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國既若是。家亦宜然。故凡家有田疇。足以贍給者。亦當量入而為出。然後用度有準。豐儉得中。怨讟不生。子孫可守。今以田疇所收。除租稅及種蓋糞治之外。所有若干。以十分均之。留三分為水旱不測之備。

陸氏家制

五

專存米穀。不可變易銀錢輕貨。但當逐年增置倉廩。

一分為祭祀之用。

祭祀謂先祖中霽社稷之神。

六分分十二月之用。

閏月則分作十三月之用。

取一月合用之數。約為三十分。日用其一。

茶飯魚肉。賓客酒漿。子孫紙筆。先生束脩。幹事奴僕等。皆取諸其間。

可餘而不可盡。用至七分。為得中。不及五分。為太膏。蓋於所餘太多。則家益富。不至僭侈無度。而入於罪戾矣。

其所餘者。別置簿收管。以為伏臘裘葛。脩葺墻屋。醫藥賓客。弔喪問疾。時節餽送。又有餘。則以周給鄰族之貧弱者。賢士之窮困者。佃人之饑寒者。過往之無聊者。毋以妄施僧道。蓋僧道本是蠹民。况今之僧道。無不豐足。施之適足以濟其嗜欲。長其過惡。而費農夫血汗勤勞所得之物。未必不增吾冥罪果。何福之有哉。其田疇不多。日用不能有餘。則一味節奢。裘葛取諸蠶績。牆屋取諸畜養。雜種蔬果。皆以助用。不可侵過次日之物。一日侵過。無時可補。則便有破家之漸。當謹戒之。其有田少而用廣者。但當清心儉素。經營足食之路。於接待賓客。弔喪問疾。時節饋送。聚會飲食之事。一切不講。免致干求親舊。以滋過失。責望故素。以生怨尤。負諱通借。以招恥辱。家居如此。方為稱宜。而遠吝侈之咎。積是成俗。豈惟一家不憂水旱天災。雖一縣一郡。通天下。皆無憂矣。其利豈不博哉。

陸氏家制

本

有哉。其田疇不多。日用不能有餘。則一味節奢。裘葛取諸蠶績。牆屋取諸畜養。雜種蔬果。皆以助用。不可侵過次日之物。一日侵過。無時可補。則便有破家之漸。當謹戒之。其有田少而用廣者。但當清心儉素。經營足食之路。於接待賓客。弔喪問疾。時節饋送。聚會飲食之事。一切不講。免致干求親舊。以滋過失。責望故素。以生怨尤。負諱通借。以招恥辱。家居如此。方為稱宜。而遠吝侈之咎。積是成俗。豈惟一家不憂水旱天災。雖一縣一郡。通天下。皆無憂矣。其利豈不博哉。

居家制用下

居家之病有七。曰呼。曰遊。曰飲食。曰土木。曰爭訟。曰玩好。曰情慢。有一於此。皆能破家。其次貧薄而務周旋。豐餘而尚鄙吝。事雖不同。其終之害。或無以異。但在遲速之間耳。夫豐餘而不用者。宜若無害也。然已既豐餘。則人望以周濟。今乃恣然。必失人之情。既失人之情。則人不祐之。惟恐其無隙。苟有隙。可乘。則爭媒孽之。雖其子孫亦懷不滿之意。一旦入手。若決堤破防矣。前所言存留十之三者。為豐餘之多者制也。

陸氏家制

七

苟所餘不能三分。則存二分。亦可。又不能二分。則存一分。亦可。又不能一分。則宜樽節用度。以存贏餘。然後家可長久。不然。一旦有意外之事。必遂破家矣。

記曰。喪用三年之份。註謂份什一也。計今所存留三分之數。喪葬所費。其豐約之節。當以此為準。余謂人家婚禮。當視喪禮所費。則豐約亦似得中。其有貧者。豈復可立準則。所謂斂手足形還葬而無槨。人豈有非之者。則婚禮亦宜俱無所費。所謂迨其謂之是矣。

前所謂一切不講者。非絕其事也。謂不能以貨財為禮耳。如弔喪。則以先往後罷為助。賓客則樵蘇供爨。清談而已。至如奉親。最急也。啜菽飲水。盡其歡。斯謂之孝。祭祀最嚴也。蔬食菜羹。足以致其敬。凡事皆然。則人固不我責。而我亦何歉哉。如此。則禮不廢。而財不匱矣。前所言以其六分為十二月之用。以一月合用之數。約為三十分者。非謂必於其日用盡。但約見每月每日之大槩。其間用度。自為贏縮。惟是不可先次侵過。恐難追補。宜先餘而後用。以無貽鄙吝之譏。

陸氏家制

世皆謂用度有何窮盡。蓋是未嘗立法。所以豐儉皆無準。則好豐者妄用以破家。好儉者多藏以斂怨。無法可依。必至於此。愚今考古經國之制。為居家之法。隨貨產之多寡。制用度之豐儉。合用萬錢者。用萬錢。不謂之侈。合用百錢者。用百錢。不謂之吝。是取中可久之制也。

陸氏家制終

呂新吾先生家訓

傳家兩字曰讀與耕。興家兩字曰讓與忍。防家兩字曰盜與姦。亡家兩字曰淫與賭。休存猜忌之心。休聽離間之語。休作生憤之事。休專公共之利。喫緊在各求盡分。切要在潛消未形。子孫不患少。而患不才。產業不患貧。而患喜。張門戶不患衰。而患無志。交遊不患寡。而患從。邪不肖子孫。眼底無幾句詩書。胸中無一段道理。神昏如醉。體解如癱。意縱如狂。行卑如丐。敗祖宗成業。辱父母家聲。是人也。鄉黨為之羞。妻子為之泣。豈可入吾祠。葬吾塋乎。戒石俱在。朝夕誦思。

呂氏家訓

九



御製資世通訓序

朕於幼時家貧親老無資求師以學業故兄弟於畎畝之間更入縉流遂致聖人賢人之道一槩無知幾喪其身焉然雖不知聖人之道何如其當時善人之言彼雖不教我我安得不聽信之忽遇群雄並起於吾之命如履薄冰不數年間獲衆保身又數年衆廣而大興以統天下時乃尋儒問道微知其理故日攻詢訪博采志人中積群言加以比較是非其中所言當者非斯人之自能乃上古哲人之善行因斯人有志聽懷今為我學而為我用於斯人豈徒然哉其有所不當者皆斯人情其

學况平日解悟差矣是致作事倒為或又為非以覆身滅姓者有之吾嘗靜以思之凡君天下者代天理物統寰宇之大負教臣民之重上古哲王道與天同今朕匪才薄德却乃握乾符而統寰宇德將安在於是宵晝弗敢自寧但見世人性愚而見淺古有聖經賢傳立意深長為先儒註以繁辭評論不一愈愚後學者朕特以一己之見總先賢之確論託謁者評之直述其意以引今後人故為之序云

洪武八年正月 日

資世通訓

君道章

朕於洪武初有謁者來見謂朕曰元君否政豪傑競生民不保命已十有六年矣今群雄盡糜君為億兆主政令可得而聞乎朕謂謁者曰罔知謁者曰堯舜之道載之於冊觀乎曰覽之曰其理何如曰儉曰素曰勤曰敬曰祀曰戎曰親曰內曰外曰孝曰慈曰信曰仁曰智曰勇曰嚴曰愛曰以時以朕所識者不過於斯十八事爾謁者曰敢請細以名之乎曰可夫儉勿過用物素不華其所居勤所以晝夜不怠於事不怠於當為也敬不違暇食以措安祀謹百神之祭不敢怠戎乃張皇六師以禦侮親親九族以化民內曰內宮分定而不紊外之政內不下孝孝於父母以格天慈慈於為父以生孝子信信於始終不變使人從仁仁於良善不罪智智於無道可誅勇勇於當為者為嚴嚴

於威儀以正百官峻愛民如赤子以時者使民不奪其時謁者曰君備知十八事而億兆安何謂罔知曰此十八事聖人之道朕雖欲做之却被妄想私欲以相搏苦其志以戰之猶未得退奈何謁者曰若此者退矣何患乎不君朕謂謁者曰爾為儒士耳士有士學農有農學工有工學商有商學其帝王之政務爾能知之亦曾學乎曰習矣曰士夫習王者之政豈不借分者歟曰古今士習王政必欲為帝王師自上古弗禁是得學也臣年七十有五時已過矣恨非不逢英明之君老矣乎空懷王者之政惜無可教自以為終世而無可陳忽上帝垂民福陛下值元更得君天下為生民主臣雖衰朽敢不俯伏天關對越陛下以陳平生之所學為陛下思之噫臣更為陛下深思之五荒不可作微行可絕遊誠能備行臣之所陳則生民多福被蒼生

臣用章

朕謂謂者曰嘗聞歷代之臣多始而無終者何曰非仁人者不終非忠者不終非知三報一祀者不終假公營私者不終代報者不終非孝者不終非親親者不終又悔瞞欺誑者不終虛詐而自高者不終於斯十七事有一者不得其死而况於備之者乎以爾所言請試名其非仁者何曰仁者仁愛於善人及萬物者忠為人臣當竭已以奉君勿欺勿瞞勿悔三報一曰為蒙君恩而當思補報務君之非美君之政助君以仁此一報也二曰奉父母篤以溫清甘旨勤敬而不怠諫父母之非懇切至於沒身不陷父母者此二報也三曰報報民且天地生民極衆無主者必亂故天生君以主之君設百官以助理之民恐有暴寡寡強凌弱所以樂供統於朝欲父母妻子無憂君得稅而分給百官使不耕而食不蠶而衣特高其位而祿其家使公正

資世通訓

三

於朝堂使民樂其樂若累受斯職行斯道證民以是非問民以疾苦則福壽無窮矣此三報也否此道而公挾私歸因公為己代人報然不孝於祖不睦於親欺誑侮瞞於君上者虐民而詐取其所有者自以為尊能而眇視群友者此數事有一為者必不得其死一曰祀謂祀神鬼也臣受職於外所在或方或隅君託以一方其方隅之事凡當為之事無有不可不舉者歷代之臣所以受天災人禍者息於教民祀神也蓋君託於彼務欲政令與鬼神祀祀鬼神賴於此必待祀事備向其止知樂其身而充其腹忘其所祀民苦無憂是致人神共怒因有不得其死

民用前章

朕謂謂者曰世之有惡民多貧而不富多罪而不寧累化而不從教奈何謂者曰其多貧而不富多罪而不寧者有自來矣云何曰民人父母生其身國王育其命民愚終世

不才守者以問其故失其所報鬼神折磨之是有貧罪不寧之患終世而不免朕謂謂者曰人之身命本為父母保護者於君何有之哉曰父母所養者身君所養者命曰何謂君所養曰王綱振而強暴息使父母妻子各得性命所有家資皆能保守雖有強梁者不敢擅取此畏王法也豈不見強盜欲人之財異其面別其聲持火夜入人家被劫者家財一空不能抵敵為強所取者何力不及也為此方知有君明日赴官訴其情官乃捕其盜誅其人追贖以給其主以此觀之君豈不為生民之性命者歟保民之家資者歟曰如此者然哉謂者曰此民被盜殺之者有之是謂非甚焉若無君以主之則一家皆被盡殺之者有之是謂非君民不可得而活卒之愚民往往不知所以甚有誹謗者官有所差亦不親赴者因此獲多貧而不富多罪而不寧是也朕謂謂者曰方今亦有富而頑貧而良者鬼神何不

資世通訓

四

以富窮報之曰陰法避而不漏陽憲速而有逃此等之徒非身即子有不可免者

民用後章

朕謂謂者曰且如為之於父母者朝出必告父母知言今日往東若要歸來抵日暮方還所告者為何恐至晚不歸使父母無方可望其憂甚也故遊必有方孝之至也歸必告吉凶使父母樂而無疑其能親親隣者人若堅守親親隣之義則終世而不貧何也六親九族隣里之中必有富者人能富不嫌窮親隣則他日子孫或窮諸親則必養之者是為不貧若見隣人有飢寒下賤者能不忍憐又給衣食者其將必大昌見隣人有財其人頗愚若詐而取若瞞而盜竊者鬼神鑒見禍焉其必不昌若生子而教不為非有文則訓以善事夫諫夫為善不助夫之為惡良哉豈獨良而已不使人辱毀之若為人子見父不道諫之

以正為人夫諫妻以柔為人妻諫夫以良遂得白髮相
為人弟兄所言者是從之所言不是則諫之善終而無禍
矣處朋友見善者習之見惡者去之此豈不志心者歟

士用章

朕謂謁者曰古今稱能士不得其位何如謁者對曰古今
稱能士者名而已非識時務者人神安與位焉且名士者
坐視市村自矜其能聽世俗之諛譽徒知紙上之文諸事
何曾親歷而自矜者書立言徒咬文嚼字以妨後學者詢
及行事茫然哉高談闊論以為能於事無益朕曰以爾所
言士無用矣曰豈盡之矣如伊尹出於莘傅說起版築望
來磻溪甯戚扣角百里奚牧牛諸葛亮耕南陽此皆善士
而善賢也曰此數賢未得其位所歷者何事所觀者何為
曰此數賢者當未遇君之時有志於為造故趨艱難而求
日用別是非以蓄其衷未嘗區區以訓蒙高枕日紅蓬頭

資世通訓

垢而酣醉書昏以愚從愚忘其所操棄其所慮是古非今
迂過然日安得擅食民膏焉曰若欲成有用之士將何所
施曰在格物之至精慮人事之過熟講書以人事而言隨
時而致宜久之志將大矣哉安得不為君用除此之外口
體腥穢面色痿黃袖手終朝氣不舒而筋不暢不能措諸
事務况行步趨起豈異婦人者歟故往往不達者為此也

農用章

朕謂謁者曰世之農民皆務本而且勞有不得足食者有
足食者何謁者曰不足者又足者由勤惰所致耳曰勤惰
之說有名乎曰可且農之勤者日出而作日入而歸因地
利而耕以時而種勤除穠莠以時而收儉用不奢酷暑無
午嚴寒不燼忘寒暑以指農工身絕奢侈厚奉父母誠信
以睦親隣聞王今而不違備此數事天地豈禾苗茂而歲
登於斯順昌因勤儉至孝而動鬼神致有如是其情農者

資世通訓

日出而眠日在而歸不察地利而耕失時而種穠莠急除
時至而無收微得不足身所用者過於父母之奉乃薄失
誠信於親隣聞王今不畏而遠備此數事天地豈禾苗不
成雖通天下之豐年情農之業乃不登於斯否昌因怠惰
奢後不孝而怒鬼神致有如是

工用章

朕謂謁者曰人多巧物物皆可成形華飾威儀壯觀其
事於斯觀之能哉所得傭工之資其不少何終世而為匠
未見其家謁者曰此雖伎藝之精不過小人而已又非
高見遠識以正己之伎藝者所以終世不昌為此也曰伎
藝之人不過如此其高外遠識正己者安用曰所以正己
之伎藝貴者工其貴賤者工其賤依國今以施巧不使無
知者記分若乃不昌未之有也今之伎藝者不審國之所
禁富貴貧賤者合得將圖彩仙靈雕鏤飛走際用於臣民

資世通訓

凡仙靈飛走乃帝王之所用其非理之民欲之其伎藝者
從歷代非良民者因有此至與伎藝者兩忘其身家者有
之何止乎不昌哉

商用章

朕謂謁者曰世之有商賈或貧而或富者終不能久為何
謁者曰商賈之心利重貪而無厭其中詐取者甚多兩平
者間有此等行藏鬼神鑒見所以或貧加於詐或富加於
兩平者或又貧者富富者貧蓋彼各更心之不同耳所以
貧者獲富以其革詐心而用誠實以此而致富或又富者
貧之因棄兩平之心而尚詐獲不足而貧生焉朕謂謁者
曰如此則鬼神之報豈不疾如影響昌天網恢恢信不誣
也曰若此者商賈安能穩當曰無他但不盜詐而用兩平
則利本俱長且無橫禍焉

備道章

朕謂謂者曰堯舜時民業果幾曰民業有四所謂四者士農工商曰何無僧道焉曰當堯舜時僧道無今之時有如此二流民業以六所以士農工商釋與道曰僧道終身之後果仙佛歟罪愆歟曰皆有之曰何為而達佛與仙何為而受罪與愆曰去貪嗔而不妄想閉真陽而密靈神其為僧也佛道也仙如務貪嗔妄思想放真陽張靈神雖為僧道其墮彌深未却未離苦趣有稽不謬曰彼僧道縱不入佛仙之境但能窮居獨處豈有罪深者耶曰知本性之不悟久處其中甚有汚於俗者不成其家罪之一也家貧親老終無人養而不歸養罪之二也道不成而絕後嗣者罪之三也身為僧道酒色是從有傷二教罪之四也曰如此者縱使達斯道僧道之學不過獨善其身游食於民使無之可乎曰不可曰何故曰天道使然耳曰其理果何曰益王綱而利良善凶頑是化世所不知其功以其理道之幽微

資世通訓

七

王臣無惜夢其教或憎或愛皆非王臣之所為若丞民樂從者世道昌王仁矣

愚癡章

朕謂謂者曰世人愚多而賢少為何曰父母蠢而愚其子夫何故曰子幼而不師人以教之此其所以愚謂者曰願對陛下細陳愚人之狀曰愚人仗有幾曰愚之狀有七一曰不知理二曰因不知理則生不孝三曰不知耻四曰非理傷人五曰為賊六曰為妖七曰為癡曰愚癡異乎曰人之愚者不過初不知聖人古人之理故諸事妄為耳未必生成之癡因愚之久癡自此而生曰癡何故曰當為而不為是為癡不可為而為之是為癡此是因愚而生之者非寒暑所侵病由五臟而患也

教子章

朕謂謂者曰有父母不賢而不愚子無師而乃仁於六親

和父母孝弟於朋友信睦四鄰農者勤於農士者勤於士博精於人事其源何如曰父母雖不賢不愚淳心之人也雖不外張內必有理其子不見師家必父母為之以自訓所以博精於人事以其家訓少通其子能詢於衆雖無一定之師聽衆人所長積之於心甚於一師之學又過常人者也且一師之學一人之見而已其衆人之所知聽之於心豈不博精於人事者歟

造言章

朕謂謂者曰昔者天下安和人民樂業且是太平何故小民掘家棄業擅執兵器奮然而起於鄉里不相容甚至六親亦被殺害被威逼者挈家從之其為首者擅稱皇帝名號以拒天朝初雄猛不可當有數月數年或旬日其勢如水之見日雪之迎湯其身家父母妻子一槩化為泥土初則未必不雄終不能成於事者何謂者曰此等愚昧之徒自上古有之往往被殺久之又生為何蓋生不學道理日與無狀小人相處積姦頑於心不能變也直至殺身是了况此等之人為無道之君禍為新與之君福曰何以見之曰天下未亂之先陛下身居草野侶影朝暮當時聽陛下所驅者誰曰無曰今日所驅者兵非百萬而止億兆仰瞻人各立命此皆親親為之乎人皆以鄉里從之乎曰非也親不過百家鄉里不過萬數餘皆非識者曰此天與之乎曰然曰前首亂者不能為而敗陛下晚舉而統寰宇此天與之人歸之首亂者不得而又代陛下為驅除大勢耳及陛下出彼先亡天也夫不與先亂者以其先亂者不分親親鄉里及無罪良人一槩殺之上帝厭其惡禍及其身從古及今之賢者皆稱國王座子及天下世界稱為神聖故也蓋謂國家大事皆神天管着故天不與不敬取則必敗為此也朕謂謂者曰爾言胡殺無罪之人有罪他初

資世通訓

八

必敗為此也朕謂謂者曰爾言胡殺無罪之人有罪他初

起之時若不如此人何有怕曰然初起但不殺人不怕
又恐隣里親戚拿了不得不殺絕殺人上天又怒了事將
成而首亂者死天命真人故所謂神器也昔秦末陳勝吳
廣以妖術惑衆各稱王號後皆為人所殺而成大業者乃
漢高祖得之後漢時黃巾張角亦以妖術自稱天公將軍
後為皇甫嵩所滅隋時宋子賢詐稱彌勒佛出世聚香親
後亦為人戮死而唐太宗成其大事唐玄宗時王懷古捏
造妖言誑惑百姓後乃為唐所殺宋時王則以妖術替
東平王言彌勒佛治世後為文彥博所擒古今明驗可不
戒歟

民禍章

朕謂謂者曰世有民禍者曰何謂民禍曰且如一村有百
家一城有萬家或千家其間若有一箇或男子或婦人或
造妖言或作潑皮或為強盜或為小賊此為民禍也朕謂
謂者曰彼一男子一婦人或妖或頑或為盜賊或為潑皮
身做身當於隣里何禍之有曰古至如今法干四隣雖不
坐罪亦問惡人之所以或為惡人誣指或被貪官汚吏挾
詐輕則糜費資財甚則喪及身家焉曰如此等之人可得
而昌乎曰罪之又罪禍之又禍安得命耶何至昌哉曰斯
人之禍自何而至曰天殃人禍也不可免嗚呼上天之鑒
人可不畏耶曰願陛下脩明政刑則上帝福之

民福章

謂者謂朕曰世之有民福者曰何謂民福曰且如一村一
城或千萬家為隣中有一男子一婦人被父母有教本身
有德家道又昌百事順鄰里若有愚頑幾壞事及將欲作
惡者彼先知之隨教而改往往如是其一村一城之人皆
被其教其市村終無橫禍互相連及得享太平之世此民
之福也曰可終世及子孫者巨富乎曰上天之鑒福之又

福將必大且且止富而已乎

御製資世通訓

臣聞古先哲王之治天下也克盡君師之道政
教兼備所以風俗厚而治化隆後之為君能善
其政者固有之矣其兼師道而善政者猶或闕
焉欽惟

皇上以生知之聖聰明神武撥亂世而歸之正創業
垂統紀綱粲然法度昭著其於君道備矣善政
得矣尚慮夫百官庶民未能盡其職分之所當
為乃著書十有四篇以示訓戒首以人君所當
為者十有八事為言則皆

皇上平日躬行心得之效矣然猶不自滿足有謙虛
敬慎之意焉次言人臣所不當為者十有七事
其三其四則為民用章又以士農工商各為一

篇合僧道為一篇念民之愚癡欲民之教子戒其造言示以禍福又各為一篇以勸懲之辭意明切誨諭諄至無非欲其改過遷善同享太平之樂故名曰資世通訓大哉言乎斯言也信乎克盡君師之道而善教備矣嗟乎為人臣而能遵此訓則為賢臣非徒有以垂功名於竹帛又可以保富貴於子孫矣為民而能遵此訓則可以保身全家為良民矣為士而能遵此訓則知浮藻空言之無益當思措諸事業以自効矣為農而能遵此訓則不為惰農服田力穡而有秋成之望矣為工而能遵此訓則不為巧僭無益之技而有以利天下之用矣為商而能遵此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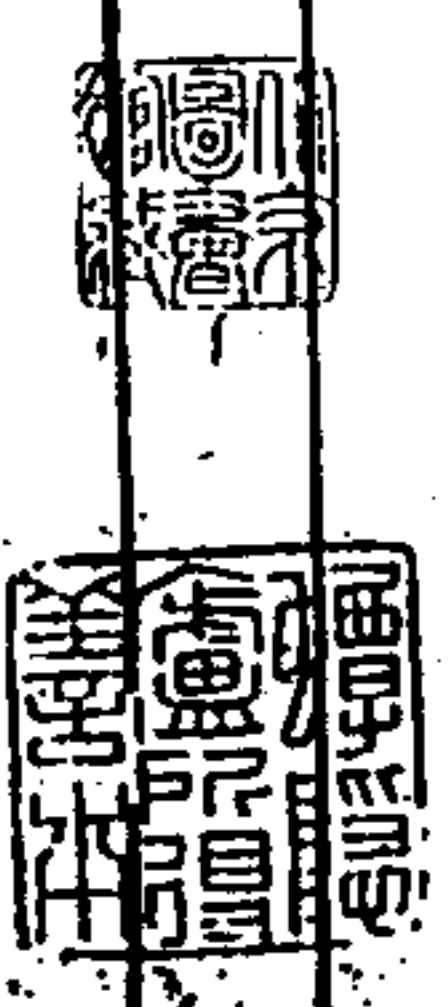
資世通訓

十一

則不貪冒犯險而有以通天下之貨矣為僧道而能遵此訓則有以成仙佛之行非徒能獨善其身又可以化民為善矣斯言行於天下非徒足以為訓於當時實足以垂訓於萬世矣臣堯以草茅愚質備員翰林伏讀再三不勝感激謹拜手稽首而書于簡末云

洪武八年歲在乙卯二月丙午翰林 國史院編脩官臣趙堯謹序

資世通訓後序終



鄭氏家範序

惟浦江義門鄭氏治家作規貽示孫子家長教
立宗子一人以奉祖考以一宗族勛帥其屬而
勤家政佐佑典事二人糾正善不善監視一人
會布泉穀粟出內主記一人掌計運新管二人
掌冠婚喪祭饌舊管一人歲掌男女衣資羞服
長一人日掌家衆膳食掌膳一人啓肆委人畜
牧樹藝各掌之知賓二人掌門戶一人虞燭一

鄭氏家範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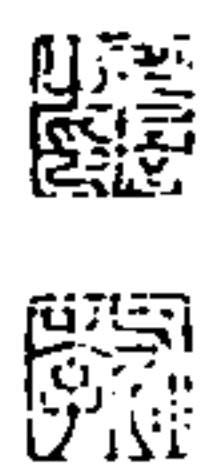
人嘉禮莊一義塾一藥區一義塾一義祠一功
過月錄勸懲一書續實業受產一書穀內歲計
總租一書疇零一書蠶棉督織一書宗族黨里
援拯推仁一書鍾聞起風興一書宣規聲鍾罰
逆鼓鼓規共百又六十八條巽合十有餘世曆
二百六十餘年 明太祖高皇帝問其後胤濂
治家所以長久之道濂對曰守家規不聽婦人
言 帝詔大褒異之吾歛師山鄭公致命時遺



札子姪曰孝友必如浦江義門祖宗之榮也迄
萬曆乾菴江先生佐守金華詢義門獲其規效
於家五十餘年厥嗣于常授施生璜璜授鄭生
永立永立手家規痛念其師山公札喟然曰予
先人之志也夫子先人之志也夫志迺志事迺
事爰榜師山書院取請諸老講明之且梓之廣
勵族人請予序用曰於戲事迺事志迺志哉懋
哉懋哉此推行朱子之家禮也巨冠婚喪祭細

鄭氏家範序

竹樹陂池針澤履材食絮湯茗藥櫬積蟲鳥獵
謳巫鑷教惟孝惟友惟禮惟讓惟仁惟恕惟公
要惟誠行十有餘世年歷二百六十此推行家
禮之效也作規厥祖布衣者行篤為義門鄭於
戲戶行戶鄭矣鄭云乎哉於戲居可為之位乘
可為之勢如是行周禮卜年卜世夫焉有不成
周者哉昔康熙戊申七月朔旦新安友人胡鼎
題



浦江鄭氏家範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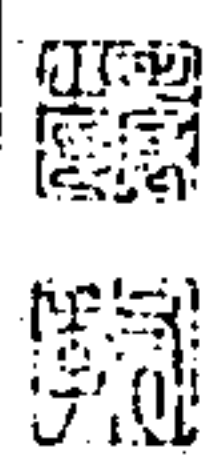
浦江鄭氏世居縣東二十五里鄉名感德里曰
 仁義其遠祖冲素處士綺自宋建炎初至今同
 居已十有餘世歷二百六十餘年守詩書禮樂
 之教弗墜宋元二史具載孝義傳中然其持守
 之規前錄五十八則六世孫龍灣稅課提領太
 和所建後錄七十則續錄九十二則七世孫青
 棟府君欽江浙都事鉉所補皆已勒石鐫梓時
 公卿大夫士所遺詩文亦類為麟溪集二十二
 卷刊示後昆今八世孫太常博士濤復為三規
 閱世頗久其中當有隨時變通者乃率諸弟泳
 渙湜等白於二兄濂源同加損益而合於一其
 聞諸父之訓曾行而登未載者因增入之總為
 一百六十八則名曰鄭氏家範既刊板可模印
 請言其故於篇端余與源為姻家濤為同門友
 而泳等又皆執經從余學義不容辭嗚呼是編

鄭氏家範引

鄭氏家範引

之行其於厚人倫美教化之道誠有益哉
 洪武十一年冬十月庚子朔翰林院學士金華
 宋濂引

浦江鄭氏家範



一立祠堂一所以奉先世神主出入必告正至朔望必恭俗節必薦時物四時祭祀其儀式並遵文公家禮然各用仲月望日行事事畢更行會拜之禮

一時祭之外不得妄祀徼福凡遇忌辰孝子當用素衣致祭不作佛事象錢寓馬亦併絕之是日不得飲酒食肉聽樂夜則出宿於外

鄭氏家範

一祠堂所以報本宗子當嚴灑掃局鑰之事所有祭器服不許他用祭器服如深木席褥盤盞椀楪椅桌盥盤之類一祭祀務在孝敬以盡報本之誠其或行禮不恭離席自便與夫跛倚欠伸噦噫噴咳一切失容之事督過議罰督過不言衆則罰之一撥常稔之田一百五十畝世遠別畜其租專充祭祀之費其田券印義門鄭氏祭田六字字號步畝亦當勒石祠堂之左俾子孫永遠

浦江鄭氏家範

保守有言質鬻者以不孝論

一子孫入祠堂者當正衣冠即如祖考在上不得嬉笑對語疾步晨昏皆當致恭而退

一宗子上奉祖考下壹宗族家長當竭力教養若其不肖當遵橫渠張子之說擇次賢者易之

一諸處塋塚歲節及寒食十月朔子孫須親展婦人省不與近塋竹樹不許剪拜各處庵宇更當

鄭氏家範

葺治至於作塚制度已有家禮可法不必過奢

一墳塋年遠其有平塌淺露者宗子當擇潔土益之更立石深刻名氏勿致湮滅難考

一四月一日係初遷之祖遂陽府君降生之朝宗子當奉神主於有序堂集家衆行一獻禮復擊鼓一十五聲令子弟一人朗誦譜圖一

過曰明譜會圓揖而退

一朔望家長率衆叅謁祠堂畢出坐堂上男女分立堂下擊鼓二十四聲令子弟一人唱云聽聽聽凡爲子者必孝其親爲妻者必敬其夫爲兄者必愛其弟爲弟者必恭其兄聽聽聽毋徇私以妨大義毋怠惰以荒厥事毋縱奢侈以干天刑毋用婦言以閒和氣毋爲橫非以擾門庭毋耽麴蘖以亂厥性有一於此旣殞爾德復隳爾胤眩茲祖訓實係廢興言之再三爾宜深戒聽聽衆皆一揖分東西行而坐復令子弟敬誦孝弟故實一過會揖而退

一每旦擊鐘二十四聲家衆俱興四聲咸盥漱八聲入有序堂家長中坐男女分坐左右令未冠子弟朗誦男女訓戒之辭男訓云人家盛衰皆係乎積善與積惡而已何謂積善居家則孝弟處事則仁恕凡所以濟人者皆是

鄭氏家範

三

也何謂積惡恃己之勢以自強尅人之財以自富凡所以欺心者皆是也是故能愛子孫者遺之以善不愛子孫者遺之以惡傳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天理昭然各宜深省女訓云家之和與不和皆係婦人之賢否何謂賢事舅姑以孝順奉丈夫以恭敬待娣姒以溫和接子孫以慈愛如此之類是已何謂不賢淫狎妬忌恃強凌弱搖鼓是非縱意徇私如此之類是已天道甚近福善禍淫爲婦人者不可不畏誦畢男女起向家長一揖復分左右行會揖而退九聲男會膳於同心堂女會膳於安貞堂三時並同其不至者家長規之

一家長總治一家大小之務凡事令子弟分掌然須謹守禮法以制其下其下有事亦須咨稟而後行不得私假不得私與

鄭氏家範

四

一家長專以至公無私爲本不得徇偏如其有失舉家隨而諫之然必起敬起孝毋妨和氣若其不能任事次者佐之

一爲家長者當以至誠待下一言不可妄發一行不可妄爲庶合古人以身教之之意臨事之際毋察察而明毋昧昧而昏更須以量容人常視一家如一身可也

一家中產業文券既印義門公堂產業子孫永

鄭氏家範 五

守等字仍書字號寘立砧基簿書告官印押續寘當如此法家長會衆封藏不可擅開不論長幼有敢言質鬻者以不孝論

一子孫儻有私寘田業私積貨泉事迹顯然彰著衆得言之家長家長率衆告於祠堂擊鼓聲罪而榜於壁更邀其所與親朋告語之所私即便拘納公堂有不服者告官以不孝論其有立心無私積勞於家者優禮遇之更於

勸懲簿上明記其績以示於後

一子孫賭博無賴及一應違於禮法之事家長度其不可容會衆罰拜以愧之但長一年者受三十拜又不悛則會衆而痛箠之又不悛則陳於官而放絕之仍告於祠堂於宗圖上削其名三年能改者復之

一凡遇凶荒事故或有闕支家長預爲區畫不使匱乏

鄭氏家範 六

一朔望二日家長檢點一應大小之務有不篤行者議罰諸簿籍或過日不筭結及失時不具呈者亦量情議罰

一內外屋宇大小修造工役家長常加檢點委人用工毋致損壞

一每歲掌事子弟交代先須謁祠堂書祝致告次拜家長然後領事

一設典事二人以助家長行事必選剛正公明

才堪治家為衆人之表率者為之並不論長幼不限年月凡一家大小之務無不預焉每夜須了諸事方許就寢違者家長議罰

一每夜會聚之際典事對衆商確何日可行某

事書之於籍上半月所書下半月行之下半

月所書次上半月行之庶無迂滯之患事當即行

者弗拘

一擇端嚴公明可以服衆者一人監視諸事十四

鄭氏家範

七

以上方可然有善公言之有不善亦公言之

必二年一輪如或知而不言與言而非實衆告祠堂鳴鼓

聲罪而易寘之

一監視泣事告祠堂畢集家衆於有序堂先拜

尊長四拜次受卑幼四拜然後鳴鼓細說家

規使肅聽之

一監視糾正一家之是非所以為齊家之則而

家之盛衰係焉不可顧忌不言在上者必當

犯顏直諫諫若不從悅則復諫在下者則教以人倫大義不從則責又不從則撻

一立勸懲簿令監視掌之月書功過以為善善

惡惡之戒有沮之者以不孝論

一造二牌一刻勸字一刻懲字下空一截用紙

寫帖何人有何功何人有何過既上勸懲簿

更上牌中挂會揖處三日方收以示賞罰

一設主記一人以會貨泉穀粟出納之數凡穀

鄭氏家範

八

匣收滿主記封記不許擅開違者量輕重議

罰如遇開支主記不親視罰亦如之鑰匙皆

主記收過開則漸次付之支訖復還主記

一選老成有知慮者通掌門戶之事輸納賦租

皆稟家長而行至於山林陂池防範之務與

夫增拓田業之勤計會財息之任亦併屬之

一立家之道不可過剛不可過柔須適厥中凡

子弟當隨掌門戶者輪去州邑練達世故庶

無普暗不諳事機之患若年過七十者當自
葆綏不宜輕出

一增拓產業長上必須與掌門戶者詳其物與
價等然後行之或掌門戶者他出必俟其歸
方可交易然又預使子弟親去看視肥瘠及
見在文憑無差切不可鹵莽以爲子孫之害

一凡實產業即時書於受產簿中不許過於次
日仍用招人佃種其或失時不行家長朔望

點檢議罰

一增拓產業彼則出於不得已吾則欲爲子孫
悠久之計當體究果值幾緡盡數還足不可
與駟儉交謀潛萌侵人利己之心否則天道
好還縱得之必失之矣交券務極分明不可
以物貨通負相準或有欠者後當索償又不
可以秋稅暗附他人之籍使人倍輸官府積
禍匪輕

一每年之中命二人掌管新事所掌收放錢粟
之類又命二人掌管舊事所掌冠婚喪祭及
飲食之類然皆以六月而代務使勞逸適均
一新舊管輪當須視爲切己之事計會經理自
二十五歲至六十歲止過此血氣既衰當優
過之母任以事

一新舊管皆實日簿每日計其所入幾何所出
幾何總結於後十日一呈監視果無私濫則

監視書其下曰體驗無私後若顯露先責監
視次及新舊管

一新管實一總租簿明寫一年逐色穀若干石
總計若干石又新實田若干石此是一定之
額却於當年十二月望日以所收者與前數
總較之便知實欠多少以憑催索後索到者
別書於畸零簿至交代時却入總租簿內通
算

一新管所收穀麥每匣收訖即結總數報於主
記實租賦簿令其親書某號匣係某人於某
年月日收何等穀麥若干石量出之時亦須
實簿書寫某匣椿磨自某日支起至某日用
畢以憑稽考

一新管所管穀麥必當十分用心及時收曬免
致黧爛收支明白不至虧折關防勤謹不至
遺失賞則及之若有前弊罰本年末資綿線

鄭氏家範

十一

不給如遇稱收繁冗則撥子弟分收之

一佃人用錢貨折租者新管當逐項收貯別附
於簿每日納諸家長至交代時通結大數書
於總租簿云收到佃家錢貨若干總計租穀
若干如以禽畜之類準折者則付與舊管支
錢入帳不可與雜色錢同收

一田地有荒蕪者新管逐年招佃或遇塌江亦
即書簿以俟開墾開墾既畢復入原簿免致

失於照管

一田租既有定額子孫不得別增數目所有逋
租亦不可起息以重困里黨之人但務及時
勤索以免虧折

一佃家勞苦不可備陳試與會計之所獲何嘗
補其所費新管當矜憐痛憫不可縱意過求
設使爾欲既遂他人謂何否則貽怒造物家
道弗延除正租外所有佃麥佃雞之類斷不

鄭氏家範

十二

可取

一鄰族分歲之飲舊管於冬至後排日為之
一男女六十者禮宜異膳舊管盡心奉養務在
合宜違者罰之

一新管簿書不分明者不許交代一應催督錢
穀須是先期逐項詳註已未收索之數於交
代日分明條說併承帳人交付雖累更新管
要如出於一手庶不使人欺隱舊管簿書不

分明者亦不許交代

一所用監視及新舊管其有才幹優長不可遽

代者聽衆人舉留

一設羞服長一人專掌男女衣資之事宜先措

置夏衣之給須在四月冬衣之給須在九月

不得臨時猝辦如或過時不給家長罰之凡生

男女週歲則給

一男子衣資一年一給十歲已上者半其給

鄭氏家範

十三

以布十六歲以上者全其給兼以帛四十歲

已上者優其給以帛仍皆給裁製之費若

年至二十者當給禮衣一襲中履則一年一更

一婦人衣資照依前數兩年一給之女子及笄

者給銀首飾一副

一每歲羞服長除給男女衣資外更於四時祭

後一日俵散諸婦履材及油澤脂粉針花之

屬

一各房染段羞服長斟酌為之仍實簿書之母

使多寡不均

一子孫須令飽煖方能保全義氣當令廉謹有

為者以掌羞服之事務要合宜而無不足之

歎

一設掌膳二人以供家衆膳食之事務要及時

烹爨不許干預舊管雜役亦須一年一輪

一擇廉謹子弟二人收掌錢貨所出所入皆明

鄭氏家範

十四

白附簿或有折陷者勒其本房衣資首飾補

還公堂

一擇廉幹子弟二人以掌營運之事歲終會算

通計其數呈於家長監視嚴加關防察其私

濫

一子孫以理財為務者若沉迷酒色妄肆費用以

致虧陷家長覈實罪之與私寘私積者同

一委人啟肆皆公堂給本與之一年一度新管

為之結算其子錢納諸公堂

一畜牧樹植當令一人專掌之須實簿書寫數

目以憑稽考然須常加點檢務要增益如或

失時不辦住本人本年衣資不給

一設知賓二人接奉談論提督茶湯點視牀帳

被褥務要合宜

一親賓往來掌賓客者稟於家長當以誠意延

款務合其宜雖至親亦宜宿於外館

鄭氏家範

十五

一親朋會聚若至十人舊嘗不許於夜中設宴

時有小酌亦不許至一更晝則不拘

一親姻饋送一年一度非常弔慶則不拘此切不可過奢又不可視貧而加薄視富而加厚

一子弟未冠者學業未成不聽食肉古有是法

非惟有資於勤苦抑欲其識齏鹽之味

一子弟未冠者不許以字行不許以第稱庶幾

合於古人責成之意

一子弟年十六以上許行冠禮須能暗記四書

一經正文講說大義方可行之否則直至二

十一歲弟若先能則先冠以媿之

一子弟當冠須延有德之賓庶可責以成人之

道其儀式盡遵文公家禮

一子弟已冠而習學者每月十日一輪挑背已

記之書及譜圖家範之類初次不通去巾一

日再次不通則倍之三次不通則分紉如未

鄭氏家範

十六

冠時通則復之

一女子年一及笄者母為選賓行禮製辭字之

一婚姻乃人道之本親迎醮啐奠鴈授綏之禮

人多違之今一祛時俗之習其儀式並遵文

公家禮

一婚姻必須擇溫良有家法者不可慕富貴以

虧擇配之義其豪強逆亂世有惡疾者毋得

與議

一立嘉禮莊一所撥田一千五百畝世遠逐增
別儲其租令廉幹子弟掌之專充婚嫁諸費
男女各以穀一百五十石為則

一娶婦須以嗣親為重不得享賓不得用樂違
者罰之入門四日壻婦同往婦家行謁見之
禮

一娶婦三日婦則見於祠堂男則拜於中堂行
受家規之禮先拜四拜家長以家規授之祝

鄭氏家範

十七

其謹守弗失復拜四拜而去又以房扁授之
使其揭於房闥之外以為出入觀省會茶而
退

一子孫當娶時須用同身寸製深衣一襲巾履
各一事仍令自藏以備行禮之用

一子孫有妻子者不得更寘側室以亂上下之
分違者責之若年四十無子者許置一人不
得與公堂坐

一女子議親須謀於眾其或父母於幼年妄自
許人者公堂不與粧奩

一女適人者若有外孫彌月之禮惟首生者與
之餘並不許但令人以食味慰問之

一甥壻初歸除公堂以禮與之不得別有私與
諸親並同

一姻家初見當以幣帛為贄不用銀筆他有饋
者此亦不受

鄭氏家範

十八

一喪禮久廢多惑於釋老之說今皆絕之其儀
式並遵文公家禮

一子孫臨喪當務盡禮不得惑於陰陽非禮拘
忌以乖大義

一喪事不得用樂服未闋者不得飲酒食肉違
者以不孝論

一子孫器識可以出仕者頗資勉之既仕須奉
公勤政毋蹈貪黷以忝家法任滿交代不可

過於留戀亦不宜恃貴自尊以驕宗族仍用
一遵家範違者以不孝論

一子孫儻有出仕者當蚤夜切切以報國為務
撫恤下民實如慈母之保赤子有申理者哀
矜懇惻務得其情毋得苛虐又不可一毫妄
取於民若在任衣食不能給者公堂資而勉
之其或廩祿有餘亦當納之公堂不可私於
妻孥競為華麗之飾以起不平之心違者天

實臨之

鄭氏家範

十九

一子孫出仕有以職墨聞者生則於譜圖上削
去其名死則不許入祠堂如果被誣指
者則不拘此
一宗人實共一氣所生彼病則吾病彼辱則吾
辱理勢然也子孫當委曲庇覆勿使失所切
不可恃勢凌轢以忝厥祖更於缺食之際揆
其貧者月給穀六斗直至秋成佳給其不能
婚嫁者助之

一為入之道舍教其何以先當營義方一區以
教宗族之子弟免其束脩

一宗族之無所歸者量撥房室以居之更勸勿
用火葬無地者聽埋義塚之中

一立義塚一所鄉鄰死亡委無子孫者與給棺
槨埋之其鰥寡孤獨果無以自存者時賙給
之

一宗人無子實墜厥祀當擇親近者為繼立之

更少資之

鄭氏家範

二十

一宗人苦寒深當憫惻其果無衾與絮者子孫
當量力而資助之

一祖父所建義祠蓋奉宗族之無後者立春祭
先祖畢當令子弟設饌祭之更為修理毋致
墮壞

一立春當行會族之禮不問親疎戶延一人食
品以三進為節

一里黨或有缺食裁量出穀借之後催原穀歸
還勿收其息其產子之家給助粥穀二斗五
升

一展藥市一區收貯藥材鄰族疾病其證章：
可驗如瘡痢癰癩之類施藥與之更須診察
寒熱虛實不可慢易此外不可妄與恐致悞
人

一橋圯路淖子孫儻有餘資當助修治以便行

鄭氏家範

三十一

客或遇隆暑又當於通衢設湯茗一二處以
濟渴者自六月朔至八月朔止

一里黨之疴癢疾痛吾子孫當深念之彼不自
給况望其饋遺我乎但有一毫相贈亦不可
受違者必受天殃

一拯救宗族里黨一應等務令監視置推仁簿
逐項書之歲終於家長前會算其或沽名失
實及執吝不肯支者天必絕之此吾拳、真

切之言不可不謹不可不慎

一子孫須恂：孝友實有義家氣象見兄長坐
必起行必以序應對必以名母以爾我諸婦
並同

一子孫之於尊長咸以正稱不許假名易姓
一兄弟相呼各以其字冠於兄弟之上伯叔之
命姪亦然姪之稱伯叔則以行稱繼之以父
夫妻亦當以字行諸婦娣如相呼並同

鄭氏家範

三十二

一子姪雖年至六十者亦不許與伯叔連坐違
者家長罰之會膳不拘

一卑幼不得抵抗尊長一日之長皆是其有出言不遜
制行悖戾者姑誨之誨之不悛者則重箠之
一子孫受長上訶責不論是非但當俯首默受
毋得分理

一子孫固當竭力以奉尊長為尊長者亦不可
挾此自尊攘拳奮袂忿言穢語使人無所容

身甚非教養之道若其有過反覆諭戒之甚不得已會衆箠之以示耻辱

一子孫黎明聞鐘即起監視置夙興簿令各人親書其名然後就所業或有托故不書者議罰

一子孫飲食幼者必後於長者言語亦必有倫應對賓客不得雜以里俗方言

一子孫不得謔浪敗度免巾徒跣凡諸舉動不宜掉臂跳足以陷輕儇見賓客亦當肅行祇揖不可參差錯亂

鄭氏家範

二十三

一子孫不得觀非禮之書其涉戲謔淫褻之語者即焚毀之妖幻符咒之屬並同

一子孫不得從事交結以保助閭里為名而恣行己意遂致輕冒刑憲墮圯家業故吾再三言之切宜刻骨

一子孫毋習吏胥母為僧道母狎屠豎以壞亂

心術當時以仁義二字銘心鏤骨庶或有成廣儲書籍以惠子孫不許假人以致散逸仍識卷首云義門書籍子孫是教鬻及借人茲為不孝

一延迎禮法之士庶幾有所觀感有所興起其於問學資益非小若詭詞幻學之流當稍欸之復遜辭以謝絕之

一小兒五歲者每朔望祭祠講書及忌日奉祭可令學禮入小學者當預四時祭祀每日蚤膳後亦隨眾到書齋祇揖須值祠堂者及齋長舉明否則罰之其母不容亦罰之

鄭氏家範

二十四

一子孫自八歲入小學十二歲出就外傳十六歲入大學聘致明師訓飭必以孝弟忠信為主期底於有道若年至二十一歲其業無所就者令習治家理財向學有進者弗拘

一子孫年十二於正月朔則出就外傳見燈不

許入中門入者筮之

一子孫為學須以孝義切、為務若一向偏滯詞章深所不取此實守家第一事不可不慎
一子孫年未二十五者除綿衣用絹帛外餘皆衣布除寒凍用蠟履外其餘遇雨皆以麻履從事三十里內並須徒步初到姻親家者不拘

一子孫年未三十者酒不許入唇壯者雖許少

鄭氏家範

辛五

飲亦不宜沉酗杯酌喧呶鼓舞不顧尊長違者筮之若奉延賓客唯務誠懇不必強人以酒

一子孫當以和待鄉曲寧我容人毋使人容我切不可先操忽人之心若累相凌逼進、不已者當理直之

一秋成穀價廉平之際糴五百石別為儲畜遇時闕食依原價糶給鄉鄰之困乏者

一子孫不得惑於邪說溺於淫祀以徼福於鬼神

一子孫不得修造異端祠宇粧塑土木形像
一子孫處事接物當務誠朴不可置纖巧之物務以悅人以長華麗之習

一子孫不得與人炫奇鬪勝兩不相下彼以其奢我以吾儉吾何害哉

一既稱義門進退皆務盡禮不得引進娼優謳

鄭氏家範

二十六

詞獻妓娛賓狎客上累祖宗之嘉訓下教子孫以不善甚非小失違者家長筮之

一家業之成難如升天當以儉素是絕是準唯

酒器用銀外子孫不得別造以敗我家風

一俗樂之設誨淫長奢切不可令子孫聽復習

肆之違者家長筮之

一棋枰雙陸詞曲蟲鳥之類皆足以盡心惑志廢事敗家子孫當一切棄絕之

一子孫不得畜養飛鷹獵犬專事游佚亦不得恣情取饜以敗家事違者以不孝論

一吾家既以孝義表門所習所行無非積善之事子孫皆當體此不得妄肆威福圖脅人財

論

一子孫受人贄帛皆納之公堂後與回禮

一子孫不得無故設席以致濫支唯酒食是議

鄭氏家範

二十七

君子不取

一子孫不得私造飲饌以狗口腹之欲違者姑

誨之誨之不悛則責之產者病者不拘

一凡遇生朝父母舅姑存者酒果三行亡者則

致恭祠堂終日追慕

一壽辰既不設筵所有襪履亦不可受徒蠹女

工無益於事

一家中燕饗男女不得互相獻酬庶幾有別家若

長舅姑禮宜饋食者不拘

一各房用度雜物公堂總買而均給之不可私托鄰族越分競買鮮華之物以起爭

一家衆有疾當痛念之延良醫以救療之

一居室既多守夜當輪用已娶子弟終夜鳴磬以達於旦仍鳴小磬週行居室者四次所過

之處隨手啟閉門扇務在謹嚴以防偷竊有故不在家者次輪當者續之

鄭氏家範

二十八

一防虞之事除守夜及就外傳者別設一人謹

察風燭掃拂灶塵凡可以救災之具常須增

實若油籃繫索之屬更列水缸於房闥之外冬月用草結蓋

以護復於空地造屋安置薪炭所有辟蚊藁

爐亦棄絕之

一早暎之時子弟不得吝惜陂塘之水以妨灌

注

一諸婦必須安詳恭敬奉舅姑以孝事丈夫以

禮待娣姒以和然無故不出中門夜行以燭無燭則止如其淫狎即宜屏放若有妬忌長舌者姑誨之誨之悛則責之責之不悛則出之

一諸婦媒言無耻及干與閫外事者當罰拜以媿之

一諸婦初來何可使責以吾家之禮限半年皆要通曉家規大意或有不教者罰其夫

鄭氏家範

二十九

一初來之婦一月之外許用便服

一諸婦服飾毋事華靡但務雅潔違則罰之更不許飲酒年過五十者弗拘

一諸婦之家貧富不同所用器物或有或無家長量度給之庶使均而無怨

一諸婦主饋十日一輪年至六十者免之新娶之婦與假三月三月之外即當主饋主饋之時外則告於祠堂內則會茶以聞于衆托故

不至者罰其夫膳堂所有鎖鑰及器皿之類主饋次第交之

一諸婦工作當聚一處機杼紡績各盡所長非但別其勤惰且革其私心

一主母之尊欲使家衆悅服不可使側室為之以亂尊卑

一每歲畜蠶主母分給蠶種與諸婦使之在房畜飼待成熟時却就蠶屋上箔須令子弟值

鄭氏家範

三十

宿以防風燭所得之繭當就一處抽繅更預先抄寫各房所畜多寡之數照什一之法賞之

一諸婦每歲所治絲綿之類羞服長同主母稱量付諸婦共成段疋羞服長復著其銖兩於簿主母則催督而成之諸婦能自織造者羞服長先用什一之法賞之然後給散於衆

一諸婦每歲公堂於九月俵散木棉使成布疋

限以次年八月交收通賣錢物以給一歲衣
 資之用公堂不許侵使或有故意製造不佳
 及不登數者則準給本房甚者住其衣資不
 給不病者有能依期而登數者照什一之法賞
 之其事並係羞服長主之

一諸婦育子不得接受鄰族雞子彘胃之類舊
 管日週給之

一諸婦育子苟無大故必親乳子不可置乳母
 以飢人之子

一諸婦之於母家二親存日禮得歸寧無者不
 許其有慶弔勢不可已者但令人往

一諸婦姻親頗多除本房至親與相見外餘並
 不許可相見者亦須子弟引導方入中門見
 燈不許違者會衆罰其夫主母不拘

一婦人親族有為僧道者不許往來

一朔望後一日令諸生聚揖之時直說古列女

鄭氏家範

三十一

傳使諸婦聽之

一世人女往往多致湮沒縱曰女子難嫁荆
 釵裙布有何不可諸婦違者議罰

一女子年及八歲者不許隨母到外家餘雖至
 親之家亦不許往違者重罰其母

一少母但可受自己子婦跪拜其餘子弟不過
 長揖諸婦並同有違之者監視議罰死後忌日亦同

一男女不共圍溷不共浴浴以謹其嫌春冬則
 十日一浴夏秋不拘

一男女不親授受禮之常也諸婦不得用刀鐮
 工剃面

一莊婦類多無識之人最能翻闕是非若非高
 明鮮有不遭其聾聵切不可縱其來往歲時
 展賀亦不可令入房闈

鄭氏家範

三十二

浦江鄭氏家範 終



聖學心法序

朕惟古之帝王平治天下。有至要之道。詔訓子孫。有不易之法。載於經傳。為可見矣。夫創業垂統之君。經歷艱難。其慮事也周。其制法也詳。其立言也廣大。悉備用之萬世。而無弊。有聰明睿哲之資。遵而行之。則大業永固。而四海攸寧。災害不生。而五福攸萃。若夫昏愚懦弱之主。否塞正路。昧厥鴻猷。沉溺於富貴。狃習於宴安。心志日就於荒淫。根本益見於頹靡。禍亂由茲而起矣。蓋創業實難。而守成不易。求之往迹。昭如指掌。朕承皇考太祖高皇帝洪基。仰惟肇造艱難。



惕焉省懼。明昭有訓。是儀是式。夫作之於前。則必有以續述於後。不有以繼之。則無以承藉於悠久。雖然。聖帝明王之道。不可尚矣。朕夙夜孳孳。勉求其至。茅之聰敏之資。密察之力。莫能領悟。突與縱觀前代。若唐文皇帝倡義靖難。定天下于一躬。擐甲冑。以至履弘基而登璿極。其思慮也不可謂不周。其慮後也不可謂不遠。作帝範十二篇。以訓其子。曰。飭躬闡政之道。備在其中。詳其所言。雖未底于精一。執中之蘊。要皆切實著明。使其子孫能守而行之。亦可以為治。終無閔門藩鎮。閹寺之禍。詩曰。殷鑒不遠。在

夏后氏之世。朕常欲立言以訓子孫。顧所聞者不越乎六經聖賢之道。舍是則無以為教。尚何言哉。故於幾務之隙。采古聖賢嘉言。編輯為書。名之曰聖學心法。以為上智則生而知之。其次則必學而後能學之。之至則可。以為聖人學。不至於聖人。則不足謂之學。然萬事必根於一心。先明諸心。力求其至。使本體之明。貫通透徹。無毫髮之蔽。裁制萬物。各得其宜。則體周而用備。以是為訓。或庶幾乎其可矣。分為四卷。以君道。父道。子道。臣道。而揭其綱。其下分而為目。有統言者。焉。有專言者。焉。統言之者。以其言之

廣大。非一事之可名。專言之者。蓋可。以一事而名。如學問。以下是也。夫君人者。尊居九重之上。而統臨萬物之表。智周乎天下。然後能應天下之務。不由學問。則聖功何成。是故積道于躬。惟勤於學。學畜德于己。多識於前言。必也尊師重傅。講貫以廣其見聞。治心脩身。涵養以充其器量。大易以學。聚問辨為脩德之首。中庸以學問。思辨為擇善之功。是皆經傳之名言。聖賢之彛教。循至其極。則可以參天地而贊化育。錫四海之純福。開萬世之太平。何莫不本於斯。苟為不然。靜無所養。動無所施。志為氣奪。心為物

誘。喪其賦予之重。失其稟受之良。眩
瞽而無所知。汗漫而無所得。天下之
治亂。係焉。承帝王之緒者。可不加勉
於學問乎。蓋為治莫大於敬天。天者
至尊無對。觀其高高在上。若不吾見。
然無時而不監焉。蒼蒼不言。若不吾
與。然無時而不保焉。天之視聽相為

聖學心法序

五

感通。人心之敬。忽有間。則天命之去
留無常。吉凶晦否。匪降自天。實由於
人。永保天命者。其在於敬乎。若夫天
道不言。四時行而萬物生。聖人設教。
海宇寧而天下服。天道至誠無息。聖
人之道亦至誠無息。天道至公無私。
聖人之道亦至公無私。法天之行。體

聖學心法序

天之德。則上天眷顧。四海乂安。苟逆
天之道。所行差忒。天命去之。人心違
之。欲少假延於頃臾。焉可得也。天之
主宰。謂之帝。陰陽不測。謂之神。海岳
川瀆。皆有攸司。凡饗帝祀神。尊祖配
天。所以報本反始也。必端慤以盡其
誠。齋莊以致其敬。專精其德。以達明

聖學心法序

六

薦。則鬼神享之。祭必受福。夫桀盛王
帛。所以交神明也。一有不誠。神將吐
之。福其未萌。禍且至矣。祀神之義。其
可慢乎。祖宗立法。所以為後世也。當
敬之守之。不可以忽。繼世之君。謹守
祖法。則世祚延長。棄世之主。敗其祖
法。則身亡國削。監于成憲。商書之所

二八九

以致戒率由舊章周雅之所以示懲取法於先無有逸豫承序不昌未之有也君人者以一心而維持天下心之好惡不可以不慎也苟為不慎示其所好惡於人則讒諂邪佞喜利樂禍之徒得以投其隙矣而毀譽愛憎莫得而辨是故人君之所好與天下而同其好所惡與天下而同其惡群情之所好而已獨惡群情之所惡而已獨好是拂天理之公而徇夫人欲之私則所蔽者固而所溺者深雖欲勿殆其可得乎夫禍亂生於怠豫而治康本於自強一心之用周流天地須臾暫息則非勤勵大禹勤勞功覆

聖學心法序

七

天下文王勤止福被子孫德以服人宜莫如勤能勤其力可以有功大要在於勉強而已誠知荒寧懈惰之可以為懼則於觀逸遊田之事自無矣是故勤則不懈不懈則身脩家齊國治而天下平天下既平不可不思患而豫防之蓋亂生於治何也非治之能生亂也以其久安而不知戒故亂生於所忽也是故天下雖有磐石之安當常懷陞柅之懼守滿持盈居高思危謹其始慮其終則可以保其位而安其身也若既危而懼禍至而慮不可及矣蓋事未有不由始微而終著一火始熒終至燎原一滴不塞終

聖學心法序

八

必滔天可不戒哉可不戒哉道德仁
義教化之源善治天下者以道德而
為郭郭以仁義而為干櫓陶民於仁
義納民於道德不動聲色而天下化
如流水之赴壑沛然莫之能禦也雖
然上者下之表上以是帥之則下以
是應之故薦行躬踐漸磨人心此德

聖學心法序

九

化之實也夫內外者男女之位也男
以治外女以治內陰陽之義備而夫
婦之道成明君之為政必先於正內
治內治脩則閨門和閨門和則倫理
正倫理正則紀綱不紊矣自古國家
衰亂皆由內外易位而尊卑倒置權
溺于中而言出于閭教化不明馴至

乎此是以咸恒著夫婦之道三南陳
正家之始男教女順盛德之至也自
古聖君之為治必先於親九族九族
既睦平章百姓此唐堯之德也夫睦
親者人道之大者也不違其所親則
宗族之義全是故建邦樹屏必於親
戚者重維翰之寄也昔周道隆盛詩

聖學心法序

十

有行葦之詠書有展親之言其祚之
遠也宜哉民者國之根本也根本欲
其安固不可使之凋敝是故聖王之
於百姓也恒保之如赤子未食則先
思其飢也未衣則先思其寒也民心
欲生也我則有以遂之民情惡勞也
我則有以逸之教之樹藝而使之不

失其時。薄其稅。歛而用之。必有其節。如此則教化行而風俗美。天下勸而民心歸。行仁政而天下不治者。未之有也。致治之要以育才為先。化民成俗以學道為至。學不至道則不足以成才是故。養士必有其素。求賢必得其效。苟不養士而欲得賢。是猶不耕耨而欲望秋穫。不雕鑿而欲望成器。故養士得才。以建學立師為急務也。任人之道。當擇賢才。擇之審則用之精。故輕重得宜。小大無失。是故聖君之用人。必取信於衆論。不偏聽於一人。一人之心有好惡。衆人之議合至。公人皆曰賢。用之可也。一人曰賢。察

之可也。取之至公。用之至當。不以私昵而妨賢。不以非賢而曠官。故善用才者。如百工之用器。各適其宜而已。若夫航滄海者。必蔽山之舟。馭千里者。必籛雲之驥。佐治理者。必出衆之才。知其果賢矣。聽之勿疑。則可以養其忠亮。授之以事。則可以責其成功。夫賢才在位。則不賢者遠。官皆稱職。而庶事成。康苟為不然。求之不精。而擇之不審。賢不肖混淆。而事之成敗。國之治亂。於此而分。故用人之道。無他公而已矣。人君日總萬幾。事難獨斷。必納言以廣其聰明。從善以增其不及。虛心而聽。不惡切直之言。寬大

有容以盡謇諤之諫。故藪澤之大者以其能容也。君德之聖者以其聽諫也。是故樂聞讜言則忠直者進。樂聞巽言則諛佞者入。忠鯁之言雖若難聞。其猶藥石可以愈病。巽順之言雖若易聞。其猶蠱毒終必害物。朝夕納誨。此賢君之盛德。詢于芻蕘。此先民之至言。况夫人君居至尊之位。苟不謙己和顏以接羣言。則臣下雖有直言不敢進矣。故聽言者國家之大福也。衆言日聞。則下無蔽匿之情。中無隱伏之禍。而朝廷清明。天下平治矣。若夫庸主則不然。好諛而喜佞。拒諫而飾非。恣其志之所為。極其心之所

欲享重祿者固榮而保位。居下僚者懼罪而畏誅。緘默不言。耳目壅塞。俱蹈敗亡。可勝惜也。夫言有似是而非。貌有似真而偽。人君不可不辨也。君子則處心公正。表裏如一。小人則用情私邪。險陂傾側。當審其邪正。慎其用舍。果為君子則親而任之。果為小人則斥而遠之。是故去草萊所以長嘉苗。除奸邪所以樹正直。然自古忠邪難辨。惟明君則能識之。何也。明君之心公以正。君子之心有所合而偏邪之人無自而入。譬鑑之公而衡之平。物之妍媸輕重有不能隱矣。惟昏主則不然。以衆歛者為足以稱其欲。

巧佞者為是以悅其心膠固而不移。糾結而不釋如是則忠正者不得入。小人進而君子退欲國不危豈可得也。夫禮者治國之紀也。樂者人情之統也是故先王制禮所以序上下也。作樂所以和民俗也。非禮則無以立也。非樂則無以節也。教民以敬莫善於禮。教民以和莫善於樂。禮樂興則天地泰而君臣正。刑罰中而長養遂。故曰禮樂刑政四達而不悖則王道備矣。治天下者必先於脩禮樂。夫天地者尊卑之位也。君臣者貴賤之等也。尊卑之義明貴賤之等辨則天地定而陰陽和人倫序而名分正是故。

聖學心法序

十五

聖學心法序

十六

聖王之於天下也不使卑踰尊賤陵貴小加大庶先嫡君君臣臣父父子各得其所而禮義立。孔子論為政必先於正名。春秋紀王法必嚴於謹分。治天下者必明乎此則君臣正父子親夫婦別長幼順上以統下大以維小卑以承尊賤以事貴則朝廷之義明而禍亂之源塞矣。人君之於臣下必遇之以禮待之以誠。不如是不足以得賢者之心。夫君不獨治必資於臣。臣不獨治必資於君。君臣之道在是而民之所觀望者也。是故待下有禮則天下之士鼓舞而相從。待下無禮則天下之士納履而遠去。故叢茂

者鳥藏焉。淵深者魚萃焉。禮蕃者賢士歸焉。賢士歸則百姓戴焉。如是而治道不彰。禮樂不備。教化不成者。未之有也。人君以天地為心。則賞罰必得其當。人君不以賞而私於所愛。則必以待有功。不以罰而加於所惡。則必以待有罪。夫賞以旌善。罰以懲惡。

賞當功。則人勸。罰當罪。則人服。執此之柄而行慶威。非至公至明者弗足。以語是道。苟吝惜而不賞。則無以甄有功。縱弛而不罰。則無以懲有罪。如是則紀綱頽矣。號令隳矣。雖有高爵重祿。不足以縻賢者之心。雖有嚴刑峻法。不足以止頑暴之惡。故賞罰者

明君之所慎重。而不敢以忽也。刑者。聖人制之。以防奸慝也。使民見刑而遠罪。遷善而改過。是故刑雖主殺。而實有生之道焉。何也。蓋禁奸革暴。存乎至愛。本乎至仁。制之以禮。而施之以義。始也明刑以弼教。終也刑期于無刑。先王之敬用五刑也。一則曰欽。

二則曰慎。以見用刑之不敢以輕。故天下無濫獄過殺。而民罔不協于中。所以久安極治也。至若秦隋之君。用法慘酷。倚苛暴之吏。執深刻之文。法外加法。刑外施刑。曾何有忠愛惻怛之意。死人之血。漂流于市。受刑之徒。比肩而立。此仁人君子之所以痛傷

也。故殺人愈多而奸愈作。獄愈煩而天下愈亂。失四海之心。招百姓之怨。曾未旋踵而身亡國滅。子孫無遺類。是皆可為明戒。用刑之際。其可不加詳審而敬慎之哉。經國家者。以財用為本。然生財必有其道。財有餘則用不乏。所謂生財者。非必取之於民也。

聖學心法序

十九

愛養生息。使民之力有餘。品節制度。致物之用不竭。下有餘則上何患於不足。下不足則上何可以有餘。故曰。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世有不知此者。用培克之吏。銖銖而取之。寸寸而斂之。剥民之膏。竭民之髓。以悅其上。謂之曰能增羨於財用者。是欺其

君也。善乎君子之言曰。民者邦之本。財者民之心。其心傷則其本傷。其本傷則枝幹凋瘁。而根柢蹙拔矣。理財用者。可不鑒於斯人。君富有天下。必量入為出。守之以節儉。而戒慎於奢靡。是故茅茨土階。堯德之所以欽明也。惡衣菲食。禹功之所以無間也。

聖學心法序

二十

盛世之君。常存節儉。不浸淫於嗜欲。不驕盈於富貴。故天下靖安。四海蒙福。若夫衰世之主。極財用之費。窮耳目之好。朘民膏血。暴殄天物。民怨於下而不恤。天怒於上而不懼。欲國不亡。烏乎可得。馭夷狄有道。謹邊備是也。嚴關防守。要害脩封。城明斥堠。務

農講武養威蓄銳此之謂也。其來侵犯則有以禦之。其來歸服則有以處之。毋先事以起釁。毋貪利以徼功。起釁徼功損財耗力。中國罷弊。職此之由。大抵夷狄之性無常。強則叛。弱則服。聖王馭之之道。不威以威。而惟懷以德。厚之以仁。而待之以信。不以其

歸順也。而施邊防。不以其衰微也。而忘講武。是以內治外安。四夷賓服。夫兵者。聖人制之以備不虞也。蓋不得已而用之。故曰。先王耀德不觀兵。然除暴救亂。四征不服。奉行天討。以安百姓。必先用武。故黃帝有涿鹿之戰。夏后有甘肅之誓。武王有牧野之師。

及天下既平。戢戈橐矢。誕脩教化。以訖四海。必先用文。若大禹之敷文教。成湯之修人紀。有周之陳常道。是故不可以武而廢文教。亦不可以文而弛武備。文武並用。長久之術。夫兵不可以黷。黷則玩玩則敗。苟不察國之虛實。不謀敵之強弱。而惟戰是務。則

國危矣。聖王之治兵也。教之以禮義。使民知親其上。如子弟之衛父兄。手足之捍頭目。致死而不畏危也。用以征伐。則勢出萬全。故曰。技擊不足以遇武卒。武卒不足以直銳士。銳士不足以當節制。節制不足以敵仁義。五常之道。父子至親。父子者。人倫之至。

也是故為人父止於慈所以愛其子
必導之以禮樂勗之以敬義養之
以德行夫芝蘭生於階庭而馨香
播於戶外者培植之力至也子弟成
其德性而孝敬達於遐迩者訓迪之
功至也苟溺愛以為慈姑息而不教
是敗其子矣子之事親以孝為本孝
者順德之至也以一身之孝而率天
下以孝則不令而從不嚴而治故曰
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易曰家人
有嚴君焉孔子曰孝莫大於嚴父嚴
父莫大於配天又曰仁人之事親如
事天苟不愛其身以忘其親則不謂之
孝矣惟能善繼善述不改先志此孝

道之實者也夫君者元首也臣者股
肱也君統乎臣臣輔乎君匡弼左右
務引君以當道責難陳善毋陷君
於有過克己奉公以盡其職正心脩
德必先愛人勿矜其能勿伐其功毋
以不肖而妬賢毋以陰險而賊善毋
恃恩以要譽毋弄權以作威毋憚譎
以逞奸欺毋驕恣以成怠傲小心畏
慎恭儉和柔不枉道以徇人必正己
以守道致其君為堯舜之君致其民
為堯舜之民如臯夔稷禹為名世之
臣豈不曰盛哉是故抗節守義莫大
於忠受君之爵食君之祿當憂國如
家忘身徇國不避艱險不計利害堅

其志操確乎其不可以易者也。若夫勵勤以事上。廉潔以檢身。謙謹以守法。勤則不懈。廉則不汙。謹則免禍。歷觀人臣之取敗者。未有不由於懈怠。貪汙恣肆者也。故曰為君難。為臣不易。為吾臣者。尚慎旃哉。凡前諸事。吾既集聖賢之言以為訓。於正心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要道。大略已見。于是自昔聖帝明王。賢士君子。或生而知。或學而至。故其言之微妙。皆切於日用而不可離也。吾子孫誠能遵而行之。足以為治。吾揆功微德薄。智淺才疏。邁屯履難。危而後安。回慮却顧。寤寐戰兢。肩荷鴻基。惟恐失墜。恒

聖學心法序

二十五

思天下大器也。保之為最難。善保之則完。不善保之則壞。一有瑕璽。則敝裂隨之。是以早朝晚息。弗敢怠豫。以承天休。且富有四海。何欲不遂。何求不得。然欲不可縱。心不可侈。欲縱則易至於怠荒。心侈則必至於危亡。故以道制欲。以理制心。庶幾寡過。由是仰思俯察。默識潛探。求古聖賢之道。以資己善。後自匪生知之質。復歎學知之功。徒云希聖望而未見。不能造詣其極。道無足以詒謀。言不足以為訓。姑述其近似者。以序于篇端。使吾子孫先觀吾言。然後觀是編。不觀吾言。則無以見吾之用心。不知吾之用心。

聖學心法序

二十六

則不能窺聖賢之閫奧。非欲其取法於吾言。實欲其取法於聖賢之言也。取法於聖賢。則萬世而無弊。此吾之所以惓惓致戒於子孫者也。於乎。吾以是而遺子孫者。蓋久安長治之道。後世能守吾之言。以不忘聖賢之誡。則國家鮮有失道之敗。蓋天命無

聖學心法序 二十七

常。惟德是與。惟能脩德。以合天心。則天命眷顧。久而益隆。成周綿祀八百。以文武成康。世世脩德。宥宥基命。毋敢或懈。故詩曰。世有哲王。又曰。世德作求。為吾子孫者。其可不思天命之無常。以脩厥德。保厥位。永宗社之慶於悠久者乎。讀是編者。其敬之哉。其

懋之哉

永樂七年五月望日序



聖學心法序

二十八

聖學心法目錄

第一卷

君道

統言君道

第二卷

君道

學問

祀神

勤勵

敬天

法祖

戒謹

法天

謹好惡

第三卷

君道

德化

仁政

納諫

正名分

正內治

育材

辨邪正

睦親

用人

脩禮樂

第四卷

君道

禮臣下

理財

征伐

明賞罰

節儉

節儉

慎刑

馭夷狄

命

命

聖學心法目錄

父道

子道

臣道

統言臣道

廉

忠

謹

勤

聖學心法目錄

二

聖學心法卷一

君道

統言君道

易曰首出庶物萬國咸寧。聖人在上。高出於物。則萬國咸寧。各得其所。而咸寧矣。乾象傳

飛龍在天。乃位乎天德。天德。即天位也。蓋惟有是德。乃宜居是位。故以言之。

時乘六龍以御天也。雲行雨施。天下平也。言聖人時御天。則如天之雲行雨施。而天下平也。

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

時。夫音扶。大人與天地日月四時鬼神合者。合乎道也。天地者道也。鬼神者造化之迹也。大人無私。以道為體。故與之合也。先天弗違。謂意之所為。與道契。後天奉時。謂知理如是。奉而行之也。並與文官

聖學心法卷一

一

聖學心法卷一

二

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比。至切註。並物之相親比而無間者。莫如水在地上。故為比。親諸侯。所以建萬國。親諸侯。建立萬國。所以比民也。親撫諸侯。所以比天下也。比。象傳。○開去聲。

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天地陰陽而萬物得遂。其通泰。上下之情。交通。而其志意同也。泰。象傳。

天地交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相。去聲。左右。並去聲。○天地交而陰陽和。則萬物茂遂。所以為泰。人君當體天地通泰之象。而制其過。補其不及。成其施為之方。遂其豐美之利也。夫民生必賴君上為之法制。以教率輔翼之。乃得遂

也。泰。象傳。○夫音扶。樂音治。

其生養之樂。所謂左右之者也。泰。象傳。○夫音扶。樂音治。

其生養之樂。所謂左右之者也。泰。象傳。○夫音扶。樂音治。

地中有山謙。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裒。滿也。切。下。山之高。大而在地中。以卑益高。謙之象也。君子觀象。見抑高舉下。損過益不及之義。以施於事。則裒取多者。增益寡者。稱物之多寡。以均其施。與使得其平而不偏也。謙。象傳。

澤上有地臨。君子以教思無窮。容保民無疆。○臨。大也。物之相臨。與合容。無若水之在地。故澤上有地。為臨。君子觀象。則教導之思。至誠無欺。容保民之心。廣大無疆也。臨。象傳。

大觀在上。順而巽。中正以觀天下。○觀。觀於陽剛中正之德。為下所觀。其德甚大。故曰大觀。在下。坤而上巽。是能順而巽也。言五以巽順中正之德。為觀於天下也。觀。象傳。

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天文。日月星辰。是也。觀此。則可以知四時之變遷矣。人文。三綱五常。是也。觀此。而以化成天下之禮俗。乃聖人用貴之道也。貴。象傳。

離麗也。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重明以麗乎正。乃化成天下。○離。麗也。謂附麗也。如日月皆麗於天。正。麗乎正也。君臣上下。皆有明德。而麗於正。可以化天下而成文明之俗也。離。象傳。○虛。虛中。正。離。象傳。

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明。重兩。謂相繼。離。象傳。○大人。以德言。則聖人。以位言。則王者。大人。觀離。明相繼之象。以世繼其明德。而照臨于四方也。離。象傳。

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天地。氣

也。離。象傳。

也。離。象傳。

也。離。象傳。

也。離。象傳。

交感而化生萬物。聖人至誠以感億兆之心。而天下
和平。天下之心所以和平。由聖人至誠感之也。成
伊昔切

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聖人久於

其道而天下化成。道往來盈縮。故能久照而不已。四
時。陰陽之氣耳。往來變化。生成萬物。亦以得天。故常
久而不已。聖人以常久之道。行之有常。而天下化之
以成美俗。

益損上益下。民說無疆。說音悅。卦之為益。以其損
畫之陰也。損於上而益下。則
民說之無窮極矣。益象傳

澤中有水。革。君子以治歷明時。水火相息為革。革。變
推日月星辰之遠易。以治歷
數明四時之序也。革象傳

澤上有水。節。君子以制數度。議德行。行胡孟切。澤
為節。君子觀節之象。以制立數度。凡物之大小輕重
高下文質。皆有數度。所以為節也。數。多寡度。法制也。
德。存諸中者。行發於外者。人之德行。當義則中節。議
謂商度求中節也。節象傳。○十節之中。去聲。當云聲
節。必切

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

以尚賢也。是以自天祐之。吉無不利。

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人。

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仁。今本作
仁。呂氏從

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蓋繫辭
古。蓋所謂非
衆固與守邦。

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說卦

書堯典曰。若稽古帝堯。曰放勳。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

讓。光被四表格于上下。稽音基。後並同。放。甫兩切。思
也。史臣將叙堯事。故先言考古之帝堯者。其德如下
文所云也。放。至也。勳。功也。言堯之功大而無所不至
也。此總言堯之德業也。欽。恭敬也。明。通明也。敬。體而
明用也。文。文章也。思。意思也。文著見而思深遠也。安
安。無所勉強也。言其德性之美。皆出於自然。而非勉
強。所謂性之者也。允。信。克。能也。允。恭。克。讓。以其行實
而之遠如此。蓋放勳之所極也。見形自切。強。上下。而所
切。胡王

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

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於音烏。○明。明之也。俊。大
族。二。睦。親而和也。平。均。章。明。百姓。畿內民庶也。昭。明
皆能自明其明德也。萬邦。天下諸侯之國也。黎。黑也。
民。首皆黑。故曰黎民。於。數。美辭。變。惡為善也。時。是
雍。和也。此言堯推其德。自身而家。而國。而天下。所謂
放勳者也。放。甫兩切

舜典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協于帝。濬哲文明。溫恭

允塞。重。平聲。濬。音峻。塞。悉則切。○華。光華也。協。合也。
既。有光華。而舜又有光華。可合於堯。因言其目。則深
沉而有智。文理而光明。和粹而恭敬。誠信而篤實。有
此四者
之德也。

詢于四岳。開四門。明四目。達四聰。詢。謀也。四岳。官名。
事者也。開。開也。舜既告廟即位。乃謀治于四岳之官。
開四方之門。以來天下之賢俊。有以見天下為一家
之氣象焉。廣四方之視聽。以決天下之
壅蔽。有以見天下為一身之精神焉。

三〇三

先王肇修人紀從諫弗弗先民時若居上克明為下
克忠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符勿切○人紀○三
言綱常之理未嘗泯沒祭廢棄之而湯始修德也
逆也先民猶前輩德也從諫不逆先民是順非誠
於樂善者不能也居上克明言能盡臨下之道為下
克忠言能盡事上之心與人之善不求其備檢身之
誠有若不及其處上下人己之間如此是以德日以
盛業日以廣天命歸之人心戴之也主商言少訓○

先王顧諟天之明命以承上下神祇社稷宗廟罔不
祇肅天監厥德用集大命撫綏萬方顧諟○常自在之也
者上天顯然之理而命之在我者在天為明命在人
為明德言成湯常目在是天之明命以奉天地神祇
社稷宗廟無不敬肅故天視其德
用集大命以有天下撫安萬邦也

祇爾厥辟不辟忝厥祖言當敬爾所以為君之道
君而不君則忝辱成湯矣

民非后罔克胥匡以生后非民罔以辟四方民非君
相正以生君非民則誰與為君者言
民固不可無君而君尤不可失民也

脩厥身允德協于下惟明后修身則無敗度敗禮之
之實德誠於上協和於
下惟明君為能然也

奉先思孝接下思恭視遠惟明聽德惟聰思孝則不
思恭則不敢忽其臣惟亦思也思明則所視者遠而
不惑於淺近思聰則所聽者德而不惑於佞邪五太

惟天無親克敬惟親民罔常懷懷于有仁鬼神無常

惟天無親克敬惟親民罔常懷懷于有仁鬼神無常

享享于克誠天位艱哉言天之所親民之所懷鬼神
仁克誠而後天親之民懷之鬼神享之也曰敬曰仁
曰誠者各因其所主而言也天謂之敬者天者理之所
在動靜語默不可有一毫之慢民謂之仁者民非元
后何戴歸寡孤獨皆人君所當恤鬼神謂之誠者不
誠無物誠立於此而後神格於彼三者所當盡如此
人君居天之位豈可易而為之哉太甲下○易以敬如

非天私我有商惟天佑于一德非商求于下民惟民
歸于一德言天佑民歸皆以一德

說命曰知之曰明哲明哲實作則天子惟君萬邦百官
承式說音悅○言有先知之德者謂之明哲明哲實
為法於天下今天子君臨萬邦百官皆奉承法
也

恭默思道夢帝賚予良弼其代予言賚洛代切○商
默以思治道夢帝賚我賢輔其時代我言矣蓋高宗
恭默思道之心純一不二與天無間故夢寐之間帝
賚良弼其念慮所至精神所格
非偶然而得也無間之間去聲

傳說曰惟厥攸居政事惟醇說音悅○居安於義理之
一矣一故政事
醇而不雜也

非知之艱行之惟艱王忱不艱允協于先王成德忱
士切○傳說以為得於耳者非難行於身者為難王
忱信之不以為難信可合於成湯之成德矣五商言

武王曰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
后元后作民父母亶當早切○亶誠實無妄之謂言
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是天地者萬物之父母也
萬物之生惟人得其秀而靈具四端備萬善知覺獨

惟天無親克敬惟親民罔常懷懷于有仁鬼神無常

惟天無親克敬惟親民罔常懷懷于有仁鬼神無常

惟天無親克敬惟親民罔常懷懷于有仁鬼神無常

惟天無親克敬惟親民罔常懷懷于有仁鬼神無常

異於物而聖人又得其最秀而最靈者天性聰明無待勉強其知先覺其覺先覺首出庶物故能為大君於天下而天下之疲癯殘疾得其所歸元后者又所以為民之父母也夫天地生物而厚於人天地生人而厚於聖人其所以厚於聖人者亦惟欲其君長乎民而推天地父母斯民之心而已天之為民如也則任元后之責者不可不知所以作民父母之義乎此則

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

相去聲○佑助寵愛也天佑下民為之君以長之為之師以教之惟其能左右上帝以寵安天下也生用言善善上○女上孝左右五去聲

武成曰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建官惟賢位事惟能重民五教惟食喪祭享信明義崇德報功垂拱而天下治

列爵惟五公侯伯子男也分土惟三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之三等也建官惟賢不肖者不得進位事惟能不才者不得任五教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五典之教也食以養生喪以送死祭以達德厚也厚其信明其義信義立而天下無不勸之俗有德者尊之以官有功者報之以賞官賞行而天下無不勸之善武王於此復何為哉垂衣拱手而天下自治矣用言○女上聲復拱又切

洪範曰初一曰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農用八

政次四曰協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次六曰又用

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徵次九曰嚮

用五福威用六極

箕子陳洪範九疇於武王此其目也五行水木金土也五事貌言也

直剛克柔克也稽疑有所疑則卜筮以考之也庶徵推天而徵諸人也五福壽富康寧攸好德考終命也六極凶短折疾憂貧惡弱也五事曰敬所以合天也皇極八政曰農所以厚生也五紀曰協所以治民也稽疑曰所以辨惑也庶徵曰念所以省愆也五福曰嚮所以勸也六極曰威所以懲也本之以五行敬之以五事厚之以八政協之以五紀皇極之所以建也又五事三德明之以稽疑驗之以庶政勸德之以福極皇極之所以行也人君治天下之法其孰有加於此哉

五皇極皇建其有極欽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皇大也建也極也北極中立而四方之取正者也言人君以廣大極至之理建於上語父子則極其親而天下之為父子者於此取則焉語兄弟則極其親而天下之為兄弟者於此取則焉語夫婦則極其親而天下之為夫婦者於此取則焉語兄弟則極其親而天下之為兄弟者於此取則焉

取則焉以一事一物之接一言一動之發無不極其義理之當然而無一毫過與不及之差則極建矣極者福之本福者極之效極之所建福之所集也豈有建極至善之君而五福不集於其身者乎即富壽康寧攸好德考終命之五福也人君集福於上非自厚其身而已用敷其福以與庶民既以身為之極使善之觀感而化又命司徒掌教使之由教而入民有是至之理與之保守不敢失墜民安於下則君安於上所謂錫汝保極也言皇極君民所以相與者如此別好去聲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

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

其惟皇之極惟音離好去聲。有猷有謀慮者。有為。

所當念也。念之者。不忘而選用之也。如帝念哉之念。

不協于極。未合于善也。不罹于咎。不陷于惡也。受之

者。不拒之也。如歸斯受之。受之。隨其才而

輕重以成就之也。見于外而有安和之色。發于中而

有好德之言。汝於是則與之以官。錫之以祿。而是人

皆謂君道之明。斯其為大善之極也。蓋金刀切見形

自切也。無虐瑩獨而畏高明。榮渠管切。○瑩。庶民

之尊顯者也。庶民之至微者。有善。則當勸勉之。而不

可虐。有位之尊顯者。有不善。則當懲戒之。而不可畏。

人之有能為。使羞其行而邦其昌。凡厥正人。既富

方穀。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幸。于其無好

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行胡孟切。好去聲。○有

能。有才智者。羞。進也。使

進其行。則官使皆賢才。而邦國昌。正人。在官之

人。富。祿之也。穀。善也。在官之人。有祿。可仰。然後可責

其為善。稟祿不絕。衣食不給。不能使其和。好於而家

則是人將陷于罪戾矣。於其不好德之人。而與之以

祿。則為汝用咎。惡。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

之人也。仰去聲。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

黨無偏。王道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

其有極。○不中也。偏。不中也。○

也。反。信常也。側。不正也。偏。陂。好惡。已私之生於心也。

偏黨。反側。已私之見於事也。王之道。王之道。王之道。

皇極之所由行也。蕩蕩。廣遠也。手。平。易也。正直。不

偏邪也。皇極。正大之體也。遵義。遵道。遵路。會其極也。

蕩蕩。乎。正。直。歸。其。極。也。會。者。合。而。曰。皇。極。之。敷。言。

未也。歸。者。來。而。至。也。見。台。現。易。去。聲。而。曰。皇。極。之。敷。言。

是。彛。是。訓。于。帝。其。訓。也。言。人。君。以。廣。大。極。至。之。理。推

行而為言者。是天下之常理。是天下。凡厥庶民。極之

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曰天子作民父母。以

為天下王。而巳。庶民於極之敷言。是訓。是行。則可以

近天子道德之光華也。曰者。民之辭也。謂之父。母者。

指其恩育而言。親之之意。謂之王者。指其君長而言。

也。長上聲。

六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平康。正直。彊

弗友。剛克。變友。柔克。沉潛。剛克。高明。柔克。○克。治。友。

順。變。和也。正直。剛。柔。三德也。正者無邪。直者無曲。剛

克。柔克者。威福予奪。抑揚進退之用也。沉潛。弗友者。隱

梗。弗順者也。變友者。和柔委順者也。沉潛者。沉深潛

退。不及中者也。高明者。高亢明奧。過乎中者也。蓋習

俗之偏。氣稟之過者也。故平康。正直。無所事乎。構構。

無為而治者也。彊。弗友。剛克。以剛克剛也。變友。柔克。

以柔克柔也。沉潛。剛克。以剛克柔也。高明。柔克。以柔

克剛也。正直之用。一剛柔之用。四也。于音與。亢音抗。

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王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王

食。○福。威者。上之所以御下。王食者。下之所以奉上也。

可上借。此言人君以三德。臣之有作福作威。王食。

世不可假其權於大臣也。臣之有作福作威。王食。

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僻。民用僭忒。○頗。僻。

也。臣而僭上之權。則大夫必害于汝之家。諸侯必凶。

于汝之國。有位者。固頗僻而不安其分。小民亦僭

忒而踰越其常。甚言人臣僭上之患如此。分去聲。

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省。悉。井。切。○此。推。衍

以尊卑為微也。王者之失得其微。以歲。卿士之失得

其微。以月。師尹之失得。其微。以日。王與卿士師尹所

職。有遠近也。歲月日時。無易百穀。用成。又用明俊。

民用章家用平康日月歲時既易百穀用不成又用

昏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寧歲月日三者雨暘燠寒風既失其時則休微所感也日月歲三者雨暘燠寒風既失其時則其害如此皆微所致也並周書○暘陽同煥乙六

切答其

召公曰志以道寧言以道接道者所當由之理也志以道而寧則不至於妄

發人之言以道而接則不至於妄受存乎中者所以應乎外制乎外者所以養其中古昔聖賢相授心法也周書○應去聲

武王曰庸庸祇威威顯民用肇造我區夏庸用也其用敬其所當敬威其所當威言文王用能敬賢討罪一聽於理而已無與焉故德著于民用始造我區夏也

周書康誥

周公曰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言化臣必謹乎身也所則動靜語默出入起居無往而不居敬矣

肆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王其疾於德之用而祈天以歷年也蓋所以求天永命者只在德而已矣

其惟王位在德元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越王顯王倍在於有冠天下之德以居天下之上能令小民皆儀刑用德于下則王之德亦以顯矣並周書不諧

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亦惟天丕建保乂

有殷殷王亦罔敢失帝罔不配天其澤明德者所以者所以敬乎神也亦惟天大建立保治有殷殷之先王亦皆操存此心無敢失帝之則無不配天以澤民

今平聲

君子所其無逸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

依所猶慮所也君子以無逸為所動靜食息無不在是焉作輟則非所謂所矣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者以勤居逸也依者指稼穡而言小民所恃以為生者也

昔在殷王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祇懼不敢

荒寧肆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中宗大戊也嚴則則欽肅畏則戒懼天命即天理也中宗嚴恭則謙抑寅則天理自檢律其身至於治民之際亦祇敬恐懼而不

其在高宗時舊勞于外爰暨小人作其即位乃或亮

陰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不敢荒寧嘉靖殷邦

至于小大無時或怨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音梁卷○高宗武丁也未即位之時其父小乙使父居民間與小民出入同事故於小民之稼穡備嘗知之也雍和也嘉美靖安也小大無時或怨者憂民成和也乃雍者和之發于聲嘉靖者和之達于政無怨者和之著于民也高宗無逸之實如此故亦有享國永年之效也

其在祖甲不義惟王舊為小人作其即位爰知小人

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鰥寡肆祖甲之享國三

十有三年祖甲高宗之子祖庚之弟也高宗欲廢祖甲而立祖甲祖甲以為不義逃於民間故云不義惟王保愛護也惠利澤也鰥寡非特保惠之又加敬焉並周書無逸

成王曰至治馨香感于神明黍稷非馨明德惟馨華之上達也至治之極馨香發聞感格神明不致而遠凡昭薦黍稷之苾苾是豈黍稷之馨哉所以苾苾

非特保惠之又加敬焉並周書無逸

華之上達也至治之極馨香發聞感格神明不致而遠凡昭薦黍稷之苾苾是豈黍稷之馨哉所以苾苾

者寶明德之馨也。則書不陳。○五篇必切

康王曰申畫郊圻慎固封守以康四海。圻與畿同。○郊

畫矣。曰申云者。申明之也。封域之險。昔固有守矣。曰謹云者。戒嚴之也。疆域障塞。歲久則易。世平則易玩。時緝而屢省之。乃所以尊嚴王畿。王畿安。則四海安矣。周書畢命。○塞先再切。○豈以豈切。○豈井切。

詩曰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於音烏。○穆穆。深遠之意。緝熙。熙明。亦不已之意。言穆穆

然文王之德。不已其敬如此。大雅文王篇

維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

以受方國。○小心翼翼。恭慎之貌。文王之德。於此為感。昭明。懷來。四邪也。方國。四方來附之國也。

大雅大

追琢其章。金玉其相。勉勉我王。綱紀四方。○追對回切。琢直角切。

○追。雕也。金曰雕。玉曰琢。相。質也。勉勉。猶言不已也。張之為綱。理之為紀。追琢。所以美其文。金玉。所以美其質。此詠歌文王之德也。大雅棫樸篇

雖雖在宮。肅肅在廟。不顯亦臨。無射亦保。○射音亦。至也。肅肅。敬之正也。不顯。幽隱之慶也。射。厭也。保。守也。言文王在閭明之內。則極其和。在宗廟之中。則極其敬。雖居幽隱。亦常有臨之者。雖無厭敷。亦常有守焉。其純亦不已。蓋如是。大雅思齊篇

維此王季。帝度其心。貊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比。比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孫子。○度待洛切。貊莫伯切。長上聲。王如字。或于况切。比並毗切。至切。施

以豈切。○度。能度物制義也。貊。一作莫。謂其莫然。清靜也。克明。能察是非也。克類。能分善惡也。克長。教海不倦也。克君。實慶刑威也。言其實不備。故人以長教。刑不懲。故人以為威也。順。慈和。備。服也。比。上下相親。

也。比于文王。言其德與文王無異也。言其德與文王無異也。言其德與文王無異也。

也。比于文王。言其德與文王無異也。言其德與文王無異也。言其德與文王無異也。

也。比于文王。言其德與文王無異也。言其德與文王無異也。言其德與文王無異也。

也。比于文王。言其德與文王無異也。言其德與文王無異也。言其德與文王無異也。

也。比于文王。言其德與文王無異也。言其德與文王無異也。言其德與文王無異也。

也。比于文王。言其德與文王無異也。言其德與文王無異也。言其德與文王無異也。

也。比于文王。言其德與文王無異也。言其德與文王無異也。言其德與文王無異也。

也。比于文王。言其德與文王無異也。言其德與文王無異也。言其德與文王無異也。

也。比于文王。言其德與文王無異也。言其德與文王無異也。言其德與文王無異也。

也。比于文王。言其德與文王無異也。言其德與文王無異也。言其德與文王無異也。

也。比于文王。言其德與文王無異也。言其德與文王無異也。言其德與文王無異也。

也。比于文王。言其德與文王無異也。言其德與文王無異也。言其德與文王無異也。

也。比于文王。言其德與文王無異也。言其德與文王無異也。言其德與文王無異也。

也。比于文王。言其德與文王無異也。言其德與文王無異也。言其德與文王無異也。

也。比于文王。言其德與文王無異也。言其德與文王無異也。言其德與文王無異也。

也。比于文王。言其德與文王無異也。言其德與文王無異也。言其德與文王無異也。

也。比于文王。言其德與文王無異也。言其德與文王無異也。言其德與文王無異也。

也。比于文王。言其德與文王無異也。言其德與文王無異也。言其德與文王無異也。

也。比于文王。言其德與文王無異也。言其德與文王無異也。言其德與文王無異也。

也。比于文王。言其德與文王無異也。言其德與文王無異也。言其德與文王無異也。

也。比于文王。言其德與文王無異也。言其德與文王無異也。言其德與文王無異也。

也。比于文王。言其德與文王無異也。言其德與文王無異也。言其德與文王無異也。

也。比于文王。言其德與文王無異也。言其德與文王無異也。言其德與文王無異也。

也。比于文王。言其德與文王無異也。言其德與文王無異也。言其德與文王無異也。

也。比于文王。言其德與文王無異也。言其德與文王無異也。言其德與文王無異也。

也。比于文王。言其德與文王無異也。言其德與文王無異也。言其德與文王無異也。

也。比于文王。言其德與文王無異也。言其德與文王無異也。言其德與文王無異也。

也。比于文王。言其德與文王無異也。言其德與文王無異也。言其德與文王無異也。

也。比于文王。言其德與文王無異也。言其德與文王無異也。言其德與文王無異也。

孔子曰唯器與名不可以做人君之所司也名以出信

信以守器器以藏禮禮以行義義以生利利以平民

政之大節也器車服名爵號不可輕以假借於人乃

信故曰出信動不失信然後車服可保車服所以表

尊卑也故禮之所以藏禮者義之所以行利者義之

所以生故利所以平民也六

者為政之大節也成公二年

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

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政事不嚴則民生慢

政事過剛民苦殘暴則施之以寬慈寬猛

相濟政事和平昭公二十年○易以政切

衛北宮文子曰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

儀君有君之威儀其臣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有

其國家令聞長世聞音問○為君盡君道臣則畏而

於無窮矣

施舍可愛進退可度周旋可則容止可觀作事可法

德行可象聲氣可樂動作有文言語有章以臨其下

謂之有威儀也舍上聲行胡孟切樂音洛○言或施

事可為法則身為度而可象聲為律而可樂以至一

舉一動成文可觀一言一語成章可達以臨在下之

人所謂有威儀也

晉成鱗曰心能制義曰度德正應和曰莫照臨四方曰

明勤施無私曰類教誨不倦曰長賞慶刑威曰君慈

和備服曰順擇善而從之曰比經緯天地曰文九德

不愆作事無悔故罷天祿子孫賴之縛音專度待洛

長上聲比毗至切○心能制合宜之義故曰度其德

端正民皆應之故曰莫莫安定之謂也照臨四方無

隱不違故曰克明施而無私物得其所故曰克類教

誨不怠長人之道也作福作威君人之職也慈祥和

也經天緯地文之實也此九德皆無愆過則其動無

悔各故能受天之福祿而子孫蒙其利

禮記孔子曰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

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

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

有歸長上聲矜音同分去聲○公猶共也與天下聖

親其親以及人之親子其子以及人之子使老者幼

者各得其所困窮之民有以養之男則各有職分女

則各有

天生時而地生財人其父生而師教之四者君以正

用之故若者立於無過之地也四時本於天百貨產

成於師四者君以正用之謂正身修德成輔相之

而後治道得美然其要在乎自正其身立於無過之地

人何並禮運○相去聲

大傳曰聖人南面而聽天下所且先者五民不與焉一

曰治親二曰報功三曰舉賢四曰使能五曰存愛五

者一得於天下民無不足無不瞻者與去聲○且先

也民不與者未及治民也治親上治祖稱下治子孫

旁治兄弟也功功臣也君使臣以禮故功曰報行成

而治賢曰舉賢成而下故能曰使存察也察之則

所愛者一出於公矣瞻明也五事得國家之所以治

也。行
去聲

樂記曰禮以道其志樂以和其聲政以一其行刑以防

其政禮樂刑政其極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

以禮而道其志之所行使必中節以樂而和其聲之所言使無乖戾政以教不能刑以罰不率此四者之事雖殊而其致則一也。中去聲。率音律。

祭義曰先王之所以治天下者五貴有德貴貴貴老敬

長慈幼此五者先王之所以定天下也。長上聲。

經解曰天子者與天地參故德配天地兼利萬物與日月並明明照四海而不遺微小。

子曰民以君為心君以民為體心莊則體舒心肅則容

敬心好之身必安之君好之民必欲之心以體全亦

以體傷君以民存亦以民亡。好並去聲。民以君為心者言好惡從於君也。由於心之所使故曰心好之身必安之。心雖為主於內然資乎體之所保故曰心以體全。亦以體傷。謂亦○好惡並去聲。

大戴禮孔子曰昔者明主之治民有法必別地以州之分

屬而治之然後賢民無所隱暴民無所伏。別必列切。

所謂天下之至仁者能合天下之至親者也所謂天

下之至知者能用天下之至和者也所謂天下之至

明者能選天下之至良者也。知去聲。

仁者莫大於愛人知者莫大於知賢政者莫大於官

賢。並主言高。上知去聲。

天下大器也。今人之置器置諸安處則安置諸危處

則危而天下之情與器無以異在天子所置亦禮容

政善則民說民說則歸之如流水親之如父母。小辨

說悅

聖人愛百姓而憂海內及後世之人思其德必稱其

仁。用六

孝經子曰故雖天子必有尊也言有父也必有先也言有

兄也宗廟致敬不忘親也。天子者天下之至尊也。承父也。貴老敬長以率天下。則以有兄也。敬宗廟恐辱及其先也。傳九章。長上聲。

論語子曰道千乘之國故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

道乘並去聲。道治也。千乘諸侯之國其地可出兵車千乘者也。故事主一無適之謂故事而信者敬其事而信於民也。時謂農隙之時言治國之要在於此五者亦務本之意也。學而為○隙乞逆切。

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錯並倉

錯捨置也。諸衆也。舉錯得義則人心服為政者

足食足兵民信之矣。言倉庫實而武備修然後教化行而民信於我不離叛也。

有若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言民

君不至獨貧民貧則君不能獨富並類訓篇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子路

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夏時以斗柄初昏建

寅之月為歲首。蓋以寅為人正。孔子取其時之正與
之善也。商格不格也。格者大車之名。蓋商格則素
而等威已辨。謂質而得其中也。周冕有五。祭服之冠
也。冠上有覆。前後有旒。制度儀等。至周始備。雖華不
為靡。雖費不及奢。天子取之。以為文而得其中也。樂
則韶舞者。取其盡善盡美。喻重公也。○河上為覆
切。

謹權量審法度修廢官四方之政行焉興滅國繼絕

世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權經也。量斗斛也。法
度禮樂謂封黃帝堯舜夏商之後。舉逸民謂釋其子
之因復商容之位。三者皆人心之所欲也。此述武王
之事也。○去聲。

大學曰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
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外本內

末爭民施奪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德即
明德。有人謂得衆。有土謂得國。有國則不患無財。用
矣。人君以德為外。以財為內。則是爭鬪其民而施之
以劫奪之教也。外本內末。故財聚。爭民施
奪。故民散。反是。則有德而有人矣。傳十矣。

中庸子曰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
壽壽。十七
章。

故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人。謂賢
君身道者。天下之達道。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得
以生者。言人君為政在於得人。而取人之則。又在備
身。能仁其身。則有君
有臣。而政無不舉矣。

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曰修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

大臣也體群臣也子庶民也來百工也柔遠人也懷

諸侯也經。常也。體。謂設以身處其地而察其心也。子
者也。此列九經之目也。蓋天下之本在身故修身為
九經之本。然必親師取友然後修身之道進。故尊賢
次之。道之所進莫先於家。故親親次之。由家以及朝
廷。故敬大臣體羣臣次之。由朝廷以及其國。故子庶
民來百工次之。由其國以及天下。故柔遠人懷諸侯
次之。此九經之序也。視羣臣猶吾四體。視百姓猶吾
子。此視臣視民之別也。○康

修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敬

大臣則不眩體群臣則士之報禮重子庶民則百姓

勸來百工則財用足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

天下畏之眩。眩。謂不迷於事。故大臣則信任專而小臣不得以
不眩。謂不迷於事。故大臣則信任專而小臣不得以
間之。故臨事而不眩也。來百工。謂通工易事。農末相
資。故財用足。柔遠人。則天下之族皆悅而願出於其
塗。故四方歸。懷諸侯。則德之所施者博而威之所制
者廣矣。故曰天
下畏之。○去聲。

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修身也去詭遠色賤貨而

貴德所以勸賢也尊其位重其祿同其好惡所以勸

親親也官盛任使所以勸大臣也忠信重祿所以勸士

也時使薄斂所以勸百姓也日省月試既稟稱事所

以勸百工也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遠人所

繼絕世舉廢國治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

以懷諸侯也齊。側皆切。去上聲。遠。好惡。欲。去聲。省
朝。○此言九經之事也。官。盛。任。使。謂官屬。衆。成。足。任
使。合也。蓋大臣不當親如事。故所以優之者如此。○志

信重祿謂待之誠而養之厚蓋以身體之而知其所
賴乎上者如此也既讀曰餼餼稟稍食也釋事如周禮
粟人職曰考其弓弩以上下其食是也性則為之授
節以送之來則帶其委積以迎之朝謂諸侯見於天
子聘謂諸侯使大夫來獻厚牲薄采謂燕賜厚而納
貢薄采平聲猶所教也采古也為去聲委去聲積
形句切見

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一者誠也

則是九者皆為虛文矣此九經之實也並二十章

子思子曰故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

不繆建諸天地而不悖曾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

聖人而不惑此君子指王天下者而言道即禮制庶民驗其所信從也建立也立於此而參於彼也天地者道也鬼神者造化之迹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

聖學心法卷一 二十七

君子動而世為天下道行而世為天下法言而世為

天下則遠之則有望近之則不厭動兼言行而言道言者也王去聲復扶又切

度則準則也並二十九章○竹明五切

唯天下至聖為能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寬裕溫柔

足以有容也發強剛毅足以有執也齊莊中正足以

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知去聲齊側皆切別

生知之質臨謂居上而臨下也其下四者乃仁義禮

知之德文章也理條理也密詳細也察明辨也

唯天下至誠為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

知天地之化育夫焉有所倚夫音扶焉於虔切○經

其緒而分之倫者比其類而合之也經常也大經者

五品之人倫大本者所性之全體也惟聖人之德極

下後世法所謂經綸之也其於所性之全體無一毫

人欲之偽以雜之而天下之道千變萬化皆由此出

至誠無妄自然之功用夫豈有所倚者於物而後

孟子曰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洿池魚鼈不

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穀與

魚鼈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喪死無

憾也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五畝之宅樹之以

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

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

以無饑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弟之義頒白者不

負戴於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

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勝音升數音促畝音古洿音烏

時謂春耕夏耘秋收之時凡有興作不違此時至冬

乃役之也不可勝食言多也數密也罟網也洿窪下

之地水所聚也古者網罟必用四寸之目魚不滿尺

市不得取人不得食山林川澤與民共之而有厲禁

禮棺槨所以送死皆有以貴之則人無所恨矣此王

道之始也五畝之宅一夫所受二畝半在田二畝半

在邑於墻下植桑以供蠶事五十非帛不煖未五十

者不得衣也畜養也時謂孕字之時如孟春犧牲無

用牝之類也七十非肉不飽未七十者不得食也百畝之

周劉康公曰敬所以承命也恪所以守業也恭所以給事也儉所以足用也

周草襄公曰夫敬文之恭也忠文之實也信文之孚也

仁文之愛也義文之制也知文之與也勇文之帥也

教文之施也孝文之本也惠文之慈也讓文之材也

夫音扶知去聲○文者德之總名恭以下其別行也敬者德之見乎外也忠自中出故為德之實信而不渝故為德之孚仁者德之慈愛也義者德之裁制也知所以載行文德也勇以為神行其義也教所以施本德化也孝以事親故為德之本慈愛也材用也別行之行切五切餘如字見形切

曹僖負羈曰愛親明賢政之幹也禮賓矜窮禮之宗也

楚伍舉曰國君服寵以為美安民以為樂聽德以為聰

致遠以為明樂音洛

荀子曰公生明偏生暗端慙生通詐偽生塞誠信生神夸

誕生惑此六者君子慎之不苟為○慙乞約切塞恚則切

公平者職之衡也中和者聽之繩也其有法者以法

行其無法者以類舉聽之盡也偏黨而無經聽之辟

也辟讀為僻○聽聽政也衡所以知輕重繩所以辨曲直言君子用公平中和之道故百事無過也無經謂無常法

選賢良舉篤敬與孝弟收孤寡補貧窮如是則庶人

安政矣

君人者欲安則莫若平政愛民矣欲榮則莫若隆禮

敬士矣欲立功名則莫若尚賢使能矣是君人者之大節也

天地生君子君子理天地君子者天地之參也萬物

之總也民之父母也五王制篇

君者儀也儀正而景正君者槃也槃圓而水圓君者

孟也孟方而水方景影同

君者人之源也源清則流清源濁則流濁故有社稷

者而不能愛人不能利人而求人親愛於己不可得也

故知而不仁不可仁而不知不可既知且仁是人主

之寶也五君道篇○知去聲

刑政平而百姓歸之禮義平而君子歸之故禮及身

而行修義及國而政明致仕篇○行胡孟切

為人上者必將慎禮義務忠信然後可此君人者之

大本也強國篇

聖人清其天君正其天官備其天養順其天政養其

天情以全天功如是則知其所為知其所不為矣則

天地官而萬物役矣天養之養去聲○天君心也○天官耳目口鼻形之五官也○天養謂飲食衣服是天使奉養之也○天政賞罰之政令也○天情好惡喜怒哀樂也○此言聖人能自修則可以任天地而役萬物矣○天論篇○每處五士聲樂音注

○每處五士聲樂音注

修其道行其義與天下之同利除天下之同害而天下歸之。

天下者至重也非至強莫之能任至大也非至辨莫

之能今至衆也非至明莫之能知此三至者非聖人

莫之能盡故非聖人莫之能王王于况切言物之

至大則難詳故非小知所能分別也天下之人至衆非至明者不能知其情偽而和輯之也重大如此非

聖人安能至乎五王論篇○

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師是禮之三本也禮

天之生民非為君也天之立君以為民也故古者列

地建國非以貴諸侯而已列官職差爵祿非以尊大

夫而已主道知人臣道知事故舜之治天下不以事

詔而萬物成為去聲○差制等級也人謂賢良事謂

職守不以事詔告但委任而已大畧名

富有四海守之以謙有坐

史記周公曰政不簡不易民不肯近平易近民民必歸之

易以

說苑太公曰賢君之治國其政平其吏不苛其賦歛節其

自奉薄不以私善害公法政理篇○苛寒

成王曰夫有文無武無以威下有武無文民畏不親文

武俱行威德乃成既成威德民親以服君道篇○

孔子曰夫以公與天下其德大矣推之於此刑之於彼

萬姓之所戴後世之所則也指武篇○

晉州向曰古者聖王貴德而務施慎刑辟而趨民時德

篇○

師曠曰人君之道清靜無為務在博愛趨在任賢廣開

耳目以察萬方不固溺於流俗不拘繫於左右廓然

遠見蹕然獨立屢省考績以臨臣下此人君之操也

湖女力切蹕尺

尹文曰人君之事無為而能容下夫事寡易從法省易

因故民不以政獲罪也大道容衆大德容下聖人寡

為而天下理矣並君道篇○夫

劉向曰水濁則魚困今苛則民亂城峭則必崩岸竦則

必弛故夫治國譬若張琴大絃急則小絃絕矣故曰

急響銜者非千里御也峭七肖切棘音悚

聖王先德教而後刑罰立榮耻而明防禁崇禮義之

節以示之賤貨利之弊以變之修近理內政極機之

禮壹配匹之際則莫不慕義禮之榮而惡貪亂之耻

其所由致之者化使然也極其月切惡去聲○政正

機之禮者謹內外之別也五政

王者知所以臨下而治衆則群臣畏服矣知所以聽

言受事則不欺救矣。知所以安利萬民，則海內必定矣。

道之所在，天下歸之；德之所在，天下貴之；仁之所在，

天下愛之；我之所在，天下畏之。孟叢

新序楚令尹曰：天道無親，惟德是輔。君有仁德，天之所奉也。

也。

劉向曰：先王之所以拱揖指揮而四海賓者，誠德之至

已形於外也。孟叢

揚子曰：適堯舜文武為正道，非堯舜文武者為他道。君子

正而不他。問道

三十五

聖人存神索至，成天下之大順，致天下之大利，和同

天人之際，使之無間者也。問去聲。至者事之極致。其分致大利者，謂使萬物各得而不害也。問神者，謂使上下各安。

導之以仁，則下不相賊；泣之以廉，則下不相盜；臨之

以正，則下不相詐；修之以禮義，則下多德讓。先知

天地之得斯民也，斯民之得一人也，一人之得心矣。

天地之本在得斯民而生之，斯民之衆在得一人而治之，一人之貴在得民心而後能長久也。

天下為大治之在道，不亦小乎？四海為遠治之在心，

不亦通乎？

君人者，務在殷民阜財，明道信義，致帝者之用，成天

道。

地之化。殷富阜盛也。信義行義使民信之也。帝者之用。極其事業也。世亦至焉。

文中子曰：古之為政者，先德而後刑，故其人悅以恕。王道

推之以誠，則不言而信；鎮之以靜，則不行而謹。惟有

道者能之。周公

仁義其教之本乎？先王以是繼道德而興禮樂也。禮

篇

漢申公曰：為治者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

董仲舒曰：貴為天子，富有四海，行高而恩厚，知明而意

美愛民而好士，可謂誼主矣。行胡孟切。好並去聲。

王者上謹於承天意，以順命也；下務教化民，以成性

也。正法度之宜，別上下之序，以防欲也。修此三者而

大本舉矣。別必列切。

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

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不一於

正，而無有邪氣。奸其間者，是以陰陽調而風雨時，群

生和而萬民殖，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而王

道終矣。朝音潮。奸音干。

公孫弘曰：人主和德於上，百姓和合於下，故心和則氣

和，氣和則形和，形和則聲和，聲和則天地之和應矣。

故陰陽和風雨時，五穀登，六畜蕃，山不童澤不涸，此

道。

和之至也。應去聲。調各切。

因能任官則分職治去無用之言則事情得不作無

用之器則賦斂省不奪民時不妨民力則百姓富有

德者進無德者退則朝廷尊有功者上無功者下則

群臣遠罪當罪則奸邪止賞當賞則臣下勸並通鑑

去上聲。欲去聲。朝音潮。遠七倫切。

司馬遷曰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任記

匡衡曰欽翼祗栗事天之容也溫恭敬遜承親之禮也

正躬嚴恪臨衆之儀也嘉惠和悅饗下之類也舉錯

動作物遵其儀故形為仁義動為法則西漢書本傳。錯倉故切。

治天下審所上而已教化之流非家至而人說之也

賢者在位能者布職朝廷崇禮百僚敬讓道德之行

由內及外自近者始然後民知所法遷善日進而不

自知也。說如字。朝音潮。

王吉曰宣德流化必自近始朝廷不備難以言治左右

不正難以化遠朝音

虞詡曰法禁者俗之隄防刑罰者民之街轡街胡嚴切。轡兵辭切。

李固曰夫人君有政猶水之有限防隄防完全雖遭霖

潦不能為變夫音扶。潦音略切。

荀悅曰為政之術先屏四惡乃崇五教偽亂俗私壞法

放越軌奢敗制四者不除則政末由行矣是謂四患

興農桑以養其生審好惡以正其俗宣文教以章其

化立武備以秉其威明賞罰以統其法是謂五政屏

病切好惡。並去聲。

崔寔曰為國之法有似治身平則致養疾則攻焉夫刑

罰者治亂之藥石也德教者興平之梁肉也夫以德

教除殘是以梁肉治疾也以刑罰治平是以藥石供

養也。養去聲。夫音扶。

蜀諸葛亮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並通鑑

魏主基曰夫志正則衆邪不生心靜則衆事不躁思慮審

定則教令不煩親用忠良則遠近悅服本傳。夫音扶。

傅嘏曰建官均職清理民物所以立本也循名考實糾

勵成規所以治末也本傳。

吳諸葛恪曰帝王之尊與天地同位是以家天下通鑑

晉孫盛曰帝王之寶惟道與義道義既建雖小可大蜀書

劉頌曰天下至大萬事至衆是以聖王執要於己委務

於下非憚勞而好逸誠以政體宜然也通鑑綱目。好去聲。

後周蘇綽曰為國之道當愛人如慈父訓人如嚴師本傳。

唐太宗曰安天下者必須先正其身未有身正而影曲上

理而下亂也。政要

夫人者國之先國者君之本。人主之體如山嶽焉。高峻而不動。如日月焉。貞明而普照。兆庶之所瞻仰。天下之所歸往。寬大其志。足以兼包。平正其心。足以斷制。非威德無以致遠。非慈厚無以懷人。撫九族以仁。

接大臣以禮。奉先思孝。處位思恭。傾已勤勞。以德行義。此乃君之體也。夫音扶。斷都玩切。處上聲。行如字。

夫君者。儉以養性。靜以修身。儉則人不勞。靜則下不擾。並帝範。夫音扶。

為國之要在於進賢退不肖。賞善罰惡。至公無私。

指殿屋謂侍臣曰。治天下如建此屋。管構既成。勿數改為。苟易一椽。正一瓦。踐履動搖。必有所損。若慕奇變。法度不恒。其德勞擾寔多。數色角切。拱居疎切。

魏徵曰。求木之長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遠者。必浚其泉源。思國之安者。必積其德義。浚須問切。

君所以明者。兼聽也。其所以暗者。偏信也。

為國之基。必資於德禮。君之所保。唯在於誠信。誠信立。則下無二心。德禮形。則遠人斯格。並貞觀政要。

人主誠能見可欲。則思知足。將興繕。則思知止。處高

危。則思謙降。臨滿盈。則思抑損。遇佚樂。則思撙節。在

宴安則思後患。防壅蔽則思延納。疾讒邪則思正己。

行爵賞則思因喜而借。施刑罰則思因怒而濫。兼是十思而選賢任能。則可以無為而治矣。並通鑑綱目。本切。壅尹疎切。

張蘊古曰。大明無私照。至公無私親。故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大寶歲。

陸贄曰。古先聖王之居人上也。必以其心從天下之心。而不敢以天下之人從其欲。

君人之道。子育為心。雖深居九重。而慮周四表。雖恒處安樂。而憂及困窮。重平聲。處上聲。樂音洛。

君天下者。必以天下之心為心。而不私其心。以天下之耳目為耳目。而不私其耳目。故能通天下之志。盡天下之情。

愚知兼納。洪纖靡遺。蓋之如天。容之如地。垂旒黻纁。而黜其聰察。匿瑕蔽疾。而務於包含。不示威而人畏之。如雷霆。不用明而人仰之。如日月。此天子之德也。知去聲。旒音流。黻他平切。纁音遜。取音退。

惠而罔威。則不畏。威而罔惠。則不懷。

其接下也。待之以禮。照之以和。虛心以盡其言。端重

以詳其理。不禦人以給。不自眩以明。不以先覺為能。

不以臆度為智不形好惡以招諂不大聲色以示威

煦吁句切眩炎絳切臆伊昔切度待洛切好惡並去聲

位尊者其惠不可以不重言大者其實不可以不豐

不責人於朝夕之效不計事於尺寸之差

德合天者謂之皇德合地者謂之帝德合人者謂之

王父天母地以養人理物而各得其所宜者謂之天

子

總天下之知以助聰明順天下之心以施教令五奏

知去聲

杜黃裳曰王者上承天地宗廟下撫百姓四夷夙夜憂

聖學心法卷一 四十一

勤固不可自暇逸然上下有分紀綱有序苟慎選賢

才而委任之有功則賞有罪則刑則誰不盡力分去聲

裴潏曰除天下之害者常受天下之利共天下之樂者

常享天下之福並唐書樂音洛

韓愈曰聖人一視而同仁焉近而舉遠

聖君以奉天為心

道莫大乎仁義教莫大乎禮樂刑政施之於天下萬

物得其宜措之於其躬體安而氣平

善醫者不視人之肥瘠察其脉之病否而已矣善計

天下者不視天下之安危察其紀綱之理亂而已矣

並文集○齊奏音切

柳宗元曰聖人之所以立天下曰仁義仁主恩義主斷

恩者親之斷者宜之而理道畢矣文集○斷都玩切

劉蕡曰為君者所發必正言所履必正道所居必正位

所近必正人本傳

李德裕曰人君之德莫大於至明明以照奸則百邪不

能蔽矣唐書

宋太宗曰治國之道在乎寬猛得中寬則政令不成猛則

民無所措手足言行錄

韓維曰常以利民為本則民富常以憂民為心則民樂

賦役非人力所堪者去之則勞困息法禁非人情所

便者蠲之則鬱塞通本傳○樂音洛去上聲蠲主玄切鬱紆勿切塞志則切

張詠曰為政信及於民然後教之言及於義然後勸之

動而有禮然後化之靜而無私然後民安而樂其業

矣言行錄樂音洛

歐陽脩曰為人君者以細務而責人專大事而獨斷此

致治之要術也納一言而可用雖眾說不得以沮之

此力行之果斷也知此二者天下無難治矣文集○斷都玩切沮五

周子曰聖人在上以仁育萬物以義正萬民

仁義禮智四者。動靜言貌視聽無違之謂純心。純心則賢才輔賢才輔則天下治。純心要矣。用賢急焉。

治天下有本身之謂也。治天下有則家之謂也。本必端。端本誠心而已矣。則必善。善則和親而已矣。

治天下觀于家。治家觀身而已矣。身端心誠之謂也。聖人之道。仁義中正而已矣。

公於己者公於人。未有不公於己而能公於人者。明不至則疑生。明無疑也。謂能疑為明。何啻千里。並通書。

雷昌智切豐稷曰。一動於深宮之中。思以為則於四海之內。一言

於細糶之上。思以為法於千載之下。則化行俗美。中國安遠人服矣。言行錄。

司馬光曰。天子之於萬國。能言善而黜惡。抑強而輔弱。撫服而懲違。禁暴而誅亂。然後發號施令。而四海之內莫不率從也。褒博毛切。黜敕律切。

王者以仁義為麗。道德為威。

王者以大庇生民為仁。安固基業為孝。仁孝之道。莫大於此。

選賢而進之。量能而任之。成功者賞。敗官者誅。此則人君之職也。

人君之尊與天地同體。以剛健為德。以重厚為威。照微當如日月。發言當如雷霆。

人君之職。謂何量材而授官一也。度功而加賞二也。審罪而行罰三也。材有短長。故官有能否。功有高下。故賞有厚薄。罪有大小。故罰有輕重。此三者。人君所

當用心。度待洛切。善為國者不欺其民。

天子統三公。三公率諸侯。諸侯制卿大夫。卿大夫治士庶人。貴以臨賤。賤以承貴。而君臣之分。猶天地之

不可易。然後上下相保。而國治安。分去聲。

寬而疾惡。嚴而原情。政之善者也。為政在順民心。苟民之所欲者與之。所惡者去之。如

決水於高原之上。以注川谷。無不行者。苟或不然。逆阪走丸。雖竭力以進之。其復走而下。可必也。並文集。阪甫板切。

天下未嘗無事也。在人君思與不思而已矣。思之則治平。不思則亂危。

教化國家之急務也。而俗吏慢之。風俗天下之大事也。而庸君忽之。夫惟明智君子。深識良慮。然後知其

為益之大。而收功之遠也。扶音。

信者人君之大寶也國保於民民保於信並通鑑綱目

蘇頌曰。人主之視聽聰明。不可有所嚮。有所嚮則偏。偏則為大患矣。今守成之際。應之以無心。則天下無不

治矣。言行錄。應去聲。

蘇軾曰。古之聖人將有為也。必先處晦而觀明。處靜而

觀動。則萬物之情畢陳于前。處上聲。

王者之所宜先者德也。所宜後者刑也。所宜先者義

也。所宜後者利也。

成事在理不在勢。服人以誠不以言。理之所在。以為

則成。以禁則止。以賞則勸。以言則信。

非德之威雖猛而人不畏。非德之明雖察而人不朋。

聖人之治天下也。寬猛相資。君臣之間。可不相濟。

操其要。治其本。恭己無為。而物莫不盡其天理。操平聲。

聖王之治天下。使天下之事各當其處。而不相亂。天

下之人各安其分。而不相躐。然後天子得優游無為

而制其上。當去聲。處上聲。

夫使聖人無權。則無以成天下之務。無機。則無以濟

萬世之功。並文集。夫音扶。

蘇轍曰。聖人欲有其富。則保之以儉。欲久其尊。則守之

以謙。欲安其佚。則行之以勞。欲得其欲。則濟之以無

欲。

聖人之為天下。不務逆人之心。人心之所向。因而順

之。人心之所去。因而廢之。故天下樂從其所為。樂音

善治天下者。必明於天下之情。而後得御天下之術

並文集。

邵子曰。用天下之目為目。其目無所不觀。矣。用天下之

耳為耳。其耳無所不聽。矣。用天下之口為口。其口無

所不言。矣。用天下之心為心。其心無所不謀。矣。心

程子曰。君道以至誠。仁愛為本。

天之生民。必有出類之才。起而君長之。治之而爭奪

息。道之而生。養遂教之。而倫理明。然後人道立。天道

成。地道平。並文集。長上聲。

治民者。導之敬讓。而爭自息。

治身齊家。以至平。天下者。治之道也。建立治綱。分正

百職。順天時以制事。至於創制立度。盡天下之事者。

治之法也。聖人治天下之道。唯此二端而已。並道

張子曰。能通天下之志者。為能感人心。聖人同乎人而

無我。故和平天下。莫盛於感人心。並正

胡安國曰。為國以義。不以利。如以利。則上下交征。而國

必危矣。為己以義。不以利。如以利。則患得患失。亦無

欲。

所不至矣。

舉動人君之大節賢哲量之以行藏其道奸邪窺之

以作止其惡四鄰望之以厚薄其情故有國者必謹

於禮而後動此守身之本保國之基也。並春秋傳

范祖禹曰君人者如天運於上而四時寒暑各司其序

則不勞而萬物遂矣。

朝廷者四方之極也非至公無以絕天下之私非至

正無以止天下之邪。朝音

事親則思孝居處則思敬動作則思禮祭祀則思誠

服用則思儉養民則思仁使人則思恕心則思道視

則思正當食則思天下之飢當衣則思天下之寒。上

人君惟恭儉寡欲則邪諂無自而入矣。一有所蔽鮮

不為惑也。鮮上聲

先王之治必反求諸己己正而物莫不應矣。應去

為治者唯能省力役薄賦餼務本抑末尚儉去奢占

田有限困窮有養使貧者足以自立富者不得兼之

則均天下之本也不然雖有法令徒文具而已何益

於治哉。欲去聲去上聲養如字

治天下之繁者必以至簡制天下之動者必以至靜

並通鑑

張浚曰以至公存心惻怛哀矜思天下之所以困窮生

民之所以塗炭自反自咎身任其責便佞之惑耳者

去之美麗之悅目者遠之以至於衣服飲食亦惟菲

薄之務淡然漠然視天下無足以動吾心者而專以

宗社生靈為念苟言之非有益於宗社生靈者弗言

也苟思之非有益於宗社生靈者弗思也持之以堅

行之以久乾乾不息則上可以動天下可以格人。朱

文集○但當割切便平聲去上聲速去聲

胡寅曰為天養人者天子之職也。為去

人主之德莫加乎孝其剛莫先乎無慾其明莫要乎

知君子小人之辨。

人君既得賢才布之列矣於是朝以聽政則公卿在

前史在左右諫諍七人訓告教誨而無怠朝矣晝以

訪問則監于成憲學于古訓多識前言往行與萬民

之疾苦而無怠晝矣夕以修令則思夫應違慮夫榮

辱慎而後出而無怠夕矣而又無淫逸遊畋有銘戒

箴規又有賢妃淑女警戒相成味爽不顯坐以待旦

此乃憂勤之事乃所以端拱無為也。識音志行胡孟切夫音扶應去聲

帝王之德莫不本於格物致知以誠其意正心修身

以齊其家。若夫正朝廷。正百官。以正萬民。則自是而推之耳。夫音扶 朝音朝

人主必昭儉德。以照臨百官。清心寡欲。不殖貨利。而用君子立乎朝廷。則寵賂之門自塞矣。朝音朝 賂音路 賂音路 則音切

人君莫大乎修身。而修身莫先於寡欲。欲誠不行。則

心虛而善入。氣平而理勝。動無非禮。事無不善。唐虞之治。不越此矣。並通鑑

太平之君。惟無欲。然後能持盈守成也。

修德者。務細行。圖治者。防未然。君子所以貴於見幾

而作。並請史管見。胡五切 與音機

聖學心法卷一

四十九

胡宏曰。聖人執天之機。博叙五典。庸秩五禮。順是者章

之以五服。逆是者討之以五刑。調理萬物。各得其所。

人君盡下。則聰明開。而萬里之遠。親於衽席。偏信則

昏亂。而父子夫婦之間。有遠於萬里者矣。人君欲救

偏信之禍。莫先於窮理。莫善於寡欲。窮理寡欲。交相

發者矣。審切

義理。群生之性也。義行而理明。則群生歸仰矣。愛敬

兆民之心也。敬立而愛施。則人心誠敬矣。感應鬼神

之情性也。誠則能動。而鬼神來格矣。應去

天下有三大。大本也。大幾也。大法也。大本。一心也。大

幾。萬變也。大法。三綱也。有大本。然後可以有天下。見大幾。然後可以取天下。行大法。然後可以理天下。音幾

聖人者。以一人理億兆之德性。息其爭奪。遂其生養者也。

誠者。天之道也。心涵造化之妙。則萬事畢應於彼。夫懷之以恩。令之以義。憚之以威。結之以信者。未矣。應去

音扶

人君不可不知乾道。不知乾道。是不知君道也。君道何如。曰。天行健。人君不可頃刻忘其君天下之心也。

聖學心法卷一

五十

如天之行。一息或不繼。則天道壞矣。

聖人周萬務。而無為。故博施濟眾。不期應於物。而物

應。功用配天地。悠久無疆。而人道立矣。乾應並去聲

聖人尚賢使民。知勸教。不能使民不爭。

處之以義。而理得。則人不亂。臨之以敬。而愛行。則物

不爭。守之以正。行之以中。則事不悖。而天下理矣。處音信

音信

為天下者。必本於理。義理也。者。天下之大體也。義也

者。天下之大用也。理不可以不明。義不可以不精。理

明。然後紀綱可正。義精。然後權衡可平。紀綱正。權衡

平則萬事治百姓服四海同。

由道義而不貪禁勢力而不行則人心服天下安。音舍

捨

聖人順萬物之性博五典庸五禮章五服用五刑賢

愚有別親疎有倫貴賤有序高下有等輕重有權體

萬物而昭明之各當其用一物不遺聖人之教可謂

至矣。並胡子知言○傳○都昆切別必列切當去聲

良心光於一身通於天地宰制萬物統攝億兆之本

也。宋史

陳邦彥曰仁德者治之本也功利者治之效也大有為

聖學心法卷一

五十二

之君務其本而效自至不有無其本而效至者也

黃中曰用人而不自用者治天下之要道也以公議進

退人才者用人之要道也察其正直納忠阿諛順旨

者辨君子小人之要道也廣開言路者防壅蔽之要

道也考核事實者聽言之要道也量入為出者理財

之要道也精選監司者理郡邑之要道也痛懲賍吏

者恤民之要道也求文武之臣而陳方略者選將帥

之要道也稽考兵籍者省財之要道也。監平聲當去聲稽堅奚切

陳俊卿曰為國之要有三曰用人曰賞功曰罰罪而所

以行之者一曰至公而已

人主以兼聽為美而存心必本於至公。並朱子文集

虞允文曰人君必畏天必安民必法祖宗。宋史

李宗勉曰守公道以悅人心行實政以興治功謹命令

以一觀聰明賞罰以示勸懲。通鑑

李侗曰治道必以明天理正人心崇節義屬廉恥為先

本末備具可舉而行非特空言而已

朱子曰政者為治之具刑者輔治之法德禮者出治之

本而德又禮之本也

凝情恭默深監古先日與大臣講求政理可否相濟

惟是之從必使發號施令無一不出乎朝廷進退人

聖學心法卷一

五十二

才無一不合乎公論不為偏聽以啓私門則聖德日

新聖治日起而天人之應不得違躐許應切薛魚列切薛子之萌不得作

矣。朝音潮應去聲

天地之大無不生育固為萬物之父母矣人於其間

又獨得其氣之正而能保其性之全故為萬物之靈

若元后者則於人類之中又得其正氣之盛而能保

其全性之尤者是以能極天下之聰明而出乎人類

之上以覆冒而子畜之是則所謂作民父母者也。教切當許六切

古先哲王欲明其德於天下者莫不一以正心為本

天下之事在於一人而一人之身其主在於一心故人主之心一正則天下之事無有不正人主之心一邪則天下之事無有不邪。

綱紀不能以自立必人主之心術公平正大無偏黨反側之私然後綱紀有所繫而立君心不能以自正必親賢臣遠小人講明義理之歸閉塞私邪之路然後乃可得而正也。並文集○遠去聲塞志則切

此心曠然無一毫私意直與天地同量便有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人底意思。心學○思去聲

張敬夫曰德者所以為民極也。

○聖學心法卷一

五十三

國之所以為國者以天叙天秩實維持之也為國者志存乎典禮則孝順和睦之風興協力一心尊君親上其強孰禦焉。性理群書

善政立而後善教可行所謂富而教之也。心學先王之治所以建事立功無不如志以其服中之誠足以感格天人之心而與之無間也。朱子文集○問去聲

蔡沉曰二帝三王之治本於道二帝三王之道本於心得其心則道與治固可得而言矣。書序

劉珙曰人君能循天下之理然後有以得天下之心而立天下之事然非至誠虛己兼聽並觀使在我者空

洞清明而無一毫物欲之蔽亦未有能循天下之理者也。朱子文集

廖剛曰若意誠心正以照臨百官則是非不紊奸邪洞見天下之弊可次第革矣。言行錄

真德秀曰聖明之君德度如天媚之而不喜激之而不怒者其庶免於讒賊之害乎。說錄

為人上者心正意誠私邪不能蔽公聽並觀信任無所倚則魑魅詭於震霆雨雪消於見明雖有善為讒者且不敢為矣此人主守約之方也。魑魅音瘴味音現

人君為天下民物之主瘁痾疾痛孰非同體故君道

○聖學心法卷一

五十四

必主於仁而為仁必極其至。群書章句切為人君者不以己之樂為樂而以天下之樂為樂不以己之憂為憂而以天下之憂為憂。樂音洛

人主之心養之以理義則明蔽之以物欲則昏人主之心與天地相為流通而善惡吉凶之符甚於影響。

居中而制萬事者心也古先聖王必於此乎用力故一心正而萬事莫不正。

有修德之實心然後有修德之實事有愛民之實心然後有愛民之實事未有無是心之實而能有其事

之實者也。並大學
付義

湯漢曰。任天下之大。立心不可不公。守天下之重。持心

不可不敬。傳本

趙景緯曰。清其天君。以端出治之源。謹其號令。以肅紀

綱之本。毋牽於私恩。而撓公法。毋遷於迹言。以亂舊

章。宋史

呂祖謙曰。人主常與慈祥篤實之人處。其所以興起善

端。涵養德性。鎮其躁而消其邪。日改月化。有不在言

語之間者矣。心學。虛上齊

心學曰。天地以生物為心。聖賢以生民為心。

聖學心法卷一 五十五

吾心存養于中。天德也。擴充于外。王道也。天德貴乎

存養。而莫先乎慎獨。王道貴乎擴充。而莫大乎絜矩。

擴若邪切
絜與結切

君臣同心。君民同心。天下治矣。同則治。異則亂。是故

大同之為貴。

人君心有所主。靜而寡欲。動必循理。則志氣清明。處

事無失。處上

人君皆思所以平天下也。然必心平而後政平。政平

則事無不平。而天下治平矣。

雨露無心於潤物也。而物無不潤。雨露不自以為潤

也。日月無心於照物也。而物無不照。日月不自以為

明也。人君臨照天下。潤澤生民。其心之妙用。即造化

之妙用矣。

人君之心。未有不以生民為心者也。一有以殺之。則

不能推此心于天下。而不得以遂其生者。衆矣。

人主一心。經綸天下。一日萬幾。無非天事也。朝夕存

養。威神流通。榮衛然後澄心靜慮。簡以御煩。靜以制

動。寡以服衆。則天事皆可從而理矣。義音

人君無常心。民憂亦憂。民樂亦樂。惟以民心為心。而

已。樂音

聖學心法卷一

五十六

人君上合天心。下得人心。有道乎。曰有敬而已。

人君之治天下也。必本於理義。理也者。心之全體也。

義也者。心之大用也。理不可以不明。義不可以不精。

上而三代。下而秦漢。三國東西。晉南北朝。以至于隋

唐五代。宗遼金元。其興起也。未有不心存乎理義。其

敗亡也。未有不心汨於利欲。

帝王以仁義為心。霸者專尚詐力。心術先壞。豈能正

人。

政者正也。所以正人之不正也。知所以正其心。則其

身正矣。法制禁令云乎哉。

易之臨卦六五之爻辭曰。知臨。大君之宜吉。孔子於小象獨以行中之謂釋。大君之宜。何哉。為君不患其不知也。知而非中。失之過則。或苛察以為知。失之不及。則或未有所知而自以為知。皆非君道之當然也。舜之大知。而曰用中。湯之勇智。而曰建中。大君之宜。必如此。然後稱也。天下之大。豈知力所能與於其間哉。秦隋之幸。徒以術數相牢籠。以權謀詐力相雄長。亦自謂知矣。而不知大君之體。不如是也。吾聖人之所謂知。臨非徒知術之恃。惟行中之為貴。此大君所以不可不明心學也。所知知大之知如字餘並去聲

聖學心法卷一

五十七

聖學心法卷一

聖學心法卷二

君道

學問

易曰。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伐。德博

而化。行胡孟切邪似唯切○常言亦信。常行亦謹。成

取亦保之意也。善世而不伐。謂不有其善。德博而化。則正己而物正矣。皆大人之事也。敬者亦

君子進德脩業。忠信所以進德也。脩辭立其誠。所以

居業也。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

幾音機○內積忠信。所以進德也。擇言為志。所以居業也。知至至之。致知也。求知所至而後至之。知之在

先。故可與幾。知終終之。力行也。既知所終。則力進而終之。守之在後。故可與存誠。此學之始終也。

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學聚

脩德也。寬居仁行。居業也。並乾文言。

直方大。不習無不利。其德內直外方而又盛大。不待學習而無不利也。沖文辭。

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君子主

其內。守義以方其外。敬立而內直。義形而外方。則其德盛矣。德不孤之謂也。沖文辭。

蒙以養正。聖功也。養以正。乃作聖之功也。蒙者。未發之象。而

剛健為實。輝光曰新。其德。乾體剛健。長體為實。人之

充實而有輝光。高之不已。則其德日新也。大畜象辭。

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畜

初

六切識者志行胡孟切○天為至大而在山之中所
富至大之象君子觀象以大其益富人之益富由學
而大在多聞前古聖賢之言與行考跡以觀其用察
言以求其心識而得之以富成其德乃大富之義也
象傳

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而木生地中長
之象君子觀象以順備其德積累微小以
至高大也升象傳○長上聲累魯魯切

麗澤光君子以朋友講習相浸潤互有滋益之象故
君子觀其象而以朋友
講習互相益也兌象傳

與天地相似故不違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
過旁行而不流樂天知命故不憂安土敦乎仁故能
愛知去聲樂音洛○此聖人盡性之事也天地之道
知仁而已知周萬物者天也道濟天下者地也知

且仁則知而不過矣旁行者行權之知也不流者守
正之仁也既樂天理而又知天命故能不憂而其知
益深隨處皆安而無一息之仁不仁故能不忘其濟物
之心而仁益篤蓋仁者愛之理愛者仁之用故其相
為表裏
如此

日新之謂盛德日新者久
而無窮也

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精研其義
至於入神
乃所以為出而致用之本利其施用無適不安乃所
以為入而崇德之資內外交相養互相發也

書舜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心者人
主於中而應於外者也指其發於形氣者而言則謂
之人心指其發於義理者而言則謂之道心心則謂
私而難於故危道心難明而易昧故微惟精以察
之而不雜於形氣之私一以守之而純乎義理之正
使道心常為之主而人心每聽命焉則危者安微者
著動靜云為自無過不及之差而信能執其中矣

聖學心法 卷二

言大為謀○應
去聲易以致切

仲虺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己若者亡好問則裕自
用則小虺許偉切好去聲○隆師好問則德尊而業
足人之有餘委心聽順而無
拂逆之謂也

伊尹曰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欽厥止省息井切
括古活切
○虞虞人也機考牙也括矢括也度法度射者之所
準望者也釋發也言若虞人之射考機既張必往察
其括之合於法度然後發之則發無不中矣欽者肅
恭收斂止者心之所止此賢君之事學而知之者也

若升高必自下若陟遐必自邇此告以進德之序也
謂辭如行遠必自邇辭如登高必自卑進德
脩業之喻未有如此之切者

德無常師主善為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無常者不
謂師法協合也德者善之總稱善者德之實行一者
其本原統會者也德兼眾善不主於善則無以得
本萬殊之理善原於一不協于一則無以達萬殊
本之妙謂之克一者能一之謂也博而求之於不
條理之序也高言或有一德○行去聲

傳說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事不
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說音悅○求多聞者實之
是惟立事然必學古訓深識義理然後有得不師古
訓而能長治久安者非
說所聞甚言無此理也

惟學遜志務時敏厥脩乃來允懷于茲道積于厥躬
惟敦學半念終始典于學厥德脩罔覺敦切教切○

聖學心法 卷二

專力也。時敏者無時而不敏也。遜其志如有所不能敏於學。如有所不及。則其所備如泉始達。源源乎其來矣。茲此也。篤信而深念乎此。則道積于身。不可不一二計矣。聖教也。言教人居學之半。一念終始常在於學。無少間斷。則德之所備。有不知其然而然者矣。五商書說命。問去聲。

召公曰。不矜細行。終累大德。為山九仞。功虧一簣。行胡

黃求位切。矜。矜持之矜。八尺曰仞。細行。猶言小節也。小節所損甚大。譬若為山。一簣之虧。是山未成也。人主常持未成之心。於既成之日。此見純亦不已之意。周書旅獒。

多方曰。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聖。通明之稱。言

狂矣。愚而能念。則為聖矣。周書。

詩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磋。七河切。切以刀。錐。琢以

錐。磨以砂石。皆治物使其滑澤也。治骨角者。既切而復磋之。治玉石者。既琢而復磨之。皆言其治之有緒

而益致其精也。蓋如切如磋者。言道學。謂講習討論之事。如琢如磨者。言自脩。謂省察克治之功。術風漢

澳。錐居御切。推直進切。錐。錐也。切錐他浪切。復扶又切。省息并切。

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將。進緝。續熙。明也。言日

而明之。以至於光。明也。周頌敬之篇。

思無邪。思。無邪者。誠也。蓋詩之言。美惡不同。或勸或

味其言。而審於念慮之間。必使無所思而不出於正。則日用云為。莫非天理之流行矣。魯頌駉篇。

春秋左氏傳曰。忠德之正也。信德之固也。卑讓德之基也。

盡心為民為忠。此君德之正大也。盡心待人為信。此君德之堅固也。謙遜卑讓。此君德之基本也。文公元

年。為民之為去聲。

周劉康公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

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中大中之理也。凡民皆

即上天所賦之命也。則法也。聖人因天理之自然。而為之節文。所以安定上天所賦之命。而使之勿失也。

成公十三年。

鄭子駟曰。信者言之瑞也。善之主也。誠信之道。言語之

也。裏公九年。

禮記曲禮曰。毋不敬。儼若思。安定辭。安民哉。儼。禁止之辭。

主於敬。人之坐思。貌必儼然也。安定辭。儼。於莊貌。禮者。審言語也。三者既盡。則可以安民矣。

學記曰。君子之於學也。藏焉。脩焉。息焉。遊焉。藏焉。脩焉。

專而志不分。息焉。遊焉。則所養者純。而藝愈熟。故其學易成也。易以政切。

君子知至學之難。易而知其美惡。然後能博論。能博

論。然後能為師。能為師。然後能為長。能為長。然後能

為君。難。易者。至之易。美者。向道。不美者。叛道。知乎此。然後能博論。謂備善誘。不拘一塗也。長者。一官之

長。君則一國之君也。言為君之道。皆自務學充之耳。

大戴禮曾子曰。君子攻其惡。求其過。彊其所不能。去私欲。

從事於義。可謂學矣。君子愛日以學。及時以行。難有

弗辟。易有弗從。唯義所在。彊去並上聲。辟音。

君子博學而居守之。微言而篤行之。行必先人。言必

後人。彊。鉏山切。彊。小貌。不務大也。行必先人。言必

積土成山。風雨興焉。積水成川。蛟龍生焉。積善成德。

神明自傳。聖心備矣。是故不積跬步。無以致千里。不

積土成山。風雨興焉。積水成川。蛟龍生焉。積善成德。神明自傳。聖心備矣。是故不積跬步。無以致千里。不

積小流無以成江海勸學篇○

論語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重厚重威威嚴固重厚重威威嚴固重厚重威威嚴固

必不能堅乎內故不厚重則無威嚴而所學亦不堅固也

有子曰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小大由之有

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禮者天之

文人事之儀則也和者從容不迫之意蓋禮之為體雖嚴然皆出於自然之理故其為用必從容而不迫

乃為可貴先王之道此其所以為美而小事大事無不由之也

復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

子曰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

造七到切○終食者一飯之頃造次急遽苟且之時顛沛傾覆流離之際君子之不去乎仁如此履如字

聖學心法卷二

六

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參所金切唯上聲○

而告之也貫通也唯者應之速而無疑也聖人之心渾然一理而泛應曲當用各不同曾子於其用處蓋

已隨事精察而力行之夫子知其將有所得是以呼而告之曾子果能默契其指即應之速而無疑也

上聲下同當去聲渾

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蓋已之謂忠推己之謂

餘之詞也夫子之一理渾然而泛應曲當譬則天地

之至誠無息而萬物各得其所也曾子有見於此而

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夫音

約愛也畔背也君子學欲其博故於文無不考守欲

其要故其動必以禮如此則可以不背於道矣

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

謂仁之方也已夫音扶○以己及人仁者之心也譬

其所欲亦猶是也然後推其所欲以及於人則恕之事而仁之術也

德之不脩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

憂也德必脩而後成學必講而後明見善能徙改過

不吝此四者日新之要也苟未能之聖人猶憂

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志者心之所之謂

所當行者是也志乎此則無他岐之惑矣據者執守

之意德者得其道於心也得之於心而守之不失則

有日新之功矣依者不違之謂仁則私欲盡去而心

法皆至理所寓也朝夕游焉以博其義理之趣則應

務有餘而心亦無

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識音

考如此者雖未能實知其理亦可以次於知之者也

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興起也詩本性情有邪有正

初所以興起其好善惡之心者必於此而得之

以恭敬辭遜為本而有節文度數之詳可以固人肌

膚之會筋骸之束學者之中所以能卓然自立者必

於此而得之樂有五聲十二律更唱迭和以為歌舞

入音之節可以養人性情而滂濂其邪穢消融其查

德者必於此而得之是學之成也

德者必於此而得之是學之成也

學如不及猶恐失之言人之為學既如有所不及矣而猶悚然惟恐其或失之警學

者當如是也

譬如為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譬如平地雖覆一簣

進吾往也黃求位切覆芳服切○簣王籠也言山成而但少一簣其止者吾自止耳平地方覆一簣其進者吾自往耳蓋學者自強不息則積必成多中道而止則前功盡棄其止其往皆在我而不在于人也

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克勝也己謂身之私欲也復反也禮者天理之節文也為仁者所以全其心之德也蓋必有以勝私欲而復於禮則事皆天理而本心之德全矣歸猶與也又言一日克己復禮則天下之人皆與之仁極言其效之甚速而至大也又言為仁由己而非他人所能預又見其機之在我而無難也

聖學心法卷二

八

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非禮者已也

者禁止之辭是人心之所以為主而勝私復禮之機也私勝則動容周旋無不中禮而日用之間莫非天

理之流行者○程子視箴曰心兮本虛應物無迹操之有要視為之則救交於前其中則還制之於外以

安其內克己復禮化以而誠矣其聽箴曰人有秉彝本乎天性知誘物化遂亡其正卓彼先覺知止有定開

邪存誠非禮勿聽其言箴曰人心之動因言以宣登禁除妄內斯靜專矧是樞機與戎出好凶崇辱惟

其所及傷易則誣傷煩則支已肆物性出悖來違非法不道欲哉訓辭其動箴曰皆人知幾誠之於思志

士勵行守之於為順理則裕從欲惟危違以克念戰兢自持習與性成聖賢同歸中應並去聲操平聲雖則到

與音機行胡玉切達七到切

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在邦無怨在家無怨故以持己恕以及物則私意無所容而心德全矣內外無怨以

其致言也

君子義以為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

義孫去聲○義者制事之本故以為質禮而行之必

道也

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弘廓而大之也人外無道道外

故人能大其道道不能大其人也

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

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難去聲○視無所

無所察則聽無不聞色見於面者貌舉身而言思則疑不為思難則忿必慮思義則得不苟蓋九思各

專其一也

聖學心法卷二

九

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探吐南切○真知善惡

之徒蓋能之矣

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此所謂性兼氣質而言者也氣

不甚相遠也但習於善則善習於惡則惡於是始相遠耳

君子學道則愛人言君子不可以不學既學

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好信

不好學其蔽也賊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

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好如並去聲統

皆美德然徒好之而不學以明其理則各有所蔽愚

者可階可同之類蕩謂窮高極廣而無所止賊謂傷

壞於物。勇則之發。剛者勇之體。猛躁車也。且借貨為

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四者皆

辨之事。從事於此。則心不外馳而所存自熟。故曰仁在其中矣。子張篇

大學曰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於至善。大學者

學也。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以具眾理而應萬事者也。但為氣稟所拘。物欲所蔽。則有時而昏。然其本體之明。則有未嘗息者。學者當因其所發而遂明之。以復其初也。新者。革其舊之謂也。言既自明其明德。又當推以及人。使之亦有以去其舊染之污而自新也。止者。必至於是不遷之意。至善。則事理當然之極也。言明明德新民。皆當止於至善之地而不遷也。此三者。大學之綱領也。應去聲。去上聲。汚

與音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

聖學心法卷二

十

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

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

知在格物其明德於天下者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

心之所發也。實其心之所發。欲其一於善而毋自欺也。致。推極也。知。猶識也。推。極吾之知識。欲其所知無不盡也。格。至也。物。猶事也。窮至事物之理。欲其極處無不到也。此八者。大學之條目也。

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為本。壹。定也。一切

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盤。沐浴之盤也。

警之辭也。苟。誠也。湯。以人之洗濯其心以去惡。如沐浴其身以去垢。誠能一日有以濯其舊染之污而自新。則當因其已新者而日日新之。又日新之。不可畧有間斷也。傳之二章。去上聲。澤。事。歷。切。汚。音。烏。而。

新則當因其已新者而日日新之。又日新之。不可畧

有間斷也。傳之二章。去上聲。澤。事。歷。切。汚。音。烏。而。

增去

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

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仁。敬。孝。慈。信。五者至善

其精微之蘊。而又推類以盡其餘。則於天下

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

謂自謙故君子必慎其獨也。惡。好。上。並。去。聲。謙。讀。為。慊

心之所發也。言禁止之辭。自欺者。心之所發。有未實也。言當實用其力而禁止其自欺。使其惡惡則如惡惡臭。好善則如好好色。謙。快也。足也。獨者。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之也。然其實與不實。蓋有他人所不知及知而已獨知之也。故必謹之於此。而審其幾焉。傳之六章。幾。音。機。

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

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

聖學心法卷二

十一

左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絜。先。並

矣。結。切。○。知。不。欲。上。之。無。禮。於。我。則。必。以。此。度。下。之

心。而。亦。不。敢。以。此。無。禮。使。之。不。欲。下。之。不。忠。於。我。則

必。以。此。度。上。之。心。而。亦。不。敢。以。此。不。忠。事。之。至。於。前

後。左。右。莫。不。皆。然。則。身。之。所。處。上。下。四。旁。長。短。廣。狹。

彼。此。如。一。而。無。不。方。矣。蓋。絜。度。也。矩。所以。為。方。也。能

盡。乎。此。所。謂。平。天。下。之。要。道。也。傳。之。十。章。○。度。連。各

上。身。切。處。

中庸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命。猶。令。也。

人物之生。因各得其所賦之理。所謂性也。率。循也。道。猶。路也。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則日用事物之間。莫不各有當行之路。所謂道也。循。品。節。之。也。性。道。雖。同。而氣稟或異。故不能無過不及之差。聖人因人物之

所當行者。而品節之。以為法於天下。則謂之教。若禮樂刑政之屬是也。

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

之性謂知之無不明。處之無不當也。贊猶助也。與天地參謂與天地並立而為三也。第二十二章。○處上

故至誠無息不息則久。久則徵。徵則悠遠。悠遠則博

厚。博厚則高明。既無虛假。自無間斷。久常於中也。徵

厚。博厚故其發也高大而光明。所謂至誠之

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優優大

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而後行。故曰苟不至

德。至道不凝焉。外也。優優充足有餘之意。禮儀。經禮

也。威儀。曲禮也。此言道之入於至小。而無間也。至德

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

○聖學心法卷二

十四

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意。德性者。善所持之

於天之正理也。溫。時習也。敦。加厚也。德性者。善所持之

體之細也。二者備德。道之大端也。不以一毫私意

自蔽。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涵泳乎其所以。知。敦。為乎

其所已能。此皆存心之屬也。析理。則不使有毫釐之

差。暖事。則不使有過不及之謬。理義。則日知其所未

知。節文。則日謹其所未謹。此皆致知之屬也。第二

十七章。○奉方孔切。履踐之切。履上聲。摩。摩加切。

孟子曰。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夫志至焉。氣次焉。故

曰。持其志。無暴其氣。夫音扶。○志。固心之所之。而為

志之卒徒。故志固為至極。而氣即吹之。人固當

敬守其志。然亦不可不致養其氣也。○去聲。

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知言者。盡心知性也。浩

所謂體之充者。蓋惟知言。則有以明夫道義而於天

事無所懼。此所以當大

任而不動心也。夫音扶

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

間。塞。則切。○至大。初無限量。至剛。不可屈撓。蓋天

地之正氣。而人得以生者。其體段本如是也。惟其

自反而縮。則得其所養。而又無所作為。以害

之。則其本體不虧。而充塞無間矣。○去聲。

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集。義。猶言積善。義

以配道。義。而其養之。始乃由事。皆合義。是以無所

愧怍。而此氣自然發生于中。非由只行一事。合義。便

○聖學心法卷二

十五

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長。上聲。○正。預

者。必以集義為事。而勿預期其功。其或末克。則

但當勿忘其所為。而不可作為。以助其長也。

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舍己從人。樂取諸人以為善。

舍音捨。樂音洛。○善與人同。公天下之善。而不為私

也。己未善。則無所係。各而舍。以從人。人有善。則不待

勉。強而取之。於己。此善

與人同之目也。強。上聲。

取諸人以為善。是與人為善者也。故君子莫大乎與

人為善。與。猶許也。助也。取。彼之善。而為之。於我。則彼

之人。皆勸於為善。君子之

善。孰大於此。○孟公孫。子萬

仁人之安宅也。義人之正路也。曠安宅而弗居。舍正

路而不由。哀哉。舍音捨。○仁者。本心全體之德。有天

理無以真知
善之所在也。

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赤子之心純一無偽。大人之所以為大人者。正以其不為物誘。而有以全其純一無偽之本。然

是以擴而充之。則無所不知。無所不能。而極其大也。

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

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

子欲其自得之也。造七到切。○深造者。進而不已之

意。道則其進為之方也。資。藉也。左右身之兩旁。造。值。原本也。言君子務於深造。而必以

其道者。欲其有所持循而自然得之於己也。自得於己。則處之者安固而不搖。處之安固。則所藉者深遠

而無盡。所藉者深。則日用之間。取之至近。無所往而不值其所資之本也。虛上聲。

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心而不忘也。並韓妻篇

○聖學心法卷二 十六

夫義路也。禮門也。惟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門也。萬

篇。○夫音扶。

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學問之事固非一

求。放心而已。蓋能如是。則可以上達矣。告子篇。

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心者。人之神

理。而應萬事者也。性。則心之所具之理。而天一所從出者也。人有是心。莫非全體。然極其心之

而無不盡者。必能窮夫理而無不知也。既知其理。則其所從出者。亦不外是矣。應去聲。夫音扶。

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存。謂操而不舍。養。謂順

達也。操平。存舍音捨。

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強恕而行。求

仁莫近焉。樂音洛。強上聲。○此言理之本然也。大則

一不具於性分之內也。誠實也。反其身而所備之理。皆如惡惡。臭。好好色之實。其樂孰大於是。強。勉。強也。

當勉強推己及人也。反身而誠。則仁矣。有未誠者。凡事

當勉強推己及人也。庶幾心公。理得而仁不遠也。分去

流水之為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於道也。不成

章不達。言學當以漸。乃能至也。成章。所積者厚。而文

人之道。大學之必以其漸也。見音現。

居惡在。仁是也。路惡在。義是也。居仁由義。大人之事

備矣。惡音烏。○此言所居所由。無不在於仁義。此士

人之位。而其志如此。則大人謂公卿大夫士。雖未得大

○聖學心法卷二 十七

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人之有形。有色。

之理。所謂天性也。踐。如踐言之踐。蓋衆人有是形。而

不能盡其理。故無以踐其形。惟聖人有是形。而又能

踐其理。然後可以踐形。而無缺也。

可欲之謂善。有諸己之謂信。克實之謂美。克實而有

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

神。天下之理。其善者必可欲。其惡者必可惡。其為人

謂信人矣。力行其善。至於充滿而積實。則美在其中

矣。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發於事業。則德業至成。而

不可知矣。大而能化。使其大者。泯然無復可見之迹。

測也。其惡之惡。如字。

養心莫善於寡欲。欲。口鼻耳目四肢之欲。雖人所不

能無。然多而不節。未有不失其本

心者此學者所當深戒也。五重心篇。

荀子曰：學不可已。青出之藍而青於藍，冰水為之而寒於

水。此喻學之不已。則才過其本性也。

木受繩則直，金就礪則利。君子博學而日參省乎己，

則知明而行無過矣。

礪音磨。磨省志并切。知去聲。行胡玉切。木從繩則正直。金就礪

則成器。以喻君子能博學而日省察乎身。則所知者明。而所行者無過矣。

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臨深淵，不知地之厚也。

不聞先王之遺言，不知學問之大也。

禮者法之大分，類之紀綱也。故學至乎禮而止矣。夫

是之謂道德之極。

分去聲。夫音扶。禮所以為典法。統類之綱紀。謂綱類而

長者。猶律條之比附也。並勸學篇。長上聲。

說苑曰：學者所以反情治性，盡才者也。親賢學問，所以長

德也。

山致其高，雲雨起焉；水致其深，蛟龍生焉。君子致其

道德，而福祿均焉。

騏驥雖疾，不遇伯樂，不致千里；干將雖利，非人力不

能自斷焉。烏號之弓，雖良，不得排檠，不能自任。人才

雖高，不務學問，不能致聖。

曾子曰：君子修禮以立志，則貪欲之心不來。君子思禮

以修身，則怠惰慢易之節不至。君子修仁義，則忿爭

暴亂之辭遠。

子思曰：學所以益才也。礪所以致刃也。吾嘗幽處而深

思，不若學之速；吾嘗跋而望，不若登高之博。

河間獻王曰：學聖王之道者，譬如日焉。靜居獨思，譬如

火焉。夫捨學聖王之道者，捨日之光，何乃獨思若火

之明也。可以見小耳。未可見大。知惟學問可以廣明

德慧也。

揚子曰：舍舟航而濟乎瀆者，未矣；舍五經而適乎道者，未

矣。

人心其神矣乎。操則存，捨則亡。能常操而存者，其惟

聖人乎。

赫赫乎日出之光，群目之用也；渾渾乎聖人之道，群

心之用也。

視日月而知眾星之蔑，仰聖人而知眾說之小也。學

之為王者，事其已久矣。

漢董仲舒曰：勉強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勉強行道，則

德日起而大有功。

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

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

通鑑

諸葛亮曰夫學須靜也才須學也非學無以廣才非靜

無以成學。蜀志○夫音扶

唐太宗曰私風導俗莫尚於文教教訓人莫善於學。

質蘊具竿非苦羽不美性懷辯慧非積學不成是以

建明堂立辟雍博覽百家精研六藝端拱而知天下

無為而鑒古今飛英聲騰茂實光於不朽者其惟學

乎。並帝範○答古法切

宋司馬光曰君子從學貴於博求道貴於要道之要在乎

治方寸之地而已。

學者所以求治心也學雖多而心不治安以學為。

○聖學心法卷二

二十一

自古五帝三王未有不由學以成其聖德者所謂學

者非誦章句習筆札作文詞也在於正心修身齊家

治國明明德於天下也。

夫道如山也愈升而愈高如路也愈行而愈遠自非

聖人有能窮其高遠者哉。扶夫音

能謹守中和之志不以喜怒哀樂亂其氣則志平氣

順而日新矣。並文集○樂音洛

曾鞏曰講明舊學而推廣之務當於道德之體要不取

乎口耳之小知不急乎朝夕之近效。文集○書去聲

王巖叟曰聖賢之學非造次可成須在積累積累之要

在專與勤屏絕他好始可謂之專久而不倦始可謂

之勤。言行錄○造七到切累魯

范純仁曰人君之學當正心誠意以仁為體使邪僻浮

薄之說無自而入。言行錄

周子曰聖誠而已矣誠五常之本百行之源靜無而動

有至正而明達也五常百行非誠非也邪暗塞也故

誠則無事矣。行胡孟切塞志則切

誠無為幾善惡德愛曰仁宜曰義理曰禮通曰智守

曰信性焉安焉之謂聖復焉執焉之謂賢發微不可

見充周不可窮之謂神。幾音

○聖學心法卷二

二十二

寂然不動者誠也感而遂通者神也動而未形有無

之間者幾也誠精故明神應故妙幾微故幽神誠幾

曰聖人。幾音機應去聲

聖希天賢希聖士希賢

實勝善也名勝耻也故君子進德脩業孳孳不息務

實勝也。

聖可學乎曰可曰有要乎曰有請問焉曰一為要一

者無欲也無欲則靜虛動直靜虛則明明則通動直

則公公則溥明通公溥庶矣乎。

天地間至尊者道至貴者德而已矣至難得者人

一第... 冊... 1

而至難得者道德有於身而已矣。求人至難得者有於身非師友則不可得也。

君子以道充為貴，身安為富，故常泰無不足。

聖人之道入乎耳存乎心，蘊之為德行，行之為事業。

彼以文辭而已者陋矣。並通書○德行之行明五切

邵子曰：聖人所以能立無過之地者，以其善事乎心者也。

言之於口不若行之於身，行之於身不若盡之於心。言之於口，人得而聞之；行之於身，人得而見之。盡之於心神得而知之。

聖學心法卷二

二十二

物理之學，或有所不通，不可以強通。強通則有我，有

我則失理而入於術矣。強上聲

為學養心，患在不由直道。去利欲，由直道任至誠，則

無所不通。去上聲

夫天下之物莫不有理焉，莫不有性焉，莫不有命焉。

所以謂之理者窮之而後可知也，所以謂之性者盡

之而後可知也，所以謂之命者至之而後可知也。此

三知者，天下之真知也。扶音

天下言讀書者不少，能讀書者少。若得天理真樂，何

書不可讀，何堅不可破，何理不可精。並心學○樂音洛

程子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程氏遺書

靜時能敬則無思慮紛紜之患，動時能敬則無舉措

煩擾之患。如此則本心常存而不失。

心通乎道然後能辨是非，如持權衡以較輕重。孟子

所謂知言是也。並近思錄

君子莫大於正其氣，欲正其氣莫若正其志。

浩然之氣，天地之正氣，大則無所不至，剛則無所屈

以，直道順理而養，則充塞於天地之間。塞卷則切

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為人，其本也真而靜，其未

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形既生矣，外物觸其

聖學心法卷二

二十三

形而動於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懼愛

惡欲，情既盛而益蕩其性，鑿矣。故覺者約其情使合

於中，正其心養其性而已。然必先知諸心，知所往，然

後力行以求至焉。聽去聲

學而善思，然後可與適道。思而有所得，則可與立，立

而化之，則可與權。

仁之為道，乃天地生物之心，即物而在。情之未發而

其用不窮，誠能體而存之，則衆善之源，萬行之本，莫

不在是。行胡切

天地之常，以其心普照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

情順萬物而無情。故君子之學。莫若廓然而大公。物外而順應。應去聲

言學便以道為志。言人便以聖為志。並性理

人之心各有所蔽。故不能通道。大率患在於自私。而用智。自私則不能以有為為應迹。用智則不能以明

覺為自然。應去聲

威儀行義以養德也。推己及物以養人也。孟行切

所謂敬者。主一之謂。所謂一者。無適之謂。且欲涵泳

主一之義。不一則二三矣。至于不敢欺。不敢慢。尚不

愧于屋漏。皆是敬之事也。

性靜者可以為學。

古之人。耳之於樂。目之於禮。左右起居。盤盂几筯。有

銘有戒。動靜皆有所養。今皆廢此。獨有理義之養。心

爾。但存此涵養。意久則自熟矣。

克己可以治怒。明理可以治懼。

誠立賢也。明通聖也。是聖賢非性生。必養心而後至

之。

質美者明得盡。查滓便渾化。却與天地同體。其次惟

莊敬持養。及其至則一也。似切

聖人之心。純亦不已也。純亦不已。天德也。有天德便

可語王道。其要只在謹獨。

學者須敬守此心。不可急迫。當栽培深厚。涵泳於其

間。然後可以自得。

心定者其言重以舒。不定者其言輕以疾。

人能克己。則心廣體胖。仰不愧。俯不忤。其樂可知。有

息則餒矣。脾步丹切

學者先須溫柔。溫柔則可以進學。

心要在腔子裏。腔子猶所謂神明之舍。在腔子裏謂心不外馳也。並心學。於此學。

張子曰。以責人之心責己。則盡道。以愛己之心愛人。則

盡仁。

未能如玉。不足以成德。未能成德。不足以孚天下。

正心之始。當以己心為嚴師。凡有動作。則知所懼。

性性惟能存神。物物惟能過化。

大其心。則能體天下之物。物有未體。則心為有外。

大人所存。蓋必以天下為度。

合內外。平物我。此見道之大端。

言有教。動有法。晝有為。宵有得。息有養。瞬有存。

性者萬物之原。非有我之得私也。惟大人為能盡其

道。

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道。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

太平瀟放心寬快公平以求之乃可見道為並去聲

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學者必時其動靜則其道乃不蔽昧而明白

為學大益在自求變化氣質不爾皆為人之弊卒無所發明不得見聖人之與為人之為去聲

學者大不宜志小氣輕志小則易足易足則無由進氣輕則以未知為已知未學為已學並心學易以致切

呂大臨曰治心之要莫善於少欲少欲則耳目之官不蔽於物而心常寧矣大學切

范祖禹曰人君當專精一意勉強學問日新德業無時逸豫唐鑑強上聲

程瑀曰治天下之道必自學始然人君之學不在章句當考治忽之迹賢否之辨而其要又在於正心誠意言行錄

張浚曰人主以務學為先人主之學本於一心一心合天何事不濟所謂天者天下之公理而已朱子文集

胡安國曰明君以務學為急聖學以立心為要為學以立志為先以忠信為本以致知為窮理之門

以敬為持養之道明善錄

范浚心箴曰君子存誠克念克敬天君泰然百體從令

性理群書

胡寅曰善學者志不倦心不盈一言之不聞一義之不知歉然如飲食之不飽也此何為而然哉誠以道無量理無極而事無方也韋切

太甲師伊尹成王師周公武丁師傅說所學者正心不違理故無先明後暗始勤終倦之失也並致堂音見○說音

胡宏曰心純則性定而氣正氣正則動而不差知言

呂居仁曰今日記一事明日記一事久則自然貫穿今日辨一理明日辨一理久則自然浹洽童蒙訓○穿去聲

朱子曰古者聖帝明王之學必將格物致知以極夫事物之變使事物之過乎前者義理所存纖微必照瞭然乎心目之間不容毫髮之隱則自然意誠心正而所以應天下之務者若數一二辨黑白矣夫音扶應盧切

人主之學當以明理為先是理既明則凡所當為而必為所不當為而必止者莫非循天之理而非有意必固我之私也

聖人大中至正之極而萬世之標準也古之學者其始即此以為學其卒非離此以為道窮理盡性修身

齊家推以及人。內外一致。蓋取諸此而無不備。亦修吾身而已矣。辭去

天下萬事本於一心。而仁者此心存之之謂也。此心既存。乃克有制。而義者制之之謂也。誠使是說明於天下。則自天子以至於庶人。人人得其本心以制萬事。無一不合宜者。

心猶鏡也。但無塵埃之蔽。則本體自明。物來能照。集

學者常用提省此心。使如日之升。則群邪自息。省息并切人須掃去氣稟私欲。使胸次虛靈洞徹。吾之心。即天

地之心。真西山讀書記

修德之實。在乎去人欲。存天理。人欲不必聲色貨利之娛。宮室觀游之侈也。但存諸心者。少失其正。便是人欲。性理群書去上聲

唯集義為能養氣。理明而無所疑。氣充而無所懼。故能當大任而不動心。

學以知道為本。知道則學純。而心正。見於行事。發於言語。亦無往而不得其正焉。並近思錄

敬者聖學之所以成始而成終者也。主敬者存心之要。而致知者進學之功。明善錄

吾之心正。則天地之心亦正。吾之氣順。則天地之氣亦順。中庸

正其衣冠。尊其瞻視。潛心以居。對越上帝。足容必重。手容必恭。擇地而蹈。折旋蟻封。

不東以西。不南以北。當事而存。靡他其適。勿貳以二。勿參以三。惟精惟一。萬變是監。從事於斯。是曰持敬。

動靜弗違。表裏交正。監古衛切天地變化。其心孔仁。成之在我。則主于身。其主伊何。

神明不測。發揮萬變。立此人極。並文求仁之要。亦曰去其所以害仁者而已。去上聲

知人欲之所以害仁者。在是。於是夫有以拔其本塞其原。克之克之。而又克之。以至於一旦豁然。欲盡而

理純。則其胸中之所存者。豈不粹然。天地生物之心。而藹然若陽春之溫哉。夫音扶塞。悉則切

人性雖同。稟氣不能無偏重。惟陰陽合德。五性全備。所以中正而為聖人也。

性善。故人皆可以為堯舜。言必稱堯舜。所以驗性善之實。

天理大。所以心亦大。

只是合道理處。便是天理。

理便在心之中。心包畜不住。隨事而發。

天大無外。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心。

人不為物欲所昏。則渾然天理矣。渾上聲

天下之理。都著一毫私意不得。

心無限量。與天地同其大。但為物欲之所間隔。則小

耳。問去聲

心若不存。一身便無主宰。

心存時少。止時多。存養得熟後。臨事省察。則不費

力。省志非切

聖人亦未嘗無人心。其好惡皆與人同。各當其則是

所謂道心也。好惡當並去聲

心一也。操而存。則義理明。而謂之道心。舍而止。則物

欲肆。而謂之人心。操平聲舍音捨

人心惟定。則明無欲則虛。

聖人千言萬語。只要人不失其本心。

智欲圓而行欲方。膽欲大而心欲小。四者闕一不可

圓而不方。則譎詐。方而不圓。則執而不通。志不大則

卑陋。心不小。則狂妄。行胡孟切請居月切

性者心之理。情者性之動。心者性情之主。

浩然之氣。人人有之。但不養則不浩然耳。

心之虛靈。無有限量。如六合之外。思之即至。前乎

百世之已往。後乎千萬世之未來。皆在目前。爾人為

利欲所昏。所以不見此理。

天地之心。動方見。聖人之心。應事接物方見。應去聲

人能操存此心。卓然不亂。亦自可與入道。况加學問

探討之功。豈易量耶。操平聲探吐甫切易以駁切

人心萬事之主。未有心不定。而能進學者。

所謂存心者。或讀書以求義理。或分別是非。以求至

當之歸。別必列切當去聲

學者當以立志為先。不為異端惑。不為文采炫。不為

利祿汨。而後庶幾可以言讀書矣。汨音骨與音機

記事當觀其理。不當泥其事。泥去聲

專於考索。則有遺本溺心之患。而鶻於高遠。則有躐

等憑虛之憂。二者皆其弊也。

君子貴乎存養。存之有素。則理不昧。養之有素。則物

莫能奪。

人之性善。然自非上智之資。其氣稟不容無所偏。學

也者。所以化其偏。而存其善也。

學者於是心也。治其亂。收其放。明其蔽。安其危。而其

廣大無疆之體。可得而存矣。學心

張敬夫曰。寡欲為養心之要。蓋心有所向則為欲。多欲則百慮紛紜。其心外馳。尚何存乎。寡欲則思慮澹。血氣平。其心虛以寧。而不存者寡矣。

敬則心之道存。程子 呂祖謙曰。學者不進則已。欲進之則不可有成心。有成心則不可與進乎道矣。

欲求古人之心。必先盡吾心。然後可以見古人之心。操存則血氣循軌而不亂。收斂則精神內守而不浮。操存 異端之不息。由正學之不明。此盛彼衰。互相消長。莫若盡力於此。此道光。明盛。大則彼之消鑠無日矣。心

學○長上聲 鑠式灼切

學○長上聲 鑠式灼切

三十三

陸子靜曰。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千萬世之前有聖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千萬世之後有聖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言行

真德秀曰。人主修德講學。則天下安。昆蟲草木亦得其

所。為人君者。但當恪守一敬。靜時以此涵養。動時以此省察。以此存天理。以此遏人欲。工夫到極處。即所謂致中和。自然天地位。萬物育。省息 非切 心得其職。則百度正。猶官得其人而庶事修也。

人君之學。苟不知以聖王為師。以身心為主。未見其有益也。並大學 衍義

篤志于學。則日與聖賢為徒。而有自得之樂。讀書記 樂音

心學曰。敬者該貫動靜。方其無事而存。主不懈者。固敬也。及其應事而酬酢不亂者。亦敬也。此聖賢之學。徹頭徹尾。無非敬也。應六 非切

無事則靜。常省察。有事則動。亦省察。人欲而知省察。必有以制之。天理而知省察。必有以存之。省息 非切 心之體。萬殊之所以一本。心之用。一本之所以萬殊。

一實萬分。萬會于一。知此。然後可以論心學。

心學者。統性情制形氣。厚尋倫明理義。辨物我。合天人。通上下。亘古今。該動靜。貫顯微。始焉加明誠之功。終焉極神化之妙。及其至也。則動天地。感鬼神矣。

一心明。萬理明。一心正。萬理正。為學當以一心應萬事。不可以一事撓吾心。心應乎

事者。明事撓乎心者。亂。應並 非切

心本明。學則有以明其明。心本大學。則有以大其大。昏而不明者。非本昏也。人自昏之也。小而非大者。非本小也。人自小之也。

學○長上聲 鑠式灼切

三十三

吾心既明。天地萬物之理皆具於吾心。吾心不明。此理散見於天地萬物。

天下無一定之事。而人不可無一定之心。定則明。明則公。天下無不可為之事矣。

聖賢之心萬古如一日。聖賢之學萬人同一心。

心不可以一體拘也。能小能大。小則不盈方寸。大則參為三才也。能靜能動。靜而無靜動而無動也。能近能遠。近則不外乎一身。遠則達乎四海也。能虛能實。虛則理無不容。實則邪不能入也。

人君欲明正學。必先知俗學異學之非。心學實異學。

虛心學大異學小。

仁義禮智理也。而心實主之。視聽言動氣也。而心實制之。

無一理而非心。明衆理者。心之體以立。無一事而非

心。應萬事者。心之用以行。

心學可以立事功。事本乎心。心統乎事也。心學可以

明治道。治本乎道。道本乎心也。

正大之心自內而發。在我本有。邪僻之心由外而入。

在我本無。

君子之心敬而已。敬則心存。小人之心安而已。安則

心亡。存斯存矣。亡斯亡矣。可不慎乎。

心一而已。何以有人心道心之別。曰。人曰道。非二心也。人心循乎理。即道心也。人心徇乎欲。則去道遠矣。

心果有二乎。別必別切

人莫先於事心。能事心。則知所以事其親。能事親。則知所以事其君。

人心收之則近。放之則遠。楛之則小。克之則大。反求諸己而已。括古切

凡人初生。與聖賢之心無不同也。物交物。引於是不同矣。然則將何以同其同。曰。一在其中。統乎天理之

公。

大哉心乎。天地萬物備矣。世儒言心而不知其大。未有見心之全體者也。

理義明。則厚人倫。美教化。風俗正矣。理義者。天以賦之於人。而人受之於天。人人所同有也。明則治。不明

則亂。豈可有一事之不合乎理義也哉。

人須是識其真心。方見孺子入井之時。其心惻隱。怵惕。乃真心也。惻隱之心。時常發見。則羞惡辭讓是非

之心。亦有時發見。而不可遏矣。林尺作切。怵惕。從屋切。見形句切。惡去聲。通天地一理。順之則吉。違之則凶。統之者。則此心

也。

心之神明發微不可見。充周不可窮。無時不然。無處不有。前無始而後無終。前無古而後無今。所謂無為而無不為。無在而無不在者也。

人心之妙神而已。神明者明神昏者昏。神亡者亡。神存者存。故養身莫先於養心。養心莫先於養神。

易有太極。又曰心為太極。心即易也。易即心也。易卦元亨利貞。即吾心之仁義禮智。易者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者也。

書者堯舜禹湯文武之為君。皋陶伊傅周召之為臣。

○聖學心法卷二

三十一

心法盡在其中。陶餘

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以心言也。經禮三百。

曲禮三十一言以蔽之。曰毋不敬。亦以心言也。

春秋尊君父。討亂賊。闢邪說。正人心。所以過人欲於

橫流。存天理於既滅。聖人經世之書也。橫去

中庸心學之精微。大學心學之次第。論語則堯舜孔

顏之心法。無不在焉。孟子則千變萬化皆說從心上

來。此聖賢傳授之正學。皆不外乎心也。

古者列聖相傳。言雖非一。而理則未嘗不同。堯舜

禹之授受。曰允執厥中。曰惟精惟一。此萬世帝王

之心法也。若湯之建中于民。武王之皇建其有極。孔子之一以貫之。子思之言中和。孟子之言仁義。又豈外乎精一執中之旨哉。下逮濂洛關閩諸子。皆倡明道學。而究夫性命道德之原。探賸抉蘊。以續不傳之緒。於千載之下。亦莫非明乎前聖之心法也。至若荀揚賈董韓歐諸儒。其析經辨理。立言著論。有裨於名教者。令悉取其要語類而集之。居君師之位者。當上承列聖之所傳。下取諸儒之論。以暢明之。研極其精微。而融會于一理。首之於躬。行心得而本於脩身。然後推之于家。于國。于天下。則治平之效。可以臻之於二帝三王之盛矣。

○聖學心法卷二

三十二

敬天

書堯典曰。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

吳下老切。○羲和。和氏。主曆象授時之官。若。順也。曆所以紀數之書。象。所以觀天之器。日。陽精。月。陰精。星二十八宿。為經。金。木。水。火。土。五星。為緯。辰。日月會次之名。人時。謂耕穫之候。此言聖人奉天時而勤民事。主於敬而不取忽也。虞書。○霜。音秀。

仲虺之誥曰。欽崇天道。永保天命。欽。崇者。敬畏尊奉之也。能欽崇乎天道。則

永保其天。命矣。尚書。

武王曰。惟天惠民。惟辟奉天。言天惠愛斯民。君當奉承天意也。周書。卷第十

詩曰。上帝臨女。無貳爾心。女。音汝。○貳。疑也。大雅。大明。

天之方難。無然憲憲。天之方蹶。無然泄泄。去聲。泄。去聲。泄。去聲。

以世切。○憲。憲。欣也。泄。泄。猶也。○

天之方虐。無然譁譁。譁。去聲。譁。去聲。

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渝。用。殊。切。

並大非。○

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無曰高高在上。陟降

厥士。日監在茲。易。以。致。切。○顯。明也。○語。語。事也。

易。保也。無謂其高而不吾察。當知其聰明。其命不

陟。降。於。吾。之。所。為。而。無。日。不。監。臨。於。此。者。不。可。以。不

漢王嘉曰。動人以行。不以言。應天以實。不以文。下民微細

猶不可詐。况於上。天神明而可欺哉。胡。孟。切。應。去。聲。

宋富弼曰。人君所畏。惟天。若不畏天。何事不可為。去亂亡

無幾矣。錄。言。行。

司馬光曰。天雖至高。視聽甚近。朝夕不離。王者左右順

吉逆凶。應若影響。文集。○應。

朱子曰。王者知有天而畏之。言行必信。政教必立。喜怒

必公用舍。必當黜陟。必明賞罰。必行。文集。○行。胡。孟。

律。切。

湯漢曰。君心敬肆之分。實上天喜怒之由。本。

真德秀曰。人君為天所子。其事天如事親。然親之容色

少有不懌。人子當痛自咎責。敢有輕忽傲慢之意耶。

懌。音。

天道昭明。凡人君出入往來之頃。優游曠逸之時。天

之監臨。無乎不存。又不待變異失常。當知警言也。

帝王所尊者。莫如天。所當從事者。莫如敬。

天之明命。至可畏也。常人視之。邈乎幽顯之隔。聖人

視之。瞭然心目之間。故常常瞻顧。而不敢斯須間斷。

惟恐己之所為。少拂天意。並。入。學。衍。義。○瞻。慮。

心學曰。人君之心。莫重於敬。天朝夕修省。未嘗少間。非

遇災變始知警懼也。皇天眷命。奄有四海。為天下君

人君所有之境土。即天所與之境土也。非有敬天之

實。未易保矣。省。息。井。切。問。去。

人君存心以事天。宜近求。不宜遠求。遠求者。求之於

外也。近求者。求之於內也。

法天

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彊不息。天。行。一。日。一。周。明。日。又。一。

剛。不。以。人。欲。害。其。天。德。之。

剛。則。自。彊。而。不。息。矣。乾。象。傳。

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始。即。元。也。終。即。六。

時。成。而。乘。此。六。陽。以。行。天。道。也。乾。象。傳。

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遏。於。切。○大。

在天上。所照者廣。故為大有之象。所有既大。無以治之。則聖人明於其間矣。天命有善而無惡。故過地。惡。揚明善類。所以順天命而安羣生也。大有象作。○彙辨曰。切重。象列也。

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

服矣。忒。傷德切。○天道至神。故運行四時而不差忒。聖人體其妙用。設為教令。而天下服矣。觀象傳

天下雷行。物與無妄。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天下雷行。震動

發生萬物。先王法此養育人民。以至昆虫草木。使各得其宜也。無妄象傳

天下有風。姤后以施命誥四方。姤。古豆切。○風行天

者。觀其周遍之象。以施命令。周誥四方也。姤象傳

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應。去

天地陰陽推遷變易而成四時。湯武之。上順天道。下應人心。此革之至大也。世。象傳。○王去聲

聖學心法卷二 四十

雷電皆至。豐君子以折獄致刑。雷電皆至。明震並行

者。取其照察之象。以照其情實。取其威斷之象。以威其姦惡也。豐象傳。○折。折。折。折。

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

矣。易以。故切。○易簡。乾坤之德也。人能體之。則與天地參矣。

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乾坤變化

人取法乎乾坤。故亦致無為之治也。蓋。象傳

書傳說曰。惟天聰明。惟聖時憲。說音悅。○言天之聰明。無

而已矣。人君法天之聰明。一出於公可也。書。說。命

禮記。孔子曰。聖人作則必以天地為本。言聖人作為典則。而以天地為本。則

於事物之理。皆可舉而行之。禮。運

說苑劉向曰。聖人所因。上法於天。業。說

漢董仲舒曰。天者群物之祖。故遍覆包涵而無所殊。聖人

法天而立道。亦溥愛而無私。通鑑綱目。○

唐陳子昂曰。聖人法天。天亦助聖。通鑑綱目。○

宋胡寅曰。天之道生而已矣。天子之德好生而已矣。好去聲

胡宏曰。聖人制四海之命。法天而不私。知

石子重曰。人君之道與天同方。天心至公。故人君之心

不可有一毫之私。朱子

心學曰。人君一動一靜。無非天也。心在則天在矣。

天之心。至正至大。而無私者也。人君奉行天道。其心

一出於正大。而無私。上下無有不正。而天下定矣。

天者心之所從出。心者人之所以為人。心學既明。則

仰不愧于天。俯不作于人矣。人君奉天以治人者也。

不知心學可乎。

人君之心與天一。然後能事天。

祀神

易曰。萃亨。王假有廟。利見大人。亨。利貞。用大牲吉。利有攸

往。假。更。白。切。○萃。聚也。王假有廟。言王者可以至乎

宗廟之中。蓋廟所以聚祖考之精神。人必能聚己

之精神。則可以得享。然又必利於正。故用大牲吉。大牲

人。然後可以得享。然又必利於正。故用大牲吉。大牲

聖學心法卷二 四十一

易曰。萃亨。王假有廟。利見大人。亨。利貞。用大牲吉。利有攸

往。假。更。白。切。○萃。聚也。王假有廟。言王者可以至乎

宗廟之中。蓋廟所以聚祖考之精神。人必能聚己

之精神。則可以得享。然又必利於正。故用大牲吉。大牲

人。然後可以得享。然又必利於正。故用大牲吉。大牲

人。然後可以得享。然又必利於正。故用大牲吉。大牲

人。然後可以得享。然又必利於正。故用大牲吉。大牲

人。然後可以得享。然又必利於正。故用大牲吉。大牲

人。然後可以得享。然又必利於正。故用大牲吉。大牲

人。然後可以得享。然又必利於正。故用大牲吉。大牲

一第 〇 三 〇 册 黃 參 日 華 全 書 第 14 反 文 內

必聚而後有。聚則可以有所往。

皆占吉而有戒之辭。羊豕傳

聖人何以享上帝

亨烹同。鼎之為器。極其用之大。則聖人何以享上帝。享帝貴誠。用積而已。故曰

風行水上。渙。先王以享于帝。立廟。

風行水上。有渙散以救渙散。故享帝立廟也。係人心合離散之道。無大於此。渙象傳

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

禴。羊豕切也。謂五。西鄰。陰也。謂二。殺牛。盛祭也。禴。薄祭也。盛不如薄者。時不同也。二五皆有字。載中正之德。二在濟下。尚有進也。故實受其福。既濟文辭

書舜典曰。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禘于群神。

肆。逐也。類。禮望也。祭名。類于上帝。其禮依郊祀為之也。宗。尊也。所尊祭者。其祀有六。望。望于山川。大川。五

祭時也。相近於坎。地。祭寒暑也。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祭星也。雩。祭水旱也。山川。名山大川。五嶽。四瀆之屬。望而祭之。故曰望。禘。周禮也。羣神。謂五陵墳行。古昔聖賢之類。少去聲。相近音。禘。祭音。立

舜曰。咨伯。汝作秩宗。夙夜惟寅。直哉惟清。

叙次百神之官。夙。早。寅。敬也。直。者。心無私曲之謂。人能敬以直內。不使少有私曲。則其心潔清。而無物怨之污。可以交於神明矣。

益曰。至誠感神。

誠。音成。誠感物曰誠。言推極至誠之道。則神明感格矣。虞書大禹謨

傳說告高宗曰。黷于祭祀。時謂弗欽。禮煩則亂。事神則

難。說音悅。黷。徒谷切。祭不欲黷。黷則不敬。禮不欲煩。煩則擾亂。皆非所以交鬼神之道也。高書紀命

詩曰。吉蠲為饗。是用孝享。禴祠烝嘗。于公先王。

吉。羊豕切。蠲。言潔日擇士之善。蠲。言齋戒游濯之。酒食也。享。獻也。宗廟之祭。春曰祠。夏曰禴。秋曰

嘗。冬曰烝。公。先公。后稷以下。先王。太

惠于宗公。神罔時怨。神罔時憯。

也。言文王順先公而鬼神歆之。無怨憯也。大雅思齊篇

春秋左氏傳。周劉康公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膳

戎。有受脰。神之節也。

膳。音煩。脰。時軫切。凡國家祭肉也。宗廟之祭。則有執膳之禮。脰。亦肉也。兵戎之祭。則有受脰之禮。此二祭者。交神之節也。大節。日也。成公

禮記曲禮曰。臨祭不惰。祭服敝則焚之。祭器敝則埋之。

不。欲人褻之也。

非其祭而祭之。名曰淫祀。淫祀無福。

非其祭。謂妄祭。神不享之也。

子曰。祭禮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敬

有餘也。

王制曰。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天子祭

天下名山大川。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諸侯祭名

山大川之在其地者。

瀆。音讀。五祀。司命也。中雷也。數。在其地者。若魯人祭泰山。晉人祭河是也。當力故切

禮器曰。昔先王尚有德。尊有渙。在能。舉賢而置之。聚

衆而誓之。是故因天事天。因地祀地。因名山升中于

天。因吉土以饗帝于郊。

道。先王重於祭饗。故必選擇有誓戒之。升。上也。中。猶成也。謂。則。特。至於。方。岳。饗。帝。於。天。告。成。功。也。吉。土。者。王。者。所。卜。而。居。之。土。也。饗。帝。於。

郊以四時所兆祭於四郊者也。諸音嘆。

祭法曰夫聖王之制祭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

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菑則祀之能捍

大患則祀之夫音扶音定同音候音幹切

祭義曰祭不欲數數則煩煩則不敬祭不欲疏疏則怠

怠則忘數所各切

祭之日入室儼然必有見乎其位周還出戶肅然必

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愴然必有聞乎其歎息之

聲儼於室也儼然彷彿之貌見乎其位如見視之本神位也周還出戶謂薦俎酌獻之時肅然如聞舉動容止之聲愴然太息之音也

如聞舉動容止之聲愴然太息之音也

惟聖人為能饗帝孝子為能饗食親

孝子之祭也盡其慤而慤焉盡其信而信焉盡其敬

而敬焉盡其禮而不過失焉進退必敬如親聽命約切○此言無一毫之不至其極也禮有常經不可

以私意為隆殺故曰不過失焉而進退之間其敬心

所存如親於父母之命也其於親也

孝子將祭祀必有齋莊之心以慮事以具服物以修

宮室以治百事及祭之日顏色必溫行必恐如懼不

及愛然其奠之也容貌必溫身必誦如語焉而未之

然齊側皆切誦渠勿切○愛者愛其親也懼不及愛

者懼愛親之心有所未至也語者親之語也語而

未之然如親欲有所語而未發也

祭統曰夫祭者非物自外至者也自中出生於心也心

怵而奉之以禮是故惟賢者能盡祭之義怵又律切

自外至自中出生於心也故奉之以禮者見乎物蓋

之以義者存乎心徇其物忘其心者衆人也發於心

而形於物者君子也

賢者之祭也致其誠信與其忠敬奉之以物道之以

禮安之以樂參之以時明薦之而已矣不求其為此

孝子之心也誠信者道乎此樂者安乎此時者參乎

此而已不求其為此者無求福之心也

天子躬耕於南郊以共齋盛王后蠶於北郊以共純

服共居中切齊律私切或時征切純音緇

齋之為言齊也齊不齊以致齋也齊之致齊個

君子之齋也專致其精明之德也故敬齋七日以定

之致齋三日以齋之定之之謂齋齋者精明之至也

然後可以交於神明也齊並側皆切齋之齊如字

孝經子曰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

以配上帝是以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郊國丘也明堂天子

布政之官也上帝五帝也助祭者四海之內六服諸侯各修其職貢方物也

宗廟致敬鬼神著矣致敬不敢忘其親也洋洋如在

其上也如在其左右是之謂著也

語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諂丑來切○非其鬼謂非

其所當祭之鬼謂求媚也

為政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祭先祖也。祭神祭外神也。祭主於孝。祭神主於敬。此孔子誠意也。

吾不與祭如不祭。與音預。言當祭之時或有故不祭也。蓋八佾篇。

中庸子曰：春秋修其祖廟，陳其宗器，設其裳衣，薦其時食。

祖廟天子七。諸侯五。大夫三。通士二。官師一。宗器先世所藏之重器。裳衣先祖之遺衣服。時食四時之食也。適音的。

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

天社祭地。禘天子宗廟之大祭。追祭太祖之所自出。而以始祖配之也。嘗秋祭也。示與視同。示諸掌言易見也。並十九章。

家語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郊之祭也，大報本反始也。

故以配上帝。天垂象，聖人則之，所以明天道也。

說苑內史過曰：道而得神，是謂豐福；淫而得神，是謂貪禍。

辨物篇。過古木切。

漢書曰：帝王之事莫大乎承天之序，承天之序莫重於郊

祀。郊祀志。

魏志曰：尊嚴祖考所以崇孝表行也。追本敬始所以篤教

流化也。孟行切。

宋歐陽脩曰：嚴其宗廟，饗必及其時，盡其誠心，祭則受其福。集文。

程子曰：祭祀之報本於人心，聖人制禮以成其德耳。范祖禹曰：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論語注。

法祖

書伊尹告太甲曰：念哉！聖謨洋洋，嘉言孔彰。謨謂其謀，言不可忽也。洋洋，言其謀之大。

率乃祖攸行。率，循也。率乃祖者，所以致用也。視乃烈祖，無時豫怠。言太甲當勉於其德，視先王成湯之所為，不可頃刻而違豫怠也。

先王惟時懋敬厥德，克配上帝。今王嗣有令緒，尚監

茲哉。言成湯勉敬其德，德與天合，故克配上帝。今王嗣有令緒，庶幾其監視乎此。伊尹欲太甲與湯之治同道也。並商書太甲。○集音換。

傳說告高宗曰：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說音悅。○憲，法也。愆，過也。言先王成法，子孫之所當守也。商書說命。

詩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聿，于華切。○聿，發語辭。言欲念爾祖在於自修其德而已。

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也。上天之事，無聲無臭，不可得而及也。惟取法於文王，則萬邦作而信之矣。並大雅文二篇。○度，徒各切。

昭茲來許，繩其祖武，於萬斯年，受天之祜。於音烏。祜，古切。○祜。

好惡當於理。所謂得其公正是也。聖人者。當去聲。

衆好之必察焉。衆惡之必察焉。好惡並去聲。○衆好惡之而不察。則或蔽於私矣。新

聖公篇

益者三樂。損者三樂。樂節禮樂。樂道人之善。樂多賢

友。益矣。樂驕樂。樂佚遊。樂宴樂。損矣。驕樂。宴樂。之樂音洛。餘並五。教

切佚音逸。○節。謂辨其制度聲容之節。驕樂。則侈肆而不知節。佚遊。則惰慢而惡聞善。宴樂。則滯溺而抑

小人。三者損益相反也。君子之於好樂。可不慎哉。季氏篇。○惡好並去聲。

大學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

好惡並去聲。○言能以民心為己心。則是愛民如子。而民愛之如父母矣。

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菑必逮夫

身。好惡並去聲。菑。災。同。夫。音扶。○拂。逆也。好善而惡惡。人之性也。至於拂人之性。則不仁之甚者也。○

傳十章。○惡惡下如字。

孟子曰。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滕文公篇。○好去聲。

說苑孔子曰。惡惡道不能甚。則其好善道亦不能甚。好善

道不能甚。則百姓之親亦不能甚。君道篇。○惡惡上去聲。○好去聲。

蜀王昶曰。毀譽者愛憎之原。而禍福之機。不可輕也。通鑑

唐陸贄對德宗曰。群情之所甚欲者。陛下先行之。所甚惡

者。陛下先去之。欲惡與天下同。而天下不歸者。未之

有也。奏議。○惡去聲。○去聲。

宋常弼曰。待群臣不以同異為喜怒。不以喜怒為用舍。蘇

文集。○音拾。

邵子曰。上好德則民用正。上好佞則民用邪。皇極經世書。○好去聲。

聲

司馬光曰。決是非。明好惡。政之實也。文集。○好惡並去聲。

程子曰。聖人之喜。以物之當喜。聖人之怒。以物之當怒。

是聖人之喜怒。不繫於心。而繫於物也。

夫人之情。易發而難制者。惟怒為甚。第能於怒時。遽

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亦可見外誘之不足惡。而於

道亦思過半矣。並心學。○夫音扶。○多以致切。惡去聲。

范祖禹曰。人主不可以有偏好。偏好者。姦邪之所趨。而

聖學心法卷二

五十一

讒賊之所入也。唐鑑。○好去聲。

蘇頌曰。人主不宜有所好。有所好。則腹心肝膽皆在人

矣。好征戰。則孫武白起之徒出。而民殘於干戈矣。好

刑名。則韓非張湯之徒出。而民苦於刻核矣。好聚斂。

則桑羊皇鐘之徒出。而民困於括克矣。好順從。則張

禹孔光之徒出。而民救於誇大矣。言行錄。○好欲並去聲。鐘伯各切。指

胡宏曰。好惡性也。小人好惡以己。君子好惡以道。察乎

是而天理人欲可知。胡子知言。○好惡並去聲。

朱子曰。無私心。然後好惡當於理。當理而無私心。則仁

矣才集○好惡當去聲

呂祖謙曰人情有所愛則有所救有所救則有所忌不救不忌卓然知其惡於深愛之中惟天下之至公者能之

愛其人必不知其惡知其惡必不愛其人並傳

心學曰人君心無常喜亦無常怒喜其所當喜怒其所

當怒正矣常有之者非也喜怒在事已何與焉隨物

應之而已與音預應去聲

勤勵

易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無咎乾竭然切惕他歷切厲力世切咎其

聖學心法卷十一

五十二

九切○三雖人位已在下體之上舜之玄德升聞時也日夕不懈而兢惕則雖處危地而無咎乾九五爻辭○虛

書舜曰克勤于邦克勤謂勤于王事也虞書大禹謨

伊尹曰先王昧爽不顯坐以待旦昧爽明也昧爽云者欲明未明之時洗濯澡

至大也顯亦明也言先王成湯於昧爽之時洗濯澡雪大明其德坐以待旦而行之也言書太甲上○深

弗慮胡獲弗為胡成一人元良萬邦以貞胡何也弗慮何得謹

思之也弗為何成欲其為行之也元大良善貞正也一人者蕭邦之儀表一人元良則萬邦以正矣言

召公曰夙夜罔或不勤或猶言萬一也或之一字最有意味一暫止息則非勤德矣此

即勤德工夫

周公曰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此言

之勤也昃日昃也自朝至于日之中自中至于日之昃一食之頃有不遑暇欲咸和萬民使無一不得其所也

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供音恭○遊田國有常制

文王不敢盤遊無度上不濫費故下無過取而能以庶邦惟正之供於常貢正數之外無橫賦也橫賦去聲

繼自今嗣王則其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以萬民

惟正之供供音恭○則法也其指文王而言淫過也

逸遊田以萬民惟正賦之供而已五月言無逸

詩曰夙興夜寐洒掃庭內維民之章修爾車馬弓矢戎兵

聖學心法卷十一

五十三

用戒戎作用邊蠻方起邊也歷切○章表戒備戎兵作及廢方之速細而寢興洒掃之常大而車馬戎兵之廢慮無不用備無不飭也天非神焉

執競武王無競維烈不顯成康上帝是皇武王持其自強不息之心故其功烈之盛天下莫得而競豈不顯哉成王康王之德亦上帝之所君也月頃執競為

文王既勤止我應受之敷時繹思我徂維求定敷當布時是也繹尋繹也繹思尋繹而思念也言文王之勤勞天下至矣其子孫受而有之然而不敢專也布

此文王功德之在人而可繹思者以貴有功而往求天下之安定也月頃青崖

春秋左氏傳晉卻成子曰非德莫如勤非勤何以求人能

勤有繼卻乞逆切○言非德足以服人則莫如勤以

矣宣公十一年

晉陶侃曰。大禹聖人。乃惜寸陰。至於衆人。當惜分陰。

王羲之曰。夏禹勤王。手足胼胝。文王旰食。日不暇給。

繼綱目。○耕。蒲。眠。切。賦音而切。吁。古。幹。切。

唐韓愈曰。業精于勤。荒于嬉。

宋蘇軾曰。夫天以日運。故健。日月以日行。故明。水以日流。

故不竭。人之四肢。以日動。故無疾。器以日用。故不蠹。

天下者。大器也。又置而不用。則委靡廢放。日趨於弊。

而已矣。文集。○夫音。扶。嘉。都。故。切。

胡寅曰。事在勉強而已。意欲如是。少忍而思之。曰。如是。

不善。終忍而不為。斯善矣。意不如是。少思而克之。曰。

不如是不善。終克而為之。斯善矣。致堂。管。見。○強。上。聲。

古之聖賢。未嘗不以懈惰荒寧為懼。勤勵不息。自強。

論語

胡宏曰。人生在勤。勤則身修。家齊。國治。天下平。胡。子。知。言。

蘇頌曰。人生在勤。勤則不匱。戶樞不蠹。流水不腐。此其

理也。言行錄。○。盡。都。故。切。

真德秀曰。勤者。怠之反也。人主能謹而不慢。能勤而不

怠。其事畢矣。大學。行。表。

戒謹

易曰。初六履霜。堅冰至。六。陰。爻。之。名。此。文。陰。生。於。下。其。端。甚。微。聖。人。以。其。將。長。則。為。之。戒。陰。

之。始。凝。而。為。霜。積。霜。則。當。知。陰。漸。盛。而。至。堅。冰。矣。積。冰。則。始。雖。甚。微。不。可。使。長。長。則。至。於。盛。也。坤。文。辭。○。長。上。聲。

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天下。之。事。未。有。不由。積。而成。家。之。所。積。者。善。則。福。慶。及。於。子。孫。所。積。不。善。則。災。殃。流。於。後。世。坤。文。言。

天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天上。水。下。其。行。相。觀。象。知。人。情。有。爭。訟。之。道。故。凡。作。事。必。謀。其。始。則。訟。端。絕。矣。公。象。傳。

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謙。好。謙。○。以。天。行。言。盈。者。則。虧。謙。者。則。益。以。地。勢。言。則。盈。滿。者。傾。覆。而。反。陷。卑。下。者。流。注。而。增。益。以。鬼。神。言。則。盈。滿。者。禍。害。之。謙。損。者。福。祐。之。以。人。道。言。則。惡。盈。而。好。謙。者。人。能。謙。矣。則。其。道。尊。大。而。光。顯。自。處。雖。卑。屈。而。其。德。實。高。不。可。加。尚。是。不。可。踰。也。故。聖。人。詳。言。所。以。戒。盈。而。勸。謙。也。謙。象。傳。○。虛。上。聲。

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欲。懲。直。升。切。忿。芳。於。切。澤。氣。通。上。潤。與。深。下。以。增。高。皆。損。下。之。象。君。子。觀。象。以。損。於。己。故。懲。戒。其。忿。怒。窒。塞。其。意。欲。也。損。象。傳。○。側。四。

洊雷震。君子以恐懼修省。洊。在。旬。切。省。悉。井。切。○。為。洊。雷。雷。重。仍。則。威。益。威。君。子。觀。象。以。恐。懼。自。修。其。身。思。省。其。過。而。改。之。也。震。象。傳。○。重。平。聲。

水在火上。既濟。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水。火。既。交。各。濟。時。當。既。濟。惟。慮。患。害。之。生。故。思。而。豫。防。使。不。至。於。患。也。既。濟。象。傳。

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况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况其邇者乎。

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况其邇者乎。

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况其邇者乎。

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况其邇者乎。

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况其邇者乎。

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况其邇者乎。

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况其邇者乎。

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况其邇者乎。

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况其邇者乎。

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况其邇者乎。

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况其邇者乎。

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况其邇者乎。

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况其邇者乎。

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况其邇者乎。

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迥見乎遠言行君子之
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
地也可不慎乎應行並去
聲見音現

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為階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
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

機
與音

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小人以小
善為無益而弗為也以小惡為無傷而弗去也故惡
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去二

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
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

是故身安而國家可保也並繫

書大禹謨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乂黎民敏德

君而不執易其為君之道臣而不執易其為臣之職
以夜柝懼各務盡其所當為者則其政事乃能修治
而無邪惡下民自然觀感達化
於善矣易以故曰應修德也

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應順也道也逆反道者也惠
言天道可畏言凶之應於善惡
猶影響之應於形聲也應去聲

益曰吁戒哉儆戒無虞罔失法度罔遊于逸罔淫于樂

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疑謀勿成百志惟熙罔違道以

干百姓之譽罔拂百姓以從己之欲無怠無荒四夷

來王樂音洛去上聲音弗○先吁後戒欲使聽者
精審也厚度也勿也過也當四方無可虞度
之時法度易至於廢弛故戒其失墜逸樂易至於
恣欲或其過溢任賢以小人間之謂之貳去邪不能
果斷謂之疑謀圖為也有所圖為按之於理而未安
者則不復成就之也百志百慮也惟熙則方寸之間
光輝明白而於天下之事無不為道義之正而不可違
孰為民心之公而不可拂如是而朝夕戒懼無怠於
心無荒於事則治道益隆四夷之遠莫不歸往也
度達各切易以故曰罔去聲新却玩切復扶又切

帝舜曰可愛非君可畏非民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罔

與守邦欽哉慎乃在位敬修其可願四海困窮天祿

永終惟口出好興戎好如字○衆非君則何以奉戴
君非民則誰與守邦可願猶孟
子所謂可欲也凡可願可欲者皆善也人君當謹其
所居之位敬修其所可願欲者苟有一毫之不善生
於心害於政則民不得其所至於困窮則君之天祿
一絕而不復續矣好善也戎兵也言發於口則有二

者之分利害之幾可畏如此也五原
書大禹謨○與音換復扶又切

臯陶曰無教逸欲有邦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幾音
教謂上行下效也言天子當以勤儉率諸侯不可以
逸欲導之也兢兢戒謹也業業危懼也幾微也一日
二日言其日之至淺萬幾言其幾事
之至多是豈可一日而縱欲者乎

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畏達于上下

敬哉有土明者顯其善畏者威其惡天之聰明非有
視聽也國民之視聽以為聰明天之明威
非有好惡也國民之好惡以為明畏上下天下民
也敬心無所慢也上有土有民社也言天人一理通達
無間有天下者不可不知所以敬哉五原
書皋陶謨○與音換復扶又切

帝庸作歌曰勅天之命惟時惟幾乃歌曰股肱喜哉元

首起哉百工熙哉臯陶拜手稽首颺言曰念哉率作

謫時主切。○謫信也。天之難信。以其命之不常也。然天命雖不常。而常於有德者。君德有常。則天命亦常。而保厥位矣。君德不常。則天命亦不常。而九有以亡矣。九有九州也。

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今嗣王新服厥命。惟新厥德。終始惟一。時乃日新。

始惟一。時乃日新。○二三則雜矣。德之純則無往而不。惟吉凶不差在人者。惟天之降災祥在德故也。今太甲新服天子之命。德亦當新。然新德之要在於有常而已。然始有常而無間斷。

足乃所以日新也。問去聲。后非民罔使。民非后罔事。無自廣以狹人。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民主罔與成厥功。

君民之使事。雖有貴賤之不同。至於取人為善。則無貴賤之別。人君能合天下之萬善。而後理之一。若可全也。苟自大而狹人。匹夫匹婦有一不得自盡。

聖學心法卷二

六十

傳說曰。惟口起羞。惟甲冑起戎。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王惟戒茲。允茲克明。乃罔不休。

更切省息并切。○言語所以文身。輕出則有起羞之患。甲冑所以衛身。輕動則有起戎之憂。衣裳必謹於在笥。戒其有所輕予。干戈必嚴於省躬。戒其有所輕動。王惟戒此四者。信此而能明焉。則政治無不休美矣。予音與。

慮善以動。動惟厥時。有其善。畏厥善。矜其能。畏厥功。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無啓寵納侮。無恥過作。

非。○去聲。○善。當乎理也。時。措之宜也。慮。固欲當非乎理。然動非其時。猶無益也。若自有其善。則已不加勉而德虧矣。自矜其能。則人不效力而功廢矣。惟事其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然又無開寵幸以納人之侮。無取過誤而遂己之非也。

主高書此命。○當去聲。○崇。升也。

武王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言天之視聽皆自乎民。民所惡者。天必誅之。人君當以民心而察天意也。○用書泰誓。○惡。去聲。

召公曰。不役耳目。百度惟貞。○貞。正也。不役。不使。耳目之所好。則百為之度。惟其正而已。玩人。即狎侮君子之事。玩物。即不役耳目之事。德者。己之所得。志者。心之所之也。○用書泰誓。○好。去聲。

武王曰。天畏棗忱。民情大可見。○棗。難保。○天。命不常。○而小民至為難保。其可忽哉。○好。惡。去聲。

怨不在大。亦不在小。○惠。不惠。○懋。不懋。○怨。不在大。亦不在小。○惠。不惠。○懋。不懋。○怨。不在大。亦不在小。○惠。不惠。○懋。不懋。

在昔殷先哲王。迪畏天顯。小民經德。秉哲。自成。湯至于帝乙。成王畏相。惟御事。厥棗有恭。不敢自暇自逸。矧曰其敢崇飲。

相。去聲。○棗。難保。○尾。切。○殷先哲王。湯也。命。畏小民之難保。經。其德而不廢。所以成己也。秉。其哲而不惑。所以用人也。湯之無統如此。故自湯至于帝乙。賢聖之君。六七作。雖世代不同。而皆能成就君德。故畏輔相。故當時御事大臣。亦皆盡忠輔翼。而有責難之恭。自暇自逸。猶且不敢。况曰其敢崇飲乎。○用書酒誥。○見。形。由。○虛。上聲。

召公曰。惟王受命。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嗚呼。曷其柰何。不敬。○言我周受命。固有無窮之美。然亦有無窮之憂。於是歎息言。王曷其柰何。弗敬乎。蓋深言之。不可不敬也。○用書召誥。

蔡仲之命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之懷。為善不同。同歸于治。為惡不同。同歸于亂。爾其戒哉。

善固不一端而無不可行之善惡亦不一端而無不可為之惡其可不戒之哉

成王曰若昔大猷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

保邦于未亂

位不期驕祿不期侈恭儉惟德無載爾偽作德心逸

日休作偽心勞日拙

知所以恭身是祿者當知所以儉恭儉豈可以聲

穆王曰心之憂危若蹈虎尾涉于春冰

夏暑雨小民惟曰怨咨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咨

惟艱哉思其艱以圖其易民乃寧

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渊如履薄冰

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宜鑒于殷駿命不易

明明在下赫赫在上天難忱斯不易維王天位殷適

使不挾四方

易以設切適音的忱市林切挾子變切

言其難也言殷未失天下之時其德足以配上帝

天命之難保矣大雅文王篇

其子孫乃如此宜以為鑒而自省焉則知

明明在下赫赫在上天難忱斯不易維王天位殷適

使不挾四方

易以設切適音的忱市林切挾子變切

言其難也言殷未失天下之時其德足以配上帝

天命之難保矣大雅文王篇

其子孫乃如此宜以為鑒而自省焉則知

明明在下赫赫在上天難忱斯不易維王天位殷適

也。不易難也。天子之位也。故通殷之通嗣也。有也。此周公戒成王之詩。言下有明明之德則上有赫赫之命。達于上下。去就無常。此天之難忱。而為君之不易也。紂居天位。為殷通嗣。乃使之不得挾四方而有之。蓋以此

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慎爾出話敬爾威儀無不柔嘉

斯言之玷不可為也

無易由言無曰苟矣莫捫朕舌言不可逝矣

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無曰不顯莫予云觀神之

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

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天命降監下民有嚴不僭不濫不敢怠遑命于下國

封建厥福

易以設切適音的忱市林切挾子變切

言其難也言殷未失天下之時其德足以配上帝

天命之難保矣大雅文王篇

其子孫乃如此宜以為鑒而自省焉則知

明明在下赫赫在上天難忱斯不易維王天位殷適

使不挾四方

易以設切適音的忱市林切挾子變切

言其難也言殷未失天下之時其德足以配上帝

天命之難保矣大雅文王篇

其子孫乃如此宜以為鑒而自省焉則知

明明在下赫赫在上天難忱斯不易維王天位殷適

使不挾四方

易以設切適音的忱市林切挾子變切

以亂則凶。為應並去聲。○天自有常行之道。非愛竟而惡禁也。吉凶由人耳。惡去聲。

倍道而妄行。則天不能使之吉。並天論。

說苑周公曰。天子無戲言。言則史書之。工誦之。士稱之。道君

篇○稱如字

枚乘曰。福生有基。禍生有胎。納其基。絕其胎。禍何自來。

正諫篇

劉向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

凡司其身必慎五本。一曰柔以仁。二曰誠以信。三曰

富而貴。毋敢以驕人。四曰恭以敬。五曰寬以靜。思此

五者。則無凶命。並教慎篇

○軍學心法卷二

六十八

夫智者舉事也。滿則慮溢。平則慮險。安則慮危。曲則

慮直。由重其豫。惟恐不及。是以百舉而不陷也。權謀篇○

扶夫音

明者視於冥冥。謀於未形。聰者聽於無聲。戒於未

成。

禍生於欲得。福生於自禁。聖人以心道守耳目。小人以

耳目道守心。

百行之本。一言也。一言而適。可以却敵。一言而得。可

以保國。響不能獨為聲。影不能倍曲為直。物必以其

類。故君子慎言。出已負石赴淵。行之難者也。並業論篇○百

明行之切

周公曰。德行廣大而守以恭者榮。土地博裕而守以儉

者安。祿位尊盛而守以卑者貴。人衆兵強而守以畏

者勝。聰明睿智而守以愚者益。博聞多記而守以淺

者廣。敬慎篇○

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安。忘戰必危。指武篇○

好去

新序樂武子曰。居上位而不恤其下。驕也。緩令急誅。暴也。

取人之言而棄其身。盜也。雜事篇

揚子曰。言輕則招憂。行輕則招辜。貌輕則招辱。好輕則

○軍學心法卷二

六十九

招淫。行明五切。好去聲。○說成儀。好而也。修身篇

漢章帝曰。以苛為察。以刻為明。以輕為德。以重為威。四者

之或興。則下有惡心。惡去聲

袁盎曰。千金之子。坐不垂堂。聖王不乘危不徼幸。

董仲舒曰。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乃先出災害以譴

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驚懼之。尚不知變。而傷

敗乃至。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並通

鑑綱目○省息井切

劉向曰。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持不斷之意者。開

群枉之門。讒賊進則眾賢退。群枉盛則正士消。斷都說切

匡衡曰聰明疏通者戒於大察寡聞少見者戒於壅蔽

勇猛剛通者戒於大暴仁愛溫良者戒於無斷湛靜

安舒者戒於後時廣心浩大者戒於遺忘必審己之

所富戒而齋之以義然後中和之化應大音泰斯都

所富戒而齋之以義然後中和之化應玩切港沉同

谷永曰明於天之性不可感以神恠知萬物之情不可

罔以非類通鑑

班伯曰沉酒於酒微子所以告去也主說式諱大雅所

以流連也詩書淫亂之戒其原皆在於酒號平聲誘

丁鴻曰人道悖於下效驗見於天雖有隱謀神照其情

龔遂曰親近群小漸漬邪惡存亡之機不可不慎漸切

竇武曰瑞必生於嘉士福至實由善人在德為瑞無德

為灾

譙周曰處大無患者常多慢處小有憂者常思善多慢

則生亂思善則生治通鑑綱目

蜀漢昭烈曰勿以惡小而為之勿以善小而為之惟賢惟

德可以服人通鑑

魏張茂曰君天下而不得萬姓之歡心者鮮不危殆通鑑

唐太宗曰人主好奇技淫聲鴛鳥猛獸遊幸無度由獵不

時如此則徭役煩徭役煩則人力竭人力竭則農桑

廢焉人主好高臺深池雕琢刻鏤珠玉玼玩黼黻締

給如此則賦歛重賦歛重則人才遺人才遺則飢寒

之患生焉好去聲鴛音志鴛音進才聊切玼竹角

欲悔非於既往惟慎禍於將來

驕出於志不節則志傾慾生於心不遏則身喪喪去

崇善以廣德則業泰身安肆情以從非則業傾身喪

教令失度則政有乖違並帝

人主惟有一心而攻之者甚衆或以勇力或以辯口

或以諂諛或以姦詐或以嗜慾輻湊攻之各求自售

以取寵祿人主少懈而受其一則危亡隨之矣售音

成遲敗速者國也失易得難者位也易以

治平則驕侈易生驕侈則危亡立至並通鑑綱目

極其驕奢恣其嗜慾人神憤怒通錄

唐書曰地廣者非安之術也人勞者乃易亂之符也易以

有道之君以逸逸人無道之君以樂樂身樂音

魏徵曰鑑形莫如止水鑑敗莫如亡國通鑑

自古帝王莫不得之於艱難失之於安逸

玼玩技巧為喪國之斧斤珠玉錦繡實迷心之醜毒

殷憂則竭誠以盡下。安逸則驕恣而輕物。盡下則胡越同心。輕物則六親離德。去聲。疏直。禁切。股上聲。

樂盤遊則思三驅以為度。愛懈惰則思慎始而敬終。

並貞觀政要。樂音洛。

張蘊古曰。勿謂無知。居高聽卑。勿謂何害。積小成大。樂

不可極。極樂成哀。欲不可縱。縱欲成災。壯九重於內

所居。不過容膝。彼昏不知。瑤其臺而瓊其室。羅人亦

於前。所食不過適口。惟狂罔念。丘其糟而池其酒。勿

內荒於色。勿外荒於禽。勿貴難得。貨勿聽亡。國音。貞

政要。樂音。洛重平聲。

陸贄曰。理或生亂。亂或資理。有以無難。而失守。有以多

難而興邦。難去聲。

天之視聽。皆因於人。人事理而天命降。亂者未之有

也。人事亂而天命降。康者亦未之有也。並通鑑。網目。

夫投膠以變濁。不如澄其源而濁變之愈也。揚湯以

止沸。不如絕其薪而沸止之速也。是以勞心於服遠

莫若修近。而其遠自來。多方以救失。莫若改行。而其

失自去。若不靖於本而務救於末。則救之所為。乃禍

之所起也。奏議。夫音扶。膠音交。沸芳未切。行胡五切。

宋富弼書座屏曰。守口如餅。防意如城。明善。

歐陽脩曰。去患宜速。防禍在微。去上聲。

謀於始也不精。則行於後也難久。

天人之際。影響不差。未有不自至之災。亦未有

已出而無應之變。其變既大。則其憂亦深。並文集。應去聲。

自古亂亡之國。必先壞其法制。而後亂從之。

善為天下慮者。不敢忽於微。而杜其漸也。並通鑑。網目。

司馬光曰。聖人當國家隆盛之時。則戒懼彌甚。故能保

其令聞。永久無疆也。開去聲。

聖帝明王。皆銷惡於未萌。弭禍於未形。天下陰被其

澤。而莫知所以然也。弭莫禮切。

為人君者。視天下有一事不治。以為已過。有一民失

所以為己憂。天下已安。已治矣。猶復思將來之患。而

豫防之。復扶又切。

明主謀事於始。而慮患於微。是以用力不勞。而收功

甚大。

言之不如行之。若言而不行。徒使號令。玩瀆傷威。毀

信。不若不言之為愈也。並文。集。

周子曰。匪仁匪義。匪禮匪智。匪信。患邪也。邪動辱也。甚

焉。害也。故君子慎動。通書。

蘇洵曰。天下雖有泰山之勢。而聖人常以累卵為心。故雖

守成之世而腹心之臣不可去也。文集○累魯
根切去上聲

蘇軾曰。天下之患非經營禍變之足憂。而養安無事之

可畏。文集

蘇轍曰。古之聖人無事則深憂。有事則不懼。夫無事而

深憂者。所以為有事之不懼也。文集○
夫音扶

邵子曰。無愧于口。不若無媿于身。無媿于身。不若無媿

于心。

得失不動心。所以順天也。強取必得。是逆天也。逆天

理者。禍患必至。並心學
強上聲

程子曰。敬勝百邪。程氏
遺書

聖人為戒。必於方盛之時。方其盛而不知戒。故狃安

富則驕。侈生樂。舒肆則紀綱壞。忘禍亂則釁孽萌。近
思

錄○樂音洛。樂許
乃切。孽魚列切。

范祖禹曰。危則懼。懼則善心生。安則泰。泰則逸心生。

有國家者。不憂百姓之貧。而疑其財之有餘。取之不

已。不恤百姓之勞。而疑其力之有餘。使之不已。此二

者。亡之道也。並通鑑
綱目

王庶曰。安危在修己。治亂在立政。成敗在用人。言行
錄

胡安國曰。以欲敗禮。則身必危。以利棄義。則國必亂。

克謹天戒。則雖有其象。而無其應。弗克畏天。災咎之

來必矣。應去
聲

善惡之感。萌於心。而災祥之應。見於事。應去
聲

天人一理也。萬物一氣也。觀於陰陽寒暑之變。以察

其消息盈虛。此制治於未亂。慎於微之意也。並春
秋傳

胡寅曰。天有常道。為善者必佑。為惡者必罰。

天人之際。精稜相盪。善惡相推。天變見乎上。則人事

動乎下。人事失於下。則天變作乎上。所以然者。天人

一理。上下同流故也。授子鳩切
見音現

卑宮惡服。慮侈汰也。不逞暇食。防逸豫也。慄慄危懼

戒驕溢也。動守憲度。虞禍亂也。

聖主憂其所當憂。然後能樂其所可樂。然無疆之恤

亦未嘗敢忘也。惟樂是務。則樂未畢而憂及之矣。樂
音

洛

父天母地。父母震怒。聲色異常。人子當祗栗恐懼。思

所以平格。

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則五伯假之之徒也。所謂欲。或

酒。或色。或貨利。或宮室。或遊畋。或狗馬。或博奕。或詞

藝。圖書。以為文。或撫劍疾視。以為武。或關土服遠。以

為功。或就佛好仙。以為高。雖污潔不齊。欲有大小。然

皆足以變移志慮。荒廢政理。雖欲勉行仁義而行之

無本其不足以感人心而正民志矣。伯音通鑑綱目○

李邦憲曰坐密室如通衢馭寸心如六馬。伯音通鑑綱目○

不自重者取辱不自畏者招禍不自滿者受益不自足者博聞

事前而恐懼則畏畏可以免禍事後而恐懼則悔悔可以改過。並省心雜言

朱子曰克己自新晝夜思省舉心動念出言行事之際常若皇天上帝臨之在上宗社神靈守之在傍懍懍然不復敢使一毫私意萌於其間。省息并切後扶又切

民之視效在君而天之視聽在民。並文

張敬夫曰治常生於敬畏亂常起於驕淫使為國者每念稼穡之勞而其后妃不忘織紝之事則心之不存者寡矣。集文

勇有小大血氣之勇勇之小者也義理之勇勇之大者也。以血氣為勇其勇不出於血氣之內勢力可勝也。利害可紕也。義理之勇不以血氣勢力無所加。利害無所紕也。近思別錄○

小勇者血氣之怒也。大勇者理義之怒也。血氣之怒不可有。理義之怒不可無。

失於聲音而為言之過。繆迷其四體而為動之過。各

於改過遂為己之當然豈不自誣固其心乎

使在內而每聞逆耳之規在外每有窺窬之患則戒懼之心存心存則國可為也。並心學○齊音命

呂祖謙曰因人之善見己之惡因人之惡見己之善。天下之事成於懼而敗於忽懼者福之原也。忽者禍之門也。

禹親盡克艱之道德雖已克而常見其不克。畏者不敢之心也。殷先哲手持不敢之心畏天畏民畏相故御事亦不敢暇逸不敢聚飲內服外服百姓里居亦不敢酒於酒不敢之心發於先王方寸之間。

而風化所及使天下皆由不敢之心以行。並心學○相去聲

陸子靜曰此心若正無不是福此心若邪無不是禍。行

黃光大曰不能容物則怨多而思少不能忍事則譽寡而毀衆。積善

真德秀曰知富貴之不可恃而將之以憂勤知驕侈之不可肆而節之以恭儉知旨酒厚味為迷心之鴆毒

思所以却之知淫聲美色為伐性之斧斤思所以遠之。鳩直禁切

天道難謀理亂安危相為倚伏斯須敬畏之不存則

失於聲音而為言之過。繆迷其四體而為動之過。各

怠荒之所自起。毫髮幾微之不察。則禍亂之所自生。

並大學衍義○ 時士切與音機

心學曰：心不可躁。躁則暴。心不可虐。虐則殘。心不可偏。

偏則徇。心不可怠。怠則弛。心不可淫。淫則荒。心不可

貪。貪則敗。心不可刻。刻則薄。心不可固。固則僻。心不

可鄙。鄙則陋。心不可放。放則流。

人之處事。心有不平。上則欺天。下則欺人矣。然則天

也。人也不可欺也。徒自欺而已。

心之七情。惟怒最難制。若心有所主。不為血氣所使。

則雖怒而不怒矣。豈至妄發也哉。

聖學心法卷二

七十八

目欲乎色。耳欲乎聲。口欲乎味。鼻欲乎臭。四肢欲乎

安佚。其所欲者各一而已。惟心則衆欲攻之。其為害

也多矣。可不慎歟。

聖學心法卷二

聖學心法卷三

君道

德化

易曰：有孚惠心。勿問元吉。有孚惠我德。人君至誠。蓋於天

以問可知。而天下之人亦無不愛戴。

山上有木。漸。君子以居賢德。善俗。山上有木。其高有

觀漸之象。以居賢善之德。化美於風俗。然非一朝一夕所能成。故善俗必以漸也。漸。象傳。

書大禹謨曰：誕敷文德。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也。文

德。文命。德教也。于。捕。羽。翳也。皆舞者所執也。兩階。廣主之階也。七旬。七十日也。格。至也。言班師。七旬而有

聖學心法卷三

苗。未格也。虞書。

仲虺之誥曰：德日新。萬邦惟懷。也。許偉切。○德日新者。

日新。則萬邦歸。廣而無不懷。前言。

伊尹曰：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于家邦。終於四海。○上

立。植也。立愛。敬於此。而形愛敬於彼。親吾親。以及人之親。長吾長。以及人之長。始于家。達于國。終而措之天下矣。商書伊尹。

召公曰：明王慎德。四夷咸賓。無有遠遁。畢獻方物。惟服

食器用。方物。方土所生之物。明王謹德。四夷咸賓。其所貢獻。惟服食器用而已。言無異物也。周書。

成王曰：爾惟風。下民惟草。周書

君陳

夫婦別父子親君臣嚴三者正則庶民從之矣列別切必

君子言不過辭動不過則百姓不命而敬恭並哀公

孝經子曰先之以博愛而民莫遺其親陳之以德義而民

興行先之以敬讓而民不爭道守之以禮樂而民和睦

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行胡孟切好惡並去聲○君

列以教人興行敬讓則民化不爭禮樂以和其內外好惡以止之而下知禁矣傳之首章

聖人之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其所因者本也

聖人順羣心以行愛敬制法以施政

言思可道行思可樂德義可道作事可法容止可觀

進退可度以臨其民是以其民畏而愛之則而象之

故能成其德教而行其政令行思之行胡孟切下如

可傳道也容止容貌動止也言皆

教民親愛莫善於孝教民禮順莫善於弟親愛禮順

教以孝所以敬天下之為人父者也教以弟所以敬

天下之為人兄者也教以臣所以敬天下之為人君

者也舉孝弟以為教則天下之為人君者無不敬其

父兄舉臣道以為教則天下之為人臣者無不

敬其君

論語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慎終者喪盡其禮

民德歸厚謂下民化之其

子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共音利

也所以正人之不正也德得於心而不失也北辰

極也居其所不動也共向也言眾星四面旋繞而歸

而天下歸之其象如此

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耻且格禮謂制度品節也格

則民親感而興起矣其有不善者有禮以

一之則民恥於不善而又有以至於善也

臨之以莊則敬孝慈則忠舉善而教不能則勸臨民

則民敬於己孝於親慈於衆則民忠於己善者舉之

不能者教之則民有所勸而樂於為善也

君子為於親則民興於仁故舊不遺則民不偷君子

上之人也興起也

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聽訟者治其末塞其

則無訟矣

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偃一作

也並類

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

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

而至矣好去聲夫奇扶襁居大切○禮義信大人之

各以其類應也襁織縷為之

近者悅遠者來被其澤則悅聞其

脩己以安百姓憲問

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與平聲。夫音扶。○無為而治者。聖人德威而民化。不待其有所為也。恭己者。聖人敬德之容。既無所為。則人之所見者如此而已。衛靈公篇。

遠人不服。則脩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內治脩。人既有不。則脩德以來之。亦不當勤兵於遠。李氏篇。

大學曰。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衆也。長上聲。○孝弟慈。事長使衆之道。不外乎此。

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堯傳九章。

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長上聲。○老老。所謂老吾老也。興。謂有所感發而倍。興起也。孤者。幼而無父之稱。言此三者。上行下效。捷於影響也。傳十章。

中庸曰。溥博淵泉而時出之。溥博如天。淵泉如淵。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以莫不悅。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墜。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見形句。切施。以。致。切。覆。敷。救。切。○溥博。周備而廣。親。見。也。淵泉。靜深而有本也。出。發見也。言德充積極其感。而發見當其可也。舟車所至。以下。蓋極言之。卷三十一。○當去聲。

是故君子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於鈇鉞。鈇。鉞。方無切。鈇。鉞。魚。

服切。○威。畏也。鈇。鉞。斫刀也。鈇。鉞。也。卷三十三章。○盤。十。切。○斫。或。各。切。

孟子曰。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以。德。服。人。者。無。意。於。服。人。而。人。不。能。不。服。公。孫。西。篇。

荀子曰。天地為大矣。不誠則不能化萬物。聖人為知矣。不誠則不能化萬民。知。去。聲。○天。地。誠。能。化。萬。物。聖。人。誠。能。化。萬。民。不。苟。篇。

說苑曰。文王接民以仁。而天下莫不仁焉。文德之至也。賢。篇。

漢武帝曰。勸學修禮。崇化勵賢。以風四方。太平之源也。書。漢。董。仲。舒。曰。古。之。王。者。莫。不。以。教。化。為。大。務。立。太。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漸。民。以。仁。摩。民。以。義。節。民。以。禮。故。其。刑。罰。甚。輕。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習。俗。美。也。

漸將。漸切。東方朔曰。以道德為麗。以仁義為準。是以望風成俗。昭然化之。

匡衡曰。朝廷者。天下之楨幹也。公卿大夫。相與循禮恭讓。則民不爭。好仁樂施。則下不暴。上義高節。則民興行。寬柔和惠。則衆相愛。四者。明王之所以不嚴而成化也。朝。音。潮。楨。諸。成。切。好。去。聲。樂。音。洛。施。去。聲。行。胡。孟。切。

人君動靜游燕。所親物得其序。則海內自脩。百姓從

化。

袁宏曰古之帝王所以篤化美俗率民為善因其自然而不奪其情。

李燮曰仁義興則道德昌道德昌則政化明政化明而

百姓寧。並通鑑綱目
變志協切

晉阮种曰上有克讓之風則下有不爭之俗朝有矜節之

士則野無貪冒之人。晉書○种音冲朝音
潮冒音帽又音墨

後周蘇綽曰能扇之以淳風浸之以太和被之以道德示

之以朴素使百姓亶亶日遷於善邪偽之心嗜欲之

性潛以消化而不知其所以然此之謂化也。本傳○
綽尺約

切盡無
匪切

唐太宗曰化民以躬帥下以德我德如風民應如草。唐書
○帥

入聲應
去聲

君之化下如風偃草上不勤心則下多逸志君不約

己而禁人為非是惡火之焚添薪望其止焰念池之

濁撓浪欲止其流不可得也莫若先正其身則人不

言而化矣。帝範○
惡去聲

劉賈曰事天地以教人恭奉宗廟以教人孝養高年以

教人弟長字百姓以教人慈幼。本傳○賈特
分切長上聲

宋周子曰天道行而萬物順聖德脩而萬民化。通書

歐陽脩曰守之以至靜化之以無為上有淡泊清淨之

風下無薄惡叛離之俗故言為教化非誥誓而自聽

言為號令不鞭扑而自隨。敘

司馬光曰為人上者洗濯其心一以待民是以令行禁

止而莫敢不從。敘

范祖禹曰古者聖王正身齊家以率天下其身不正未

有能正人者。

君者本也民者末也君者源也民者流也本正則末

正源清則流清矣是以先王之治必反求諸己己正

而物莫不應矣。並通鑑綱目
○應去聲

胡寅曰人君躬行於上卿大夫表式於下以明習人倫

為要則三代理教化之實也。通鑑
綱目

真德秀曰人主以實心為善則人自孚以實德示民則

人自化。大學
衍義

心學曰心學之明在乎君德之明也在乎師道之立也

君德明則以此教于上凡布一詔行一令必先焉師

道立則以此教于下凡出一言行一事必先焉彼同

有是心者寧不觀感而興起乎。

正內治

少曰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男

各得其正位則合天地陰陽之大義也

初九閑有家悔亡治其有家之始也。閑謂防閑法度也。治其有家之始能以法度為之防

閑則不至於悔矣。治家者治乎衆人也。苟不閑之法度則人情流放必至於有悔矣。夫長幼之序亂男女

之別傷恩義害倫理無所不至能以法度閑之於始則無是矣。故悔亡也。長上聲。列必列切。

九五王假有家勿恤吉假更白切。五君位。故以王言。假至也。極乎有家之道也。

夫王者之道備身以齊家。家正而天下治矣。自古聖王未有不以恭己正家為本。故有家之道既至則不憂勞而天下

治矣。夫音扶。

象曰王假有家交相愛也王假有家之道者非止能化誠合夫愛其內助婦愛其刑家交相愛也。能如是者文王之妃也。若身備法立而家未化未得為假有家也。

上九有孚威如終吉治家之道非至誠不能。故必中為善不由至誠。已且不能常守。况欲使人乎。故治家以有孚為本。治家者在妻孝情愛之間。慈過則無義。恩勝則掩義。故家之患常在禮法不足而積習生也。長失尊嚴。少忘恭順。而家不亂者未之有也。故必有威嚴則能終吉。保家之終在有序。威如二者而已。長上聲。少去聲。

象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治家之道以正身為本。先行於己則人怨而不服。故云威如而吉者能自反於身也。並家人又辭象傳。

夫婦之道不可以不久也夫婦終身不變者也。故成之後所以受之以恒也。身

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御牙嫁切。刑儀

小君也。御也。言文王之儀法內施於閭門而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也。大雅思齊篇

禮記曲禮曰外言不入於閭內言不出於閭閭音苦

內則曰男不言內女不言外

禮始於謹夫婦為宮室辨外內男子居外女子居內

深宮固門閑守守之閑守守之。閑守守之。人倫之始不謹則亂其倫。故禮謹於夫婦也。閑守守之。禁令守守內人之禁令。

子曰是故以之居處有禮故長幼辨也以之閨門之內

有禮故三族和也三族。父子孫也。仲尼居。○辨別也。三族。父

昏義曰昏禮者將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而下以繼

後世也好去聲。

男女有別而後夫婦有義夫婦有義而後父子有親

父子有親而後君臣有正故曰昏禮者禮之本也必別

是故婦順備而後內和理內和理而後家可長久也

上下相從謂之順順則不逆可否則相濟謂之和和則不同。

古者天子后立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

一御妻以聽天下之內治以明章婦順故天下內和

而家理六宮謂大寢而家理。小寢五也。

天子聽男教后聽女順天子理陽道后治陰德天子

聽外治后聽內職教順成俗外內和順國家理治此

之謂威德陰德謂主陰

故天子之與后猶日之與月陰之與陽相頌而後成者也。

天子脩男教父道也。后脩女順母道也。

漢匡衡曰。配匹之際。生民之始。萬福之源。婚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

室家之道脩。則天下之理得。

聖王必慎后妃之際。別適長之位。卑不踰尊。新不先。

故所以統人情而理陰氣也。並通鑑解。目。別必列。切通音。婦長上聲。先去聲。

聲

班固曰。易基乾坤。詩首關雎。夫婦之際。人道之大端也。

大學衍義

范曄曰。內無出閫之言。權無私溺之授。後漢書。○

魏志曰。明后妃之制。順天地之德。

唐來濟曰。王者立后。上法乾坤。必擇禮教名家。幽閑令淑。

庶以副四海之望。稱神祇之心。並通鑑綱目。○稱去聲。

宋曾鞏曰。先王之治。必自內始。故其閨門之俗。所以施之。

家人者。必為之師傅保姆之助。詩書圖史之戒。玼璜。

琚瑤之節。威儀動作之度。其教之者。有此具。然古之。

君子未嘗不以身化也。故家人之義。歸於反身。二南。

之業。本於文王。豈自外至哉。詩傳。○姆莫補切。玼音。行。瑤音。黃。瑤斤於切。瑤。

切。諸

程子曰。家人者。家內之道。父子之親。夫婦之義。尊卑長。

幼之序。正倫理。篤恩義。家人之道也。長上聲。

正家之本。在正其身。正身之道。一言一動。不可易也。

並易傳集解。○易以政切。

周南召南陳正家之道。人倫之端。王道之本。風之正。

也。故為首。二南之風行。則人倫正。朝廷治。詩傳。○朝音潮。

張子曰。婦道之常。順惟厥正。是曰天明。是其帝命。飛。

胡安國曰。王后之詔命。不施于天下。夫人之教令。不施。

于境中。春秋傳。

司馬光曰。夫。天也。妻。地也。夫。日也。妻。月也。夫。陽也。妻。陰。

也。天尊而處上。地卑而處下。日無盈虧。月有圓缺。陽。

唱而生物。陰和而成物。飛子通錄。○處上聲。和去聲。

呂祖謙曰。夫婦一體也。位雖不同。而志不可不同。求師。

取友。婦人固無與於此。而好善之志。則不可不同也。

崇德報功。后妃固無與於此。而體群臣之志。則不可。

不同也。心學。○與好。並去聲。

真德秀曰。盛德之君。惟薄嚴與。裏謁不忤于朝。外言不。

納。諸相關。雎之風。行彤史之化。修故淵。範懿行。更為。

內助。大學衍義。○朝音潮。相苦本切。彤音同。行胡孟切。

睦親

書召公曰王乃昭德之致于異姓之邦無替厥服分寶玉

于伯州之國時庸展親昭示也昭示方物于異姓之

同姓之諸侯使益厚其親用言其美

詩曰宜兄宜弟令德壽豈豈開改切○壽豈壽而且樂也言宜其兄弟則既壽而且樂矣

小雅麥苗篇

維此王季因心則友則友其兄則篤其慶載錫之光

兄謂太伯也篤厚載則也太伯為太王之長子見王季生文王又知天命之有存故適吳不返太王歿而

國傳於王季及文王而周道大興言王季能友其兄者乃因其心之自然而無待於勉強既受太伯之讓則益備其德以厚周家之慶而與其兄以讓德之光猶曰彰其知人之明不為徒讓耳大雅生民篇○長

皇學心法卷三

十四

上聲

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方苞方體維葉泥泥戚戚兄弟

弟莫遠具爾或肆之筵或授之几敦徒端切泥乃禮切○敦聚貌勺謂

之時也行道也勿戒止之辭苞甲而未圻也體成形也泥泥柔澤貌戚戚親也莫猶勿也具俱也爾與通

同肆陳也言敦彼行葦而牛羊勿踐履則方苞方體而葉泥泥矣戚戚兄弟而莫遠具爾則或肆之筵而或授之几矣此言其開宴設席之初而殷勤焉厚之意焉然已見於言語之外矣大雅行葦篇

禮記大傳曰是故人道親親也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

敬宗故收族人道莫大於親其所親也能不違其所親是能收族也

能敬宗宗道既尊則族自無離散故曰收也

子曰睦於父母之黨可謂孝矣故君子因睦以合族睦

以合族謂會聚宗族為燕會因以致睦睦之情也

論語周公謂魯公曰君子不施其親施一作弛魯公周公之子伯禽弛遺棄也

微子

孟子曰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長上聲○長雖一人之私然達之天下無不同者所以為仁義也盡心篇

說苑魯公伯禽曰親親者先內後外先仁後義王者之迹也政理篇

也

子貢曰富而分貧則宗族親之善說篇

漢梅福曰親親之道全之為右當與之賢師良傳教以忠

信之道通鑑

皇學心法卷三

十五

唐太宗曰封建親戚以為藩衛安危同力盛衰一心遠近

相持親疎兩用

敦睦九族放勳流美於前克諧烝乂重華垂譽於後

無以奸破義無以疎間親察之以德則邦家俱泰骨

肉無虞良為美矣五帝紀○放上聲重平聲奸如字間去聲

宋歐陽脩曰隆恩睦親所以厚乎風俗建侯作屏所以扞

于王家文集○屏音丙

蘇軾曰宗室之有人邦家之光社稷之衛也文集

胡宏曰君子有宰天下之心裁之自親始胡言

楊時曰尊其位親之欲其貴也重其祿愛之欲其富也

同其好惡與之一體也。中庸義○好惡並去聲

朱子曰親親而不言任之以事者此親親尊賢並行不

悖之道也苟以親親之故不問賢否而輕屬任之不

幸而或不勝焉治之則傷恩不治則廢法是以富之

貴之親之厚之而不曰任之以事是乃所以親愛而

保全之也。中庸或問○屬之六切勝平聲

仁政

易曰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地厚而其勢順傾故取其厚之德而容載庶物也○沖文音

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天地之道則養賢萬物聖人則養賢

才與之共天俾俾施澤於天下

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解音蟹○天地解散而其象體其發育則施恩信傳其解散則行寬釋解象傳

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說音悅先乃且切○君子之道其說於民如天地之施感於其心故以之先民則民心悅隨而忘其勞率之以犯難則民心悅服於義而不恤其死蓋人君之道以人心悅服為本也○兌象傳

書帝舜曰不虐無告不廢困窮。虞書大

禹曰安民則惠黎民懷之。惠仁之愛也

伊尹曰惟我商王布昭聖武代虐以寬兆民允懷。布昭也聖武猶易所謂神武而不殺者滿之德威敷著于天下代桀之虐以吾之寬故天下之民信而懷之也

伊尹

武王曰不敢侮鰥寡。鰥寡人所易忽也於人所易忽者而不敢忽焉以見聖人無所不敢

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保赤子者以保赤子之心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故民安治也○月音康

周公曰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徽柔懿恭懷保小民惠

鮮鰥寡。卑服猶高所謂慈衣也康功安民之功田功養民之功文王於衣服之奉所性不存而專意於安養斯民也徽柔懿恭謂之徽則非柔備之柔恭謂之懿則非足恭之恭於小民則懷保之於鰥寡則惠鮮之惠鮮云者資乎周給之使有生意也○月音無違○德取取如足辨亦如貴法代切于上聲

成王曰爾無念疾于頑無求備于一夫必有忍其乃有

濟有容德乃大。無念疾人之所未化無求備人之所不能必有所忍然後有所濟然此猶有堅制力蓄之意若洪裕寬綽快扶乎有餘地者斯乃德之大也○月音上聲

康王曰昔君文武丕平富不務咎底至齊信用昭明于

天下。丕平富者博博均平薄賦富民言文武德之廣也底至者推行而底其至齊信者兼盡而極其誠內外充實故光輝發越用昭明于天下也○月音康王

周禮大司徒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一曰散利二曰薄征

三曰緩刑四曰弛力五曰舍禁六曰去幾七曰普禮

八曰殺哀九曰蕃樂十曰多昏十一曰索鬼神十二曰除盜賊。舍去並上聲與音機音所果切殺去聲○荒凶年也救飢之政十有二品

無奪農時如是則國富矣夫是之謂裕民夫音扶

使民夏不宛暘冬不凍寒急不傷力緩不後時事成

功立上下俱富而百姓皆愛其上賜音賜○使民後

氣也暘傷暑也暘量民力不使有傷害也

漢鼂錯曰明王務民於農桑薄賦餼廣蓄積以實倉廩備

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鼂音潮錯倉故切

人情莫不欲壽三王生而不傷也人情莫不欲富三

王厚而不困也人情莫不欲安三王扶而不危也人

情莫不欲逸三王節其力而不盡也並漢書

說苑河間獻王曰堯存心於天下加志於窮民痛萬姓之

聖學心法卷三

二十

罹罪憂衆生之不遂也有一民飢則曰此我飢之也

有一人寒則曰此我寒之也一民有罪則曰此我陷

之也仁昭而義立德博而化廣故不賞而民勸不罰

而民治

禹稱民無食則我不能使也功成而不利於人則我

不能勸也故疏河以導之鑿江通於九派洒五湖而

定東海民亦勞矣然而不怨者利歸於民也並君

孔子曰古聖之道幾哉仁人之德教也誠惻隱於中惻

惻於內不能已於其心故其治天下也如救溺人德

篇○樂音機惻苦木切惻彼力切

劉向曰聖人之於天下百姓也其猶赤子乎飢者則食

之寒者則衣之將之養之育之長之唯恐其不至於

大也責德篇○食相吏切衣去聲長上聲

明君之制賞從重罰從輕食人以壯為量事人以老

為程責德篇○食相吏切

太公曰利之勿害成之勿敗生之勿殺與之勿奪樂之

勿苦喜之勿怒此治國之道使民之義也愛之而已

矣樂音洛

善為國者遇民如父母之愛子兄之愛弟間其飢寒

為之哀見其勞苦為之悲並政理篇○為去聲

聖學心法卷三

二十一

唐太宗曰為君之道必須先存百姓若損百姓以奉其身

猶割股以啖腹腹飽而身斃並徒濫切斃此意切

林深則鳥棲水廣則魚游仁義積則物自歸之並貞觀政

要

天以寒暑為德君以仁愛為心寒暑既調則時無疾

疫仁愛下施則人不凋弊並帝範

去奢省費輕徭薄賦選用廉吏使民衣食有餘則自

不為盜通鑑綱目○去上聲

憲宗曰國以人為本間有災當亟救之通鑑綱目○亟訖逆切

魏徵曰自古有道之主以百姓之心為心故居處臺榭

則欲民有棟宇之安。食膏粱則欲民無飢寒之患。願
嬪御則欲人有家室之歡。此人主之常道也。貞觀政
要〇唐

上聲

宋司馬光曰：仁者非姬煦姑息之謂也。興教化，備政治，養

百姓，利萬物，此人君之仁也。文集〇姬休極
切照許御切

程子曰：為民立君，所以養之也。養民之道，在愛其力，民

力足則生養遂，生養遂則教化行，而風俗美，故為政

以民力為重也。性理學書〇為
民之為去聲

蘇軾曰：所貴乎朝廷清明，而天下治平者，何也？天下不

訴而無冤，不謁而得其所，欲此堯舜之盛也。文集〇
朝音潮

聖學心法卷二 二十二

胡安國曰：古者救災之政，或發廩以振之，或移粟以通

用，或徙民以就食，或為粥溢以救飢，或興工作以

聚失業之人，緩刑舍禁，施力薄征，索鬼神，除盜賊，弛

射侯而不燕，置廷道而不脩，殺禮物而不備，雖有旱

乾水溢，民無菜色。春秋傳〇振之乃切，粥之六切，菜
聲小切，與粥同，舍上聲，殺所貴切

乾音

王政以善養人，推其所為，使百姓興於仁而不偷也。

大學
行義

張子曰：凡天下疲癯殘疾，惇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顛連

而無告者也。于時保之子之翼也。惇音

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吾幼。並心學〇
長上聲

范祖禹曰：富而逸者，民之所欲也；與其所欲，去其所惡

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唐鑑〇去上聲，惡
去聲，王于况切

胡寅曰：君以養人為職，凡為人害者必去之，故禹放龍

蛇，周公驅帛豹犀象。致堂管見
〇去上聲

胡宏曰：養民惟恐不足，此世之所以治安也。

聖人理天下，以萬物各得其所為至。並胡子
知言

朱子曰：先王養民之政，導其妻子使之養其老而恤其

幼，不幸而有鰥寡孤獨之人，無父母妻子之養，尤宜

憐恤。孟子
集註

聖學心法卷三 二十三

真德秀曰：仁聖之君，享玉食而憂民之不能於菽，養對

嬪御而念民之不足於室家，推此之心，行此之政，其

庶幾乎。幾平
聲

聖人之治天下，莫不欲歸吾仁，而其行則自近始，故

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其序不可紊也。並大學
行義

心學曰：人君欲知天命，當觀人心，欲得人心，當施仁政。

育才

書帝舜曰：夔命汝典樂，教胥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

簡而無傲。曾長也，自天子至卿大夫之通子也，栗莊
敬也，凡人之直者必不足於溫，故欲其溫。

寬者必不足於虐，故欲其無虐，簡者必至於傲，故欲

其無傲所以防其過而禁戒之也。虞書舜典。長上聲。鳴音的。

詩曰。倬彼雲漢。為章于天。周王壽考。遐不作人。倬。防角切。雲。漢。天河也。章。文章也。文。王。九十七而終。故言壽考。遐。與何同。作人。謂變化鼓舞之也。此言文王之德。有以振作天下之人也。大雅。棫樛篇。

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豈弟君子。遐不作人。豈。弋專切。弟。去聲。戾。鸞類。戾。至也。言鳶之飛。則戾于天矣。魚之躍。則出于淵矣。豈弟。君子而何不作人乎。言其必作人也。大雅。旱麓篇。

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古之人無斃。譽髦斯士。肆。音亦。肆。故。今也。冠。以上為成人。小子。童子也。造。為也。古之人。指文王也。譽。名。髦。俊也。言文王時。人材皆得其所成就。蓋由其德純而不已。故今此士皆有譽於天下。而成其俊。又之美也。大雅。思齊篇。冠。士皆冠也。

禮記王制曰。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樂。正。樂官之長。掌四術。掌書禮樂也。春。夏。陽也。詩。樂者聲。聲亦陽也。秋。冬。陰也。書。禮者事。事亦陰也。互言之者。皆以其術相成也。大雅。文王篇。

學記曰。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學乎。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是故古之王者。建國君民。教學為先。化。民。成。俗。必。如。唐。虞。之。於。變。時。雍。乃。為。至。耳。言。學。何。以。成。故。必。建。立。那。國。以。君。長。其。民。而。以。立。教。立。學。為。先。務。也。於。音。為。合。長。五。上。聲。

周禮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一曰六德。知。仁。忠。信。義。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恤。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

聖義忠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恤。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射。御。書。數。物。猶。事。也。與。舉。也。知。明。於。事。仁。愛。人。以。及。物。聖。通。而。先。識。義。能。斷。時。宜。忠。言。以。中。心。和。不。剛。不。柔。善。於。父。母。為。孝。善。於。兄。弟。為。友。睦。親。於。九。族。婣。親。於。外。親。任。信。於。友。道。恤。賑。貧。者。禮。五。禮。之。義。樂。六。樂。之。數。射。五。射。之。法。御。五。御。之。節。書。六。書。之。品。數。九。數。之。計。新。都。死。切。除。之。勿。切。

師氏掌以媿詔王。以三德教國子。一曰至德以為道本。二曰敏德以為行本。三曰孝德以知逆惡。教三行。一曰孝行以親父母。二曰友行以尊賢良。三曰順行以事師長。媿。莫。賄。切。美。同。行。胡。孟。切。長。上。聲。詔。王。告。王。以。善。道。也。在。心。為。德。施。之。為。行。至。德。中。和。之。德。敏。德。仁。義。順。時。者。也。孝。德。尊。祖。愛。親。者。也。孝。在。三。德。之。下。三。行。之。上。德。有。廣。於。孝。而。行。莫。尊。焉。

漢董仲舒曰。不素養士而欲求賢。譬猶不琢玉而求文采也。故養士莫大乎太學。太學者賢士之所關也。教化之本源也。通。鑑。綱。目。○。琢。柱。應。切。

宋歐陽脩曰。館閣輔相養材之地也。材既難得而又難知。故當博采廣求而多畜之。時異一得於其間。則傑然而出。為名臣矣。其餘中人以上。優游養育以獎成之。亦不失為佳士也。文。集。○。相。去。聲。

曾鞏曰。養之於學。所以使之講明。文之以禮樂。所以使之服習。皆教之之具也。文。集。

蘇軾曰古之養奇傑也任之以權尊之以爵厚之以祿重之以恩責之以措天下之務而易其平居自縱之心

集文

司馬光曰國之至治在於審官官之得人在於選士士之嚮道在於立教教之歸正在於擇術

周子曰師道立則善人多善人多則朝廷正而天下治矣

通書○朝音潮

范祖禹曰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遂有序國有學士脩之於家而後升於鄉而後升於國而後達於天子其教之有素養之有漸升之有序故其賢材不可勝

小學學心法卷三 二十六

唐鑑○勝平聲

胡寅曰人君惟典學明道識拔真賢以為輔相則有成材之具得人之力

有天下國家必建學非以是為美觀也君子學道則立身事君不違乎義理小人聞孝弟之訓亦將遷善遠罪不犯於有司此教養之所以為急務也

並效空

朱子曰君之於民一視同仁凡有材能皆使進善則人材衆多而國賴以興也

大學

學校之政不患法制之不立而患禮義之不足以悅

其心

士有一善即當扶接導誘以就其器業

集文

易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

國封之為諸侯也承家以為卿大夫也然小人易致驕盈雖有功不可使之得有爵土但優以金帛可也

此聖人之深慮遠戒也

書帝舜曰咨汝二十有二人欽哉惟時亮天功

十二教也既分命之又總告之使之各敬其職以相天事也

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庶績咸熙

人之賢否事之得失可見於是陟其明而黜其幽賞罰明信則人人力於事功此所以庶績咸熙也

書舜典○嚴與務同

禹曰知人則哲能官人

皋陶曰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日嚴祗敬六德亮采

有邦翕受敷施九德咸事俊乂在官百僚師師百工

惟時九德之中有其三有其六也浚治也亮亦明也

充廣之而使之以益以善九德有其六必日嚴而

敬之而使之益以謹也翕合也德之多寡雖不同人

君惟能合而受之布而用之如此則九德之人咸事

其事大而千人之俊小而百人之又皆在官使師師

相師法也言百僚皆相師法而百工皆及時以趨事

也夫言故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

曠廢也言不可用才而

小學學心法卷三 二十七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天工也。人君代天理物。庶官所治。無非天事。一職之或曠。則天工廢矣。庶官事內。則

禹曰：帝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蒼生，萬邦黎獻，共惟帝臣。

惟帝時舉，敷納以言，明庶以功，車服以庸。錄云：此語

字之誤。○為言使帝德光輝達于天下。海隅蒼生之地，莫不昭灼。則萬邦黎民之賢，孰不感慕興起。而皆

伊尹告太甲曰：敷求哲人，俾輔于爾後嗣。敷，廣也。廣求

旁求俊彥，啓迪後人。旁，求也。求之非一方也。旁，美士

任官惟賢，材左右惟其人。臣為上為德，為下為民，其

難其慎，惟和惟一。任，如鶴切。左，職可切。右，九切。為

也。左右者，輔弼大臣。非賢材之稱。可盡。故曰：惟其人。夫人臣之職，為上為德，左若厥辟也。為下為民，所以

遲任曰：人惟求舊器，非求舊惟新。任，如林切。○遲，任古

器舊則弊。當常使舊人。用新器也。當常使舊人。

高宗命傅說曰：若金，用汝作礪；若濟，用汝作舟楫。

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說音悅。○三日雨為霖。高宗

三語雖若一意，然一節深一節也。高宗今上。

傅說曰：惟治亂在庶官，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爵罔及惡

德，惟其賢。昵，尼爾切。○庶官，治亂之原也。庶官得其

高宗命傅說曰：爾惟訓于朕志，若作酒醴，爾惟麴蘖，若

作和羹，爾惟鹽梅，爾交修和，爾予棄予，惟克邁乃訓。

麴，丘六切。蘖，魚列切。○心之所謂之志，邁，行也。酒非麴蘖不成。羹，非鹽梅不和。人君雖有美質，必得賢

旁招俊乂，列于庶位。廣求俊彥，列于衆職。

惟后非賢，不乂，惟賢非后，不食。君非賢，臣不與共治

股肱惟人，良臣惟聖。手足備而成人。良臣輔

周公曰：古之人迪，惟有夏，乃有室大競，爾俊，尊上帝，迪

知忱恂于九德之行。古之人，有行此道者。惟有夏之

亦越成湯，陟丕釐，上帝之耿命，乃用三有宅，克即宅。

曰：三有俊，克即俊，嚴惟丕式，克用三宅，三俊，其在商。

邑用協于厥邑其在四方用丕式見德

也。湯自七十里升為天子。典禮命討。幽著于天下。所謂陟不登上帝之光命也。三宅。謂居常伯常任準人

之位者。三宅。謂有常伯常任準人之才者。克即者。言

能就是德而不泯其名也。惟。思也。湯於學宅。三

協于厥邑。近者察之詳。其情未易。商之協。則純

之至也。其在四方。用丕式見德。速者及之。難其德未

易。德。觀法之同。則大

之至也。易。德。觀法之同。則大

之至也。易。德。觀法之同。則大

之至也。易。德。觀法之同。則大

之至也。易。德。觀法之同。則大

之至也。易。德。觀法之同。則大

之至也。易。德。觀法之同。則大

之至也。易。德。觀法之同。則大

之至也。易。德。觀法之同。則大

之至也。易。德。觀法之同。則大

之至也。易。德。觀法之同。則大

之至也。易。德。觀法之同。則大

之至也。易。德。觀法之同。則大

之至也。易。德。觀法之同。則大

詩曰思皇多士生此王國王國克生維周之楨濟濟多士

人。少失無切。○孤。特也。三。少。非三公之氣。而非其屬

者。也。孤。者。張而大之也。寅亮者。敬而明之也。公。論道

孤。孤。化。公。變。理。陰。陽。孤。寅。亮。天。地。公。論。於。前。孤。獨。於

後。公。孤。之。分

如。此。分。之。分

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倡。九。牧。皇。成。兆。民。房。音。唱。皇

每。卿。六。十。屬。六。卿。三。百。六。十。屬。也。六。卿。各。率。其。屬。以

倡。率。九。州。之。牧。使。九。牧。各。率。其。州。之。諸。侯。以。治。其。國

而。車。成。兆。民。皇。成。也。

其。生。成。謂。化。成。也。

舉。能。其。官。惟。爾。之。能。稱。匪。其。人。惟。爾。不。任。○。稱。舉。切

所。舉。之。人。能。修。其。官。是。亦。爾。之。所。能。舉。非。其。人。是。亦

爾。不。勝。任。古。者。大。臣。以。人。事。君。其。責。如。此。是。用。書。同

于。聲。

穆。王。曰。惟。予。一。人。無。良。實。賴。左。右。前。後。有。位。之。士。臣。其

不。及。繩。愆。糾。謬。格。其。非。心。俾。克。紹。先。烈。○。糾。切。○。無

良。言。其。質。之。不。善。也。臣。輔。助。也。繩。直。糾。正。非。心。非

之。心。也。先。烈。文。武。也。言。文。武。猶。資。左。右。况。予。之。無。良

乎。臣。其。惡。而。不。格。其。非。心。則。止。於。東。而。生。於。西。惟

格。其。非。心。則。技。本。塞。源。末。流。自。善。矣。用。書。同。命。○。塞

悉。則

秦誓曰如有一介臣斷斷猗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

有。容。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

如。自。其。口。出。是。能。容。之。以。保。我。子。孫。黎。民。亦。職。有。利

哉。斷。斷。玩。切。猗。於。宜。切。好。去。聲。○。介。獨。也。斷。斷。誠。一

之。貌。猶。語。辭。休。休。易。直。好。善。之。意。容。有。所。受。也。考

美。士。也。聖。通。明。也。技。才。聖。德。也。心。之。休

好。甚。如。口。之。所。言。也。職。主。也。易。以。致。切

詩。曰。思。皇。多。士。生。此。王。國。王。國。克。生。維。周。之。楨。濟。濟。多。士

好。甚。如。口。之。所。言。也。職。主。也。易。以。致。切

好。甚。如。口。之。所。言。也。職。主。也。易。以。致。切

好。甚。如。口。之。所。言。也。職。主。也。易。以。致。切

好。甚。如。口。之。所。言。也。職。主。也。易。以。致。切

好。甚。如。口。之。所。言。也。職。主。也。易。以。致。切

好。甚。如。口。之。所。言。也。職。主。也。易。以。致。切

好。甚。如。口。之。所。言。也。職。主。也。易。以。致。切

好。甚。如。口。之。所。言。也。職。主。也。易。以。致。切

好。甚。如。口。之。所。言。也。職。主。也。易。以。致。切

好。甚。如。口。之。所。言。也。職。主。也。易。以。致。切

好。甚。如。口。之。所。言。也。職。主。也。易。以。致。切

好。甚。如。口。之。所。言。也。職。主。也。易。以。致。切

好。甚。如。口。之。所。言。也。職。主。也。易。以。致。切

好。甚。如。口。之。所。言。也。職。主。也。易。以。致。切

文王以寧音貞滿子禮切。○思語辭。皇美。禎。輪也。王之國也。文王之國能生此衆多之士。則足以為國之輪。而文王亦賴以為安矣。大雅文王篇。

有馮有翼有孝有德以引以翼豈弟君子四方為則

馮滿明切。豈可改切。弟去聲。○馮謂可為依者。翼謂可為輔者。孝謂能事親者。德謂得於己者。引謂導其前。而四方以為則矣。大雅卷門篇。○則其德曰。

春秋左氏傳齊晏子曰能用善人民之主也

禮記禮運曰故用人之知去其詐用人之勇去其怒用人

之仁去其貪知去聲。去上聲。○言人君用人。當取其於欺詐。故用其知。當棄其詐。而不貴也。附勇。若勇至於猛暴。故用其勇。當棄其猛暴之過也。仁止是愛。愛

王制曰凡官民材必先論之論辨然後使之任事然後

爵之位定然後祿之論謂考其德行。通善。辨謂考其爵之位。定也。爵謂正其秩次。祿謂與之以常食也。行謂正也。

論語子曰舜有天下選於衆舉皋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衆舉伊尹不仁者遠矣○選息戀切。陶徐知切。不仁者遠。言人皆化而為仁。不見有不仁者。若其遠去耳。類謝能。

大學曰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見不善而不能

退退而不能遠過也鄭氏曰命當作慢。先遠去聲。慢十幸。

孟子曰尊賢使能俊傑在位則天下之士皆悅而願立於

其朝矣朝音潮。○俊傑才德之異於衆者。公孫也。

為天下得人者謂之仁為去聲。○堯之得舜。舜之得禹。而其思慮廣大。教化無窮。所以為仁也。大公篇。○由也。如也。

不信仁賢則國空虛空虛言若無人然。蓋心若無

家語子曰御四馬者執六轡御天下者正六官六官。冢宰。司徒。宗伯。司馬。司寇。司空也。治天下者。惟正六官而已。執轡篇。

史記子思曰聖人之官人猶匠之用木也取其所長棄其

所短故杞梓合抱而有數尺之朽良工不棄

荀子曰人主不可以獨也卿相輔佐人主之基杖也不可

不早具也故人主必將有卿相輔佐足任者然後可

其德音足以鎮撫百姓其知慮足以應待萬變然後

可夫是之謂國具君道篇。○和知慮。並去聲。夫音扶。

說苑伊尹曰王者得賢材以自輔然後治也雖有堯舜之

明而股肱不備則主息不流化澤不行故明君在上

慎於擇士務於求賢設四佐以自輔有英俊以治官

尊其爵重其祿賢者進以顯融融音融。○融者退而勞力。罪滿

竊感曰尊其位重其祿顯其名則天下之士騷然舉足

而至矣並君道篇。○舉乃定切。

鷓夷子皮曰明君上賢使能而享其功臣術

漢蕭何曰養其民以致賢人

陸賈曰文武並用長久之術也

賈山曰使天下舉賢良方正之士天下之士莫不精白

以承休德

董仲舒曰量才而授官錄德而定位則廉恥殊路賢不

肖異處矣處上聲

王褒曰夫賢者國家之器用也所任賢則趨舍省而功

施普器用利則用力少而就效衆夫音扶舍上聲施去聲

聖主必待賢臣而弘功業俊士必竅明主以顯其德

賢人君子亦聖王所以易海內也故君人者勤於求

賢而逸於得人易以

世必有聖智之君而後有賢明之臣故帝嚳而風烈

龍興而致雲

王吉曰宜謹選左右審擇所使左右所以正身所使所

以宣德

梅福曰士者國之重器得士則重失士則輕

左雄曰寧民之道必在用賢用賢之道必存考黜吏數

變易則下不安業父於其事則民服教化黜尺律切數所各切

韋彪曰國以簡賢為務賢以孝行為首是以求忠臣必

於孝子之門並通鑑綱目行明五切

郎顛曰賢者化之本雲者雨之具得賢而不用猶火陰

而不雨也類聚

剡舟剡棹將欲濟江海也聘賢選佐將以安天下也

並本傳○剡空胡切剡以舟切

黃香曰量能授官則職無廢事因勞施爵則賢愚得宜

傳本

蜀諸葛亮曰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

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頽也遠去聲

步騭曰賢人所存折衝萬里信國家之利器崇替之所

由也並通鑑綱目○騭職日切

魏杜恕曰使有能者當其官有功者受其祿譬猶鳥獲之

舉千鈞良樂之選驥足也本傳○當去聲舉樂音洛

徐景山曰三公當上應天心苟非其人實傷和氣音書鄭表

傳○應去聲

晉郤詵曰官得其人則事得其序事得其序則物得其宜

本傳○郤乞際切詵疎疎切

陸玩曰官不可以私於人入不可以私取官傳本

山簡曰自古興替寔在官人苟得其才無物不理傳本

裴楷曰宜引天下賢人與私政道不宜示人以私

宋裴子野曰古者德義可尊無擇負販苟非其人何取世

族○並通鑑綱目○販步疎切

隋顏之推曰國之用材大較不過六事一則朝廷之臣取

其鑒達治體經論博雅二則文史之臣取其著述憲

章不忘前古三則軍旅之臣取其斷決有謀強幹習

事四則蕃屏之臣取其明練風俗清白愛民五則使

命之臣取其識變從宜不辱君命六則興造之臣取

其程功節費開略有術此則皆勤學守行者所能辦

也家訓涉務為○朝音潮斷却玩切
房補永切使式至切行胡孟切

唐太宗曰為官擇人不可造次用一君子則君子皆至用

一小人則小人競進通鑑綱目○為
去聲造七到切

以銅為鑑可以正衣冠以古為鑑可以知興替以人

為鑑可以知得失並貞觀
政要

夫國之匡輔必待忠良任使得人天下自治夫音
扶

明君旁求俊乂博訪英賢搜揚側陋不以卑而不用

不以辱而不尊

今人智有短長能有巨細或蘊百而尚少或統一而

為多有輕材者不可委以重任有小功者不可賴以

成職委任責成不勞而化

舟航之絕海也必假橈楫之功鴻鵠之凌雲也必因

羽翮之用帝王之為國也必藉匡輔之資航胡切
翮胡切

明主之任人如巧匠之制木直者以為輻曲者以為

輪長者以為棟梁短者以為拱楠無曲直長短各有

所施明主之任人亦猶是也智者取其謀愚者取其

力勇者取其威怯者取其慎無智愚勇怯兼而用之

故良匠無棄材明主無棄士並音乾○拱居珠切
楠龍女切怯七端切

魏徵曰人君雖聖猶當虛己以受人故智者獻其謀

勇者竭其力通鑑
綱目

陸贄曰任人不可以無擇所貴乎已擇則不疑言而必

誠然後可以求人之聽命任而勿貳然後可以責人

之成功

凡制爵祿與衆共之先論其才而授其職所舉必試

之以事所言必考之於成然後苟安不行而真實在

位矣並音
謀

蘇冕曰設官分職各有司存政有恒而易守事歸本而

難失經遠之理捨此奚據通鑑綱目○
易以疏切

宋張詠曰詢君子得君子詢小人得小人各就其黨詢之

則無不審矣本
傳

歐陽脩曰取士之方必求其實用人之術當盡其材

用人之法各有所宜軍旅之士必先能朝廷之士先

名節朝音
胡

善用人者必使有材者竭其力有議者竭其謀故以

材能之士布列中外分治百職使各辦其事以儒學之臣置之左右與之日夕謀議講求其要而行之而又於儒學之中擇其尤者置之廊廟而付以大政使總治群材衆職進退而賞罰之

治天下者用人非一端故取士非以一路若夫知錢穀曉刑獄熟民事精吏幹勤勞夙夜以辦集為功者謂之材能之士明於仁義禮樂通於古今治司其文章論議與之謀慮天下之事可以決疑定策論道經邦者謂之儒學之臣善用材者竭其力有識者竭其謀扶夫音

聖學心法卷三

三十八

有賢豪之士不須限以下位有知畧之人不必試以弓馬有山林之傑不可薄其貧賤並文集知六聲司馬光曰用人者無親疎新舊之殊惟賢不肖之察其人未必賢也以親故而取之固非公也苟賢矣以親故而捨之亦非公也天下之賢非一人所能盡若必待素識而用之所遺必多必也舉之以衆取之以公而已

為治之要莫先用人而人聖賢之所難也故求之毀譽則愛憎競進而善惡混淆考之功狀則巧詐橫生而真偽相冒要其本在至公至明而已矣雖雖

請何文切撰
去聲要平聲

察言行議政事求賢之實也行去聲

人主商德而序位忠臣量能而受職是以分不亂於上能不窮於下並文集分去聲

曾鞏曰廣聽博采不遺汗賤危辱之士者此所以無棄

士也兼收並采不遺偏才一曲之人者此所以無棄

才也言行錄九乙羊切

為政之要莫如得人百官稱職則萬務咸治編去聲

官久於其業而後明功久於其事而後成註文

范景仁曰集群議為耳目以除壅蔽之姦任老成為腹

聖學心法卷三

三十九

心以養和平之福集文

蘇軾曰古之用人者取之至寬而用之至狹取之至寬故賢者不隔用之至狹故不肖者無所容通鑑

古之人君收天下之英雄而不失其心故天下皆爭

歸之

得入之道在於知人知人之法在於責實

夫古之用人無擇於勢布衣寒士而賢則用之公卿

之子弟而賢則用之武夫健卒而賢則用之巫醫方

技而賢則用之胥史賤吏而賢則用之並文集夫音扶

范祖禹曰明君用人而不自用故恭己而成功多疑之

受也。並音。

秦誓曰：責人斯無難，惟受責俾如流，是惟艱哉。其責人無難，惟

受責於人。俾如流水。畧無扞格。是惟艱哉。用書。○并規。○并切。格。胡。客。切。

詩曰：先民有言，詢于芻蕘。芻，初俱切。蕘，如臨切。○先民，古之賢人也。芻，蕘，采薪者。詢，及芻

芻。則無不及之。言矣。大。非。孤。篇。

說苑曰：聖王之舉事，必先諦之於謀慮，而後考之於著龜。

白屋之士，皆關其謀，芻蕘之後，咸盡其心，故萬舉而無遺，善失策。權謀篇。

無遺，善失策。權謀篇。

孔子曰：良藥苦口，利於病；忠言逆耳，利於行。

善言進則不善無由而入，不善言則善無由入矣。

善言進則不善無由而入。不善言則善無由入矣。

四十二

並政理篇。

白圭曰：人主之務在善聽而已矣。

晏子曰：古者明君在上，下有直辭，君上好善，民無諱言。

並正諫篇。○好去聲。

漢主父偃曰：明主不惡切諫，以博觀；忠臣不避重誅，以直

諫。史記。○惡去聲。

辛慶忌曰：明主垂寬容之聽，崇諫諍之官，開忠直之路。

不罪狂狷之言。前漢書。○狷古據切。

谷永曰：垂寬明之聽，無忌諱之誅，使芻蕘之臣得盡所

聞於前，群臣之上，願社稷之長福也。

梅福曰：言可采者，秩以升斗之祿，賜以一束之帛。若此

則天下之士，發憤懣吐忠言，嘉謀日聞于上。並通鑑。○網日。○

憤莫困切。

陳忠曰：仁君廣山藪之大，納切直之謀，忠臣盡寒暑之

節，則不畏逆耳之言。通鑑綱目。○蘇蘇后切。

郎顛曰：明王聖主，好聞其過，忠臣孝子，言無隱情。後漢書。○

顛養里切。

蔡邕曰：國之將興，至言數聞，內知己政，外見民情，當使

抱忠之臣，展其狂直。數所各切。

晉武帝曰：忠諫之言，唯患不聞。數多各切。

四十三

後周子謹曰：明主虛心納諫，以知得失，天下乃安。

唐太宗曰：人欲自見其形，必資明鏡，君欲自知其過，必待

忠臣，苟其君懷諫自賢，其臣阿諛順旨，君既失國，臣

豈能獨全。並通鑑綱目。○復亦切。復雲俱切。

王者高居深視，虧聽阻明，恐有過而不聞，懼有闕而

莫補，所以設鞆樹木，思獻替之謀，傾耳虛心，佇忠正

之說，言之而是，雖在僕隸，芻蕘猶不可棄也，言之而

非，雖在王侯卿相，未必可容，其義可觀，不責其辨，其

理可用，不責其文。報徒刀切。相去聲。

逆耳之辭，難受，順心之說，易從，彼難受者，樂石之苦

喉也。此易從者。鴆毒之甘口也。明主納諫。諫病就苦而

能消暗。主從諫命。因甘而致殞。並帝範○易以

魏徵曰。帝王內蘊神明。外當玄默。若位居尊極。炫耀聰

明。以才陵人。飾非拒諫。則下情不通。並委務切

人君兼聽廣納。則貴臣不得壅蔽。而下情得以上通

也。並貞觀政要

陸贄曰。天不以地有惡木而廢發生。天子不以時有小

人而廢聽納。侈言無驗。不必用。質言當理。不必違。辭

拙而效速者。不必愚言。甘而利重者。不必智考。考之以

實。處之以終。其用無他。唯善所在。當去聲

○聖學心法卷三 四十四

其納諫也。以補過為心。以求過為急。以能改其過為

善。以得聞其過為明。

諫者多。表我之能好。諫者直。示我之能賢。諫者之狂

誣。明我之能恕。諫者之漏泄。彰我之能從。有一於斯

皆為盛德。並通鑑綱目○好

濟美。因乎納諫。虧德由乎自賢。

君人者。以衆智為智。以衆心為心。恒恐一夫不盡其

心。一事不得其理。孜孜訪問。唯善是求。豈但從諫弗

拂而已哉。並奏議○

元稹曰。聞直言。廣視聽。理之前也。甘諛諛蔽。近習亂之

象也。通鑑綱目○

宋務曰。樂聞過者。罔不興。拒諫者。罔不亂。樂聞過。則下

情通。拒諫者。則群議壅。唐書○

宋歐陽脩曰。言拙而直。逆耳違意。初聞若可惡者。此忠臣

之言也。言婉而順。希旨合意。初聞若可喜者。此邪臣

之言也。惡去聲

自古固有伏藏之禍。未發之機。天下之人。皆未知而

有一人能獨言之。人主又能聽而用之。則銷患於未

萌。轉禍而為福者。有矣。

聖人慎於臨事。不敢專任獨見。欲求天下公論。擇其

所長。以助不逮之意也。

人主之善。馭下者。常欲聞難言之言。然後下無隱情。

上無壅聽。姦宄不作。禍亂不生。並文集○取魚

蔡襄曰。納諫。容言。人主之美德。明善

司馬光曰。切直之言。非八臣之利。乃國家之福。是以人

君夙夜求之。懼弗得聞。

君惡聞其過。則忠化為佞。君樂聞直言。則佞化為忠。

並通鑑綱目○

詢安危。訪治亂。納諫之實也。

古者國有大事。謀及卿士。謀及庶民。參酌下情。與衆

同欲是以事無不當令無不行當去

君降心以訪問臣竭誠以獻替則庶政修治邦家又

安君惡逆耳之言臣營便身之計則下情壅蔽衆心

離叛自生民以來未有不由斯道者也惡去

明君之於納聽無彼無我無親無疎無先無後唯其

是而已矣若重我所有而輕彼所陳信其所親而疑

其所賤主先入之言而拒後來之議則雖有是者亦

不可得而見矣

人主之尊下臨群臣和顏色以求諫重爵賞以勸之

群臣猶畏懦而不敢進又况憚之以威懲之以刑則

聖學心法卷三 四十六

嘉言何從而至哉情款亂切 憚杜晏切

若大臣所謀果是不必顧恤言者言者所陳果當不

必曲順大臣之意位無高下言無先後惟是之從文並

集○當

蘇軾曰去苛禮而務至誠黜虛名而求實效不愛高位

重祿以致山林之士而欲聞切直不隱之言者凡皆

以通上下之情也文集○ 去上聲

范祖禹曰聖王能從諫於未然賢主能改過於已然諫

而不聽斯為下矣明善 錄

明王導天下而使之言故國家可得而治也通鑑 綱目

王巖叟曰納諫從善務合人心所以朝廷清明天下安

靜言行錄○ 朝音潮

江公望曰人君之於諫臣養之不可不素用之不可不

審遇之不可不厚聽之不可不察去之不可不謹言行

錄○去 上聲

辛次膺曰願廣開言路先事而言不以為迂逆耳之言

不以為忤陳見悃悃者納之無疑逆合意旨者罰之

無赦言行錄○ 悃苦 本切悃必力切

胡寅曰聽受忠鯁非止面從苟利於國即日行之者乃

納諫之實也和顏泛受合意則喜之不合則置之或

內惡其切直而用他事遷徙之者為納諫之虛文也

致堂管見○ 鯁 古杏切惡去聲

朱子曰樂聞警戒不喜導諫此聽言用人之要也文集

洛音

呂祖謙曰人主進德之驗他未即見惟於諫者之言先

見之言之委曲遷就是君德未信於人而猶有所畏

也言之剴切侵訐是君德已信於人而既無所畏也

劉居大切 許古屑切

劉靜春曰朝廷納遠大之謀久而成王道納淺末之議

久而成亂政並心學○ 朝音潮

劉璣曰。上既開不諱之門。下必有盡言之士。宋史。均切。

劉璣曰。獨斷雖英主之能事。然必合衆智而質之。以至

公。然後有以合乎天理人心之正。而事無不成。文集。

居疎切。都玩切。

林略曰。虛心以為從諫之本。從諫以為求治之本。宋史。

辨邪正

易曰。內陽而外陰。內健而外順。內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

長。小人道消也。長上聲。陽居內。陰居外。陽進而外順。君子之道也。乾健在內。坤順在外。為內是君子道長。小人道消。所以為泰也。泰。春也。

天與火同人。君子以類族辨物。天與火。性炎上。火與天同。故為同人。

之義。君子觀同人之象。而各以其類族辨物之同異也。同人。象傳。

書周公曰。國則罔有立政。用儉人。不訓于德。是罔顯在厥

世。繼自今。立政其勿以儉人。其惟吉吉。用勸相我國家。

儉。思廉切。勸音通。相去聲。○自古為國。無有立政。用儉利小人者。儉利小人不順于德。是無能先顯。

以在厥世。主當繼今以性立政。勿用儉利小人。其惟用有常吉吉。使勉力以相我國家。此戒成王之辭也。

用吉立。

成王曰。簡厥修。亦簡其或不修。進厥良。以率其或不良。

修謂其職。業。良謂其行。義。職。業。有修與不修。當簡而別之。則人勸功。進行。義之良者。以率其不良。則人勸行。用吉。名陳。○行。

初五。切。別。必。列。切。

穆王曰。慎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使僻側媚。其惟吉士。

僕臣正。厥后克正。僕臣諫。厥后自聖。后德惟臣。不德

惟臣。令力正切。便。連切。僻。匹亦切。○使。者。順人之也。言。士。君子也。言。當。謹。擇。汝。之。僚。佐。無。用。小。人。而。惟。用。君。子。也。自。聖。自。以。為。聖。也。僕。臣。之。賢。否。係。乎。君。德。之。輕。重。如。此。周。

言。用。命。○。惡。去。聲。

秦誓曰。邦之杌隳。由一人。邦之榮懷。亦尚一人之慶

杌。五忽切。隳。倪結切。○杌。如。木。之。動。搖。隳。如。阜。之。圯。壞。杌。隳。不。安。也。懷。安。也。言。國。之。危。殆。係。乎。所。任。一。人。之。非。國。之。榮。安。係。乎。所。任。一。人。之。是。用。言。○。此。善。耳。切。

詩曰。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維躬是瘁。苟矣能言。巧言如

流。俾躬處休。出。尺隊切。苟。嘉我切。處。上聲。○出。出。之。也。者。也。故。但。出。諸。口。而。適。以。辱。其。躬。使。人。之。言。世。所。謂。能。言。者。也。故。巧。好。其。言。如。水。之。流。而。使。其。身。處。於。安。

樂。之。地。不。可。不。察。○。樂。音。法。

哲夫成城。哲婦傾城。懿厥哲婦。為宗為媿。婦有長舌

維厲之階。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匪教匪誨。時維婦

寺。樂古亮切。媿。虛之切。寺。時吏切。○哲。知也。媿。猶國也。哲。婦。蓋。指。褒。也。傾。覆也。美也。樂。媿。惡。聲。之。鳥。能。立。國。婦。人。之。哲。通。以。覆。國。故。此。懿。美。之。哲。婦。反。為。象。媿。蓋。以。其。多。言。而。為。禍。亂。之。階。也。亂。豈。真。自。天。降。特。由。此。婦。人。而。已。蓋。其。言。跡。多。而。非。有。教。誨。之。益。者。是。惟。婦。人。與。有。人。耳。兼。以。有。人。為。言。者。蓋。二。者。常。相。倚。為。姦。故。併。以。為。戒。也。大。雅。卷。中。為。○。此。音。似。如。去。聲。各。本。

禮記子曰。君子之接如水。小人之接如醴。君子淡以成。小

人甘以壞。接。交也。醴。甜酒也。水相得則合。酒醴相得則敗。未化。

論語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

廋哉為於度切度所留切○以為也為善者為君子

善而意之所從來者有未善焉則亦不得為君子也

察則又加詳矣安所樂也所由雖善而心之所樂者

不在於是則亦偽爾焉何也度匿也重

言以深明之為也○樂音非重平聲

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遠去聲○放謂禁絕

人早諂辯給之人○殆危也衛靈公篇

大學曰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彼為善之小人

之使為國家留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此

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傳十章○長上

說苑李克曰貴視其所舉富視其所與貧視其所不取窮

視其所不為臣術

漢谷永曰帝王之德莫大於知人知人則百僚任職天工

不曠

段恭曰夫以讒佞毀傷忠正此天地之大禁人主之至

誠也國以賢治君以忠安美音扶護

左雄曰人丑莫不好忠正而惡讒諛然歷世之患莫不

以忠正得罪讒諛不幸者蓋聽忠難從諛易也○好惡

范滂曰農夫去草嘉穀必茂忠臣除姦王道以清去上

魏董昭曰凡有天下者莫不貴忠樸之士疾虛偽之人以

其毀教亂治敗俗傷化也林音

晉徐邈曰自古以來欲為左右耳目者無非小人先因小

忠而成其大不忠先藉小信而成其大不信遂使讒

諂並進善惡倒置可不戒哉並通鑑綱目

唐太宗曰砥躬礪行莫尚於忠言敗德敗正莫踰於讒佞

令人顏貌同於目際猶不自瞻况是非在於無形矣

能自親帝範○砥諸武切礪力清

魏徵曰為人君者在乎善善而惡惡惡近君子而遠小人

善善明則君子進矣惡惡著則小人退矣貞觀政要

去聲下如

宋富弼曰君子與小人並處其勢必不勝君子不勝則奉

身而退樂道無悶小人不勝則交結構扇千岐萬轍

處上聲樂音

趙抃曰朝廷當別白君子小人以謂小人雖小過當力

排而絕之後乃無患君子不幸而有註誤當扶持保

惜以成就其德並蘇軾文集○朝音潮

歐陽脩曰朝廷進用臣下患忠邪不分欲辨忠邪須覈

情偽文集○朝音潮

司馬光曰人君察美惡辨是非賞以勸善罰以懲姦治

通

古之聖帝明王聞人之言則能識其是非故謂之聰

觀人之行則能察其邪正故謂之明是非既辨邪正

既分姦不能惑佞不能移故謂之剛取是而捨非誅

邪而用正確然無所疑故謂之斷文集○識如字行胡五切斷都玩切

人主之於臣下患在不知其姦苟或知之而不能討

彼知其不足畏也則放縱而無所顧矣是以知善而

不能用知惡而不能去人主之深戒也通鑑綱目○去上聲

呂公著曰小人聚斂以佐人主之欲人主不悟以為有

利於國不知其終為害也賞其納忠不知其大不忠

也嘉其任怨而不知其歸怨於上也通鑑綱目○去上聲

君人者去偏聽獨任之弊而不主先入之語則不為

邪說所亂言行錄○去上聲

范祖禹曰我以其正彼以其頗我以其直彼以其偽何

患乎邪之不察佞之不辨乎惟能御以至誠則忠直

者進而險邪無入矣通鑑綱目○險音收險思慮切

蘇軾曰治亂之機在於用人邪正一分則消長之勢自

定聲上

正則用之邪則去之是則行之非則破之此理甚明

如飢之必食渴之必飲豈有別生義理曲加粉飾而

能欺天下者哉亞文集○去上聲

胡安國曰善善而不能則無貴於知其善惡惡而不

能去則無貴於知其惡春秋傳○惡惡上去聲下如字去上聲

范如圭曰為政以知人為先知人以清心寡欲為本

胡宏曰知人之道驗之以事而觀其詞氣從人反躬者

鮮不為君子任己蓋非者鮮不為小人胡子知言○鮮上聲

陳俊卿曰氣節之士雖有小過猶當容之佞邪之人雖

甚有才猶當察之庶幾有以作新人材興起類弊朱子

朱子曰欲成天下之務則必從善去惡進賢退姦然後

可以有濟去上聲

君子小人如冰炭之不相容薰蕕之不相入小人進

則君子必退君子親則小人必疎未有兼收並蓄而

不相害者也並文集○猶音由

呂祖謙曰觀人之術在隱而不在顯在晦而不在明顯

與明人之所畏隱與晦人之所忽也持

真德秀曰人君於觀其臣之邪正大略有二道焉謀議

徇國而不徇君此正人也反是則邪矣大學衍義

備禮樂

易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

考雷奮發於地中通暢和豫故為豫先王觀其和豫發於聲之象作聲樂以慶崇功德其殷薦至於薦

之上帝而推之
以祖考也。

春秋左氏傳曰禮經國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後嗣者也

經理其國家安定其社稷教民尊卑長幼之序
為後世無疆之利也。

鄭子大封曰禮上下之紀天地之經緯也民之所生也

是以先王尚之禮以細紀上下天地以禮而成位猶
經緯而成文也民所資以生故先王

皆崇尚之也
公二十五年

禮記曲禮曰道德仁義非禮不成教訓正俗非禮不備分

爭辨訟非禮不決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禮不定官

學事師非禮不親班朝治軍莅官行法非禮威嚴不

行禱祠祭祀供給鬼神非禮不誠不莊是以君子恭

聖學心法卷三 五十四

敬擗節退讓以明禮朝音潮治力地
切擗祖本切

孔子曰禮者君之大柄也所以別嫌明微儆鬼神考制

度別仁義所以治政安君也別必列切儆必刃切
國之有禮如器之有柄

執此柄則國可治矣接賓以禮曰儆接鬼神亦然故
曰儆制度如度量權衡之類考而正之仁主愛義主
斷別而用之必當其宜
也新加此切當士聲

禮行於郊而百神受職焉禮行於社而百貨可極焉

禮行於祖廟而孝慈服焉禮行於五祀而正法則焉

故自郊社祖廟山川五祀之備而禮之藏也言信
得其

禮則神物與人皆應之百神列宿也百貨金玉之屬
也備飾也藏若成郭然也禮運○應去身當音秀

禮器曰先王之立禮也有本有文忠信禮之本也義理

禮之文也無本不立無文不行無忠信則禮不可立
味義理則禮不可行

必內外兼備本末具舉而
行之則中其節矣。

禮也者反其所自生樂也者樂其所自成是故先王

之制禮也以節事備樂以道志故觀其禮樂而治亂

可知也樂其之樂音洛○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禮
主於報本反始不忘其所由生也王者功成

治定然後作樂故樂者武功之成也節事人事之儀
則也道志宜其淫鬱也世治則禮樂序而知世亂則
禮樂廢而淫故觀禮樂則治
亂可知矣。

郊特牲曰樂由陽來者也禮由陰作者也陰陽和而萬

物得一聞一聞而萬事皆得其宜也國切聞加聞
如事

樂記曰是故先王之制禮樂也非以極口腹耳目之欲

也將以教民平好惡而反人道之正也好惡並去聲
○教民平好

聖學心法卷三 五十五

惡不欲好惡之偏私也好惡得其平則
可以復乎人道之正而風移俗易矣。

先王之制禮樂人為之節衰麻哭泣所以節喪紀也

鐘鼓干戚所以和安樂也昏姻冠笄所以別男女也

射鄉食饗所以正交接也禮節民心樂和民聲政以

行之刑以防之禮樂刑政四達而不悖則王道備矣

衰倉回切安樂之樂音洛冠古玩切笄堅溪切別必
列切食相更切○禮樂因人情而為之節文因其哀
死而喪期無數故為衰麻哭泣之數以節之因其好
逸樂而不能和順故為鐘鼓干戚之樂以和之因其
有男女之欲故為昏姻冠笄之禮以別之因其有交
接之事故為射鄉食饗之禮以正之節其心使之行

一第〇三十一 升 賣 多 日 車 心 第 第 6 反 E 句

無所過和其聲使之言無乖戾為之政以率其志刑
以防其恣四者通行於天下而民無悖逆之者則王
者治道備矣

禮義之則貴賤等矣樂文同則上下和矣此言仁義

輔等貴賤和上下皆所以行民之治也

樂由中出禮自外作樂由中出故靜禮自外作故文

大樂必易大禮必簡樂至則無怨禮至則不爭揖讓

而治天下者禮樂之謂也易以鼓切○欣喜歡愛之

著於外和則情安意舒故靜序則威儀交錯故文大

樂與天地同和大禮與天地同節樂至則人皆得其

所而無怨禮至則人各安其分而不爭如帝

大樂與天地同和大禮與天地同節和故百物不失

節故祀天祭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如此則四

海之內合敬同愛矣禮者殊事合敬者也樂者異文

合愛者也禮樂之情同故明王以相沿也百物不失

性也禮主戒樂主盈鬼神亦止是屈伸之義禮樂鬼

神一理而已禮雖有經禮曲禮之事殊而敬則一樂

有五聲六律之文異而愛則一所以能與四海之內

合敬同愛者皆禮樂之所感化也在明王雖有損益

而情之同尤莫不相因

鐘鼓管簫謂篇干戚樂之器也屈伸俯仰綴兆舒疾

樂之文也簋豆制度文章禮之器也升降上下

周還禘祫禮之文也故知禮樂之情者能作識禮樂

之文者能述綴末劣切又如字蓋變古切蓋短餘切

聖學心法卷三

五十六

行位相連繼也兆位外之管兆也情謂理趣之深奧
者知之悉故能作文謂節奏之宜著者識之詳故能

樂者天地之和也禮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

序故群物皆別樂由天作禮以地制過制則亂過作

則暴明於天地然後能興禮樂也別必列切○天地

物者也氣行而不乖故百物皆化天地之序陰之靜

而或物者也質具而有秩故羣物皆別樂由天作者

法乎質之行於天者而作故動而屬陽禮以地制者

失序故亂過作則失文武之本意故暴明乎

天地之和與序然後能興禮樂質化育也

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其功大者其樂備其治辨

者其禮具于戚之舞非備樂也敦亨而祀非違禮也

五帝殊時不相沿樂三王異世不相沿禮樂極則憂

禮粗則備矣及夫敦樂而無憂禮備而不備者其唯

大聖乎孰與孰同身與身同夫音扶○于戚之舞武

舞也非也如都樂之盡善盡美故云非備樂也

非違禮也若奏樂極聲音之娛則樂極悲來行禮粗

畧必有偏失而不舉者惟大聖人則道全德備敦厚

於樂而無悲來之憂禮儀備具而無偏粗之失則樂

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

化而樂興焉春作夏長仁也秋斂冬藏義也仁近於

樂義近於禮樂者敦和率神而從天禮者別宜居鬼

而從地故聖人作樂以應天制禮以配地禮樂明備

聖學心法卷三

五十七

天地官矣

長上聲別必列切應去聲○高下散殊者質之具天地自然之序也聖人法之則禮

制行矣周流同化者氣之行天地自然之和也聖人法之則樂興焉春作夏長天地生物之仁故近於樂

秋飲冬藏天地成物之義故近於禮教和厚其氣之同者別宜辨其物之異者率神所以備其氣之伸居

鬼所以統其氣之屈伸陽而從天居陰而從地也則聖人禮樂之精微既明且備矣官主也言天地之生

物無不各得其職也

是故先王有大事必有禮以哀之有大福必有禮以

樂之哀樂之分皆以禮終樂也者聖人之所樂也而

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風易俗故先王著其教

焉樂也者之樂如字餘音洛○大事死喪之事也大福吉慶之事也哀樂皆以禮終則不至於過矣此

先言禮而未言樂者明禮樂非二用也哀樂之樂音洛

窮本知變樂之情也著誠去偽禮之經也禮樂領天

地之情達神明之德降興上下之神而凝是精粗之

體領父子君臣之節去上聲領芳故切○人情理同而氣異樂以統同故可使人窮

其本之同而知其變之異也人情理微而欲危禮以辨異故可使人去其欲之偽而著其理之誠也蓋禮

樂之作道與器未始相離故曰禮是精粗之體也

天下大定然後正六律和五聲弦歌詩頌此之謂德

音德音之謂樂此聖人立父子君臣之禮為三綱六紀之目也既序之以禮乃可和之以

樂故然復有正六律以下之事德音名譽也

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致樂以治心則易直子諒之心

油然而生矣易直子諒之心生則樂樂則安安則久久

則天天則神天則不言而信神則不怒而威致樂以

治心者也易以致切禮樂致樂並如字餘音洛○致

諒朱子讀為慈良樂之感化人心至於天而且神可以識窮本知變之妙矣

致禮以治躬則莊敬莊敬則嚴威心中斯須不和不

樂而鄙詐之心入之矣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慢易

之心入之矣故樂也者動於內者也禮也者動於外

者也樂極和禮極順內和而外順則民瞻其顏色而

弗與爭也望其容貌而民不生易慢焉故德輝動於

內而民莫不承聽理發於外而民莫不承順故曰致

禮樂之道舉而錯之天下無難矣不樂之樂音洛餘如字易以致切錯

言致切○禮自外作故以治躬言之此言著誠去偽之心不可少有間斷也動於內則能治心動於外則

能治躬極和極順則無斯須之和不順矣所以感諸外是動容周旋之中禮君子致極禮樂之道於治天下乎何有去上聲同十五去聲

孔子曰禮也者理也樂也者節也君子無禮不動無節

不作不能詩於禮繆不能樂於禮素薄於德於禮虛

繆靡切○禮得其理則有序而不亂樂中其節則和而不流君子無禮不動防其亂也無節不作防其

流也不能詩於禮謂之素也素者質樸也忠信之人可以學禮薄於德者不能充於禮

也仲尼無居○十七聲從七客也

經解曰朝覲之禮所以明君臣之義也聘問之禮所以

使諸侯相尊敬也喪祭之禮所以明臣子之恩也鄉

聖學心法卷三 五十八

聖學心法卷三 五十九

飲酒之禮所以明長幼之序也。昏姻之禮所以明男女之別也。朝音潮。長上聲。別必列切。○君臣之亂。生於不和。故以聘問之禮禁之。諸侯之亂。生於不祭。故以聘問之禮禁之。臣子之亂。生於無思。故以昏姻之禮禁之。以至鄉飲之於長幼。昏姻之於男女。其義亦若是也。

周禮天宗伯以嘉禮親萬民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以昏冠之禮親成男女以賓射之禮親故舊朋友以饗燕之禮親四方之賓客以服膺之禮親兄弟之國以賀慶之禮親異姓之國。冠古玩切。服時珍切。膺符野切。有食宗族飲酒之禮。所以親之也。昏冠之禮。親其思成其性也。射禮立至賓。親王之故舊朋友也。賓客謂朝聘者。服膺。社稷宗廟之內。以賜同姓之國。同福祿也。異姓。王昏姻甥舅也。亦言○食和史○音潮。

大戴禮孔子曰。至禮不讓而天下治。至賞不費而天下之士說。至樂無聲而天下之民和。說音奇。因天下之爵以尊天下之士。此之謂至禮不讓而天下治。因天下之祿以富天下之士。此之謂至賞不費而天下之士說。天下之士說。則天下之明譽興。此之謂至樂無聲而天下之民和。並主言篇。說音悅。

孝經孔子曰。道之以禮樂而民和睦。禮以檢其逆。樂以和其心。則和睦矣。傳音。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禮者敬而已矣。樂以蕩滌邪心。紉之中。禮以正君臣父子男女長幼之序。故可以安上化下。而敬者。又禮之

本也。傳七章。○長上聲。

論語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季氏篇。

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將之。以玉帛則為禮。和而發之。以鐘鼓則為樂。道其本而專事其末。則豈禮樂之謂哉。禮記篇。

中庸曰。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不敢作禮樂焉。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亦不敢作禮樂焉。二十八章。○行胡孟切。

荀子曰。樂在宗廟之中。君臣上下同聽之。則莫不和敬。閭門之內。父子兄弟同聽之。則莫不和親。鄉里族長之中。長少同聽之。則莫不和順。故樂者審一以定和者也。比物之飾節者也。合奏以成文者也。足以率一道足以理萬變。是先王立樂之術也。樂論篇。○長上聲。○聲少比並去聲。

說苑晏嬰曰。禮者所以御民也。樂者所以御馬也。無禮而能治國家。嬰未之聞也。修文篇。

文中子曰。行不相洽。則王者可以制禮矣。四靈為畜。則王者可以作樂矣。王道篇。○行胡孟切。○洽力奇切。

唐太宗曰。夫功成設樂。治定制禮。禮樂之興。以儒為本。韋

陸贄曰。朝廷好禮。則俗尚敬。朝廷尊讓。則時耻貪。競

聖學心法 卷三

奏議○朝音
潮好去聲

宋韓琦曰窮作樂之源為致治之本言行錄

歐陽脩曰禮樂治民之具也王者之愛養斯民其於教
導之方甚勤而備故禮防民之欲也周樂成民之俗
也厚苟不由焉則賞不足勸善刑不足禁非而政不
成

禮以治民而樂以和之德義仁恩長養涵澤此三代
之所以深於民者也長上聲
禮之為物也聖人之所以飾人之情而閑其邪僻之
具也其文物制度皆因民以為節而為大防而已

聖學心法卷三

六十二

七情不能自節待樂而節之至性不能自和待樂而
和之聖人由是照天命以窮根衷生民之多欲順導
其性大為之防為播金石之音以暢其律為制羽毛
之采以飾其容發焉為德華聽焉達天理此六樂之
所以作三王之所由用人物以是感暢心術於焉慘
舒也並文集○為播為
制之為並去聲

周子曰禮者理也樂者和也陰陽理而後和君君臣臣
父父子子兄弟弟弟夫夫婦婦萬物各得其理然後
和故禮先而樂後

古者聖王制禮法脩教化三綱正九疇叙百姓大和

萬物咸若乃作樂以宣八方之風以平天下之情故
樂聲淡而不傷和而不淫入其耳感其心莫不淡且
和焉淡則欲心平和則躁心釋優柔平中德之盛也
天下化中治之至也是謂道配天地古之極也

樂者古以平心今以助欲古以宣化今以長怨不復
古禮不變今樂而欲至治者遠矣並通書○
長上聲

樂者本乎政也政善民安則天下之心和故聖人作
樂以宣暢其和心達于天地天地之氣感而大和焉
天地和則萬物順故神祇格鳥獸馴樂
司馬光曰禮者聖人之所履也樂者聖人之所樂也聖

聖學心法卷三

六十三

人履中正而樂和平又思與四海共之百世傳之於
是乎作禮樂焉夫禮樂有本有文中和者本也容聲
者末也二者不可偏廢所樂樂和之樂音
洽餘如字夫音扶

禮之用大矣用之於身則動靜有法而百行備焉用
之於家則尊卑有別而九族睦焉用之於鄉則長幼
有倫而俗化美焉用之於國則君臣有叙而政治成
焉用之於天下則諸侯賓服而紀綱正焉並資治通
鑑○行胡

孟切別必列
切長上聲

胡宏曰等級至嚴也失禮樂則不威山河至險也失禮
樂則不固禮乎樂乎天下所日用不可以造次顛沛

撥焉者乎造七到切

君臣有法然後天地泰天地泰者禮樂之所以興也

禮樂興然後賞罰中而庶民安矣並胡子知言○中去聲

朱子曰夫三王制禮因革不同皆合乎風氣之宜而不

違乎義理之正文集○夫音扶

黃幹曰夫禮至於敬勝則乖乖則離聖人制禮必濟

之以和和勝則瀆瀆則慢聖人制禮必濟之以敬始

之以禮教敬也終之以樂教和也性理羣書○夫音扶

正名分

易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天在上澤居下上下之正理也

聖學心法卷三 六十四

以辨上下之定其民志若夫上下之分明然

後民志有定民志定然後可以言治也

父子兄弟夫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

下定矣父子兄弟夫婦各得其道則家道正矣推一家之道可以及天下故家正則天下定矣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乾為天居尊地居卑則乾坤之位定矣凡物之位有卑高之不同則高者貴而卑者賤矣

春秋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咺音短贈芳屬切

爾以天王之尊下賵諸侯之妻是加冠於辱人之道也

大經辨矣天王記法之宗也六卿紀法之守也議紀法而情諸朝廷之上則與聞其謀頃紀法而行諸邦國之間則專掌其事而承命以賵諸侯之妻是壞法

亂紀自王制始也春秋重嫡妾之分故特貶而書名以見宰之非宰矣隱公元年○朝音潮與音預分去聲

亂紀自王制始也春秋重嫡妾之分故特貶而書名以見宰之非宰矣隱公元年○朝音潮與音預分去聲

九月考仲子之宮考者始成而祀也其稱仲子者惠公適子聖人以為諸侯不再娶於禮無二嫡孟子入惠公之廟仲子無祭享之所為別立宮以祀之非禮也故因其來賜而正名之曰仲子之宮因其考宮而正名之曰仲子之宮而夫人衆妻之分定矣隱公攝讓之實辨矣適音

初獻六羽初者事之始魯借天子之禮樂舊矣成王過為非禮其後魯公皆借焉仲子以別宮故不敢同羣廟而降用六羽書初獻者明前此用八之借也

五年春王正月王使榮州歸舍且賵舍胡甜切○夫婿人倫之本王法所

尤謹者今成風以妾借嫡王不能正又使大夫歸舍賜焉而成之為夫人則王法廢人倫亂矣是為弗克若天而悖其道非小失耳故特不稱天以謹之也文公

禮記子曰貴賤有等衣服有別朝廷有位則民有所讓坊

冠義曰君臣正父子親長幼和而後禮義立冠古玩切

大戴禮曰古者聖王明義以別貴賤以序尊卑以體上下

然後人知尊君親上而忠順之行備矣朝事篇○別

論語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名不當其實則言不

荀子曰知者為人之分制名以指實上以明貴賤下以辨

切孟

切朝音潮

切孟

切孟

同異貴賤明同異別如是則志無不喻之患事無田
廢之禍知分並去聲別必列切○無名別物雜亂故

說苑孫卿曰少事長賤事貴不肖事賢此天下之通義也

臣術篇○少
去聲長上聲

劉向曰寇雖故必加於首履雖新必關於足上下有分

不可相倍分去聲

漢賈誼曰人主之尊譬如堂群臣如陛衆庶如地

袁盎曰尊卑有序則上下和並前漢書

師丹曰尊卑之禮明則人倫之序正人倫之序正則乾

聖學心法卷三 六十六

坤得其位而陰陽順其節本傳

吳顧譚曰有國家者必明嫡庶之端異尊卑之禮使高下

有差等級踰逆則骨肉之恩全大觀之望絕矣行義

觀音義

唐魏徵曰帝王所重在乎定君臣明父子正夫婦三者不

亂然後內外安寧

考事以正其名循名以求其實則邪正莫隱善惡自

分並詳

褚遂良曰聖人制禮庶子雖愛不得踰適所以塞嫌疑

之漸除禍亂之源也若當親者疏當尊者卑則佞巧

之姦乘機而動矣唐鑑○適音
的塞悉窄切

宋司馬光曰夫民生有欲無主乃亂是故聖人制禮以治

之自天子諸侯至于卿大夫士庶人尊卑有分小大

有倫若網條之相維臂指之相使是以民服事其上

而下無覲資治通鑑○夫音扶分
去聲觀音與觀音俞

曾鞏曰名正然後位定位定然後事舉言行錄

蘇軾曰強生於安安生於上下之分定文集○
分去聲

胡安國曰正名經世之本名正而天下定矣

辨尊卑分貴賤明等威異物采所以杜絕陵僭也並
春秋

傳

聖學心法卷三 六十七

楊時曰人君所以馭其臣只有一箇名分不可易名分

既正上下自定語錄○
分去聲

范祖禹曰為國者必嚴上下之等明少長之序使不相

陵越通鑑綱目○少
去聲長上聲

張耒曰天下之分起於天下之理夫理者本於天地莫

知所從始惟其理設而不可易故分立而不可犯文集

分去聲

胡宏曰君臨卿卿臨大夫大夫臨士士臨農與工商所

受有分制多寡均而無貧苦者矣胡子知言
分去聲

真德秀曰君臣上下之分如天冠地履之不可易大學
行義

書臯陶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

政事懋哉懋哉陶餘招切○章顯也五服五等之服

之人則五等之服以章顯之天討有罪之人則五等之刑以懲戒之蓋爵賞刑罰乃人君之政事君主之

臣用之當勉勉而不可

康王曰旌別淑慝表厥宅里彰善癉惡樹之風聲弗率

訓典殊厥并疆俾克畏慕別必列切○旌揚德切癉音

異善人之居里如後世旌表門閭之類顯其為善者而病其為不善者以樹立為善者風聲使顯於當時而傳於後世所謂旌別也其不率訓典者則殊異其并里疆界不得與善者雜處使能畏為惡之禍而慕為善之福所謂別慝也

春秋左氏傳晉長魚矯曰不施而殺不可謂德臣偏不討

不可謂刑不施德而遽殺臣偏君而不討非所以御

蔡歸生曰善為國者賞不僭刑不濫賞僭則懼及淫人

刑濫則懼及善人若不幸而過寧僭無濫與其失善

寧其利淫善治國家者行賞不僭及於無德用刑不

人刑罰泛濫則恐及於善良之人若不幸賞刑有過差之舉寧可僭於用賞而不可濫於用刑與其濫刑而失於善人之用寧其僭賞而為淫人之利也

古之治民者勸賞而畏刑恤民不倦賞以春夏刑以

秋冬是以將賞為之加膳加膳則飲賜此以知其勸

賞也將刑為之不舉不舉則徹樂此以知其畏刑也

飲依據切○古之為國治其民者樂於行賞憚於用刑愛恤其民不敢倦怠順春夏長之時以行其賞

順秋冬肅殺之時以行其刑將行賞也為之致喜加於常膳加膳之道則酒食之餘賜其臣下無不厭飲

即此喜心可以知其樂於行賞也將行刑也為之致憂不舉成饌不舉之道則聲樂之類皆不忍聞以此憂心可以知其畏於用刑也

禮記王制曰爵人於朝與眾共之刑人於市與眾棄之

潮○必共之者所以審慎之也

國語魯臧文仲曰善有章雖賤賞也惡有釁雖貴罰也

荀子曰賞不行則賢者不可得而進也罰不行則不肖者

不可得而退也富國

德不稱位能不稱官賞不當功罰不當罪不祥莫大

焉正論篇○稱當並去聲

說苑宋司城子罕曰國家之危定百姓之治亂在君行之

賞罰也賞當則賢人勸罰得則姦人止賞罰不當則

賢人不勸姦人不止姦邪比周欺上蔽主以爭爵祿

不可不慎也君道篇○當比並去聲

太公曰賞賜不加於無功刑罰不施於無罪不因喜以

賞不因怒以誅

孔子曰有功而不賞則善不勸有過而不誅則惡不懼

劉向曰誅賞者所以別賢不肖而列有功與無功也故

誅賞不可以謬誅賞謬則善惡亂矣並政理篇○謀靡勿切

漢賈誼曰慶賞以勸善刑罰以懲惡先王執此之政堅如

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時據此之公無私如天地

荀悅曰賞罰政之柄也人主不妄賞非愛其財也賞妄

行則善不勸矣不妄罰非矜其人也罰妄行則惡不

懲矣

杜欽曰刑賞大信不可不慎並通鑑綱目

爰延曰王者賞人必酬其功爵人必甄其德後漢書○

蜀漢張裔曰賞不遺遠罰不阿近爵不可以無功取刑不

可以貴勢免綱目

晉羊祜曰德未為人所服而受高爵則使才臣不進功未

為人所歸而荷厚祿則使勞臣不勸本傳○荀

陳壽曰盡忠益時者雖仇必賞犯法怠慢者雖親必罰

諸葛亮傳贊

唐太宗曰自古帝王多任情喜怒喜則濫賞無功怒則濫

殺無罪是以天下喪亂莫不由此貞觀政要

防其害源開其利本顯罰以威之明賞以化之威立

則惡者懼化行則善者勸適己而妨於道不加祿焉

逆己而使於國不加刑焉故賞者不德君功之所致

也罰者不怨上罪之所當也帝範○

魏徵曰刑濫則小人道長賞謬則君子道消小人之惡

不懲君子之善不勸而望治平刑措非所聞也長上

用得正人為善者勸誤用惡人不善者競進賞當其

勞無功者自退罰當其罪為惡者戒懼故知賞罰不

可輕行用人彌須慎擇並自觀政要

魏元忠曰賞者禮之基罰者刑之本禮崇則謀夫竭其

能賞厚則義士輕其死唐書

張蘊古曰衆柔而後加刑衆悅而後行賞弱其強而治

其亂伸其屈而直其枉大寶

陳子昂曰勞臣不賞不可勸功死士不賞不可勸勇唐書

楊相如曰法貴簡而能禁罰貴輕而必行通鑑

陸贄曰行罰先貴近而後卑遠則令不犯行賞先卑遠

而後貴近則功不遺

信賞必罰霸王之資輕爵重刑衰亂之漸信賞在功

無不報必罰在罪無不懲非功而獲爵則爵輕非罪

而肆刑則刑重爵賞刑罰國之大綱一綱或焚萬目

皆弛文苑

理國化人在於獎一善使天下之為善者勸罰一惡

使天下之為惡者懲是以爵人必於朝刑人必於市

惟恐衆之不觀事之不彰朝音

賞罰之馭衆也猶繩墨之於曲直權衡之揣輕重軌軌魚之所以行車衡勅之所以服馬也並表議○揣楚委切軌研其切

柳宗元曰聖人之為賞罰者非他所以懲勸者也賞務

速而後有勸罰務速而後有懲集文

宋歐陽脩曰治天下在明號令正朝廷在脩紀綱號令所

行紀綱所振由人主有賞罰之柄也朝音

賞罰者天子之權也若號令不信賞罰不當則天下

不服並文集○當去聲

司馬光曰政之大本在於刑賞刑賞不明政何以成治

通鑑

賞不因喜罰不因怒賞必有所勸罰必有所懲則天

下何得不治

恩雖至厚而人不敢妬者何也衆人之所與也罰雖

至重而人無所怨者何也衆人之所惡也並文集○惡去聲

蘇軾曰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之際何其愛民之深憂民

之切而待天下以君子長者之道也有一善從而賞

之又從而咏歌之所以樂其始而勉其終有一不善

從而罰之又從而哀矜懲創之所以棄其舊而開其

新○文集○長上

范祖禹曰天子所以制御天下者賞善罰惡辨是非枉唐鑑直使人各當其所物各安其分而不相陵暴也○當

分並去聲

胡寅曰古之明君不賞私勞不罰私怨蓋不以一身而

害天下公義也致堂管見

鄭寀曰無功者受賞則何以旌有功之士有罪者假寵

則何以服無罪之人

徐宗仁曰賞罰軍國之紀綱賞罰不明紀綱不立並不

心學曰位曰天位職曰天職祿曰天祿凡人君之用人

而授以職位無非天也有德天命者罪天討凡人君

之賞罰而當其功罪亦無非天也若心學不明處事

失宜則賢者不有功者不用有罪者不知賞非其

所當賞罰非其所當罰非所以順天道也天道順與

不順天下治亂之所關天命去留之所繫也可不懼

乎當其之當去聲餘如字處上聲

慎刑

易曰山下有火賁君子以明庶政無敢折獄山下有火庶

賁飾之象也君子觀其明照之象以備明其庶政成

也蓋可恃其明而無果敢折獄也折獄者人君之所致慎

山上之火旂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明無不照

指道以明之。上奏罪。却則銀練而國內之。蓋奏當之。成雖卑。胸臆之。猶以為。死有餘辜。何則。成練者。無文。致之罪。明也。是以。獄吏專為。深刑。殘賊。而三極。始為。一切。不顧。國患。此世之大賊也。故俗語曰。盡地為獄。議不入。刻木為吏。期不。對。此皆。吏之風。悲。痛。之辭。也。故。天下之。患。莫。深。於。獄。敗。法。亂。正。難。親。塞。道。莫。甚。乎。治。獄。之。吏。此。所。謂。一。尚。存。者。也。惟。陛下。除。誹。謗。以。招。切。言。開。天下。之。口。廣。歲。諫。之。路。掃。亡。秦。之。失。尊。文。武。之。德。省。法。制。寬。刑。罰。則。太平。之。風。可。興。於。世。天下。幸。甚。宣。帝。善。其。言。詔。置。廷。尉。平。四。人。每。季。秋。後。請。讞。時。帝。常。幸。宣。室。齋。居。而。決。事。刑。獄。號。為。平。矣。煩。執。之。數。所。各。如。夫。音。執。復。數。又。如。此。至。切。樂。音。海。勝。子。聲。銀。都。玩。切。內。約。口。亡。極。之。亡。無。同。輸。倫。同。寒。志。則。切。廷。尉。平。之。平。去。聲。樂。音。海。勝。子。

劉向曰教化所恃以為治也刑法所以助治也今廢所恃而獨立其所助非所以致太平也網目

陳寵曰斷獄嚴明所以威懲姦慝姦慝既平必宜濟之以寬斷都玩切 愷愷德切

劉愷曰善善及子孫惡惡止其身所以進人人於善也愷可亥切惡惡上去聲下如字

習鑿齒曰水至平而邪者取法鑑至明而醜者忘怒以其無私也况大人君子懷柔生之心流矜恕之德法行於不可不用刑加乎自犯之罪爵之而非私誅之而不怒天下其有不服者乎

王肅曰人命至重難生易殺是以聖王重之網目

性微急有犯法者輒起石問之言猶在口身首已分。微駭常侍王肅諫曰陛下臨時所刑皆有罪之吏也。然衆庶不知謂為余奪下之吏暴其罪而誅之無使汚官掖為遠近所疑又曰人命至重難生易殺。

以寬斷都玩切 愷愷德切

愷可亥切惡惡上去聲下如字

習鑿齒曰水至平而邪者取法鑑至明而醜者忘怒以其無私也况大人君子懷柔生之心流矜恕之德法行於不可不用刑加乎自犯之罪爵之而非私誅之而不怒天下其有不服者乎

王肅曰人命至重難生易殺是以聖王重之

性微急有犯法者輒起石問之言猶在口身首已分。微駭常侍王肅諫曰陛下臨時所刑皆有罪之吏也。然衆庶不知謂為余奪下之吏暴其罪而誅之無使汚官掖為遠近所疑又曰人命至重難生易殺。

以寬斷都玩切 愷愷德切

愷可亥切惡惡上去聲下如字

習鑿齒曰水至平而邪者取法鑑至明而醜者忘怒以其無私也况大人君子懷柔生之心流矜恕之德法行於不可不用刑加乎自犯之罪爵之而非私誅之而不怒天下其有不服者乎

王肅曰人命至重難生易殺是以聖王重之

性微急有犯法者輒起石問之言猶在口身首已分。微駭常侍王肅諫曰陛下臨時所刑皆有罪之吏也。然衆庶不知謂為余奪下之吏暴其罪而誅之無使汚官掖為遠近所疑又曰人命至重難生易殺。

以聖王重之。惟陛下察臣之言。務從寬恕。使刑罰。罪無過於慘虐。則天下幸甚。敬納其言。數于前。如。上。片。時。去。聲。平。命。法。如。累。多。木。切。當。上。聲。

後趙游子遠曰聖王用刑惟誅元惡不惟多殺網目

唐太宗曰死者不可復生用法務在寬簡復數又切。太宗謂侍臣曰。朕以死刑至重。故令三覆。蓋欲思之。詳熟也。而有司。頃史之間。三覆已訖。又斷獄者。唯據律文。雖情有可。矜而不。敢。違。法。其。間。豈。能。盡。無。冤。乎。行。刑。之。日。皆。命。門。下。覆。視。有。據。法。當。死。而。情。可。矜。者。錄。狀。以。聞。由。是。全。活。者。甚。衆。○太宗又嘗與侍臣論獄。魏徵曰。場帝。時。嘗。有。盜。發。捕。得。拷。記。罪。者。二。千。餘。人。悉。令。斬。之。大理。丞。張。元。濟。尋。其。狀。唯。五。人。嘗。為。盜。餘。皆。平。民。竟。不。敢。執。奏。上。曰。此。豈。唯。場。帝。無。道。其。臣。亦。不。盡。忠。君。臣。如。此。何。得。不。止。公。等。宜。戒。之。

長孫無忌曰懲其未犯而防其未然平其微繆而存乎網目

博愛長上聲微音輝經音墨○微。經皆音索名。三脫曰。微。而。股。曰。經。國家制刑懲一而戒百。使之畏於。未犯之先。不幸而麗於法。則寬平其微。經。而。心。則。主。於。博。愛。之。仁。也。左。傳。疏。證。

戴胄曰法者所以布大信於天下也太宗嘗以選人多。詐冒資蔭。敕令。不。首。者。死。未。幾。有。事。覺。者。欲。殺。之。大。理。少。卿。戴。胄。奏。據。法。應。流。上。怒。曰。卿。欲。守。法。而。使。朕。失。信。乎。對。曰。敕。者。出。於。一。時。之。喜。怒。法。者。國。家。所。以。布。大。信。於。天。下。也。陛下。念。選。入。之。多。詐。而。欲。殺。之。既。而。知。其。不。可。復。斬。之。以。法。此。乃。忍。小。忿。而。存。大。信。也。太宗曰。卿。能。執。法。朕。復。何。憂。遂。免。罪。○。選。去。聲。今。平。聲。首。去。聲。與。音。二。切。斷。都。玩。切。

宋歐陽脩曰夫所以致刑之錯獄之平其要非他在刑苛刻之深文執議論之平讞無罹民之不遠無縱誅以快怒使愚民知所避姦吏無所弄則獄雖不赦刑將

以寬斷都玩切 愷愷德切

愷可亥切惡惡上去聲下如字

習鑿齒曰水至平而邪者取法鑑至明而醜者忘怒以其無私也况大人君子懷柔生之心流矜恕之德法行於不可不用刑加乎自犯之罪爵之而非私誅之而不怒天下其有不服者乎

王肅曰人命至重難生易殺是以聖王重之

性微急有犯法者輒起石問之言猶在口身首已分。微駭常侍王肅諫曰陛下臨時所刑皆有罪之吏也。然衆庶不知謂為余奪下之吏暴其罪而誅之無使汚官掖為遠近所疑又曰人命至重難生易殺。

以寬斷都玩切 愷愷德切

愷可亥切惡惡上去聲下如字

習鑿齒曰水至平而邪者取法鑑至明而醜者忘怒以其無私也况大人君子懷柔生之心流矜恕之德法行於不可不用刑加乎自犯之罪爵之而非私誅之而不怒天下其有不服者乎

王肅曰人命至重難生易殺是以聖王重之

性微急有犯法者輒起石問之言猶在口身首已分。微駭常侍王肅諫曰陛下臨時所刑皆有罪之吏也。然衆庶不知謂為余奪下之吏暴其罪而誅之無使汚官掖為遠近所疑又曰人命至重難生易殺。

自平。夫音扶錯倉故切。讞語塞切。

刑者聖人之所以愛民之具也。其禁暴止殺之意必本乎至仁。

國家致治之難。惟刑是恤。使民無犯。執法必平。並文集

周子曰。主刑者民之司命。任用可不慎乎。通書

司馬光曰。法制之設。貴於簡要。而失在煩苛。文集

胡寅曰。罪人不可不誅。赦令不可不守。二者將何處。必

於未赦之前。揆情法審輕重而區別之。使預赦者無

可誅之罪。被刑者無可恕之人。則一舉而兩得矣。虞

刑別必列切。

聖學心法卷四 二十

蘇軾曰。古者公族有罪。三宥然後寘刑。

夫以法毒天下者。未有反中其身及其子孫也。並文

集○夫音扶中夫聲

朱子曰。三代得天下以仁。莫不有憐恤之愛。忠利之教。

所以不免入於刑者。亦好仁惡不仁耳。文集○條七感切。恤當割

並去聲切。好惡

張敬夫曰。治獄所以多不得其平者。蓋有數說。吏與利

為市。固所不論。而或矜知巧。以為聰明。持姑息以惠

姦慝。上則視大官之趨向。而重輕其手。下則惑胥吏

之浮言。而二三其心。不盡其情。而一以威怵之。不原

其初。而一以法繩之。如是而不得其平者多矣。可不

慎哉。心學○知去聲。思惕德切。休又律切。

心學曰。人君制刑。所以奉天討也。輕重取舍。各有攸當。

乃不易之定理。而欽恤之意。每行乎其間。無非體天

地好生之德也。五刑之用。豈淫虐以逞哉。刑期無刑

而已。合音捨當。好並去聲。

嘗觀三代以下用法之苛酷者。莫如秦隋。秦用李

斯趙高之謀。以塗炭其生民。凡偶語詩書者。棄市。

以古非今者。族刑。者相半於道。而死人日積於市。

隋文帝晚節用法益峻。大臣勳舊。莫能自全。凡盜

一錢一爪者。皆死。於是天下愁怨。民不保生。故秦

之二世。隋之煬帝。皆不旋踵而身亡國滅。誠由刑

殺大過而致。天人之所共怒也。漢高寬仁大度。孝

文繼以清靜恭儉。而幾致刑措。唐太宗明刑慎罰。

死囚必至三覆。宋太祖崇忠厚之治。子育元元。逮

及子孫。卒無刻薄之風。是數明君者。世祚延永。治

道可稱於後世。以其皆本於仁厚寬平而致然也。

嗚呼。刑者。期于無刑而已。非欲藉是而逞威也。逞

威。則不免於濫濫矣。有天下者。可不崇前聖欽恤

之意。而以秦隋為鑒乎。幾音機。

理財

書禹貢曰六府孔修庶土交正底慎財賦咸則三壤成賦

中邦六府水火金木土穀也。孔大也。言六府皆大。治也。土者財之所自生。謂之庶土。則非特穀土也。庶土有等。當以肥瘠高下名物交相正焉。以任土事。底至也。因庶土所出之財而致謹其財賦之入。如周大司徒以上宜之法。辨十有二土之名物。以任土事之類。咸皆也。則品節之也。九州教上。又皆品節之以上中下三等。如周大司徒辨十有二壤之名物。以致稼穡之類。中邦中國也。蓋土賦或及於四夷。而田賦則止於中國而已。故曰成賦中邦。夏古○春古力也。

禮記王制曰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然後天子食自舉以樂菜色食菜之色。民無食菜之飢色。天子乃日舉樂以食。

周禮天府掌九貢九賦九功之貳以受其貨賄之入頒其貨于受歲之府頒其賄于受用之府賄呼罪切。凡用耳。賈者以給王之用。其餘以給國之用。

凡萬民之貢以充府庫凡式貢之餘財以供玩好之用凡邦國之賦用取具焉歲終則以貨賄之入出會供手聲。好去聲。會古外切。萬民之貢以充府庫。此九職之財充足也。式貢之餘財以供玩好之用。者蓋玩好非急務不可蓄。府庫之財推此九式有餘乃可以供玩好也。會計也。餘財足供玩好則邦之賦用莫不取具焉。故一歲之終則以其出入之數而計之矣。王又言。

大司徒頒職事十有二于邦國都鄙使以登萬民一曰稼穡二曰樹藝三曰作材四曰阜蕃五曰飭材六

曰通材七曰化材八曰斂材九曰生材十曰學藝十

有一曰世事十有二曰服事生九穀也。樹藝謂三農。有草木作材。謂度衡作山澤之材。阜蕃謂穀牧養畜。鳥獸。斂材謂百工飭化八材。通材謂商賈通貨賄。化材謂擯婦治絲麻。從材謂臣妾聚斂。疏財生財。謂閭民無常職。轉移執事。學藝謂學道藝。世事謂以世事教能則民不失職。服事謂為公家服事者。也。○蘇蘇古也。賈古也。謂為公家服事者。也。

大學曰生財有大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為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恒足矣國無遊民。則生者衆矣。朝無幸俸。則食者寡矣。不奪農時。則為之疾矣。量入為出。則用之舒矣。此言足國之道。在乎務本而節用也。傳十一年。○朝音朝。

荀子曰足國之道節用裕民而善藏其餘裕優饒也。言富過度。則人得優饒也。善藏其餘。謂雖有餘。不耗損而藏之也。

上得天時下得地利中得人和則貨財渾渾如泉源渾渾水貌。言不

汙汙如河海暴暴如丘山渾渾水貌。言不

絕也。汙汙水之多也。暴暴卒起之貌。言得天時地利物多委積。高大如丘山也。○平音改切。

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時故五穀不絕而百姓有餘食也汙池淵沼川澤謹其時禁故魚鼈優多

而百姓有餘用也斬伐養長不失其時故山林不童

而百姓有餘材也汙汪胡切。鼈必到切。長上聲。○用謂食足之外可用貨易也。山無草

曰童。○

漢賈誼曰歐民而歸之農皆著於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末

技游食之民轉而緣南面則蓄積多而人樂其所矣

歐陽同著直
多切樂音洛

谷永曰王者以民為基民以財為本財竭則下畔下畔

則上亡是以明王愛養基本不敢窮極並通鑑

唐太宗曰勸穡務農則飢寒之患塞過奢禁麗則豐厚之

利興寒卷
則切

以一人耕而百人食其為害也甚於秋螟莫若禁絕

浮華勸課耕織使人還其本俗反其真則競懷仁義

之心永絕貪殘之路此務農之本也並帝範
煩音冥

陸贄曰所費者財用所收者民心苟不失人何憂之用

通鑑綱目
費音廢

聖學心法卷四

二十四

地力之生物有大數人力之成物有大限取之有度

用之有節則常足取之無度用之無節則常不足

民者邦之本財者民之心其心傷則其本傷其本傷

則枝幹凋瘁而根柢壓拔矣並奏議○齊泰醉切
抵典禮切慶居月切

宋陳亮佐曰利有本末下有餘則上足錄言行

歐陽脩曰古之為政者上下相移用以濟下之用力者

甚勤上之用物者有節民無遺力國不過費上愛其

下下給其上使不相困

古者家宰制國用量入以為出一歲之物三分之一

以給公上一以給民食一以備凶荒並文
集

司馬光曰善治財者養其所自来而收其所有餘故用

之不竭而上下交足也夫農工商者財之所自来也

農盡力則田善收而穀有餘矣工盡巧則器斯堅而

用有餘矣商賈流通則有無交而貨有餘矣文集○
夫音扶

古
費音

曾鞏曰天下之費有約於舊而浮於今者有約於今而

浮於舊者其浮者必求其所以浮之由而杜之其約者

必本其所以約之由而從之則歲有餘財矣文集○
費音廢

范祖禹曰夫利百物之所生而天地之所以養人也專

之必應墮則所害者多故君子不盡利以遺民所以

均天地之所施也聖王寧損己以益人不損人以益

己通鑑綱目○夫音扶
去聲切遺施並去聲

節儉

節儉

易曰天地節而四時成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天地有
節故能不

成四時無節則失序也聖人主制度以為節故能不
傷財害民人欲之無窮也苟非節以制度則必至於
傷財害民矣

書舜曰克儉于家克儉謂薄於私養也

伊尹曰慎乃儉德惟懷永圖言當謹儉約之德惟懷
永久之謀而後大甲上

春秋左氏傳魯御孫曰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共與忝
同○此

言儉者上下共行之德奢者
美大之惡也共公二十一年

費莫如自宮掖始。言行錄。費音廢。

范純仁曰。唯儉可以助廉。明善錄。

歐陽脩曰。一日之用節之必量其所入。文集。

司馬光曰。當克己節用以趨民之急。

聖人以道德為麗仁義為樂。故雖茅茨土階惡衣菲

食不耻其陋。並通鑑綱目。樂音洽。

儉則寡欲。君子寡欲則不役於物。

凡樽節用度則宜以在上為始。今欲裁損諸費不先

於貴者近者則踈遠之人安肯甘心而無怨乎。樽祖本切。

一孟之飯一尺之帛莫不出於艱難。人主既知之則

不肯用之於無益。散之於無功。驕侈之心無自而生

矣。並文集。

曾鞏曰。用之有節則天下雖貧其富易致也。易以致切。

蘇軾曰。廣取以給用不如節用以廉取之為易也。並文集。

張燾曰。躬行節儉民自富足。言行錄。

胡寅曰。上好儉而民財豐。節力役而民力裕。通鑑綱目。好去聲。

真德秀曰。儉則心小而為慮者遠。侈則心大而為謀者

踈。大學。行義。

馭夷狄

詩曰。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出車彭彭。旂旐央央。天子命我

城彼朔方。赫赫南仲。玁狁于襄。玁。虛檢切。狁。羽敏切。周土也。南仲。周

之大將也。方。朔方。靈夏等州之地也。彭彭。衆威貌。交

龍為旂。此所謂左青龍也。央央。鮮明也。赫赫。威名光

顯。襄。除也。命。大將城朔方而遠患。除。蓋禦戎狄之道

守備為本。不以攻伐為先也。惟。車音。將。去聲。

戎車既安。如輕如軒。四牡既佶。既佶且閑。薄伐玁狁

至于大原。文武吉甫。萬邦為憲。輕。竹二切。佶。其乙切。大音泰。輕。車之覆

而前也。軒。車之却而後也。凡車從後視之如輕。從前

視之如軒。然後適調也。佶。壯健貌。至于大原。言逐出

之而已。不窮追也。吉甫。大將尹吉甫也。惟。去聲。

春秋楚子使椒來聘。胡安國曰。春秋立法。則加嚴。而宅心忠

正。君臣之義。恕以宅心。故內雖不與中國同。外亦不

使與夷狄等。思善悔過。向慕中國。則進之而不拒。此

慎刑。重絕人之意也。文公七年。

漢魯恭曰。戎狄者。四方之異氣也。與鳥獸無別。是以聖王

之制。羈縻不絕而已。列必切。

晉江統曰。四夷之中。戎狄為甚。弱則畏服。彊則侵叛。是以

有道之君。待之有備。禦之有常。雖稽顙執轡。而邊城

不弛固守。疆暴為寇。而兵甲不加。速征。期令境內獲

安。疆場不侵而已。並通鑑綱目。平聲。疆。場。夷。益切。

唐陸贄曰。擇將吏以撫寧衆庶。脩紀律以訓齊師徒。耀德

以佐威。能通以柔遠。禁侵掠之暴。以彰吾信。抑攻取

之議。以安戎心。彼求和則善待之。而勿與結盟。彼為

寇則嚴備之而不務報復此當今之所易也。將去聲

賤力而貴智惡殺而好生輕利而重人忍小以全大。

安其居而後動俟其時而後行是以脩封疆守要害

整蹙墜壘軍營謹禁防明斥堆務農以足食練卒以

蓄威非萬全不謀非百刻不闕。好並去聲

宋歐陽脩曰先王肇分九州制定五服必內諸侯而外四

夷姑務息民弗勤遠略其來也調戍兵以禦之其去

也備戰具以守之脩利隄防申嚴斥堆或來獻貢得

以羈縻蓋聖人制禦戎之常道在乎謹邊防守要害

而已。文集

司馬光曰王者臨御四夷當叛則威之服則懷之使信

義之明皎如日月。傳家

蠻夷戎狄氣類雖殊其就利避害樂生惡死亦與人

同耳御之得其道則附順服從失其道則離叛侵擾

固其宜也是以先王之政叛則討之服則懷之。綱目

○樂音洛

范祖禹曰柔遠能迺治內安外而殊俗之民向風慕義

不以利誘不以威脅而自至矣。齊切

先王內脩政事外攘夷狄其為之有本末圖之有先

後是以無欲速輕舉之悔也。並通鑑

蘇軾曰薄其禮而致其情不責其去而厚其來是待夷

狄之仁也。

夷狄不可以中國之治治也譬若禽獸然求其大治

必至於大亂先王知其然是故以不治治之治之以

不治者乃所以深治之也。並文

朱子曰古先聖王所以制禦夷狄之道其本不在乎威

疆而在乎德業其任不在乎邊境而在乎朝廷其具

不在乎兵食而在乎紀綱。文集

真德秀曰古者帝王能使四夷咸賓者其誠敬有以感

之也。大學

征伐

易曰師衆也貞正也能以衆正可以王矣。王于况切

師出以律若臧凶。否音師。律法也。否臧不善也。出

始而守法也。師道以律則吉。不臧則凶。當謹

六五不富以其鄰利用侵伐無不利象曰利用侵伐

征不服也。謂以柔居尊謙而得衆

上六鳴謙利用行師。謙極有聞人之所與

書禹誓師曰濟濟有衆咸聽朕命蠢茲有苗昏迷不恭侮

慢自賢反道敗德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棄不保天

赫赫明明王命卿士南仲大祖大師皇父整我六師

以脩我戎既敬既戒惠此南國大音泰父上聲。南國即皇父之官也。

赫赫業業有嚴天子王舒保作匪紹匪遊徐方繹騷

震驚徐方如雷如霆徐方震驚赫顯也。業業大也。行也。紹糾緊也。遊遊也。繹連也。騷擾動也。言天子自將不疾不徐而徐方之人皆已震動而畏其威也。

王猶允塞徐方既來徐方既同天子之功四方既平

徐方來庭徐方不回王曰還歸塞塞則切。還音旋。道允信。塞實庭朝。

桓桓于征狄彼東南烝烝皇皇不吳不揚不告于訥

在泚獻功吳音詒訥音凶。狄猶過也。東南謂淮夷。泚音水。泚水也。烝烝皇皇盛也。不吳不揚不揚也。不告于訥者師旅和而不爭。泚泚官也。蓋釋奠于學而告成功也。

春秋左氏傳晉士會曰叛而伐之服而舍之德刑成矣

周禮天司馬以九伐之法正邦國馮弱犯寡則晉之賊賢

害民則伐之暴內陵外則壇之野荒民散則削之負

固不服則侵之賊殺其親則正之放殺其君則殘之

犯令陵政則杜之外內亂鳥獸行則滅之胡孟切。古者諸侯有違王命大司馬出兵以征伐之。所以止之也。馮猶乘陵也。言在小而侵侮之。音猶。

之所以止之也馮猶乘陵也言在小而侵侮之音猶

胡孟切古者諸侯有違王命大司馬出兵以征伐之

之所以止之也馮猶乘陵也言在小而侵侮之音猶

之所以止之也馮猶乘陵也言在小而侵侮之音猶

之所以止之也馮猶乘陵也言在小而侵侮之音猶

之所以止之也馮猶乘陵也言在小而侵侮之音猶

之所以止之也馮猶乘陵也言在小而侵侮之音猶

人膏瘦也謂膏瘦其地削之使不得強大也賊賢害民者使兵入其境鳴鐘鼓以聲其罪也暴內即上云賊賢害民是也陵外即馮弱犯寡是也內外之惡兼有故壇之壇讀如同壇之壇謂置之空壇奪其位而立其次賢者荒蕪也田不治民不附則前之負固謂倚險恃固不服不事大國也則以兵侵之正殺之若殺其親其罪尤重故殺之也放逐也殘殺也其為惡者犯命者殺之也陵政者輕人倫不循也社之者社塞使不得與鄰國交通若恃人倫內外無以異於禽獸不可親百姓則誅滅而去之也夏官○甲切去上聲

論語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教民者教之孝農講武之法即就也戎兵也民知親其上死其長故可以即戎行也五加夫上聲

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必有用也言用不教之民以戰也孟子

孟子曰征者上伐下也征所以正人也諸侯有罪則天子討而正之

征之為言正也各欲正己也焉用戰焉於虔切○民欲仁者未正己之國也五加心下

荀子曰凡用兵攻戰之本在乎一民弓矢不調則羿不能

以中六馬不和則造父不能以致遠士民不親附則

湯武不能以必勝故善附民者是乃善用兵也故兵

要在乎附民而已中未聲父上聲

兵者所以禁暴除害也非爭奪也故仁人之兵所存

者神所過者化若時雨之降莫不喜說說音悅

仁義之兵行於天下也故近者親其善遠方慕其德

仁義之兵行於天下也故近者親其善遠方慕其德

仁義之兵行於天下也故近者親其善遠方慕其德

仁義之兵行於天下也故近者親其善遠方慕其德

仁義之兵行於天下也故近者親其善遠方慕其德

兵不血刃。遠邇來服。德成於此。施及四極。並議兵篇。施音異。

說苑曰。兵不可玩。玩則無威。兵不可廢。廢則名寇。

聖人之治天下也。先文德而後武功。凡武之興。為不

服也。文化不改。然後加誅。並指武篇。為去聲。

晉文公曰。能以戰勝而安者。其唯聖人乎。君道篇。

漢沮授曰。夫救亂誅暴。謂之義兵。恃眾憑強。謂之驕兵。義

者無敵。驕者先滅。扶音。

趙充國曰。帝王之兵。以全取勝。是以貴其謀而賤戰。

馮奉世曰。善用兵者。役不再興。糧不三載。故師不久暴

而天誅亟決。暴步。木切。

蜀諸葛亮曰。統武行師。以大信為本。蜀志。

魏賈詡曰。用兵之道。先勝後戰。量敵論將。故舉無遺策。並通。

鑑解目。將去聲。

陳琳曰。王者之師。有征無戰。選文。

隋書曰。造化之有肅殺。義在無私。帝王之用干戈。蓋非獲

已。本紀。

唐太宗曰。夫兵甲者。國之凶器也。土地雖廣。好戰則人凋

邦國雖安。亟戰則人殆。帝範。夫音扶。好。並去聲。

宋宗祁曰。用兵者。不幸敵之亂。而欲己之不可亂。不畏彼

之侵。而患所以來其侵也。名臣錄。濟奏議。

歐陽脩曰。外料敵之謀。內察國之勢。知彼知此。因謀制

敵。此朝廷之計也。所謂廟筭而勝者也。朝音。

至治之時。常不忘於武備。用兵之要在先擇於將臣。

將去聲。

夫用兵難事也。故謀既審矣。則其發也果。故能動而

有成功也。並文集。夫音扶。

蘇洵曰。凡兵上義不義。雖利勿動。集文。

蘇軾曰。善用兵者。先服其心。次屈其力。則兵易解而功

易成。易以。致切。

凡戰之道。未戰養其財。將戰養其力。未戰養其氣。既

戰養其心。

聖人之兵。出於不得已。故其勝也。享安全之福。

凡舉大事。必順天心。天之所向。以之舉事。必成。

王者之兵。要在於使之知愛其上。而讎其敵。使之知

上之所以驅之於戰者。凡皆以為我也。是以樂其戰

而甘其死。並文集。音洛。去聲。

龐籍曰。古帝王以恩威馭將帥。於內將帥以賞罰馭士

卒於外。故軍政行而大功集。名臣錄。將去聲。

史浩曰。帝王之兵。當出萬全。史家。

趙順孫曰。征伐之道。當順民心。民心悅則天意得。孟十。集疏。

父道



易曰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家人之道。必有尊嚴。而君長者。謂父母也。雖

一家之小。無尊嚴則才教衰。無君長者。則法度廢。有嚴君而後家道正。家者。國之則也。家人。亦作。上。君

禮記內則曰。凡生子擇於諸母與可者。必求其寬裕慈惠

溫良恭敬慎而寡言者。使為子師。諸母來妻也。於諸

德者。使為子師。而教以善道。父母養子之禮。莫先於此。

文王世子曰。知為子。然後可以為人父。知直孝於己。必

可為人父也。凡三王教世子。必以禮樂樂所以備內也。禮所以備

外也。禮樂交錯于中。發形於外。是故其成也。惇恭敬

而溫文。立大傅少傅以養之。欲其知父子君臣之道

也。大傅審父子君臣之道。以示之。少傅奉世子以觀

大傅之德行而審喻之。大傅在前。少傅在後。入則有

保。出則有師。是以教喻而德成也。擇美益切。大音泰

外。禮以陶成其肅恭而達于中。是以內外交錯。有諸

中。必形諸外。其成也。悅。擇而有恭。敬之實德。溫文之

氣象矣。養猶教也。言養者。積浸成長之謂。故立大傅

少傅之官。以教喻之。而成其德也。示之者。謂為之行

其禮。審喻者。謂為之說。其義在學時。則有大傅少傅

以導之。燕居時。則有師保以輔之。故教喻而德成。考

漢賈誼曰。古之王者。太子乃生。固舉以禮。有司齊

肅端冕。見之南郊。過闕則下。過廟則趨。故自為赤子

而教固以行矣。孩提有識。三公三少。明孝仁禮義。以

道習之。遂去邪人。不使見惡行。選天下之端士。有道

術者。使與居處。故太子乃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

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夫習與正人居。不能無正。猶

生長於齊。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不能無不

正。猶生長於楚。不能不楚言也。孔子曰。少成若天性。

習情如自然。習與智長。故幼而不嫺。化與心成。故中

道若性。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其輔翼太子。有此

具也。○宋真德秀曰。三王之教。世子必以禮樂者。禮

所以起人之敬心。教心。生則慢心。室矣。樂所以感人

之和心。和心生。則成心。消矣。其薰陶德性。變化氣質

莫妙於此。二者。然樂雖備。而內由內。以達外。禮雖備。而

外而入中。二者。醴醴。涵暢。相與無間。故其成也。但見

其悅。澤而已。恭敬。溫文而已。應。德。如。長。上。身。齊。則

子。宜。成。一。切。離。行。云。如。禮。水。宜。同。去。身。

春秋左氏傳衛石碚曰。愛子教以義。方弗納於邪。碚。七。義

以方外。教以方外之義。使勿入於邪僻。此愛子之道也。公。三。年。

孟子曰。古者易子而教之。易子而教。所以全父子之恩

說苑曰。賢父之於子。慈惠以生之。教誨以成之。通。通。通。通。

自立。太子。過物。則誨之。見其板。則曰。汝知。糝。糝。之。難。

其力。則常。得。乘。之。矣。見其乘。舟。則曰。汝知。其。勞。而。不。竭。

所以。覆。舟。民。猶。水。也。君。猶。舟。也。見其息。於。木。下。則曰。

未。從。編。則。正。后。從。諫。則。正。此。所謂。教。誨。之。者。矣。故。上。聲。

子年七歲以上。父為之擇明師。選良友。勿使見惡少。

漸之以善。使之早化。並。建。本。篇。○。為。少。並。去。聲。漸。將。廉。切。

父母正則子孫孝慈。唐進曰。為人父。三年不問子。不可謂慈。奉。使。隋。顏。之。推。曰。父。子。之。嚴。不。可。以。狎。骨。肉。之。愛。不。可。以。簡。簡。

禮記曲禮曰凡為人子者冬溫而夏清昏定而晨省者悉非切

○定安其床也。省問其安否何如也。

夫為人子者出必告反必面所遊必有常所習必有

業恒言不稱老夫音扶告古孫切。告面同耳。反言而者從外未宜知親之顏色安否遊必有常習必有業者緣親之意欲知之也。

孝子不服闇不登危懼辱親也闇音暗。服事也。闇禮也。為去聲。非命也。

樂正子春曰吾悔之自吾母而不得吾情吾惡乎用吾

情惡音烏。○惡乎猶於何也。

文王世子曰文王之為世子朝於王季日三雞初鳴而

衣服至於寢門外問內豎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

內豎曰安文王乃喜及日中又至亦如之及莫又至

亦如之其有不安節則內豎以告文王文王色憂行

不能正履王季復膳然後亦復初食上必在視寒煖

之節食下問所膳命膳宰曰未有原應曰諾然後退

朝音潮豎仁反切莫與暮同應去聲。○內豎內庭之小臣。御是直日者世子朝父母惟朝夕二禮。今文王

日三。聖人有過人之行也。不安節謂有疾不能備起居飲食之常時也。食上進膳也。在祭也。食下食畢而

徹也。問所膳問所食多寡未猶勿也。原再也。謂所食之餘不可再進也。如之相如也。行如也。

文王有疾武王不說冠帶而養文王一飯亦一飯文

王再飯亦再飯說音脫養去聲。飯上聲。

內則曰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諫若不入起敬

起孝子事父母有德無化起猶更也。

父母怒不悅而撻之流血不敢疾怨起敬起孝

曾子曰孝子之養老也樂其心不違其志樂其耳目安

其寢處以其飲食忠養之養去聲。樂音洛處上聲。○違其志能養志也。

父母之所愛亦愛之父母之所敬亦敬之至於犬馬

盡然而況於人乎並內別。

孔子曰仁人之事親也如事天事天如事親事親如事天者所以致其學而不藝也。事天如事親者所以求其裕而不欲其疎也。哀公問焉。○養先結。

玉藻曰父命呼唯而不諾手執業則投之食在口則吐

之走而不趨親老出不易方復不過時親齋色容不

盛此孝子之疏節也唯上聲。疏才詣切。○唯諾皆應恐居己而莫知所在過時則恐失期而貽親之憂。齋病也。疏節謂常行疏畧之禮而已。應去聲。

祭義曰先王之孝也色不忘乎目聲不絕乎耳心志嗜

欲不忘乎心致愛則存致慈則著著存不忘乎心夫

安得不敬乎慈乞約切。夫音扶。○致愛極其愛親之誠也。存以三者親也。

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

愉色者必有婉容婉容速切。

曾子曰：孝有三。大孝尊親，其次弗辱，其下能養。養去聲。

身也者，父母之遺體也。行父母之遺體，敢不敬乎？

夫孝置之而塞乎天地，溥之而橫乎四海，施諸後世

而無朝夕，推而放諸東海而準，推而放諸西海而準。

推而放諸南海而準，推而放諸北海而準。夫音扶，塞

傍午切，放甫兩切。○置者直而立之。溥者敷而散之。施言其出無窮。推言其進不已。放與放手四海之致也。所謂無所不通也。

孝有三。小孝用力，中孝用勞，大孝不匱。思慈愛忘勞

可謂用力矣。尊仁安義可謂用勞矣。博施備物可謂

不匱矣。匱，具位切，施去聲。○庶人思父母之慈愛而忘已躬耕之勞，可謂用力矣。此亦能養之事。

小孝也。諸侯大夫士尊重於仁，安行於義，功勞足以及物，可謂用勞矣。此弗辱之事。中孝也。匱，乏也。博施謂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備物謂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助祭，可謂不匱矣。此天子大孝尊親之事也。

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懼而無怨。父母有過

諫而不逆。惡去聲。

孔子曰：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可謂孝矣。不虧其

體，不辱其身，可謂全矣。並祭義。

善則稱親，過則稱己，則民作孝。

小人皆能養其親，君子不敬，何以辨？養去聲。○辨，別也。別必切。

父母存，不敢有其身，不敢私其財。

父母存，饋獻不及車馬。並坊記。

大戴禮孔子曰：身也者，親之枝也。敢不敬與？不能敬其身

是傷其親，傷其親是傷其本，傷其本枝從而亡。哀公問於孔子。

曾子曰：孝子之事親也，居易以俟命，不與險行以徼幸。

樂正子春曰：一舉足不敢忘父母，故道而不徑，舟而不

游，不敢以先父母之遺體行殆也。一出言不敢忘父

母，故惡言不出於口，忿言不及於已，然後不辱其身。

不憂其親則可謂孝矣。草木以時伐焉，禽獸以時殺

焉。夫子曰：伐一木，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大孝

單居問於曾子曰：父母之行，若中道則從，若不中道則

諫，諫而不用，行之如由己，從而諫，非孝也。諫而不

從，亦非孝也。孝子之諫，達善而不敢爭辨。中，去聲。○

已，且俯從所行而思諫道也。不敢爭辨，必下氣怡色柔聲以諫也。

父母所愛，愛之；父母所樂，樂之。並曾子事父母篇。○樂音洛。

孝經子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夫音扶。○人之備德，必始於孝而後仁義。

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立身行道

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身體言其大，髮膚言其細，細猶當愛。

之。况大者乎。立身行道。自然揚名于後世。光顯其親矣。

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愛敬盡於

事親而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蓋天子之孝也。惡

聲。惡慢於人。人亦惡慢之。則辱將及親。若行博愛

廣教之道。使人皆不慢惡其親。則德教加被天下。為四夷所法則也。五經一章。

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

是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義。以順天下。是以其教不

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夫音扶。行胡孟切。經常也。孝者天下自然之常道。民法

之以為行耳。明者推原其孝之出於人心。而得於天者。蓋法天明以為常。因地利以行義。順此以施教。不待嚴肅而成理也。傳言

章。○行與之行如字。

○聖學心法卷四

四十一

天地之性人為貴。人之行莫大於孝。孝莫大於嚴父

嚴父莫大於配天。行胡孟切。人為萬物之靈。孝者

也。傳

昔者明王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長幼

順。故上下治。長上聲。廟。則事天地能明察也。使家之長幼順

則知所以治國矣。

孝弟之至。通于神明。光于四海。無所不通。順長切。以

心。則鬼神歆而兆。民歸其德矣。五傳九章。○長上聲。

論語子夏曰。事父母能竭其力。竭。力也。

子曰。父母唯其疾之憂。言父母愛子。唯恐其有疾病。常以為憂。人子體此。則所以守其

身者不容不謹矣。為父母

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遠。遊。則去親遠。而為日久。方。欲親必知之所在。而無憂。不

已。則必至。而無失也。有方。謂

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以喜。一則以懼。知。猶記

知父母之年。則既喜其壽。又懼其衰。而於愛日之誠。自有不能已者。五里如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孟莊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

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孟莊子。魯大夫名也。莊子能用其臣守其政。故其他孝行雖有可稱。而皆不若此事之為難。子孫保之。行胡孟切。

中庸子曰。舜其大孝也。德為聖人。尊為天子。富有四海

之內。宗廟享之子孫。保之。子孫。謂虞夏思陳胡公之屬。第十

武王續大。王季文王之緒。壹戎衣而有天下。身不

失天下之顯名。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享之

子孫。保之。續。祖管切。大音泰。○續。繼也。太。王。季。之

看戎衣。以代紂也。第十八章。

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

之事者也。夫音扶。○達。通也。武王續大。王季文王

其先。祖。此。繼。志。述。事。之。大。者。也。

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敬其所尊。愛其所親。事死如

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踐。猶履也。其指先王也。

子孫。臣庶也。始死。謂之死。既葬。則曰反。而止焉。皆指先王也。此。繼。志。述。事。之。意。也。五。第。十。九。章。

孟子曰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送終之禮。所當得為而不

而薄於吾親也。公孫。名。是為天下愛惜此物。

事孰為大事親為大

孰不為事事親事之本也事親孝則忠可移於君。順

治而天下

若曾子則可謂養志也事親若曾子可也養去聲。承

順父母之志。是以事親者當如曾子之養志。然人子

所能為者皆所當為。故孟子止曰可也。豈以曾子之

不得乎親不可以為人。不順乎親不可以為子。得者

承順以得其權心。順則有以論之於道。為人。蓋泛言也。為子則愈密矣。五詳要。

大孝終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子於大舜見之矣十五

而慕則其終身可知矣。

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

為天子父尊之至也以天下養養之至也養去聲。既

為天子之父則當享天下之養。此舜之所以尊親養親之至也。五詳要。

家語子曰立身有義矣而孝為本立身以孝為

說苑孔子曰賢子之事親發言諫辭應對不悖乎耳趣走

進退容貌不悖乎目卑體賤身不悖乎心趣去聲。趣

父母怒之不作於意不見於色深受其罪使可哀憐

上也父母怒之不作於意不見於色其次也父母怒

之作於意見於色下也並建本宜切。見形向切。

揚子曰父母子之天地歟無天何生無地何形天縣地

氣母化成也。詳音。

孝莫大於寧親寧親莫大於寧神寧神莫大於得四

表之懽心寧安也。寧神者

孝子愛日言養親之心。惟日不足也。詳音。

唐韓愈曰天孝莫高乎善繼集

高郢曰王者之孝在於承順天地嚴配宗考恭謹德教

以臨兆民俾四海之內懽心助祭唐書

宗歐陽脩曰守成念夫至艱孝者先乎善繼夫音

凡子之事其親者盡其心焉耳心貴正正則不敢私

其所私者大孝之道也並文

司馬光曰天子之孝非若眾庶止於養親而已蓋將慎

守前人之業而傳於無窮然後為孝也養去

保基緒傳子孫孝之實也

聖人之德無以加于孝自天子至於庶人莫不始於

事親終於立身揚名於後世誠為學所宜先也

天子之孝在於得萬國之懽心以事其親並傳

胡寅曰處家庭不違乎孝則子道得矣故堂管見

胡宏曰道非仁不立孝者仁之基也胡言

未不與其朝也。人臣義無私交。大夫非君命不越境。所以然者。社朋黨之原。為後世事君。而有二心者之明戒也。陸公九年。朝音潮。為如字。

左氏傳。晉范文子曰。仁以接事。信以守之。忠以成之。敏以行之。事雖大必濟。應事接物。以仁為主。信不可易。必能成大事矣。成公九年。應音聲。

晉卻至曰。人所以立信。知勇也。信不叛君。知不害民。勇不作亂。知音去聲。人立於天地間。有誠信者。不忍叛君。有知識者。不敢害民。有武勇者。不敢作亂。

衛北宮文子曰。臣有臣之威儀。其下畏而愛之。故能守其官職。保族宜家。蓋臣道。故有臣之威儀。為其下者畏其威而愛之。故能保守官職。全其族。

齊晏平仲曰。在禮家施不及國民。不遷。農不移。工商不變。士不濫。官不滔。大夫不收公利。施音去聲。滔音也。刀切。禮也。謂大夫之家所施恩澤。不得及於國民也。四民不得遷其業。農主稼穡。工治器用。賈主懸遷。士不失其職。官不滔。大夫不敢作福。以收人心也。公二十六年。賈音古。

禮記曲禮曰。凡為君使者。已受命。君言不宿於家。使音去聲。故所問也。

郊特牲曰。為人臣者。無外交。不敢貳君也。私親也。是外交也。

祭統曰。是故君子之事君也。必身行之。所不安於上。則不以使下。所惡於下。則不以事上。惡音去聲。以音已。大惡人之心。即大

學製矩之道如此。而後能盡其道也。及後世。如魯。亦作四。

子曰。下之事上也。雖有庇民之大德。不敢有君民之心。仁之厚也。是故恭儉以求後仁。信讓以求後禮。不自尚其事。不自尊其身。儉於位。而寡於欲。讓於賢。卑已而尊人。小心而畏義。求以事君。得之自是。不得自是。以聽天命。庇音備。後音後。為言為也。求以事君者。求其忠且之。言不易道。以微利。讓也。禮也。

事君難進而易退。則位有序。易進而難退。則亂也。故君子三揖而進。一辭而退。以遠亂也。易音以。致切。遠音去。不別也。則。

事君慎始而敬終。輕交。易絕。君子所耻也。並表記。易以致切。

下之事上也。身不正。言不信。則義不一。行無類也。孟切。類音比。或音否。也。類。

孝經孔子曰。以孝事君。則忠以敬。事長則順。忠順不失。以事其上。然後能保其祿位。而守其祭祀。長音上。祿音。能守祭祀矣。能。

君子事上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也。君則思盡忠。有過則思補。益。將也。有美則順而成之。救。止也。有德。故能相親。傳十三。

論語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

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子產鄭大夫公孫儀養民也。敬謹恪也。惠愛也。

子曰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以道事君者不從君之欲也。先達也。

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

行己有耻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使去聲。言為使之難。不獨責於能言而已。孟子曰。

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後與後獲之後同。食。祿也。君有言責者盡其忠。皆所以敬吾之事而已。不可先有求祿之心也。衛靈公篇。

子夏曰君子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為厲己也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為諂己也信。謂誠意惻怛而人信之也。厲。猶病也。諂。事上使下。

孟子曰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公孫。皆以誠意交乎而後可以有為。子張篇。

古之人脩其天爵而人爵從之今之人脩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棄其天爵則惑之甚者也終亦必亡而已矣要。平聲。脩。天爵而人爵從之。蓋不求而自至也。要。求也。脩。天爵以要人爵。心已惑矣。得人爵而棄天爵。則惑又甚焉。終必并其所得人爵而亡之也。孟子。

古之人得志澤加於民不得志脩身見於世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見形句切。見謂名實之顯者也。

有事君人者事是君則為容悅者也有安社稷臣者以安社稷為悅者也。有天民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

以安社稷為悅者也有安社稷臣者以安社稷為悅者也。有天民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

以安社稷為悅者也有安社稷臣者以安社稷為悅者也。有天民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

行之者也有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所徇以為容達之事也。大臣之計安社稷。如小人之務悅其君。若夫而不志也。民者無位之編。以其全盡天理。故謂之天民。必道可行而行之。不小用以徇人也。大

家語曰治官莫若平臨財莫如廉廉平之守不可改也也。廉。清也。廉平之道。固守之不可改也。郭正。公。

國語晉趙宣子曰吾聞事君者比而不黨夫周以舉義比也舉以其和黨也比。毗至切。夫音扶。

晉箕鄭曰信於君心則美惡不踰信於名則上下不干信於令則時無廢功信於事則民從善有業信。始音切。有。音也。利。音也。但。有。音。陽。不。至。

荀子曰君子寬而不慢廉而不剋剋。始音切。有。音也。利。音也。但。有。音。陽。不。至。

上則能尊君下則能愛民政令教化形下如景影。同。形。制也。言施政令教化以制其下。如影之隨形。不違越也。日道篇。

說苑曰人臣之治官事則不營私家在公門則不言貨利當公法則不阿親戚奉公舉賢則不避仇讎忠於事君仁於利下推之以恕道行之以不黨至。公。

虞丘子曰奉國法而不黨施刑戮而不仇可謂公平於能切。

趙肥義曰貞臣也難至而節見忠臣也累至而行明貞。西。書。記。難。去。聲。行。胡。孟。切。

趙肥義曰貞臣也難至而節見忠臣也累至而行明貞。西。書。記。難。去。聲。行。胡。孟。切。

趙肥義曰貞臣也難至而節見忠臣也累至而行明貞。西。書。記。難。去。聲。行。胡。孟。切。

漢賈山曰古者大臣不得與宴游使皆務其方以高其節

則群臣莫敢不正身脩行以稱大禮與行編並去聲

賈誼曰為人臣者皆顧行而忘利守節而仗義故可以

託不御之權可以寄六尺之孤五通鑑綱目行胡孟切

蓋寬饒曰山有猛獸藜藿為之不采國有忠臣姦邪為

之不起通鑑綱目

吳陸抗曰人臣之節匪躬是徇吳志

唐韓愈曰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

百官者承君之化者也任有小大惟其所能

入則諫其君出則不使人知者大臣宰相之事並文

相去聲

柳宗元曰執忠與敬臣道畢矣其

柳玘曰位官則潔己省事而後可以言守法戒子通錄

宗張詠曰事君者廉不言貧勤不言苦忠不言己効公不

言己能言行錄

范仲淹曰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樂音

音

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並宋文鑑

上聲

歐陽脩曰所謂大臣者必能宣布上德叶和中外使人

心悅豫朝政肅清朝音

高秩厚祿人臣所願必也處之無愧然後得以為榮並文集

處上聲

范祖禹曰人臣以難事責於君使其君為堯舜之君者

尊君之大也開陳善道以禁閉其君之邪心唯恐其

君或陷于有過之地者教君之至也大學何義

司馬光曰凡人臣者上以事君中以利國下以養民釋

此三者非人臣也集

蘇軾曰以義正君而無害于國可謂大臣矣

蘇轍曰輔君之善而補其不足此誠大臣之事並文

程子曰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何所不濟

直己守道所以濟時枉道徇人徒為失己並文

為臣之道當使恩威一出於上衆心皆隨於君若人

心從己危疑之道也真西山諸書記

胡安國曰臣之事君猶子之事父以忠信為本

賈昌朝曰仕官之法清廉為最聽訟務在詳審用法必

求寬恕並戒子通錄朝音

呂居仁曰當官之法唯有三事曰清白慎曰勤知此三

者則知所以持身矣知此三者可以保祿位可以遠

耻辱可以得上之知可以得下之援矣並文

胡寅曰臣之事君以行安民之術也。

大臣欲正君心必先正其心其心不正如正君何。

臣之事君格其非心褊狹者宜廓以寬狃急促者宜

道以紆並通鑑綱目○滿
補典切挾胡炎切

胡宏曰守身以仁以守身之道正其君者大臣也。胡子知言

張浚曰事君者必此心純一而後能有感格。明善錄

黃龜年曰一言而盡事君之道曰忠罪莫大於欺君。一

言而盡輔政之道曰公罪莫大於私己。言行錄

朱子曰欲圖大者當謹於微欲正人主之心術未有不

以嚴恭寅畏為先務聲色貨利為至戒。

誠以天下之事為己任則當自格君心之非始欲格

君心則當自身始。

士大夫出身事主上則使其君為堯舜之君下則使

其民為堯舜之民。

守官只要律已公廉執事勤謹晝夜孜孜如臨淵谷

並文

張敬夫曰後世道學不明論至道者不過及於人才政

事而已孰知其本在於君心而孰知格君之本乃在

於吾身乎。心學

呂祖謙曰進諫之道使人君畏吾之言不若使人君信

吾之言使人君信吾之言不若使人君樂吾之言。音

人臣之憂在於諫之未善不在於君之未從。並傳

大抵講論治道不當言主意難移當思臣道未盡不

當言邪學難勝當思正學未明。

陸子靜曰共其職勤其事心乎國心乎民而不為身計

其得不謂之君子乎。言行錄

真德秀曰臣之事君以恭為本然必忠誠不二然後可

貴。大學

劉靜春曰人臣事君股肱心腹無有二事故居中則格

其非心用賢人行善政在外則安遠隣固基本選士

而進之用心一也。心學

心學曰人臣之心與君一然後能事君。

人臣心明則定心昏則亂心定則事無不定心亂則

事無不亂內外大小之臣同心同德共理機務可不

勞而天下治矣。

人臣事君如事天。人臣無一日不在上天覆燾之中

亦無一日不在人君臨御之下。此心凜然惕然不敢

有一時之不敬也。履數教切
惕徒歷切

忠

程子曰有剪桐葉之戲則隨事箴規違養生之戒則即

時諫止
道書

蘇軾曰人臣執法而不求情盡心而不求名出死力以

捍社稷使天下之心繫於一人而已不與焉與去聲

岳飛曰荷國厚恩當以忠義報國立功名書竹帛死且

不巧
言行錄
荷去聲

胡銓曰臣事君猶子事父知無不言於君有隱則於父

亦有隱也非忠孝也言行錄

呂祖謙曰忘其身者事君之忠博

胡寅曰忠愛其君者必思納諸無過之地而不計一身

之安危
通鑑
綱目

陳公輔曰愛君憂國先義後利平居犯顏逆耳不計一

身之利害緩急仗節死難不顧一家之存亡此忠也

言行錄
難去聲

陳俊卿曰人臣以不欺為忠而論事必達於大體文

真德秀曰大臣以正理事君君之所行有不合正理者

必規之拂之不苟從也拂薄
容切

人臣之義以忠直為本並大學
行義

心學曰君臣之間情意相通每事得盡誠言之然必使

善出于上已無與焉則為善矣與去

勤

書武王曰越在外服侯甸男衛邦伯越在內服百僚庶尹

惟亞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罔敢迺于酒不惟不敢

亦不暇惟助成王德顯越尹人祗辟西美辨切
在

男衛諸侯與其長伯在內服則有百僚庶尹惟亞惟

那宗工國中百姓與夫里居者亦皆不敢迺于酒

不惟不敢亦不暇不暇者有所畏不暇者有所勉惟

欲上以助成君德而使之昭著下以助尹人祗辟而

使之益不怠耳周書
卷之六

成王命君陳曰惟日孜孜無敢逸豫周書
君陳

詩曰亶亶申伯王績之事于邑于謝南國是式無匪切
管切

○亶亶勉強之貌績地也使徒其先世之事也邑國

都之廣也謝在今鄧州武使諸侯以為之法也大雅

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夙夜匪懈以事一人明謂明於
理哲謂察

於事保身順理以守身也懈怠

也一人天子也天非去八者

春秋左氏傳鄭子產曰政如農功日夜思之思其始而成

其終朝夕而行之行無越思如農之有畔其過鮮矣

鮮上聲○政之治民如農之治田日以晝夜欲與利

而除害思始而成終朝夕勤以行之也行無越思不

畔際於思也為政次序如農之有
畔際可以寡過矣車公二十五年

廉

書穆王命伯冏曰非人其吉惟貨其吉若時瘵厥官瘵始
切

○言不惟其人之善而惟以貨

賄為善則是曠厥官周書冏命

孟子曰可以取可以無取取傷廉許之言可以者。見而自

者深察而自疑之辭也。辭者名

新序子罕曰我以不貪為寶

介子推曰爭而得財廉士不受也並士即

文中子曰廉者常樂而無求王道篇。樂音洛。

蜀王宗弁曰廉者足而不憂綱鑑

唐蘇瓌曰清身檢下無使邪隙微開貨流於下矣戒子通錄。○隙

乞逆切

宋歐陽脩曰有所不足之謂廉有所不為之謂耻集

真德秀曰儉者廉之本廉者行之先明善錄。○行胡五切

心學曰為官以潔己奉公為先不可有一毫利己之心

守得定無私欲心下自然舒泰

謹

書成王曰居寵思危罔不惟畏弗畏入畏居寵威則思危辱當無所不致

其祗思危不知祗畏則入於可畏之中矣。周書周官

禮記子曰君子慎以避禍君子戒謹萬事非有為而為之也。是言亦使人知避困辱之

道耳。來記。○有為之為去聲。下如字

春秋左氏傳晉周子曰共而從君神之所福也共與恭同。○恭敬事

君而從其命。鬼神之所祐也。成公十八年

論語子曰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好去聲。○懼謂敬其事。成謂成

其詳。述

荀子曰言有召禍也行有召辱也君子其慎所立乎即所

謂學也。

主尊貴之則恭敬而傳主信愛之則謹慎而嘯傳與

卑退也。嘯與歎同。不足也。言不敢自謙也。仲尼名

謹慎利也聞怒害也故君子安禮樂利謹慎而無鬪

怒是以百舉不過也臣道篇。樂音洛。

凡流言流說流事流謀流譽流愬不官而衡至者君

子慎之衡音撤。去聲。○說者無根源之謂。愬謂也。不

致仕

說苑曾子曰官怠於官成病加於小愈禍生於懈惰孝衰

於妻子察此四者慎終如始正諫篇

宗蘇軾曰慎重則必成輕發則多敗集文

心學曰凡事不可以易視之事雖小亦要用心關防處

置凡事要敬不可有忽心亦不可有怠心處事要合

人心順天道易以致切。處去聲

聖學心法卷四

薛文清公要言

〔明〕

薛瑄撰
谷中虛輯

據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三十年吳獻台刻本影印原書版
框高二〇九毫米寬一四二毫米

刻文清先生要言序

谷子佩宗讀書尚友起家海上斷斷前賢而尤愛重

本朝薛先生若曰去吾近而可師其言又平實易直故每讀其書輒犁然有當其心積久成帙因析爲內外兩篇云茲將梓以傳用便誦習而遂屬余引端簡嗟乎翳余何人能敘先生言哉夫道之爲言道也本自周行廣路人

要言

序

在窮壤誰能去周行廣路而凌虛厲空以有行乎凌虛厲空以有行匪僞人則幻術爾僞不可學幻詎可久故世之懷慝襲義崇僞導譖色取口給無屑慥慥者是皆依託幻妄凌虛厲空者之類也久則病且什矣故知道之不明不行也夫婦之愚不肖弗與焉子言聖人之龍德必曰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未嘗若老子之龍乘風雲上天閃倏有

無之不可測識也而其言崇德廣業則又曰知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未嘗若莊列之恠出神入鬼狂恣無歸之不可以理天下家國也如敬軒先生豈不明允篤誠平實易直近而可師爲有據依耶而或者貴耳謂其少自得語嗟乎宋自嘉熙而後學者流猥派別岐分戶競高者崇靜虛卑者守訓故而訓故之失遂以註疏章句

要言

序

糟粕陳言爲可以入德而作聖經世而宰物而不知本固有在愈傳愈遠愈離蓋至明興宣德正統間三百餘年於茲矣河津介河朔又經元人汗染之俗時莫有知誦法先王從事聖學者而先生弗假師傅崛起中立超然於風氣俗習之外其言行巨細皆必揆義與道而後已其謂萬物不能礙天之大萬事不能礙心之虛人心有一息之急便與天地

之化不相肖矣又曰鳥集茂林龍潛深淵聖人洗心退藏於密此豈可不謂深造自得哉又或少其鮮所撰著此尤淺之乎語先生矣嗟乎古聖哲由軒農而降至七十二子之徒彼有撰著論辨者幾何人夫其所以師百世而風後來者其尚言乎矧先生之言炳炳燿燿矣自是而後始有康齋吳聘君氏江門陳白沙氏以至近世王湛諸名儒益光以顯蓋實自先生發之其焉可誣已余是以私淑艾而莫之敢狎焉乃佻宗則重有取於余言嘉靖辛酉春三月吉滌上後學胡松序

夏言

序

三

余十七八歲時獨學寡朋偶書肆中見薛文清公讀書錄取而讀之有契於心遊庠序中雖日習舉子業其所志念則竊慕文清公之為人迨登第後涉歷仕途迄今二十餘年而讀書錄未嘗釋手每澄心莊誦即惕然有所警省儼然與嚴師友相對處焉噫言不顧行學者之通患是以古之人恒耻躬之不逮而躬行君子孔子猶謙焉文清夫子篤志踐履

夏言

序

四

故所言皆切近平實夷考其行有不如其所言者乎誠非徒言之者可不謂有德之言耶余是以尊而信之先輩東湖吳公會摘讀書錄中之語為粹言後可泉胡公又集其語為讀書錄略然所集與粹言無異余因二公之意復增其所未備分為內外兩篇蓋內篇所以脩己立德外篇所以應事處物遂總題為文清要語云夫體用一原合內外之道也究

其極又何內外之可云乎

嘉靖甲子春三月吉無棣後學谷中虛謹識

要言

序

五

薛文清公要言

橫渠張子云心中有所開即便劄記不思則

還塞之矣余讀書至心有所開處隨即錄之

蓋以備不思而還塞也若所見之是否則俟

正於後之君子云河東薛瑄識

人心有一息之怠便與天地之化不相似

萬物不能礙天之大萬事不能礙心之虛

嘗默念為此七尺之軀費却聖賢多少言語于

要言

卷上

此而尚不能脩其身可謂自賊之甚矣

心中無一物其大浩然無涯

吾於所為之失隨即知而改之然未免再萌於

心因謂有不善未嘗不知易知之未嘗復行

難

余徃年在中州嘗夢一人儒衣冠其色黯然而謂

是朱文公告余曰少嗜欲多明理明發遂書

其言于壁

一日在湖南靖州讀論語坐久假寐既覺神氣清甚心體浩然其妙難以語人

人之出處當安於義命不安義命妄也

脩德行義之外當一聽於天若計較利達日夜思慮萬端而所思慮者又未必遂徒自勞擾祇見其不知命也

宣德五年閏十二月初二日夜余在辰州府分

司睡至五更忽念已德所以不大進者正為

要言

卷二

二

舊習纏繞未能掉脫故為善而善未純去惡而惡未盡當自今一刮舊習一言一行求合於道否則匪人矣

學以靜為本

古人功名不立有憂老之將至者吾於道德無

成亦憂老之將至誠心如此

慎言其餘深有味

常沉靜則含蓄義理深而應事有力

萬起萬滅之私亂吾心久矣今當悉皆掃去以全吾湛然之性

少言沉默最妙

工夫切要在夙夜飲食男女衣服動靜語默應事接物之間于此事事皆合天則則道不外是矣

無欲則所行自簡

人有斯須之敬則怠慢之心生而非禮矣有

要言

卷上

三

斯須之不和則乖戾之心生而非樂矣故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

纔舒放即當收斂纔言語便思簡默

顏子終日不違如愚喋喋多言而能存者寡矣

因喜而多言覺氣流而志亦為動

易搖而難定易昏而難明者人心也唯主敬則

定而明

輕言則納侮

仰不愧俯不作心廣體胖人欲淨盡天理渾全則顏氏之樂可識矣

主一則作事不差纔二三則動作小事亦差矣况大事乎

思無疆學者當深體之易曰惟溪也故能通天下之志

自喜則自矜之心生一念之非即過之一動之妄即改之

要言

卷一

四

發奮誠心要做好人一切舊習定須截斷

思無邪乃誠身之要惟敬足以神明其德

讀書不體貼向自家身心上做工夫雖盡讀古今天下之書無益也

自家一箇身心尚不能整理更論甚政治篤志此道使天下之物不能尚其庶有進乎

申公曰為治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余謂為

學不在多言亦顧力行何如耳

將聖賢言語作一場話說學者之通患

德性之學須要時時刻刻提撕警省則天理常存而人欲消熄苟有一息之間則人欲長而

天理微矣

念慮一毫雜妄即非仁便當克去

水清則見毫毛心清則見天理

主一則氣象清明二三則昏昧矣

要言

卷一

五

一念不謹即作狂之端此一念能謹即作聖之

端兆充其極則堯桀分矣

鳥雀巢茂林蛟龍潛深淵聖人洗心退藏于密

公則一私則殊正則大邪則小

易有脩辭立誠之訓書有惟口出好興戎之訓

春秋有食言之譏禮有安定辭之訓銅人有

三緘之戒論語孟子與凡聖賢之書謹言之

訓尤多以是知謹言乃脩德之切要所當服

膺其訓而勿失也

非力所及而思者妄也故君子思不出其位

二十年治一怒字尚未消磨得盡以是知克己

最難

平日虛明氣象最可觀使一日之間常如平日之時則心無不存矣

文士學做聖賢文詞如中國人學外國人言語

學得雖是自身却只是中國人做得雖是自

要言

卷上

六

身却只是庸眾人

作詩作文寫字皆非本領工夫惟於身心上用

力最要身心之功有餘力游焉可也

求在外者未可必求在內者必可得未可必者

一聽於天必可得者當責之已

萬金之富不以易吾一日讀書之樂也

酒色之類使人志氣昏酣荒耗傷生敗德莫此

為甚俗以為樂余不知果何樂也惟心清慾

寡則氣平體胖樂可知矣

聽言雜則與之俱化遂失其正故賢乎聽德惟

聰

開卷即有與聖賢不相似處可不勉乎

若實見得雖生歿猶不可異况取舍之間乎

懈意一生即為自棄

德行道藝皆不如古人豈可不自勉

大丈夫心事當如青天白日使人得而見之可

要言

卷上

七

也

欲以虛假之善蓋真實之惡人可欺天其可欺乎

斯須省察不至則妄念發

人知天下事皆分內事則不以功能誇人矣

天無不包地無不載君子法之

人有負才能而見於辭貌者其小也可知矣

甲夜以思只公之一字乃見克己之效驗

人所以千病萬病只為有己為有己故計較萬端惟欲己富惟欲己貴惟欲己安惟欲己樂惟欲己生惟欲己壽而人之貧賤危苦死一切不恤由是生意不屬天理滅絕雖曰有人之形其實與禽獸奚以異若能克去有己之病廓然太公富貴貧賤安樂生壽皆與人共之則生意貫徹彼此各得分願而天理之盛便是與萬物為一體矣

要言

卷上

八

已與人物本同一理一氣而或不能公好惡於天下者蔽於有己之私也

一息不可不涵養涵養只在坐作動靜語默之間

凝定最有力

輕當矯之以重急當矯之以緩漏當矯之以寬躁當矯之以靜暴當矯之以和粗當矯之以細察其偏者而悉矯之久則氣質變矣

余性偏於急且易怒因極力變化

心一操而羣邪退聽一放而羣邪竝興

操心一則義理昭著而不昧一則神氣凝定而不浮養德養身莫過於操心之一法也

許魯齋詩曰萬般補養皆為偽只有操心是要

規惟心得而實踐者乃知其言之有味

居敬以立本窮理以達用

造化翕寂專一則發育萬物有力人心寧靜專

一則窮理作事有力

要言

卷上

九

堯典以欽之辭始益稷以欽之辭終堯舜傳心

之要可知矣

好議論前輩得失乃初學之大病前輩誠有不

可及者未可輕議也

言不及行可耻之甚非特發於口謂之言凡著

於文詞者皆是也嘗觀後人肆筆奮詞議論

前人之長短及夷考其平生之所為不及古

四四三

人者多矣吾輩所當深戒也

切不可隨眾議論前人長短要當已有真見方

可

人不主敬則此心馳騖出入莫知所止也

上蔡有一硯極愛之遂屏去此可為克己之法

不能克己者志不勝氣也

外物得亦不喜失亦不怒則心定矣

周公告成王曰厥亦惟我周太王王季克自抑

要言

卷二

十一

畏蓋抑乃檢束收斂之意畏乃恐懼兢慎之

意豈惟王者當然實為脩省之至要

吾性覺疎快寫字有差遺者即此是敬不屬處

謹之

志固難持氣亦難養主敬可以持志少慾可以

養氣

廣大虛明氣象無慾則見之

欲淡則心虚心虛則氣清氣清則理明

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故知惟

孝友于兄弟為為政之本

因讀朱文公與子受之書念之念之夙夜無忝

所生之言不勝感發興起中心惻然必欲不

為一事之惡以忝先人

人只是箇心性靜則存動則應明白坦直本無

許多勞擾若私意一起則枝節橫生而紛紜

多事矣

要言

卷上

十一

一為外物所誘則心無須臾之寧矣

膽欲大見義勇為心欲小文理密察智欲圓應

物無滯行欲方截然有執

心細密則見道心龐則行不著習不察

不言而躬行不露而潛脩

書稱舜曰濬哲蓋濬則哲淺則否嘗驗之於人

其深沉者必有智浮淺者必無謀也

氣質之偏自生來便有此矣若自幼至長歷歷

曾用變化之功則亦無不可變之理若氣質
既偏自少至長所習又偏一旦驟欲變其所
習非百倍之功不能也

千古聖賢未嘗不以警懼之意為勉

學不進率由於因循

君子之心欲人同其善小人之心欲人同其惡
體認未至終未能與道合一

學者開口皆能言道理然當體諸心果能實好

要言

法上

十二

此道理否又當體之身果能實行此道理否
若徒能言之於口而體諸身心者皆不能然
是所謂自欺也

循循而不已者其有所至與

謹防外好以奪志

斯須照管不至則外好有潛勾竊引之私不可
不察

工夫緊貼在身心做不可斯須外離

為學時時處處是做工夫處雖至鄙至陋處皆

當存謹畏之心而不可忽且如就枕時手足

不敢妄動心不敢亂想這便是睡時做工夫

余覺前二十年之功不如近時切實而有味

順理而行則直而易逆理而行則曲而難

英氣甚害事渾涵不露圭角最好

第一要有渾厚包涵從容廣大之氣象

促迫褊窄淺率浮躁非有德之氣象

要言

卷上

十三

見得理明須一一踐履過則事與理相安而皆
有著落處若見理雖明而不一一踐履過則
理與事不相資終無可依據之地曾點所以
流於狂也

敬天之心瞬息不敢怠

大丈夫以正大立心以光明行事終不為邪暗

小人所惑而易其所守

君子之出處當脩其身而聽之天彼卑汗苟賤

搖尾乞憐攀援勢要以售進者果何心哉
無行所悔最為難事

天地者吾之父母也凡有所行知順吾父母之
命而已違恤其他

寡欲省多少勞擾

余每呼此心曰主人翁在室否至夕必自省曰
一日所為之事合理否

看得為學無別法只是知一字行一字知一句

要言

卷一

十四

行一句便有益

孔子曰庸言之信庸行之謹今人日用言行將
謂小事都不謹信此德業所以不廣崇也

聖人大公無我真天地氣象後人區區小智自
私晝夜圖為無非一身佚欲之計宜其氣象
之卑陋矣

厚重靜定寬緩進德之基

纔為善即有求名之心乃人欲而非天理矣

不為耳目口鼻所役心常泰然

識高則量大氣盛則聲宏

仲長子光曰在險而運奇不若宅平而無為

人心皆有所安有所不安安者義理也不安者

人欲也然私意勝而不能自克則以不安者

為安矣

理非利口辯舌者所能知惟默而成之不言而

信存乎德行者識之

要言

卷上

十五

持已得一敬字接物得一謙字

惟以文辭名位自高而貪鄙之行有不異常人
者斯亦不足貴也已

理明而觀衆論之得失了然

余少年學詩學字錯用了工夫早移向此庶幾
萬一

不以禮制心其欲無涯

衣食之類本為養生之具不可缺者故衣食飽

煖足矣過求華麗之衣必極口腹之欲君子不為也

思索大勞而不節暴其氣也

氣昏物誘者性之害識明理勝者學之功

尋思千能百巧都不濟事只無欲是高处

不善之端豈待應物而後見邪如靜中一念之

刻即非仁一念之貪即非義一念之慢即非

禮一念之詐即非智此君子貴乎慎獨也

要言

卷二

十六

無欲如至清之水秋毫必見有欲如至濁之水

雖山岳之大亦莫能鑑矣

省察之功不可一時而或怠詩曰夙夜匪懈其

斯之謂與

老子多藏必厚亡之言極善

老子曰身與貨孰多身一而已矣世有迷貨喪

軀者何其愚之甚邪

天誠可畏密室顯地無非天也敢不畏乎

人為不善者將以欺天而天不可欺將以欺人而人不可欺曷若不為之愈也

輕與必濫取易信必易疑

慮事周密處心泰然

敬字一字無欲字乃學者至要至要

余近日甚覺敬與無欲之力

掃却浮雲而太虛自清徹去蔽障而天理自著

世人信占卜小術以為已有富貴之命一切不

要言

卷上

十七

脩人事恣縱妄為儼然僥倖所獲蓋有不遂

所欲而反罹咎者多矣命其果可恃乎惟君

子則不然凡百恐懼脩省惟義是守而貧賤

富貴一聽於自然命蓋有所不計也

程子曰脩養之引年為國之祈天永命常人之

至於聖賢皆工夫至此則有此效驗信哉斯

言也

程子曰吾以徇欲傷生為深耻學者體此則可

以保身矣

為善須表裏澄徹方是真實為善有纖毫私意夾雜其間即非真為善矣

君子行義以俟命小人恃命以忘義

心如鏡敬如磨鏡鏡纔磨則塵垢去而光彩發

心纔敬則人欲消而天理明

心生於物物誘也心死於物物化也物化物誘

其機皆在於目

要言

卷上

十八

千古為學要法無過於敬敬則心有主而諸事

可為

聖人之心應物即體元不少動

程子謂人天資有量者皆有滿唯聖人之量道

也自無滿時近觀人素稱有量者不能不滿

益信程子之言矣

外慕者內不足

人有才而露只是淺深則不露

人當大着眼目則不為小者所動如極品之貴

舉俗之所歆重殊不知自有天地若彼者多

矣吾聞其人亦眾矣是奚足動吾念邪惟仁

義道德之君子雖願為之執鞭可也

惟時惟幾聖人警戒之心曷嘗有頃刻間斷

凝重之人德在此福亦在此

挺特剛介之志常存則有以起偷惰而勝人欲

一有頹靡不立之志則甘為小人流於卑汗

要言

卷上

十九

之中而不能振拔矣

敬則卓然敬則光明

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也外此便是世俗之

學

愈收斂愈充拓愈細密愈廣大愈深妙愈高明

時然後言惟有德者能之

虛明廣大氣象到人欲淨盡處自見匪言語所

能喻

意纔有向便失其正不可不察

私欲盡而心體無量

心定氣平而身體之委和舒泰不可言

自治之要寧過於剛顏子克己之功非至剛不能

莊敬日強安肆日偷之語宜身體翫蓋莊敬則

志以帥氣卓然有立為善疊疊不倦不知老之將至安肆則志氣昏惰柔懦無立翫惕歲

要言

卷上

二十

月悠悠無成矣

古人衣冠偉博皆所以莊其外而肅其內後人

服一切簡便短窄之衣起居動靜惟務安適

外無所嚴內無所肅鮮不習而為輕佻浮薄者

守約則能泛應

人心寬平則光明狹險則幽暗光明者君子幽暗者小人

有我之私極難克貴乎明與剛而已

虎靜詳密者能立事

伎心一生而天地否良心一發而天地泰

古人佩韋佩弦亦變化氣質之一法也

日用間身心切要道理只是仁義禮智之性發而為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隨事隨處必

體認得了了分明方為見道而無行不著習不察之患矣

要言

卷上

注

無所為而為者誠也有所為而為者偽也誠者

不息偽者易輟

物惡大過造化尚然况人事乎

人之饗用當各量其分薄功而厚饗鮮不仆矣

錦衣玉食古人謂惟辟可以有此以其功在天

下而分所當然也世有一介之士得志一時

即侈用無節甚至相衣皆綾綺之類宜其顛

覆之無日此曾目覩其事可為貪侈之戒

吾心誠志於學天其遂吾願乎
謙以自牧安往而不善

人當自信

細微處一一能謹或少過舉矣

不為人之非笑而易其所守

戲謔甚則氣蕩而心亦為所移不戲謔亦存心

養氣之一端

人開口皆能談禮義論名節及見利必趨見勢

要言

卷上

三十一

必附又不知禮義名節為何物也

有鳳凰翔于千仞之氣象則不為區區聲利所

動矣

人知天地萬物為一體則薰然慈良惻怛之心

有不覺而自發於中者

靜能制動沉能制浮寬能制褊緩能制急

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宜深體之

一念之欲不能制而禍流於滔天

傲則仰慙則俯邪則欹正則平

人有滿於得意而不覺形於色詞者其所養可

知矣

德進則言自簡

心有毫髮之繫即不得其平

患得患失之心推其極不仁之甚者也

韓子曰澄其源而清其流統于一而應於萬可

以形容道體

要言

卷上

三十一

伯宗曰怙其雋才而不以茂德滋益罪也此可

以為後生輕俊者之戒

曾子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君子之

守其身可不謹乎

必使一言不妄發則庶乎寡過矣

珠藏澤自媚玉蘊山舍輝此涵養之至要

范武子曰喜怒哀類者鮮易者實多此名言也

不忤不求可以為守身之法

好勝人之大病

富貴易至溺人可不謹哉

節儉朴素人之美德奢侈華麗人之大惡

纔自有其能便為心累

天不以隆冬大寒而息其生物之機械人不以

熟寢大寐而息其虛靈之知覺

人惟一心操之為君子放之為小人

莊子曰泰宇定發乎天光言心定則明矣

要言

卷上

三十四

聖人一片實心種種道理皆從此出

慎言謹行是脩己第一事

心口如一為忠信心口不一非忠信也

偶讀醫書有曰洗心曰齊防患曰戒吾有取焉

乞璠之富貴恬不知耻可怪也夫

認得為己何所不至此言當深翫味體認

迷於利欲者如醉酒之人人不堪其醜而已不

覺也

夜氣如泉源清之數亦不能清矣君子所以貴

乎存息也

枚乘曰欲人無聞莫若勿言欲人無知莫若勿

為又曰積德累行不知其善有時而用棄義

背理不知其惡有時而亡此皆名言也

夏葛冬裘饑食渴飲朝作暮息得其正者皆時

中也

常默可以見道

要言

卷上

三十五

忠信立身之本

惟誠無間斷破缺

欲心一動如火之熾如水之溢非用大壯之力

莫能止其欲

安其內不求于外見其大而畧于小正統五年

正月十八日分司夢得此語因記之

言要緩行要徐手要恭立要端以至作事有節

皆不暴其氣之事

怒至於過喜至於流皆暴其氣也

謀利計功乃人欲之私學者之通患也

纔有有為之心雖所行合理亦是人欲

絕謀利計功之念其心超然無係

和從中上流出來中是和之源頭蓋一而二二

而一者也

學須有覺方得總會處

莊子曰至人之用心若鏡不將不迎應而不藏

要言

卷上

三六

程子所謂形容道體之言此類是也

忠信積久可孚於人

輕言戲謔最害事蓋言不妄發則言出而人信

之苟輕言戲謔後雖有誠實之言人亦弗之

信矣

易曰脩辭立其誠故慎言乃進脩之要

無物不有無時不然此言宜時時深體之

雷電風雨參錯交動於下而太虛之本體自若

萬事萬變紛紜膠擾於外而吾心之本體自

如

視箴曰蔽交於前其中則遷所謂蔽者非止謂

非禮之色凡見一切可好之物目逐之而動

者皆是也

為學第一在變化氣質不然只是講說耳

余病頭風久不敢讀書因念克伐怨欲不行可

以為難之語原憲之學尚未至於仁况未至

要言

卷上

三七

於憲之學者可不勉乎

好為怪異不經之談者不明理也

人纔動即有差故君子慎動

自矜自伐者皆不能克有己之私也

程子曰達理則樂天而不競內充故退讓而不

矜

在在處處時時刻刻事事物物皆道也須要識

得

聖人不怨天不尤人心地多少灑落自在常人
纔與人不合卽尤人纔不得於天卽怨天其
心忿忮勞擾無一時之寧泰與聖人之心何
啻霄壤

省察存養不可毫髮間斷

心無妄思口無妄言身無妄動安得有差故有

差者皆妄也無妄之義大矣

人真實有命不可以僥倖易其守

要言

卷上

三八

為學要時時提醒此心勿令昏塞

孔子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是皆一定之理君

子知之故行義以俟命小人不知故行險以

僥倖

識量大則毀譽欣戚不足以動其中

一念之善景星慶雲一念之惡烈風疾雨

但當自求所未至者知不知在人我何與焉

要當渾厚中有分辯者在乃可

習於見聞之久則事之雖非者亦莫覺其非矣
無妄語人誠之門深宜體此

劉立之謂從明道年久未嘗見其有暴厲之容
宜觀明道之氣象

人有以自樂則窮通為一

為學只要分理欲二字

人欲肆而羞惡之心亡矣

人知論人之是非而已之是非則不知也

要言

卷上

三九

人之為學當於性情上用功

聖賢千言萬語只要人存天理去人欲

為學第一功夫立心為本心存則讀書窮理躬

行踐履皆自此進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

其放心而已程子曰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

人將已放之心收之反入身來自能尋向上

去皆此意也

人為學至要當於妄念起處卽遏絕之予每嘗

用力於此故書以自勵

忘與助學者之通患

先儒曰慾心一萌便思理義以勝之即窒慾之

要也

古人有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故四勿視為先
學須切問近思方見道不遠人

外聖賢之學便是異端世俗之學

張子曰無天下國家皆非之理學至於不責人

要言

卷一

三十一

其德進矣

無卜筮而知吉凶最宜詳翫人所為順理即所
謂惠迪吉又何必卜筮而後知吉乎人所為
悖理即所謂從逆凶又何必卜筮而後知凶
乎

一語妄發即有悔可不慎哉

凡讀書思索之久覺有倦意當斂襟正坐澄定

此心少時再思則心清而義理自見

泛觀天下之書而不知用力雖多亦奚以為

欲深欲厚欲莊欲簡

靜中有無限妙理皆見

斯須心不在而動即妄矣

纔收斂身心便是居敬纔尋思道理便是窮理

二者交資而不可缺一也

無義理以養心何所不至

君子灑乾之健只無私便不息有私便息矣

要言

卷上

三十一

只寡欲便無事無事心便澄然矣

語曰敬德之聚也此語最宜潛體

從事於主敬者斯得太極之妙

心存則因器以識道

程子曰人能克己則仰不愧俯不忤心廣體胖

其樂可知切意顏子之樂亦如此

所處之地雖靜而心飛颺于外亦不得靜也惟

身在是而心亦在是則不擇地而靜矣

心有開時開時見是理無物不有無時不然塞

時則不見矣故為學要時時提醒此心

多言最使人心志流蕩而氣亦損少言不惟養

得德深又養得氣完而夢寐亦安

心本寬大無邊一有已私則不勝其小矣

心術不正則事事不正

涵養不可不深省察不可不密

體用一原須微無間默而觀之

要言

卷上

三十一

有一毫之矜飾即心馳於外而氣象卑陋矣

心役物不可役於物

造化萬物皆從虛中來故程子謂老子玄牝一

章最善

自古以來汲汲於外物之求者併與外物漠然

無存矣外物果何益哉

明道作字甚敬曰非欲字好只此是學推之凡

事皆然

朱子曰知其性分之所固有職分之所當為而

各俛焉以盡其力千古聖賢之學只是學此

而已舍此皆是俗學

一切外物放下緊緊於身心上用力斯得近裏

之效矣

元城劉忠定力行不妄語三字至於七年而後

成力行之難如此不可不勉也

周子曰果而確克己之功當如是

要言

卷上

三十一

宴安鴟毒此言當深省

抑之詩曰相在爾室尚不愧於屋漏無日不顯

莫予云觀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予

誦此詩深省於心

語言動作皆氣也有過處皆足以動志

主靜以立其本慎動以審其幾

程子曰視聽思慮動作皆天也人但於其中要

識其真與妄耳學者日用工夫無有切於此

者宜汲體力行之

一念之妄非誠也一語之妄非誠也一動之妄

非誠也必念慮語言動作皆出於無妄斯為

誠矣

多記駁雜之事妨正理

所謂欲寡其過而未能者吾老猶體之

天下古今學術之邪正義利之分而已

坤之初六履霜堅冰至不但小人女子夷狄從

要言

卷上

三十四

微以至著如人一念之惡循習不已必至於

大惡故大而治天下國家近而治一心一身

皆當謹之於微也

善幾不可不充惡幾不可不絕朱子所謂近則

公私邪正遠則廢興存亡只於此處看破便

幹轉了此實治已治人之至要也

古人處大震懼不少動其心自思誠不如古人

遠矣

邵子詩云不讀人間非聖書凡不正之書皆不

可讀

既往之非不可追將來之非不可作此吾之自

省也

衛武公蘧伯玉皆以高年而篤於進脩誠可為

後世法

中夜思千古聖人之心惟是誠而已

孟子專心致志四字讀書之至要

要言

卷上

三十五

人無忠信不可立於世

為學能使理勝氣則可以變化氣質之性而反

天地之性若氣勝理則不能矣

識進則量進

注焉而不滿其量無窮酌焉而不竭其源無盡

消息盈虛造化自然之理聖人知之故順之而

吉衆人不知故逆之而凶

孔子言有恒者難見驗之人信然

人之威儀須臾不可不嚴整蓋有物有則也

聖賢成大事業者從戰戰兢兢小心來

聖人之德莫大於孝故書首稱舜克諧以孝

克勤小物為學切要

見賢思齊見不賢而內自省不獨見當時之人

如此似至讀古人之書見古人之賢者皆思

齊見古人之不賢者皆自省則進善去惡之

功益廣矣

要言

卷上

三六一

孔子視其所以一章亦可反觀已之為善為惡

所由所安之實

宴好之私不形於動靜情欲之感無介於威儀

德之至也

日省已過之不暇何暇責人之過

不遷怒功夫甚難惟嘗用力者知之然不可不

勉

常存不如人之心則有進

蕩滌私邪存養心性端謹容節

程子曰省躬責已不可無亦不可常畱在心作

悔蓋常畱在心作悔則心體為所累而不能

舒泰也

由經以求道由辭以得意程子教人切要之言

出處去就士君子之大節不可不謹

聖賢相傳之道盡性而已

孔子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惟親歷者知其味

要言

卷上

三七

余忝清要日夜思念於職事萬無一盡况敢

恣肆於禮法之外乎

為官最宜安重下所瞻仰一發言不當殊愧之

程子書視民如傷四字於座側余每欲責人嘗

念此意而不敢忽

澁以刻薄為戒每事當從忠厚

為政以法律為師亦名言也既知律已又可治

人

寧人負我毋我負人此言當留心

凡國家禮文制度灋律條例之類皆能熟觀而

深考之則有以酬應世務而不戾乎時宜

有欲則人得而中之惟無欲則彼無自而入

惟寬可以容人惟厚可以載物

人之子孫富貴貧賤莫不各有一定之命世之

人往往於仕宦中昧冒禮法取不義之財欲

為子孫計殊不知子孫誠有富貴之命今雖

要言

卷上

三

無立錐之地以遺之他日之富貴將自至使

其無富貴之命雖積金如山亦將蕩然不能

保矣况不義而入者又有悖出之禍乎如宋

之呂蒙正范文正諸公咸以寒微致位將相

曷嘗有賴於先世之遺財乎

導友善不納則當止宜體此言

未合者不可強言以鈎之若然則近於譎

余每夜就枕必思一日所行之事所行合理則

恬然安寢或有不合即展轉不能寐思有以

更其失又慮始勤終怠也因筆錄以自警

不可因喜而蹉過當為之事

不可乘喜而多言不可乘快而易事

處人之難處者正不必厲聲色與之辯是非較

長短惟謹於自脩愈謙愈約彼將自服不服

者妄人也又何校焉

須要有包含則有餘意發露太盡則難繼

要言

卷上

三

輕言輕動之人不可以與深計易喜易怒者亦

然

處事尤宜心平氣和

勢到七八分即已如張弓然過滿則折

人當自信自守雖稱譽之承奉之亦不為之加

喜雖毀謗之侮慢之亦不為之加沮

和而敬敬而和處眾之道

待吏卒輩公事外不可與交一言

不可因人曲為承順而遂與之合惟以義相接則可以與之合

事纔入手便當思其發脫

張文忠公曰左右非公故勿與語予深體此言

吏卒輩不嚴而慄然也

事已往不追最妙

不能謹始慮終乘快作事後或難收拾則必有

悔矣

要言

卷上

四

接下言貴簡不可一語冗長

所見既明當自信不可因人所說如何而易吾

之自信

文中子曰僮僕稱恩可以從政矣

文中子曰同不害正異不傷物

凡與人言即當思其事之可否可則諾不可則

無諾若不可而輕諾之事或不可行則

必不能踐厥言矣有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

也意蓋如此

文中子曰多言不可與遠謀多動不可與久處

疑人輕已者皆內不足

不可強語人以不及非惟不能入彼將易吾言

矣

觀人之法只觀含蓄則淺深可見

咸其輔頰舌人未信不可強以言聒之

先儒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與小人處則動心

要言

卷上

四

忍性增脩豫防而德乃進

清心省事居官守身之要

人未已知不可急求其知人未已知不可急與

之合

聞人毀已而怒則譽已者至矣

人譽已果有善但當持其善不可有自喜之心

無善則增脩焉可也人毀已果有惡即當去

其惡不可有惡聞之意無惡則加勉焉可也

求民而不已者其東野稷之御乎

處已接物事上使下皆當以敬為主

有意悅人便失其本心

後人開口論天下事若指諸掌然自治空疎作

事無本果能有成乎

中者立法之本信者行法之要

當官不接異色人最好不止巫祝尼媪宜疎絕

至於工藝之人雖不可缺亦當用之以時大

要言

卷一

四二

不宜久留於家與之親狎皆能變易聽聞箴

弄是非儒士固當禮接亦有本非儒者或假

文辭或假字畫以媒進一與之款洽即墮其

術中如房瑄為相因一琴工出入門下衣倚

為非遂為相業之玷若此之類能審察疎遠

亦清心省事之一助

為政以愛人為本

為學於應事接物處尤當詳審每日不問大事

小事處置悉使合宜積久則業廣矣

論事不可趨一時之輕重當思其久而遠者

有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終吉處橫逆之道也

心不可有一毫之偏向有則人必窺而知之余

嘗使一走卒見其頗敏捷使之稍勤下人即

有趨重之意余遂逐去之此雖小事以此知

當官者當正大明白不可有一毫之偏向

心誠色溫氣和辭婉必能動人

要言

卷上

四三

立法之初貴乎參酌事情必輕重得宜可行而

無弊者則播告之脩既立之後謹守勿失信

如四時堅如金石則民知所畏而不敢犯矣

或立法之初不能參酌事情輕重不倫遽施

於下既而見其有不可行者復遂廢格則後

有良法人將視為不信之具矣令何自而行

禁何自而止乎

覺人詐而不形於言有餘味

法者因天理順人情而為之防範禁制也當以
公平正大之心制其輕重之宜不可因一時
之喜怒而立法若然則不得其平者多矣
戒太察太察則無含弘之氣象

用人當取其長而舍其短若責備於一人則世
無可用之才矣

待左右當嚴而惠

凡取人當舍其舊而圖其新自賢人以下皆不

要言

卷上

四四

能無過或早年有過中年能改或中年有過
晚年能改當不追其往而圖其新可也若追
咎其往日之過并棄其後來之善將使人無
遷善之門而世無可用之才也以是處心刻
亦甚矣

陶淵明曰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此言當體
處事了不形之於言尤妙

大抵常人之情責人太詳而自責太畧是所謂

以聖人望人以衆人自待也惑之甚矣

治人當有操縱人不得怨之

夫九三壯于頄有凶獨行遇雨若濡有愠無咎

決小人之道怒見于面必有凶惟從容和柔

以決之則無咎

單襄公曰君子不自稱也非以讓也惡蓋其人

也夫人性凌下者不可蓋也求蓋其人抑下

滋甚故聖人貴讓此乃名言

要言

卷上

四五

安重深沉者能處大事輕浮淺率者不能

執已能以病人之不能適足以自病而已

作事切須謹慎仔細最不可怠忽疎畧先儒謂

前輩作事多周詳後輩作事多濶畧余覺有

濶畧之失宜謹之

不言而自能行出則人心服

作官者雖愚夫愚婦皆當敬以臨之不可忽也

常見人尋常事處置得宜者數數為人言之陋

亦甚矣古人功滿天地德冠人羣視之若無者分定故也

大事小事即平平處之便不至於駭人視聽矣如治小人寬平自在從容以處之事已則絕口不言則小人無所聞以發其怒矣

處事不可使人知恩

欲人悅已則人有惡已者也

處事最當熟思緩處熟思則得其情緩處則得

要言

卷上

聖六

其當

議論者於人小過必辯論不置而遺其大者視

聖人包含之氣象遠矣

內剛外和決小人之道

聖人取人不以有功而揜其過不以有過而揜

其功如管仲霸者之佐耳其過多矣聖人猶

不廢其一匡之功後世有論人過而遂沒其

功者多見其尅核之甚也

取與是一大節其義不可不明

張南軒無所為而為之之言其義甚大蓋無所

為而為之者皆天理有所為而為者皆人欲

如日用間大事小事只道我合當如此做做

了心下平平如無事一般便是無所為而為

若有一毫求知求利之意雖做得十分中理

十分事業總是人欲之私與聖人之心絕不

相似

要言

卷上

聖七

已未善人譽之不足喜已有善人毀之不足怒

觀聖人與師言辭語從容誠意懇至真使人感

慕于數千載之上

凡事皆當謹始慮終

常人見貴人則加敬見敵已者則敬稍衰於下

人則慢之而已聖人於上下人已之間皆一

誠敬之心

以勢利交者安得不終離

疾惡之心固不可無然當寬心緩思可去與否

審度時宜而處之斯無悔切不可聞惡遽怒

先自焚撓縱使即能去惡已亦病矣况傷於

急暴而有過中失宜之弊乎

為君所委任者當以誠報不可一事欺之

經曰勿忿疾於頑孔子曰膚受之愆不行皆當

深味

挺特自守者必君子攀援附和者必小人

要言

卷上

四八

事最不可輕忽雖至微至易者皆當以慎重處

之

君子以莊敬自持則小人自不能近

治病不求其本除弊不自其源難也已

觀聖人之去小人皆從容自在若無事者所謂

可怒在彼已何與焉者也

語人以所及者當語人以所不及者安

文中子曰古之從仕者養人今之從仕者養已

切中後世祿仕之病

畧有與人計較長短意思即是渣滓消融未盡

不觀諸陰陽乎其化皆以漸而不驟人之處事

如是則鮮失矣

觀人之法聽言最先雖不能盡亦可得七八分

外晦則氣象含蓄內明則文理密察蒞眾之道

也

物惡太過造化尚然况人事乎

要言

卷上

四九

方為一事即欲人知淺之尤者

韓魏公范文正公皆一片忠誠為國之心故其

事業顯著而名望孚動於天下後世之人以

私意小智自持其身而欲事業名譽比擬前

賢難矣哉

以已之廉病人之貪取怨之道也

余直不欲妄答一人前時妄答人或終日不樂

或連日不樂

廉而自忘其廉則人高其行而服其德

成王問史佚曰何德而民親其上史佚曰使之

以時而敬順之忠而愛之布令信而不食言

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此名言也

論萬事皆當以三綱五常為本

丙吉深厚不伐張安世謹慎周密皆可以為人

臣之法

左右之言不可輕信必審其實

要言

卷上

辛

吾思人有貴而自滿者所謂位不期驕也此不

可不戒

為政通下情為急

家人卦初九曰閑有家悔亡九三曰家人嗃嗃

悔厲吉上九曰有孚威如吉大率治家過嚴

雖非中而吉

集衆人之耳目為一已之耳目

莊子曰夫事其親者不擇地而安之孝之至也

夫事其君者不擇事而安之忠之盛也此言

甚正

為吏不可一事苟且如文移之類皆當明白

時下通塞不足為欣戚要久而後見

學者之所講明踐履仕者之所表倡推明皆當

以三綱五常為本

人之邪正必謹於所習習與正人居則正與不

正人居則不正此前賢之至論萬世之明戒

要言

卷上

辛

定見明自信篤可以處大事

便辟側媚小童最能順人志意使人不覺傾向

幾至心不能持自非明理剛特有守之君子

鮮不為所移者以是知古人比頑童之訓其

慮深矣

忍所不能忍容所不能容惟識量過人者能之

接物宜含弘如行曠野而有展步之地不然太

狹而無以自容矣

舜好問而好察邇言人須體此

人臣得行其志全在有應苟無應雖聖賢亦末如之何也矣

遇橫逆之來當思古人所處有甚于此者

允九五孚於剝有厲君子不可以小人假善悅已而信之若信之適墮其計中乃危道也

為人謀而不忠非仁也

聖人言人過處皆優柔不迫含蓄不露此可以

要言

卷上

五三

觀聖人之氣象

機事不密則害成易之大戒也

勿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非特兵法為然

蓋可以為防小人之法

紛華擾擾浮雲之過目耳

僮僕姑取其給使令之役耳切不可聽其言恐

大有害於事

友正直者日益友邪柔者日損

愛民而民不親者皆愛之不至也書曰如保赤

子誠能以保赤子之心愛民則民豈有不親者哉

恭而不近於諛和而不至於流事上處眾之道

以誠感人者人亦以誠應以詐術人者人亦以詐應

誠意孚於未言之前則言出而人信之

程子曰始比不以道隙於終者多矣故結交貴

要言

卷上

五三

乎謹始

贈言以名位期人不若以德業勉人

正以立心廉以律已忠以事君恭以事長信以

接物寬以待下敬以處事居官之七要也

不欺君不賣法不害民此作官持已之三要也

凡所為當下即求合理勿曰今日始如此明日

改之一事苟其餘無不苟矣

法立而行則人不玩

婦人女子之言不可聽余見仕宦之人多有以是取敗者不可不以為戒

偶一事發不中節終夕不快

行有不得於外皆當反求諸已求諸已者無不

盡善而猶有不得者當安於命而已

臨屬官公事外不可泛及他事

凡事既濟則盛極而有悔故大象曰思患而豫

防之

要言

卷上

五四

人臣巧文以避罪非忠也

以其能治不能以其賢治不賢此設官之本意

有假官威剝民以自奉者果何心哉

去弊當治其本本未治而徒去其末雖衆人之

所暫快而賢知之所深慮

道人以善不可則止其知幾乎

名利關誠是難過上蔡所謂能言如鸚鵡者真

可畏也

待小人嚴而和

不為衆譽而加喜不為衆毀而加戚其過人遠

矣

分外之事一毫不可與

世有聞人論道學不非笑之以為狂則憎惡之

以為矯噫使學不學道則所學者果何事耶

應事纔應即休不可須臾畱滯為心累

君父人之大倫只當竭誠敬盡所以事之之道

要言

卷上

五五

其合與否有所不恤也苟慮其不合枉道以

求之則所失者多矣交朋友事官長皆然

一失人則人皆莫之與孤立而無助矣

作事快心必慎其悔蓋消息循環自然之理持

之有道則雖亢而非滿矣

惟正足以服人

人素無實德實才而悅人作文辭以諛已而作

文辭者又極口稱譽之彼以諛求此以諛應

文辭之弊孰有甚於此乎

處事識為先斷次之

士之氣節全在上之人獎激獎激則氣節盛苟

樂軟熟之士而惡剛正之人則人務容身而

氣節消矣

當大任有一毫私心人必見之矣

事貴審處古人謂天下甚事不因忙後錯了真

名言也

要言

卷上

五十六

作官常知不能盡其職則過人遠矣

世之廉者有三有見理明而不妄取者有尚名

節而不苟取者有畏法律保祿位而不敢取

者見理明而不妄取無所為而然上也尚名

節而不苟取狷介之士其次也畏法律保祿

位而不敢取則勉強而然斯又為次也

處大事不宜大厲聲色付之當然可也

程子常書視民如傷四字於座側曰某於此有

愧大賢尚然後之臨民者當何如哉

作官一事不可苟

天下大患惟下情不通為可慮昔人所謂下有

危亡之勢而上不知是也

大者弗察撥拾小者以為之不知類甚矣

聖賢以義制心得志與天下由之不得志獨行

其道出處進退富貴貧賤視之如一初不少

動其心小人則不然方血氣盛時據位持勢

要言

卷上

五十七

真若剛強不屈者及血氣既衰去位失勢悲

感流涕卑屈苟賤之態靡所不至由無義以

制心也

為治遠者大者不務而近小是急衆人之見也

晉伯宗每朝其妻必戒曰盜憎主人民惡其上

子好直言必及於難伯宗不能用後果為三

卻譖而殺之

側媚小人惟得是務不知其可賤也

為政當有張弛張而不弛則過於嚴弛而不張則流於廢一張一弛為政之中道也

未同而與言古人所深耻

李景讓母鄭氏曰士不勤祿猶災其身雖婦人

之言亦可以為居官急職者之戒

立得脚定却須寬和以處之

行有不得反之於已使行之是則得不得有命

已何與焉使行之非即當改之不可執其非

要言

卷上

五六一

以求勝於人也

法者輔治之具當以教化為先

或曰人有慢已者何以處之曰使已有可慢之

事則彼得矣已無可慢之事則彼失矣失得

在彼已何與焉此先儒之論重書以為警

與人言宜和氣從容氣忿則不平色厲則取怨

人遇拂亂之事愈當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

所行有窒礙處必思有以通之則智益明

益成括小有才而不知君子之大道適足以殺

其身蓋人知大道則明於進退存亡吉凶消

長之理必不至於輕率逞才妄為以取禍也

固不可假公法以報私讐亦不可假公法以報

私德

民至愚而神不可欺也惟至誠足以動之

為官者切不可厭煩惡事苟視民之冤抑一切

不理曰我務省事則民不得其死者多矣可

要言

卷上

五六一

不戒哉

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必有所濟蓋天下事

莫非分所當為凡事苟可用力者無不盡心

其間則民之受惠者多矣

凡禍患伏於無形之中惟聖人則知幾而防之

於未然故能消其禍眾人不知幾而圖之於

已著則無及矣

進將有為退必自脩君子出處惟此二事

無輕民事惟艱無安厥位惟危豈惟為人君當
然凡為人臣者亦當守此以為愛民保己之
法也

不論人之賢否但見勢利則傾慕豈非失其本
心乎噫弊也久矣

男女之欲天下之至情聖人能通其情故家道
正而人倫明

天下之獄自古不得其平者多矣掌刑者可不

要言

卷上

卒

擇其人乎

以己之欲知人之欲亦猶是以己之勞知人之
勞亦猶是當推以同之

教人言理太高使人無可依據

人譽之使無可譽之實不可為之加喜人毀之
使無可毀之實不可為之加戚惟篤于自信
而已

人已一也腴人之脂膏以自肥何其不仁哉

忠臣事君視天下猶一家非為身謀也

人之自立當斷於心若實見得是當決意為之
不可因人言以前却而易其守

察於安危審於禍福謹於去就莫之能害也莊
生之言亦可取

必能忍人不能忍之觸忤斯能為人不能為之
事功

許魯齋曰世間巧拙俱相半不許區區智力爭

要言

卷上

空

此言宜念

人多於快意之事忘却道

正末作禁游民所以敦財利之源省妄費去冗
食所以裕財利之用

財出於民費用廣則財不足財不足則賦歛重
賦歛重則民窮民窮則力竭力竭其本搖矣
伍舉曰私欲弘侈則德義鮮少德義不行則近
者騷離遠者遠距亦名言也

庖丁解牛人處常變之道備焉

聞事不喜不驚者可以當大事

親愛之言不可偏聽

自脩則人不得以非禮相加所謂不惡而嚴也

即人言可以見所養之淺深

為政須通經有學術者不學無術雖有小能不

達大體

張子曰學至於不責人其學進矣此言當深體

要言

而力行之愚屢言及此而不厭其煩者亦欲

深省而實踐之也

自古有天下者觀其所用之人則政事可知矣

民不習教化但知有刑政風俗難乎其淳矣

天下國家當大培根本何以培之仁而已

利者人心之同欲而欲專之可乎

書言罰弗及嗣賞延于世此聖人之仁心也故

賞當過於厚而刑不可過於濫

朱子綱目大書張良謝病辟穀其旨微矣

唐郭子儀竭忠誠以事君故君心無所疑以厚

德不露圭角處小人故讒邪莫能害

持盈惟有德者能之

易曰由辯之不早辯也李光祖云直到得郎當

了却方辯剗地激出事來此說最好

處大事貴乎明而能斷

復則吉迷復凶古之亡國之君敗家之子皆迷

要言

卷上

六三

復者也

誠心父母斯民為王道有一毫不誠非王道矣

聖人最重民力觀春秋所書可見

好善優於天下若自用已能惡聞人善何以成

事功

用人不可不慎才不稱事事何以立

有不合當知幾而不可妄求易曰浚恒貞凶

清心省事為官切要且有無限之樂

聖人凡事皆謹於微始初六坤初六之類可見
切不可聽人之言而隨和之

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其知
幾乎

常人纔有觸卽有不平意只是量小

事來只順應之不可無故而先生事端

夫履貞厲自任剛決雖正亦危凡人居顯位操

勢柄遇事果行不顧者亦若此占也

要言

卷上

六四

凡事皆當推功讓能於人不可有一毫自德自

能之意

裕盡往見吝從容治蠱而蠱益深

大臣行事當遠慮後來之患雖小事不可啓其

端

有小廉曲謹而不能有爲於事終無益

一言不可妄發一事不可妄動

羣居不可泛言雜駁不近正理之事謹之

人不能受言者不可妄與一言

試看千古以來溺於外物者竟亦何益于已但

垂貪不知止之名而已

謹言最是難事只與人相接輕發一言而人不

從便是失言不可不謹

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教

人者當謹守此言與人談論亦當謹守此言

不知時識勢而妄爲卽孟子所謂小有才不知

要言

卷上

六五

君子之大道

色斯舉矣翔而後集大而出處小而交接皆當

見幾而作也

身在堂上方能辨堂下人是非苟雜於堂下衆

人之中則亦不能辨矣此先賢之成說有感

而書於此

人好靜而擾之不已恐非爲政之道

履霜而知堅冰之必至履豨而知躑躅之有孚

故凡事必謹於微微不謹必至於著矣

聖人最惡訐人之陰私

程明道不用文字蓋誠意既不能動人文字何

補

古之聖人不語人以未及

妬之時義大矣哉朱子曰幾微之際聖人所謹

不能識事幾妄為而中實亦可耻也

不相知者雖終日同處亦不知也

善言

卷二

六六

進退出處只當居易俟命

人不謀諸已而強為之謀彼即不從是謂失言

日用間此等甚多人以為細事而不謹殊不

知失言之責無小大也謹之

人臣事君當竭忠盡誠雖細事不可欺雖曲禮

皆當謹

名節至大不可妄交非類以壞名節

守官最宜簡外事少樸人謹言語

不以利交則無咎

暗於事幾而妄為取咎之道也

衆陰方長之時未易勝也深於易者知之

於方快意之時尤當謹快意之時乃盛之極而

衰之漸也

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為謗已也君臣朋友皆然

可不慎哉

處鄉人皆當敬而愛之雖三尺童子亦不可侮

無言

卷上

六七

慢也

稱意之事不可加喜喜則為外物動矣

所謂王道者真實愛民如子孟子所謂老吾老

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上以是施

之則民愛之如父母者有必然矣

待人極當忠而不可欺人我一致欺人乃所以

自欺也

治大眾必有容乃可易曰包蒙吉

程子曰始比不以道繫於終者多矣如不擇賢
否非類相比得不隙於終乎蓋世有其人讀
易至此有合識之

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之所為也天也
順乎天則心自泰然矣

不責人即心無凝冰焦火之累

孔子微服過宋其自處雖裕慮事則密

聖賢之忠厚不可當如明道之去分明不容於

時猶謂已學未至當時誠意不能動人其忠

厚如此

事以義為者則事無不正以利為者事雖正猶
未免出於利心

薛文清公要言

每日所行之事必體認其事為仁其事為義某
事為禮其事為智庶幾久則見道分明

吾居察院中每念韋蘇州自慙居處崇未覩斯
民康之句惕然有警於心云

余昨自京師來湖南瀕行院中僚友有誦唐人
此鄉多寶玉慎莫厭清貧之句余每不忘其

規戒之厚

視民如傷當銘諸心

常應物詩日所願酌食泉心不為磷緇亦可以

為守身之戒

不能感人皆誠之未至

待下固當謙和謙和而無節反納其侮所謂重

異吝也惟和而莊則人自愛而畏

慎動當先慎其幾於心次當慎言慎行慎作事

皆慎動也

處事不可令人喜亦不可令人怒

法立貴乎必行立而不行徒為虛文適足以啟

下人之翫而已故論事當永終知敝

處事即求是處格物致知之一端

為人不能盡人道為官不能盡官道是吾所憂

也

民心至柔真有不可強者惟順其心而道之則

無不從矣

夏言

卷二

二

有於一事心或不快遂於別事處置失宜此不

敬之過也

小人有功可優之以賞不可假之以柄

因一事不快於心而遷怒之心妄發此學者之

通病

處事當詳審安重為之以艱難斷之以果決事

了即當若無事者不可以處得其當而有自

得之心若然則反為所累矣

處事大宜心平氣和

勇者不懼誠亦難能

法者天討也以公守之以仁行之

一字不可輕與人一言不可輕許人一笑不可

輕假人

或治奸頑而務為寬縱暴其小慈欲使人感已

之惠其慢天討也甚矣

情可矜雖從寬典又當使之不知其寬可也

夏言

卷下

三

為政當以公平正大行之是非毀譽皆所不恤

必欲曲徇人情使人人譽悅則失公正之體

非君子之道也

只今在已者處得是何恤浮言

伊尹曰接下思恭豈惟人君當然哉有官君子

於臨衆處事之際所當極其恭敬而不可有

一毫傲忽之心不惟臨衆處事為然退食宴

息之時亦當致其儼肅而不可有頃刻褻慢

之態臨政持已內外一於恭敬則動靜無違
人欲消而天理明矣

簡者非厭事繁而求簡也但為所當為而不為
所不當為耳

夫法所以治奸頑也奸頑有犯執法以治之則
良善者獲伸矣若納賄而縱釋奸頑則良善
之冤抑何自而伸哉使良善之冤抑不伸是
不惟不能治奸頑而又所以長奸頑也

要言

卷下

四

世有假官柄以濟貪欲者吾不知此何心也
至誠以感人猶有不服者况設詐以行之乎
事事不放過而皆欲合理則積久而業廣矣
防小人密於自脩

養民生復民性禁民非治天下之三要

噬嗑賁豐旅四卦論用刑皆離火之用以是見
用法貴乎明噬嗑豐以火雷雷火交互為體
用法貴乎威明共濟賁旅以山火山交互

為體貴乎明慎並用

治獄有四要公慈明剛公則不偏慈則不刻明
則能照剛則能斷

政出於一則治有所統而民心信

剛明竝用折獄致刑之道也

心不錯即諸事不錯矣

君子惟義是守命有所不恤也

敬以持已以接人可以寡過矣

要言

卷下

五

順理都無一事

柳子守原議有關於世道

待人當寬而有節

聖人為治純用德而刑以輔之後人則純用法

術而已

舜清問於下民忘其勢而通下情也

欲事之合理誠難但細微處一一能謹或少過

舉矣

廉而不公者只是人欲之私

操得其要則不待深懲重賞而人自化於廉孔

子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

處事當沉重詳細堅正不可輕浮忽畧故易多

言利艱貞蓋艱貞則不敢輕忽而必以其正

所以吉也

物格知至在物之理與在己之理無間故曰纔

明彼即曉此

要言

卷下

六一

下民之冤抑不伸者由長人者之非其人也

昔人謂律是八分書蓋律之條目莫非防範人

欲扶翼天理故謂之八分書人之所為不犯

律條即為義犯之即為非義則律為八分書

可見

不虐無告不廢困窮聖人之仁也

事合義雖大不懼不合義雖小當謹

王伯之分正在不謀利計功與謀利計功之分

春秋最重民力凡有興作小大必書聖人仁民

之意深矣

人之所為一有不實即為妄矣

凡事分所當為不可有一毫矜伐之意

處已事上接下皆當以誠敬為主

窮通醜好之說士大夫所當知

犯而不較最省事

易簡處事自無勞擾

要言

卷下

七

交馳於聲利之場而此心存焉者寡矣

無形而有理所謂無極而太極有理而無形所

謂太極本無極

應事差錯由心不專

與人居官者言當使有益於其身有惠及於人

霍光小心謹慎沉靜詳審可以為人臣之法

嘗提省此心勿令昏蔽妄馳即處事少錯矣

庖丁解牛只是順理人處事能順理即如庖丁

無全牛矣

人臣當各立於其職不可有出位之思

涵養須用敬存此性耳進學則在致知明此性

耳

天地不交無以成化功上下不交無以成治功
道皆歸於人君之一心大臣正君之職於是可

見

識最先作事次之

要言

卷下

八

雖細事亦當以難處之不可忽况大事乎細思

處事最難

聞外議只當自脩自省

事無大小皆當致謹

行王道則黜霸功行霸道則棄王道後世有王

霸竝用之說非矣

孔子曰斯民也三代直道而行也是則三代之

治後世必可復

子陵之清足以廉頑立懦亦可謂百世之師矣

孔子曰焉用殺論語二十篇無以殺字論為政

者聖人之仁心大矣

聖人為治推其固有之善及人纔有私意即入

於權謀術數矣

處大事貴乎明而能斷不明固無以知事之當

斷然明而不斷亦不免於後艱矣

漢唐間英主大抵能用言則能成事功

要言

卷下

九

雖能建立大事功而不知道猶為淺故君子貴

乎知道

敬而和處眾之要

帝王為治之本在德其次莫先於用賢才脩治

法治法者禮樂刑政是也

莊生各有儀則謂之性朱子有取焉

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仁者之事

即王者之事

道學治道不可岐而為二道學正所以推而為

治道

孟子之後知王霸之分者董子

孟子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王道仁政皆自此出有一夫之不獲其所聖

人之心為之戚然不寧

常存心於義理久久漸明存心於閑事即於義

理日昧

要言

卷下

十

明道得志使萬物各得其所學者亦不可無此

志

出處去就士君子之大節不可不謹禮曰進以

禮退以義孔子曰有命孟子不見諸侯尤詳

於進退之道故出處去就之節不可不謹

天地之間時時處處皆是道之流行人之道即

天之道故當隨時隨處省察不可有毫髮之

間斷也

天理無內外隱顯之間故貴乎謹獨獨處不能

謹而徒飾乎外偽也

人心一息之頃不在天理便在人欲未有不在

天理人欲而中立者也

吾於靜時亦頗識是理但動有與靜違者存養

省察之不至也

天理流行隨處充滿無少欠缺故程子作字時

甚敬曰只此是學

要言

卷下

十一

中孚二體皆中實全體則中虛中虛則無物中

實則有理故曰中虛信之本中實信之質無

物而有理即無極而太極也

嘗觀山勢高峻直截即生物不暢茂其勢奔越

溪谷合轉回環者即其中草木暢茂水亦然

灘石峻即水急而魚鱉不留淵潭深則魚鱉

之屬聚焉以是而驗之人其峭急淺露者必

無所蓄積必不能容物作事則輕易而寡成

寬緩深沉者則所蓄必多於物無所不容作
事則安重有力而事必成善學者觀於山水
之間亦可以進德矣

氣直是難養余克治用力久矣而忽有暴發者
可不勉哉

明道先生著述極少先儒謂其作用近聖者言
其氣象也後人著述雖多而氣象有不近似
者知者必識之

要言

卷下

十一

有欲則人得而中之惟無欲則彼無自而入
吳陸遜有先禮後刑之言亦可謂識治體矣
博文是明此理約禮是行此理

有欲非道入道自無欲始

涵養深則怒已即休而心不為之動矣近頗驗
論性不論氣不備言孟子于極本窮原之性已
明但未備耳論氣不論性不明則是告子全
不識性也

多言最使人心志流蕩而氣亦損少言不惟養
得德深又養得氣完而夢寐亦安

為人須做徹表徹裏一般人

實有向道之心則道必進

當於心意言動上做工夫心必操意必誠言必
謹動必慎內外交脩之法也

學舉業者讀諸般經書只安排作時文材料用
與已全無干涉故其一時所資以進身者皆

要言

卷下

十三

古人之糟粕終身所得以行事者皆生來之
氣習誠所謂書自書我自我與不學者何以
異

因思學不進大病在見理不明信道不篤今欲
學道又怕既學道為道理拘束與自家身心
上受用外物相妨欲不學道又見說此是箇
好道理若見理明則必知外物之樂不如是
道之樂信道篤則必使外物之樂不得以奪

是道之樂如是而學其有不進者乎
一念之差心即放纔覺其差而心即正

先儒謂讀書只怕尋思近看得尋思二字最好
聖賢一句言語便反覆尋思在吾身心上何
者為是在萬物上何者為是使聖賢言語皆
有著落則知一言一語皆是實理而非空言
矣

謹言乃為學第一功夫言不謹而能存心者鮮
矣

要言

卷下

十四

言動舉止至微至粗之事皆當合理一事不可
苟先儒謂一事苟其餘皆苟矣

見事貴乎理明處事貴乎心公
心靜能處事

因憶少年時晚間誦書愈數而不能誦至來早
即心志豁然昨晚所讀之書悉能成誦今思
之晚間誦多不能記者氣昏也早間能背誦

者氣清也此亦可驗夜氣之說

天地之理聖人之心只是直

不力行只是學人說話

履端者時之新也為學亦當與時俱新

觀經書所載之道即當求吾身固有之道

心常存則因事觸發有開悟處所謂左右逢原

者可見心不存則與理相忘雖至近至明之

理亦無覺無見也

要言

卷下

十五

外物之味久則可厭讀書之味愈久愈深而不

知厭也

泰之九三當盛之極而衰之端兆焉可不慎歟

古者宰相竊柄顯而猶可攻惟近習竊柄如恭

顯輩則深而難去所謂城狐社鼠是也

余思仁數日未得其說忽於惻然隱恤慈良之

端似可即用以窺體

敬天當自敬吾心始不能敬其心而謂能敬天

者妄也

單襄公曰君子目以定體足以從之是以觀容而知其心矣目以處義足以步目今晉侯視遠而足高目不存體而足不步目其心必異矣目體不相從何以能久此亦名言

虛心接人則於人無忤自滿者反是

人須有容乃大古謂山藪藏疾川澤納汙瑾瑜揜瑕有容之謂也經曰有容德乃大有忍乃

要言

卷下

十六

濟者宜深體之

少陵詩曰水流心不競雲在意俱遲從容自在可以形容有道者之氣象

少陵詩寂寂春將晚欣欣物自私可以形容物各付物之氣象

或讀書或處事或論人物必求其是處便是格物致知之功

居處恭執事敬存吾心之天對越在天之天即

顧諟天之明命畏天命尊德性之謂也

學者大患在行不著習不察故事理不能合一處事即求合理則行著習察矣

人不持敬則心無頓放處

讀書以防檢此心猶服藥以消磨此病病雖未除常使藥力勝則病自衰心雖未定常得書

味深則心自熟久則衰者盡而熟者化矣

許魯齋曰責己者可以成人之善責人者適以

要言

卷下

十七

長己之惡

心無須臾閑理欲之幾間不容髮此勝則彼負此負則彼勝

每顧遺體之重未嘗一日敢忘先人

體認之法須於身心之所存所發者要識其孰

為中孰為和孰為性孰為情孰為道孰為德

孰為仁孰為義孰為禮孰為智孰為誠又當

知如何為主敬如何為致恭如何為存養如

何為省察如何為克己如何為復禮如何為
戒慎恐懼如何為致知力行如何為博文約
禮於凡天理之名皆欲識其真於凡用功之
要皆欲為其事如此則見道明體道力而無
行不著習不察之弊矣

千古聖賢未嘗不以敬懼之意為勉
治世君臣警戒之辭多衰世君臣諛說之辭多
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聖人論理

要言

卷下

十八

氣最分明又無離而二之之病

吾壯歸得如非復吳下阿蒙則庶有進乎若與
初來時無異恐有愧於故舊也

人心貴乎光明潔淨

心地乾淨自然寬平

只觀人氣象便知其涵養之淺深

精粗本末兼盡所以為聖賢之學若舍粗而求
精厭末而求本所謂語理而遺物語上而遺

下鮮不流而為異端

偶食桃梅其生者味酸熟者味甘因思孟子曰
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蓋凡為學為善皆貴
乎熟不獨仁也苟為不熟焉得其味之美哉
只寡欲便無事心便澄然也

讀書所以不見德崇業廣者只是講說不會實
行如講學而時習章便能學而時習否讀其
為人也孝弟章便能孝弟否讀顏子問為仁

要言

卷一

十九

章便能非禮勿視聽言動否若不能如此只
是講說耳

心不妄思一心皆天理身不妄動一身皆天理
事不妄為事事皆天理

曾子所傳無弊只是教人有序大學可見

孟子專心致志四字讀書之至要

五性之用知最先如開眼作事便要見是非豈
不是知在先

古語曰敬德之聚也此語最宜潛體蓋道妙
測靡有攸定惟敬則能凝聚得此理常在如
心敬則凝聚得德在心上貌敬則凝聚得德
在貌上以至耳目口鼻之類無不皆然或有
不敬則心君放逸而天德亡百體懈弛而物
則廢雖曰有人之形其實塊然血氣之軀與
物無以異矣此敬之一字乃聚德之本而為
踐形盡性之要也歟

要言

卷下

二十

一部論語聖人所以教人者率多孝弟忠信仁
義之道至於性天道僅見於子貢之語而夫
子之語則終未之及也後之學者開口即論
性天道之微竟不知實於此理為何如
觀太極圖得一靜字為處事之本
唐虞百揆之職揆之一字最有深意政事可止
可行莫不揆度其宜可則行否則止此所以
政出於一而下無廢事也

先儒謂肉刑於今必刑中施之亦足以寬民之
死

好異端者天資高則淪於空虛氣稟下則惑於
罪福

古者詩書禮樂多就事上教人而窮理亦就物
上窮究故所學精粗本末兼該而無弊後世
或論理太高學者踐履未盡粗近而議論已
極精深故未免有弊

要言

卷下

二十一

五經四書之外義理之精妙者無過太極圖切
要者無過西銘

程子挈敬之一辭示萬世為學之要

程子之主敬周子之無欲皆為學之至要

讀書貴知要只顏子四勿心不絕想口不絕念
守之勿失脩之勿違豈有差錯泛觀天下之
書而不知用力處雖多亦奚以為

星命家最悞人君子得吉卜固若常事而不廢

其脩省之功小人得吉卜則曰吾命素定矣
雖為不義之事可無傷也恃此而取敗者多
矣

命雖在天而制命實在已有人於此以星命家
言之謂其有永年之壽矣然入水即溺入火
即焦所謂永年者不可恃也不入水火即不
焦溺豈非命雖在天而制命在已乎又如人
素羸瘠乃能兢兢業業凡酒色傷生之事皆

要言

卷下

三十一

不敢為則其壽固可延永矣又如素強壯乃
恃其強恣意傷生之事則其禍可立待也此
又豈非命雖在天而制命在已歟

相業自大學經學中來者深自史學俗學中來
者淺要見古人之相業伊傅之書宜熟讀

理明後見天地萬物截然各安其分

丙吉為相尚寬大好禮讓不親小事時人以為

知大體

清而有容乃不自見其清清而不能容是自有
其清而心反為其所累矣

程子論恭敬曰聰明睿知皆由此出蓋人能恭
敬則心肅容莊視明聽聰乃可以窮眾理之
妙不敬則志氣昏逸四體放肆雖粗淺之事
尚茫然而不能察况精微之理乎以是知居
敬窮理二者不可偏廢而居敬又窮理之本
也

要言

卷下

三十一

孟子之言光明俊偉如蒼景春大丈夫章讀之
再三直使人有壁立萬仞氣象如濯江漢而
暴秋陽也快哉快哉

嚴恭寅畏天命自度不敢荒寧乃無逸一書之
要

天地不以萬物已生而不生聖賢不以往哲已
言而不言

韓子原道篇中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國家之語

深中異端之病

舍已從人最為難事所以舜稱堯孟子稱舜

凡詩文出於真情則工昔人所謂出於肺腑者

是也如三百篇楚詞武侯出師表李令伯陳

情表陶靖節詩韓文公祭兄子老成文歐陽

公瀧崗阡表皆所謂出於肺腑者也故皆不

求工而自工故凡作詩文皆以真情為主

康節曰思慮未發鬼神莫知不由乎我更由乎

要言

卷下

三十四

誰人能慎所發於將發則無悔矣

凡深藏者必重器而顯露者必賤物

論語一書未有言人之惡者熟讀之可見聖賢

之氣象

一毫省察之不至即處事失宜而悔吝隨之不

可不慎

老莊亦無神仙之說自秦漢來乃有之秦皇漢

武求之之效可見矣

屈原遠遊篇神仙度世之言皆假設耳人將謂

神仙真可學誤矣

左傳曰思其終也思其復也思其久也蓋人能

每事即始而慮終則必無悔吝之及矣

人於動處難得恰好纔動便有差所以發而中

節為難也

幾字古聖人已言之至周子發明尤親切耳

凡物虛則有神如鼓虛則響鐘虛則鳴心虛則

要言

卷下

三十五

靈

張之極者必翕強之極者必弱興之極者必廢

與之極者必奪乃造化消息滿虛自然之理

老子意欲翕之乃固張之意欲弱之乃固強

之意欲廢之乃固興之意欲奪之乃固與之

此程子所謂竊弄闔闢而為術也

以武王之聖而不知夷齊之賢豈非命歟

氣質極難變十分用力有猶變不能盡者然亦

不可以為難變而遂懈於用力也

有高才能文章坐此而取敗者多矣如禰衡孔

融之徒是也非特古為然今亦有之可不戒

哉

莊子曰道者萬物之所由也庶物失之者成得

之者生為事逆之則敗順之則成故道之所

在聖人尊之此言近正

安其內不求于外見其大而畧于小

正統五年正月十八

要言

卷下

二十六

日夜夢中得此兩句因記之時在山東

約其情使合於中亦養氣之事也

學者自幼便為謀利計功而學宜其不足以入

堯舜之道絕謀利計功之念其心超然無係

漢詔多引咎責躬恤民之意最為近古

水能鑑物故智屬之金能斷決故義屬之木有

生意故仁屬之火則文明故禮屬之土則質

實故信屬之

之伐怨欲不行心為四者之累而不虛必四者

淨盡則心虛而仁全矣

書載堯舜之行事皆先德行而後事功事功之

大者莫大於用人之一事觀諸二典可見矣

聖人言性與天道惟於贊易極言之耳平日與

門人言者極少

天地公共之理人得之為性人能盡其性是亦

公共之理耳無可矜伐者故程子曰達理則

要言

卷下

三十一

樂天而不競內充故退讓而不矜

鄭游吉九言曰無始亂無怙富無恃寵無違同

無傲禮無驕能無復怨無謀非德無犯非義

切謂九言之中無犯非義無傲禮二言足以

盡蓋其餘

孟子沒後道失其傳只是性不明

復則吉迷復凶古之亡國之君敗家之子皆迷

復者也復而無妄聖人矣

議論是非易行事合理難

程子曰不仁者無所知覺指知覺為仁則不可
竊疑知覺之所以能知覺者由生理之流行
而無間也生理是仁知覺是智如人一身生
理周流無間是仁有是仁方能知覺痛痒生
理不周流則不仁不仁則不知痛痒所謂手
足痿痺不仁也

天以一理賦與萬物人得其全物得其偏於全

要言

卷下

二十八

之中又有氣質昏明強弱之不齊惟生知上
聖氣得其清於全者無所蔽中人以下則氣
質昏濁而全者不能無蔽與物之偏者無異
此人有近於物者物於偏之中又有得其一
端之明者如睢鳩有別蜂蟻君臣之類此物
有近於人者但物之氣質之偏終為所拘不
能通乎理之全惟人能變化氣質則有可通
之理故張子曰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氣

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

性如水木本清被泥沙濁了便濁了也只得謂
之水性本善被氣質夾雜惡了便惡了也只
得謂之性故程子曰惡亦不可不謂之性者
此也

聖人教人只是文行忠信未嘗極論高遠

聖賢之言專務明理不尚文彩然理明字順自
無不文常人之言專尚文彩理苟未明文亦

要言

卷下

二十九

何用

朱子曰程子言仁本末甚備今撮其要不過數
言蓋曰仁者生之性也而愛其情也孝弟其
用也公者所以體仁猶克己復禮為仁也學
者於前之三言者可以識仁之名義於後一
言可以知用力之方矣

致知力行惟在於實一有不實則不能造其極
矣

人於實之一字當念念不忘隨事隨處省察於言動居處應事接物之間必使一念一事皆出於實斯有進德之地千言萬語只在實

豫上九曰冥豫成有渝無咎復六三頻復厲無咎皆廣遷善之門也

易曰憂悔吝者存乎介介即周子所謂幾善惡也

要言

卷下

三

太極圖用功之要只在君子脩之吉小人悖之凶脩之者脩此仁義中正也悖之者悖此仁義中正也故敬則欲寡而理明寡之又寡以至於無則靜虛動直靜虛者正也義也太極之體以立動直者中也仁也太極之用以行而聖可學矣

程子曰敬義夾持直上達天德此為學之要也張旭見擔夫與公主爭道及公孫大娘舞劍而草書進乃心嘗思念至此而感發程子曰須

是思方有感悟處若不思怎生得如此然可惜張旭留心於書若移此心學道何所不至此即無妄之意

公孫支言夷吾忌克忌猜疑克好勝二者人之大病也不可不去

蠹生木中枝葉從之顛仆詩曰顛沛之揭枝葉未有害本實先撥故王者以治內為本內不治而末雖安不足恃也漢元成哀平之世可

要言

卷下

三

見矣

禮曰君子不盡人之權不竭人之忠所以全交也此言有易道存焉

四夷來王本於無怠無荒乃知人君一心之敬雖微而遠人歸往之效甚大

涵養吾一一即主敬也

致中致和為難涵養不可不深省察不可不密心無所主即動靜皆失其中

四時行百物生莫非天理發見流行之實所謂
天理卽元亨利貞是也聖人一動一靜莫非
妙道精義之著所謂妙道精義卽仁義禮智
是也在天爲天理在聖人爲妙道精義其理
一也

允執厥中中者性命之理也千古道學之源本
於此故朱子曰堯之一言至矣盡矣

程明道曰中有主則實則外患不能入此實字

要言

卷下

三十一

指主敬而言主敬則天理存而心實外患自
不能入伊川曰中有主則虛虛謂外邪不能
入此中有主卽主敬之主主敬則理雖實而
心體常虛虛謂外邪不能入又曰中無主則
實實謂物來奪之此實字指外物言中無主
謂不主敬卽中無主而天理不存外物皆得
以入故曰實實卽物來填塞於中

易於十二月臨卦二陽方長之時已爲八月遯

卦二陰初長之戒聖人之遠慮如此

春秋不言事應而事應具存天道真可畏未有
虛發於前而不應於後者視天爲茫茫不足
與言天道

靜坐中覺有雜念者不誠之本也惟聖人之心
自然真一虛靜無一毫之雜念

未應事時常持守此心勿失應事時省察此心
勿差旣應事了還持守此心勿失

要言

卷下

三十一

三風十愆遵其戒則治違其戒則亂

二五事之疇貌言視聽思恭從明聰睿肅又哲
謀聖乃踐形盡性之學

勿忘最是學者日用切要工夫人所以心與理
背馳者正緣忘於有所事耳誠能時時刻刻
不忘於操存省察等事卽心常存而天理不
亡矣

觀大學經致知格物連誠意說則格物先欲格

身心之理而後誠善之功可施故程子曰格物莫若察之於身其得之尤切

一貫即中和之義

只可潛脩默進不可求人知

易曰震无咎者存乎悔動其補過之心可以无

咎此日新之要

又曰憂悔吝者存乎介介即周子所謂幾也於

此憂懼豈復有悔吝乎

要言

卷下

三

易言繼之者善也此善字實指理言也孟子言

性善此善字虛言性有善而無惡也然孟子

言性善實自繼之者善來因繼之者善故性

有善而無惡也

無怠無助長最切於日用之功而無怠尤急

處事最要妥帖詳審即無瑕隙之可議

一切外物放下緊緊於身心上用力斯得近裏

之效矣放下一切外物覺得心閑省事

內史過曰敬禮之與也不敬則禮不行春秋之時議論如此猶有先聖之遺訓焉

百里奚曰行道有福即自天祐之吉無不利即

未言配命自求多福之意

程子謂未出門時此儼若思時也又曰未接物

時只主敬便是為善皆發先聖所未發

程子曰古之為學專養性情蓋性者仁義禮知

乃道之體情者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乃道之

要言

卷下

三

用故養性情即學道也

一國一家常慮外有可虞內有可懼則警畏常

存而國家安

無逸一書只是敬與怠故其效不同殷之三宗

與文王無逸而敬也故有末年之效自時厥

後帝王生則逸逸則不敬也故享年不永

聖人只教人求仁蓋人之性雖有四而仁無不

統能求仁而克盡已私復還天理則四者之

性無不全而天下之萬善豈復有加於此哉
夫履貞厲非但居高自任剛決雖正亦危凡人
居顯位操勢柄遇事果行不顧者亦若此占
也

韓子曰觀貌之是非不若論其心與行事之是
非可否為不失足以破相術之謬

孟獻子曰禮身之幹也敬身之基也此言猶有
先王之遺教焉

要言

卷六

三六一

召誥敬德之言不一而足則古大臣告君之本
端在此矣

上卦艮止下卦巽順而無為所以成蠱

但明其理而不求諸事則所明之理虛而無用
但求諸事而不明其理則所求之事未必皆
出於理之正

雜言多最害正理以其與道相忘也

學問實自靜中有得不靜則心既雜亂何由有

得

切問近思最於身心有益

應事最當知幾

易曰庸言必信庸常之言人以為不緊要輕發
而不慎殊不知一言之妄即言之失故庸言
必信德之盛也

小學一書不出乎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之
五倫五倫不出乎仁義禮知信之性是則性

要言

卷下

三七一

也者其小學之樞紐也歟

許魯齋答實先生書中間一節議論深識命時
勢三者蓋深於易者也

讀正書明正理親正人存正心行正事斯無不
正矣斯須不可不近正人斯須不可不行正
道

涵養省察雖是動靜交致其力然必靜中涵養
之功多則動時省察之功易也

中庸只說未發已發周子又指未發已發之間說幾字乃發前聖所未發也

易曰憂悔吝者存乎介此介字似周子幾字中庸示人靜存動察功已密矣周子又發出動靜之間幾字教人於此用力又功之至精至密者也

易中幾字乃周子幾字所自出

自勝者強克己最為難事不可不勉

要言

卷下

三八

宴安之私最難克

戲言無實最害道易曰脩辭以立其誠必須無一言妄發斯可學道苟信口亂談而資笑謔

其違道遠矣咲謔不惟亂氣而且亂心言謹則氣定心一言要專一心要專一

孔子曰不仁者不可久處樂朱子曰久樂必淫蓋不仁者失其本心為富貴所動窮侈極欲無所不至正與舜禹有天下而不與相反聖

人則超出萬物之上不仁者則陷於物欲之中聖人則役物不仁者則役於物此正天理人欲之所由分也學者不可不察

易言艮止書言安止欽止詩言敬止大學言知止止之為義最精乃天理當然之極也須臾失其止即人欲之私矣止當內外動靜交致其力靜而心不至於天理非止也動而事不止於天理非至也天理者仁義禮知信而已

要言

卷下

三九

止則靜一而精明不止則紛擾而雜暗

物格是知逐事逐物各為一理知至是知萬物萬事通為一理

心靜不存則放逸動不察則差錯

君子得其理為樂小人得其欲為樂

人心惟危危是欲墮未墮之間不知察其幾而以道心制之則逐墮於人欲流入於禽獸矣

先儒謂學易欲人恐懼脩省循之吉違之凶

治亂之原皆原於敬怠故唐虞君臣懇懇言敬

而不已三代聖人亦然

書曰無教逸欲有邦逸欲者亂之源也

危懼則得安平慢易則必傾覆易之教也

因讀伊川事狀不覺懼生於心因知天下之事

最難處

人之念慮不正者有二有妄念有惡念如思慮

要言

卷下

甲

不可必得之事妄念也思慮悖理違道之事

惡念也凡此二者心纔知覺即遏絕之必使

念念皆出乎仁義禮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

性情之正則不正之念自消而思慮皆天理

矣此實日用省察之切要不可毫髮間斷也

天下古今只有一善而已人不善何以為人

消生於極盈之時息生於極虛之際以是見亂

生於治治生於亂其幾微矣

漢四百年識正學者董子唐三百年識正學者

韓子

惠雖不能周於人而心當常存於厚

周子論幾字如復之初九善幾也姤之初六惡

幾也善幾不可不充惡幾不可不絕朱子所

謂近則公私邪正遠則廢興存亡只於此處

看破便幹轉了此實治已治人之至要也

或謂乾九二言誠坤六二言敬先儒誠敬之學

要言

卷下

甲

起於此乾九二言仁坤六二言義仁義者陰

陽之變也先儒論仁義之用起於此然誠敬

仁義之名書已言之矣謂皆起於易恐未然

也

孔子述而不作學聖賢之道不述聖賢之言而

自立新奇之說去道遠矣

濂洛關閩之書一日不可不讀周程張朱之道

一日不可不尊舍此而他學則非矣

立言不在乎艱深奇古貴乎明理而已如程朱之言平易簡質而理自明矣

或者謂立言當求先儒所未言者夫以孔子之大聖猶述而不作况後學不述古聖賢之言而欲創立已說乎

渾然一理至大而粲然條理至密

事親奉祭未盡孝為臣奉職未盡敬宗族踈戚

未盡仁交遊未盡忠讀書行已未盡誠

要言

卷下

聖

此吾自少至老恒念有未盡也

孟子書首言利之害千萬世人之失皆由於此

賈誼疏中教天子法宜為後世法

程子取柳宗元封建論其必有說矣

一息之運與古今之運同一塵之土與大地之

土同一夫之心與億兆之心同

萬物始終乃陰陽造化自然之理神仙者必欲

超出陰陽造化之理以常存必無此理

舜之兢兢業業禹之祗台德先成湯之慄慄危懼文王之小心翼翼皆敬謹之謂也

老子多藏必厚亡之言曲盡事理自古以來黷貨厚積以取顛覆者多矣而猶不知戒何邪

孟子深辨王霸之誠偽所以擴天理遏人欲也堯舜之朝曰僉者眾共之辭其舉人皆於公朝也此意行公道行矣

聖人之言性與天道雖曰不可得而聞然與諸

要言

卷下

聖

弟子言仁義孝弟忠信天命仁聖之類與凡

不言之教何莫非性與天道之妙哉

進學之本惟在忠信聖賢言之詳矣

通天地萬物總是一理致知格物者正欲推極

吾心之知以貫天地萬物之理也

靜而敬以涵養喜怒哀樂未發之中動而敬以

著察喜怒哀樂中節之和此為學之切要也

恕字用之不盡

學者一日之間心在義理上之時少在閑事上之時多所以於義理生而於閑事熟誠能移在閑事上之心常在義理上念念不忘則天理熟矣

孟子言仁亦在乎熟之而已譬之飲食熟則消融而有益生則非徒無益又將有害焉此爲仁貴乎熟也

盡性者聖人復性者賢人至於聖人聖人相傳

要言

卷下

四

之道不過於此

不遷怒功夫甚難惟嘗用力者知之然亦不可不勉復之有益於人大矣雖顏子亦由於不遠復

日夜省察身心思慮動作之過惡改之體認身心性情固有之天理存之改過存善晝夜循環用功庶幾惡去而善存

大學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識誠觀知至連

意識說則致知格物先於身心性情上用功可知身心性情之理明則意可得而誠矣

氣質之拘最大變化之功極難然亦不可畏其難而不加變化之功也

細思千古以來窮奢極欲者漠然無存矣但留不令之名於不泯耳

不輕妄則重厚不昏塞則虛明其要在主敬朱子曰心比理則微有迹比氣則又靈又曰心

要言

卷下

四

是氣之精爽程子曰有是心則有是迹王通言心迹之判便是亂道以此而觀心迹既不可判則人爲善之迹固出於心而爲惡之迹亦出於心也明矣

劉康公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周子定之中正仁義而主靜之定字蓋出於此

程子曰荀子只一句性惡大本已失楊子亦不

識性更說甚道蓋性者大本也言性惡則大本已失道者率性之謂不識性更說甚道修德行義之外當一聽於天若計較利達日夜思慮萬端而所思慮者又未必遂徒自勞擾祇見其不知命也安往而非是安往而非道人臣當即所遇以為其事則道無不安矣苟不能安於所遇在此念彼則不能以道自處審矣

要言

卷下

四六一

薛文清先生要言跋

侍御吳公觀風江右首以薛文清先生要言詔諸司不佞台伏念去夏承乏晉陽望洋河津低回久之輜軒稍間因得卒業先生全集若登堂奧而領先生之提命也茲合讀書從政兩編請政觀察張睿父君序次而登諸梓夫今學者嚶嚶談玄虛慕雅化於先生論學論政抑何背馳甚也先生妙悟性天根宗伊洛所至皆以敬署軒毋論立朝節槩為薦紳師法至處權倖曹石之間不失身不賈禍試質之是編曾一語不符合乎

要言

跋

一

明興理學真儒先生一人而已今誦
其言真而約切近而可循吾黨朝
斯夕斯裊躬業官一切奉以儀檢
當求無愧色於先生而後可此侍
御公嘉惠來學至意不佞敬與諸
大夫共懋之

萬曆壬寅冬長至日江西布政司

要言

跋

左布政使莆田吳獻台謹書

五倫書一

〔明〕朱瞻基撰

據首都圖書館藏明正統十二年內府刻本影印原書版框高二九五毫米寬三九二毫米

御製五倫書序

朕惟天之道非二氣五行無以成萬
化人之道非三綱五常無以首萬行
三綱五常之道雖敘於天然正之使
敘倫而益厚則在於君傳曰惟天下
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
人之性所謂性者莫有大於父子之
親君臣之義夫婦之別長幼之序朋
友之信是故親吾親以及人之親立
愛自親始也長吾長以及人之長立
敬自長始也堯舜禹湯文武聖聖相
承所以繼天立極而致雍熙泰和之
治於悠久者莫不循用是道我國家
以綱常為治自

皇高祖考太祖高皇帝申明五常之誥
頒示天下

列聖相承若出於一肆數十年海宇又
寧風俗醇厚良有以也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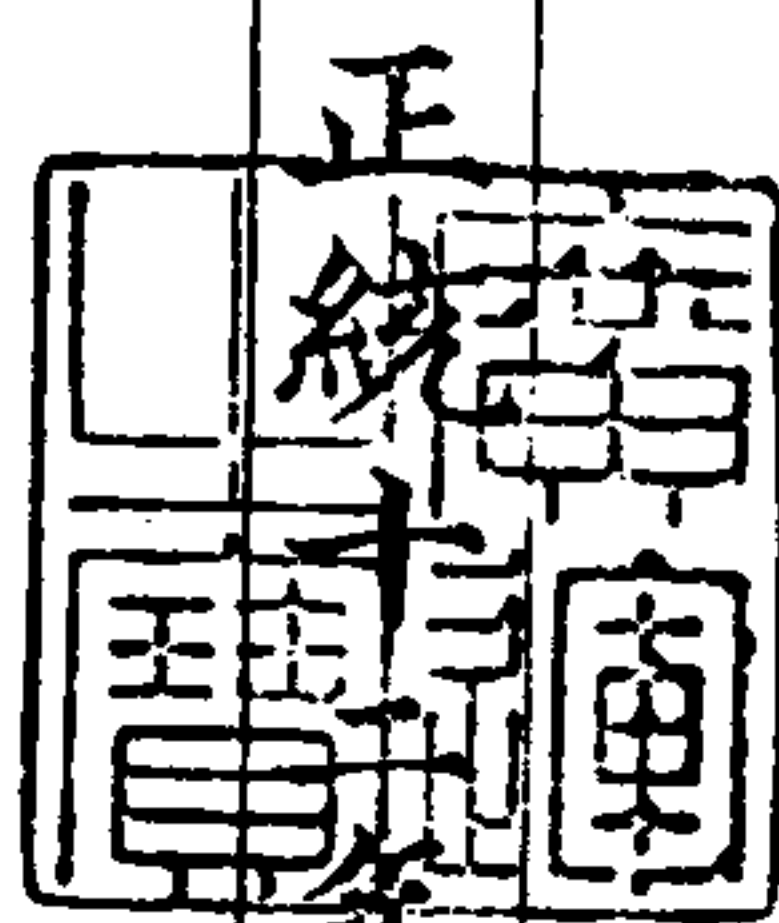
皇考宣宗章皇帝纂承大統益隆繼述
嘗於萬幾之暇采輯經傳百家嘉言
善行之有關於君臣父子夫婦兄弟

朋友之道者類分為六十二卷命曰
五倫書欲嘉與萬方講求其理將以
施之於身行之於家而達之於邦國
俾咸囿仁義忠孝慈良之域而後已
是即帝堯親睦九族帝舜慎徽五典
大禹祗台德先成湯肇脩人紀文武
明德重民五教之所為也其與易之

財成輔相書之傳與綏猷中庸所謂
脩道之教豈有二哉所以然者非有
求於民生日用彝倫之外亦因其本
然而導其所當然者耳朕祇嗣天序
追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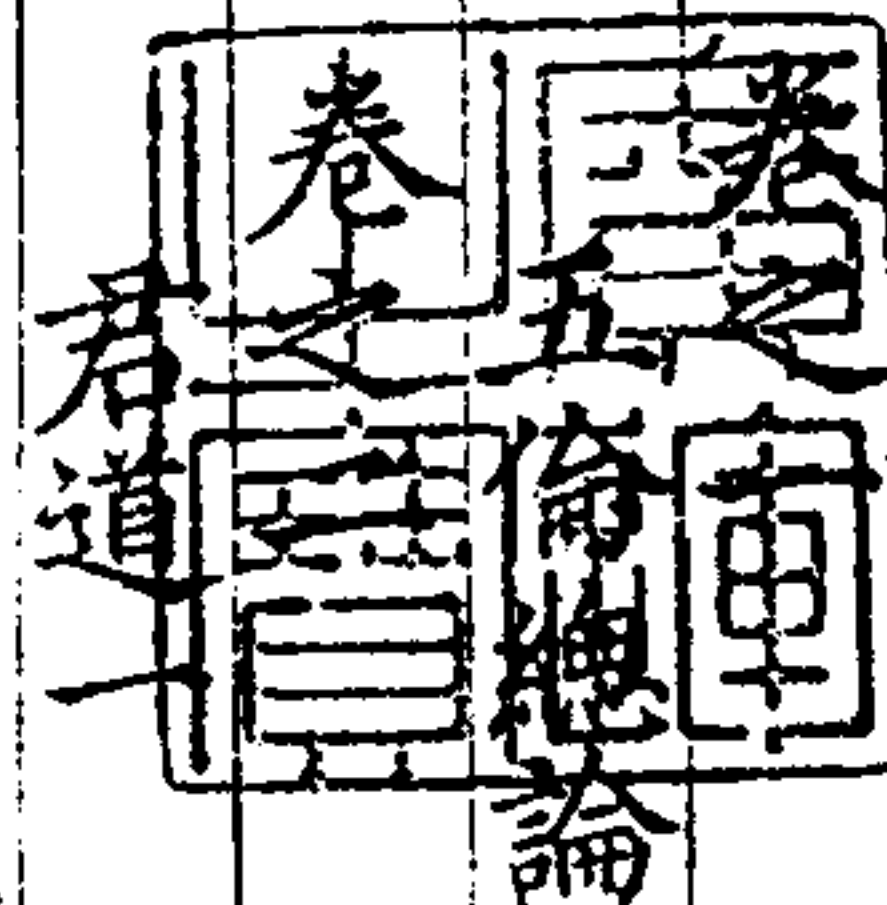
皇考之志謹用鋟梓以廣其傳而并敘
述

神功聖德之盛播示將來於乎天地之
大日月之明綱常之道殆與之同其
久遠矣



正統十年五月初二日

五倫書目錄



嘉言上

卷之三

君道二

嘉言下

卷之四

君道三

善行

聖德

聖學

卷之五

君道四

善行

敬天

法祖

聖孝

卷之六

君道五

善行

謙德

謹戒

戒欲

卷之七

君道六

善行

節儉

惇信

剛明

卷之八

君道七

善行

禮樂

五倫書目錄

二

重祀

卷之九

君道八

善行

建儲

睦親

封建

卷之十

君道九

善行

德化

勤政

制治

卷之十一

君道十

善行

命官

求言

五倫書目錄

三

卷之十二

君道十一

善行

聽納

卷之十三

君道十二

善行

養老

崇儒

興學

卷之十四

君道十三

善行

育才

知人

求賢

卷之十五

君道十四

善行

用賢

卷之十六

君道十五

善行

仁民

重農

正名

卷之十七

君道十六

善行

報功

褒嘉

卷之十八

君道十七

善行

賞罰

去邪

卷之十九

君道十八

善行

郵刑

宥過

卷之二十

君道十九

善行

兵政

馬政

征伐

卷之二十一

君道二十

善行

命將

馭夷

卷之二十二

君道二十一

五倫書目錄

六

善行

貞淑

內助

卷之二十三

君道二十二

善行

治內

逮下

教育

卷之二十四

臣道一

嘉言

卷之二十五

臣道二

善行

輔德

卷之二十六

臣道三

五倫書目錄

七

善行

經國

卷之二十七

臣道四

善行

典禮

典銓

考課

卷之二十八

五倫書目錄

八

臣道五

善行

薦舉

卷之二十九

臣道六

善行

守法

卷之三十

臣道七

善行

持正

卷之三十一

臣道八

善行

剛正

卷之三十二

臣道九

善行

五倫書目錄

九

諫諍

彈劾

卷之三十三

臣道十

善行

忠義上

卷之三十四

臣道十一

善行

忠義下

卷之三十五

臣道十二

善行

識大體

政治

卷之三十六

臣道十三

善行

教化

正俗

卷之三十七

臣道十四

善行

郵民

撫字

勸農

平賦

五倫書目錄

十

卷之三十八

臣道十五

善行

決獄

卷之三十九

臣道十六

善行

備荒

救災

理財

卷之四十

臣道十七

善行

水利

屯田

卷之四十一

臣道十八

善行

五倫書目錄

十一

| |
|-------|
| 奉使上 |
| 卷之四十二 |
| 臣道十九 |
| 善行 |
| 奉使下 |
| 卷之四十三 |
| 臣道二十 |
| 善行 |
| 將畧上 |
| 卷之四十四 |
| 臣道二十一 |
| 善行 |
| 將畧中 |
| 卷之四十五 |
| 臣道二十二 |
| 善行 |
| 將畧下 |
| 卷之四十六 |

| |
|-------|
| 臣道二十三 |
| 善行 |
| 禦邊 |
| 卷之四十七 |
| 臣道二十四 |
| 善行 |
| 除寇 |
| 卷之四十八 |
| 臣道二十五 |
| 善行 |
| 鎮靜 |
| 恩信 |
| 卷之四十九 |
| 臣道二十六 |
| 善行 |
| 正學 |
| 勤勵 |
| 篤行 |

五倫書目錄

十三

五倫書目錄

十三

一第... 冊... 頁...

明敏

卷之五十

臣道二十七

善行

智識

卷之五十一

臣道二十八

善行

忠謹

德量

卷之五十二

臣道二十九

善行

廉介

卷之五十三

臣道三十

善行

謙讓

五倫書目錄

十

不欺

恬退

卷之五十四

父道一

嘉言

善行

卷之五十五

父道二

母 伯叔 叔母

善行

卷之五十六

子道一

嘉言

善行上

卷之五十七

子道二

善行中

卷之五十八

子道三

女 婦

五倫書目錄

十一

善行下

卷之五十九

夫婦之道

嘉言

善行

卷之六十

兄弟之道

宗族

嘉言

善行

卷之六十一

朋友之道一

嘉言

善行

卷之六十二

朋友之道二

師生

善行

五倫書卷之一

三曰五倫總論

易曰父子兄弟夫婦而家道正正

家而天下定矣○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

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

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

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

書敬敷五教在寬○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

政乃乂黎民敏德○天敘有典勅我五典五

五倫書卷一

惇哉○君罔以辯言亂舊政臣罔以寵利居

成功邦其永孚于休○弘敷五典式和民則

詩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

春秋左氏傳曰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

所謂六順也○君人執信臣人執共忠信篤

敬上下同之天之道也

春秋穀梁傳曰子之生不免乎水火母之罪也

竊貫成童不就師傅父之罪也就師學問無

方心志不通身之罪也心志既通而名譽不

聞友之罪也。名譽既聞而有司不舉有司之罪也。有司舉之王者不用王者之過也。

禮記男女有別而後夫婦有義夫婦有義而後父子有親父子有親而後君臣有正○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禮不定○大人世及以為禮城郭溝池以為固禮義以為紀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婦○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十者謂之人義○父子篤兄弟睦夫婦和家之

五倫書卷一

二

肥也。大臣法小臣廉官職相序君臣相正國之肥也○朝覲之禮所以明君臣之義也聘問之禮所以使諸侯相尊敬也喪祭之禮所以明臣子之恩也鄉飲酒之禮所以明長幼之序也婚姻之禮所以明男女之別也大戴禮夫婦別父子親君臣嚴三者正則庶物從之矣

論語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君君臣臣父父子

子

大學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中庸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

孟子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內則父子外則君臣人之大倫也父子主恩君臣主敬○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規矩方圓之至也聖人人倫之至也○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為人

五倫書卷一

三

臣者懷仁義以事其君為人子者懷仁義以事其父為人弟者懷仁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懷仁義以相接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

孝經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諸侯有爭臣五人雖無道不失其國大夫有爭臣三人雖無道不失其家士有爭友則身不

離於令名。父有爭子。則身不陷於不義。

管仲曰。惠者主之高行也。慈者父母之高行也。

忠者臣之高行也。孝者子婦之高行也。主惠

而不懈。則民奉養。父母慈而不懈。則子婦順。

臣忠而不懈。則爵祿至。子婦孝而不懈。則美

名附。

晏嬰曰。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

柔。姑慈。婦聽。禮也。君令而不違。臣共而不貳。

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愛而友。弟敬而順。夫

五倫考卷一

和而義。妻柔而正。姑慈而從。婦聽而婉。禮之

善物也。

樂共子曰。民生於三。事之如一。父生之。師教之。

君食之。

莊周曰。君先而臣從。父先而子從。兄先而弟從。

長先而少從。男先而女從。夫先而婦從。

說苑人之生莫大乎父子之親。君臣之義。父道

聖。子道仁。君道義。臣道忠。

顏之推曰。夫有人民而後有夫婦。有夫婦而後

有父子。有父子而後有兄弟。一家之親。此三

者而已矣。自茲以往。至於九族。皆本於三親

焉。故於人倫為重者也。不可不篤。

程頤曰。天地之間無適而非道也。即父子而父

子在所當親。即君臣而君臣在所當嚴。以至

為夫婦為長幼為朋友無所為而非道。

羅從愿曰。君明君之福。臣忠臣之福。君明臣忠

則朝廷又安。得不謂之福乎。父慈父之福。子

孝子之福。父慈子孝則家道隆盛。得不謂之

五倫考卷一

福乎。

朱熹曰。父子兄弟為天屬。而以人合者居其三

焉。夫婦者天屬之所由以續者也。君臣者天

屬之所賴以全者也。朋友者天屬之所賴以

正者也。是則所以綱紀人道。建立人極。不可

一日而偏廢。

張栻曰。天地位而人生乎其中。其所以為人之

道者。以其有父子之親。長幼之序。夫婦之別

而又有君臣之義。朋友之交也。

黃幹曰。五典者。天叙之常禮。人道之大端也。析而言之。則君臣夫婦朋友者。人之屬。而天屬之親。惟父子兄弟為然。

許衡曰。父子之親。君臣之義。與夫夫婦長幼朋友。亦莫不各有當然之則。此天倫也。○君知君道。臣知臣道。則君臣各得其所矣。夫知夫道。婦知婦道。則夫婦各得其所矣。

五倫書卷之一

五倫書卷之二

君道南

易首坤。萬國咸寧。○天行健。君子以自強。

不息。○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

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君子行此四

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庸言之信。庸行之

謹。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君

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無咎。○君子進德修

業。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辞立其誠。所以居業

也。知至至之。可與樂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

也。○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辯之。寬以居之。仁

以行之。○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

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

蒙以養正。聖功也。○能以衆正。可以王矣。○

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衆。○大君有命。

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地上有水。比。先王以

建萬國。親諸侯。○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辨上

下定民志○內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天地交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謙尊而光○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清而民服○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山下有風蠱君子以振民育德○澤上有地臨君子以教思無窮容保民無疆○大觀在上

五倫書卷二

二

順而巽中正以觀天下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下觀而化也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風行地上觀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雷電噬嗑先王以明罰勅法○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天下雷行物與無妄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重明以麗乎正乃化成天下○明兩作離大人以

繼明照于四方○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山上有澤咸君子以虛受人○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天下有山遯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明出地上晉君子以自昭明德○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損上益下民說無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有孚惠心勿問元吉有孚惠我德○天下有風姤后以施命誥四方○澤上

五倫書卷二

三

有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木上有水井君子以勞民勸相○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澤中有火革君子以治曆明時○聖人亨以享上帝而大亨以養聖賢○木上有火鼎君子以正位凝命○洊雷震君子以恐懼修省○山上有木漸君子以居賢德善俗○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隨風巽君子以申命行事○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

其死○風行水上○渙先王以享于帝立廟○
渙汗其大號○渙王居○无咎○天地節而四時
成○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澤上有水○節
君子以制數度○議德行○水在火上○既濟○君
子以思患而豫防之○易簡而天下之理得
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與天地
相似○故不違○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
過○旁行而不流○樂天知命○故不憂○安土敦乎
仁○故能愛○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

今五倫書卷二

四

應之○況其迹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
里之外違之○況其迹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
行發乎迹○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
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
可不慎乎○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以助者
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是以自天祐
之○吉无不利○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
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理財
正辭○禁民為非曰義○通其變○使民不倦○神

而化之○使民宜之○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
下治○蓋取諸乾坤○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
用安身○以崇德也○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
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
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是以身
安而國家可保也○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
剛○萬夫之望○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
治

書稽于衆○舍己從人○不虐無告○不廢困窮○人

今五倫書卷二

子

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無稽
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衆非元后○何戴
后○非衆罔與守邦○慎乃有位○敬脩其可願
○惟德動天○無遠弗届○滿招損謙○受益時乃
天道○至誠感神○知人則括○能官人○安民
則惠○黎民懷之○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
畏自我民明威○達于上下○敬哉有土○元首
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民可近○不可下
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惟天生民有欲○無主

乃亂。惟天生聰明時乂。○佑賢輔德，顯忠遂良，兼弱攻昧，取亂侮亡。推亡固存，邦乃其昌。○德日新，萬邦惟懷。志自滿，九族乃離。○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己若者亡。好問則裕，自用則小。○慎厥終，惟其始。殖有禮，覆昏暴。欽崇天道，永保天命。○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后，○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于家邦，終于四海。○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爾惟德罔小。

五倫書卷三 六

萬邦惟慶，爾惟不德。罔大，墜厥宗。○祗爾厥辟，辟不辟。忝厥祖。○慎乃儉德，惟懷永圖。○欽厥止，率乃祖攸行。○民非后罔克胥匡，以生。后非民罔以辟四方。○奉先思孝，接下思恭。視遠惟明，聽德惟聰。○惟天無親，克敬惟親。民罔常懷，懷于有仁。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天位艱哉。○無輕民事，惟難。無安厥位，惟危。慎終于始，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弗慮胡獲，弗為胡

成一人元良，萬邦以貞。○天難諶，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灾祥在德。○德無常師，主善為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萬夫之長，可以觀政。○后非民罔使，民非后罔事。無自廣以狹人。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民主罔與成厥功。○知之曰明，哲明，哲實作則。天子惟君，萬邦百官承式。○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樹后王君

五倫書卷三 七

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亂民。○惟天聰明，惟聖時憲。○惟口起羞，惟甲冑起戎。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爵罔及惡德，惟其賢。○慮善以動，動惟厥時。有其善，喪厥善。矜其能，喪厥功。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惟后非賢，不乂。惟賢非后，不食。○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

方○惟天惠民惟辟奉天○天視自我民視
天聽自我民聽○建官惟賢位事惟能○皇
建其有極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凡厥
庶民有猷有為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極不
罹于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
則錫之福○無虐焚獨而畏高明人之有能
有為使羞其行而邦其昌凡厥正人既富方
穀○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平
康正直彊弗友剛克變友柔克沉潛剛克高

今五倫書卷二

八

明柔克○明王慎德四夷咸賓無有遠迩畢
獻方物惟服食器用○志以道寧言以道接
○不寶遠物則遠人格○不寶遠物則遠人安
○怨不在大亦不在小惠不惠懋不懋○王
敬作所不可不敬德○肆惟王其疾敬德王
其德之用祈天永命○皇天無親惟德是輔
民心無常惟惠之懷○慎厥初惟厥終終以
不困不惟厥終終以困窮○惟聖罔念作狂
惟狂克念作聖○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

○明王立政不惟其官惟其人○至治馨香
感于神明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出入起居
罔有不欽發號施令罔有不臧下民祇若萬
邦咸休○德威惟畏德明惟明

詩人之好我示我周行○彤弓召兮受言藏之
我有嘉賓中心貺之鐘鼓既設一朝饗之○
夜如何其夜未央庭燎之光君子至止鸞聲
將將○君子來朝何錫予之雖無予之路車
乘馬又何予之玄衮及黼○無念爾祖聿修

今五倫書卷二

九

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明明在下赫赫
在上天難忱斯不易惟王○小心翼翼昭事
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勉勉
我王綱紀四方○雖雖在宮肅肅在廟不顯
亦臨無射亦保○不聞亦式不諫亦入○永
言孝思孝思維則○昭茲來許繩其祖武○
適求厥寧適觀厥成○假樂君子顯顯令德
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不愆不忘率由舊章
○威儀抑抑德音秩秩無怨無惡率由群匹

○顯顯叩叩如圭如璋令聞令望豈弟君子
四方為綱○敬慎威儀以近有德○先民有
言詢于芻蕘○佺人維藩大師維垣大邦維
屏大宗維翰懷德惟寧宗子維城無俾城壞
無獨斯畏○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
無敢馳驅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
爾游衍○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有覺德行
四國順之訂謨定命遠猶辰告敬慎威儀維
民之則○慎爾出話敬爾威儀無不柔嘉白

五倫書卷二

十

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無
易由言無曰苟矣莫捫朕舌言不可逝矣無
言不讎無德不報惠于朋友庶民小子子孫
繩繩萬民靡不承○辟爾為德俾臧俾嘉淑
慎爾止不愆于儀不僭不賊鮮不為則○維
此惠君民人所瞻秉心宣猶考慎其相○明
明天子令聞不已矢其文德洽此四國○儀
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我其夙夜畏天
之威于時保之○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

懿德肆于時夏○宣哲維人文武維后燕及
皇天克昌厥後○保有厥士于以四方克定
厥家○敷時繹思我祖維求定○思無邪○
溫恭朝夕執事有恪○率履不越遂視既發
○聖敬日躋昭假遲遲上帝是祗○不競不
綌不剛不柔敷政優優○天命降監下民有
嚴不僭不濫不敢怠遑

春秋左氏傳曰為國家者見惡如農夫之務去
草焉芟夷蘊崇之絕其本根勿使能殖則善

五倫書卷二

十

者信矣○禮經國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後嗣
者也○政以治民刑以正邪○君人者將昭
德塞違以臨照百官猶懼或失之故昭令德
以示子孫是以清廟茅屋大路越席大羹
不致粢食不饗昭其儉也衮冕黻珽帶裳幅
舄衡紃紘紼昭其度也藻率音鞞補項音布孔鞞
屬游纓昭其數也火龍黼黻昭其文也五色
比象昭其物也錫鸞和鈴昭其聲也三辰旂
旗昭其明也○國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

以能固。故天子建國。諸侯立家。卿置側室。大夫有貳宗。士有隸子弟。庶人工商各有分親。皆有等衰。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無覬覦。○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名以出信。信以守器。器以藏禮。禮以行義。義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節也。○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膳。戎有受脰。神之節也。○天生民而立之。君使

五倫書卷二

三

司牧之。勿使失性。有君而為之貳。使師保之。勿使過度。○令名。德之興也。德國之基也。有基無壞。無亦是務乎。有德則樂。樂則能久。○善為國者。賞不僭而刑不濫。賞僭則懼及淫人。刑濫則懼及善人。○古之治民者。勸賞而畏刑。恤民不倦。賞以春夏。刑以秋冬。○君有君之威儀。其臣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有其國家。令聞長世。○施舍可愛。進退可度。周旋可則。容止可觀。作事可法。德行可象。聲氣

可樂。動作有文。言語有章。以臨其下。謂之有威儀也。○能用善人。民之主也。○禮上下之紀。天地之經緯也。民之所以生也。是以先王尚之。○心能制義曰度。德正應和曰莫。照臨四方曰明。勤施無私曰類。教誨不倦曰長。賞慶刑威曰君。慈和徧服曰順。擇善而從之曰比。經緯天地曰文。九德不愆。作事無悔。故嚴天祿。子孫賴之。

春秋公羊傳曰。君子之祭也。敬而不黷。疏則怠。

五倫書卷二

三

怠則忘。○君子之為國也。必有三年之委。○古者什一而藉。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什一行而頌聲作矣。○君子之善善也。長惡惡也。短惡惡止其身。善善及子孫。春秋穀梁傳曰。王者民之所歸往也。○古之君人者。必時視民之所勤。民勤於力。則工築罕。民勤於財。則貢賦少。民勤於食。則百事廢矣。○為天下主者。天也。繼天者。君也。君之所忘者。命也。

周禮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為民極。

禮記。毋不敬。儼若思。安定辭。安民哉。教不可長。欲不可從。志不可滿。樂不可極。賢者狎而敬之。畏而愛之。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天子祭天地。祭四方。祭山川。祭五祀。歲徧。凡官民材。必先論之。論辨然後使之。任事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爵人於朝。與士共之。刑人於市。與眾棄之。○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

今五倫書卷二

十四

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然後天子食。日舉以樂。○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凡使民。任老者之事。食壯者之食。○修六禮。以節民性。明七教。以興民德。齊八政。以防淫。一道德。以同俗。養耆老。以致孝。恤孤獨。以逮不足。上賢。以崇德。簡不肖。以絀惡。○凡制五刑。必即天論。郵罰麗於事。○德成。

而教尊。教尊而官正。官正而國治。君之謂也。○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禮者。君之大柄也。所以別嫌明微。儼鬼神。考制度。別仁義。所以治政安君也。○故天生時而地生財。人其父。生而師教之。四者君以正用之。故君者立於無過之地也。○故用人之知。去其詐。用人之

今五倫書卷二

十五

勇。去其怒。用人之仁。去其貪。○聖人耐能。以天下為一家。以中國為一人者。非意之也。必知其情。辟於其義。明於其利。達於其患。然後能為之。○聖人作則。必以天地為本。○聖王修義之柄。禮之序。以治人情。故人情者。聖王之田也。修禮以耕之。陳義以種之。講學以耨之。本仁以聚之。播樂以安之。○先王之立禮也。有本有文。忠信禮之本也。義理禮之文也。無本不立。無文不行。○先王之制禮也。以節

事修樂以道志。故觀其禮樂而治亂可知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所宜先者五。民不與焉。一曰治親。二曰執功。三曰舉賢。四曰使能。五曰存愛。五者一得於天下。民無不足。無不贍者。○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學乎。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是故古之王者。建國君民。教學為先。○禮以道其志。樂以和其聲。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姦。禮樂刑政。其極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先王之

五倫書卷二

七

制禮樂也。非以極口腹耳目之欲也。將以教民。平好惡而反人道之正也。○禮節民心。樂和民聲。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禮樂刑政。四達而不悖。則王道備矣。○禮義立。則貴賤等矣。樂文同。則上下和矣。好惡著。則賢不肖別矣。刑禁暴。爵舉賢。則政均矣。仁以愛之。義以正之。如此則民治行矣。○大樂必易。大禮必簡。樂至則無怨。禮至則不爭。揖讓而治天下者。禮樂之謂也。○大樂與天地同和。大禮與天

地同節。和故百物不失。節故祀天祭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如此則四海之內合敬同愛矣。○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其功大者。其樂備。其治辯者。其禮具。○聖人作樂以應天。制禮以配地。禮樂明備。天地官矣。○為人君者。謹其好惡而已矣。君好之。則臣為之。上行之。則民從之。○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致樂以治心。則易直子諒之心。油然而生矣。易直子諒之心。生則樂。樂則安。安則久久。則天天

五倫書卷二

七

則神。天則不言而信。神則不怒而威。致樂以治心者也。致禮以治躬。則莊敬。莊敬則嚴威。心中斯須不和不樂。而鄙詐之心入之矣。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易慢之心入之矣。故樂也者。動於內者也。禮也者。動於外者也。樂極和。禮極順。內和而外順。則民瞻其顏色而弗與爭也。望其容貌而民不生易慢焉。故德輝動於內而民莫不承聽。理發諸外而民莫不承順。故曰致禮樂之道。舉而錯之天下。無難矣。

○先王之所以治天下者五。貴有德。貴有貴。貴有老。敬長慈幼。此五者先王之所以定天下也。○立愛自親始。教民睦也。立敬自長始。教民順也。教以慈睦而民貴有親。教以敬長而民貴用命。○天子者與天地參。故德配天地。兼利萬物。與日月並明。明照四海而不遺微小。其在朝廷則道仁聖禮義之序。燕處則聽雅頌之音。行步則有環佩之聲。升車則有鸞和之音。居處有禮。進退有度。百官得其宜。萬事

五倫書卷二

二八

得其序。○政者正也。君為正。則百姓從政矣。○古之為政。愛人為大。所以治愛人。禮為大。所以治禮。敬為大。○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奉斯三者以勞天下。此之謂三無私。○好賢如縑衣。惡惡如巷伯。則爵不瀆而民作愿。刑不試而民咸服。○君民者。子以愛之。則民親之。信以結之。則民不倍。恭以蒞之。則民有孫心。○下之事上也。不從其令。從其所行。上好是物。下必有甚者矣。故上之所好惡。

不可不慎也。○上好仁。則下之為仁爭先。人不可不慎也。○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綸。其出如紼。故大人不倡游言。可言也不可行。君子弗言也。可行也不可言。君子弗行也。則民言不危行。而行不危言矣。○君子道人以言而禁人。以行。故言必慮其所終。而行必稽其所敝。則民謹於言而慎於行。○有國者章善瘞惡。以示民厚。則民情不貳。○大臣不可不敬也。是民之表也。廷臣不可不慎也。是民之道也。

五倫書卷二

二九

大戴禮。上敬老。則下益孝。上順齒。則下益悌。上樂施。則下益諒。上親賢。則下擇友。上好德。則下不隱。上惡貪。則下恥爭。上強果。則下廉恥。○上者民之表也。表正則何物不正。○上之親下也。如腹心。則下之親上也。如保子之見慈母也。上下之相親如此。然後令則從。施則行。○至禮不讓。而天下治。至賞不費。而天下之士悅。至樂無聲。而天下之民和。因天下之爵。以尊天下之士。此之謂至禮不讓。而天下

治因天下之祿以富天下之士此之謂至賞
不費而天下之士悅天下之士悅則天下之
明譽興此之謂至樂無聲而天下之民和○
仁者莫大於愛人知者莫大於知賢政者莫
大於官賢有土之君修此三者則四海之內
拱而俟○天下器也今人之置器置諸安處
則安置諸危處則危而天下之情與器無以
異在天子所置爾○國不務大而務得民心
佐不務多而務得賢臣得民心者民從之有

五倫書卷二

二十

賢佐者士歸之○政善則民說民說則歸之
如流水親之如父母○古者聖王明義以別
貴賤以序尊卑以體上下然後民知尊君親
上而忠順之行備矣

論語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慎終
追遠民德歸厚矣○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
其所而衆星共之○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
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
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

○臨之以莊則敬孝慈則忠舉善而教不能
則勸○君使臣以禮○君子篤於親則民興
於仁故舊不遺則民不偷○浸潤之譖膚受
之愬不行焉可謂明也已矣浸潤之譖膚受
之愬不行焉可謂遠也已矣○足食足兵民
信之矣○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
孰與足○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
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先有司赦小過
舉賢才○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

五倫書卷二

二十一

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
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其身正
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修己以安
百姓○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
韶舞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有國
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
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夫如是故遠人
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天下
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謹權量審法

度修廢官。四方之政行焉。○寬則得衆，信則民任焉。敏則有功，公則說。○君子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費乎？擇可勞而勞之，又誰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貪？君子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驕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

大學。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於至善。

五倫書卷二 三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脩，身脩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一國興。○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

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外本內末，爭民施奪，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生財有大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為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恒足矣。○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

五倫書卷二 三

中庸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故大德者必受命。○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敬其所尊，愛其所親，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為政在人，取人以身，脩身以道，脩道以仁。○好學近乎知，力行

近乎仁。知恥近乎勇。知斯三者則知所以脩身。知所以脩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曰脩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大臣也。體羣臣也。子庶民也。來百工也。柔遠人也。懷諸侯也。脩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則不眩。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子庶民則百姓勸。來百工則財用足。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天下畏之。齊

五倫書卷二

五

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脩身也。去讒遠色賤貨而貴德。所以勸賢也。尊其位重其祿。同其好惡。所以勸親親也。官盛任使。所以勸大臣也。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時使薄斂。所以勸百姓也。日省月試。既廩稱事。所以勸百工也。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遠人也。繼絕世。舉廢國。治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

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博厚所以載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過矣乎。○故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

五倫書卷二

五

惑。○君子動而世為天下道。行而世為天下法。言而世為天下則。遠之則有望。近之則不厭。○唯天下至聖為能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寬裕溫柔。足以有容也。發強剛毅。足以有執也。齊莊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唯天下至誠為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夫焉有所倚。○君子篤恭而天下平。

孟子。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洿池。

魚鼈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穀與魚鼈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也。○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治天下可運於掌。

孟齊書卷二

五

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君行仁政，斯民親其上，死其長矣。○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以德行仁者王。○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尊賢使能，俊傑在位，則天下之士皆悅而願立於其朝矣。○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於掌上。○賢

君必恭儉禮下，取於民有制。○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聖人既竭心思焉，繼之以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天下矣。○欲為君盡君道。○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仁不可為衆也。夫國君好仁，天下無敵。○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仁莫不仁，君

孟齊書卷二

五

義莫不義。○以善養人，然後能服天下。○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愛之。善政得民財，善教得民心。○易其田疇，薄其稅斂，民可使富也。食之以時，用之以禮，財不可勝用也。○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知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為急；仁者無不愛也，急親賢之為務。○君

子之守修其身而天下平

孝經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教加於百姓刑于四海蓋天子之孝也○則天之明因地之利以順天下是以前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國語先王之於民也茂正其德而厚其性昇其財求而利其器用明利害之鄉以文修之使務利而避害懷德而畏威故能保世以滋大○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川壅而潰傷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為川決之使道為民者宣之

五倫書卷二

三

使言故天子聽政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瞽獻典史獻書師箴賧諝賦矇誦百工諫庶人傳語近臣盡規親戚補察瞽史教誨耆艾修之而後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寬肅宣惠君也寬所以保本也肅所以濟時也宣所以教施也惠所以和民也本有保則必固時動而濟則無敗功教施而宣則徧惠以和民則昇若本固而功成施徧而民昇乃可以長保民矣○夫聖王之制祀也法施於民則

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非是族也不在祀典○愛親明賢政之幹也禮賓矜窮禮之宗也禮以紀政國之常也○與王賞諫臣逸王罰之古之王者德政既成又聽於民於是乎使工誦諫於朝在列者獻詩使勿墮風聽臚言於市辨妖祥於謠考百事於朝問謗譽於路有邪而正之盡戒之術也○國君服寵以為美安民以為樂聽德以為聰致遠

五倫書卷二

三

以為明

五倫書卷之二

五倫書卷之三

莊子

老聃曰。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為心。○我無為

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朴。

荀況曰。天地為大矣。不誠則不能化萬物。聖人為知矣。不誠則不能化萬民。○夫誠者君子之所守。而政事之本也。○公生明。偏生闇。○

五倫書卷之三

聖也者。盡倫者也。王也者。盡制者也。兩盡者。足以為天下極矣。○選賢良。舉篤敬。興孝悌。收孤寡。補貧窮。如是則庶人安政矣。庶人安政。然後君子安位。○君人者。欲安則莫若平政。欲榮則莫若隆禮。敬士矣。欲立功名。則莫若尚賢。使能矣。是君人者。大節也。○仁。眇天下。故天下莫不親也。義。眇天下。故天下莫不貴也。威。眇天下。故天下莫敢敵也。以不敵之威。輔服人之道。故不戰而勝。不攻而

得。甲兵不勞而天下服。是知王道者也。○王者之論。無德不貴。無能不官。無功不賞。無罪不罰。朝無幸臣。民無幸生。尚賢使能。而等威不遺。析愿禁悍。而刑罰不過。百姓曉然。皆知為善於家。而取賞於朝也。為不善於幽。則蒙刑於顯也。夫是之謂定論。是王者之論也。○足國之道。節用裕民。而善藏其餘。節用以禮裕民。以政。○輕田野之稅。平關市之征。省商賈之數。罕興力役。無奪農時。如是則國富矣。

五倫書卷之三

○先王明禮義。以一之。致忠信。以愛之。尚賢使能以次之。爵服慶賞。以申重之。時其事。輕其任。以調齊之。潢然無覆之。養長之。如保赤子。若是故。姦邪不作。盜賊不起。而化善者勸勉矣。○君者儀也。儀正而景正。君者禁也。禁圓而水圓。君者盂也。盂方而水方。○君者人之源也。源清則流清。源濁則流濁。故有社稷者。而不能愛人。不能利人。而求人親愛於己。不可得也。○諫爭輔拂之人。社稷之臣也。國

君之寶也明君之所尊厚也○明主尚賢使能而饗其盛○兵者所以禁暴除害也故仁人之兵所存者神所過者化若時雨降莫不說喜○故為人上者必將慎禮義務忠信然後可此君人者之大本也○脩其道行其義興天下之同利除天下之同害而天下之同歸也○上者下之本也上宣明則下治辨矣上端誠則下愿慤矣上公正則下易直矣治辨則易一愿慤則易使易直則易知易一則

五倫書卷三

三

彊易使則功易知則明是治之所由生也

賈山曰天子之尊養三老視孝也立輔弼之臣者恐驕也置直諫之士者恐不得聞其過也學問至於芻蕘者求善無饜也商人庶人誹謗已而改之從善無不聽也

賈誼曰建久安之勢成長治之業以承祖廟以奉六親至孝也以幸天下以育羣生至仁也立經陳紀輕重同得後可以為萬世法程雖有愚幼不肖之嗣猶得蒙業而安至明也○

禮者禁於將然之前而法者禁於已然之後○慶賞以勸善刑罰以懲惡先王執此之政堅如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時據此之公無私如天地○為人主計者莫如先審取舍舍之極定於內而安危之萌應於外矣○以禮義治之者積禮義以刑罰治之者積刑罰刑罰積而民怨背禮義積而民和親故世主欲民之善同而所以使民善者或異或道之以德教或毆之以法令道之以德教者德教

五倫書卷三

四

治而民氣樂毆之以法令者法令極而民風哀哀樂之感禍福之應也

董仲舒曰王者欲有所為宜求其端於天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為德陰為刑刑主殺而德主生是故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長養為事陰常居大冬而積於空虛不用之處以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不一於正而

無有邪氣奸其間者是以陰陽調而風雨時
羣生和而萬民殖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
畢至而王道終矣○天者羣物之祖故徧覆
包函而無所殊聖人法天而立道亦溥愛而
無私○王者上謹於承天意以順命也下務
明教化民以成性也正法度之宜列上下之
序以防欲也脩此三者而大本舉矣

公孫弘曰因能任官則分職治去無用之言則
事情得不作無用之器則賦斂省不奪民時

五倫書卷三

五

不妨民力則百姓富有德者進無德者退則
朝廷尊有功者上無功者下則羣臣遠罰當
罪則奸邪止賞當賢則臣下勸○人主和德
於上百姓和合於下故心和則氣和氣和則
形和形和則聲和聲和則天地之和應矣故
陰陽和風雨時五穀登六畜蕃嘉禾興朱草
生山不童澤不涸此和之至也
王吉曰宣德流化必自近始朝廷不備難以言
治左右不正難以化遠○謹選左右審擇所

使左右所以正身所以使所以宣德

說苑人君之道清淨無為務在博愛趨在任賢
廣開耳目以察萬方○大道容衆大德容下
聖人寡為而天下理矣○夫有文無武無以
威下有武無文民畏不親文武俱行威德乃
成既成威德民親以服○明主者有三懼一
曰處尊位而恐不聞其過二曰得意而恐驕
三曰聞天下之至言而恐不能行○有國者
不可以不學春秋○聖人之於天下百姓也

五倫書卷三

六

其猶赤子乎○飢者則食之寒者則衣之將之
養之育之長之唯恐其不至於大也○聖王
貴德而務施緩刑辟而趨民時○王者盛其
德而遠人歸故無憂○聖王先德教而後刑
罰立榮恥而明防禁崇禮義之節以示之賤
貨利之弊以變之○有功而不賞則善不勸
有過而不誅則惡不懼○利之勿害成之勿
敗生之勿殺與之勿奪樂之勿苦喜之勿怒
此治國之道使民之義也愛之而已矣○善

為國者遇民如父母之愛子。兄之愛弟。聞其飢寒為之哀。見其勞苦為之悲。○賢君之治國。其政平。其吏不苛。其賦歛節。其自奉薄。不以私善害公法。賞賜不加於無功。刑罰不施於無罪。不因喜以賞。不因怒以誅。害民者有罪。進賢舉過者有賞。後宮不荒。女謁不聽。上無姪慝。下不陰害。不幸宮室以費財。不多觀游臺池以罷民。不彫文刻鏤以逞耳目。官無腐蠹之蔽。國無流餓之民。此賢君之治國也。

五倫書卷三

七

○將治大者不治小。成大功者不小苛。○為國之道。食有勞而祿有功。使有能而賞必行。罰必當。○善言進則不善無由入矣。不進善言則善無由入矣。○明王之施德而天下也。將懷遠而致近也。○明君在上下有直辭。君上好善。民無諱言。○聖人重誠敬。慎所忽。○德行廣大而守以恭者榮。土地博裕而守以儉者安。祿位尊盛而守以卑者貴。人衆兵強而守以畏者勝。聰明睿智而守以愚者益。博

聞多記而守以淺者廣。○聖王之舉事必先諦之於謀慮。而後考之於著龜。○上不玩兵。下不廢武。○聖人之治天下也。先文德而後武力。凡武之興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後加誅。○王者知所以臨下而治眾。則羣臣畏服矣。知所以聽言受事。則不蔽欺矣。知所以安利萬民。則海內必定矣。○道之所在天下歸之。德之所在天下貴之。仁之所在天下愛之。義之所在天下畏之。○明君之制賞從重罰

五倫書卷三

八

從輕。食人以壯為量。事人以老為程。○節欲而聽諫。敬賢而勿慢。使能而勿賤。○古者聖王既臨天下。必變四時。定律曆。考天文。揆時變。登靈臺以望氣氣。○聖王脩禮文。設庠序。陳鐘鼓。天子辟靡。諸侯泮宮。所以行德化。新序賢聖之君。不以祿私親。功多者授之。不以官隨愛。能當者處之。故曰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聖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變法而治。因民而教者不勞。而功成。據法而治者

吏習而民安之

匡衡曰。治天下審所上而已。教化之流。非家至而人說之也。賢者在位。能者在職。朝廷崇禮。百僚敬讓。道德之行。由內及外。自近者始。然後民知所法。遷善日進。而不自知也。朝廷天下之楨幹也。公卿大夫相與循理。恭讓則民不爭。好仁樂施。則下不暴。上義高節。則民興行。寬柔和惠。則衆相愛。四者明王之所以不嚴而成化也。○欽翼祗栗。事天之容也。温

五倫書卷三

九

恭敬遜承親之禮也。正恭嚴恪臨衆之儀也。嘉惠和悅饗下之顏也。舉措動作物遵其儀。故形為仁義。動為法則。

楊雄曰。天下為大治。之在道不亦小乎。四海為遠治。之在心不亦迩乎。導之以仁。則下不相賊。泣之以廉。則下不相盜。臨之以正。則下不相詐。脩之以禮義。則下多德讓。

諸葛亮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之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

此後漢之所以傾頽也

王通曰。推之以誠。則不言而信。鎮之以靜。則不行而謹。惟有道者能之。○古之為政者。先德而後刑。故其人悅以恕。○志以成道。言以宣志。詔其見王者之志乎。其恤人也。周其致用也。悉一言而天下應。一令而不可易。非仁智博達。則天明命。其孰能詔天下乎。○天子必有師。然亦何常師之有。惟道所存。以天下之身受天下之訓。得天下之道。成天下之務。民

五倫書卷三

十

不知其由也。其惟明主乎。○禮其皇極之門。乎。聖人所以嚮明而節天下也。其得中道乎。故能辨上下。定民志。

張蘊古大寶箴有曰。大明無私照。至公無私親。故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禮以禁其奢。樂以防其欲。左言而右事。出警而入蹕。四時同其慘舒。三光同其得失。又曰。勿謂無知。居高聽卑。勿謂何害。積小就大。又曰。勿內荒於色。勿外荒於禽。勿貴難得貨。勿聽亡國。

音。又曰。勿謂我尊而傲賢慢士。勿謂我智而拒諫矜己。又曰。衆棄而後加刑。衆悅而後行賞。弱其強而治其亂。伸其屈而直其枉。

陸贄曰。君人之柄在明其德威。立國之權在審其輕重。德與威不可偏廢也。○捨己以從衆。違欲以遵道。遠儉佞而親忠直。推至誠而去逆詐。杜詭沮之路。廣諫諍之門。掃求利之法。務息人之術。錄片善片能以盡群材。忘小瑕小怨俾無棄物。○總天下之智以助聰明。順

五倫書卷三

十一

天下之心以施教令。○從義如轉圜。進善如不及。推廣此道。是致和平。○古之聖王之居人上也。必以其心從天下之心。而不敢以天下之人從其欲。○君人者以衆智為智。以衆心為心。恒恐一夫不盡其心。一事不得其理。孜孜訪問。唯善是求。豈但從諫弗拂而已哉。○愚智兼納。洪纖靡遺。蓋之如天。容之如地。垂旒黻纒而黜其聰察。匿瑕藏疾而務於包涵。不示威而人畏之。如雷霆不用明而人仰

之如日月。此天子之德也。○君人之道。子育

為心。雖深居九重而慮周四表。雖恒處安樂而憂及困窮。○理國化人在於獎一善使天下之為善者。勸罰一惡使天下之為惡者懲。是以爵人必於朝。刑人必於市。惟恐衆之不覩。事之不彰。○君天下者必以天下之心為心。而不私其心。以天下之耳目為耳目。而不私其耳目。故能通天下之志。盡天下之情。○立國而不先養人。國固不立矣。養人而不先

五倫書卷三

十三

足食。人固不養矣。足食而不先備災。食固不足矣。為官而備者。人必不瞻。為人而備者。官必不窮。

韓愈曰。聖人一視而同仁。篤近而舉遠。○道莫大乎仁義。教莫大乎禮樂。刑政施之於天下。萬物得其宜。措之於其躬體。安而氣平。○善醫者不視人之瘠肥。察其脉之病否而已矣。善計天下者不視天下之安危。察其紀綱之理亂而已矣。

柳宗元曰聖人之所以立天下曰仁義仁主恩義主斷恩者親之斷者宜之而理道畢矣○聖人之道不窮異以為神不引天以為高利於人備於事如斯而已矣○聖人之為賞罰者非他所以懲勸者也賞務速而後有勸罰務速而後有懲○聖人有制度有法令過則為辟故立大中者不尚異教人者欲其誠李德裕丹扆六箴其宵衣箴曰先王聽政味爽以俟雞鳴既盈日出而視伯禹大聖寸陰為

五倫書卷三

十三

貴光武至仁反仄不忌無俾姜后獨去替珥彤管記言克念前志正服箴曰聖人作服法象可觀雖在宴游尚不懷安汲黯莊色能正不冠揚阜慨然亦譏縹紉四時所御各有其官非此勿服惟辟所難罷獻箴曰漢文罷獻詔還駮駟鑾輅徐驅馬用千里厥後令王亦能恭已翟裘既焚筒布則毀道德惟麗慈儉為美不過天道斯為至理納誨箴曰惟后納誨以求厥中從善如流乃能成功漢驚沉酒

舉白浮鍾魏叡侈汰凌霄作宮忠雖不忤善亦不從以規為瑱是謂塞聰辨邪箴曰居上處深在察微萌雖有讒慝不能蔽明漢之孝昭叡過周成上書知詐照奸得情燕益既折王翫治平百代之後乃流淑聲防微箴曰天子之孝敬遵王度安必思危乃無遺慮亂臣猖獗非可遽數玄服莫辨觸瑟始什柏谷微行豺豕塞路親貌獻殄斯可戒懼

五倫書卷三

十四

劉蕡曰為君者所發必正言所履必正道所居必正位所近必正人○事天地以教人恭奉宗廟以教人孝養高年以教人弟長字百姓以教人慈幼歐陽脩曰為人君者以細務而責人專大事而獨斷此致治之要術也納一言而可用雖眾說不得以沮之此力行之果斷也知此二者天下無難治矣○善為天下慮者不敢忽於微而杜其漸也○治天下者用人非一端故取士非以一路若夫知錢穀曉刑獄熟民事

精吏幹勤勞夙夜以辨集為功者謂之材能之士。明於仁義禮樂通於古今治亂其文章論議與之謀議天下之事可以決疑定策論道經邦者謂之儒學之臣。善用人者必使有材者竭其力有識者竭其謀。○取士之方必求其實用人之術當盡其材。○人主之善馭下者常欲聞難言之言然後下無隱情上無壅聽姦宄不作禍亂不生。○禮以治民而樂以和之德義仁恩長養涵澤此三代之所以

深於民者也。○治天下在明號令正朝廷在脩紀綱號令所行紀綱所振由人主有賞罰之柄也。○刑者聖人所以愛民之具也其禁暴止殺之意必本乎至仁

周敦頤曰聖人在上以仁育萬民以義正萬民。○心純則賢才輔賢才輔則天下治純心要矣。用賢急焉。○古者聖王制禮法脩教化三綱正九疇叙百姓太和萬物咸若。○治天下有本身之謂也。治天下有則家之謂也本必

端端本誠心而已矣。則必善。善則和親而已矣。家難而天下易。家親而天下疏也。○聖人之道仁義中正而已矣。○天道行而萬物順。聖德脩而萬民化。

程顥曰人主當防未萌之欲及勿輕天下之士。○君道以至誠仁愛為本。○人主之學唯當務為急辭命非所先也。○王道坦然本乎人情出乎禮義若履大路而行無復回曲。

程頤曰君道在乎稽古正學明善惡之歸辨忠

邪之分趨道之正。又在乎君志先定定志者正心誠意擇善而固執之也。惟以聖人之訓為必當從先王之治為可法而已。然天下之患常生於忽微而志亦戒乎漸習故古之君出入閒燕必有誦訓箴諫之官左右前後無非正人以成德業。○聖人視億兆之心猶一心者通於理而已。○夫以一人之身臨乎天下之廣若區區自任豈能周於萬事故自任其知者適是為不知唯能取天下之善任天

下之聰明則無所不周○人君欲觀已之施為善否當觀於民俗善則政化善也○聖人養賢才與之共天位使之食天祿俾施澤於天下養賢以及萬民也養賢所以養萬民也○夫居上位者必有才德威望為民所尊畏則事行而衆心服從○古之聖人設前旒屏樹者不欲明之盡乎隱也○王者法天道行寬宥施恩惠養育兆民○人君至誠益於天下天下之人無不至誠愛戴以君之德澤為恩惠也○豐大之道唯王者能致之所有既大其保之治之道亦當大也故王者之所尚至大也○人主所以有崇高之位者蓋得之於天與天下之人共戴也必思所以報民古之人君視民如傷若保赤子皆是報民也○治身齊家以至平天下者治之道也建立治綱分正百職順天時以制事至於創制立度盡天下之事者治之法也聖人治天下之道唯此二端而已○為民立君所以養之

也養民之道在愛其力民力足則生養遂生養遂則教化行而風俗美故為政以民力為重也○善言治天下者不患法度之不立而患人材之不成○聖人脩己以敬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惟上一於恭敬則天地自位萬物自育氣無不和四靈何有不至此體信達順之道聰明睿知皆由是出以此事天饗帝

張載曰天道四時行百物生無非至教聖人之

動無非至德○中正然後能貫天下之道此君子所以大居正也○為政必身倡之且不受其勞又益之以不倦○唯君子為能與時消息順性命躬天德而誠行之也○能通天下之志者為能感人心聖人同乎人而無我故和平天下莫盛於感人心○凡天下疲癯殘疾惛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也于時保之子之翼也○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吾幼

邵雍曰。用天下之目為目。其目無所不觀矣。用天下之耳為耳。其耳無所不聽矣。用天下之心為心。其心無所不謀矣。○聖人所以能立無過之地者。以其善事乎心者也。○上好德則民用正。上好佞則民用邪。

司馬光曰。王者以仁義為麗。道德為威。○選賢而進之。量能而任之。成功者賞。敗官者誅。此人君之職也。○人君之尊與天地同體。以剛

五倫書卷三

十九

健為德。以厚重為威。照微當如日月。發言當如雷霆。○信者人君之大寶也。國保於民。民保於信。○人君之職。量材而授官。一也。度功而加賞。二也。審罪而行罰。三也。材有短長。故官有能否。功有高下。故賞有厚薄。罪有大小。故罰有輕重。此三者人君所當用心。○天子之於萬國。能褒善而黜惡。抑強而輔弱。撫服而懲違。禁暴而誅亂。然後發號施令。而四海之內莫不率從。○為人君者。視天下有一事

不治以為已過。有一民失。所以為已憂。天下已安。已治矣。猶復思將來之患。而豫防之。○明主謀事於始。而慮患於微。是以用力不勞。而收功甚大。○仁者非嫗煦姑息之謂也。興教化。脩政治。養百姓。利萬物。此人君之仁也。○國之至治。在於審官。官之得人。在於選士。士之嚮道。在於立教。教之歸正。在於擇術。○繼體之君。謹守祖宗成法。苟不墮之以逸欲。敗之以讒諂。則世世相承。無有窮期。○切直

五倫書卷三

二十

之言。非人臣之利。乃國家之福。是以人君夙夜求之。懼弗得聞。○古之聖王。尊禮黃髮。屬任以政者。蓋以更歷天下之事。練習為治之體故也。○天下重器也。得之至艱。守之至艱。今民有十金之產。猶以為先人所營。苦身勞志。謹而守之。不敢失墜。況於承祖宗艱難之業。奄有四海。傳祚萬世。可不重哉。可不慎哉。○聖人當國家隆盛之時。則戒懼彌甚。故能保其令聞。永久無疆矣。○凡守太平之業者。

其術無他。如守巨室而已。今有巨室於此。將以傳之子孫。為無窮之規則。必植其堂基。壯其柱石。強其棟梁。厚其茨蓋。高其垣墉。嚴其關鍵。既成。又擇其子孫之良者。使謹而守之。日省月視。款者扶之。弊者補之。如是則亘千萬年無頽壞也。夫民者國之堂基也。禮法者柱石也。公卿者棟梁也。官吏者茨蓋也。將帥者垣墉也。甲兵者關鍵也。是六者不可不朝念而夕思也。○聖帝明王。皆消惡於未萌。弭

五倫書卷三

二十一

禍於未形。天下陰被其澤。而莫知其所以然也。○宴安怠惰。肇荒淫之基。奇巧珍玩。發奢泰之端。甘言卑辭。啓僥倖之徒。附耳屏語。開讒賊之門。不惜名器。道借逼之源。假借威福。授陵奪之柄。凡此六者。其初甚微。朝夕狎翫。未覩其害。日滋月益。遂至深固。比知而革之。用力百倍矣。○為國家者。必先實而後文也。安國家利百姓。仁之實也。保基緒傳子孫。孝之實也。辨貴賤立紀綱。禮之實也。和上下親

遠近。樂之實也。決是非。明好惡。政之實也。詰奸邪。禁暴亂。刑之實也。察言行。試政事。求賢之實也。量材能。課功狀。審官之實也。詢安危。訪治亂。納諫之實也。選勇果。習戰鬥。治兵之實也。實之。不存。雖文之盛。美無益也。

曾鞏曰。為政之要。莫如得人。百官稱職。則萬務咸治。○官久於其業。而後明。功久於其事。而後成。○名正。然後位定。位定。然後事舉。

五倫書卷三

二十二

蘇軾曰。王者所宜先者。德也。所宜後者。刑也。所宜先者。義也。所宜後者。利也。○聖人之治天下。寬猛相資。君臣之間。可否相濟。○聖人之治天下。使天下之事。各當其處。而不相亂。天下之人。各安其分。而不相躡。然後天子得優游無為。而制其上。○古之人。君收天下之英雄。而不失其心。故天下皆爭歸之。○得人之道。在於知人。知人之法。在於責實。○凡舉大事。必順天心。天之所向。以之舉事。必成。蘇轍曰。聖人欲有其富。則保之以儉。欲久其尊。

則守之以謙欲安其佚則行之以勞欲得其欲則濟之以無欲○聖人之為天下不務逆人之心人心之所向因而順之人心之所去因而廢之故天下樂從其所為○善治天下者必明於天下之情而後得御天下之術胡安國曰為國以義不以利如以利則上下交征而國必危矣○舉動人君之大節賢哲量之以行蔽其道奸邪窺之以作止其惡四隣望之以厚薄其情故有國者必謹於禮而後

動此守身之本保國之道也○明君以務學為急聖學以立心為要○克謹天戒則雖有其象而無其應弗克畏天災咎之來必矣○天人一理也萬物一氣也觀於陰陽寒暑之變以察其消息盈虛此制治於未亂慎於微之意也○善善而不能用則無貴於知其善惡惡而不能去則無貴於知其惡范祖禹曰君人者如天運於上而四時寒暑各司其序則不勞而萬物遂矣○朝廷者四方

之極也非至公無以絕天下之私非至正無以止天下之邪○治天下之繁者必以至簡制天下之動者必以至靜○危則懼懼則善心生安則泰泰則逸心生○古者聖王正身齊家以率天下其身不正未有能正人者君者本也民者末也君者源也民者流也本正則末正源清則流清矣是以先王之治必反求諸己己正則物莫不應矣○富而逸者民之所欲也與其所欲去其所惡而不王者

未之有也○明君用人而不自用故恭己而成功多疑之君自用而不用人故勞心而敗事○聖人順天理而感人心斂天下之賢者而聚之於朝使之施其所有以為國之有則賢者無不得其所而民物亦無不得其所矣○天地之有四時百官之有六職天下萬事備盡於此如網之在綱裘之挈領雖百世不可易也○明王道天下而使之言故國家可得而治也○天子所以制御天下者賞善罰

惡辨是非枉直使人各得其所物各安其分而不相陵暴也

李侗曰。治道必以明天理正人心崇節義厲廉恥為先。本末備具可舉而行。非特空言而已。胡寅曰。為天養人者天子之職也。帝王之德莫不本於格物致知以誠其意正心脩身以齊其家。若夫正朝廷正百官以正萬民。則自是而推之矣。人主必昭儉德以照臨百官。清心寡欲不殖貨利。而用君子立乎朝廷。則

五倫書卷三

二十五

寵賂之門自塞矣。人君莫大乎脩身。而脩身莫先於寡欲。欲誠不行。則心虛而善入。氣平而理勝。動無非禮。事無不善。唐虞之治。不越此矣。聖主憂其所當憂。然後能樂其所可樂。人君躬行於上。卿大夫表式於下。以明習人倫為要。則三代教化之實也。君以養人為職。凡為人害者必去之。國之興也。未有不由親賢。自古人君待遇臣下其禮雖一。然嚴威儼恪常施於爪牙甲冑之士。以

折其驕悍難使之氣。柔巽謙屈常施於林壑退藏之人。以厲其廉靖無求之節。故能駕馭人才。表正風俗。上好儉而民財豐。節力役而民力裕。

胡宏曰。聖人理天下。以萬物各得其所為至極。欲撥亂興治者。當正大綱。知大綱然後本可正而未可定。為天下者必本於理義。理也者。天下之大體也。義也者。天下之大用也。理不可以不明。義不可以不精。理明然後紀

五倫書卷三

二十六

綱可正。義精然後權衡可平。紀綱正。權衡平。則萬事治。百姓服。四海同。天下有三大。大本也。大幾也。大法也。大本一心也。大幾萬變也。大法三綱也。有大本然後可以有天下。見大幾然後可以取天下。行大法然後可以理天下。

朱熹曰。上有信以惠于下。則下亦有信以惠於上矣。以仁為體。則無不在所愛之中。故足以長人。天下之事。其本在於一人。而一人

之身其主在於一心。故人主之心一正則天下之事無有不正。○網紀不能以自立必人主之心術公平正大無偏黨反側之私然後網紀有所繫而立。君心不能以自正必親賢臣遠小人講明義理之歸閉塞私邪之路然後乃可得而正也。○先王養民之政導其妻子使之養其老而恤其幼不幸而有鰥寡孤獨之人無父母妻子之養尤宜憐恤。○君之於民一視同仁凡有材能皆使進善則人材

五倫書卷三

二十七

衆多而國賴以興也。○欲成天下之務則必從善去惡進賢退奸然後可以有濟。○王者知有天而畏之言行必信政教必立喜怒必公用舍必當黜陟必明賞罰必行。○克己自新蚤夜思省舉心動念出言行事之際常若皇天上帝臨之在上宗社神靈守之在傍慄慄然不復敢使一毫私意萌於其間。○民之視效在君天之視聽在民。張栻曰德者所以為民極也。國之所以為國

者以天序天秩實維持之也。○善政立而後善教可行所謂富而教之也。

呂祖謙曰人主常與慈祥篤實之人處其所以興起善端涵養德性鎮其躁而消其邪日改月化有不在言語之間者矣。○人主進德之驗他未即見惟於諫者之言先見之言之委曲遷就是君德未信於人而猶有所畏也言之剴切侵訐是君德已信於人而既無所畏也。

五倫書卷三

二十八

真德秀曰聖人之治天下莫不欲歸吾仁而其行則自近始故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其序不可紊也。○人君為天下民物之主痒癢疾痛孰非同體故君道必主於仁而為仁必極其至。○為人君者不以己之樂為樂而以天下之樂為樂不以己之憂為憂而以天下之憂為憂。○人主之心與天地相為流通而善惡吉凶之符甚於影響。○居中而制事者心也古先聖王必於此乎用力故一心正而

萬事莫不正○有修德之實心然後有修德之實事有愛民之實心然後有愛民之實事未有無是心之實而能有其事之實者也○人主以實心為善則人自孚以實德示民則人自化○明君在上既擇天下英賢委以股肱之任而又選公清直亮之士使為耳目之官二者交舉其職而無阿黨朋比之私則紀綱張治道立矣○惟人主之觀人也不以文章而以德行不以虛譽而以實功不以承迎己意為善而以規弼已過為忠○人主脩德講學則天下安昆蟲草木亦得其所

五倫書卷三 二十九

五倫書卷之三

五倫書卷之四

善行

聖德

黃帝生而神靈弱而能言幼而徇齊長而敦敏成而聰明

黃帝生而神靈弱而能言幼而徇齊長而敦敏成而聰明

顓頊靜淵以有謀䟽通而知事

帝嚳生而神靈自言其名普施利物不於其身

聰以知遠明以察微順天之義知民之急仁

而威惠而信脩身而天下服取地之財而節

用之撫教萬民而利誨之歷日月而迎送之

明鬼神而敬事之其色郁郁其德嶷嶷其動

也時其服也士帝既執中而徧天下日月

所照風雨所至莫不服從

唐堯放勳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光被四表

格于上下○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

○巍巍乎唯天為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

能名焉○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望

五倫書卷四 一

之如雲富而不驕貴而不舒

虞舜重華協于帝濬哲文明溫恭允塞玄德升

聞○帝德罔愆臨下以簡御衆以寬○好問

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

於民○善與人同舍己從人樂取諸人以為

善

夏禹敏給克勤其德不違其仁可親其言可信

聲為律身為度

商湯克寬克仁彰信兆民○懋昭大德建中于

五倫書卷四

二

民以義制事以禮制心○肇脩人紀從諫弗

拂先民時若居上克明為下克忠與人不求

備檢身若不及○克齊聖廣淵撫民以寬除

其邪虐功加于時德垂後裔○執中立賢無

方

周王季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

比

文王若日月之照臨光于四方顯于西土○

克明德慎罰不敢侮鰥寡庸庸祗祗威威顯

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不大聲以色

不長夏以革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於乎不

顯文王之德之純○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

見

武王能繼先王之德而配三后于京故詩人

美之曰王配于京世德作求永言配命成王

之孚成王之孚下土之式永言孝思孝思維

則○不泄邇不忘遠

成王祗勤于德夙夜不逮詩人頌之曰夙夜

基命宥密於緝熙單厥心肆其靖之

漢高祖寬仁愛人意豁如也○有大度不事家

人生業而性明達好謀能聽

文帝恭脩玄默以道德為麗以仁義為準

光武身濟大業兢兢如不及明慎政體摠攬

權綱量時度力舉無過事

明帝善刑理法令分明日晏坐朝幽枉必達

元元之愛著胎養之令。平徭簡賦。人賴其慶。而又體之以忠恕。文之以禮樂。故乃蕃輔克諧。群后德讓。

唐高祖倜儻不羈。豁達大度。至性剛直。無所矯飾。志略弘遠。寬仁容衆。凡有委任。推以赤心。皆許便宜。從事未嘗限以文法。

太宗聰明英武。有大志而能屈節下士。進賢任能。厲精為政。求士若不及。從諫如轉圜。

玄宗生而聰明睿哲。及長寬仁孝友。識度弘遠。英武果斷。不拘小節。

五倫書卷四

四

肅宗聰明秀異。英睿有謀略。仁愛孝友。得之天性。

憲宗剛明果斷。自幼即位。慨然發憤。志平僭叛。能用忠謀。不惑羣議。卒收成功。

宋太祖仁孝豁達。有大度。專務愛養民力。削藩鎮之權。專用儒臣。分理郡國。務農興學。慎罰薄斂。與世休息。三代而降。文物仁義之風。無讓漢唐云。

太宗親錄囚徒。洞察微隱。斷決庶事。日旰忘食。宮嬪簡省。日用儉素。布褐紬條。內服絕綃。屢經澣濯。乘輿器仗。無所損益。抑祥瑞之獻。卻尊羨之號。樂忠讜之言。徵遺逸之士。其於文籍。尤所篤好。

仁宗恭儉仁恕。敬天重民。在位四十二年。忠厚惻怛。所以培國本者厚矣。謚之曰仁。誠無愧焉。

高宗恭儉仁厚。繼體守文。為有餘。

五倫書卷四

五

寧宗池臺苑囿。無所增益。府庫之財。未嘗妄費。常以愛民為心。每遇水旱。憂形于色。御衆臨下。率從寬簡。

理宗表章理學。使濂洛考亭之道。大明於天下。傳之後世。廟號曰理。固其宜也。

元憲宗剛明雄毅。沉斷寡言。不樂宴飲。不好侈靡。

世祖度量弘廣。知人善任。使信用儒術。愛養黎庶。每遇災傷。免租賑飢。惟恐不及。

仁宗天性慈孝。聰明恭儉。通達儒術。平居服御質素。澹然無欲。不事遊畋。不喜征伐。不崇貨利。有司奏大辟。為之慘惻者久之。

國朝。

太祖高皇帝生而神明。即位以來。昧爽臨朝。日晏忘食。虛心清問。從善如流。神謀睿斷。昭見萬里。退朝之暇。即延接儒生。講論經典。取古帝王嘉言善行。書寘殿廡。出入省觀。斥侈靡。絕游幸。卻異味。罷膳樂。泊然無所好。敦行儉。

朴。以身為天下先。

太宗文皇帝外嚴內仁。而雄材大畧。條理精密。知人善任。使推誠待下。凡所委用。非浸潤所能間。讒諛之人。終見疎斥。矜過誤。畧小罪。不以私愛殺大惡。聽言之際。明睿所照。不待其盡。洞見底蘊。臨機剛果。裁制大事。數語而決。與下人言。開心寫誠。表裏明白。蓋唐虞三代以來。若漢之高帝。世祖。唐之文皇。宋之太祖。其寬仁大度。聰明文武。閎遠之規。乾剛之用。

帝皆兼而有之。

仁宗昭皇帝。夫稟純明。孝友之行。出於至性。在儲位二十年。深明人君之道。暨嗣位。勵志圖治。推誠任人。每日為人君止於仁耳。故弘施霈澤。悉罷科買。已逋責。詢民隱。急農事。褒舊勞。舉墜典。屢飭法司。崇寬厚。戒深刻。惟日以恤人為務。

聖學

商高宗命傅說曰。來汝說。台小子舊學于甘盤。

既乃遊于荒野。入宅于河。自河徂亳。暨厥終。罔顯爾。惟訓于朕志。若作酒醴。爾惟麴蘖。若作和羹。爾惟鹽梅。爾交脩予。罔予棄。予惟克邁乃訓。說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惟學遜志。務時敏。厥脩乃來。允懷于茲。道積于厥躬。惟數學半。念終始。典于學。厥德脩罔覺。周武王召師尚父。太公望問曰。昔黃帝顓頊之道存乎。師尚父曰。在丹書。王欲聞之。則齋矣。

王齋三日。端冕師尚父。亦端冕奉書而入。道書之言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王聞之。惕若恐懼。退而為戒。書於席之四端。為銘焉。○王訪于箕子曰。於乎。箕子。惟天陰隲下民。相協厥居。我不知其彛倫。攸叙。箕子乃言曰。我聞在昔。鯀陞洪水。汨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彛倫攸斁。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彛倫攸叙。

五倫書卷四

八

成王受羣臣之戒。作敬之之詩。而自為答之。之言曰。維予小子。不聰敬止。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佛時仔肩。示我顯德行。

列國魯哀公問于夏曰。必學而後可以安國保民乎。子夏曰。不學而能安國保民者。未嘗聞也。哀公曰。然則五帝三王有師乎。子夏曰。有。臣聞黃帝學乎大真。顓頊學乎綠圖。帝學學乎赤松子。堯學乎尹壽。舜學乎務成。跗禹學乎西王國。湯學乎成子伯文。王學乎鉸時子。

斯。武王學乎郭射。此數聖人未遭此師。則功業不著乎天下。名號不傳乎千世。夫不學不明。古道而能安國家者。未之有也。

漢宣帝甘露三年。詔諸儒講五經異同於石渠閣。帝親稱制臨決。立梁丘易。夏侯尚書。穀梁春秋。博士。

光武受尚書通大義。召桓榮入說。甚善之。朝會輒令敷奏經義。

五倫書卷四

九

章帝初即位。降意儒術。特好古文。尚書左氏傳。詔賈逵入講北宮白虎觀。南宮雲臺。帝善逵說。又詔羣臣及諸生諸儒講議五經同異。帝親稱制臨決。作白虎議奏。

唐太宗身屬橐鞬。銳情經術。即王府開文學館。召名儒十八人為學士。與議天下事。既即位。殿左置弘文館。悉引內學士。番宿更休。聽朝之間。與討論古今。道前王所以成敗。或日仄夜。艾未嘗少怠。嘗謂侍臣曰。梁武帝惟談苦空。元帝為周師。所圍猶講老子。此深足為戒。

朕所好者惟堯舜周孔之道。如鳥之有翼。魚之有水。不可暫無耳。又曰。若不甲夜視事。乙夜觀書。何以為人君也。

玄宗開元三年。謂宰相盧懷慎曰。朕每讀書。有所疑滯。無從質問。可選儒學之士。日使入內侍讀。懷慎薦太常卿馬懷素。遂以懷素為左散騎常侍。與褚無量。更日侍讀。

代宗自幼好學。樂善強記。及長。博通經籍。尤精易象。而溫恭簡敬。動必由禮。

五倫書卷四

十

憲宗留意典墳。每覽前代興亡得失之事。皆三復其言。及觀貞觀開元實錄。見太宗撰金鏡書及帝範。玄宗撰開元訓誡。遂採尚書春秋史漢等書。君臣行事。可為龜鏡者。集成十四篇。曰君臣道合。辨邪正。戒權幸。慎微行。任賢臣。納忠諫。謹征伐。重刑法。去奢泰。崇節儉。獎忠直。脩德政。簡畋獵。錄勲賢。分為上下卷。目曰前代君臣事迹。書於屏風。列之座右。穆宗嘗謂兵部侍郎薛放曰。為學經史何先。

五倫書 卷四

放對曰。經者古先聖之至言。多仲尼所發明。皆天人之極致。誠萬代不刊之典也。史則歷紀成敗。雜書善惡。各錄當時之事。亦是鑒其興亡。帝曰。六經所尚不一。志學之士。白首不能盡通。如何得其要。對曰。論語者六經之精華。孝經者人倫之大本。窮理執要。真可謂聖人至言。是以漢朝論語首列學官。光武令虎賁之士。皆習孝經。玄宗親為孝經注解。皆使當時大治。海內久安。人知孝節。氣感和樂。之所致也。帝曰。聖人謂孝為至德要道。其信然矣。

五倫書卷四

十一

宋太祖初為周將時。酷好看書。雖在軍中。手不釋卷。聞人有奇書。不吝千金購之。顯德初。從世宗平淮。有人譖之曰。趙某私有重車數乘。世宗遣人察之。果有籠篋數車。令引入面開之。唯書數千卷。世宗異之。且曰。卿方為朕將帥。當堅甲利兵。何用書為。太祖頓首謝曰。弟無奇謀。上贊聖德。所以聚書觀覽者。欲廣聞

五四五

見增智慮也。世宗曰善。

太宗雅好文史。於禁中建清心殿。收藏圖籍。以資觀覽。視朝之暇。必讀太平御覽三卷。有所闕廢。即進補之。雖隆冬短晷。必足其數。大臣請少息。曰。朕開卷有得。不以為勞也。

真宗嘗講春秋畢。邢昺曰。春秋一經。少有人聽。多或中輟。帝曰。勤學有益。最勝他事。且深資政理。無如經書。朕聽政之暇。惟文史是樂。講論經藝。以日繫時。寧有倦耶。

五倫書卷四 十三

仁宗嘗命講官講無逸篇。曰。朕深知享國之君。宜戒逸豫。侍臣楊安國曰。舊有無逸圖。宜書于屏間。帝曰。朕不欲坐席背聖人之言。當置之左右。又命學士丁度取孝經之天子孝治聖治廣要道四章。為圖朝夕閱之。嘗以賈昌朝為崇政殿說書。昌朝以傳註訓詁。不為曲釋。至先王治心脩身經理天下之意。指物引喻。析毫解縷。帝獨意嚮堯舜三代。昌朝以經開說。所質問皆道德之要。

英宗以迺英講讀論語畢。賜執政講讀官左右史御筵於資善堂。內出御書唐人詩分賜在坐。翌日呂公著上奏曰。陛下日新典學。誠以堯舜三代為法。則四海不勞而治。將來論語終帙。進講尚書。二書皆聖人之格言。為君之要道。臣輒於其中及孝經內節要語共一百段。進呈聖人之言。本無可去取。臣今惟取明白切於治道者。庶便於省覽。或遊意筆硯之間。以備揮染。亦日就月將之一助也。

五倫書卷四 十三

神宗天性好學。至日晏忘食。英宗嘗遣內侍止之。帝正衣冠拱手。雖大暑未嘗用扇。時孫思恭為侍讀。一日講孟子至多助之至天下順之。寡助之至。親戚畔之。思恭泛引古今助順之事。而不及親戚畔之者。帝顧曰。微子紂之諸父也。抱祭器而入周。非親戚畔之耶。思恭再拜稱服。明睿。

哲宗時起居舍人王巖叟嘗因侍講奏曰。陛下退朝無事。不知何以消日。帝曰。看文字。巖

叟對曰。陛下以讀書為樂。天下幸甚。聖賢之學。非造次可成。須在積累。積累之要在專與勤。屏絕他好。始可謂之專。久而不倦。始可謂之勤。願陛下特留意。帝深然之。

孝宗檢身不懈。數御經筵。留意講誦。嘗語大臣曰。人主讀書。罕知道。雖知之。亦罕能行之。或惟作歌詩。如陳隋之君。竟亦何補。唐德宗亦知學。然所行不至。與陸贄論事。皆下人傳旨。事之是非。反覆詰難。猶恐未盡。傳旨豈能

五倫書卷四

十四

盡。帝嘗御選德殿。取尚書及資治通鑑。孜孜讀之。法其所以興。戒其所以亡。口誦心思。未嘗一日去手。

寧宗為王時。深慕秘閣脩撰朱熹之學。每講官進講。必問熹說何如。及即位。熹進大學講義。一日啓上曰。臣所進講義。於聖意何如。上曰。其要只在求放心。熹頓首曰。陛下天縱生知。舉此正是要領。願推之以見於行。理宗持身甚嚴。雞三鳴往決政事。退入講堂。

講官講經史。終日手不釋卷。率以為常。

元世祖嘗暮召平章政事。不忽木坐寢榻下。陳說四書及古史治亂。至丙夜不寐。帝喜曰。朕所以令卿從許平仲學。正欲卿以嘉言入告朕耳。

裕宗少從姚樞實默受孝經。及終卷。世祖大悅。設食饗樞等。及封燕王。守中書。令兼判樞密院。每與諸王近臣習射之暇。輒講論經典。若資治通鑑。貞觀政要。主恂許衡所述。遼金

五倫書卷四

十五

帝王行事要略。下至武經等書。從容聽言之。間苟有允愜。未嘗不為之洒然改容。

文宗嘗曰。昔我祖宗睿知聰明。其於致理之道。自然生知。朕以統緒所傳。實在眇躬。夙夜憂懼。自惟早歲。跋涉艱阻。視我祖宗既乏生知之明。於國家治體。豈能周知。故立奎章閣。置學士。負日以祖宗明訓。古昔治亂得失。陳說於前。使朕樂於聽聞。

國朝丙午五月。

太祖皇帝命有司訪求古今書籍藏之秘府以資覽閱因謂侍臣詹同等曰三皇五帝之書不盡傳於世故後世鮮知其行事漢武帝購求遺書而六經始出唐虞三代之治始得而見武帝雄才大略後世罕及至表章六經開闡聖賢之學有功於後世又曰吾每於宮中無事輒取孔子之言觀之如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真治國之良規萬世之師法也○吳元年九月癸卯新城內殿成命博士熊鼎編類古人行事可為鑒戒者書于壁間又命侍臣書大學衍義於兩廡壁間

五倫書卷四

十六

太祖曰前代宮室多施繪畫予用此以備朝夕觀覽豈不愈於丹青乎○洪武二年三月戊申謂翰林侍讀學士詹同曰古人為文章或以明道德或以通當世之務如典謨之言皆明白易知無深怪險僻之語至如諸葛孔明出師表亦何嘗雕刻為文而誠意溢於今使人誦之自然忠義感激近世文士不究道

德之本不達當世之務有詞雖艱深意實淺近即使過相如楊雄何裨實用自今翰林為文但取通道理明世務無事浮藻○二十年二月甲辰御註尚書洪範成先是命儒臣書洪範揭於御座之右朝夕觀覽乃自為註至是成召贊善劉三吾曰朕觀洪範一篇帝王為治之要道也所以叙彝倫立皇極保萬民叙四時成百穀本於天道而驗於人事箕子為武王陳之武王猶自謙曰五帝之道我未能焉朕每為惕然遂疏其旨為註朝夕省覽三吾對曰

三倫書卷四

十七

陛下留心是書上明聖道下福生民為萬世開太平者也
永樂四年正月丙申
太宗皇帝謂侍臣曰朕昨閒暇作書愛制筆精妙甚稱人意因嘆匠藝如此豈是生而能之亦由精學所致今之學者不及古人政由自怠之過前代大儒君子皆是積勤以造其極

今人鹵莽厭煩用力未至便謂求道之難譬
之耕而不勤可望有獲乎

五倫書卷之四

五倫書卷之四

十八

五倫書卷之五

善行

敬天

敬天

唐堯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
時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寅賓出日平秩
東作日中星鳥以殷仲春厥民析鳥獸孳尾
申命羲叔宅南交平秩南訛敬致日永星火
以正仲夏厥民因鳥獸希革分命和仲宅西

五倫書卷之五

一

曰昧谷寅饒納日平秩西成宵中星虛以殷
仲秋厥民夷鳥獸毛毳申命和封宅朔方曰
幽都平在朔易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厥民隩
鳥獸氄毛

虞舜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

商成湯時大旱七年太史占之曰當以人禱湯
曰吾所為請雨者民也若必以人禱吾請自
當遂齊戒剪爪斷髮素車白馬身嬰白茅以
身為犧牲禱於桑林之野以六事自責曰政

不節歟。民失職歟。官室崇歟。女謁盛歟。苞苴行歟。諂夫昌歟。何不雨之極也。言未已。大雨方數千里。

周文王即位之八年六月。寢疾五日而地動。東西南北不出國。有司曰。地之動為人主也。羣臣皆恐。請興事動衆增國城以移之。文王曰。天之見妖。以罰有罪。我必有罪。天以罰我。請改行其可免乎。於是謹其禮秩。皮革以交諸侯。飭其辭令。幣帛以禮俊士。頒其爵列等級。

五倫書卷五

以賞有功。無樂疾止。

成王免喪。受羣臣之戒。乃述其言而作詩曰。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無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茲。○王初即位。管封及羣弟。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周公居東二年。秋大熟。未穫。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王與大夫盡弁。以啓金滕之書。乃得周公所自以為功。代武王之說。王執書以泣曰。昔周公勤勞王家。惟予冲人。

弗及知。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新逆。我國家禮亦宜之。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則盡起。二公命邦人。凡大木所偃盡起。而築之。歲則大熟。

宣王時天大旱。王以不雨。遇災而懼。整身脩行。欲以消去之。祈于羣神。六月乃得雨。

列國。宋景公時。熒惑在心。懼。召子韋問曰。熒惑在心。何也。子韋曰。熒惑。天罰也。心。宋分野也。禍當君身。雖然。可移於宰相。公曰。宰相所使。

五倫書卷五

治國也。而移死焉。不祥。寡人請自當也。子韋曰。可移於民。公曰。民死將誰君乎。寧獨死耳。

子韋曰。可移於歲。公曰。歲飢。民餓。必死。為人君欲殺其民。以自活。其誰以我為君乎。是寡人之命。固盡矣。子無復言矣。是夕。熒惑徙舍。

漢文帝二年十一月晦。日食。帝謂羣臣曰。人主不德。布政不均。則天示之災。以戒不治。朕下不能治。育羣生。上以累三光之明。不德大矣。其悉思朕之過失。及知見之所不及。以啓告。

朕及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以匡朕之不逮。詔罷衛將軍。太僕見馬遺財足。餘皆以給傳置。

宣帝本始四年夏四月地震山崩北海瑯琊二郡壞祖宗廟詔丞相御史其與列侯中二千石博問經學之士有以應變匡朕之不逮者毋有所諱帝素服避正殿五日

元帝初元五年四月有星孛于參詔曰朕之不逮序位不明衆僚久慮未得其人元元失

五倫書卷五

望上感皇天陰陽為變咎流萬民朕甚懼之。迺者關東連遭災害飢寒疾疫天不終命其令大官毋日殺所具各減半乘輿秣馬無乏正事而已

光武建武七年三月癸亥晦日有食之帝避正殿寢兵不聽事五日詔曰吾德薄致災謫見日月戰慄恐懼夫何言哉今方念愆庶消厥咎其令有司各備職任奉遵法度惠茲元元百僚各上封事無有所諱其上書者不得

言聖

明帝永平八年十月壬寅晦日有食之既詔曰朕以無德奉承大業而下貽人怨上動三光日蝕之變其灾尤大春秋圖讖所為至譴永思厥咎在予一人羣司勉備職事極言無諱

和帝永元八年詔曰蝗蟲之異殆不虛生萬方有罪在予一人而言事者專咎自下非助我者也朕寤寐惻矜思拜憂蒙昔楚嚴無灾

五倫書卷五

而懼成王出郊而反風何以匡朕不逮以塞灾變百僚師尹勉修厥職刺史二千石詳刑辟理冤虐恤鰥寡矜孤獨思惟致灾興蝗之咎○十二年三月詔曰比年不登百姓虛匱京師去冬無宿雪今春無澍雨黎民流離困於道路朕痛心疾首靡知所濟瞻仰昊天何辜今人三公朕之腹心而未獲承天安民之策數詔有司務擇良吏今猶不改將何以救其咎罰咎罰既至復令灾及小民若上下同

心庶或有瘳

安帝元初二年詔曰朝廷不明庶事失中。灾異不息。憂心惶懼。被蝗以來七年于茲。而州郡隱匿。裁言頃畝。今羣飛蔽天。為害廣遠。所言所見。寧相副耶。三司之職。内外是監。既不奏聞。又無舉正。天灾至重。欺罔辜大。今方盛夏。且復假貸。以觀厥後。其務消救。灾眚安輯。黎元

唐太宗貞觀八年。星孛虛危。歷氏餘百日。帝訪

五倫書卷五 六

羣臣。虞世南對曰。昔齊景公時。彗見。公問晏嬰對曰。公穿池沼。沼畏不深。起臺榭。畏不高。刑罰畏不重。是以天見彗為戒。景公懼而修德。願陛下勿以功高而自矜。勿以太平久而自驕。彗雖見。未足憂。帝曰。然。吾年十八舉義兵。二十四平天下。未三十即大位。故負而矜之。輕天下士。上天見變。其為是乎。吾何得不戒邪

高宗總章元年四月丙辰。彗星見於五車。帝

避正殿。令中御減膳。奉常停樂。仍令内外九品以上各上封事。極言得失。勿令有隱。太子少師許敬宗等奏。星雖孛。而光芒小。此非國眚。不足上勞。聖慮請御正殿。復常膳。帝曰。朕獲奉宗廟。臨御億兆。謫見於天。誠朕之不德也。不從。戊辰。彗星滅。

玄宗開元七年五月朔。日有食之。帝素服。徹樂。減膳。命中書門下察繫囚。賑飢乏。勸農功。宋璟等奏曰。陛下勤恤人隱。此誠蒼生之福。

五倫書卷五 七

然臣聞日食。脩德宜親君子。遠小人。絕女謁。除讒慝。所謂脩德也。帝深然之。

宋太宗端拱二年。彗出東井。帝避正殿。減常膳。八月丙辰。大赦。是夕。彗不見。詔曰。朕以身為犧。牲焚於烈火。亦未足以荅謝天譴。當與卿等審刑政之闕失。思稼穡之艱難。恤物安人。以祈玄祐。

真宗咸平元年正月甲申。彗出營室北。呂端等言。彗出之應當在齊魯分。帝曰。朕以天下

為憂豈直一方耶甲午詔求直言避殿減膳
乙未慮囚老幼疾病流以下聽贖杖以下釋
之丁酉慧滅

仁宗時講臣嘗諷尚書洪範五事帝曰王者
之用五事皆本於五行乎王洙對曰五事得
則有休證五事失則有咎證是以聖人克謹
天戒以修其身帝曰人君奉天在於修德夙
夜兢兢戒慎于未形尚恐不至必俟天有譴
告然後修德此豈畏天之道哉○慶曆二年

五倫書卷五

五月旱丁亥夜雨戊子宰相章得象等入賀
上曰昨夜朕忽聞微雷因起露立於庭仰天
百拜以禱須臾雨至朕及嬪御衣皆沾濕不
敢避去移刻雨霽再拜而謝方敢升階得象
對曰非陛下至誠何以感動天地。上曰比欲
下詔罪己避寢減膳又恐近於崇飾虛名不
若夙夜精心密禱為善雨○六年三月朔日
食帝謂宰相曰謫見于天願歸罪朕躬卿宜
救民疾苦思所以利安之賈昌朝對曰陛下

此言足以珥天變臣敢不孜孜以奉陛下帝
曰人主懼天而修德猶人臣畏法而自新也
○皇祐四年冬無雪帝責躬減膳每見輔臣
憂形于色龐籍等言臣等不能變理上煩聖
心願守散秩以避賢路帝曰是朕誠不能感
天而惠不能及民非卿等之過也是夕大雪
神宗熙寧六年三月丙辰以四月朔日當食
自丁巳避殿減膳降天下囚罪一等流以下
釋之其日日食不見乙亥帝乃御殿復膳

五倫書卷五

九

哲宗元祐二年旱帝曰朕涉道日淺昧于政
治萬事失中以干陰陽之和乃自冬迄夏旱
暘為虐生民嗷嗷無所告勞永惟災變之未
蓋不徒發非克已思過洗心修德其何以答
塞天變協致太和公卿大夫其勉修厥職共
圖消復

高宗建炎三年六月久雨恒陰下詔以四失
罪己一曰昧經邦之大略二曰昧戡難之遠
圖三曰無綏人之德四曰失馭臣之柄復詔

郎官以上言闕政○紹興十五年四月戊寅
彗星出東方癸未避殿減膳命監司郡守條
上便民事宜提刑巡行決獄丁亥大赦癸巳
彗沒

孝宗躬勤庶政每遇災異樂聞闕失集尚書
所言敬天之事列為兩圖以備觀省謂之敬
天圖

理宗淳熙五年十二月壬午太史奏來歲正
旦日當食詔以是月二十一日避正殿減膳

五倫書卷五

十

命百司講行闕政凡可以消弭災變者直言
無隱

元世祖至元三十年有星孛于帝座世祖憂之
夜召中書平章政事不忽木入禁中問所以
銷天變之道奏曰風雨自天而至人則棟宇
以待之江河之為地限人則舟楫以通之天
地有所不能者人則為之此人所以與天地
參也且父母怒人子不敢疾怨惟起敬起孝
故易震之象曰君子以恐懼修省詩曰敬天

之怒又曰遇災而懼三代聖王克謹天戒鮮
不有終漢文之世同日山崩者二十有九日
食地震頻歲有之善用此道天亦悔禍海內
乂安此前代之龜鑑也臣願陛下法之因誦
文帝日食求賢詔世祖悚然曰此言深合朕
意可復誦之遂詳論欵陳夜至四鼓世祖善
之

英宗至治二年十一月朔日食御史李端言
近者京師地震日月薄食皆臣下失職所致

五倫書卷五

十一

帝自責曰是朕之過也因勅羣臣亦當修飭
以謹天戒

國朝丙午八月壬子

太祖皇帝命博士許存仁進講經史存仁講尚
書洪範篇至休徵咎徵之應因語之曰天道
微妙難知人事感通易見天人一理必以類
應稽之往昔君能修德則七政順度雨暘應
期災害不生不能修德則三辰失行旱潦不
時災異迭見其應如響箕子以是告武王以

為君人者之儆戒。今宜體此。下修人事。上合天道。然豈特為人上者當勉。為人臣者亦當修省以輔其君。上下交修。斯為格天之本。○吳元年六月久旱。

太祖皇帝日減膳素食。官中皆然。既而大雨羣臣請復膳。曰。亢旱為災。實吾不德所致。今雖得雨。然苗稼焦損必多。縱肉食奚能甘味。得乎民心。則得乎天心。今欲拜天災。但當謹於修己。誠以愛民。庶可答天之眷。乃詔免民今年田租。○洪武元年八月。

太祖謂中書省臣曰。近京師火。四方水旱相仍。朕夙夜不遑寧處。豈刑罰失中。武事未息。徭役屢興。賦歛不時。以致陰陽乖戾。而然耶。卿等同國休戚。宜輔朕修省。以消天譴。參政傅璪等對曰。古人有言。天心仁愛人君。則必出災異以譴告之。使知變自省。人君遇災而能自警懼。則天變可弭。今

陛下修德省愆。憂形于色。居高聽卑。天實鑒之。

顧臣等待罪宰輔。有乖調變。貽憂聖衷。咎在臣等。

太祖曰。君臣一體。苟知謹懼。天心方回。卿等其盡心力以匡不逮。○三年夏久不雨。

太祖謂中書省臣曰。今仲夏不雨。實為農憂。禱祠之事。禮所不廢。朕已擇明日詣山川壇躬為禱之。尔中書各官其代告諸祠。且命皇后與諸妃執爨為昔日農家之食。令皇太子諸王供饋于齋所。至是日四鼓。

太祖素服草履。徒步出詣山川壇。設橐席露坐。晝曝于日。頃刻不移。夜卧于地。衣不解帶。皇太子捧盥進蔬食雜麻麥菽粟。凡三日。既而大雨。四郊霑足。○四年十月。

太祖謂中書省臣曰。祥瑞災異皆上天垂象。然人之常情。聞禎祥則有驕心。聞災異則有懼心。朕嘗命天下勿奏祥瑞。若災異即時報聞。尚慮臣庶罔體朕心。遇災異或匿而不舉。或舉不以實。使朕失致謹天戒之意。中書其行

天下遇有災變即以實上聞○七年五月。

太祖以天久不雨躬祀太歲風雲雷雨嶽鎮海瀆鐘山之神及天下山川京都各府城隍之神文曰朕受命上帝即位七載民遭兵亂未獲蘇息加以轉輸戍守之供其苦為甚方今仲夏當農民渴雨之期予心惶惶莫知所措故祈諸神特降雨澤神不我棄為達上帝苟有罪責宜降朕躬毋為民災神其聽之既而大雨

五倫書卷五

七

永樂十一年春正月朔日有食之先是禮部以正旦朝賀宴會上請

太宗皇帝曰古者日食天子素服修政用謹天戒朕既率於治理上累三光而衆陽之宗薄食於元旦咎孰甚焉爾文武羣臣尚思勉輔朕躬調燮陰陽消弭災變新正朝賀宴會之禮悉罷之○十九年四月

萬壽聖節先期禮部奏行慶賀禮勅文武羣臣曰此者

上天垂戒奉天等三殿災朕心兢惕寢食不寧方反躬省愆違違夙夜而禮部謂朕初度請行賀禮此豈所以相朕恭承

天意蓋益重朕之不德也其止勿賀

法祖

商盤庚遷都于般大家世族安土重遷胥動浮言小民眩於利害亦不欲徙盤庚乃告諭諸侯大臣曰昔我高后成湯與爾之先祖俱定天下法則可修舍而弗勉何以成德乃遂涉

五倫書卷五

十五

河南治亳行湯之政然後百姓攸寧殷道復興諸侯來朝以其遵成湯之德也

周武王克商大告武成曰嗚呼君羣后惟先王建邦啓土公劉克篤前烈至于大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誕膺天命以撫方夏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惟九年大統未集予小子其承厥志

成王免喪始朝于先王之廟而作詩曰閔予小子遭家不造嬛嬛在疚於乎皇考永世克

孝念茲皇祖。陟降庭止。維予小子。夙夜敬止。於乎皇王。繼序思不忘。

康王為太子。成王將崩。懼其不任。乃命召公畢公相而立之。成王崩。二公率諸侯以康王見於先王廟。申告以文王武王之所以為王業之不易。務在節儉。毋多欲。以篤信臨之。遂即位。徧告諸侯。宣告以文武之業以申之。故成康之際。天下安寧。刑錯不用。

漢明帝自臨萬幾。約身率禮。遵奉建武制度。無

違。海內乂安。四夷賓服。斷獄稀少。有治平之

風。

唐憲宗嘗稱太宗玄宗之盛。謂左右臣曰。朕欲庶幾二祖之道德風烈。不為宗廟羞。何行而至此乎。翰林學士李絳對曰。陛下誠能正身勵己。尊道德。遠邪佞。進忠直。與大臣言敬而信。無使小人參焉。與賢者遊親而禮。無使不肖與焉。去官無益於治者。則材能出。斥宮女之希御者。則怨曠銷。將帥擇士卒勇矣。官師

公吏治輯矣。法令行而下不違。教化篤而俗必遷。如是可與祖宗合德。號稱中興。夫何遠之有。

宋真宗嘗謂儒臣曰。朕每念太祖太宗丕變衰俗。崇尚斯文。垂世教人。實有深旨。朕謹遵聖訓。紹繼前列。庶警學者。先王之成憲。猶指諸掌。孰曰難哉。

哲宗嗣位。年益壯。日以進學為益。呂大防因推祖宗家法以進。曰。自三代以後。唯本朝百

二十年中。外無事。蓋由祖宗所立家法最善。臣請舉其略。因疏其事。親事長治。內待外戚。尚儉勤身。尚禮寬仁。八法以進。曰。此皆祖宗家法。所以致太平者。陛下不須遠法前代。但盡行家法。足以為天下帝深然之。

高宗建炎三年夏四月乙卯。大赦。舉行仁宗法度。應嘉祐條制與今不同者。自官制役法外。賞格從重。條約從寬。罷上供不急之物。國子監丞張戒上書。幾八千言。自謂恐忤聖

意高宗謂宰執曰朕熟覽之其憂國愛君之心誠可嘉又曰戒言朕有仁宗守成之德而不知太祖創業之志此言良是朕見仁宗在位四十二年德洽民心至今天下誦之朕心仰慕如堯舜文武故當立政用人之事朕嘗置在左右朝夕以為法至於太祖以神武創業朕不及也趙鼎對曰陛下以仁宗為法此乃中興之基至於太祖創業艱難願陛下常留聖慮則施行之事自然若合符節矣

五倫書卷五

六

元世祖在潛邸因問張德輝曰祖宗法度具在而未盡施設者甚多將如之何德輝指銀槃喻曰創業之主如製此器精選白金良匠規而成之界付後人傳之無窮當求謹厚者司掌乃永為寶用否則不惟缺壞亦恐有竊而去之者矣世祖良久曰此正吾心所不忘也武宗諭詹事曲出曰汝舊事吾其與同僚協議務遵法度凡世祖所未嘗行及典故所無者慎勿行

仁宗御嘉禧殿顧謂侍臣曰卿等以朕居帝位為安耶朕惟太祖創業艱難世祖混一疆宇兢業守成恒懼不能當天心繩祖武使萬方百姓樂得其所朕念慮在茲卿等固不知也

英宗嘗御大安閣見太祖世祖遺衣皆以縑素木綿為之重加補綴嗟嘆良久謂侍臣曰祖宗創業艱難服用節儉乃如此朕焉敢頃刻忘之又謂拜住曰朕以幼冲嗣承大業錦

五倫書卷五

七

衣玉食何求不得惟我祖宗櫛風沐雨戡定萬方曾有此樂耶卿元勳之裔當體朕至懷毋忝爾祖拜住頓首對曰創業惟艱守成不易陛下睿思及此億兆之福也

國朝洪武三十五年六月

太宗皇帝諭羣臣曰我

皇考肇造鴻業垂法萬年為子孫計思慮至周比者建文信任奸回恚皆更改使天下臣民無所遵法茲予繼承天位恪遵成憲凡

皇考法制為所更改者悉復其舊○七月視朝
 罷以建文多改舊制顧侍臣歎息曰只如羣
 臣散官一事前代沿襲行之已久何關利害
 亦欲改易且陵土未乾何忍紛紛為此於是
 天顏愴然變色既又曰凡開創之主其經歷多
 謀慮深每作一事必籌度數日乃行亦欲子
 孫世守之故詩書所載後王之善必曰不愆
 不忘率由舊章於戒警後王必曰率乃祖攸
 行曰豎于先王成憲此皆老成之言後世輕
 視詭諛之徒立心不端以其私智小見導嗣
 君改易祖法嗣君不明以為能而寵任之徇
 小人之邪謀至於國弊民叛而喪其社稷者
 有之矣豈可不以為戒
 永樂二十二年十一月
 仁宗皇帝諭侍臣曰守成之主動法祖宗斯鮮
 過舉書曰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後世嗣
 位者往往作聰明亂舊章而卒致喪敗不救
 可為鑒戒朕十有餘歲侍

五倫書卷五 二十

太祖皇帝側親見作祖訓屢更改易而後成書
 是時秦晉周世子皆在
 太祖間暇即召太孫及諸世子于前分條逐事
 委曲開諭之皆持身正家以至治天下之要
 道為天子為藩王能每事遵守豈有不福祿
 永遠者朕寤寐不忘今已命司禮監刊印將
 賜諸子及弟姪侍臣對曰
 陛下此心即
 太祖皇帝之心也
 聖孝
 虞舜微時母死父瞽叟惑於後妻而愛少子象
 常欲殺舜舜避逃有小過則受罪順事父及
 後母與弟篤謹匪懈其後舜踐帝位載天子
 旌旗朝瞽叟夔夔齊栗克盡子道
 周文王為世子朝於王季日三鷄初鳴衣服至
 於寢門外問內豎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
 內豎曰安文王乃喜及日中又至亦如之及
 莫又至亦如之其有不安節內豎以告文王

五倫書卷五 三

文王色憂行不能正履王季復膳然後亦復初食上必在視寒煖之節食下問所膳命膳宰曰未有原應曰諾然後退

武王事文王也文王有疾武王不說冠帶而養文王一飯亦一飯文王再飯亦再飯

漢高祖歸櫟陽五日一朝太公太公家令說太公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皇帝雖子人主也太公雖父人臣也奈何令人主拜人臣後帝朝太公太公擁篲迎門却行帝大驚下扶太

五倫書卷五 五

公太公曰帝人主奈何以我亂天下法於是帝下詔曰人之至親莫親於父子故父有天下傳歸於子子有天下尊歸於父此人道之極也前日天下大亂朕親被堅執銳帥士卒平暴亂立諸侯偃兵息民天下大安此皆太公之教也諸王通侯羣卿大夫已尊朕為皇帝而太公未有號今上尊太公曰太上皇文帝高祖之子初封代王居代時母薄太后嘗病三年帝為之日不交睫衣不解帶湯藥

非口所嘗弗進仁孝聞于天下明帝嘗謁原陵夜夢先帝太后如平生忻對既寤悲不能勝明旦遂率百官上陵帝從席前伏御床視太后鏡奩中物感慟悲涕左右皆泣莫能仰視

晉武帝居文帝喪雖從漢魏之制既葬除服而深衣素冠降席撤膳哀敬如初喪者有司奏改服進膳不許遂禮終而後服吉及太后之喪亦如之

五倫書卷五 五

唐高祖性至孝初葬元貞太后時遇祁寒跣行二十餘里足皆流血毀頓之極哀感行路言及二親未嘗不流涕有時得珍味及諸方異膳必先薦享而後方食太宗謂侍臣曰吾今日生日世俗皆為樂在朕翻成傷感今君臨天下富有四海而欲承顏膝下永不可得此子路有負米之恨也詩云哀哀父母生我劬勞奈何以劬勞之日更為宴樂乎因泣數行下左右皆悲○貞觀十

三年帝謁獻陵至小次降輿納履入闕門西向再拜慟哭俯伏殆不能興禮畢改服入寢宮執饌以獻閱高祖及太穆后服御悲感左右步出司馬北門泥行二百步

高宗為皇太子時太宗嘗命遊觀習射太子辭以非所好願得奉至尊居膝下太宗大喜乃營寢殿側為別院使太子居之太宗每視朝太子常侍觀決庶政嘗從幸翠微宮太宗苦痢增劇太子侍疾旬日之間髮有變白者

五倫書卷五

二

太宗泣曰吾聞古之孝者不過文王汝今數日不食晝夜不離吾側口嘗湯藥盛年髮則變白汝之孝敬過文王矣吾雖殞歿亦無所恨及太宗崩靈駕將引帝號叫自投于地板輓車咽慟摧裂大軍悲淚不能自勝

玄宗開元十七年謁橋陵至壩垣西關下馬望陵涕泗行及神午門號慟再拜且以三府兵馬供衛遂謁定陵獻陵昭陵乾陵乃還肅宗至德二載奉迎玄宗自蜀還御望賢宮

南樓帝望樓辟易下馬趨進樓前再拜蹈舞稱賀玄宗下樓帝匍匐捧玄宗足涕泗嗚咽不能自勝扶玄宗升殿尚食每進一味帝皆嘗膳然後進飛龍御馬帝親選試然後進御宋孝宗受高宗禪高宗即移御德壽宮孝宗攀戀垂泣步出祥曦殿門冒雨扶駕至宮門弗肯止高宗麾謝再三命左右扶掖以還○隆興十五年高宗祔廟詔曰朕欲衰經三年群臣屢請御殿易服雖嘗詔俟過祔廟勉從所

五倫書卷五

三

請然稽諸禮典心實未安行之終制乃為近古宜體至意勿復有請大臣乃不敢復言時羣臣皆欲以日易月而上之終喪三年斷自聖心不為浮議所奪也

元英宗為皇太子時仁宗不豫憂形于色夜則焚香泣曰至尊以仁慈御天下庶績順成四海清晏今天降大厲不如罰殛我身使至尊永為民主仁宗崩帝哀毀過禮素服寢于地日歛一粥及即位詔太常曰朕將以四時躬

祀太室宜集議其禮母以朕勞於對越而有
所損其志遵典禮行之

國朝吳元年四月。

仁祖忌日。

太祖皇帝詣廟祭畢退御便殿泣下不止已而
謂起居注詹同日往者吾父以是月六日亡
兄以九日亡母以二十二日亡一月之間三
喪相繼人生值此其何以堪終天之痛念之
罔極愈嗚咽不勝左右皆泣不能仰視○命

五倫書卷五

五

懿文太子及諸王往鳳陽祭

皇陵臨遣惻然命之曰吾祖宗去世既遠吾父
母又相繼早亡每念劬勞鞠育之恩惟有感
痛而已今日雖尊為天子富有四海欲致敬
盡孝為一日之奉不可得矣哀慕之情昊天
罔極今鳳陽陵寢所在特命爾等躬詣致祭
以代朕行孔子曰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
爾等敬之因悲咽不自勝太子諸王皆感泣
永樂二年五月。

太宗皇帝將詣
孝陵有司請具法駕

上曰不用但以騎士數人前導已而顧侍臣曰

明日

皇考升遐之日正屬感慕之時何用法駕非為

辟除道路則前導騎士亦可不用○

太宗御右順門永春侯王寧侍側論及

太祖時事戚然動容寧曰世人竭誠誦經飯僧

奉佛可以福利先親嘿然不答既而諭之曰

五倫書卷五

五

為庶人能繼承家業不失墜或又能擴充增
益於前可以為孝士居官食祿能持身循理
建立功業榮親於當時顯名於後日可以為
孝天子以四海為家能思天位者親之所傳
大業者親之所建天下生民親之所保而敬
以奉天勤以守業仁以臨民使萬物得所四
夷咸賓光昭祖宗傳之子孫可以為孝何必
事佛乃為孝乎既而復曰元季天下鼎沸生
民塗炭父母妻子不相保我

皇考奉

天命戡定禍亂。立綱陳紀。使強不敢凌弱。衆不
敢暴寡。天下晏然。有莫大之功德。則必享莫
大之福矣。豈他福之所能及也。寧慚而退
十一年。

仁宗皇帝為太子監國南京。七月。千秋節。禮部
請行慶賀禮。諭之曰。車駕在北京。予不得
君父前躬致禮。乃可受羣臣禮耶。其止之。自是
千秋節。遇車駕巡狩。並免禮。

五倫書卷五

三天

五倫書卷之五

五倫書卷之六

君道

善行

謙德

虞舜相堯二十有八載。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
堯之子於南河之南。天下諸侯朝覲者不之
堯之子而之舜。訟獄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
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然後之中
國踐天子位焉。

五倫書卷六

夏禹在帝舜時。帝欲遜以位。禹曰。朕德罔克。民
不依。皋陶邁種德。德乃降。黎民懷之。
漢文帝為代王時。大臣既誅諸呂。欲立之。議曰。
大王高帝長子。宜為高帝嗣。願即天子位。王
曰。奉高帝宗廟。重事也。寡人不佞。不足以稱。
羣臣皆伏固請。王西向讓者三。南向讓者再。
遂即天子位。○十四年冬。詔曰。先王遠施。不
求其報。望祀不祈其福。右賢左戚。先民後己。
至明之極也。今吾聞祠官祝釐。皆歸福於朕。

躬不為百姓朕甚愧之其令祠官致敬無有所祈

光武即位祝曰皇天上帝后土神祇眷顧降命屬秀黎元為人父母秀不敢當羣下百辟不謀同辭秀猶固辭至再至三僉曰皇天大命不可稽留敢不敬承於是建元大赦天下

○中元元年六月辛卯京師醴泉湧出又有赤草生於水涯郡國頻上甘露羣臣奏言地祇靈應而朱草萌生宣帝每有嘉瑞輒以改

五倫書卷六

二

元神爵五鳳甘露黃龍列為年紀蓋以感致神祇表彰德信是以化致升平稱為中興今天下清寧靈物乃降陛下情存損抑推而不居豈可使祥符顯慶沒而無聞宜令太史撰集以傳來世帝不納常自謙無德每郡國所上輒抑而不當故史官罕得記焉

明帝永平六年春二月王雒山寶鼎出帝曰祥瑞之降以應有德方今政化多僻何以致茲先帝詔書禁人上事言聖而間者章奏頗

多浮詞自今若有過稱虛譽尚書皆宜抑而不省示不為諂子蚩也

唐太宗時秘書監虞世南上聖德論帝賜手詔稱卿論太高朕何敢擬上古但比近世差勝耳然卿適觀其始未知其終朕慎終如始則此論可傳如或不然恐使後世笑卿也

玄宗御製戒言六篇以示諸王蓋明君臣父子之義齋祭稼穡之事忠王璵等上表請宣付史官及示百僚許之宰臣李林甫等奏曰

五倫書卷六

三

臣等伏以聖謨垂訓輝映千古頒示朝廷未及天下兼望宣布中外帝手詔謂曰周公聖人攝行王政戒伯禽曰無以魯國驕人朕方聖雖慙豈忘戒子所示庭訓何足以宣布中外耶

後唐明宗登極之年踰六十每夕於宮中焚香祝天曰某胡人因亂為衆所推願天早生聖人為生民主

宋英宗居父濮安懿王喪時仁宗以儲位未建

起復知宗正寺。固辭不拜。既終喪。帝復起之。猶力辭。韓琦言於帝曰。宗正之命。初出。外人皆知必為皇子。不若遂正其名。帝從之。召翰林學士王珪草詔。詔下。復稱疾固辭。司馬光言於帝曰。皇子辭不賞之。富至於旬月。其賢於人遠矣。然父召無諾。君命召不俟駕。願以臣子大義責之。宜必入。帝從之。遂受命。將入。官戒其舍人曰。謹守吾舍。上有適嗣。吾歸矣。因肩輿赴召。行李蕭然。唯書數厨而已。中外

五倫書卷六

四

相賀既為皇子。慎靜恭默。無所獻為。而天下陰知其聖德。及仁宗崩。遺詔令嗣位。驚曰。曙不敢為。因反走。韓琦等共掖留之。乃即位。元。仁宗嘗感宗晏駕時。自懷州入燕。誅安西王之黨。諸王聞。出善。其王正。大位。帝曰。王何為出此言。彼惡人潛結宮。豈構亂我家。故誅之。豈欲覬望神器耶。懷寧王吾兄也。大位當歸之。○帝初即位。平章政事李孟進曰。陛下御極。物價頓減。方知聖人神化之速。敢以

為賀。帝感然曰。卿等能盡力贊襄。使兆民又安庶幾。天心克享。至於秋成。尚未敢必。今朕踐阼。曾未踰月。寧有物價頓減之理。朕託卿甚重。茲言非所賴也。孟愧謝。

國朝洪武二年四月。淮安寧國鎮江揚州台州府并澤州各獻瑞麥。群臣皆賀。

太祖皇帝曰。朕為民主。惟思脩德致和。以契天地之心。使三光平。寒暑時。五穀熟。人民育。為國家之瑞。蓋不以物為瑞也。昔堯舜之世不

五倫書卷六

五

見祥瑞。曾何損於聖德。漢武帝獲一角獸。產九莖芝。當時皆以為瑞。乃不能謙抑自損。撫輯民庶。以安區宇。好功生事。卒使國內空虛。民力因竭。後雖追悔。已無及矣。其後神爵甘露之侈。致山崩地震。而漢德於是乎衰。由此觀之。嘉祥無徵。而災異有驗。可不戒哉。○五年六月癸卯。句容縣民獻嘉瓜二。同蒂而生。中書省臣率百官以進。禮部尚書陶凱奏曰。陛下臨御。同蒂之瓜。產於句容。句容。

陛下祖鄉也。實為禎祥。蓋由聖德和同。國家協慶。故雙瓜連蒂之瑞。獨見於此。以彰

陛下保民愛物之仁。非偶然者。

太祖皇帝曰。草木之瑞如嘉禾。並蓮合歡。連理兩岐之麥。同蒂之瓜。皆是也。卿等以此歸德於朕。朕否德不敢當之。縱使朕有德。天必不示以一物之祥。苟有過。必垂象以譴告。使我克謹其身。以保其民。不致於禍殃。且草木之祥。生於其土。亦維其土之人應之。於朕何預。

五倫書卷六

六

若盡天地間時和歲豐。乃王者之禎也。○十八年四月。五色雲再見。禮部請率百官表賀。太祖皇帝諭之曰。天下康寧。人無災害。祥瑞之應。固和氣所召。昔舜有卿雲之歌。在當時有元愷岳牧之賢。相與共致雍熙之治。朕德不逮。治化未臻。豈可遽以是受賀。前代帝王喜言祥瑞。臣下從而和之。往往不知省懼。以至災異之來。不復能弭。蓋誇侈之心生。則戒慎之志怠。故鮮克有終。可以為戒。

永樂元年十二月。

太宗皇帝宴間。顧問侍臣曰。今一歲又終。外間軍民安否如何。對曰。

陛下臨御以來。所施無非仁政。今軍民皆安。正太平無事之時。曰。太平豈易言。朕惟遵

皇考成憲。以為治。如得雨暘時若。年穀豐登。兵革不興。兆民安樂。朝無奸邪。然後可為太平無事。○二年九月。周王橐來朝。且獻騶虞。百僚稱賀。

五倫書卷六

七

太宗皇帝既罷朝。謂侍臣曰。適聞群臣言。不覺惕然。天下之大。如一夫有怨。豈得謂仁。一念不誠。豈能格天。朕方夙夜斯懼。何可便謂騶虞是天降祥於朕。侍臣曰。

聖志如此。所以上格天心。

上曰。祥瑞之來。易令人驕。是以古之明主。皆遇祥自警。未嘗因祥自怠。警怠者。國之安危繫焉。騶虞若果為祥。在朕更當加慎。○十三年十一月。行在禮部尚書呂震奏。麻林國進麒麟。

麟將至請於至日率羣臣上表賀。

太宗皇帝曰。往者翰林院言修五經四書及性理大全書成。欲上表進。朕則許之。蓋帝王修齊治平之道具於此。有益世教。可以表進。麒麟有無。何所損益。遂已。

謹戒

虞舜勅天之命。惟時惟幾。

商成湯歸自克夏。至于亳。誕告萬方。有曰。茲朕未知獲戾于上下。慄慄危懼。若將墮于深淵。

五倫書卷六

八

太戊時。亳有祥。桑穀共生于朝。七日大拱。太戊懼。其相伊陟曰。臣聞妖不勝德。君之政其有關歟。君其修德。太戊修先王之政。明養老之禮。早朝晏退。問疾弔喪。三日而桑枯死。武丁祭湯之明日。有雉雉于鼎耳。武丁懼。祖己曰。王勿憂。先修政事。乃訓于王曰。唯天監下民。典厥義。降年有永。有不永。非天夭民。民中絕命。武丁修政行德。天下咸驩。殷道復興。周穆王嗣位。怵惕惟厲。中夜以興。思免厥愆。

列國。衛武公年九十五。猶箴儆於國。曰。自卿以

下至於師長士。苟在朝者。毋謂我耄老而舍我。必恭恪於朝夕。以交戒。我於是作抑戒。使日誦是詩於其側。以自警。故沒也。謂之睿聖。

武公

漢明帝永平八年。因日食。詔群司極言無隱。於是在位者皆上封事。各言得失。帝覽章深自引咎。曰。群僚所言。皆朕之過。人寃不能理。吏黠不能禁。而輕用人力。繕脩宮宇。出入無節。

五倫書卷六

九

喜怒過差。永覽前戒。竦然兢懼。徒恐薄德。久而致怠耳。

唐太宗貞觀五年。詔侍臣曰。治國與養病無異也。病人覺愈。彌須將護。若有觸犯。必致殞命。治國亦然。天下稍安。尤須兢慎。若便驕逸。必至喪敗。今天下安危繫於朕身。故日慎一日。雖休勿休。

宋太宗遇災。知懼。過舉能悔。是以民窮而不怨。兵罷而能戢也。

高宗嘗言朕觀古之人君有嗜殺人者。蓋不能養性。故多恣暴。大率知足便無事。貴為天子。誰能制之。若不知足。更為侈靡。未有不亂。如唐明皇是也。

孝宗嘗詔講官蕭燧等曰。每見陸贄論事。未嘗不寒心。恐朕亦有德宗之失。卿等可條具之。

國朝甲辰四月庚子。

太祖謂徐達等曰。人之行事固欲盡善。然一時

五倫書卷六

十

智慮有未周。及既行之後。思之有未盡善。亟欲更之。已無及矣。與其追悔於既往。曷若致謹於其初。大抵更涉世故。則智明。久歷患難。則慮周。近日紀綱法度粗。若有緒。其間有未盡善者。諸公宜執正論。亟為更張。庶幾上下之間。各得其便。苟有不善。豈徒予之過。亦汝等之責也。

太祖嘗大宴羣臣。宴罷。因諭之曰。朕本布衣。以有天下。實由天命。當羣雄初起。所在剽掠。生

民惶惶。不保朝夕。朕見其所為非道。心常不然。既而與諸將渡江。駐兵太平。深思愛民安天下之道。自是十有餘年。收攬英雄。征伐四克。賴諸將輔佐之功。尊居天位。念天下之廣。生民之眾。萬幾方殷。朕中夜寢不安枕。憂懸于心。御史中丞劉基對曰。往者四方未定。勞煩。

聖慮。今四海一家。宜少紓其憂。

上曰。堯舜聖人。處無為之世。尚猶憂之。矧德匪

五倫書卷六

十一

唐虞。治非雍熙。天下之民。方脫於創殘。其得無憂乎。夫處天下者。當以天下為憂。處一國者。當以一國為憂。處一家者。當以一家為憂。且以一身與天下國家言之。一身小也。所行不謹。或至顛蹶。所養不謹。或生疾疾。况天下國家之重。豈可頃刻而忘。儆戒哉。

戒欲

夏時儀狄作酒。禹飲而甘之。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國者。遂疏儀狄。絕旨酒。

商成湯不通聲色。不殖貨利。

列國晉文公合諸侯而盟曰。吾聞國之昏不由聲色。必由姦利。好樂聲色者淫也。貪姦利者惑也。夫淫惑之國。不亡必殘。自今以來。無以美妾假妻。無以邪樂妨正。無以姦情害公。無以貨利示下。其有之者。是謂伐其根本。流其華葉。若此者。有患勿憂。有寇勿弭。不如言者。盟示之。

楚莊王登強臺而望崩山。左江而右湖。以臨

彷徨。其樂忘死。遂盟強臺而弗登。曰。後世必有以高臺陂池亡其國者。

漢文帝時。有獻千里馬者。帝曰。鸞旗在前。屬車在後。吉行日五十里。師行三十里。朕乘千里馬。獨先安之。於是還其馬。與道里費。而下詔曰。朕不受獻也。其令四方毋來獻。○帝嘗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帝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產也。吾奉先帝宮室。嘗恐羞之。何以臺為。嘗是時。後宮賤璫瑁而踈珠璣。却翡翠之

飾。除雕琢之巧。惡麗靡而不近。斥芬芳而不御。抑止絲竹曼衍之樂。憎聞鄭衛幼眇之音。是以玉衡正而太階平也。

光武時。宋弘為大司空。嘗燕見。御座屏風。圖畫列女。帝數顧視之。弘正容曰。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帝即命撤去。笑謂弘曰。聞義則服。對曰。陛下進德。不勝其喜。

和帝時。南海獻龍眼荔枝。十里一置。五里一堠。奔騰險阻。死者相繼。時臨武長唐羌。孫上

書陳狀。帝下詔曰。遠國珍羞。本以薦宗廟。苟有傷害。豈愛人之本。其勅令大官。後勿復受獻。

順帝時。桂陽太守文龔。獻大珠。詔却之。曰。海內頗有災異。朝廷脩政。大官減膳。玠玩不御。而文龔不惟竭忠宣暢本朝。而遠獻大珠。以求幸媚。封以還之。

唐太宗問褚遂良曰。舜造漆器。諫者十餘人。此何足諫。對曰。奢侈者危亡之本。漆器不已。將

以金玉為之。忠臣愛君。當諫其漸。若禍亂已成。無所復諫矣。帝曰。然。朕有過。卿亦當諫其漸。且人主惟一心。攻之者眾。或以勇力。或以辯口。或以諂諛。或以姦詐。或以嗜欲。輻輳各求自售。人主少懈。而受其一。則危亡隨之。此其所以難也。○帝嘗謂公卿曰。昔禹鑿山治水。而民無謗讟者。與民同利故也。夫羨麗珍奇。固人之所欲。若縱之不已。則危亡立至。朕欲營一殿。材用已具。鑿秦而止。王公已下宜

體朕此意

五倫書卷六

古

玄宗詔焚錦繡珠玉于前殿。禁采珠玉及為刻鏤器玩珠繩帖緇服者。復廢織錦坊。五代周太祖時。內出寶玉器數十。有茶籠酒器及金銀結鏤寶裝床几飲食之具。碎之於殿庭。有一玉杯累擲之不壞。樞密使王峻上請。帝笑而賜之。仍戒左右。今後凡有珍華悅目之物。不得入宮。

宋太祖時。三司奏諸場院主吏。有羨餘粟及萬

石。芻五萬束以上者。賞。太祖曰。為人臣者。以此濟上之欲。然非倍取民租。私減軍食。何以致之。自今勿復施行。

太宗時。登州海岸林中。嘗有鵲自高麗一夕飛至。絕俊號曰海東青。夏帥趙保中以獻。帝曰。朕久罷游畋。盡放鷹犬。無所事此。遂却之。仁宗一日晨興。語曰。昨夕因不寐甚飢。思食燒羊。侍臣曰。何不降旨取索。仁宗曰。禁中每有取索。外面遂以為例。恐自此逐夜宰殺。以

五倫書卷六

古

備非時供應。則歲月之久。害物多矣。豈可不忍一夕之餒。而啓無窮之殺耶。

元仁宗為皇太子時。詹事院臣啓金州獻瑟瑟洞。請遣使采之。帝曰。所寶惟賢。瑟瑟何用焉。若此者。後勿復聞。賈人有售羨珠者。近侍以為言。帝曰。吾服御雅不喜飾以珠璣。生民膏血不可輕耗。汝等當廣進賢才。以恭儉愛人相規。不可以奢靡蠹財相導。言者慚而退。英宗初即位。有獻七寶帶者。因近臣以進。帝

五倫書卷六 八 頁之四

曰。朕登大位。不聞卿等薦賢。而為人進帶。是以利誘朕也。其還之。

國朝甲辰三月。江西行省以陳友諒縷金沐進。太祖皇帝觀之。謂侍臣曰。此與孟昶七寶溺器何異。以一沐工巧若此。其餘可知。陳氏父子窮奢極靡。焉得不亡。即命毀之。侍臣曰。未富而驕。未貴而侈。此所以取敗。

太祖曰。既富豈可驕乎。既貴豈可侈乎。人有驕侈之心。雖富貴豈能保乎。處富貴者正當抑

五倫書卷六

六

奢侈。私儉約。戒嗜欲。以厭衆心。况窮天下之技巧。以為一己之奉乎。其致亡也宜矣。然此亦足以示戒。覆車之轍不可蹈也。○洪武元年四月。命工畫古孝行及身所經歷艱難起家戰伐之事。為圖以示子孫。謂侍臣曰。朕家本業農。祖父皆長者。世承忠厚。積善餘慶。以及於朕。今圖此者。使後世觀之。知王業艱難也。起居注詹同等頓首曰。

陛下昭德垂訓。莫此為切。

太祖曰。富貴易驕。艱難易忽。久遠易忘。後世子孫生長深宮。惟見富貴。習於奢侈。不知祖宗積累之難。故示之。以此使朝夕覽觀。庶有所警也。○十月。司天監進元主所製水精宮刻漏。備極機巧。中設二木偶人。能按時自擊鉦鼓。

太祖皇帝覽之。謂侍臣曰。廢萬幾之務。而用心於此。所謂作無益。害有益也。使移此心以治天下。豈至滅亡。命左右碎之。

五倫書卷六

七

五倫書卷之六

五倫書卷之七

善行

節儉

唐堯居帝位薦玉以白繒茅茨不剪樸楠不斲

素題不斲大路不畫越席不緣大羹不和菜

盛不殺殺許委切糲米一石春為八斗曰殺藜藿之羹飯於土

簋飫於土銅金銀珠玉不飾錦繡文綺不展

奇恠異物不視玩好之器不寶淫泆之樂不

五倫書卷七

聽官垣室屋不墜色布衣掩形鹿裘禦寒衣

履不敝盡不更不以私曲之故害稼穡之時

夏禹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

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孔子贊之曰禹

吾無間然矣

周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

漢文帝在位躬行節儉身衣弋綈所幸慎夫人

衣不曳地帷帳無文繡以示敦朴為天下先

治霸陵皆瓦器不得以金銀銅錫為飾因山

不起墳終其身節儉之德如一焉

光武作壽陵曰古者帝王之葬皆陶人瓦器

木車茅馬使後世之人不知其處孝文識終

始之義孝景能遵述孝道遭天下反覆而霸

陵獨完受其福豈不美哉今所制地不過二

三頃毋為山陵陂池裁令流水而已

章帝南巡過汝南郡時何敞為太守有刻鏤

屏風為帝張設詔命侍中黃香銘之曰古典

務農雕鏤傷民忠在竭節義在修身敞有懼

五倫書卷七

心

晉武帝大弘儉約出御府珠玉玩好之物頒賜

王公省郡國御調禁樂府靡麗百戲之技及

雕文游畋之具有司嘗奏御牛青絲紉斷詔

以青麻代之

元帝性簡儉冲素有司奏太極殿廣室施絳

帳帝曰漢文集上書阜囊為帷朕當效之遂

令冬施青布夏施青練帷帳

南宋武帝清簡寡欲未嘗有珠玉輿馬之飾後

庭無紈綺絲竹之音。寧州嘗獻虎魄枕。光色甚麗。時將北征。以虎魄治金創。命擣碎付諸將。財帛皆在外府。內無私藏。內外奉禁。莫不節儉。

後魏高祖詔罷尚方錦繡綾羅之工。四民欲造任之無禁。其御府衣服金銀珠玉綾羅錦繡大官雜器。太僕乘具。內庫弓矢。出其大半。班賚百官。及京師士庶。逮六鎮戍士。各有差。武帝性清儉。率素服。御飲膳取給而已。不好

五倫書卷七

三

珍麗。不食二味。所幸昭儀貴人衣無兼綵。南齊高帝性清儉。後宮器物欄檻以銅為飾者。改用鐵。內殿施黃紗帳。宮人着紫皮裘履。每曰使我治天下十年。當使黃金與土同價。後周武帝身衣布袍。寢布被。無金寶之飾。諸宮殿華綺者皆撤毀之。為土階數尺。不施櫺拱。其雕文刻鏤錦繡纂組。一皆禁斷。後宮嬪御不過十人。勞謙接下。自強不息。

隋文帝居處服玩務存節儉。上下化之。開皇仁

壽之間。大夫不衣綾綺。而無金銀之飾。常服率多布帛。裝帶至以銅鐵骨角而已。

唐太宗貞觀二年八月。公卿奏曰。依禮季夏之月。可以處臺榭。今隆暑未退。秋霖方始。宮中卑濕。請營一閣以居。帝曰。朕有氣病。豈宜下濕。若遂來請。糜費良多。昔漢文帝將起露臺。而惜十家之產。朕德不逮漢文。而所費過之。豈為民父母之道也。固請于三。竟不許。

五倫書卷六

四

農人執之。在於朴素。豈貴文飾乎。乃命撤之。德宗即位。詔罷梨園使及伶官之冗食者三百餘人。留者隸太常。陝綽觀察使李泌奏。綽州盧氏縣山治近。出瑟瑟。請充貢獻。禁人開採。詔曰。瑟瑟之寶。朕不飾器玩。不尚珍奇。常思返朴之風。用明躬儉之德。其出瑟瑟處。任百姓求採不禁。

文宗銳意求理。每與宰相議政。深惡侈靡。每下詔勅。常以敦本崇儉為先。庶有上行下效。

之漸。元夕於咸泰殿觀燈。三宮及諸公主並赴宴。帝方以節儉先天下。衣服咸有制度。延安公主衣裾寬大。即時遣歸。駙馬都尉竇澣待罪。詔奪兩月賜錢。

宣宗性尚儉素。先是宮中每有行幸。即以龍腦鬱金藉之於地。至是帝皆不許。時人方之漢文帝。

宋太祖性節儉。宮中垂葦簾。緣用青布。常服之衣。澣濯至再。魏國長公主襦飾翠羽。戒勿復

五倫書卷七

五

用。又教之曰。汝生長富貴。當念惜福。見孟昶寶裝溺器。搯而碎之。曰。汝以七寶飾此。當以何器貯食。所為如是不亡何待。皇女嘗以鋪翠襦入宮。帝曰。主家服此。宮闈戚里必相效。京師翠羽價高。小民逐利。傷生浸廣。遂禁止之。又謂之曰。我以四海之富。宮殿悉以金玉為飾。力亦可辦。但念為天下守財耳。古稱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

真宗大中祥符元年。詔除乘輿供帳。存於禮

文者如舊。自今宮禁中外進奉物。勿以銷金文繡為飾。又詔皇親臣庶第宅飾以五采。及用羅製幡勝繒帛為假花者。並禁之。

仁宗景祐元年五月。禁民間織錦刺繡為服飾。西川歲織錦上供。亦罷之。○寶元二年六月。詔省浮費。自乘輿服御及宮掖所須。宜從簡約。若吏兵祿賜。毋槩行裁減。○至和二年春。帝不豫。兩府大臣日至寢間問安。見上器服。簡質用素。漆唾壺。孟子。素篋。盞進藥。御榻

五倫書卷七

六

上衾褥皆黃絕色。已故暗。宮人遽取新衾覆其上。亦黃絕也。然外人無知者。惟兩府侍疾因見之耳。

高宗紹興二十七年。詔焚交趾所貢翠羽于通衢。仍禁宮人服用銷金翠羽。

寧宗嘉泰元年。以風俗侈靡。命官民營造務遵法制。內出銷金翠羽焚之。通衢禁民無或服用。

元憲宗時。白鶻獻水精盆珍珠傘等物。可直銀

三萬餘錠。帝曰：方今百姓疲弊，所急者錢耳。朕獨有此何為？卻之時，諸王拔都遣脫必察至行在，乞買珠銀萬錠。帝以千錠授之，仍詔諭之曰：太祖太宗之財，若此費用，何以給諸王之賜？王宜詳審之。此銀以充今後歲賜之數。

世祖時，回回寺可馬合謀沙等獻大珠，邀價鈔數萬錠。帝曰：珠何為當留？是錢以賙貧者。國朝洪武元年十二月。

五倫書卷七

七

太祖皇帝退朝還宮，皇太子諸王侍。

太祖指宮中隙地謂之曰：此非不可起亭館臺榭為遊觀之所，但令內史種蔬，誠不忍傷民之財，勞民之力耳。昔商紂崇飾宮室，不恤人民，天下怨之，身死國亡。漢文帝欲作露臺，而惜百金之費，當時民安國富，夫奢儉不同。治亂懸判，尔等當記吾言，常存儆戒。○八年九月，詔改建大內宮殿。太祖皇帝謂廷臣曰：唐虞之時，宮室朴素，後世

五倫書 卷七

窮極侈麗，習尚華美，去古遠矣。朕今所作，但求安固，不事華麗。凡雕飾奇巧，一切不用，惟朴素堅壯，可傳永久。使吾後世子孫守以為法。至於臺榭苑囿之作，勞民費財，以事游觀之樂，朕決不為之。其勅所司如朕之志。永樂十二年二月，百官奏事。

太宗皇帝退坐右順門，所服裏衣袖敝垢，納而復出。侍臣有贊聖德者。

上慨然歎曰：朕雖日十易新衣，未嘗無。但自念

五倫書卷七

八

當惜福，故每澣濯更進。昔

皇妣躬補緝故衣。

皇考見而喜曰：皇后居富貴，勤儉如此，正可以為子孫法。故朕常守先訓，不敢忘。言已，愴然侍臣頓首曰：

陛下恭儉如此，誠萬世之法。

惇信

列國齊桓公與魯莊公會于柯。魯大夫曹劌手劒從之，管仲曰：君將何求？曹子曰：願請汶陽

五七五

之田管子顧桓公曰君許諾公曰諾曹子請盟桓公下與之盟已盟曹子標劍而去要盟可犯而桓公不欺曹子可讎而桓公不怨桓公之信著乎天下自柯之盟始焉

晉文公伐原與大夫期五日五日而原不降文公令去之吏曰原不過三日將降矣君不如待之公曰得原失信吾不為也原人聞之曰有君義若此不可不降也遂降温人聞之亦請降於是諸侯歸之遂侵曹伐衛為踐土

五倫書卷二

九

之盟温之會而成霸功其信由伐原也

悼公再駕伐鄭鄭人行成同盟于亳城北載書有曰或問茲命司慎司盟名山名川群神群祀先王先公七姓十二國之祖明神殛之俾失其民隊命亡氏陪其國家既盟而鄭背之以從楚悼公復以諸侯之師伐鄭觀兵於東門鄭子展出盟悼公於是赦鄭囚皆禮而歸之納斥堠禁侵掠至誠待鄭鄭遂使良霄告絕于楚不敢叛晉二十四年

漢光武初朱鮪據洛陽光武遣岑彭說之降鮪曰大司徒續被害時鮪預其謀又諫更始無遣蕭王北伐誠自知罪深彭還具言於帝帝曰夫建大事者不忌小怨今若降官爵可保况誅罰乎河水在斯吾不食言彭復往告鮪鮪從城下索曰必信可乘此上彭趨索欲上鮪見其誠即許降後五日乃面縛與彭俱詣河陽帝即解其縛召見之拜為平狄將軍封扶溝侯

五倫書卷七

十

唐太宗時或有上書請去佞臣者曰願陽怒以試之執理不屈者直臣也畏威順旨者佞臣也帝曰朕自為詐何以責臣下之直乎朕方以至誠治天下豈可為此哉○鴻臚卿鄭元璠使突厥還言於帝曰戎狄興衰以羊馬為候今突厥民飢畜瘦此將止之兆不過三年帝然之群臣多勸乘間擊突厥帝曰新與人盟而背之不信利人之災不仁乘人之危以取勝不武縱使其種落盡畔六畜無餘朕終

不擊必待有罪然後討之

宋太祖乾德初吳越王錢俶來朝帝待之甚厚
晉王及中外臣僚表請留俶帝曰俶職貢無
缺今又來朝若利其土宇而留之何以示信
於天下也俶辭歸國賜與金帛名馬別以黃
絹封署文書一束付俶曰候至國開之俶開
封乃群臣請留五十餘封俶大驚上表稱謝
仁宗時契丹壻劉三嘏避罪來歸輔臣議納
之以詰契丹陰事帝以問杜衍衍曰中國主

五倫書卷二

二

忠信若自違誓約納叛亡則不直在我且三
嘏為契丹近親而逋逃來歸其謀身若此尚
足與謀國乎納之何益不如還之帝從其言
遂還三嘏

國朝永樂元年十二月丁丑錦衣衛臣奏福建
送至海寇若干人法當棄市

太宗皇帝曰朕嘗許以不殺今殺之是不信不
信則後來者之路塞矣俱宥之令戍邊

剛明

漢高帝六年冬十二月剖符封功臣酈侯蕭何

食邑獨多功臣皆曰臣等被堅執銳多者百
餘戰小者數十合今蕭何未嘗有汗馬之勞
徒持文墨議論顧反居臣等上何也帝曰諸
君知獵乎追殺獸者狗也發縱指示者人也
今諸君徒能得走獸耳功狗也至如蕭何發
縱指示功人也由是羣臣皆莫敢言

武帝聰明能斷用人行法無所假貸隆慮公
主子昭平君尚帝女夷安公主隆慮主卒昭

五倫書卷七

七

平君日驕醉殺主傅繫獄廷尉以公主子上
請帝曰吾弟老有是一子死以屬我於是為
之垂涕歎息良久曰法令者先帝所造也用
弟故而誣先帝之法吾何面目入高廟乎又
下負萬民乃可其奏○建元六年武安侯田
蚡為丞相蚡驕侈薦人或起家至二千石權
移主上嘗請考功地益宅帝怒曰君何不遂
取武庫是後乃稍退

昭帝即位大司馬大將軍霍光受遺詔輔政

左將軍上官桀及桀子驃騎將軍安與光爭
 權欲害之。詐使人為燕王旦上書言光出都
 肄郎都試也羽林道上稱蹕。擅調益幕府校
 尉。專權自恣。疑有非常。光聞。止畫室中不入。
 帝曰。大將軍安在。桀曰。以燕王告其罪不敢
 入。詔召光。光入免冠頓首謝。帝曰。將軍冠。朕
 知是書詐也。將軍無罪。光曰。陛下何以知之。
 帝曰。將軍之廣明都郎屬耳。屬近也調校尉以
 來未能十日。燕王何以得知之。且將軍為非
 不須校尉。是時帝年十四。尚書左右皆驚。而
 上書者果亡。其後有譖光者。帝輒怒曰。大將
 軍忠臣。先帝所屬。以輔朕身。敢有毀者。坐之。
 章帝時。皇后兄竇憲以賤直請奪沁水公主
 園田。事覺。帝大怒。切責憲曰。深思前過。奪主
 園田時。何用愈趙高指鹿為馬。久念使人驚
 怖。國家棄憲如孤雛腐鼠耳。憲大震懼。皇后
 為毀服深謝。良久乃解。使以田還主。雖不繩
 其罪。終不授以重任。

隋文帝命高頴伐陳。軍還。以功加上柱國。進爵
 齊國公。帝勞之曰。公伐陳後。人云公反。朕已
 斬之。君臣道合。非青蠅所間也。頴遜位。優詔
 不許。是後衛將軍龐晃及將軍盧賁等前後
 短頴於帝。帝怒。皆被誅黜。突厥犯塞。以頴為
 帥。擊破之。又出白道。進圖入磧。遣使請兵。近
 臣言頴欲反。帝不答。頴破賊而還。
 唐太宗為秦王時。戰柏壁。宋金剛敗奔突厥。尉
 遲敬德與尋相來降。引為右一府統軍。從擊
 王世充。會尋相叛。諸將疑敬德且亂。囚之行
 臺。左僕射屈突通尚書殷開山曰。敬德剽敢
 今執之。猜貳已結。不即殺。後悔無及也。王曰。
 不然。敬德必叛。寧肯後尋相者耶。釋之。引見
 卧内。曰。丈夫意氣相許。小嫌不足置胃中。我
 終不以讒害良士。因賜之金。曰。必欲去。以為
 汝資。是日獵榆窠。會世充自將兵數萬來戰。
 單雄信者。賊驍將也。騎直趨王。敬德躍馬大
 呼。橫刺雄信墜。乃翼王出。率兵還戰。大敗之。

王顧曰。比衆人意。公必叛。我獨保無他。何相報速邪。賜金銀一篋。○帝嗣位。杜如晦為尚書右僕射領選。與房玄齡共筦朝政。監察御史陳師合上拔士論。謂一人不可總數職。陰剷諷如晦等。帝曰。玄齡如晦不以勲舊進。特其材可與治天下。師合欲以此離間吾君臣耶。遂斥嶺表。○帝嘗問房玄齡。蕭瑀曰。隋文帝何如主也。對曰。文帝勤於為治。臨朝或至日昃。五品以上引坐論事。衛士傳餐而食。雖性非厚。亦精勵之主也。帝曰。公得其一。未知其二。文帝不明而喜察。不明則照有不通。喜察則多疑於物事。皆自決。不任羣臣。一日萬幾。豈能一一中理。羣臣既知主意。則惟取決受成。雖有愆違。莫敢諫諍。此所以二世而止也。朕則不然。擇天下賢才。實之百官。使思天下之事。關由宰相。審熟使安。然後奏聞。有功則賞。有罪則刑。誰敢不竭心力以修職業。何憂天下之不治乎。因勅百司。自今詔勅未便

者皆應執奏。毋得阿容不盡已意。○帝在禁中。嘗止樹下。愛之曰。此嘉木也。右衛大將軍宇文士及從而譽之不已。帝正色曰。魏徵嘗勸我遠佞人。我不知佞人是誰。意疑是汝。今果不謬。士及叩頭謝。憲宗時。李吉甫嘗言。人臣不當彊諫。使君悅臣安。不亦美乎。李絳曰。人臣當犯顏苦口。指陳得失。若陷君於惡。豈得為忠。帝曰。絳言是也。吉甫又嘗言於帝曰。賞罰人主二柄。不可偏廢。今恩澤已深。而威刑未振。中外懈怠。願加嚴以振之。帝顧絳曰。何如。絳對曰。王者之政尚德不尚刑。豈可捨成康文景而效秦始皇父子乎。帝曰。然。後旬餘。于頔入對。亦勸帝峻刑。帝謂宰相曰。于頔大是姦臣。勸朕峻刑。卿等知其意乎。皆對曰。不知也。帝曰。此欲使朕失人心耳。吉甫失色。退而抑首不言。笑竟日。宋太祖以德州刺史郭貴知邢州。國子監丞梁

夢昇知德州。貴族人親吏之在德州者多為姦利。夢昇以法繩之。貴素與都軍頭史珪善。時帝初臨御。欲知外事。令珪博訪。貴遣人以告珪。圖去夢昇。珪悉記於紙。伺便言之。會帝問珪。邇來中外得人任否。珪遽曰。文臣未必皆善。乃以所記進。且曰。知德州梁夢昇欺滅刺史郭貴。幾至於死。帝曰。此必刺史所為不法。夢昇真清強吏也。因以所記紙附中書。曰。以夢昇為贊善大夫。珪譖不能行。

五倫書卷二

十七

太宗命姚坦為益王翊善。王稱疾不朝。太宗日使視疾。逾月不瘳。甚憂之。召王乳母問狀。乳母曰。王本無疾。徒以姚坦檢束不得自便。王不樂。故成疾。帝怒曰。吾選端士輔王為善。王不納規諫。而又詐疾。欲使朕去正人以自便。何可得也。且王少。必爾輩為之謀耳。因杖之數十。召坦慰之曰。卿居官。王官能以正。為羣小所嫉。大為不易。卿但如是。勿慮讒間。朕必不聽。

仁宗嘗對執政言。三司使楊察判開封府。王拱辰才望皆美。將來兩府有關。進此二人。既而梁適罷相。執政以二人名聞。帝曰。可召程戡。執政復以異時。帝語奏陳。帝曰。若遽用察等。是二人之策得行也。執政遂不敢言。蓋梁適之出。或云察等所擠。帝之英鑒類此。英宗時。王珪為翰林學士。當撰先帝謚。宜稱皇伯。三夫人改封大國。執政不以為然。其後三夫人稱卒如初議。有密譖之者。帝忽召至。

五倫書卷七

十八

藥珠殿。傳詔令兼端明殿學士。錫之盤龍金盆。諭之曰。祕殿之職。非直器卿于翰墨間。二府員缺。即出命矣。曩有讒口。朕今釋然無疑。珪謝曰。非陛下至明。臣死無日矣。神宗時。利州路轉運判官鮮于侁上論時政。其意專指王安石。安石怒。毀短之。帝曰。侁有文學可用。安石曰。陛下何以知之。曰。有章奏在。安石乃不敢言。○帝嘗語輔臣。有無人才之歎。尚書右丞蒲宗孟率爾對曰。人才半為

司馬光邪說所壞。帝曰。蒲宗孟乃不取司馬光邪。未論別事。只辭樞密一節。朕自即位以來。惟見此一人。他人則雖迫之使去。亦不肯矣。宗孟慚懼。至無以為容。

元仁宗時。左丞相合散嘗奏事。帝問曰。卿等日所行者何事。合散對曰。臣等第奉行詔旨而已。帝曰。卿等何嘗奉行朕旨。雖祖宗遺訓。朝廷法令。皆不遵守。夫法者所以辨上下。定民志。自古及今。未有法不立而天下治者。使人

君制法。宰相能守而勿失。則下民知所畏避。綱紀可正。風俗可厚。其或法弛民慢。怨言並興。欲求治安。豈不難哉。

英宗性剛明。嘗以地震減膳。徹樂。避正殿。有近臣稱觴以賀。帝問何為賀。朕方脩德不暇。汝為大臣。不能匡輔。反為諂邪。斥出之。嘗戒羣臣曰。卿等居高位。食厚祿。當勉力圖報。苟或貧乏。朕不惜賜。汝若為不法。則必刑無赦。○司農卿完者不花言。先帝以上田頒賜諸

臣者宜悉歸之官。英宗問曰。所賜者為誰。完者不花對曰。左丞相阿散所得為多。英宗曰。予嘗諭卿等當以公心輔弼。卿於先朝嘗請海舶之稅。以阿散奏而止。今卿所言。乃復私憾耳。非公議也。豈輔弼之道。於是出完者不花為湖南宣慰使。

國朝洪武二十五年正月。右都御史袁泰奏監察御史胡昌齡等四十一人。緘口不言時政。王惟名等四人。闌茸不稱職。當罪之。

太祖皇帝曰。言之非難。言而當理者為難。昌齡輩安知其終不言乎。若闌茸不稱職者。罷之。泰復執奏曰。昌齡等非不能言。但心懷謫詐。不肯言耳。

太祖謂泰曰。人臣進言於君。必有關於國之利病。民之休戚。亦豈得輕易。若遽以心懷謫詐罪之。此何異張湯腹誅之法。於是泰不敢復言。

永樂四年四月。錦衣衛奏。民有與外國使人

交通者宜執付法司罪之。

太宗皇帝問其實對曰以擅衫市之而與之交語甚久特命釋之錦衣衛官復言擅衫於物雖微交通於法難宥。

上曰立法以禁奸過輕則民慢用法在體情過重則民急彼小人治生富則以錢易物貧則以物易錢交議價直豈一語可決彼何知國法其釋之既而謂侍臣曰茲事若忽於聽察則愚民以一擅衫獲罪矣侍臣曰古稱視不

五倫書卷七

三十一

為惡色所蔽為明聽不為姦人所欺為聰政是至聰之下自不能欺○九年三月先是通政司言有指揮首天城衛千戶犯罪繫刑部獄具母致貨託已為賂部官求免已不敢從并以其貨來首命法司問千戶與指揮有舊乎對曰無曰非故舊而輒以違法干之獨不慮事敗哉此非人情命法司訊之至是法司奏指揮所居近刑部而千戶之母寓其鄰家朝夕饋子食指揮察其有賈索給言已與部

官厚可以賂免母遂致貨傍有欲發其奸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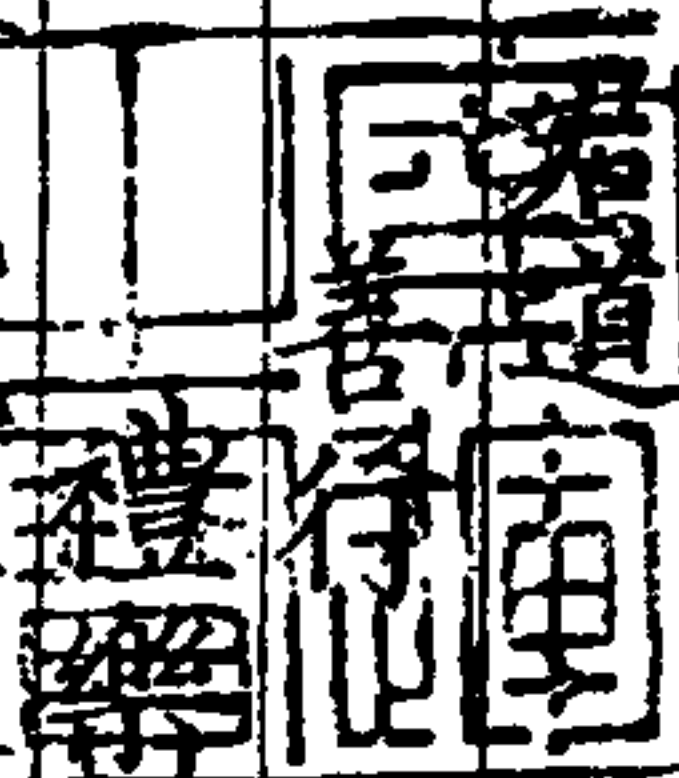
指揮懼遂自首而隱其實情論法千戶之母當準與賊律指揮當罷職謫屯種諭之曰愛其子以賂求免人之常情且婦人烏知法律其宥之指揮始則欺人取貨終則隱情罔上又汙蟻朝臣此不可恕但罷職屯種何以示懲即械送交趾充軍○十五年八月通政司言甌寧人進金丹及方書諭之曰此妖人也秦皇漢武一生為方士所欺求長生不死之藥此又欲欺朕朕無所用金丹令自食之方書亦與毀之母令更欺人也

五倫書卷七

三十二

五倫書卷之七

五倫書卷之八



伏羲氏王天下。以上古男女無別。始制嫁娶。以

儷皮為禮。正姓氏。通媒妁。以重人倫之本。而

民始不瀆。作荒樂。歌扶徠。斲桐為琴。繩絲為

絃。絃二十有七。命之曰離徽。以通神明之貺。

以合天人之和。桓桑為三十六絃之瑟。以脩

身理性。反其天真。而樂音自是興焉。

黃帝初作冕。垂旒充纘。為玄衣黃裳。以象天地

之正色。旁觀翬翟草木之華。乃染五采為文

章。以表貴賤。衮冕衣裳之制。於是興焉。命伶

倫造律。取竹於嶰谿之谷。制十二筩。以聽鳳

凰之鳴。而別十二律。命榮璵鑄十二鐘。協月

筩。以和五音。大容作承雲之樂。是為雲門大

卷。著之控楬。上溪江切。下以道其和。命曰咸

池。

五倫書卷八

五倫書卷八

唐堯色尚白。薦玉以白繒。命夔效山林谿谷之

音。以歌。以麋鞞置缶而鼓之。拊石擊石。以象

上帝玉磬之音。以致舞獸。拌五絃之瑟。為十

五絃。命曰大章。以祭上帝。而天下大和。

虞舜陟帝位。輯五瑞。覲四岳羣牧。領瑞于羣后。

○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玉。三

帛。二生。一死。費。○謂禹曰。予欲觀古人之象。

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

黻。絺繡。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予欲

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

夏禹以建寅為正月。色尚黑。其社用松。牲用玄。

以黑。為徽號。朝燕服收冠。而黑衣。十寸為尺。

作樂。曰大夏。命臯陶為夏籥。九成。以昭其功。

以五音聽治。

商湯以建丑為正月。變服殊號。一文一質。示不

相汙。易民視聽。色尚白。其社用石。葬樹松。牲

用白。以白為徽號。朝燕服。冔冠。而縞衣。十二

寸為尺。命伊尹作樂。曰大濩。脩九招。六列。以

見其善

周武王既克殷。柴于上帝。祈於社。朝成湯之廟。乃出設奠於牧室。以王瑞自太王興。故追王太王。王季。文王。祀先公。以天子之禮。改建子為正月。以垂三統。色尚赤。其社用栗。葬樹柏。牲用騂。以赤為徽。號朝燕。服冕而玄衣。八寸為尺。其樂大武。

成王時。周公朝諸侯于明堂。天子負斧依南面而立。三公中階之前。北面東上。諸侯之位

五倫書卷八

三

阼階之東。西面北上。諸伯之國。西階之西。東面北上。諸子之國。門東北面北上。諸男之國。門西北面東上。九夷之國。東門之外。西面北上。八蠻之國。南門之外。北面東上。六戎之國。西門之外。東面北上。五狄之國。北門之外。南面東上。九采之國。應門之外。北面東上。此周公明堂之位也。周公攝政七年。成王既冠。將復辟而歸。因六年五服之朝。是以即明堂而權制其位。蓋天子無事。四時之朝。見於廟。歲

以一服。有事而會。不巡狩而同。則為宮於郊。設方明而祭之。蕃服世一見。未有與諸侯併朝者也。司士所掌朝儀之位。與朝士所掌外朝之法。皆自有定著。○周公作樂曰勺。又有房中之樂。以歌后妃之德。大司樂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祗庸。孝友。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卷。大咸。大韶。大夏。大濩。大武。以六律。六呂。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以致鬼神祗。以和邦國。以諧萬人。

五倫書卷八

四

以安賓客。以說遠人。以作動物。乃分樂而序之。以祭。以饗。以祀。乃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乃奏太簇歌。應鍾舞。咸池。以祭地祗。乃奏姑洗歌。南呂舞。大韶。以祀四望。乃奏蕤賓歌。函鍾舞。大夏。以祭山川。乃奏夷則歌。小呂舞。大濩。以享先妣。乃奏無射歌。夾鍾舞。大武。以享先祖。凡六樂者。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

漢高祖以十月為歲首。色尚赤。命叔孫通起朝

儀七年長樂宮成諸侯羣臣朝十月先平明
謁者治禮引以次入殿門廷中陳車騎戍卒
衛官設兵張旗幟傳曰趨殿下郎中俠陛陛
數百人功臣列侯諸將軍軍吏以次陳西方
東鄉文官丞相以下陳東方西鄉大行設九
賓臚句傳於是皇帝輦出房百官執戟傳警
引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以次奉賀自諸
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莫不振恐肅敬至禮
畢盡伏置法酒諸侍坐殿上皆伏抑首以尊

五倫書卷八

五

卑次起上壽觴九行謁者言罷酒御史執法
舉不如儀者輒引去竟朝罷酒無一人敢謹
譁失禮者○時叔孫通又因秦樂人制宗廟
樂大祝迎神於廟門奏嘉至猶古降神之樂
也皇帝入廟門奏永安以行步之節猶古采
齋肆夏也乾豆上奏登歌獨上歌不以莞絃
亂人聲欲在位者徧聞之猶清廟之歌也登
歌再終下奏休成之樂美神明既享之也皇
帝就酒東廂坐定奏來安之樂美禮已成也

又有房中祠樂高祖唐山夫人所作也凡樂
樂其所生禮不忘本高祖樂楚聲故房中樂
楚聲也又作昭容樂禮容樂昭容者猶古之
昭夏也主出武德舞禮容者主出文始五行
舞大抵皆因秦舊事焉

武帝太初元年太中大夫公孫卿壺遂太史
令司馬遷等言歷紀廢壞宜改正朔兒寬議
以為宜用夏正乃詔卿等造漢太初歷以正
月為歲首色尚黃數用五定官名協音律定
宗廟百官之儀以為典常垂之後世時河間
獻王德有雅材以為治道非禮樂不成因獻
所集雅樂帝下大樂官存肄之

五倫書卷八

六

光武以歲首正月為大朝賀其儀夜漏未盡
七刻鐘鳴受賀及贄百官二千石以上上殿
稱萬歲舉觴御食賜百官宴享大作樂○建
武十三年益州傳送公孫述瞽師郊廟樂器
葆車輿輦於是法物始備隴蜀平後乃增廣
郊祀凡樂奏青陽朱明西皓玄冥及雲翹育

命舞。其後登封泰山。北郊祀后土。用樂皆如南郊。

明帝永平三年。博士曹充上言。漢再受命。宜興禮樂。引尚書璇璣鈴曰。有帝漢出德洽。作樂名予。乃詔改大樂官曰大予樂。自是樂凡四品。一曰大予樂。郊廟上陵諸食舉之。二曰周頌雅樂。辟雍鄉射六宗社稷用之。三曰黃門鼓吹樂。天子宴樂群臣用之。四曰短簫鏡歌樂。軍中用之。又采百官詩頌以為登歌。

五倫書卷八

章帝元和三年。詔博士曹褒著定漢禮。班固以為宜。廣集諸儒共議得失。帝曰。昔堯作大章一夔足矣。乃拜褒為侍中。授以叔孫通漢儀十二篇。曰。此制散畧多不合經。今宜依禮條正。使可施行。○建初五年。始行十二月迎氣樂。立春之日迎春于東郊。歌青陽八佾舞。雲翹之舞。立夏之日迎夏于南郊。歌朱明八佾舞。雲翹之舞。先立秋十八日迎黃靈于中北。歌朱明八佾舞。雲翹育命之舞。立秋之日

迎秋于西郊。歌西皓八佾舞。育命之舞。立冬之日迎冬于北郊。歌玄冥八佾舞。育命之舞。三國魏文帝脩洛陽宮。朝會禮皆從漢舊儀。初曹操平荊州。獲杜夔善八音。夔嘗為漢雅樂郎。尤悉樂事。而好古存正。於是始創定雅樂。時又有散騎郎鄧靜善調雅樂。歌師尹商能歌宗廟郊祀之曲。舞師馮肅能曉知先代諸舞。夔悉領之。遂考經籍。近采故事。考會古樂。始設軒轅鐘磬。復先代古樂自夔始也。

五倫書卷八

晉武帝受命。更定元會儀。考夏后殷周之典。采秦漢以來舊儀雜用之。至於郊廟明堂禮樂。權用魏儀。蓋遵周室肇稱殷禮之義。但改樂章而使傅玄為詞。又令荀勗張華夏侯湛成公綏等各造郊廟諸樂歌詞。又依古尺作新律呂以調聲韻。既成。遂頒下太常。

唐太宗即位。命中書令房玄齡。祕書監魏徵。與禮官學士等因隋之禮。增以天子上陵朝廟養老。大射講武。讀時令。納皇后。皇太子入學。

太常行陵。合朔陳兵。太社等為吉禮六十一篇。賓禮四篇。軍禮二十篇。嘉禮四十二篇。凶禮十一篇。是為貞觀禮。○帝又以隋氏所傳南北之樂。梁陳盡異。楚之聲。周齊皆胡虜之音。乃命太常卿祖孝孫正宮調。起居郎呂才習音韻。協律郎張文收考律呂。平其散漫。為之折衷。大樂有古鍾十二。近代自黃鍾一均。變極七音。餘五鍾廢而不擊。謂之啞鍾。莫能通者。文收吹律調之。皆響徹。人咸服其妙。祖

五倫書卷八

九

孝孫又為旋宮之法。曰大樂與天地同和者也。造十二和以法天之成數。號大唐雅樂。玄宗命李銳與諸學士判定五禮。銳薨。蕭嵩繼之。及起居舍人王仲丘請依顯慶祈穀大雩。明堂皆祀昊天上帝。嵩又請依上元敕父在為母。齊衰三年。皆從之。以高祖配圓丘。方丘。太宗配雩祀。及神州地祇。睿宗配明堂。新禮成上之。號曰開元禮。由是唐五禮之文始備。

五代晉高祖詔復文武二舞。詳定正冬朝會禮。及樂章。太常卿崔悅與御史中丞竇貞固等草定之。其年冬至朝崇元殿。廷設宮縣。二舞在北。登訶在上。文舞郎八佾六十有四人。冠進賢冠。黃紗袍。白中單。白練襪。白布大口袴。革帶履。左執籥。右秉翟。執纛引者二人。武舞郎八佾六十有四人。服平巾幘。緋絲布大袖。綉襠。甲金飾。白練襪。錦騰蛇起梁帶。豹文大口袴。烏靴。左執干。右執戚。執旌引者二人。

五倫書卷八

十

加鼓吹十二。按負以熊豹。以象百獸率舞。按設羽葆鼓一。大鼓一。金鐃一。歌簫笳各二人。王公上壽。天子舉爵。奏玄同。三舉登歌。奏文同。舉食文舞。舞昭德之曲。武舞舞成功之曲。禮畢。帝大悅。賜枕金帛。

宋太祖受周禪。收攬權綱。一以法制。欲振起故弊。建隆二年四月。因太常博士聶崇義上所撰三禮圖。詔太子詹事尹拙集儒學之士。參議。於是翰林學士竇儼詳閱定為十五卷。以

聞詔頒行焉。且圖于國子監講堂之壁。○以竇儼兼太常。儼奏改周樂文舞崇德之舞為文德之舞。武舞象成之舞為武功之舞。改樂章十二順為十二安。蓋取治世之音。安以樂之。義乾德二年。以雅樂聲高。近於哀。惡不合中和。乃詔太常寺和峴改之。峴以王朴律準較洛陽司天臺影表石尺製律呂。樂始和暢焉。

神宗元豐元年。始命太常寺置禮局。以樞密

五倫書卷八

十一

直學士陳襄等為詳定官。太常博士楊完等為檢討官。未幾。又命龍圖直學士宋敏求同御史臺閣門禮院詳定朝會儀注。○三年。帝將有事明堂。大臣言。秘書監致仕劉几知音樂。詔詣太常定雅樂。几言。律主於人聲。不以尺度求合。古今異時。聲亦隨變。猶以古冠服加於今人。安得而稱儒者泥古。致詳於形名。度數間。而不知清濁輕重之用。故求於器。雖合。考於聲。則不諧。且古樂備四清聲。沿五季

亂離而廢。請增之。帝許焉。樂成。遂用于明堂。元世祖至元六年。詔初起朝儀。太保劉秉忠等奉旨徵儒生周鐸等十餘人。及國子祭酒許衡。太常卿徐世隆。稽諸古典。參以時宜。沿情定制。而肄習之。百日而畢。秉忠復奏曰。無樂以相須。則禮不備。詔樂師鄭忠。依律運譜。被諸樂歌。六月而成。音聲克諧。七年。請帝觀禮。樂于露階。禮文樂節。悉無遺失。至中統間。太常少卿王鏞新製雅樂。始成。上之。帝名曰大

五倫書卷八

十三

成樂

國朝洪武五年四月。

太祖皇帝以海內晏安。思化民俗。以復于古。乃詔有司。各行鄉飲。於是禮部奏取儀禮及唐宋之制。又采周官。屬民讀法之旨。參定其儀。在內應天府。及直隸府州縣。每歲孟春正月。孟冬十月。有司與學官。率士大夫之老者。行之於學校。在外行省所屬府州縣。亦皆取法於京師。其民間里社。以百家為一會。糧長或

里長主之。百人內以年最長者為正賓。餘以齒序坐。每季行之於里中。大率皆本於正齒位之說。而賓興賢能。春秋習射。亦可通行焉。所用酒肴。毋致奢靡。若讀律令。則以刑部所編申明戒諭書兼讀之。其武職衙門。在內各衛親軍指揮使司。及指揮使司。凡鎮守官。每月朔日。亦以大都督府所編戒諭書率僚佐讀之。如此則衆皆知所警而不犯法矣。制曰：可。○六年三月。禮官上考定禮儀。

太祖皇帝謂尚書牛諒曰。禮者國之防範。人道之紀綱。朝廷所當先務。不可一日無也。自元氏廢棄禮教。因循百年。而中國之禮變易幾盡。朕即位以來。夙夜不忘。思有以振舉之。以洗污淌之習。故嘗命爾禮部。定著禮儀。今雖已成。宜更與諸儒參詳考議。斟酌先王之典。以復中國之舊。務合人情。永為定式。庶幾愜朕心也。○禮部奏定百官常朝班次。及奏事等禮儀。

太祖皇帝謂中書省臣曰。朝廷之禮。所以辨上下。正名分。不以賤加貴。不以卑踰尊。百官在列。班序有倫。奏對雍容。不失其度。非惟朝廷之尊。抑亦天下四方瞻仰所在也。今文武百官朝參奏事。有未閑禮儀者。是禮法不嚴於殿陛。何以肅朝廷乎。自今凡新任官及諸武臣於禮儀有不閑習者。令侍儀司官。於午門外演習之。且命御史二人監視。有不如儀者。糾舉之。百官入朝失儀者。亦糾舉如律。○

洪武四年六月。吏部尚書詹同。禮部尚書陶凱。製宴享九奏樂章。成其曲。一曰本太初二。曰仰大明。三曰民初生。四曰品物亨。五曰御六龍。六曰泰階平。七曰君德成。八曰聖道成。九曰樂清寧。先是。太祖皇帝厭前代樂章。率用諛詞。以為容悅。甚者鄙陋不稱。乃命凱等更製其詞。至是上之。命協音律者歌之。謂侍臣曰。禮以道敬。樂以宣和。不敬不和。何以為治。元時古樂俱廢。惟

淫詞豔曲更唱迭和。又使胡虜之聲與正音相雜。甚者以古先帝王祀典神祇飾為舞隊諧戲殿廷。殊非所以道中和崇治體也。今所製樂章頗協音律。有和平廣大之意。自今一切流俗誼詭淫褻之樂悉屏去之。○十七年六月。

太祖皇帝諭禮部臣曰。近命製大成樂器。將以頒天下學校。俾諸生習之以祀孔子。朕思古人之樂所以防民欲。後世之樂所以縱民欲。

五倫書卷八

十五

其故何也。古樂之詩章和而正。後世之歌詞淫以奢。古之律呂協天地自然之氣。後世之律呂出人為智巧之私。天時與地氣不審。人聲與樂聲不比。故雖以古之詩章用古之器數。亦乖戾而不合。陵犯而不倫矣。手擊之而不得於心。口歌之而非出於志。人與樂判然為二。而欲以動天地感鬼神。豈不難哉。然其流已久。救之甚難。卿等宜究心於此。庶幾可以復古人之意。

重祀

虞舜受堯命攝位。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群神。既即位。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如岱禮。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岳。如初。十有一月朔巡守。至于北岳。如西禮。歸格于藝祖。用特。

五倫書卷八

十六

周成王用周公為相。制禮作樂。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祭天下名山大川。懷柔百神。歲秩無文。而諸侯祭其疆內山川。大夫祭門戶井竈中雷五祀。士庶人祭祖考而已。各有典禮。而淫祠有禁。

漢高祖二年東擊項籍。還入關。詔曰。吾甚重祠。而敬祭。今上帝之祭及山川諸神。當祠者各以其禮時祠如故。○或言周立后稷之祠。至今血食天下。於是制詔御史。其今天下立靈星祠。靈星謂天田星。乃農祥也。常以歲時祠以牛。春二月及臘祠以羊。民里社各自裁。

以祠

文帝十三年。以歲比登。詔有司增雍五時路車各一乘。駕被具。西時。畦時。寓車各一乘。寓馬四匹。駕被具。河湫。漢水。玉各加二。及諸祀。皆廣壇場。珪幣。俎豆。以差加之。十四年春。詔曰。朕獲執犧牲。珪幣。以事上帝。宗廟。歷日彌長。以不敏。不明。而久撫臨天下。朕甚自媿。其廣增諸祀壇場。珪幣。

武帝建元元年五月。詔曰。河海潤千里。其令

祠官脩山川之祠。為歲事。曲加禮。○元鼎五

年十一月辛巳朔旦冬至。立泰時于甘泉。天子親郊。見朝。日夕月。詔曰。朕以眇身。託于王侯之上。德未能綏民。民或飢寒。故巡祭后土。以祈豐年。

宣帝神爵元年三月。下詔曰。蓋聞天子尊事天地。脩祀山川。古今通禮也。間者上帝之祠闕而不親。朕甚懼焉。朕今親飭躬齋戒。奉祀為百姓蒙嘉氣。獲豐年。後制詔太常。夫江海

百川之大者也。今闕焉無祠。其令祠官以禮為歲事。以四時祠江海。自是五嶽四瀆皆有常禮。

平帝元始四年正月。郊祀高祖。以配天。宗祀孝文。以配上帝。

光武建武元年。即位于鄗。為壇。營于鄗之陽。祭告天地六宗。○二年。立大社。大稷于雒陽。在宗廟之右。方壇。無屋。有墻門而已。二月。八月及臘。一歲三祠。皆太牢。具使有司祠郡縣。

置社稷。太守令長侍祠。牲用羊豕。

章帝元和二年正月。詔曰。山川百神。應祀者。未盡。其議增脩群祀。宜享祀者。二月。東巡狩。將至泰山。遣使者奉一太牢祠帝。堯於濟陰。成陽靈臺。及至泰山。脩光武山南壇。兆柴祭天地群神如故事。

三國魏明帝景初元年十月乙卯。營洛陽南委粟山為園丘。詔曰。昔漢氏之初。承秦滅學之。後採撫殘缺。以備郊祀。自甘泉后土。雍宮五

時神祇兆位多不經見。並以興廢無常。一彼一此。四百餘年。廢無禘禮。古代之所更立者。遂有闕焉。曹氏世系出自有虞。今祀園丘。以始祖帝舜配。號園丘曰皇皇帝天。方丘所祭曰皇。曰皇皇后地。以帝妃伊氏配。天郊所祭曰皇天之神。以太祖武皇帝配。地郊所祭曰皇地之祇。以武宣皇后配。宗祀皇考高祖文皇帝於明堂。以配上帝。十二月壬子冬至。始祀皇皇帝天于園丘。以始祖有虞帝舜配。

五倫書卷八 十九

晉武帝泰始二年正月。詔曰。有司前奏郊祀權用魏禮。朕不慮改作之難。衆議紛互。遂不時定。不得以時供饗神祇。配以祖考。日夕難企。貶食忘安。於是二月郊祀宣皇帝以配天。宗祀文皇帝於明堂以配上帝。明帝大寧三年七月。詔曰。郊祀天地帝王之重事。自中興以來。惟南郊。未曾北郊。四時五郊之禮。都不復設。五嶽四瀆。名山大川。載在祀典。應望秩者。悉廢而未舉。主者其依舊詳

處

隋高祖開皇十四年閏十月。詔東鎮沂山。南鎮會稽山。北鎮醫無閭山。冀州鎮霍山。並就山立祠。東海於會稽縣界。南海於南海鎮南。並近海立祠。及四瀆。吳山並取側近一人主知灑掃。其霍山零祀。日遣使就焉。

唐高祖武德初。定令每歲冬至祀昊天上帝於園丘。以景帝配。五方上帝。天文皆從祀。○仲春仲秋二時。戊日祭太社太稷。社以句龍配。

五倫書卷八 二十

稷以后土配。又詔州縣祀社稷士民里閭亦相從立社。各申祈報。用洽鄉黨之權。太宗貞觀十七年十一月己卯。有事于南郊。帝升壇。皇太子從。奠于時。累日陰雪。是旦猶雲霧晦冥。及升壇。烟氛四散。風景清朗。文物昭暎。禮畢。禮官讀謝天瑞文。玄宗開元五年正月。遣褚無量。宋璟。蘇頌。致祭于帝堯帝舜夏禹之祠。各令當州刺史上佐為亞獻。終獻。十二月戊寅。詔曰。國之大事。

在祀神之所歆惟敬。絜誠而齋，精意以享，則可臻介福，致休祥。深慮有司未副厥旨，所緣宗廟社稷岳瀆等祭，宜令禮官博士斟酌，務加虔肅，合於典禮。即詳定以聞。○八年三月，勅頃歲未登，水旱不節，今春事方起，農桑是憂，祈於上帝，福茲下土。式展郊禋之禮，以申誠請之心。宜令左常侍元行冲攝侍中祠南郊。太常長官分祭華岳温湯。○十八年正月丁巳，親迎氣於東郊。禮畢，詔凡海內五嶽四

五倫書卷八

三

瀆及諸鎮名山大川及靈跡，各令郡縣逐處設祭。

憲宗元和二年正月辛卯，有事于南郊。詔天下名山大川及古聖帝明王忠臣烈士，各令以禮致祭。

五代周世宗顯德二年七月丙子，帝謂侍臣曰：朕聞國之大事，在祀與戎。近代已來，急於戎事，祭祀之禮，幾如墜地。且牲牢之具，簠簋之數，蓋主誠信。誠信不至，神何享焉。今後宜令

有司各舉其職務，在豐潔。

宋仁宗皇祐二年三月，詔明堂大饗，唯祇奉天地宗廟，率遵典禮。自餘乘輿服御諸物，令三司裁度，務從簡儉，不須雅飾。○帝嘗謂輔臣曰：前代禮神有祭玉燔玉，今獨燔玉，無乃闕禮。朕奉事天地祖宗，豈於寶玉有惜哉。其令有司議如典禮。勅內府尋閱美玉，適回紇貢玉璞數十，剖之皆美，制為琮璧九器，各二，祭玉之備，始復於此也。

五倫書卷八

三

元世祖至元二十八年，帝謂中書省臣曰：五岳四瀆祠事，朕宜親往，道遠不可。大臣如卿等，又有國務，宜遣重臣代朕祠之。

英宗即位，太常禮儀院進享太廟儀。詔曰：朕祇厥貽謀，獲承丕緒，念付託之惟重，顧繼述之敢忘。爰用被服袞冕，恭謝于太廟。○車駕至自上都，詔太常院臣曰：朕將以四時躬祀太室，宜與羣臣雜議其禮。此追遠報本之道，毋以朕躬於對越而有所損，其悉遵典禮。

順帝至正十五年十月丁巳。帝謂右丞相定住等曰。敬天地尊祖宗。重事也。近年以來。闕於舉行。當選吉日。朕將親祀郊廟。務盡誠敬。不必繁文。卿等其議典禮行之。十一月壬辰。親祀上帝于南郊。以皇太子愛猷識理達臘為亞獻。攝太尉右丞相定住為終獻。

國朝洪武元年十一月。中書及禮部定奏天子親祀園丘。方丘宗廟社稷。若京師三皇孔子風雲雷雨。聖帝明王。忠臣烈士。先賢等祀。則

五倫書卷八

三

遣官致祭。郡縣宜立社稷。有司春秋致祭。庶人祭里社。土穀之神。及祖父母。父母。并得祀。竈載諸祀典。餘不當祀者。並禁止。

太祖皇帝諭之曰。凡祭享之禮。載牲致帛。交於神明。費出已帑。神必歆之。如庶人陌紙。辦香。皆可格神。不以菲薄而弗享者。何也。所得之物。皆己力所致也。若國家倉廩。府庫所積。乃生民脂膏。以此為尊。醪俎饌。充實神庭。徵求福祉。以私于身。神可欺乎。惟為國為民禱祈。

如水旱疾疫師旅之類可也。○二十一年二月。詔以歷代名臣。從祀帝王廟。先是禮官奏以風后。力牧。皋陶。夔龍。伯夷。伯益。伊尹。傳說。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方叔。召虎。張良。蕭何。曹參。周勃。鄧禹。諸葛亮。房玄齡。杜如晦。李靖。郭子儀。李晟。趙普。曹彬。韓世忠。岳飛。張浚。博尔忽。博尔术。赤老温。伯顏。阿朮。安童。凡三十六人。皆宜從祀于帝王廟。

太祖曰。古之君臣同德者。終始一心。載在史傳。

五倫書卷八

二十四

萬世不泯。國家祀典必合公論。不可徒觀其跡而不究其實。若宋趙普負太祖為不忠。不可從祀。元臣四傑。木華黎為首。不可以其孫從祀。而去其祖。可祀木華黎。而罷安童。既祀伯顏。其阿朮亦不必祀。如漢陳平。馮異。宋潘美。皆節義兼善。始終可從。廟祀於是定。以風后。力牧。皋陶。夔龍。伯夷。伯益。伊尹。傳說。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召虎。方叔。張良。蕭何。曹參。陳平。周勃。鄧禹。馮異。諸葛亮。房玄齡。杜如晦。

李靖李晟郭子儀曹彬潘美韓世忠岳飛張
浚木華黎博尔忽博尔术赤老温伯顏凡三
十有七人從祀歷代帝王廟

五倫書卷之八

五倫書卷八

二十五

五倫書卷之九

漢書

卷九

建儲

周太王古公幼子季歷娶大任生昌有聖德古
公曰我世當有興者其在昌乎欲傳位季歷
以及昌長子太伯知父志逃去古公乃立季
歷古公卒季歷立是為王季王季脩古公之
道諸侯順之王季卒子昌立是為文王

五倫書卷九

漢文帝元年正月有司請蚤建太子詔曰朕既
不德上帝神明未歆饗也天下人民未有愜
志今縱不能博求天下賢德而嬪焉而曰豫
建太子謂天下何其安之有司固請曰古者
殷周有國又安皆且千載有天下者莫長焉
用此道也立嗣必子所從來遠矣高帝始平
天下建諸侯為帝者太祖諸侯王列侯始受
國者亦皆為其國祖子孫繼嗣世世不絕天
下之大義也今釋宜建而議更選擇非高帝

之志也。更議不宜而子啓最長純厚慈仁請建以為太子。帝乃許之。

武帝太始三年。昭帝生。初母奉夫人進為婕妤。居鈞弋宮。妊身十四月。廼生。武帝曰。聞昔堯十四月而生。今鈞弋亦然。廼命其門曰堯母門。昭帝年五六歲。狀大多知。帝常言類我。又感其生與衆異。甚奇愛之。欲以為嗣。命大臣輔之。察群臣。惟霍光可屬。社稷乃使黃門畫者畫周公負成王朝諸侯。以賜光。及帝游

五倫書卷九

二

五柞宮病篤。光涕泣問曰。如有不諱。誰當嗣者。帝曰。君未諭前畫意邪。立少子。君行周公之事。光即拜卧内床下。受遺詔。輔少主。帝崩。太子即位。

光武中子陽一名莊。幼而聰明。睿智。容貌壯麗。帝異焉。數問以政議。應對敏達。謀謨甚深。溫恭好學。敬愛師傅。所以承事兄弟。親密九族。内外周洽。帝愈珍愛之。以為宜承先序。立為太子。

明帝子烜。年四歲。聰達才敏。多識世事。動容進止。聖表有異。壯而仁明。謙恕。溫慈。惠和。寬裕。廣博。親愛九族。矜嚴方屬。威而不猛。既志於學。始治尚書。遂兼五經。周覽古今。無所不觀。由是帝愛重之。立為太子。

晉元帝長子紹。幼聰。招為帝所寵異。年數歲。常坐置膝上。屬長安使來。帝因問曰。汝謂日與長安孰遠。對曰。長安近。但聞人從長安來。不聞人從日邊來。帝異之。明日宴群寮。又問之。

五倫書卷九

三

對曰。日近。帝失色曰。何乃異間者之言。對曰。舉頭見日。不見長安。由是益奇之。立為皇太子。

唐太宗廢太子承乾。欲立晉王治。未決。坐兩儀殿。群臣已罷。獨留長孫無忌。房玄齡。李勣。言東宮事。因曰。我三子一弟。未知所立。無忌請帝所欲立。帝曰。我欲立晉王。無忌曰。謹奉詔。異議者斬。帝復曰。公等與我意。合天下其謂何。答曰。王以仁孝聞天下久矣。固無異辭。有

如不同。臣負陛下百死。於是遂定。

中宗為皇太子時。重照生于東宮。高宗喜甚。乳月滿。為大赦天下。改元永淳。是歲立為皇太子。開府置官屬。帝問吏部侍郎裴敬彝。郎中王方慶對曰。禮有嫡子。無嫡孫。漢魏太子在子。但封王。晉立愍懷子為皇太子。齊立文惠子為皇太子。皆居東宮。今有太子。又立太子。於古無有。帝曰。自我作古如何。對曰。禮君子抱孫不抱子。孫可以為王。父尸者。昭穆同。

也。陛下肇建皇孫。本支千億之慶。帝悅。

宋太宗欲立皇太子。時寇準自鳳翔召還入見。帝曰。諸子孰可以付神器者。準曰。陛下為天下擇君。謀及婦人。中宮不可也。謀及近臣。不可也。唯陛下擇所以副天下望者。帝俛首久之。屏左右曰。襄王可乎。準曰。知子莫如父。聖慮既以為可。願即決定。帝遂以襄王為開封尹。改封壽王。於是立為皇太子。命李至李沆並兼賓客。詔太子事以師傅禮。太子每見必

先拜。至等上表不敢當禮。詔答曰。朕旁稽古訓。肇建承華。用選端良。資於輔導。藉卿宿望。委以護調。蓋將勗以謙冲。故乃異其禮數。勿飾當仁之讓。副予知子之心。至等相率謝。太宗復謂之曰。太子賢明仁孝。國本固矣。卿等可盡心規誨。若動皆由禮。則宜贊助。事有未當。必須力言。至於禮樂詩書義可裨益者。皆卿等素習。不假朕之言諭也。

真宗春秋高。未建儲君。衛尉寺丞陳執中進

演要三篇。以早定天下根本為說。翌日。帝以

他疏示輔臣。皆贊曰。善。帝指其袖中曰。又有善於此者。出之。乃演要也。因召對便殿。勞問久之。擢右正言。逾月。遂立皇子昇為皇太子。作元良箴以賜之。

仁宗既連失三王。自至和中得疾。中外惴恐。臣下爭以立嗣固根本為言。包拯范鎮尤激切。積五六歲。依違未之行。韓琦進曰。皇嗣者天下安危之所係。自昔禍亂之起。皆由策不

早定。陛下春秋高，未有建立，何不擇宗室之賢者以為宗廟社稷計？帝曰：後宮將有就館者，姑待之。已又生女。一日，琦懷漢書，孔光傳以進，曰：成帝無嗣，立弟之子，彼中材之主，猶能如是，況陛下乎？願以太祖之心為心，則無不可者。又與曾公亮、張昇、歐陽脩極言之。會司馬光、呂誨皆有請，琦進讀二疏，未及有所啓。帝遽曰：朕有意久矣，誰可者？琦惶恐對曰：此非臣輩所可議，當出自聖擇。帝曰：宮中嘗

五倫書卷九 六

養二子，小者甚純，近不慧，大者可也。琦請其名。帝以宗實告。宗實，英宗舊名也。琦等力贊之，議乃定，遂立為皇太子。

英宗不豫，召翰林學士承旨張方平至福寧殿。帝憑几而言，言不可辨。方平進筆請書，乃書來日降詔立皇太子。方平抗聲曰：必賴王也。嫡長而賢，請書其名。帝力疾書之，乃退草制。

高宗以皇嗣未立，語近臣曰：太祖以神武定

天下，子孫不得享之，可憫。同知樞密院事李回曰：藝祖不以大位私其子，發於至誠，陛下為天下遠慮，合於藝祖，可以昭格天命。紹興二年，詔選太祖七世孫伯琮育禁中。三年，除和州防禦使，賜名瑗。三十年，立為皇子，更名瑋。三十二年，立為皇太子，改名睿。

五倫書卷九 七

孝宗乾道七年，立第三子惇為皇太子。初，虞允文相，請蚤建儲貳。孝宗曰：朕久有此意，事亦素定，但恐儲位既正，人性易驕，即自縱逸，不勤於學，寔有失德。朕所以未建者，更欲其練歷庶務，通知古今。庶無後悔，爾至是乃立之。

金世宗立皇孫璟為皇太孫，諭之曰：爾年尚幼，以明德皇后嫡孫，惟汝一人，試之以事，甚有可學之資。朕從正立汝為皇太孫，建立在朕，保守在汝，宜行正養德，勿近邪佞，事朕必盡忠孝，無失眾望，則惟汝嘉。

國朝洪武元年正月戊寅，劉基陶安言於

太祖曰。通聞中書及都督府議。做元舊制。設中書令。欲奏以太子為之。

太祖曰。取法於古。必擇其善者而從之。苟惟不善。而一槩是從。將欲望治。譬猶求登高岡。而却步。渡長江。而回楫。豈能達哉。元氏胡人事。不師古。設官不以任賢。惟其類是與。名不足以副實行。不足以服眾。豈可取法。且吾子年未長。學未充。更事未多。所宜尊禮師傳。講習經傳。博通古今。識達機宜。他日軍國重務。皆

五倫書卷九

八

今啓聞。何必效彼作中書令乎。乃命詹同取東宮官制觀之。謂同等曰。朕今立東宮官。取廷臣勲德老成。兼其職。老成舊人。動有典則。若新進之賢者。亦選擇參用。夫舉賢任才。立國之本。崇德尚齒。尊賢之道。輔導得賢。人各盡職。故連抱之木。必以授良匠。萬金之璧。不以付拙工。同對曰。

陛下立法垂憲之意。實深遠矣。於是李善長等皆兼東宮官。乃諭善長等曰。朕於東宮官

不別設府僚。而以卿等兼之者。蓋軍旅未息。朕若有事于外。必留太子監國。若設府僚。卿等在內事。當啓聞。太子或有聽斷不明。而與卿等意見不合。卿等必謂府僚道之嫌疑。由是而生。朕所以特置賓客。諭德等官。以輔成太子德性。且選名儒為之。賓友昔周公教成王。告以克詰戎兵。召公教康王。告以張皇六師。此居安慮危。不忘武備。蓋繼世之君。生長富貴。泥於安逸。軍旅之事。多忽而不務。一有

五倫書卷九

九

緩急。罔知所措。二公所言不可忘也。○七月戊子。

太祖謂皇太子曰。天子之子。與公卿士庶人之子。不同。公卿士庶人之子。係一家之盛衰。天子之子。係天下之安危。尔承主器之重。將有天下之責也。公卿士庶人不能脩身齊家。取敗止於一身一家。若天子不能正身脩德。其敗豈但一身一家之比。將宗廟社稷有所不保。天下生靈皆受其殃。可不懼哉。可不戒哉。

睦親

唐堯克明俊德以親九族

虞舜弟象傲父母使舜完廩捐階瞽瞍焚廩使浚井出從而掩之象曰謨蓋都君咸我績牛羊父母倉廩父母干戈朕琴朕張朕二嫂使治朕棲象往入舜宮舜在牀琴象曰鬱陶思君爾忸怩舜曰惟茲臣庶汝其于予治象憂亦憂象喜亦喜及為天子封之有庠富貴之也

五倫書卷九

十

周成王時囚蔡紂于郭鄰其子胡率德改行周公言諸成王復封之蔡王若曰小子胡率德改行克慎厥猷肆予命爾侯于東土往即乃封敬哉爾尚蓋前人之愆惟忠惟孝爾乃邁迹自身克勤無怠以垂憲乃後率乃祖文王之彛訓無若爾考之違王命

漢文帝時吳王濞稱疾不朝吳使者至帝問之使者曰察見淵中魚不祥今吳王始詐疾而責愈急則計出無聊唯上與之更始可也於

是遣使者歸而賜之几杖

武帝時淮南王安屬為諸父帝以其辯博善為文辭甚尊重之每宴見談說得失及方技賦頌昏暮然後罷元朔二年賜几杖不朝成帝時東平王宇有關詔削樊亢父二縣王後自新復其削縣詔曰蓋聞仁以親親古之道也前東平王有關有司請廢朕不忍又請削朕不敢專惟王至親未嘗忘於心今聞王改行自新尊循經術親近仁人非法之求不以

五倫書卷九

十一

奸吏朕甚嘉焉傳不云乎朝過夕改君子與之其復前所削縣如故

明帝永平十一年遣諸王歸國特留東平王蒼賜以秘書列仙圖道術秘方至八月飲酎畢有司復奏遣蒼乃許之手詔賜蒼曰骨肉天性誠不以遠近為親踈然數見顏色情重昔時中心戀戀惻然不能言於是車駕祖送流涕而訣復賜乘輿服御珍寶鞍馬錢布以億萬計尋賜王傳手詔曰辭別之後獨坐不樂因

就車歸。伏軾而吟。瞻望永懷。實勞我心。誦及采菽。以增歎息。日者問東平王慶家何等最樂。王言為善最樂。其言甚大。副是要請如腹要請如腹矣。今送列侯印十九枚。諸王子年五歲已上能趨拜者。皆令帶之。

章帝建初三年。賜東平王蒼琅琊王京書曰。中大夫奉使親聞動靜。嘉之何已。歲月騫過。山陵浸遠。孤心悽愴。如何如何。間饗衛士於南宮。因閱視舊時衣物。聞於師曰。其物存。其

五倫書卷九

十一

人亡。不言哀而哀自至。信矣。惟王孝友之德。亦豈不然。今送光烈皇后假紛帛巾各一。及衣一篋。可時奉瞻。以慰凱風寒泉之思。頃願王寶精神。加供養。苦言至戒。望之渴如。

和帝待母弟清河王慶尤渥。諸王莫得為比。後慶以長。別居丙舍。帝移幸北宮章德殿。慶得入省宿止。後出居邸。賜奴婢三百人。輿馬錢帛。惟帳玳寶玩。好充初其第。慶多被病。或時不安。帝朝夕問訊。進膳藥。所以垂意甚備。

順帝永建二年。增東海王臻食邑。詔曰。東海王臻。以近蕃之尊。必嚴王爵。膺受多福。未知艱難。而能克已。率禮孝敬。自然事親盡愛。送終竭哀。降儀從士。寢苦三年。和睦兄弟。恤養孤弱。至孝純備。仁義兼弘。朕甚嘉焉。夫勸善厲俗。為國所先。曩者東平孝王敬。兄弟行孝。喪母如禮。有增戶之封。詩云。永世克孝。念茲皇祖。今增臻封五千戶。

五倫書卷九

十三

後魏孝文帝太和十七年。宴四廟子孫於宣文堂。帝親與之齒。行家人之禮。又嘗宴王公侍臣於清徽堂。燭至。公卿辭退。帝曰。燭至辭退。庶姓之禮。在夜載考。宗族之義。卿等且還。朕與諸王宗室欲成此夜飲。

唐高祖武德七年。宴王公親屬於文明殿。帝見長平王太妃。以尊屬。從家人禮。降階再拜。酒小闌。徒坐翠華殿。帝賦詩。王公親屬遞上壽。賜帛各有差。

太宗貞觀十年。諸王歸藩。帝流涕曰。友于之

情。凡人所重。朕於兄弟。豈不知同遊處。展親愛耶。但以天下事重。方成分別。不能不悲耳。兒子尚或可求。兄弟更不可得也。遂嗚咽不能止。○十七年。帝謂侍臣曰。前代皇王。莫不疎弟而愛子。唯漢明帝。賜諸王不令子多於弟。良史書之。垂美後葉。我罔極之恩。情鍾諸弟。於是內外諸王。同有班賜。○十八年。幸同安大長公主第。帝以主春秋高。常有風疾。故親加省視。賜絹五百匹。侍主疾者。賜絹各有

五倫書卷九

五

差

玄宗素友愛。近世帝王。莫能及。初即位。嘗為長枕大被。與其兄宋王成器。申王成義。從兄幽王守禮。弟岐王範。薛王業。同寢於殿中。設五帳。與諸王更處其中。謂之五王帳。業嘗疾。帝方臨朝。須臾之間。使者十返。帝乃為業煮藥。回飈吹火。誤熱其鬚。左右驚救之。帝曰。但使王飲此藥而愈。鬚何足惜。又於興慶宮側。賜成器第宅。及於宮之西南置樓。題其西

曰花萼相輝之樓。南曰勤政務本之樓。帝或登樓聞王奏樂。則召升樓同宴。或幸其所。居盡歡賞賚優渥。

宣宗敦睦兄弟。大中元年。作雅和殿於十六宅。數臨幸。置酒作樂。盡歡。諸王有疾。常親至。卧內存問。憂形于色。

宋太祖時。太宗為晉王。嘗病亟。帝往視之。親為灼艾。王覺痛。帝亦取艾自灸。今痛元。仁宗遇冬夜風雪甚寒。謂侍臣曰。朕與御等

五倫書卷九

五

居暖室。宗戚昆弟。遠戍邊陲。曷勝其苦。歲賜錢帛。可不徧及耶。○衛王阿朮哥入見。帝諭省臣曰。朕與阿朮哥同父而異母。朕不撫育。彼將誰賴。其賜鈔二萬錠。他物援例。

國朝永樂三年十月。

太宗皇帝賜諸王皇明祖訓。且諭之曰。

皇考所以垂訓子孫。至要之道。具在此書。朝廷常守之。可以永安。

宗社。藩王常守之。可以長保富貴。朝廷與蕃王

一四九 冊 黃帝日華子書 〇 反之內

本同

祖宗所出。但能皆以

祖宗之心為心。則自然各盡其道。前代有帝王

不能保全宗室者。如宋太宗。亦有宗室不能

自保全者。如周三監。漢七國。此皆是不能以

祖宗之心為心。朕與諸弟各勉之。○四年五

月。秦王尚炳將歸。

上諭其從臣曰。主前在國中言動時有錯繆。朕

遣書戒之。頗聞克自省改。今日見王應對進

五倫書卷九

十六

退循循合度。甚適朕意。此皆爾等輔導之力。

長史以下皆叩頭曰。此由王天資之美。克奉

陛下聖訓。臣等庸愚。實無所效力。

上復諭之曰。美玉非資良工。不適為器。嘉木非

得良匠。不適為材。人之成德亦然。爾等宜益

盡心輔王。雖小過必規正之。雖小德必助成

之。謂小過無害。馴至於大過。謂小德無益。馴

至於無德。不可因循。但和平以導之。從容以

入之。積以誠意。未有不相信者。王能脩善行。

汝曹亦有令名。其往勉之。命賜紗衣人一襲。及道里費。

封建

黃帝二十五子。其得姓者十四。其一曰青陽。降

居江水。其二曰昌意。降居若水。皆在蜀。即其

所封國也。

虞舜踐位。封其弟象於有庠。使吏治其國。而納

其貢稅焉。

夏少康恐禹祭之絕祀。乃封其庶子於越。號曰

五倫書卷九

十七

無余。春秋祠禹墓於會稽。

周武王既革殷命為天子。追思元聖。乃封神農

之後於焦。黃帝之後於祝。帝堯之後於蓊。帝

舜之後於陳。大禹之後於杞。又封弟叔鮮於

管。叔度於蔡。叔振鐸於曹。叔處於霍。求太伯

仲雍之後。得周章。時章已君吳。因而封之。其

弟虞仲。封於周北。是為虞列。為諸侯。○封弟

封於衛。告之曰。往哉。封勿替敬典。聽朕告汝

乃以殷民世享。

成王即位。與叔虞戲。削桐葉為圭。曰。以此封若。史佚請擇日。成王曰。吾與之戲耳。史佚曰。天子無戲言。言則史書之。禮成之。樂歌之。遂封叔虞於唐。又封周公子伯禽於魯。曰。生以養周公。死以為周公後。

漢高祖即位。以海內初定。子弟少。懲秦孤立亡藩輔。大封同姓以鎮天下。正月丙午。以故東陽郡鄆郡吳郡五十三縣。立從父兄賈為荊王。以碭郡薛郡郟郡三十六縣。立弟文信君交

五倫書卷九

十八

為楚王。以雲中鴈門代郡五十三縣。立兄宜信侯喜為代王。以膠東膠西臨淄濟北博陽城陽郡七十三縣。立子肥為齊王。諸民能齊言者皆與齊。故最為大國。○十一年正月。詔曰。代地居常山之北。與夷狄邊。趙乃從山南有之。遠數有胡寇。難以為國。頗取山南太原之地。益屬代。代之雲中。以西為雲中郡。則代受邊寇益少矣。其擇可立為代王者。燕王綰相國蕭何等皆曰。子恒賢。知溫良。請立為代。

王都晉陽。○十二年十月。詔曰。吳古之建國也。日者荆王濞有其地。今死亡後。朕欲立吳王。其議可者。羣臣言沛侯濞重厚。請立為吳王。高祖患吳會稽輕悍。無壯王填之。諸子少。乃立濞。

文帝元年十二月。立趙幽王子遂為趙王。徙瑯琊王澤為燕王。呂氏所奪齊楚地皆歸之。二年三月。有司請立皇子為諸侯王。詔曰。前趙幽王幽死。朕甚憐之。已立其太子遂為趙

五倫書卷九

十九

王。遂弟辟強及齊悼惠王子朱虛侯章。東牟侯興居有功。可王。遂立辟強為河間王。章為城陽王。興居為濟北王。立皇子武為代王。參為太原王。揖為梁王。

武帝元狩六年四月乙亥。立皇子閎為齊王。旦為燕王。胥為廣陵王。皆賜策。各以國土風俗申戒焉。齊王策曰。嗚呼。念哉。共朕之詔。惟命不常。人之好德。克明顯光。義之不圖。俾君子怠。悉尔心。允執其中。天祿永終。厥有愆不。

滅迺凶于乃國而害于爾躬。嗚呼！保國又民，可不敬與？王其戒之。燕王策曰：嗚呼！小子旦，受茲玄社，建爾國家，封于北土，世為漢藩輔。嗚呼！薰鬻氏虐老獸心，以姦巧邊眚。朕命將帥，但征厥罪，萬夫長，千夫長，三十有二帥，降旗奔師，薰鬻徙域，北州以安，悉尔心，毋作怨，毋作悲德，毋迺廢備，非教士不得從徵。王其戒之。廣陵王策曰：嗚呼！小子胥，受茲赤社，建尔國家，封于南土，世世為漢藩輔。古人有言

五倫書卷九

字

曰：大江之南，五湖之間，其人心輕，揚州保疆，三代要服，不及以正。嗚呼！悉尔心，祗祗兢兢，迺惠迺順，毋桐好逸，毋迺宵人，惟法惟則，書云：臣不作福，不作威，靡有後羞。王其戒之。光武建武十五年三月，大司馬吳漢上書請封皇子，不許。重奏連歲，乃詔羣臣議。大司空竇融固始，侯李通、膠東侯賈復、高密侯鄧禹等奏議曰：古者封建諸侯，以藩屏京師。周封八百同姓，諸姬並為建國，夾輔王室，尊事天

子享國永長，為後世法。故詩云：大啓尔宇，為周室輔。高祖聖德，光有天下，亦務親親，封立兄弟諸子，不違舊章。陛下德橫天地，興復宗統，褒德賞勳，親睦九族，功臣宗室，咸蒙封爵，多受廣地，或連屬縣。今皇子賴天，能勝衣趨拜，陛下恭謙克讓，抑而未議，羣臣百姓莫不失望。宜因盛夏吉時，定號位，以廣藩輔，明親親，尊宗廟，重社稷，應古合舊，壓塞衆心。臣請大司空上輿地圖。太常擇吉日，具禮儀制曰：

五倫書卷九

三一

可。四月戊申，以太牢告祠宗廟。丁巳，使大司空融告廟，封皇子輔為右翊公，英為楚公，陽為東海公，康為濟南公，蒼為東平公，延為淮陽公，荆為山陽公，衡為臨淮公，焉為左翊公，京為瑯琊公，徙兄太原王章為齊王。章帝建初三年，有司奏遣廣平王羨與鉅鹿王恭樂成王黨俱就國。帝性篤愛，不忍與諸王乖離，遂皆留京師。明年，案輿地圖，令諸國戶口皆等，租入歲各八千萬。七年，帝以廣平

在北多有邊費乃徙羨為西平王分汝南八縣為國後又徙封羨為陳王食淮南郡

三國蜀先主章武元年六月使司徒許靖立子永為魯王理為梁王賜永策曰小子永受茲青土朕承天序繼統大業遵脩稽古建爾國家封于東土奄有龜蒙世為藩輔嗚呼恭朕之詔惟彼魯邦一變適道風化存焉人之好德世茲懿美王其秉心率禮綏爾士民是饗是宜其戒之哉賜理策曰小子理朕統漢序

五倫書卷九

三十五

祇順天命遵脩典秩建爾于東為漢藩輔惟彼梁土畿甸之邦民狎教化易遵以禮往志乃心懷保黎庶以永爾國王其敬之哉

魏文帝即位遣弟鄢陵侯彰與諸侯就國詔曰先王之道庸勲親親並建母弟開國承家故能藩屏大宗禦侮厭難彰前受命北伐清定朔土厥功茂焉增邑五千并前萬戶後進公爵又封為任城王

晉武帝即位大封同姓封皇叔祖父孚為安平

王詔曰太傅勲德弘茂朕所瞻仰以光導弘訓鎮靜宇內願奉以不臣之禮其封為安平王邑四萬戶進拜太宰持節都督中外諸軍事有司奏諸王未之國者所置官屬權未有備帝以孚明德屬尊當宣化樹教為群后作則遂備置官屬焉

南宋高祖封族弟遵考為營浦侯詔曰遵考服屬之親國戚未遠宗室無多宜蒙寵爵可封營浦侯食邑五百戶

五倫書卷九

三十五

梁武帝天監元年封皇弟中護軍宏為臨川王南徐州刺史秀為安成王雍州刺史偉為建安王右衛將軍恢為鄱陽王荊州刺史憺為始興王自郡王以下列爵為縣六等皇弟皇子封郡王二千戶王之庶子為縣侯五百戶謂之諸侯

陳高祖即位封宗室子弟為侯詔曰維城宗子實固有周磐石懿親用隆大漢故會盟則異姓為後啓土則非劉勿王所以糾合枝幹廣

樹藩屏前王茂典列代常規從子持節負外
 散騎常侍明威將軍雍州刺史監南徐州擬
 持節通直散騎侍郎貞威將軍北徐州刺史
 褒從子晃晃從孫假節負外散騎常侍明威
 將軍詔嬖假節信威將軍北徐州刺史吉陽
 縣開國侯諡假節通直散騎侍郎信威將軍
 祐假節散騎侍郎雄信將軍青州刺史廣梁
 太守詳貞威將軍通直散騎侍郎慧紀敬雅
 敬泰並枝戚密近劬勞王室宜列河山以光
 封建擬可永脩縣開國侯褒鍾陵縣開國侯
 晃建城縣開國侯晃上饒縣開國侯諡慶化
 縣開國侯諡仍前封祐豫寧縣開國侯詳遂
 興縣開國侯慧紀宜黃縣開國侯敬雅寧都
 縣開國侯敬泰平固縣開國侯各五百戶
 隋高祖受禪進封族子雄為廣平王尋封清漳
 王仁壽初高祖曰清漳之名未允聲望命職
 方進地圖指安德郡以示群臣曰此彌足為
 名德相稱於是改封安德王

五倫書卷九 二十四

唐高祖受禪以天下未定廣封宗室以威天下
 皇從弟及姪年始成童者數十人皆封為郡
 王○武德元年封從父兄子道宗為略陽公
 五年授靈州總管梁師都據夏州引突厥兵
 數萬至其城下道宗閉門拒守伺隙而戰賊
 徒大敗帝聞而嘉之謂左僕射裴寂曰道宗
 能守邊以寡制衆若魏任城王彰臨戎却敵
 道宗勇敢有同於彼遂封為任城王
 太宗即位舉宗正屬籍問侍臣曰徧封宗子
 於天下便乎尚書右僕射封德彝對曰歷觀
 往古封王者今最為多兩漢以降封帝子及
 親兄弟若宗室既遠非有大功如周之郇滕
 漢之賈澤不得濫封所以別親疎也先朝惇
 睦九族一切封王爵命既隆多貽力役蓋以
 天下為私殊非至公馭物之道帝曰朕理天
 下本為百姓非欲勞百姓以養己之親也於
 是宗室率以屬疏降爵郡公惟有功者數十
 人封王

五倫書卷九 二十五

宋太祖即位承唐之制宗室襁褓即列土而爵之。降至疏屬宗正有籍。玉牒有名。宗學有教。郊祀明堂。遇國慶典皆有祿秩。所寓州縣。月有廩餼。凡諸王公侯伯子男皆子孫承嫡者。傳襲若無嫡子及有罪疾立嫡孫。無嫡孫以次立嫡子同母弟。無母弟立庶子。無庶子立嫡孫同母弟。無同母弟立庶孫曾孫以下準此。

仁宗慶曆四年宗室王者四人以盛德武勝

軍節度使德文屬尊且賢方漢東平王蒼進封東平郡王加兼侍中

神宗即位謂初業垂統實自太祖顧無以稱乃下詔令中書門下考太祖之籍以屬近行尊者一人裂土地而王之使常從獻于郊廟世世勿復絕於是司推擇以秦康惠王德芳孫從式應詔封安定郡王

徽宗即位改封魯王宗肅為商王詔曰宗室諸王追封大國其世襲子孫尚仍舊國甚未

稱正名之意如魯王改封商王其子尚襲魯國之類其令太宗正改正以寧遠節度使魯國公仲先改封商國公

高宗紹興元年詔曰太祖皇帝創業垂統德被萬世神祖詔封子孫一人為安定郡王世世勿絕今其封不舉朕甚憫之有司其上合封人名遵故事施行遂以燕懿王玄孫今時嚴封

國朝

太祖皇帝洪武三年四月辛酉以封建諸王告太廟禮成宴群臣于奉天門及文華殿

太祖諭廷臣曰昔元失其馭群雄並起四方鼎沸民遭塗炭朕躬率師徒以靖大難

皇天眷佑海宇寧謐然天下之大必建藩屏上衛國家下安生民今諸子既長宜各有封爵分鎮諸國朕非私其親乃遵古先哲王之制為久安長治之道羣臣稽首對曰

陛下封建諸王以衛宗社天下萬世之公議
太祖曰先王封建所以庇民周行之而久遠秦
廢之而速亡漢晉以來莫不皆然其間治亂
不齊特顧施為何如爾要之為長久之計莫
過於此

五倫書卷之九

五倫書卷九

二十八

五倫書卷之十

無懷氏之撫世也。以道存生。以德安刑。其民甘
食而樂居。懷土而重生。形有動作。心無好惡。
雞犬之音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命之曰
無懷氏之民。

黃帝順天地之紀。幽明之占。死生之說。存亡之

難。時播百穀草木。淳化鳥獸蟲蛇。治五氣。藝
五種。撫萬民。民不習偽。官不懷私。市不預價。
城郭不閉。見利不爭。風雨時若。人無夭枉。物
無疵癘。虎豹不妄噬。鸞鳥不妄搏。裔夷之人
罔不來享。鳳凰巢于阿閣。麒麟遊于苑囿焉。
唐堯治天下五十年。不知天下治與不治。與億
兆頽戴已與不頽戴已與。問左右左右不知。
問外朝外朝不知。問在野在野不知。乃微服
遊於康衢。聞童謠曰。立我烝民。莫匪爾極。不

識不知。順帝之則。又有老人含哺鼓腹。擊壤而歌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何有於我哉。

虞舜有大聖之德。格于父母。諧于兄弟。孝友之至。通于神明。耕歷山人皆讓畔。漁雷澤人皆讓居。陶河濱。器不苦窳。及為天子。天下化之。故孔子稱之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歟。夫何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

夏禹方懋厥德。罔有天災。山川鬼神亦莫不寧。

暨鳥獸魚鼈咸若。

五倫書卷十

二

商成湯布昭聖武。代虐以寬。兆民允懷。○子惠困窮。民服厥命。罔有不悅。

周文王為西伯。虞芮之君爭田。久而不平。相謂曰。西伯仁人也。盍往質焉。乃如周。入其境。耕者讓畔。行者讓路。入其邑。男女異路。斑白不提挈。入其朝。士讓為大夫。大夫讓為卿。二國之君相謂曰。吾所爭。周人所恥。吾等小人。不可以履君子之庭。祇取辱耳。遂相讓。以所爭

田為閑田而退。天下聞之。歸文王者四十餘國。

康王敬恭神人。四夷賓服。海內晏然。百姓興於禮義。囹圄空虛。刑措不用。四十餘年。有唐虞世之風焉。

漢文帝專務以德化民。故當時吏安其官。民樂其業。畜積歲增。戶口寢息。風流篤厚。禁網疏闊。斷獄四百。有刑措之風。天下大和。百姓給足。

五倫書卷十

三

唐太宗嘗與羣臣語及教化。魏徵曰。飢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封德彝非之。徵曰。五帝三王不易民而化。行帝道而帝。行王道而王。顧力行何如耳。帝從徵言。勤而撫之。天下大稔。斗米三四錢。終歲斷死刑纔十九人。東至于海。南及五嶺。皆外戶不閉。行旅不齎糧。取給於道路焉。帝曰。此魏徵勸我行仁義之效。惜封德彝不及見之。

宋太祖自建隆以來。務農興學。慎罰薄斂。與世

休息。迄于丕平。治定功成。制禮作樂。在位十有七年之間。聲明文物之治。道德仁義之風。於漢唐蓋無讓焉。

仁宗恭儉仁恕。敬天重民。吏治殘刻之人。決獄多平允之士。君臣上下。惻怛之心。忠厚之政。所以培壅國本者厚矣。升遐之日。雖深山窮谷之人。莫不奔走悲號而不能已也。

金世宗明禍亂之故。知吏治之得失。即位五載。南北講好。與民休息。躬節儉。崇孝弟。信賞罰。

五倫書卷十

四

重農桑。慎守令之選。嚴廉察之責。却任得敬。分國之請。拒趙位寵。郡縣之獻。孳孳為治。夜以繼日。當時羣臣守職。上下相安。家給人足。倉廩有餘。刑部斷死罪。或十七人。或二十人。號稱小堯舜。

元太宗時。華夏殷富。庶民樂業。行旅不齎糧。時稱治平。

國朝洪武三年二月。

太祖皇帝行後苑。見巢鵲。矧翼之勞。喟然歎曰。

禽鳥劬勞。若是。況人母子之恩乎。乃令羣臣有親老者。許歸養。時故元鎮撫陳興被俘。來京。恩待甚厚。興言有母在嵩州。年八十餘。欲求歸養。即賜白金衣帽遣之。興辭。

太祖顧謂侍臣曰。孝弟之性。天下皆同。陳興雖武夫。聞朕言。即愴然思歸。朕始不知其有母。若知之。肯令其遠遠耶。人壽不過百歲。今其母年已八十餘。萬一不得相見。興有無窮之痛。興歸。母子相見。其樂宜何如。侍臣曰。

五倫書卷十

五

陛下以孝治天下。推測人情。無微不燭。非惟一家之老者得所。天下之惇獨鰥寡。皆蒙其惠矣。

太祖曰。人情莫不愛其親。必使之得盡其孝。一人孝而衆人皆趨於孝。此風化之本也。故聖王之於天下。必本人情而為治。○洪武二十二年十一月乙丑。

太祖御謹身殿。翰林學士劉三吾侍。因論治民之道。三吾言南北風俗不同。有可以德化。有

當以威制。

太祖曰。地有南北。民無兩心。帝王一視同仁。豈有彼此之間。汝謂南方風氣柔弱。故可以德化。北方風氣剛勁。故當以威制。然君子小人。何地無之。君子懷德。小人畏威。施之各有攸當。烏可槩以一言乎。三吾悚服。稽首而退。

勤政

夏禹受舜禪。一饋十起。以勞天下之民。商湯昧爽不顯。坐以待旦。

五倫書卷十

六

大戊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祇懼。不敢荒寧。故享國七十有五年。

武丁不敢荒寧。嘉靖殷邦。至于小大無時或怨。故享國五十有九年。

周文王自朝至于日中。具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不敢盤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

漢文帝絕秦之跡。除其亂法。躬親本事。廢去淫末。為天下興利除害。變法易故。以育羣生。以安海內。

宣帝興于閭閻。知民事之艱難。躬理萬幾。厲精為治。吏稱其職。民安其業。

光武每旦視朝。日昃乃罷。數引公卿。將講論經理。夜分乃寢。皇太子見帝勤勞不怠。乘間諫曰。陛下有禹湯之明。而失黃老養性之道。願願愛精神。優游自寧。帝曰。我自樂此。不為疲也。

南陳文帝起自布衣。知百姓疾苦。國家資用務從儉約。妙識真偽。下不容姦。每夜刺閨取外

五倫書卷十

七

事。分判者前後相續。敕鷄人伺漏。傳籤於殿中者。令投籤於階石上。鎗然有聲。云吾雖得眠。亦令驚覺。其自強若此。

唐太宗謂裴寂曰。比多上書言事者。朕皆黏之屋壁。得出入省覽。數思治道。或深夜方寢。公革亦當恪勤職業。副朕此意。

憲宗嘗盛夏召李絳對延英殿。帝汗浹衣。絳欲趨出。帝曰。與卿講天下事。乃甚樂也。絳或無所論。帝輒詰所以。然又嘗謂宰臣曰。天

下事重不可一日曠廢。若遇連假不坐。有事即詣延英請對。崔羣以殘暑方甚。目同列將退。帝止之曰。數日一見卿等。雖暑熱朕不為勞。

文宗恭儉儒雅。出於天性。嘗讀太宗政要。慨然慕之。及即位。銳意於治。每延英對宰臣。率漏下十一刻。唐制天子以隻日視朝。乃命輟朝。放朝皆用隻日。凡除吏必召見訪問。親察其能否。故太和之初。政事脩飭。號為清明。

五倫書卷十

八

宋太宗每旦朝罷。登崇政殿決事。日中未食。淳化中。謝泌請退朝進食。畢然後決事。帝不聽。嘗語近臣曰。天下事日日聽斷。尚恐不及。唐末諸帝多深居。何也。

真宗即位。每旦御前殿。中書樞密院三司開封府審刑院及講讀官。以次奏事。辰後入宮。上食。少時出坐後殿閱武事。至日中罷。夜則召侍讀侍講學士詢問政事。或至夜分還宮。其後率以為常。

仁宗慶曆三年。右正言余靖奉使契丹入辭。書所奏事于笏。各用一字為目。仁宗顧見之。問其所書者何。靖以實對。仁宗指其字一一問之。盡而後已。其聽納不倦如此。

國朝洪武元年。

太祖皇帝謂侍臣曰。朕念創業之艱難。日不暇食。夜不安寢。侍臣對曰。

陛下日覽萬幾。未免有勞。聖慮。

五倫書卷一

九

上曰。汝曹不知創業之初。其功實難。守成之後。其事尤難。朕安敢懷宴安而忘艱難哉。○十年九月。謂侍臣曰。前代庸君暗主。莫不以垂拱無為藉口。縱恣荒寧。不親政事。孰不知治天下者。無逸然後可逸。若以荒寧怠政為垂拱無為。帝舜何為曰。耄期倦于勤。大禹何以惜寸陰。文王何以日昃不食。且人君日理萬幾。怠心一生。則庶務壅滯。貽患不可勝言。朕即位有年。常以勤勵自勉。未旦即臨朝。晡時

而後還宮夜卧不能安席披衣而起或仰觀天象見一星失次即為憂惕或量度民事有當速行者即次第筆記待旦發遣朕非不欲整安但祇畏天命不敢故爾朕言及此者但恐羣臣以天下無事便欲逸樂股肱既惰元首叢脞民何所賴書云功崇惟志業廣惟勤爾羣臣但能以此為勉朕無憂矣羣臣皆頓首受命

永樂四年正月

五倫書卷十

十

太宗皇帝御右順門晚朝百官奏事畢皆趨出召六部尚書及近臣諭曰早朝四方所奏事多君臣之間不得盡所言午後事簡卿等有所欲言可從容陳論毋以將晡朕倦於聽納蓋朕有所欲言者亦欲及此時與卿等計議又曰朕每旦四鼓以興衣冠靜坐是時神清氣爽則思四方之事緩急之宜必得其當然後出付所司行之朝退未嘗輒入宮中間取四方奏牘一一省覽其有邊報及水旱等事

即付所司施行宮中事亦多須伺外朝事畢方與處置閒暇則取經史覽閱未嘗敢自暇逸誠慮天下之大庶務之殷豈可須臾怠惰一怠惰則百度弛矣卿等宜體朕此意相與勤勵無厭敷也自今凡有事當商略者皆於晚朝來庶得盡委曲

制治

伏羲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旁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始畫八

五倫書卷十

十一

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制嫁娶以儷皮為禮結網罟以教佃漁養犧牲以庖廚以龍紀官作二十五弦之瑟以木德王天下

神農斲木為耜揉木為耒始教耕種嘗百草始有醫藥作五弦之琴教人日中為市交易而退各得其所以火德王天下

唐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氾濫於天下草木暢茂禽獸蕃殖五穀不登禽獸逼人獸蹄鳥

跡之道交於中國。堯獨憂之。舉舜而敷治焉。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禽獸逃匿。禹疏九河。濬濟漯。而注諸海。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後中國可得而食也。

虞舜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庶績咸熙。分北

三苗

夏禹之治天下也。六府孔修。庶土交正。底慎財賦。咸則三壤。成賦中邦。錫土姓祗。台德先不距朕行。

五倫書卷十

十三

商成湯表正萬邦。績禹舊服。茲率厥典。奉若天命。制官刑。儆于有位。曰。敢有恒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敢有殉于貨色。恒于遊畋。時謂淫風。敢有侮聖言。逆忠直。遠耆德。比頑童。時謂亂風。惟茲三風。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喪邦。君有一于身。國必亡。臣下不匡。其刑墨。具訓于蒙士。

周文王五畝之宅。樹牆下以桑。匹婦蠶之。則老者足以衣帛矣。五母雞。二母彘。無失其時。老

者足以無失肉矣。百畝之田。匹夫耕之。八口之家。足以無飢矣。

武王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建官惟賢。位事惟能。重民五教。惟食喪祭。惇信明義。崇德報功。垂拱而天下治。

成王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官不必備。惟其人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貳公弘化。寅亮天地。弼予一人。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司徒掌邦教。較五典。

五倫書卷十

十三

擾兆民。宗伯掌邦禮。治神人。和上下。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倡九牧。阜成兆民。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考制度于四岳。諸侯各朝于方岳。大明黜陟。

列國。齊桓公葵丘之會。諸侯束牲載書而不歃血。初命曰。誅不孝。無易樹子。無以妾為妻。再命曰。尊賢育才。以彰有德。三命曰。敬老慈幼。

無忘賓旅。四命曰：士無世官，官事無攝，取士必得，無專殺大夫。五命曰：無曲防，無遏糴，無有封而不告。

漢高祖初順民心，作三章之約。天下既定，命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敖定章程，叔孫通制禮儀，又與功臣剖符作誓，丹書鐵券，金匱石室，藏之宗廟，雖日不暇給，規摹宏遠矣。文帝承高祖掃除煩苛，與民休息之後，加之恭儉安養天下，是以當時移風易俗，黎民

五倫書卷十

十四

醇厚，幾致刑措。

武帝疇咨海內，舉其俊茂，與之立功，興太學，脩郊祀，改正朔，定曆數，協音律，紹周後，號令文章煥焉可述。

宣帝興于閭閻，知民事之艱難，厲精為治，五日一聽事，自丞相已上，各奉職奏事，數奏其言，考試功能，侍中尚書功勞當遷，及有異善，厚加賞賜。至于子孫，終不改易，樞機周密，品式備具，上下相安，莫有苟且之意，及拜刺史

守相，輒親見問，觀其所由，退而考察所行，以質其言，有名實不相應，必知其所以然，常稱曰：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亡歎息愁恨之聲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乎。以為太守吏民之本，數變易則下不安，民知其將久，不可欺罔，乃服從其教化，故二千石有治理効，輒以璽書勉勵，增秩賜金，或爵至關內侯、公、卿，缺則選諸所表以次用之。是故漢世良吏，於是為盛，稱中興焉。

五倫書卷十

十五

明帝遵奉建武制度，無所變更。后妃之家，不得封侯與政，公車以反支日不受章。帝聞而恠曰：民廢農桑，遠來詣闕，而復拘以禁忌，豈為政之意乎？於是遂蠲其制。尚書閻章二妹為貴人，而章久次當遷重職，帝為後宮親屬，竟不用。是以吏得其人，民安其業，遠近畏服，戶口滋殖焉。

唐太宗貞觀元年，以民少吏多，思革其弊，命大加併省。因山川形便，為十道。一曰關內，二曰

河南。三曰河東。四曰河北。五曰山南。六曰隴
右。七曰淮南。八曰江南。九曰劔南。十曰嶺南。
○帝嘗指殿屋謂侍臣曰。治天下如建此屋。
營構既成。勿數改移。苟易一椽。正一瓦。踐履
動搖。必有所損。若慕竒功。變法度。不恒其德。
勞擾實多。

宋太祖承五季之亂。厭人主苛暴。以聰明仁恕
服天下之心。紹周之初。市不易肆。藩鎮強盛。
削之以漸。多用儒臣出理郡國。置諸州通判。

五倫書卷十

十六

以分刺史之權。繇是節鎮勢。輕禍亂。不作專
務。養民罷却貢獻。禁進羨餘。晚節好讀書。嘗
歎曰。四凶之罪。止於流放。何近代法網之密
耶。其并諸國。必招之不至。然後用兵。及其既
降。皆不加戮。

太宗沉謀英斷。儉勤納諫。閱農慎刑。好學重
儒。故能削平海內。功業炳然。

元世祖詔新立條格。省併州縣。定官吏負數。分
品。從官職。給俸祿。頒公田。計月日以考殿最。

均賦役。招流移。禁勿擅用官物。勿以官物進
獻。勿借易官錢。勿擅科差役。凡軍馬勿得停
泊。詞訟不得隔越。陳訴。恤鰥寡。勸農桑。驗雨

澤。平物價。具盜賊。囚徒。起數月。申省部。又頒
陝西四川西夏中興北京三處行中書條格。
定立諸王使臣驛傳稅賦差發。不許擅招民
戶。不得以銀與非投下人為幹脫。禁口傳勅
旨。及追呼省臣官屬。嘗召史天澤問治道。天
澤具疏對。言當立省部以正紀綱。設監司以

五倫書卷十

十七

督諸郡。霽恩澤。以安反側。退貪殘。以任賢能。
頒俸祿。以養廉。禁賄賂。以防奸。悉聽之。次第
舉行。

國朝甲辰五月。

太祖皇帝朝罷。退御白虎殿。閱漢書。侍臣宋濂
孔克仁等在側。

上顧謂濂等曰。漢之治道。不能純乎三代者。其
故何也。克仁對曰。王霸之道。雜故也。

上曰。高祖創業之君。遭秦滅學之後。干戈戰爭。

之餘。斯民憔悴。甫就蘇息。禮樂之事。固所未講。獨念孝文為漢令主。正當制禮作樂。以復三代之舊。乃逡巡未遑。遂使漢家之業。終於如是。夫賢如漢文。而猶不為。將誰為之。帝王制作。貴不違時。三代之王。蓋有其時。而能為之。若漢文。有其時。而不為者。也可不惜哉。

五倫書卷之十

五倫書卷之十

十八

五倫書卷之十一

漢書

唐肅宗曰。咨汝義暨和。暮三百有六旬。有六日。

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允釐百工。庶績咸熙。

虞舜詢于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咨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時。柔遠能邇。惇德允元。而難

任人。蠻夷率服。○咨禹。汝平水土。惟時懋哉。

五倫書卷之十一

一

○帝曰。棄。黎民阻飢。汝后稷播時百穀。帝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帝曰。皋陶。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汝作士。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惟明克允。○咨垂。汝共工。○咨益。汝作朕虞。○咨伯。汝作秩宗。夙夜惟寅。直哉惟清。○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胥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帝曰。龍。朕聖讒說殄行。震驚朕師。命汝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惟允。帝曰。

咨汝二十有二人。欽哉。惟時亮天工。

商高宗相傅說。命之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若金。用汝作礪。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啓乃心。沃朕心。

周成王命微子啓。為上公。於宋。以奉湯祀。曰。爾惟踐修厥猷。舊有令聞。恪慎克孝。肅恭神人。予嘉乃德。曰。篤不忘。上帝時歆。下民祗協。庸建爾于上公。尹茲東夏。嗚呼。往哉。惟休。無替朕命。○命周公治洛。曰。公明保予冲子。公

五倫書卷十一

稱丕顯德。以予小子。揚文武烈。奉答天命。和恒四方。民居師。○命君陳代周公。監殷頑民于下都。曰。爾惟弘周公丕訓。無依勢作威。無倚法以削。寬而有制。從容以和。殷民在辟。予曰。辟。爾惟勿宥。予曰。宥。爾惟勿宥。惟厥中有弗若于汝政。弗化于汝訓。辟以止辟。乃辟。狂于姦宄。賊常亂俗。三細不宥。爾無忿疾于頑。無求備于一夫。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簡厥修。亦簡其或不修。進厥良。以率其或

不良。惟民生厚。因物有遷。違上所命。從厥攸好。爾克敬典。在德。時乃罔不變。允升于大猷。惟予一人膺受多福。其爾之休。終有辭於永

世

康王命畢公保釐東郊。曰。嗚呼。父師。今予祗命公。以周公之事。往哉。旌別淑慝。表厥宅里。彰善癉惡。樹之風聲。弗率訓典。殊厥井疆。俾克畏慕。申畫郊圻。慎固封守。以康四海。政貴有恒。辭尚體要。不惟好異。商俗靡靡。利口惟

五倫書卷十一

三

賢。餘風未殄。公其念哉。嗚呼。罔曰弗克。惟既厥心。罔曰民寡。惟慎厥事。欽若先王成烈。以休于前政。

穆王命君牙為大司徒。曰。今命爾予翼。作股肱心膂。績乃舊服。無忝祖考。夏暑雨。小民惟曰怨咨。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咨。厥惟艱哉。思其艱。以圖其易。民乃寧。嗚呼。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啓佑我後人。咸以正罔缺。爾惟敬明乃訓。用奉若于先王。對揚文

武之光命。追配于前人。○命伯固為太僕正。曰：惟予一人無良。實賴左右前後有位之士。匡其不及。繩愆糾繆。格其非心。俾克紹先烈。今予命汝作大正。正于群僕侍御之臣。懋乃后德。交脩不逮。慎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其惟言士。僕臣正。厥后克正。僕臣諛。厥后自聖。后德惟臣。不德惟臣。爾無昵于憚人。充耳目之官。迪上以非先王之典。非人其吉。惟貨其吉。若時瘝厥官。惟爾大弗克祗厥辟。惟予汝辜。王曰：嗚呼。欽哉。永弼乃后于彝憲。

漢光武南定河內而難其守。問於鄧禹曰：諸將誰可使守河內者。禹曰：寇恂文武備足。有牧人御眾之才。非此子莫可使也。乃拜恂河內太守。行大將軍事。帝謂恂曰：河內完富。吾將因是而起。昔高祖留蕭何守關中。今吾委公以河內。堅守轉運。給足軍糧。率厲士馬。防遏他兵。勿令北渡而已。寇恂至河內。果能勝任。

五倫書卷十一

光武喜曰：吾固知寇子翼可任也。○建武元年。遣使策前將軍鄧禹為大司徒。曰：禹深執忠孝。與朕謀謨。帷幄決勝千里。孔子曰：自吾有回。門人日親。斬將破軍。平定山西。功效尤著。百姓不親。五品不訓。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今遣奉車都尉授封為鄼侯。食邑萬戶。章帝元和二年。詔三公曰：夫俗吏矯飾外貌。似是而非。朕甚饜食之。甚苦之。安靜之吏。悃悞無華。日計不足。月計有餘。如襄城令劉方。吏民同聲謂之不煩。雖未有它異。斯亦殆近之矣。夫以苛為察。以刻為明。以輕為德。以重為威。四者或興。則下有怨心。吾詔書數下。冠蓋接道。而吏不加治。民或失職。其咎安在。勉思舊令。稱朕意焉。

五倫書卷十一

晉武帝咸寧初。命山濤為尚書僕射。加侍中。手詔戒之曰：夫用人惟才。不遺疎遠。單賤天下便化矣。元帝以諸葛恢為會稽太守。臨行置酒。謂曰：

今之會稽。昔之關中。足食足兵。在於良守。以君有蒞政之方。是以相屈。

成帝咸康四年。冊太傅王導為丞相。曰。維稽古昔。建爾于上公。永為晉輔。往踐厥職。敬敷道訓。以亮天工。不亦休哉。公其戒之。

唐太宗謂左僕射房玄齡曰。卿為百司之首。佐理陰陽。朕有不逮。宜矯其失。謂吏部尚書侯君集曰。職在選舉。發言朕聽。宜屏黜不肖。進用賢才。謂戶部尚書唐儉曰。朕情存兆庶。誠

不懈怠。宜知其疾苦。體其虛實。謂工部尚書杜楚客曰。人君欲竒服異器。以散府嚴。當諫而勿為也。謂鴻臚卿劉善固曰。今遠方之人朝貢不絕。來數則煩迎送。拒之便絕通和。宜處之以道。令懷而不怨。朕欲庶幾唐虞。亦欲卿等齊肩稷契耳。書云。可愛非君。可畏非民。天子者。有道則人推而為王。無道則人棄而不用。誠可畏也。○貞觀二年。以王珪為侍中。帝謂珪曰。國家本置中書門下。以相檢察。正

以人心所見。互有不同。苟論難往來。務求至當。捨己從人。亦復何傷。比來或護己短。遂成怨隙。或避私怨。知非不正。順一人之顏情。為兆民之深患。此乃亡國之政。煬帝之世是也。當時群臣如此。必皆自謂有智。禍不及身。及天下大亂。家國兩亡。其幸免者。亦為時論所貶。終古不磨。卿曹各當徇公忘私。勿雷同也。○十六年。以魏徵為太子太師。時太子承乾與魏王泰交惡。帝曰。當今忠蹇貴重。無踰魏

徵。遣傳太子慰天下之望。羽翼固矣。即拜太子太師。徵以疾辭。詔答曰。漢太子以四皓為助。我賴公。即其義也。公雖卧病。可擁全之。高宗時。薛元超拜中書令。帝幸洛陽。留輔太子監國。勅曰。朕留卿若失一臂。顧太子未習庶事。關中事務。卿悉專之。○龍朔二年五月丙申。以大司憲竇德玄為司元太常伯。左肅機源直心為奉常正卿。劉祥道正授司刑太常伯。守司宰正卿。駙馬都尉薛瓘為司宗正

卿司刑少常伯侯善業為守祥刑正卿蘭臺侍郎弘文館學士上官儀為西臺侍郎檢校左相許圜師為左相司列少常伯郝處俊為太子左中護左中護賀蘭敏之為左侍極弘文館學士德玄等所授官並帝自注定及許圜師等入謝帝謂曰構大厦者必藉群材理天下者必資良佐比來食祿之官多不稱職或遞相朋附或忘公徇私庶政未康咸由於此我所以就中揀擇親注此官宜各用心勿

五倫書卷十一

踵前弊無令後人嗤失鑒也

玄宗以黃門侍郎王丘中書侍郎崔沔吏部侍郎王易等為諸州刺史因勅宰臣曰朕欲妙擇牧宰以崇教化亦欲重其資望以勵衣冠自今已後三省侍郎缺須求曾任刺史者郎官缺須求曾任縣令者

憲宗以裴均同平章事謂均曰以太宗玄宗之明猶藉輔佐以成其理況如朕不及先聖萬倍者乎卿其勉之

宋太宗以宋琪李昉平章事李穆呂蒙正李至參知政事張齊賢王沔同簽署樞密院事帝謂琪等曰世之治亂在賞當其功罰當其罪即無不治謂為飾喜怒之具即無不亂卿等慎之又謂蒙正曰凡士未達見當世之務戾于理者則怏怏于心及列于位得以獻可替否當盡其所蘊言雖未必盡中亦當僉議而更之俾協于道朕固不以崇高自恃使人不敢言也○帝欲相呂蒙正以其新進籍趙普

五倫書卷十一

舊德為之表率會普以籍田入朝帝遂留為太保兼侍中謂之曰卿勿以位高自縱勿以權勢自驕但能謹法度舉賢能明賞罰珥愛憎何憂不治卿勿面從古人恥其君不如堯舜卿其念哉普頓首謝遂拜蒙正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神宗以進士范育為涇陽令育以養親告歸既而從張載學有薦之者召見授崇文校書監察御史裏行帝諭之曰書稱聖說珍行

此朕任御史之意也

孝宗即位召張浚赴行在賜手書曰朕初膺付托以眇然一身當萬機之煩夙夜祗懼未知攸濟公為元老宜輔朕初政公其疾驅副朕至意浚遂就道至即引見帝改容曰久聞公名今朝廷所恃惟公賜坐降問再四浚言人主以務學為先人主之學本於一心一心合天何事不濟所謂天者天下之公理而已必兢業自持使清明在躬則賞罰舉措無有不當人心自歸醜虜自服遂以浚為少傅江淮宣撫使封魏國公

元仁宗延祐六年以御史中丞禿禿合為御史大夫諭之曰御史大夫職任至重以卿勲舊故特授汝當思乃祖乃父忠勤王室仍以古名臣為法否則將墜汝家聲負朕委任之意又諭學士忽都魯兒迷失虞集等曰昔我祖宗睿知聰明其於致理之道生而知之朕早歲跋涉艱阻視我祖宗既乏生知之明於國

家治體豈能周知故立奎章閣置學士負以祖宗明訓古昔治亂得失日陳於前卿等其悉所學以輔朕志若軍國機務自有省院臺任之非卿等責也其勿復辭英宗登極拜住拜平章政事進左丞相帝諭之曰朕委卿以大任以乃祖木華黎佐太祖安童相世祖卿念祖宗令聞豈有不盡心者乎拜住再拜曰陛下委臣以大任臣有所畏者三畏辱祖宗畏天下事大識見有未盡畏年少不克負荷無以報聖恩惟陛下時加訓飭幸甚

國朝吳元年五月置福建行省以福州漳泉建寧邵武興化延平八府隸之命中書省參政蔡括為參政

太祖諭之曰君子立身行己莫先於辨義利夫義者保身之本利者敗名之源常人則惟利是趨而不知有義君子則惟義是守而竟忘乎利此所以異於常人者也福建地瀕海民

物富庶。番舶往來。私交者衆。往時官吏多為利誘。陷于罪戾。今命卿往。必堅所守。毋蹈其非。指對曰。臣以菲薄。叨承恩命。敢不盡公以報。

太祖曰。公即無私義之謂也。私即亡公利之謂也。要公之一字。亦未易言。此心如止水明鏡。無分毫私意累之。然後揆事度物。廓然無滯。若使胷中微有芥蒂。即不得為公矣。卿宜勉之。○洪武三年六月。以大都督府都督僉事

五倫書卷十一 十三

張溫兼陝西行都督府僉事。溫先從大將軍攻蘭州有功。及是入謝。

太祖諭之曰。蘭州之捷。可謂奇功。夫將帥之道。有功不伐。則功益顯。恃功驕恣。則名益隳。故仁者不矜其功。而智者克成其名。仁智兼全。所向無敵。若乏仁智。雖有勇士百萬。不足恃也。古者仁智之將。撫摩安輯。見情達變。坐而制勝。以樹勳立名於當時者。國家莫不倚重之。功名始終。萬古不朽。其悍驕恣橫之人。雖

能成功。卒至敗亡者。蓋勇有餘而仁智不足也。古稱高而不危。滿而不溢。又曰。功蓋天下。守之以謙。爾能守此為戒。則可以長保富貴矣。○洪武四年五月丁巳。以李守道詹同為吏部尚書。

太祖諭之曰。吏部者。衡鑑之司。鑑明則物之妍媸無所遁。衡平則物之輕重得其當。蓋政事之得失在庶官。任官之賢否由吏部。任得其人。則政理民安。任非其人。則瘵官曠職。卿等

五倫書卷十一 十三

居持衡秉鑑之任。宜在公平。以辨別賢否。毋但庸庸碌碌充位而已。○洪武十年七月甲申。置通政使司。掌出納諸司文書。敷奏封駁之事。時官制初立。

太祖重其任。頗難其人。刑部主事曾秉正新擢陝西參政。未行。

太祖遂命秉正為通政使。以應天府尹劉仁為左通政。諭之曰。壅蔽於言者。禍亂之萌。專恣於上者。權姦之漸。故必有喉舌之司。以通上

下之情以達天下之政。昔者虞之納言，唐之門下省，皆其職也。今以是職命卿等。官以通政為名，政猶水也。欲其常通，無壅遏之患。卿其審命，令以正百司。達幽隱以通庶務。當執奏者，勿忌避。當駁正者，勿阿隨。當敷陳者，無隱蔽。當引見者，無留難。毋巧言以取容，毋苛察以邀功。毋讒間以欺罔。公清直亮，以處厥心。庶不負委任之意。

永樂元年十二月丁亥。

五倫書卷十一

古

太宗謂吏部尚書蹇義、左都御史陳瑛等曰：為國牧民，莫切於守令。守令賢則一郡一邑之民有所恃，而不得其所者寡矣。如其不賢，當速去之。蓋吏部選授，出一時倉猝，未能悉其才行，必考察所行，乃見賢否。其令巡按監察御史及按察司，凡府州縣官到任半歲之上者，察其能否廉貪之實具奏。

求言

虞舜謂禹曰：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

夏禹即天子位，懸鐘鼓磬鐸。韶音陶，有柄，有以待四方之士。為銘於篋。篋，樂器所懸也。曰：教寡人以道者擊鼓，諭以義者擊鐘，告以事者振鐸。語以憂者擊磬。有獄訟者搖韶。商太甲謂伊尹曰：既往背師保之訓，弗克于厥初。尚賴匡救之德，圖惟厥終。

高宗命傅說曰：昔哉說，乃言惟服，乃不良于言。予罔聞于行。

列國趙簡子有臣周舍，好直諫，舍死。簡子退朝

五倫書卷十一

十五

常不悅。大夫請罪簡子曰：大夫無罪。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諸大夫朝徒聞唯唯，不聞舍之諤諤，是以憂也。

漢文帝三年五月，詔曰：古之治天下，朝有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所以通治道而來諫者也。今法有誹謗妖言之罪，是使衆臣不敢盡情，而上無由聞過失也。將何以來遠方之賢良，其除之。

宣帝地節三年九月地震，詔求直言曰：乃者

地震朕甚懼焉有能箴朕過失以匡不逮毋諱有司

光武建武六年冬十月丁丑詔曰吾德薄不明寇賊為害強弱相凌元元失所詩云日月告凶不用其行永念厥咎內疚於心其勅公卿舉賢良方正各一人百僚並上封事無有隱諱

晉武帝泰始二年九月散騎常侍皇甫陶傳玄共掌諫職上疏言事詔曰二常侍懇懇於所

五倫書卷十一 十六

論可謂乃心欲佐益時事者也而主者率以常制裁之豈得不使發憤邪二常侍所論或舉其大較而未備其條目亦可便令作之然後主事八坐廣共研精凡關言人主人臣所至難而人主若不能虛心聽納自古忠臣直士之所慷慨至使杜口結舌每念於此未嘗不歎息也故前詔敢有直言勿有所拒庶幾得以發蒙補過獲保高位苟言有偏善情在忘益雖文辭有謬誤言語有得失皆曠然恕

之古人猶不距誹謗况皆善意在可採錄乎近者孔鼂秦母和皆按以輕慢之罪所以皆原欲使四海知區區之朝無諱言之忌也

後魏孝文帝承明元年十月詔曰朕纂承皇極照臨萬方思闡遐風光被兆庶使朝有不諱之音野無自救之響疇咨帝載詢及芻蕘自今已後群公卿士下及吏民各聽上書直言極諫勿有所隱諸有便宜益治利民可以正風俗者有司以聞朕將親覽與三事大夫論其可否裁而用之

五倫書卷十一 十七

唐高祖每與杜正倫韋挺虞世南姚思廉論事稱旨帝為設宴具召四人者謂曰我聞神龍可擾以馴然領下有逆鱗嬰者死人君亦有之卿屬遂犯吾鱗禪闕失朕豈慮有危亡哉思卿至意故舉酒以相樂○武德元年孫伏伽詣闕以三事上諫帝大悅時軍國多事賦歛繁重伏伽屢奏請改革舊政帝並納之因謂裴寂曰隋末無道上下相蒙主則驕矜臣

唯諂佞。上不聞過。下不盡忠。至使社稷傾危。身死匹夫之手。朕撥亂反正。念在安人。平亂任武臣。官方委文吏。庶得各展器能。以裨不逮。比每虛心接待。冀聞讜言。然唯李綱差盡忠款。伏伽可謂誠直。餘人猶踵弊風。俛首而已。豈朕所望哉。

太宗貞觀元年正月。謂侍臣曰。正主任邪臣。不能致治。正臣事邪主。不能致治。唯君臣相遇。有同魚水。則可得安天下也。昔漢高祖田

五倫書卷十一

十八

舍翁耳。提三尺劍而定天下。既而規遠流慶。子孫。此蓋任得賢人之所致也。後世稱羨不容於口。朕雖不明。關於學問。至乎大好大惡。容或知之。幸諸公數相諫。○十八年。劉洎遷侍中。帝謂侍臣曰。夫人臣之對帝王。多順旨而不逆。甘言以取容。朕今發問。欲聞已過。卿等須言朕愆失。長孫無忌。李勣。楊師道等咸曰。陛下聖化致太平。臣等不見其失。劉洎曰。陛下化高萬古。誠如無忌等言。然頃上書有

不稱旨者。或面加窮詰。無不慙退。恐非獎進言者之路。帝曰。卿言是也。當為卿改之。時太宗每與公卿言及古今。必詰難至再。洎復上書諫。御筆為飛白。答之曰。非慮無以臨下。非言無以述慮。比有談論。遂致煩多。輕物驕人。恐由茲道。形神心氣。非此為勞。今聞讜言。虛懷以改。

高宗永徽五年正月。以天旱。手詔京官文武九品已上。及朝集使。各進封事。極言厥咎。又

五倫書卷十一

十九

嘗謂五品已上曰。往日不離膝下。旦夕侍奉。時見五品以上論事。或有仗下面奏。或有進狀論者。終日不絕。豈今時無事。公等何不言也。自今已後。宜數論事。若不能面奏。任各進狀。

肅宗乾元二年三月。詔曰。昔公卿面諫。載在簡冊。今僕陸秦亦惟舊章。所以下竭其忠。上聞其過。君臣同德。豈不盛歟。公卿已下有能論時政之非。箴朕躬之闕。有益於國。有利於

人宜盡昌言。以救時弊。朕必當行。終無諱者。朝廷用一人。擢一職。或有不當。亦任奏論。在京文武五品已上。正負清資。官各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一人。任自封進。兩省官十日一上封事。宜論得失。無假文言。

代宗廣德二年三月。詔曰。為政者宣之使言。作事者稽之于衆。切於求道。務以從人。將明目而達聰。亦理煩而去惑。經國之體。庶無闕焉。文武百官及諸色人等。有論時政得失上

五倫書卷十一 二十

封事者。狀出後。宜令左右僕射尚書及左右丞御史大夫中丞等於尚書省詳議可否。具狀聞奏。其所上封事。除常參官外。有詞理可觀。或幹能堪用者。亦宜具言。詳議官中或見不同者。即任別狀奏聞。

德宗興元元年九月。帝謂宰相曰。今大盜雖除。時猶多艱。宜廣延納。以達衆情。近日朝官諫臣。都不陳奏外事。人之利病。朕何以知之。自今每衙及延英坐日。常令朝官三兩人面

奏時政得失。庶有弘益。又須精擇諫官。俾極言無隱。

憲宗元和二年十二月。謂宰臣曰。朕近讀貞觀政要。粗見當時之事。以太宗神武。每有一事。少涉過差。群臣進諫者。往復數四。況朕寡昧。自今每有事。不得中者。卿須十論。不得一二而已。

五代周世宗顯德元年三月。詔曰。文武班列。親近臣僚。愛國誠堅。致君心切。苟或聞朕躬之

五倫書卷十一 三十一

過失。觀時政之否臧。無惜敷陳。以輔寡昧。苦口良藥。逆耳忠言。裨益滋多。翹佇惟切。今後內外臣僚。或有所見。及有所裨。贊可具實封章表以聞。或欲面對。便仰閤門使。非時引見。宋太祖建隆二年。詔今每月內殿起居。百官以次轉對。並指陳時政得失。事有急切。許非時入閣上章。不候次對。

太宗嘗謂門下侍郎昭文館大學士宋琪等曰。在昔帝王。多以崇高自處。顏色嚴毅。左右

無敢貢言者。朕與卿等周旋款曲。商確時事。蓋欲通上下之情。無有壅蔽。卿等但直道而行。無得有所顧避。琪謝曰。臣等非才。待罪相府。陛下曲賜溫顏。令盡愚懇。敢不傾竭。以副聖意。○雍熙元年六月丁亥。詔求直言。曰。朕以不敏。托於北人之上。夙夜罔敢荒寧。賴九廟儲祥。上玄降祐。萬務粗治。于今九年。而數日前。迅雷之中。烈火遽作。既延災於正殿。蓋示譴於眇躬。祇畏震驚。罔敢寧處。上天儆戒。

五倫書卷十一

三

必有由焉。豈非燭理之所不明。賞罰之所未當。物情尚多於壅塞。政治未洽於和平。生民未息於瘡痍。獄訟未除於枉撓。賦調未得均一。賢良多所淹滯。有一于此。足敗政經。載深御朽之誠。思啓納言之路。卿等列于有位。咸切致君。所宜各竭忠規。共伸讜議。揚朝廷之缺失。陳時務之否臧。宜罄乃心。必期無隱。朕將親覽。用自儆焉。

真宗大中祥符八年。求直言。詔曰。朕欽承大

寶。祇勵小心。膺眷佑之無疆。荷靈禧之狎至。少虧周慎。俄有震驚。雖曰因人。敢忘克己。乃禁王元儼宮。不謹遺燼。遽致延燒。昏夕之間。撲滅靡及。逢明之際。士伍駢臻。尚賴群心。率力盡瘁。殿庭連屬。不免致焚。官禁回環。率皆安堵。眷茲藩邸。自失於防微。仰謝宗祊。彌深於省咎。亦虞庶務未洽。大和或政。令匪中。或物情有壅。期聞讜論。以輔眇躬。應文武官並許直言。當從親覽。得聞規益。勿悞傾輸。

五倫書卷十一

三

仁宗明道元年八月。詔群臣直言。闕失曰。朕猥以眇躬。纂于洪緒。既絕畋遊之好。又無臺榭之營。十載于茲。未嘗暇逸。不意掖庭之內。火禁非嚴。一夕延燔。徧於八殿。而端門正寢。禁帑群司。猶免俱焚。實繫衆力。緬思降儆。敢怠省循。其令內外臣僚。直言朝廷闕失。毋有所隱。副朕意焉。○康定元年三月。詔中外言闕政。曰。朕恭承端命。撫有多方。紹服前人之明。勤經庶政之治。居常勵翼。罔敢怠荒。載惟

昔異之來。深原譴告之自。度脩應實。所冀洽和。而乃咎證荐臻。焱風示變。若豐其藪。方晝而冥。震懼載懷。怒馬如疾。蓋朕責躬。匪至求茲尚遺。德刑未協于中。信化未孚于下。緣茲爽矣。再集機祥。重念景公。退焚舍之災。成王起郊。禾之偃。曾不旋日。合應自天。寧予眇冲。靡克通感。矧前詔中外。率貢讜言。亦既累旬。未聞獻可。有能究民利病。規朕闕達。述在位之阿私。圖禦邊之方略。朕將裁擇。以副憂勤。

五倫書卷十一

三十四

○慶曆中。手詔宰相杜衍曰。朕用韓琦。范仲淹。富弼。皆中外人望。有可施行。宜以時上之。又開天章閣。賜琦等坐。咨訪急務。

英宗治平四年。求直言。詔曰。蓋聞古之聖賢在位。陰陽和。風雨時。日月光。星辰靜。黎民阜蕃。以底不平。朕甚慕之。朕猥以眇躬。託于王公之上。夙夜以思。懼不能以承先帝鴻業。而比年以來。水潦為沴。廼者大雨。京師廬室墊傷。被溺者衆。大田之稼。害于有秋。竊迹災變。

之來。曾不虛發。豈朕之不敏于德。而不明於政歟。將天下刑獄滯寃。賦繇煩苦。民有愁歎。亡聊之聲。以干其順氣歟。不然。何天戒之甚著也。今飭躬焦思。欲消復大異。未聞在位者之忠言。進期自新。厥路何由焉。應中外臣寮。並許上實封言。時政闕失。及當時之利病。可以佐元元者。悉心以陳。毋有所諱。執政大臣。皆朕之股肱。其協德交脩。以輔不逮。

五倫書卷十一

三十五

神宗熙寧七年。求言。詔曰。朕涉道日淺。曉于致治。政失厥中。以干陰陽之和。乃自冬迄春。早暵為虐。四海之內。被災者廣。間詔有司。損常膳。避正殿。冀以塞變。歷日滋久。未蒙休應。嗷嗷下民。大命失恃。中夜以興。震悸靡寧。永惟其咎。未知攸出。意者朕之聽納。不得於理歟。獄訟非其情。歟。賦斂失其節。歟。忠謀讜言。鬱於上聞。而阿諛壅蔽。以成其私者。衆歟。何嘉氣之久不效。歟。應中外文武臣寮。並許實封直言。朝政闕失。朕將親覽。考求其當。以輔

政理。三事大夫其務悉心交儆。成朕志焉。
高宗詔自今後行在百官日輪一負面對。朕
當虛寧以聽其言。

孝宗清燕每訪政事。嘗謂刑部侍郎兼崇政
殿說書汪大猷曰。朕思與卿等款語。知朝政
闕失。民情利病。苟有所聞。可極論之。

金世宗諭宰臣曰。朕之言行。豈能無過。常欲人
直諫。而無肯言者。使其言果善。朕從而行之。
又何難也。又曰。朕自即位以來。言事者雖有

五倫書卷十一

二十六

狂妄。未嘗罪之。卿等未嘗肯盡言。何也。當言
而不言。是相疑也。君臣無疑。則謂之嘉會。事
有利害。可竭誠言之。朕見緘默不言之人。不
欲觀之矣。又曰。朕觀唐史。魏徵善諫。所言皆
國家大事。甚得諫臣之體。近時臺諫。惟指摘
一二細碎事。姑以塞責。未嘗有及國家大利
害者。豈知而不言歟。無乃亦不知也。宰臣惶
愧無以對。

國朝戊戌十二月庚辰。

太祖自宣至微。召故老者。儒訪以民事。有儒士
唐仲實。姚璉者。來見。

太祖問之曰。喪亂以來。民多失業。其心望治甚
於飢渴。吾深知之。仲實對曰。自大軍克復。民
獲所歸矣。又問曰。鄧愈築城。百姓怨否。對曰。
頗怨。

太祖曰。築城以衛民。何怨之有。必愈所為迫促。
以失人心。即命罷之。又問爾能博通今古。必
諳成敗之迹。若漢高祖。光武。唐太宗。宋太祖。

五倫書卷十一

二十七

元世祖。此數君者。平一天下。其道何如。仲實
對曰。此數君者。皆以不嗜殺人。故能定天下
于一。

主公英明神武。兼數君之長。驅除禍亂。未嘗妄
殺。出民膏火。措之於衽席之上。開創之功。超
於前代。然以今日觀之。民雖得所歸。而未遂
生息。

太祖曰。此言是也。我積少而費多。取給于民。甚
非得已。然皆為軍需所用。未嘗以一毫奉已。

民之勞苦恒思所以休息之曷嘗忘也仲實等曰誠如是民之生息可待矣

太祖曰有不便者盍盡言之仲實等皆拜謝乃賜諸父老布帛撫慰之而去

五倫書卷之十一

五倫書卷之十一

六十八

五倫書卷之十二

善行山

善行山

夏禹聞善言則拜○皋陶曰朕言惠可底行禹

曰俞乃言底可績

商成湯從諫弗弗先民時若

列國魯僖公二十一年夏大旱公欲焚巫尪臧

文仲曰非早備也脩城郭貶食省用務穡勸

五倫書卷之十二

一

分此其務也巫尪何為天欲殺之則如勿生若能為早焚之滋甚公從之是歲也饑而不害

衛靈公以天寒鑿池宛春諫曰君衣狐裘坐

熊席隕隅有竈是以不寒今民衣弊不補履

決不直民誠寒矣天寒而起役恐傷民乎公

曰善令罷役

晉平公春築臺叔向曰不可古者聖王貴德

而務施緩刑辟而趨民時今春築臺是奪民

時也夫德不施而又奪其時是重竭也夫牧百姓而重竭之豈所以定命安存而稱為人君於後世哉平公曰善乃罷臺役

齊景公時雨雪三日公衣狐白之裘謂晏子曰天下不寒何也晏子曰賢君飽知人飢温知人寒公曰善遂出衣發粟以與飢貧者○公遊於海上而樂之六月不歸令左右曰敢有先言歸者致死不赦顏燭趨進諫曰君樂治海上而六月不歸彼倘有治國者君且安

五倫書卷二

三

得樂此海也景公援戟將斫之顏燭趨進撫衣待之曰君奚不斫也昔者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君之賢非此二主也臣之材亦非此二子也君奚不斫以臣參此二人者不亦可乎景公說遂歸中道聞國人謀不內矣威王時鄒忌言於王曰今齊地方千里百二十城宮婦左右莫不私王朝廷之臣莫不畏王四境之內莫不有求於王由此觀之王之殺甚矣王曰善乃下令群臣吏民能面刺寡

人之過者受上賞。上書諫寡人者受中賞。能諷譏於市朝聞寡人之耳者受下賞。令初下。群臣進諫。門庭若市。數月之後。時時而間進。暮年之後。雖欲言。無可進言。燕趙韓魏聞之。皆朝於齊。此所謂戰勝於朝廷。

楚莊王立為君。三年不聽朝。乃令於國曰。寡人惡為人臣而遽諫其君者。今寡人有國家。立社稷。有諫則死無赦。蘇從曰。處君之高爵。食君之厚祿。愛其死而不諫其君。則非忠臣

五倫書卷三

三

也。乃入諫。莊王立鼓鐘之間。左伏楊姬。右擁越姬。左綢衽。右朝服。曰。吾鐘鼓之不暇。何諫之聽。蘇從曰。臣聞之。好道者多資。好樂者多迷。好道者多糧。好樂者多亡。荆國亡無日矣。死臣敢以告王。王曰善。左執蘇從手。右抽陰刀。刻鐘鼓之懸。明日投蘇從為相。

昭王欲之荆臺遊。司馬子綦進諫曰。荆臺之遊。左洞庭之陂。右彭蠡之水。南望獵山。下臨方淮。其樂使人遺老而忘死。人君遊者。盡以

亡其國。願大王勿往遊焉。王曰：荆臺乃吾地，也有地而遊之，子何為絕我遊乎？怒而擊之。於是令尹子西駕安車四馬，徑於殿下，曰：今日荆臺之遊，不可不觀也。王登車而拊其背，曰：荆臺之遊，與子共樂之矣。步馬十里，引轡而止，曰：臣不敢下車。願得有道大王肯聽之乎？王曰：第言之。令尹子西曰：臣聞之為人臣而忠其君者，爵祿不足以賞也；為人臣而諛其君者，刑罰不足以誅也。若司馬子綦者，忠

五倫書卷之二

臣也。若臣者，諛臣也。願大王殺臣之軀，罰臣之家，而祿司馬子綦。王曰：若能止聽公子，獨能禁我遊耳。後世遊之，無有極時。奈何？令尹子西曰：欲禁後世，易耳。願大王山陵崩，地為陵於荆臺，未嘗有持鐘鼓管弦之樂而遊於父之墓上者也。於是王還車，卒不遊荆臺。令罷先置。梁君獵，見白鴈群，欲射之。道有行者，梁君止之，不止。鴈群駭，因怒，欲射行者。公孫襲撫矢

曰：君止。梁君忿然怒曰：不與其君而顧與他人，何也？襲曰：昔齊景公大旱，卜曰：當以人祠。乃雨。景公下堂頓首曰：凡吾所以求雨者，為民也。今必使吾以人祠，寡人身當之。言未卒，而天大雨。為有德於天而惠於民也。今主君以鴈故而欲射人，襲謂主君無異於狼虎也。梁君援其手與上車歸，曰：幸哉！人獵皆得禽獸，吾獵得善言也。

漢高祖既入咸陽，降秦王子嬰，觀宮室，帷帳犬

五倫書卷之二

馬重寶，婦女以千數，意欲留居之。樊噲諫不聽。張良曰：夫秦為無道，故公得至此。為天下除殘去賊，宜縞素為資。今始入秦，即安其樂，此所謂助桀為虐。且忠言逆耳，利於行，毒藥苦口，利於病。願聽樊噲言。高祖乃還霸上。相國蕭何以罪繫獄數日。王衛尉侍前，問曰：相國胡大罪，陛下繫之暴也。上曰：吾聞李斯相秦皇帝，有善歸主，有惡自予。今相國多受賈豎金，為請吾苑，以自媚於民，故繫治之。王

衛尉曰夫職事苟有便於民而請之真宰相事也陛下柰何乃疑相國受賈民錢乎且陛下距楚數歲陳豨黥布反時陛下自將往當是時相國守關中關中搖足則關西非陛下有也相國不以此時為利乃利賈人之金乎且秦以不聞其過亡天下夫李斯之分過又何足法哉帝於是使使持節赦出何何年老素恭謹徒跣入謝帝曰相國休矣相國為民請吾死不許我不過為桀紂去而相國為賢

相吾故繫相國欲令百姓聞吾過爾

文帝時每朝郎從官上書疏未嘗不止輦受其言言不可用置之言可用采之羣臣袁盎等諫說雖切常假借納用焉

武帝征和四年大鴻臚田千秋曰方士言神仙者甚衆而無顯功臣請皆罷斥遣之上曰鴻臚言是也於是悉罷方士候神人者是後帝每對羣臣自歎鼻時愚惑為方士所欺天下豈有仙人盡妖妄耳節食服藥差可少病

而已

宣帝地節三年廷尉史路溫舒上書曰獄者天下之大命也死者不可復生絕者不可復屬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今治獄吏則不然上下相毆以刻為明深者獲公名平者多後患故治獄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太平之未洽凡以此也俗語曰畫地為獄議不入刻木為吏期不對此皆疾吏之風悲痛之辭也唯陛下省法制寬

刑罰則太平之風可興於世上善其言置廷尉平

光武建武中杜詩為南陽太守初禁網尚簡但以璽書發兵未有虎符之信詩上疏曰臣聞兵者國之凶器聖人所慎舊制發兵皆以虎符其餘徵調竹使而已符第合會取為大信所以明著國命欲持威重也間者發兵但用璽書或以詔令如有姦人詐為無由知覺愚以為軍旅尚興賊虜未殄徵兵郡國猶假

兵符以解趙圍。若無如姬之仇，則其功不顯。事有煩而不可省，費而不得已，蓋謂此也。書奏從之。○帝嘗輕與期門近出，衛尉鮑期頓首車前曰：臣聞古今之戒，變生不意，誠不願陛下微行數出，帝為之回輿而還。○帝以二千石長吏多不勝任，時有纖微之過者，必見斥罷。交易紛擾，百姓不寧。朱浮為執金吾，上疏曰：堯舜之感，猶加三考。大漢之興，亦累功效。吏皆積久，養老於官，至名子孫，因為氏姓。

五倫書卷十二

自是牧守易代頗簡。○二十八年，帝大會羣臣，問誰可傳太子者。羣臣承望帝意，皆言太子舅陰識可。博士張佚正色曰：今陛下立太子，為陰氏乎？為天下乎？即為陰氏，則陰侯可。為天下，則固宜用天下之賢才。帝稱善曰：欲置傅者，以輔太子也。今博士不難正朕，況太子乎？即拜佚為太子太傅，以博士桓榮為少傅，賜以輜車乘馬。

明帝時，王望為青州刺史，州郡災害，百姓窮

荒，望行部道，見飢者裸行，草食五百餘人，愍然哀之，因以便宜出所在布粟，給其廩糧，為作褐衣，事畢上言。帝以望不先表請，章示百官，詳議其罪。時公卿皆以為望之專命，法有常條，鍾離意獨曰：昔華元子反，楚宋之良臣，不稟君命，擅平二國，春秋之義，以為美談。今望懷義忘罪，當仁不讓，若繩之以法，忽其本情，將乖聖朝愛育之旨。帝嘉意，議赦而不罪。章帝建初元年，大旱，穀貴，蘭臺校書楊終以為廣陵、楚、淮南、濟南之獄徒者萬數，又遠屯絕域，吏民怨曠，乃上疏諫書奏。帝下其章，司空第五倫亦同終議。帝從之，聽還徒者悉罷邊屯。

五倫書卷十二

九

三國魏文帝時，侍中蘇則從行獵，槎桎拔失鹿，帝大怒，踞胡床拔刀，悉收督吏將斬之，則稽首曰：臣聞古之聖王，不以禽獸害人。今陛下方隆堯舜之化，而以獵戲多殺羣吏，愚臣以為不可。敢以死請。帝曰：卿直臣也。遂皆赦之。

唐太宗即位初。務止姦慝。風聞諸曹按典多有受賂。乃遣左右試以財遺之。有司門令史受餽絹一匹。太宗怒。將殺之。尚書裴矩進諫曰。此人受賂。誠合重誅。但陛下以物試之。即行極法。謂陷其入罪。恐非道德齊禮之義也。帝納之。因召文武五品以下。謂曰。朕欲殺之。非是有偏憎惡。直欲懲戒不更犯耳。裴矩能廷折。不肯面從。每事如此。天下何憂不治。○鄭仁基息女美而才。皇后建請為充華典冊具。

五倫書卷十一

或言其許聘矣。魏徵諫曰。陛下處臺榭。則欲民有棟宇。享膏粱。則欲民有飽食。顧嬪御。則欲民有室家。今聞鄭已約昏。陛下取之。豈為民父母意哉。帝痛自咎責。即詔停冊。○帝使太常少卿祖孝孫教宮人音樂。不稱旨。帝責之。溫彥博與王珪諫曰。孝孫雅士。乃使之教宮人。又從而譴之。臣竊以為不可。帝怒曰。朕寘卿等於心腹。乃附下罔上。為孝孫遊說邪。彥博拜謝。珪不拜。曰。陛下責臣以忠。直臣所

言豈私曲邪。此乃陛下負臣。非臣負陛下。帝默然而罷。明日謂房玄齡曰。納諫誠難。朕責溫彥博。王珪。今則悔之。○貞觀中。發卒修洛陽宮。給事中張玄素上書。言漢高祖納婁敬之說。自洛陽遷長安。豈非關中之形勝邪。景帝用晁錯之言。而七國構禍。陛下今處突厥於中國。突厥之親。何如七國。豈得不先為憂。而宮室可遽興。乘輿可輕動哉。臣見隋營宮室。木皆致之遠方。二千人曳一柱。以木為輪。

五倫書卷十一

則夏摩火出。乃鐵鑄為轂。行一二里。鐵轂輒破。別使數百人齎鐵轂。隨而易之。盡日不過行二三十里。計一柱之費。已用數十萬工。其餘可知。陛下初平洛陽。凡隋氏宮室之宏侈者。皆毀之。曾未十年。復加營繕。何前日惡之。今日效之也。陛下襲亡隋之弊。恐又甚於煬帝矣。帝謂房玄齡曰。朕以洛陽土中。朝貢道均。意欲便民。故使營之。今玄素所言有理。即為之罷役。賜玄素絲二百匹。○十八年。房玄

齡以微譴歸第。褚遂良言玄齡自義旗之始，翼贊聖功，武德之季，冒死決策。貞觀之初，選賢立政。人臣之勤，玄齡為最。自非罪在不赦，不可遐棄。陛下若以為衰老，亦當諷諭使之致仕，退之以禮，不可以淺鮮之過，棄數十年之勲。舊帝遂召出之。○帝又嘗與侍臣論安危之本。中書令溫彥博曰：願常如貞觀初，則善矣。帝曰：朕比來怠於為政乎？魏徵曰：貞觀之初，陛下志在節儉，求諫不倦。比來營繕微

五倫書卷十二

十一

多，諫者頗有忤旨。此其所以異耳。帝撫掌大笑曰：誠有是事。○太子太師魏徵薨，帝謂侍臣曰：玄成已沒，朕遣人至宅，就其書函，得一紙云：天下之事，有善有惡，任善人則國安，用惡人則國亂。公卿之內，有愛有憎，所宜詳慎。若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去邪勿疑，任賢勿貳，治可以興矣。朕思之，恐不免斯事。公卿侍臣，可書之於笏。

高宗乾封二年八月，嘗引侍臣責以不進賢

良司刑少常伯李安期進曰：臣聞聖帝明王，莫不勞於求賢，逸於任使。且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況天下至廣，非無英彥。但比來公卿有所薦引，即遭置詆，以為朋黨。沉屈者未申，而在位者已損。所以人思苟免，競為緘默。若陛下虛已招納，務於搜訪，不忌親讎，唯能是用，讒毀亦既不入。誰敢不竭忠誠，此皆事由陛下。非臣等所能致也。帝深然之。

五倫書卷十二

十一

燈百千炬，三日三夜。上御延喜門，觀燈縱樂。凡三日夜。左拾遺嚴挺之上疏極諫。上納其言而止。○玄宗開元元年，帝講武新豐。姚崇為同州刺史，召詣行在。帝歡甚，咨天下事。崇不知倦。帝曰：卿宜遂相朕。崇知帝大度，銳於治，乃先設事以堅帝意。因跪奏曰：臣願以十事聞。陛下度不可行，臣敢辭。帝曰：試為朕言之。崇曰：垂拱以來，以峻法繩下。臣願政先仁恕可乎。

朝廷覆師青海未有幸復之悔。臣願不倖邊功可乎。比來壬佞冒觸憲網皆得以寵自解。臣願法行自近可乎。后氏臨朝喉舌之任出小人之口。臣願此輩不與政可乎。戚里貢獻以自媚于上。公卿方鎮浸亦為之。臣願租賦外一絕之可乎。外戚貴主更相用事班序荒雜。臣請戚屬不任臺省可乎。先朝褻狎大臣。虧君臣之嚴。臣願陛下接之以禮可乎。燕欽融韋月將以忠被罪。自是諍臣沮折。臣願群

臣皆得批逆鱗犯忌諱可乎。武后造福先寺。上皇造金仙玉真二觀費鉅百萬。臣請絕道佛營造可乎。漢以祿莽閻梁亂乎。國家為甚。臣願推此鑒戒為萬代法可乎。帝曰朕能行之。崇乃頓首謝。翌日拜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封梁國公。遷紫微令。

肅宗至德中。關東獻俘百人。詔並處斬。囚有仰天歎者。司膳負外郎李勉偶過問之。對曰。某被賜制守官非逆者。勉入而上言曰。元惡

未殄。遭黜污者半天下。皆欲澡心歸化。若盡殺之。是驅天下以資兇惡也。帝遽令奔騎宥釋。由是歸化日至。

德宗興元元年。於行宮廡下貯諸道貢獻之物。楊曰瓊林大盈庫。陸贄以為戰守之功。賞賚未行而遷私別庫。則士卒怨望無復鬪志。上疏諫之。帝即命去其榜。

憲宗元和五年。翰林學士司勳郎中知制誥李絳面論吐突承璀用兵無功。合加顯責。又

承璀於軍中立聖政碑。非舊制。不可許。帝初甚怒。色變。絳前語不已。辭旨懇切。因泣下。帝徐察其意。直色稍和。卒大開悟。遂以絳為中書舍人。學士如前。亟命軍中曳去所立碑。曰。微絳言。不知此為損我。翌日又面賜絳紫衣金魚。親為絳擇良笏。賜而勉之。

宋太祖嘗召處士王昭素問治世。對曰。莫若愛民間養身。曰。莫若寡慾。帝書其語於屏間。真宗時。王欽若與陳堯叟馬知節同在樞府。

因奏事忤爭帝召王旦至欽若猶譁不已節流涕曰願與欽若同下御史府旦叱欽若使退帝大怒命付獄旦從容曰欽若等恃陛下厚願上煩譴訶當行朝典願且還內來日取旨明日召旦前問之旦曰欽若等當黜未知坐以何罪帝曰坐忤爭無禮旦曰陛下奄有天下使大臣坐忤爭無禮之罪或聞外國恐無以威遠帝曰卿意如何旦曰願至中書召欽若等宣示陛下含容之意且戒約之俟

五倫書卷三

十六

少間罷之未晚也帝曰非卿之言朕固難忍後月餘欽若等皆罷○帝以頻歲旱蝗問翰林學士李迪曰旱蝗荐臻將何以濟迪請發內藏庫以佐國用則賦寬民不勞矣帝曰朕欲用李士衡代馬元方為三司使俟其至當出金帛數百萬借之迪曰天子於財無內外願下詔賜之以示息德何必曰借帝悅迪又言陛下土木之役過甚蝗旱之災殆天意以儆陛下也帝深然之

仁宗時三司使王拱辰請權河北鹽既立法矣猶未下翰林學士張方平言於帝曰河北再權鹽何也帝驚曰始立法非再也方平曰周世宗權河北鹽犯輒處死世宗北伐父老遮道泣訴願以鹽課均之兩稅而弛其禁世宗許之今兩稅鹽錢是也豈非再權乎帝大悟曰卿語宰相立罷之方平曰法雖未下民已戶知之當直以手詔罷之不可自有司出也帝大喜命方平密撰手詔罷之河朔父老相

五倫書卷三

十七

率拜迎於澶州為佛老會者七日以報上恩且列詔書北京過其下者稽首流涕神宗初即位判國子監范純仁勸帝毋開邊隙又言變改法度人心不寧書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願陛下圖不見之怨帝問何謂不見之怨對曰古人所謂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者是也帝善之今條古事可為戒者以聞○羣臣請上尊號及作樂帝以久旱不許羣臣固請作樂左僕射富弼言故事有災變

皆微樂。恐上以同天節虜使當上壽。故未斷其請。臣以為此盛德事。正當以示夷狄。乞并罷上壽。帝從之。即日而雨。弼又上疏請益畏天戒。遠姦佞。近忠良。帝親書答詔曰。義忠言親理正文。直苟非愛君。志存王室。何以臻此。敢不置之枕席。銘諸肺腑。終老是戒。更願公不替今日之志。則天災不難弭。太平可立俟也。○百官上尊號。司馬光權知審官院。當答詔。上疏言。先帝親郊。不受尊號。天下莫不稱

五倫書卷十三

六

頌。末年有建言者。國家與契丹有往來書信。彼有尊號而我獨無。以為深恥。於是羣臣復以非時上尊號。昔漢文帝時。單于自稱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單于。不聞文帝復為大名以加之也。願陛下追用先帝本意。不受此名。帝大悅。手詔答曰。非卿朕不聞此言。其善為答詞。使中外曉然。知朕至誠。非欺衆邀名者。帝遂終身不復受尊號。○帝嘗召知制誥蘇軾問。方今政令得失安在。雖朕過失。指

陳可也。對曰。陛下生知之性。天縱文武。不患不明。不患不勤。不患不斷。但患求治太急。聽言太廣。進人太銳。願鎮以安靜。待物之來。然後應之。帝悚然曰。卿三言。朕當熟思之。凡在館閣。皆當為朕深思治亂。無有所隱。○王安石執政。帝以久旱。避殿減膳。憂形于色。對朝嗟歎。欲盡罷法度之不善者。安石曰。水旱常數。堯湯所不免。不足貽聖慮。但當修人事以應之。帝曰。正為人事之未修爾。今取免役錢

五倫書卷十三

九

太重。人情咨怨。至出不遜語。安石曰。臣未之聞也。時鄭俠監安上門。因久旱歲饑。征歛苛急。東北流民。每風沙霾。瞠扶攜塞道。羸疾愁苦。身無完衣。並城民實麻。糶麥麩合米為糜。或茹木實草根。至身被鎖械。而負瓦揭木。賣以償官。累累不絕。俠乃繪所見為圖。奏疏上之。且云。旱由安石所致。去安石。天必雨。疏奏。帝反覆觀圖。長吁數四。袖以入內。翌日命開封體放免行錢。三司察市易。司農發常平倉。

三衛具熙河所用兵。諸路上民物流散之故。青苗免役權息。追呼方田保甲並罷。凡十有八事。民歡呼相賀。是日果大雨。輔臣入賀。帝以俠所進圖示之。安石自不安。遂求去位。哲宗元祐八年。嘗家訪人材於梁燾。燾曰。信道不篤。言不見聽。而詢問人材。非臣所敢當也。固問之。燾曰。人材可大任者。陛下自知之。但須識別邪正。公天下之善惡。圖任舊人中。堅正純厚人望者。不牽左右好惡之言。以移

五倫書卷十二

二十

聖意。天下幸甚。帝然之。

高宗建炎元年。尚書左僕射李綱侍帝論及靖康時事。帝曰。淵聖勤於政事。覽章奏至終夜不寐。然卒致播遷。何也。綱對曰。人主之職。在知人。進君子。退小人。則大功可成。否則衡石程書無益也。因勉帝以明恕。盡人言。恭儉足國用。英果斷大事。帝皆嘉納之。○紹興元年。中書舍人兼侍講胡安國上時政論二十一篇。其言以為保國必先定計。定計必先建

都建都擇地必先設險。分土必先制國。制國以守必先卸民。夫國之有民。猶人之有元氣。不可不卸也。除亂賊。選縣令。輕賦斂。更弊法。省官吏。皆卸民事也。而行此有道。必先立政。立政有經。必先覈實。而後賞罰當。賞罰當而後號令行。人心順從。惟上所命。以守則固。以戰則勝。以攻則服。天下定矣。然欲致此。顧人主志何如耳。尚志所以立本也。正心所以決事也。養氣所以制敵也。宏度所以用人也。寬

五倫書卷十二

三

隱所以明德也。具此五者。帝王之能事畢矣。論入。改給事中。常被顧問。○王十朋諫曰。陛下嘗有鋪翠之禁。而以翠羽為首飾者。自若。是豈法令不可禁乎。抑宮中服澣濯之化。衣不曳地之風。未形於外乎。帝用其言。嚴鋪金鋪翠之令。取交趾所貢翠羽焚之。

孝宗淳熙十五年。朱熹既歸。授劄進封事。言大本急務。大本者。陛下之心。急務。則輔翼太子。選用大臣。振舉綱紀。變化風俗。愛養民力。

脩明軍政。凡此六事皆不可緩。而本在於陛下之一心。一心正則六事無不正。一有人心私欲以介乎其間。則雖億精勞心不可為矣。疏入。夜漏下七刻。帝已就寢。亟起秉燭讀之。終篇。明日除主管西太一宮兼崇政殿說書。熹力辭。乃以秘閣脩撰奉祠。○黃洽遷右諫議大夫。孝宗時在經筵。言宰相代天理物。要在為國得人。人主之命相。任則勿疑。宰相重則朝廷尊。朝廷尊則廟社安。宰相掄材任職。

五倫書卷十二

三

當盡公心。君子進則庶職舉。庶職舉則天下治。帝首肯再三。乃曰。卿如良金美玉。渾厚無瑕。天其以卿為朕弼耶。

理宗時。同知樞密院趙葵上疏曰。今天下之事。其大者有幾。天下之才。其可用者有幾。吾從其大者而講明之。疏其可用者而任使之。有勇略者治兵。有心計者治財。寬厚者任牧。養剛正者持風憲。為官擇人不為人而擇官。用之既當。任之既久。然後可以責其成效。帝

嘉納之。○帝嘗以廣東安撫使崔與之為參知政事。與之力辭。帝乃遣使趣之。且訪以政事之當行罷者。人才之當用舍者。與之上疏曰。天生人才。自足以供一代之用。惟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忠實而有才者。上也。才不高而忠實有守者。次也。用人之道。無逾於此。帝嘉納之。○洪咨夔為禮部郎中。進對謂今日急務在進君子退小人。如真德秀、魏了翁當聚之于朝。帝是其言。命咨夔泊王遂同為監察

五倫書卷十二

三

御史。咨夔又言。資政殿學士提舉洞霄宮袁韶。仇視善類。諂附史彌遠。儉枝傾危。詔奪韶職。罷祠。又言。今殘金雖減。隣國方強。益嚴守備。尤恐不逮。豈可動色相賀。渙然解體。以重方來之憂。帝嘉納之。

元世祖時。竇默為翰林學士。嘗與劉秉忠、姚樞、劉肅商。挺侍世祖前。默言。君有過舉。臣當直言。都俞吁咈。古之所尚。今則不然。君曰。可。臣亦以為可。君曰。否。臣亦以為否。非善政也。明

日復侍帝於幄殿獵者失一鵲帝怒侍臣或從旁大聲謂宜加罪帝惡其迎合命杖之釋獵者不問既退乘忠等賀默曰非公誠結主知安得感悟至此○帝將討日本問趙良弼良弼言臣居日本歲餘觀其民俗狠勇嗜殺不知有父子之親上下之禮其地多山水無耕桑之利得其人不可役得其地不加富況舟師渡海海風無期禍害莫測是謂以有用之民力填無窮之巨壑也臣謂勿擊便帝從

五倫書卷十二

五

之○時川陝盜起省臣患之請專戮其尤者以止盜朝議將從之侍御史高鳴諫曰制令天下上死囚必待論報所以重用刑惜民生也今從其請是開天下擅殺之路害仁政甚大帝曰善令速止之

仁宗以楊朶兒只為侍御史御史納璘言事忤旨帝怒叵測朶兒只救之一日至八九奏曰臣非愛納璘誠不願陛下有殺御史之名帝曰為卿宥之可左遷為昌平令昌平畿內

劇縣欲以是因納璘朶兒只又言以御史宰京邑無不可者但以言事而得左遷恐後之來者用是為戒不肯復言矣帝不允後數日帝讀貞觀政要朶兒只侍側帝顧謂曰魏徵古之遺直也朕安得用之對曰直由太宗太宗不聽徵雖直將焉用之帝笑曰卿意在納璘耶當赦之以成爾直名也

五倫書卷十二

五

失天下錢穀民之膏血多取則民困而國危薄歛則民足而國安帝曰卿言甚善朕思之民為重君為輕國非民將何以為君今理民之事卿等當熟慮而慎行之

文宗時史惟良上疏言今天下郡邑被害者眾國家經費若此之繁帑藏空虛生民凋瘵此正更新百廢之時宜遵世祖成憲汰冗濫蠶食之人罷土木不急之役事有不便者咸釐正之如此則天災可弭禎祥可致矣帝嘉

納之

國朝辛丑七月甲子。

太祖視事東閣時天熱坐久汗濕衣左右更衣

以進皆經澣濯者。參軍宋思顏曰。臣見

主公躬行節儉。舊衣皆澣濯更進。禹之惡衣服

誠無以加矣。真可以示法於子孫也。臣恐

主公今日如此。而後或不然。願始終如此。

太祖喜曰。思顏之言甚善。他人能言。或惟及目

前而不能及於久遠。或能及其已然而不能

及於將然。今思顏見我能行於前而慮我不

能行於後。信能盡忠於我也。乃賜之幣以彰

其直。復謂思顏曰。汝在前朝頗有善譽。為主

者不能知汝。及歸於我。數進讜言。斯固可嘉。

思顏又曰。近句容有虎為害。

主上既遣人捕獲之。今豢養民間。飼之以犬。無

益。

太祖欣然。即命取二虎并一熊皆殺之。分其肉

賜百官。○洪武十五年八月己丑。山東肥城

縣知縣許好問言。報國莫如薦舉。獻忠莫如

進諫。臣既不能薦賢以報國。敢不進言以獻

忠。周有天下八百年。秦併周為正統。合四十

餘年。而漢興。漢有天下四百餘年。隋平陳。混

一天下。甫二十九年。而唐興。唐有天下二百

八十八年。元起沙漠。入主中國。混一天下。八

十餘年。而

聖朝隆興。先儒云。凡能混一天下。不及百年。皆

為迭興之閏位。乃知秦為漢閏。隋為唐閏。元

為國朝之閏。亦明矣。伏願

陛下慎刑罰。昭勸懲。緩差徭。容直諫。致中和。以

丕顯文明之治。則

皇祚傳之萬世。聖子神孫承繼於無窮矣。豈特

八百年而已哉。

太祖曰。治亂相因。盛衰有時。雖出於氣運。一定

之數。然亦由人事之所致也。其間保民致治。

國祚靈長。未有不由創業垂統。為子孫繼述

之基本。其所以速致亂亡者。必反是。鑒之往

古事有可徵。要之祈天永命。固有其道。脩德慎罰。亦一端耳。好問所言。頗合朕意。

五倫書卷之十二

五倫書卷之十二

二十六

五倫書卷之十三

善道

善行

養老

有虞氏深衣而養老。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

下庠。用燕禮。

夏后氏燕衣而養老。養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

西序。用饗禮。

殷人縞衣而養老。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

學。用食禮。

成周玄衣而養老。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

庠。兼用虞燕夏饗。殷食之禮。凡五十養於鄉。

六十養於國。七十養於學。達於諸侯。八十拜

君命。一坐再至。瞽亦如之。九十者使人受。五

十杖於家。六十杖於鄉。七十杖於國。八十杖

於朝。九十者天子欲有問焉。則就其室。以珎

從。凡三王養老。皆引年。八十者一子不從政。

九十者其家不從政。瞽亦如之。

文王為西伯時。制其田里。教之樹畜。導其妻子。使養其老。五十非帛不暖。七十非肉不飽。不暖不飽。謂之凍餒。文王之民。無凍餒之老者。此之謂也。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太公辟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天下有善養老者。則仁人以為已歸矣。

漢文帝元年。詔曰。老者非帛不暖。非肉不飽。今

五倫書卷之三

二

歲首不時使人存問長老。又無布帛酒肉之賜。將何以佐天下子孫孝養其親。今聞吏稟當受鬻者。或以陳粟。豈稱養老之意哉。具為令。有司請。令縣道年八十以上。賜米肉酒九十以上。加帛絮。賜物及當稟鬻米者。長吏閱視。丞若尉致不滿九十。番夫令史致二千石。都吏循行不稱者督之。

武帝建元元年四月。詔曰。古之立教。鄉里以齒。朝廷以爵。扶世導民。莫善於德。然即於鄉

里。先耆艾。奉高年。古之道也。今天下孝子順孫。願自竭盡。以承其親。外迫公事。內乏資財。是以孝心闕焉。朕甚哀之。民年九十已上。以有受鬻法。為復子若孫。令得身帥妻妾。遂其供養之事。

宣帝地節三年三月。詔賜高年帛。後以鳳凰神爵集。甘露降。賜天下高年帛。

平帝元始元年。詔天下吏比二千石已上年老致仕者。三分故祿。以一與終其身。

五倫書卷之三

三

明帝永平二年冬十月。帝幸辟雍。初行養老禮。以李躬為三老。地老人知天桓榮為五更。知行更代之事者三老服都紵大袍冠。進賢扶玉杖。乘輿到辟雍禮殿。御坐東廂。遣使者安車迎三老。五更於太學講堂。帝迎於門。屏交禮。道自阼階。三老升自賓階。至階。帝揖如禮。三老升東面。三公設几。九卿正履。帝親袒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酌。祝鯁在前。祝饘在後。五更南面。三公進供。禮亦如之。明日。下詔賜榮爵。

關內侯。三老五更皆以二千石祿養終厥身。

章帝建初二年冬。行饗禮。以故司空伏恭為

三老。侍中騎都尉周澤為五更。○章和元年

七月。詔曰。秋令。是月養衰老。授几杖。行糜粥

飲食。其賜高年二人布帛各一匹。以為醴酪。

安帝元初四年七月。詔曰。月令仲秋養衰老。

授几杖。行糜粥。方今案比之時。郡縣不奉行。

雖有糜粥糠粃相半。長吏怠事。莫有躬親。甚

違詔書養老之意。其務崇仁恕。賑護寡獨。稱

朕意焉。○李充為左中郎將。年八十。以為國

三老。帝常特進。見賜以几杖。

三國魏文帝黃初中。蘇林為博士給事中。以老

歸第。國家每遣人就問之。數加賜遺。年八十

餘卒。

後魏孝文帝行養老禮。詔前司徒山陽郡公尉

元。前大鴻臚卿游明根。並明允。誠素歸老。私

第。可謂知始知卒。希世之賢也。元以八十之

年。宜處三老之重。明根以七十之齡。可充五

更之選。於是養三老五更於明堂。國老庶老

於階下。帝再拜三老。親袒割牲。執爵而饋。於

五更行肅拜之禮。賜國老庶老衣服。有差。禮

畢。賜步輓一乘。詔三老上公祿。五更元鄉俸。

供養終身。

後周武帝保定三年。以太傅燕國公于謹為三

老。帝親幸太學。以食之。三老入門。帝迎拜門

屏間。三老答拜訖。升席南面。憑几而坐。以師

道自居。帝跪設醬豆。親自袒割。三老食訖。帝

復跪授爵以酌。有司撤訖。禮成而出。○建德

二年。詔曰。尊年尚齒。列代弘規。序舊酬勞。括

王明範。朕嗣承洪業。君臨萬邦。駁彼兆庶。寘

諸仁壽。軍民之間。年多耆耄。眷言衰暮。宜有

優崇。可頒授老職。使榮霑邑里。

唐太宗貞觀元年。給復天下。一年。民八十以上

賜粟帛。百歲加板授。三年。賜孝義之家粟五

斛。八十以上二斛。九十以上三斛。百歲加絹

二匹。○十一年。車駕在洛陽。幸甄權宅。禮高

五倫書卷十三

五倫書卷十三

15025 子部 儒家類 2 頁 5

年也。權頴川人。精曉藥術。為天下之最。時年一百三歲。拜朝散大夫。賜以粟帛被褥几杖。因詔百歲以上者。給侍五人。○十九年二月。發洛陽征遼。所經州縣。賜高年粟帛。十月。次營州。召父老年七十以上。賜繒帛綾錦。

高宗顯慶三年。賜民八十以上。檀衾粟帛。五年。民年八十以上。版授刺史縣令。賜醕三日。婦人八十以上。版授郡君。賜檀衾粟帛。麟德二年。賜民年八十以上。版授下刺史司馬縣

令。婦人郡縣君。

玄宗開元二年九月。引京師侍老宴于含元殿。庭詔曰。古之為政。先於尚老。居則致養。禮傳三代。行則就見。制問百年。蓋皇王之勸人。教黎庶之為子。朕寅奉休曆。祇膺聖謨。因秋歸而歲成。屬星見於郊祀。念其將智。左傳而耄及。尤重乞言。禮記內則凡養老三五有乞言俾伸恩於几杖。期布惠於鄉國。九十以上。宜賜几杖。八十以上。宜賜鳩杖。所司准式。天下諸州侍老。宜

五倫書卷十三

六

令州縣。遂穩便。設酒食。一准京城。賜几杖。其婦人。則送几杖于其家。○十一年正月。車駕幸北都。詔太原府父老八十以上。賜物五段。版授上縣令。賜緋。婦人版授上縣君。九十以上。賜物七段。版授上州長史。賜緋。婦人版授郡君。百歲以上。賜物十段。版授上州刺史。賜紫。婦人版授郡夫人。

肅宗至德元年。即位於靈武。詔天下耆壽各賜物五段。侍老版授太守縣令。仍各賜物五

段。

五倫書卷十三

七

德宗貞元五年。以太子少傅兼禮部尚書蕭昕為工部尚書。前太子少詹事韋建為秘書。並致仕。仍給半祿料。後授致仕官者。並宜准此。舊例。給半祿及賜帛。其俸料悉絕。帝念歸老之臣。特命賜其半焉。致仕官給半祿。自昕等始也。

宋太祖時。廬縣尉鄆陵許永年七十有五。自言其父瓊年九十九。兩兄皆八十餘。乞一官以

便養因即瓊厚賜之授永鄔陵令給俸以終養

太宗端拱四年詔賜京城高年帛百歲者加賜塗金帶再遣使賜孤老貧窮人千錢及米炭

真宗幸河北賜京城父老衣帛至澶州賜父老錦袍茶帛又召見大名府父老勞賜之

元成宗詔賜天下高年帛八十人一匹九十人二匹孝子順孫堪從政者量才任之親年七十別無侍丁者從近遷除

順帝至正元年十二月詔民年八十以上蒙

古人賜繒帛二表裏其餘州縣旌以高年耆德之名免其家雜役

國朝洪武二十年閏六月

太祖皇帝謂禮部試尚書李原名曰尚齒所以教敬事長所以教順虞夏商周之世莫不以齒為尚而養老之禮未嘗廢是以人興於孝弟風俗淳厚治道隆平曩者朕詔天下行養

五倫書卷十三

八

老之政凡耆民年八十以上鄉黨稱善貧無產業者月給米五斗酒三斗肉五斤九十以上歲加帛一匹綿一斤若有田產能自贍者止給酒肉絮帛其應夫鳳陽二府富民九十以上賜爵社士八十以上賜爵里士咸許冠帶復其家尚慮有司奉行不至爾其以朕命申之

洪武三十五年十二月

太宗皇帝諭禮部臣曰公侯年老者應事

五倫書卷十三

九

皇考多效勞勤今筋力既衰日與羣臣並入朝參觀其步趨之艱難朕所不忍自今令朔望朝見任事者不在此例○永樂元年九月禮部尚書鄭沂戶部左侍郎嚴奇良通政司右通政丘顯俱以年老賜誥勅令致仕陞辭賜宴復賜鈔為道里費顧謂禮部臣曰沂等昔事

皇考位大臣雖為建文所黜朕已復其官顧今俱老宜優佚之然君臣之間進退當以禮故

加宴賚令歸用全始終之義自今凡
皇考舊臣老不任事令致仕者優待之禮一視
沂等母或不及

崇儒

商成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王
列國晉平公之於亥唐也入云則入坐云則坐
食云則食雖疏食菜羹未嘗不飽蓋不敢不
飽也

齊宣王欲中國而授孟子室養弟子以萬鍾

使諸大夫國人皆有所矜式

漢高祖十二年冬過魯以太牢祠孔子詔諸侯

王卿相至郡先謁孔子廟而後從政

文帝時天下亡治書者聞齊有伏生故秦博士
治尚書年九十餘老不可致乃詔太常使人
受之太常遣晁錯受尚書伏生所還因二

書稱說詔以為太子舍人

武帝時御史大夫倪寬有俊才初見帝語經
學帝說之曰吾始以尚書為樸學弗好及聞

寬說可觀乃從寬問一篇擢為中大夫其後
詔求為韓詩者徵蔡義待詔久不進見義上
疏曰臣山東草萊之人行能無所比容貌不
及眾然而不棄人倫者竊以聞道於先師自
託於經術也願賜清閒之燕得盡精思於前
帝召見義說詩甚說之擢為光祿大夫給事
中

宣帝即位聞衛太子好穀梁春秋以問丞相
韋賢長信少府夏侯勝及侍中樂陵侯史高

皆魯人也言穀梁子本魯學公羊氏延齊學

也宜興穀梁時蔡千秋為郎召見與公羊家
並說帝善穀梁說擢千秋為諫大夫給事中
後有過左遷平陵令復求能為穀梁者莫及
千秋帝愍其學且絕廼以千秋為郎選郎十
人從受

元帝即位徵高密相孔霸為師霸上書求奉
孔子祭祀帝下詔曰其令師褒成君關內侯
霸以所食邑八百戶祀孔子焉故霸還長安

子福名。數於魯奉夫子祀。帝好儒術文辭。頗
改宣帝之政。言事者多進見。人人自以為得
帝意。○初元四年。詔博士弟子毋置負。以廣
學者。帝少而好儒。及即位。徵用儒生。委之以
政。貢禹薛廣德韋玄成匡衡。迭為宰相。
平帝詔太師孔光曰。聖人之後。先師之子。德
行純淑。道術通明。居四輔職。年耆有疾。令太
師毋朝。十日一賜飧。賜太師靈壽杖。黃門令
為太師省坐置几。太師用杖。

五倫書卷十三

十二

明帝時。九江人鮑駿上書言。丁鴻經學至行。
帝甚賢之。詔徵鴻至。即召見說文侯之命篇。
賜御衣及綬。稟食公車。與博士同禮。○永平
十五年。東巡過魯。幸孔子宅。祠仲尼。及七十
二弟子。親御講堂。命皇太子諸王說經。帝自
制五經要說章句。令桓郁校定於宣明殿。其
後帝親於辟雍自講所制五經章句已。復令
郁說一篇。帝謂郁曰。我為孔子。卿為子夏。起
予者商也。又問郁子幾人能傳學。郁曰。臣子

皆未能傳學。孤兄子一人學。方起。帝曰。努力
教之。有起者。即白之。
章帝建初四年十一月。詔曰。蓋三代道人。教
學為本。漢承暴秦。褒顯儒術。建立五經。為置
博士。其後學者精進。雖曰承師。亦別名家。孝
宣帝以為去聖久遠。學不厭博。故遂立大小
夏侯尚書。後又立京氏易。建武中。復置顏氏
嚴氏春秋。大小戴禮。博士皆所以扶進微學。
尊廣道藝也。○元和二年春。東巡狩還過魯。

五倫書卷十三

十三

幸闕里。以太牢祠孔子及七十二弟子。作六
代之樂。大會孔氏男子二十以上者六十三
人。命儒者講論。蘭臺令史孔僖因自陳謝。帝
曰。今日之會。寧於卿家有光榮乎。對曰。臣聞
明王聖主。莫不尊師貴道。今陛下親屈萬乘。
辱臨敝里。此乃崇禮先師。增輝聖德。至於光
榮。非所敢承。帝大笑曰。非聖者子孫。焉有斯
言。遂拜僖郎中。賜褒成侯。及孔氏男女錢帛。
和帝永元十三年春。帝因朝會。幸東觀。召見

諸儒魯丕賈逵黃香等相難數事帝善丕說特賜衣冠丕因上疏曰說經者傳先師之言非從已出若規矩權衡之不可枉也難者必明其據說者務立其義浮華無用之言不陳於前故精思不勞而道術愈章法異者各令自說師法博觀其義無令幽遠獨有遺失也安帝延光三年三月幸泰山祀孔子及七十二弟子於闕里自魯相令丞尉及孔氏親屬婦女諸生悉會賜褒成侯以下帛各有差遂

五倫書卷十三

十四

還京師幸太學

三國蜀先主初定成都于時喪亂歷紀學業衰廢乃鳩合典籍沙汰衆學以許慈胡潜並為博士與孟光來敏等典掌舊文

魏文帝詔以議郎孔羨為宗聖侯邑百戶奉孔子祀令魯郡修舊廟置百戶吏卒以守衛之其外廣為室屋以居學者

南宋文帝元嘉十九年以闕里往經寇亂黌校殘毀命魯郡修復學舍採召生徒先廟地特

為營造依舊給祠直令四時享祀魯郡民孔景等五戶居近孔子墓側蠲其課役供給洒掃并種松柏六百株

後魏孝文帝太和十九年行幸魯城親祀孔子廟拜孔氏四人顏氏二人為官又詔選諸孔宗子一人封崇聖侯邑一百戶以奉孔子之祀詔兗州為孔子起園柏修飾墳壟更建碑銘褒揚聖德

唐太宗貞觀二十一年二月詔曰左丘明卜子

五倫書卷十三

十五

夏公羊高穀梁赤伏勝高堂生戴聖毛萇孔安國劉向鄭衆杜子春馬融盧植鄭康成服子慎何休王肅王輔嗣杜元凱范甯等二十有一人並用其書垂於國胄既行其道理合崇褒自今有事於大學可並配享廟堂

中宗景龍二年始於修文館置大學士四員學士八員直學士十二員象四時八節十二月以李嶠宗楚客趙彥昭韋嗣立為大學士李適劉憲崔湜鄭愔盧藏用李峴岑羲劉子

玄為學士薛稷馬懷素宋之問武平一杜審言沈佺期閻朝隱為直學士又召徐堅韋元旦徐彥伯劉允濟等滿負其後被選者不一凡天子饗會游豫唯宰相及學士得從春幸梨園並渭水被除則賜細柳園辟廡夏宴蒲萄園賜朱櫻秋登慈恩浮圖獻菊花酒稱壽冬幸新豐歷白鹿觀上驪山賜浴湯池給香粉蘭澤從行給翔麟馬品官黃衣各一帝有所感即賦詩學士皆屬和當時人所歆慕

五倫書卷十三

十六

玄宗開元二十七年謚孔子為文宣王衣衾冕二京及州縣學孔子皆南向十拓七十二賢及從祀諸儒皆贈爵有差

德宗素尚文雅乘輿每幸學士院顧問錫賚無所不至御饌珍肴輟而賜之又嘗召對於浴堂移院於金鑾殿對御起草賦詩唱和或旬日而出

五代周太祖廣順二年六月幸曲阜謁孔子祠既畢將致敬左右曰仲尼人臣也無致敬之

文太祖曰文宣百代帝王師也得無敬乎即拜奠於祠前其所奠金器銀鑪十數享獨於祠所以備享獻遂幸孔林拜孔子墓

宋太宗淳化五年十一月丙寅幸國子監賜直講孫奭緋魚後復幸國子監令奭講尚書至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帝曰此至言也商宗得賢相如此因賜奭五品服

真宗大中祥符元年封泰山次兗州幸曲阜縣謁文宣王廟幸叔梁紇堂近臣分奠七十

五倫書卷十三

十七

弟子遂幸孔林加謚孔子曰玄聖文宣王遣官祭以太牢給近便十戶奉塋廟賜其家錢三十萬帛三百匹以四十六世孫聖佑為奉禮郎近屬授官賜出身者六人

仁宗慶曆四年幸國子監謁孔子有司言舊儀止肅揖帝特再拜賜直講孫復五品服理宗寶慶三年詔曰朕觀朱熹集註大學論語孟子中庸發揮聖賢蘊奧有補治道朕勵治講學緬懷典刑可特贈熹太師追封信國

公踰月。熹子工部侍郎在入對。言人主學問之要。帝曰。先卿中庸叙言之甚詳。朕讀之不釋手。恨不與之同時也。○淳祐元年春正月。下詔曰。朕惟孔子之道。自孟軻後不得其傳。至我朝周敦頤。張載。程顥。程頤。真見實踐。深探聖域。千載絕學。始有指歸。中興以來。文得朱熹。精思明辨。表裏混融。使大學論孟中庸之書。本末洞徹。孔子之道。益以大明于世。朕每觀五臣論著。啓沃良多。今視學有日。其令

五倫書卷三

六

學官列諸從祀。以示崇獎之意。遂加追封周敦頤。汝南伯。張載。郟伯。程顥。河南伯。程頤。伊陽伯。朱熹。徽國公。

遼義宗幼聰敏好學。神冊元年春。立為皇太子。時太祖問侍臣曰。受命之君。當事天敬神。其有大功德者。朕欲祀之。何先。皆以佛對。太祖曰。佛非中國教。帝曰。孔子大聖。萬世所尊。宜先。太祖大悅。即建孔子廟。詔皇太子春秋釋奠。

金熙宗皇統元年三月戊午。親祭孔子廟。北面再拜。退謂侍臣曰。朕幼年游佚。不知志學。歲月逾邁。深以為悔。孔子雖無位。其道可尊。使萬世景仰。大凡為善。不可不勉。自是頗讀尚書論語。及歷代史書。或以夜繼日焉。

元太宗初。破汴梁。用耶律楚材言。遣人入城求孔子後。得五十一代孫元措。命罷封衍聖公。付以林廟地。

五倫書卷十三

十九

堯舜三代之道。自古有國家者。用之則治。不用則否。養成其才。將以資其用也。宜蠲其徭役。以勸勉之。帝問儒者何如。巫鑿對曰。儒以綱常治天下。豈方伎得比。帝曰。善。前此未有告朕者。遂詔復海內儒士徭役。

武宗即位。加封孔子。詔曰。先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明。後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法。所謂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儀範百王。師表萬世者也。朕纂承丕緒。敬仰休風。循治古之良

規舉追封之盛典。加號大成至聖文宣王。嗚呼。父子之親。君臣之義。仰惟聖教之尊。天地之大。日月之明。奚罄名言之妙。尚資神化。佑我皇元。

仁宗以宋儒邵雍。司馬光。張栻。呂祖謙。及故中書左丞許衡。後祀孔子廟庭。

英宗時。翰林學士忽都魯都兒譯進宋儒真德秀大學衍義。帝曰。脩身治國無踰此書。賜鈔五萬貫。後以大學衍義頒賜羣臣。

五倫書卷十三

三

國朝永樂四年三月。

太宗皇帝視學。先是勅禮部臣曰。朕惟孔子帝王之師。帝王為生民之主。孔子立生民之道。三綱五常之理。治天下之大經。大法皆孔子明之。以教萬世。朕

皇考太祖高皇帝。膺君師億兆之任。正中夏文明之統。復衣冠禮樂之舊。渡江之初。首建學校。親祀孔子。御筵講書。守帝王之心法。繼聖賢之道學。集其大成。以臻至治。朕承鴻業。惟

成憲是遵。今當躬詣太學。釋奠先師。以稱宗儒重道之意。其合行禮儀。禮部詳議。以聞。禮部尚書鄭賜言。宋制謁孔子。服靴袍。再拜。

太宗曰。見先師禮不可簡。必服皮弁。行四拜禮。

興學

五帝有成均之學。

有虞氏太學為上庠。小學為下庠。

夏后氏太學為東序。小學為西序。

殷太學為右學。小學為左學。

五倫書卷十三

三

周太學為東膠。小學為虞庠。○春夏學干戈。秋

冬學羽籥。皆於東序。小學正學干。大胥贊之。

籥師學。戈籥師。丞贊之。胥鼓南。春誦。夏弦。

大師詔之。瞽宗秋學禮。執禮者詔之。冬讀書。

典書者詔之。禮在瞽宗。書在上庠。

漢武帝時。文翁為蜀守。起學官。成都。帝乃令天

下郡國皆立學校官。

光武建武五年。初起太學。車駕臨視。稽式古

典。脩明禮樂。文物煥然可觀。仍賜博士弟子

各有差

明帝永平二年。御明堂朝羣后。登靈臺以望雲物。饗射禮畢。正坐自講。諸儒執經問難於前。冠帶縉紳之人。圍橋門而觀聽者。蓋億萬計。其後復為功臣子孫別立學舍。搜選高能以授其業。自期門羽林之士。悉令通孝經章句。匈奴亦遣子入學。

晉元帝時。征南軍司戴邈上疏。以為喪亂以來。庠序隳廢。今王業肇建。萬物權輿。宜篤道崇

儒以勸風化。帝信之。始立太學。

南宋文帝元嘉十五年。徵雷次宗至京師。開館於鷄籠山。聚徒教授。置生百餘人。會稽朱膺之。潁川庾蔚之。並以儒學監。總諸生。時國子學未立。帝留心藝術。使丹陽尹何尚之立玄學。太子率更令何承天立史學。司徒參軍謝元立文學。并次宗儒學為四學。各聚門徒多就業者。江左風俗於斯為羨。後言政化稱元嘉焉。又車駕數幸次宗學館。資給甚厚。

五倫書卷十三

二十三

唐太宗大徵天下名儒為學官。數幸國子監。使

之講論。學生能明一經者。皆得補官。增築學舍。增廣生員。自屯營飛騎。亦給博士。使授以經。能通經者。聽得貢舉。於是四方學者雲集京師。乃至高麗。百濟。新羅。高昌。土番酋長。亦遣子弟請入國學。升講筵者至八千餘人。高宗咸亨元年五月。詔曰。諸州縣孔子廟堂及學館有破壞。并先來未造者。遂使生徒無肄業之所。先師闕奠祭之儀。久致飄露。深非

敬本。宜令所司速事營造。

肅宗時。蕭昕為國子祭酒。建請崇太學。以樹教本。帝寤其言。詔羣臣有籍于朝及神策六軍子弟肄業者。聽補生員。

宋太祖建隆二年冬十一月。臨國子監。詔增葺祠宇。塑繪先聖先師之像。自為贊書于孔顏之座端。令文臣分撰餘贊。屢臨幸焉。嘗謂侍臣曰。朕欲武臣盡令讀書。以知為治之道。於是臣庶始貴文學矣。

五倫書卷十三

二十三

太宗端拱二年幸國子監時李覺為博士帝
謁文宣王畢即詔覺令對御講書覺曰陛下
六龍在御臣何敢輒升高坐帝因降輦令有
司張帟幕設別坐詔覺講周易之泰卦從臣
皆列坐覺因述天地感通君臣相應之旨帝
大悅特贈帛百匹

真宗咸平二年秋七月甲辰幸國子監召學
官崔偓佺講尚書大禹謨還幸宗文院賜秘
書監祭酒以下器幣

五倫書卷十三

二十四

神宗元豐二年頒學令太學置八十齋齋容
三十人外舍生二千內舍生三百上舍生一
百總二千四百月一私試歲一公試補內舍
生間歲一會試補上舍生彌封謄錄如貢舉
法上舍之試學官不與考校其上等命以官
中等免禮部試下等免解試三年定國子生
負取清要官親戚為之額二百人

徽宗崇寧元年詔曰學校崇則德業著德業
著則風俗醇故教養人材為治世之急務除

京師置外學待其歲攷升之太學○大觀二
年詔曰學校興崇人材樂育法備令具勸懲
已行深慮有司失實尚有遺材傳不云乎進
賢受上賞救賢蒙顯戮閱前日賓興之數較
其試中多寡惟常州為衆苟依常格推恩非
古人上賞之意其知州教授特與轉一官

孝宗乾道四年二月幸太學祇謁先聖退御
敦化堂命國子祭酒林光朝講中庸遂幸武
學謁武成王廟監學官進秩一等諸生推恩

五倫書卷十三

二十五

賜帛有差

理宗淳祐元年謁孔子遂臨太學御崇化堂
命祭酒曹感講禮記大學篇監學官各進一
秩諸生推恩賜帛有差以紹定三年所製伏
義堯舜禹湯文武周孔顏曾子思孟子道統
十三贊就賜國子監宣示諸生復親書朱熹
白鹿洞學規賜焉

元太宗初入汴命脩太常禮樂召名儒梁陟王
萬慶道著等使直釋九經進講東宮又令大

臣子孫執經講義俾知聖人之道置編脩所於燕京經籍所於平陽由是文治興焉

世祖既下江南時各郡教授悉以曠官罷御史中丞燕商議中書省事葉李奏曰陛下混一區宇偃武脩文可不作養人才以弘治道今各郡教授實風化所係不宜罷請復立提舉司專提調學官課諸生講明治道而上其成才者於太學以備錄用帝可其奏○至元二十四年葉李為尚書右丞復奏曰善政不

可以徒行人才不可以驟進必訓以德義摩以詩書使知古聖賢行事方畧然後賢良輩出膏澤下流唐虞三代咸有胄學漢唐明主數幸辟雍匪為觀美也乃薦周砥等十人為祭酒等官及凡廟學規制條具以聞世祖皆從之乃大起學舍始立國子監立監官而增廣弟子員

國朝洪武二年十月

太祖皇帝諭中書省臣曰學校之教至元其弊

極矣使先王衣冠禮義之教混為夷狄上下之間波頽風靡故學校之教名存實亡況兵變以來人習於戰鬪惟知干戈莫識俎豆嘗謂治國之要教化為先教化之道學校為本京師雖有太學而天下學校未興宜令郡縣皆立學禮延師儒教授生徒以講論聖道使人日漸月化以復先王之舊以革汙染之習此最急務當速行之○八年三月命御史臺官選國子生分教北方

太祖諭之曰致治在於善俗善俗本乎教化教化行雖閭閻可使為君子教化廢雖中材或墜於小人近北方喪亂之餘人鮮知學欲求方聞之士甚不易得今太學諸生中年長學優者鄉宜選取俾往北方各郡分教庶使人知務學人材可興於是選國子生林伯雲等三百六十六人給廩食賜衣服而遣之○十四年三月頒五經四書于北方學校

太祖謂廷臣曰道之不明由教之不行也夫五

經載聖人之道者也譬之菽粟布帛家不可無人非菽粟布帛則無以為衣食非五經四書則無由知道理北方自喪亂以來經籍殘缺學者雖有羨質而無講習夫君子而知學五經四書領賜之使其講習夫君子而知學則道興小人而知學則俗羨他日收效亦必本於此也

永樂十五年三月領五經四書性理大全書於六部并兩京國子監及天下郡縣學

三倫書卷之三

二十八

太宗謂禮部臣曰此書學者之根本而聖賢精義悉具矣自書成朕旦夕宮中披閱不倦所益多矣古人有志於學者苦難得書籍如今之學者得此書而不勉力是自棄也爾禮部其以朕意曉諭天下學者令盡心講明無徒視為虛文也

五倫書卷之十三

五倫書卷之十四

君道

善行

育才

成周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一曰六德知仁聖義中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卹三日六藝禮樂射御書數○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升之學曰俊士升於司徒者不征於鄉升於學者

三倫書卷十四

一

不征於司徒曰造士○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

漢武帝建元元年冬十月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廣川董仲舒策對曰陛下夙寤晨興務以求賢亦堯舜之用心也而未云獲者士不素厲也夫不素養士而欲求賢譬猶不琢玉而求文采也故養士莫大乎太學太學者賢士之所關也教化之本原也願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數考問以盡其才則英

俊宜可得矣。帝善其對。○元朔五年夏六月。詔曰。蓋聞導民以禮。風之以樂。今禮壞樂崩。朕甚閔焉。其令禮官勸學興禮。以為天下先。於是丞相弘等奏請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復其身。第其高下。以補郎中。文學掌故。即有秀才異等。輒以名聞。其不事學。若下材。輒罷之。又吏通一藝以上者。請皆選擇以補右職。上從之。自此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學之士矣。

五倫書卷十四

二

成帝綏和元年。時有言孔子布衣養徒三千人。今天子太學弟子少。於是增弟子員三千人。

唐玄宗開元五年。始令鄉貢明經進士。見訖國子監謁先師。學官開講。問義有司為具。食清資五品以上。官及朝集使。皆往閱禮焉。又勅州縣學生二十五以下。八品子若庶人二十以下。通一經。及未通經而聰悟有文辭史學者。入四門學。為俊士。郎諸州貢舉省試不

第。願入學者亦聽。

代宗廣德二年。詔曰。古者設太學。教胄子。雖年穀不登。兵革或動。而俎豆之事不廢。頃年戎車屢駕。諸生輟講。宜追學生在館習業。度支給廚米。是歲貢至。為侍郎建言。歲方艱歉。舉人赴省者。兩都試之。兩都試人。自此始。

宋仁宗慶曆三年。詔曰。夫儒者。通天地人之理。明古今治亂之源。可謂博矣。然學者不得騁其說。有司務先聲病章句以拘之。則吾豪雋

五倫書卷十四

三

奇偉之士。何以預焉。士有純明朴茂之美。而無敦學養成之法。其飭身勵節者。使與不肖之人雜而並進。則懿德敏行之人。何以見焉。此取士之甚弊。而學者自以為患。議者屢以為言。朕慎於改更。比今詳酌。仍詔宰府加之。參定。以謂本學校以教之。然後可求其實。先策論則辨理者。得盡其真。簡程式。則闕博者。可見其才。至於經術之家。稍增新制。兼行舊式。以勉中人慎法。細文罷去。明其賞罰。俾各

勸焉。如此則待士之意周。取人之道廣。夫遇人以薄者不可責其厚。今朕建學興善以尊子大夫之行而更制革弊以盡學者之材。其於教育之方勤亦至矣。有司其務嚴訓導。精察舉。以稱朕意。學者其思進德脩業而無失其時。凡所科條可為永式。○皇祐四年翰林學士趙槩言。通判陵州孫復經為人師。乃命與胡瑗同為直講。既居太學。其徒至不能容。取旁官舍處之。禮部所得士。瑗子弟十常居四五。隨才高下喜自脩飭。衣服容止往往相類。遇之不問。可知為瑗弟子也。

神宗熙寧三年。下詔曰。化民成俗。必自庠序。進賢興能。抑由貢舉。而四方執經藝者。專于誦數。趨鄉舉者。徂于文辭。與古所謂三物實興。九年大成亦已。蓋矣。今下郡國招徠雋賢。其教育之方。課試之格。令兩制兩省待制以上。御史三司三館雜議以聞。○四年冬十月。立太學生三舍法。初國子生以京朝七品以

上子孫為之。太學生以八品以下子弟若庶人之俊異者為之。試論策經義如進士法。及帝即位。垂意儒學。以天下郡縣既皆有學。歲時月各有試程。其藝能以差次升舍。其最優者為上舍。免發解及禮部試。而特賜之第。遂專以此取士。又以慶曆中嘗置太學內舍生二百人。帝漸增至九百人。至是乃盡以錫慶院及朝集院西廡建講書堂四。諸生齋舍掌事直廬始僅足用。自主判官外增置直講為

十員。率二員共講一經。今中書遴選或主判官奏舉生員。釐為三等。始入太學為外舍。定額為七百人。外舍升內舍。員二百。內舍升上舍。員百。各執一經。從所講官受學。月考試其業。優等上之中書。其正錄學諭以上舍生為之。經各二員。學行卓異者主判直講。復薦之于中書。奏除官。

徽宗大觀二年。詔曰。古之學者三年通一經。計十五年則五經皆通。熙寧中進士以經術

期之尚淺。故止專一經。今已三十餘年。士益習矣。思得多聞博習之材。而慮專門之流弊。可自今學生願兼他經者。聽之。兼經多者。計所多量立升進之法。使天下全材異能得而進焉。○政和五年。詔曰。學校以善養人。設師儒。建黌宇。備膳羞。教天下士。十有三年。道日益明。士日益衆。庶幾於古。養士之額。尚循前數。有司拘以定額。士游學校外。不被教養。於學者尚多有之。則野有遺材矣。諸路學校額及百人以上者。三分增一分。百人以下增一分之半。即陝西河北河東京東路學生數少者。仰提舉學事司具可與不可。增及所增數聞奏。○六年。詔曰。學校養士。以待士之自得於先王之學。非專於賓貢而已。士牽於賓貢。蔽於流俗。故習尚秦漢隋唐。而不見堯舜三代。比閱時文。觀其志趣。率淺陋卑近。無足取者。先王之遺文具在。讀其書論其世。可考而知。士不務此而趨走逐末。則朕稽參成周建

立法度何賴焉。其令太學辟雍提舉學事司。自今有能博通詩書禮樂稽古明道見天地之大全者。置之上等。其人材技俗者。不待考選校定之數。其實狀以聞。朕將不次而用之。國朝洪武十八年八月癸丑。太祖皇帝命大都督府官選武臣子弟入國子學讀書。太祖諭之曰。武臣從朕定天下。以功世祿。其子弟長於富貴。又以父兄早歿。鮮知問學。宜令讀書。知古今。識道理。俟有成立。然後命官。庶幾得其實用也。昔霍光功非不高。身死未久。而子孫橫肆。卒致夷滅。者不學故也。郭子儀中興唐室。功蓋天下。位極人臣。而心常謙退。保全令名。而福及後嗣者。識道理也。今武臣子弟。但知習武事。特患在不學耳。○洪武二十三年正月戊子。通政使茹瑄引奏潮州府學生陳質言其父戊大寧已死。今有司取其補伍。自念從幼至今。荷蒙國恩教育。願賜卒

業以圖上報。

太祖謂兵部尚書沈潛曰。國家得一卒易。得一才難。此生既有志於學。可削其兵籍。遣歸進學。潛對曰。此生學未成。效若遠。削其兵籍。則缺軍伍。

太祖曰。國家於人材必養之於未用之先。而用之於既成之後。譬之稼。必豫耕。則有穫。若刈不待熟。則無用。且事有輕重。難拘一律。苟軍士缺伍。不過失一力士耳。若獎成一賢材。以

資任用。其繫豈不重乎。

永樂三年正月壬子。先是

太宗皇帝命翰林院學士兼右春坊大學士解縉等於新進士中選材質英敏者。俾就文淵閣進其學。至是。縉等選脩撰曾榮。編脩周述。周孟簡。庶吉士楊相。劉子欽。彭汝器。王英。王直。余鼎章。敬王訓。柴廣敬。王道熊。直陳敬宗。沈升。洪順。章朴。余學。雙羅汝敬。盧翰。湯流。李特。勉。段民。倪維哲。袁添祿。吾紳。楊勉。二十八

人入見。

太宗諭勉之曰。人須立志。志立則功就。天下古今之人。未有無志而能建功成事者。汝等簡拔於千百人中。為進士。又簡拔於進士中。至此。固皆今之英俊。然當立心遠大。不可安於小成。為學必造道德之微。必具體用之全。為文必並驅班馬。韓歐之間。如此立心。日進不已。未有不成就者。古之文學之至。豈皆天成。亦積功所致也。汝等勉之。朕不任爾以事。文淵

閣古今載籍所萃。爾各食其祿。日就閣中。恣爾玩索。務實得於己。庶國家將來皆得爾用。不可自怠。以孤朕期待之意。時庶吉士周忱自陳年少。願進學。

太宗喜曰。有志之士也。命增忱為二十九人。遂命司禮監月給筆墨紙。光祿給朝暮膳。禮部月給膏燭鈔人三錠。工部擇近第宅居之。四年三月丙辰。進士陳紀等還鄉。陸鏗。太宗諭之曰。為學至以進士發身。亦出乎等倫。

然道理無窮。古人至老務學不厭。今人苟遂一得。即不復前進。故遠不逮古。汝等年富力強。當立志遠大務。進脩非獨成己之德。將來國家亦得實才之用。紀等皆叩首謝。復諭之曰。鄉里父兄所在。不可以一得輒生驕慢。驕慢凶德。孔子於鄉黨。恂恂似不能言。汝曹勉之。各賜鈔五錠為道里費。

知人

帝堯曰。疇咨若時登庸。放齊曰。胤子朱啓明。帝

五倫書卷十四

十一

曰。吁。嚚訟可乎。帝曰。疇咨若子。采驩堯曰。都共工方鳩僝功。帝曰。吁。靜言庸違。象恭滔天。帝曰。咨四岳。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咨。有能俾乂。兪曰。於。鯀。帝曰。吁。咈哉。方命圯族。岳曰。異哉。試可乃已。帝曰。往。欽哉。九載績用弗成。

周文王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以敬事

上帝。立民長伯

列國。晉孟孫獵得麇。使秦西巴持歸。其麇母隨

而鳴。西巴不忍。縱而與之。孟孫怒而逐西巴。居一年。召為太子傅。左右曰。西巴有罪。今以為太子傅。何也。孟孫曰。夫以一麇而不忍。又焉忍吾子乎。

漢高帝以韓信與曹參灌嬰俱擊魏。帝問酈食其曰。魏大將誰也。對曰。柏直。帝曰。是口尚乳臭。安能當吾韓信。騎將誰也。曰。馮敬。曰。是秦將馮無擇子也。雖賢不能當吾灌嬰。步卒將誰也。曰。項它。曰。是不能當吾曹參。吾無患。信

五倫書卷十四

十一

等遂與魏戰。大敗魏兵。虜魏王豹。定魏地。○呂后嘗問帝曰。陛下百歲後。蕭相國即死。令誰代之。帝曰。曹參可。問其次。帝曰。王陵可。然陵少戇。陳平可以助之。平智有餘。然難以獨任。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劉氏者。必勃也。可令為太尉。呂后復問其次。帝曰。此後亦非乃所知也。

文帝時。周亞夫為中尉。帝戒太子曰。即有緩急。周亞夫真可任。將兵及景帝即位。以亞夫

為車騎將軍。後吳楚七國反，乃拜亞夫為太尉。將三十六將軍往擊之。七國皆平。

景帝時，桃侯劉舍免相。竇太后數言宗屬魏其侯竇嬰，帝曰：「太后豈以臣有愛相，魏其者魏其沾沾自喜耳，多易難以為相持重，遂不用而相建陵侯衛綰。」

明帝時，牟融為大司農。是時帝方勤萬機，公卿朝會輒延謀政事，判折獄訟，融經明才高，善論議，朝廷皆服其能。帝數嗟嘆以為才堪

宰相。明年代伏恭為司空，舉動方重，甚得大臣節。

三國蜀先主以馬謖才器過人，好論軍計。丞相諸葛亮深加器異。先主臨薨謂亮曰：「馬謖言過其實，不可大用。君其察之。」亮猶謂不然，以謖為參軍。又違眾議，以謖統大眾。與魏將張郃戰于街亭，謖果違亮節度，為郃所破。亮流涕而斬之。○先主知劉巴之賢，攻成都時，令軍中曰：「其有害巴者，誅及三族。」及得巴，甚喜。

而諸葛亮亦數稱薦之。辟為左將軍、西曹掾。晉明帝時，王導從兄敦反，劉隗勸帝悉誅王氏，導率群從弟子姪二十餘人，每旦詣臺待罪。帝以導忠節有素，命還朝服。導稽首謝曰：「逆臣賊子，何代無之。不意今者近出臣族，帝號而執之，曰：『茂弘方託卿以百里之命。』是何言邪？」

隋文帝時，薛世雄為將，性廉謹。凡所行軍，破敵之處，秋毫無犯。帝嘉之，嘗從容謂群臣曰：「我欲舉薛世雄，群臣皆稱善。帝復曰：『世雄廉正，節槩有古人之風，遂超拜右翊衛將軍。』○辛亥之為隋州刺史。時州牧多貢珍玩，惟彥之所貢並供祭之類。帝謂朝臣曰：『人安可無學，彥之所貢，稽古之力也。』遷潞州刺史。

唐高祖時，皇甫無逸為御史大夫。時益部新開，長吏橫恣，令無逸持節巡撫之。有忌無逸專制方面及素不相協者，誣陷無逸與王世充、蕭銑等交通。帝皆審其詐，曰：「無逸在益州，極」

為清正。蓋群小不耐。欲誣之也。又曰無逸。當官執法。無所迴避。必邪佞之徒。惡直醜正。共相構扇也。所告者。遂皆坐斬。無逸既反命。帝勞之曰。公立身行己。朕之所悉。比多譖訴。但為正直。致邪佞所憎耳。無逸頓首陳謝。帝又曰。卿不負朕。何煩多謝。

太宗嘗謂侍臣曰。朕今面談公等得失。以為鑒戒。侍臣拜謝。太宗曰。長孫無忌善避嫌疑。應物敏速。至於決斷事。理求之古人。而總兵

五倫書卷十四

十四

攻戰。非其所長也。高士廉涉獵古今心術。聰俊臨難。既不改節。為官亦無朋黨。所少者骨鯁規諫。爾唐倫言辭俊利。善和解人。稱材疏行。發言啓齒。事朕三十載。遂無一言論國家得失。楊師道性行純善。自無過而情寔怯。悞未甚。更事急緩。不可得力。岑文本性道敦厚。文章自其所長。而持論常據經遠。自當不負於物。劉洎性最堅貞。有利益然。而意尚然。諾偏於朋友。能自補闕。亦可以尚焉。馬周見

事敏速。性甚貞正。至於論量人物。直道而言。朕比任使。多所稱意。褚遂良學問稍長。性亦堅正。既寫忠誠。甚親附於朕。譬如飛鳥依人。自加憐愛。比日以來。每試鞫大獄。將有任使。亦可以嘉之。帝嘗論將帥。謂左右曰。當今名將。惟李勣。任城王道宗。薛萬徹三人而已。然李勣道宗不能大勝。亦不大敗。萬徹非大勝即大敗。

德宗時。李藩為徐州從事。節度使張建封卒。

五倫書卷一四

十五

濠州刺史杜蕪。誣奏藩搖動軍情。及召藩入見。帝望見其儀形。曰。此豈作惡事人。乃釋然除秘書郎。

憲宗時。裴度兼刑部侍郎。王承宗李師道謀緩蔡兵。乃伏盜京師。刺用事大臣。已害宰相武元衡。又擊度被傷墜溝。賊意已死。因亡去。議者欲罷度安二鎮。反側帝怒曰。度得全天下。若罷之。是賊計適行。吾倚度足破三賊矣。其後賊果平。多度之功也。

國朝吳元年。

太祖御戟門與給事中吳去疾等論政務因謂之曰吾以布衣起兵與今李相國徐相國湯平章皆鄉里所居相近遠者不過百里君臣相遇遂成大功甚非偶然今掃除羣雄撫有江南人免離亂之苦每終夜思之不能安枕人心難安而易動事機難成而易壞苟撫之失宜施之不當亂由是生今中原未平正焦勞之日豈能坐守一方而忘遠慮乎正當練

五倫書卷一四

十八

兵選將平定中原諸將小心忠謹者惟徐達聽受吾言可任斯寄常遇春果勇有為可以佐之其餘或為偏裨或以守城皆有可用之才天若輔吾諸將足以了之去疾對曰知臣莫若君。

主上知人善任使平定之功不難矣

求賢

舜曰咨四岳有能奮庸熙帝之載使宅百揆亮采惠疇兪曰伯禹作司空帝曰兪帝曰疇

若予工兪曰垂哉帝曰兪帝曰疇若于上下草木鳥獸兪曰益哉帝曰兪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兪曰伯夷帝曰兪

商湯時伊尹耕于有莘之野湯使人以幣聘之囂囂然曰我豈以湯之聘幣為哉我豈若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哉湯三使往聘之既而幡然改曰與我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吾豈若使是君為堯舜之君哉吾豈若使是民為堯舜之民哉吾豈若於吾身親見之哉

五倫書卷一四

九

高宗立思復興殷而未得其佐乃恭默思道夢帝與之良弼高宗以夢所見視群臣皆非也乃使工畫其像徧求於天下得說於傅巖是時說操版築既至高宗曰是也遂以為相與論治道殷國大治

周文王初為西伯將出獵卜之曰非龍非鸞非熊非羆非虎非貔所獲霸王之輔於是遇太公於渭水之陽與語大說曰自吾先君太公

曰。當有聖人適周。周因以興。子真是邪。吾太公望子久矣。故號曰太公望。載與俱歸。立為師。

成王嗣位。求忠臣輔助。已為政。乃作敬之詩。有曰。佛時仔肩。示我顯德行。作小苾之詩曰。子其懲而苾後患。莫予荦蜂。自求辛螫。肇允彼桃蟲。拚飛維鳥。未堪家多難。子又集于慕。宣王欲得國子之能。漢訓諸侯者。樊穆仲曰。魯侯孝公。王曰。何以對曰。肅恭明神而敬事。

五倫書卷十四

幸

耆老。賦事行刑。必問於遺訓。而咨於故實。不干所問。不犯所咨。王曰。然則能訓治其民矣。乃命魯孝公於夷宮。

列國。齊桓公設庭燎。為士之欲造見者。暮年而士不至。於是東野鄙人有以九九之術見者。桓公曰。九九何足以見乎。鄙人對曰。臣非以為足以見也。臣聞主君設庭燎以待士。暮年而士不至。夫士之所以不至者。君天下賢君也。四方之士皆以自論。而不及君。故不至也。

夫九九薄能耳。而君猶禮之。況賢於九九乎。夫泰山不辭壤石。江海不逆小流。所以成高大也。詩曰。先民有言。詢于芻蕘。言博謀也。桓公曰。善。乃因禮之。暮月。四方之士相攜而並至。

燕昭王既立。卑身厚幣。以招賢者。謂郭隗曰。誠得賢士。與之共國。孤之願也。先生視可者。得身事之。隗曰。古之人。君有以千金使涓人求千里馬者。馬已死。買其骨五百金而還。君

五倫書卷十四

幸

怒。涓人曰。死馬且買之。況生者乎。馬今至矣。不期年而千里馬至者三。今王必欲致士。先從隗始。況賢於隗者。豈遠千里哉。王遂為隗築宮而師事之。於是樂毅自魏往。鄒衍自齊往。劇辛自趙往。士爭趨燕。

漢高祖十一年。思用賢者。乃下詔曰。王者莫高於周文。伯者莫高於齊桓。皆待賢人而成名。今天下賢者。智能宣特古之人乎。患在人主不交故也。士奚由進。今吾以天之靈。賢士大

夫之力。定有天下。以為一家。欲其長久。世世奉宗廟。亡絕也。賢人已與我共平之矣。而不與我共安利之。可乎。賢士大夫有肯從我游者。吾能尊顯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其有意稱明德者。郡守必身勸為之。駕

武帝元朔元年。詔曰。夫本仁祖義。褒德祿賢。勸賞刑暴。五帝三王。所繇昌也。故深詔執事。興廉舉孝。庶幾成風。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三人並行。厥有我師。今或至闔郡而不薦一

人是化。不下究。而積行之君子。壅於上聞也。且進賢受上賞。救賢蒙顯戮。古之道也。其與中二千石。禮官博士。議不舉者。罪。是時天下慎法。莫敢諫舉。而貢士蓋鮮。故有斯詔。元封五年。詔曰。蓋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馬或奔蹏。而致千里。士或有負俗之累。而立功名。夫泛駕之馬。跡絕之士。亦在御之而已。其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材異等。可為將相及使絕國者。

昭帝始元五年。詔曰。朕以眇身。獲保宗廟。戰戰栗栗。夙興夜寐。脩古帝王之事。通保傳傳。孝經論語。未云有明。其命三輔。太常舉賢良各二人。郡國文學高第各一人。

宣帝元康元年。詔曰。朕不明六藝。鬱于大道。是以陰陽風雨未時。其博舉吏民。厥身脩正。通文學明於先王之術。宣究其意者。各二人。中二千石各一人。○丞相丙吉病篤。帝自臨問曰。君即有不諱。誰可代者。吉辭謝曰。群臣

行能明主所知。愚臣無所能識。帝固問。吉頓首曰。西河太守杜延年。明於法度。曉國家故事。前為九卿十餘年。今在郡治有能名。廷尉于定國。執憲詳平。天下自以不寃。太僕陳萬年。事母孝。博厚備於行止。此三人能皆在臣右。惟上察之。帝以吉言皆是。及吉薨。徵杜延年。陳萬年相繼為御史大夫。于定國為丞相。居位皆稱職。帝稱吉為知人。

光武建武七年。詔曰。地陰陽錯謬。日月薄食。

百姓有過。在予一人。大赦天下。公卿司隸州牧。舉賢良方正各一人。遣詣公車。朕將覽試焉。章帝建初八年。詔書辟士四科。一曰德行高妙。志節清白。二曰經明行脩。能任博士。三曰明曉法律。足以決疑。能按章覆問。文任御史。四曰剛毅多略。遭事不惑。明足照姦。勇足斷決。才任三輔。皆存孝悌清公之行。自今已後。審四科辟召。及刺史二千石察舉茂才尤異者。孝廉庶吏務實校試以職。

五倫書卷十四

五

三國蜀先主屯新野訪士於徐庶。庶曰。諸葛孔明者。卧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先主曰。君與俱來。庶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將軍宜枉駕顧之。由是先主遂遣亮。凡三往乃見。與論當世之務。先主皆稱善。由是情好日密。關羽張飛等不悅。先主解之曰。孤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願諸君勿復言。羽飛乃止。

唐高祖武德五年。詔曰。朕膺圖馭宇。寧濟兆民。思得賢能。用清治本。苟有才藝。所貴適時。潔

已登朝。毋嫌自進。宜令京官五品已上及諸司總管刺史舉一人。其有志行可錄。才用未申。亦聽自舉。具陳藝能。當加顯擢。授以不次賞罰之科。並依別格。所司頒下。詳加搜引。務在獎納。稱朕意焉。

太宗貞觀元年。帝謂尚書右僕射封德彝曰。比來令卿舉賢才。未嘗有所推薦。天下事重。宜分朕憂。對曰。臣愚豈敢不盡心。但今所見實無奇材異行。帝曰。前代明王。使人如器。不

五倫書卷十四

五

借才於異代。皆取士於當時。何代無賢才。但患遺之不知爾。德彝慙而退。○三年。詔曰。白屋之內。閭閻之人。但有文武才能。灼然可取。或言行忠謹。堪理時務。或在昏亂而肆情過。太平而克己。亦錄名狀。與官人同申。○是年。以房玄齡。杜如晦。為僕射。帝謂玄齡如晦曰。公為僕射。當廣求賢人。隨才授任。比聞聽訟。日不暇給。安能助朕求賢乎。因敕尚書細務。屬左右丞。唯大事當奏者。乃關僕射。○十一

年詔令河北淮南諸州長官於所部之內精加訪採。其有孝弟淳篤。兼閑時務。儒術該通。可為師範。文詞秀羨。才堪著述。明識治體。可委字民。并志行脩立。為鄉里所推者。舉送洛陽官。各給傳乘。優禮發遣。當隨其器。能擢以不次。若以老病不堪入朝者。具以名聞。庶巖穴靡遺。俊乂可致。務盡搜揚之道。稱朕意焉。高宗顯慶三年。帝謂宰臣曰。四海之廣。唯在得賢。卿等用人。多存形跡。護避親知。不能盡

五倫書卷十四

二十六

意。甚為不取。昔祁奚舉子。古人以為美談。即使卿等兒姪有材。亦須依例進舉。

玄宗開元十四年。勅天下官人。百姓有精於經史。道德可尊。工於著述。文質兼美。宜令本司本州長官。指陳藝業錄狀。奏聞。其吏部選人。亦令所司銓擇。各以名薦。朕當明試。自觀其能。若行業可甄。待以不次。如妄有褒進。必加明罰。○二十三年。詔曰。每渴賢良。無忘餐寢。頃雖虛佇。未副旁求。其或才有王霸之略。

學究天人之際。智勇堪將帥之選。政能當牧宰之舉者。五品已上清官。及軍將都督刺史。各舉一人。孝弟力田。鄉閭推重者。本州刺史。長官各以名聞。○二十六年。制曰。朕之爵位。唯待賢能。雖選士命官。則有常調。而安卑退迹。尚慮遺才。其內外八品以下官。及草澤間。有學業精博。蔚為儒首。文詞雅麗。通於政術。為眾所推者。各委本州本司長官。精加搜擇。具以聞薦。○二十九年。詔曰。士人歲罷。衆何

五倫書卷十四

二十七

以知。豈若父子之間。自相推薦。昔祁奚之舉。祁午。謝安之任。謝玄。良史書之。咸以為美。賢彥之士。何代無人。寧限嫌疑。致有拘忌。其內外官有親伯叔及兄弟。并子姪中灼然有才術異能。風標節行。通閑政理。據資歷堪充刺史縣令者。各任以名薦。肅宗乾元元年。詔令京官五品以上。各舉忠正孝友文儒周慎。堪任東宮官者。務取實材。不得虛薦。

德宗貞元四年。詔曰。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高蹈不仕。隱居巖穴。孝弟力田。聞於鄉里者。所在長官。具名聞薦。諸色人中有清白政術。堪任刺史縣令者。常參官各舉所知。朕當親自策試用之。

宋太祖雍熙二年三月。親試禮部貢士四百九十七人于崇政殿。始分三甲。錫宴于瓊林苑。進士及第第一人授節度推官。寵之以詩。遂為定制。帝謂侍臣曰。朕親選多士。殆忘飢渴。

召見臨問。觀其才技而用之。庶野無遺賢。而朝廷多君子爾。

真宗策貢士于崇政殿。擢第者千八百餘人。其間有晉天福中隨計者。較藝之詳。推恩之廣。未之有也。帝連三日臨軒。初無倦色。○景德二年。增置六科。曰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博通墳典。明於教化。科。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詳明吏理。可使從政。科。識洞韜畧。運籌帷幄。科。軍謀宏遠。材任邊計。科。以待京朝官。

之被舉及被應選之士

仁宗慶曆四年。以科舉進士明經諸科之外。又有特奏名別頭試之目。特奏名者。始於晉天福中以士之貢于鄉。而屢絀於禮部。或試所不錄者。積前後舉數。參其年而差等之。遇親策士。則別籍其名。以奏。徑許赴試。至咸平三年。是科至九百餘人。馬別頭試者。士有親戚仕本州。或為發解官。及侍親遠宦。距本州二千里。令轉運司類試。以十率之。取三人。

以貢焉。宋之取才。惟進士諸科。名卿鉅公皆由此選。○嘉祐二年。進士諸科待試京師者。恒六七千人。一不幸有故。不應詔。往往沉淪十數年。以此駁行於進者。不可勝數。王洙侍迓英閣。講周禮。至三年大比。大考州。○贊鄉大夫廢興。帝曰。古者選士如此。今率四五歲一下詔。故士有抑而不得進者。孰若裁其數。而屢舉之也。下有司議。咸請易以間歲之法。則無滯才之歎。薦舉數既減半。主司易以

詳較得士必精。且人少則有司易於檢察。偽濫自不能容。使寒苦藝學之人得進。於是下詔間歲貢舉。貢士諸科悉解舊額之半。增設明經試法。凡明兩經或三經。五經各問大義十條。兩經通八。三經通六。五經通五。為合格。兼以論語孝經策時務三條。出身與進士等。而罷說書舉人。○六年策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于崇政殿。時王介、蘇軾、蘇轍皆在舉中。轍對切直。胡宿力請黜之。帝不許。曰：求直

言而以直棄之。天下其謂我何。

英宗謂輔臣曰：館閣所以育俊才。比欲選人出使無可者。豈乏才邪。又曰：卿等為朕各舉才行兼善者數人。雖親戚世家勿嫌。朕當親閱可否。於是韓琦、曾公亮、歐陽脩、趙鼎、齊舉者凡三十人。

高宗謂宰執曰：朕思安民之道。無過擇監司郡守。可令侍從官公舉。仍不限員數。中書置籍。朕亦書之屏風。置諸左右。

五倫書卷十四

辛

金世宗思得賢才與圖至治。一日召宰臣謂曰：卿等職居輔相。曾無薦舉。何也。且卿等老矣。殊無可以自代者乎。惟朕嘗言某人可用。然後從而言之。卿等既無所言。必待朕知而後進用。將復有幾。顧張汝霖曰：若右丞相者亦因石丞相言而知也。汝霖對曰：臣等苟有所知。豈敢不薦。但無人爾。帝曰：春秋諸國分裂。土地褊小。皆稱有賢。今天下之大。豈無人材。但卿等不舉而已。今朕自勉庶幾致治。他日

五倫書卷十四

壬

子孫誰與共治乎。汝霖等皆有慙色。一日帝又謂宰臣曰：今之用人。太拘資格。如此何能得人。汝霖對曰：不拘資格。所以待非常之才。帝曰：昔崔祐甫為相。未踰年薦八百人。豈皆非常才邪。

元世祖即位。召竇默至上都。問曰：朕欲求唐魏徵者。有其人乎。默對曰：犯顏諫諍。剛毅不屈。則許衡其人也。深識遠慮。有宰相才。則史天澤其人也。天澤時宣撫河南。帝即召拜右丞。

相以默為翰林侍講學士○至元二十三年命侍御史程文海搜賢江南帝素聞葉李名諭文海曰此行必致葉李來李既至勅集賢大學士阿魯渾撒里館于院中他日召見披香殿勞問卿遠來良苦且詢以治道安出李歷陳古帝王得失成敗之由帝首肯賜坐錫宴命五日一入議事

仁宗與宰相李孟論用人方孟曰人材所出固非一途然漢唐宋以來科舉得人為盛今

欲興天下之賢能如以科舉取之猶勝於多門而進然必先德行經術而後文辭乃可得真材也帝深然其言決意行之延祐二年春命孟知貢舉及廷策進士為監試官

國朝洪武六年四月命吏部訪求賢才

太祖皇帝曰世有賢才國之寶也古之聖王恒汲汲於求賢若高宗之於傳說文王之於呂尚二君者豈其智之不足也而遑遑於版築鼓刀之徒蓋賢才不備不足以為治鴻鵠之

能遠舉者為其有羽翼也蛟龍之能騰躍者為其有鱗鬣也人君之能致治者為其有賢人而為之輔也今山林之士豈無德行文藝之足稱者宜令有司採舉備禮遣送至京朕將任用之以圖至治○十九年七月詔舉經明行脩練達時務之士年七十以下者郡縣禮送京師

太祖諭禮部郎中鄭居貞曰古之老者雖不任以政至於諮詢謀謨則老者閱歷多而聞見廣達於人情周於物理有可資者居貞對曰人至六十精力衰耗則不能勝事請六十以上者不遣

太祖曰政為比來有司不體朕意士有耆年便置不問豈知老成古人所重文王用呂尚而興穆公不聽蹇叔而敗伏生雖老猶足傳經豈可槩以耄而棄之也若年六十以上七十以下者當置翰林以備顧問四十以上六十以下者則於六部及布政司按察司用之

仁宗皇帝即位之初。命吏部令在京七品在外五品以上文官及知縣於五品以下見任官及軍民中訪舉德性淳篤行止端方或材能出衆政績顯著或文學有稱識見優遠者量材擢用若有蔽賢及濫舉者論罪如律所舉之人後犯贓罪舉者連坐曰朝廷比年數下詔舉賢而奉行率多徇私背公或以賄賂舉或以親故舉所得實用十不三四政事何由而理生民何由而安自今必嚴舉主連坐

之法庶得實材

五倫書卷十四

五倫書卷之十四

五倫書卷之十五

君道

善行

用賢

黃帝得蚩尤明乎天道得大常而察乎地利得奢龍而辯乎東方得祝融而辯乎南方得大封而辯乎西方得后土而辯乎北方得六相而天地治神明至

唐堯之時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舒隤音類敷音魚開

五倫書卷十五

禱音桃戴音衍大臨龍降音反庭堅仲容叔達謂之

八愷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奮仲堪叔獻季

仲伯虎仲熊叔豹季狸謂之八元此十六人

者世濟其美不隕其名堯未之舉舜既攝位

舉八愷使主后土以揆百事莫不時序舉八

元使布五教于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

孝內平外成

商成湯陟丕釐上帝之耿命乃用三有宅克即宅曰三有俊克即俊嚴惟丕式克用三宅三

俊其在商邑用協于厥邑其在四方用丕式見德○初置二相以伊尹仲虺為之

周文王惟克厥宅心乃克立茲常事司牧人以克俊有德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慎惟
有司之牧夫是訓用違庶獄庶慎文王罔敢知于茲○脩和有夏亦惟有若虢叔有若闕
夭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顛有若南宮括
武王惟茲四人尚迪有祿後暨武王誕將天
威咸劉厥敵惟茲四人昭武王惟冒丕單稱

五倫書卷十五 二

德

成王以周公輔政曰惟公德明光于上下勤
施于四方旁作穆穆迓衡不迷文武勤教予
冲子夙夜毳祀王曰公功斐迪篤罔不若時
康王以畢公保釐東郊曰惟公懋德克勤小
物弼亮四世正色率下罔不祇師言嘉績多
于先王予小子垂拱仰成

宣王元年以召穆公為相秦仲為大夫用樊
侯仲山父尹吉父程伯休父虢文公申伯韓

侯顯父南仲方叔張仲之屬並為卿佐與集
北民是歲西戎殺秦仲王命南仲召虎方叔
吉父征定西戎復先王境土王化復行

中興

列國魯君使宓子賤為單父宰子賤辭去因請
借善書者二人使書憲書教品魯君與之至
單父使書子賤從旁引其肘書醜則怒之欲
好書則又引之書者患之請辭去歸以告魯
君魯君曰子賤苦吾擾之使不得施其善政
也乃命有司毋得擅徵發單父單父之化大

五倫書卷十五 三

治

鄭簡公謂子產曰飲酒之不樂鐘鼓之不鳴
寡人之任也國家之不又朝廷之不治與諸
侯交不得志子之任也子無入寡人之樂寡
人無入子之朝自是以來子產治鄭城門不
閉國無盜賊道無餓人

齊桓公以管仲為仲父有司請吏於桓公公
曰以告仲父有司又請公曰以告仲父若是

者三。在側者曰。一則告仲父。二則告仲父。易
戎為君乎。公曰。吾未得仲父則難。已得仲父
曷為其不易也。故王者勞於求人而佚於得
賢也。

威王與魏王會田於郊。魏王問曰。王有寶乎。
威王曰。無有。魏王曰。若寡人國小也。尚有徑
寸之珠。照車前後各十二乘者十枚。柰何以
萬乘之國而無寶乎。威王曰。寡人所以為寶
與王異。吾臣有檀子者。使守南城。楚人不敢

五倫書卷十五

四

為寇。泗上十二諸侯皆來朝。吾臣有盼子者。
使守高唐。則趙人不敢東漁于河。吾臣有黔
夫者。使守徐州。則燕人祭北門。趙人祭西門。
從而從者七十餘家。吾臣有種首者。使備盜
賊。則道不拾遺。此四臣者。將照千里。豈特十
二乘哉。魏王慚。不懌而去。

秦穆公使賈人載鹽。賈人買百里奚。以五殺
羊之皮。使將車至秦。穆公觀鹽。見百里奚。牛
肥。曰。任重道遠。以險。牛何以肥。對曰。臣飲食

之以時。使之不以暴。有險先後之。以身。是以
肥也。穆公知其君子也。與語大悅。而任之政。
漢高帝既平楚。置酒雒陽南宮。曰。通侯諸將。皆
言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項氏所以失天下者。
何高起。王陵對曰。陛下使人攻城畧地。因而
與之。與天下同其利。項羽妬賢嫉能。有功者
害之。賢者疑之。戰勝而不與人功。得地而不
與人利。此其所以失天下也。帝曰。公知其一。
未知其二。夫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

五倫書卷十五

五

吾不如子房。填國家。撫百姓。給餽餉。不絕糧
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眾。戰必勝。攻必取。
吾不如韓信。三人者。皆人傑也。吾能用之。此
吾所以取天下。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
其所以為我禽也。群臣悅服。帝為趙王如
意。置貴彊相。乃徙御史大夫周昌為之。既久。
帝持御史大夫印弄之。曰。誰可以為御史大
夫者。歟。視符璽。御史趙堯曰。無以易堯。遂拜
堯為御史大夫。

文帝時張釋之為謁者既朝畢因前言便宜事。帝曰卑之母甚高論。今今可行也。於是釋之言秦漢之間事。秦所以失。漢所以興者。帝稱善。拜釋之為謁者。帝幸虎園。就車召釋之。駮乘徐行。行問釋之秦之弊。具以質言。至宮。帝拜為公車令。宣帝在民間。知百姓苦吏急。聞河南丞黃霸持法平。乃召以為廷尉。正數決疑獄。庭中稱平。

五倫書卷十五 六

三國蜀先主既得益州。大饗士卒。自領州牧。以諸葛亮為股肱。法正為謀主。關羽張飛馬超為爪牙。許靖糜竺簡雍為賓友。董和黃權李嚴等本劉璋之所授用也。吳壹費觀等又璋之婚姻也。彭萊又璋之所排擯也。劉巴者。宿昔之所忌恨也。皆處之顯任。盡其器能。有志之士無不競勸。

晉武帝時。并州刺史王廣言劉宣於帝。帝召見。嘉其占對。因曰。吾未見宣。謂廣言虛耳。今見

其進止風儀。真所謂如珪如璋。觀其性質。足能撫集本部。乃以宣為右部都尉。特給赤幢。曲蓋。蒞官清恪。所部懷之。

元帝始以琅邪王徙鎮建康。吳人不附。會三月上巳。帝觀禊。乘肩輿。具威儀。王道及諸名勝皆騎後。吳人顧榮賀循。覘之驚異。相率拜於道左。導因進曰。顧榮賀循。此土之望。若引之以結人心。帝乃使導躬造循榮。二人皆應命而至。由是百姓歸心。帝從容謂導曰。卿

五倫書卷十五 七

吾之蕭何也。

唐太宗初即位。聞景州錄事參軍張玄素名。召見問以政道。對曰。隋主自專庶務。不任群臣。以一人之智。決天下之務。借使得失相半。乖謬已多。下諛上蔽。不亡何待。陛下誠能擇臣而分任以事。高拱穆清。而考其成敗。何憂不治。帝善其言。擢為侍御史。貞觀五年。詔百官言得失。時馬周客中郎將常何家。何武人不涉學。周為條二十餘事。皆當世所切。太宗

15027 子部 儒家類 4 反E月

怪問何何曰。此非臣所能。家客馬周。教臣言之。客忠孝人也。帝即召之。問未至。遣使者四輩。敦趣及謁。見與語大悅。詔直門下省。明年拜監察御史。

玄宗方躬萬機。朝夕詢逮。他宰相畏帝威。決皆謙憚。唯獨姚崇。佐裁決。故得專任。崇病。疾移告。凡大政事。帝必命源乾曜。就咨焉。乾曜所奏善。帝則曰。是必崇畫之。有不合。則曰。胡不問崇。帝欲崇自近。詔徙寓四方館。日遣問。

五倫書卷十五

八

食飲起居。高醫尚食。踵道崇以館局華大。不敢居。帝使語崇曰。恨不處禁中。此何避。開元四年。以廣州都督宋璟為刑部尚書。西京留守。命馳驛詣闕。遣內侍將軍楊思勗迎之。璟風度凝遠。人莫測其際。在途竟不與思勗交言。思勗素貴幸。歸訴於帝。帝嗟歎良久。益重璟。十三年十一月。帝東封還。至宋州。宴從官。謂張說曰。懷州刺史王丘。餼車之外。一無他物。魏州崔沔。供帳無錦繡。示我以儉。濟

州裴耀卿表數百言。莫非規諫。且曰。人或重擾。則不足以告成。朕常置之座隅。如三人者。不勞人以市恩。真良吏矣。顧謂刺史寇泚曰。此亦屢有。以酒饌不豐。訴於朕者。知卿不借譽於左右也。自舉酒賜之。於是丘為尚書左丞。沔為散騎侍郎。耀卿為定州刺史。二十一年。帝以蕭嵩韓休共輔政。嵩寬博。多可休峭鯁。時政得失。言之未嘗不盡。帝嘗獵苑中。或大張樂。稍過差。必視左右曰。韓休知否。

五倫書卷十五

九

已而疏輒至。嘗引鑑。默不樂。左右曰。自休入朝。陛下殊瘦於舊。帝曰。吾雖瘠。天下肥矣。且嵩每啓事。必順旨。我退而思。天下不安。寢休敷陳治道。多訐直。我退而思。天下寢必安。吾用休為社稷計耳。非為身也。

代宗以太常卿楊綰為中書侍郎。綰性清簡。儉素。制下之日。朝野相賀。郭子儀方宴客。聞之。減坐中聲樂。五分之四。京兆尹黎幹。驕從甚盛。即日省之。止存十騎。中丞崔寬第舍宏。

侈。亟毀撤之。帝方倚綰釐革弊政。會綰疾卒。帝痛之曰。天不欲朕致太平。何奪朕楊綰之速也。

德宗時。陸贄為翰林學士。上所親信。居艱難中。雖有宰相大小之事。上必與贄謀之。時謂之內相。

憲宗每有詢訪於翰林學士李絳。絳隨事補益。所言無不聽。欲遂以相。而倖臣吐突承璀寵方盛。忌其進。陰有毀短。帝乃黜承璀。淮南

監軍。翌日拜絳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高邑男。

文宗開成中。以狄兼善為御史中丞。帝曰。御史中丞。朝廷紀綱一臺。理則朝廷理。則天下理。無曠厥職。兼善奏曰。凡天下有礙法。不得中道。事臣盡得以彈奏。帝曰。大抵以顧望。畏忌為心者。自失職業。卿梁公之後。將嗣家聲。不可不留意。

宣宗時。令狐綯遷翰林學士。承旨。夜對禁中。

燭盡。帝以乘輿金蓮華炬送還院。吏望見。以為天子來。及綯至。皆驚。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輔政十年。

宋太祖謂宰相曰。深嚴之地。當待宿儒處之。范質等對曰。竇儀清介重厚。然已自翰林遷端明矣。太祖曰。非斯人不可處禁中。卿當諭以朕意。勉令就職。即日再入翰林為學士。

太宗器重寇準。嘗曰。朕得寇準。猶唐文皇之得魏鄭公也。準為虞部員外郎。言事召對稱

旨。帝謂宰相曰。朕欲擢用寇準。當授以何官。宰相請用以開封府推官。上怒曰。此官豈所以待準者也。宰相請用以為樞密直學士。帝

沉思良久曰。且使為此官可也。○呂端為相。清靜簡易。帝戒大臣凡中書事。必經呂端詳酌。乃奏聞。

真宗咸平初。戶部侍郎參知政事李沆。以本官平章事。監脩國史。改中書侍郎。會契丹犯邊。帝北幸。命沆留守京師。肅然。○畢士安拜

參知政事。入謝。帝曰：未也行且相。卿士安頓首。帝曰：朕倚卿以輔相。豈特今日邪？○王旦拜平章事。兩府凡有大事。帝曰：曾與王旦議否。旦以為可。即可。其委任如此。

仁宗慶曆三年。用諫官歐陽脩之言。以范仲淹參知政事。富弼為樞密副使。帝方銳意太平。責成輔相。命弼主北事。仲淹主西事。○帝以富弼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與文彥博並命。宣制之日。士大夫相慶於朝。帝微覘知之。以

五倫書卷十五

十三

語學士歐陽脩曰：古之命相。或得諸夢卜。豈若今日人情如此哉。脩頓首賀。○呂夷簡為司徒。章獻太后臨朝十餘年。天下晏然。夷簡之力為多。其後雖數為言者所詆。帝眷倚不衰。神宗即位。首擢司馬光為翰林學士。光力辭不許。帝曰：古之君子。或學而不文。或文而不學。惟董仲舒揚雄兼之。卿有文學。何辭。光曰：臣不能為四六。帝曰：如兩漢制誥可也。光曰：本朝故事不可。帝曰：卿能舉進士取高等。而

云不能四六何也。光趨出。帝遣內臣至閣門。強光受告拜而不受。趣光入謝。曰：帝坐以待公。光入至廷中。以告置光懷中。不得已乃受。○名趙抃知諫院。故事。近臣自成都還。將大用。必更省府。不為諫官。帝曰：用趙抃為諫官。賴其言爾。苟欲用之。何傷。擢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以張方平代吳奎參知政事。方平力辭。帝曰：卿歷三朝。無所阿附。左右莫為先容。可謂獨立傑出矣。先帝已欲用卿。今復何

五倫書卷十五

十三

辭。○呂公著以疾丐去位。除資政殿學士。定州安撫使。俄永樂城陷。帝臨朝歎曰：邊民疲弊如此。獨呂公著為朕言之耳。徙揚州。加大學士。將立太子。帝謂輔臣曰：當以呂公著司馬光為師傅。

哲宗以文彥博平章軍國重事。存宰臣之上。一月兩赴經筵。六日一朝。因赴都堂議事。彥博凝簡莊重。顧盼有威。事四朝。更二府。為將相五十餘年。英傑之譽聞于四夷。○元祐元

年。呂公著拜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與司馬光同心輔政。推本先帝之志。凡欲革而未暇。與革而未定者。一二舉行之。民歡呼鼓舞。咸以為便。光薨。帝獨委之當國。

孝宗隆興元年。胡銓為起居郎。帝曰。近日除臺官外。議如何。銓曰。外人鼓舞謂陛下得人。帝曰。卿與王十朋皆朕親擢也。○乾道三年。寔允文除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會吳璘卒。議擇代。帝諭允文曰。吳璘既卒。汪應辰恐

平倫書卷十五 十四

不習軍事。無以易卿。凡事不宜效張浚迂闊。軍前事卿一一親臨之。即拜資政殿大學士。四川宣撫使尋詔依舊知樞密院事。○周必大為敷文閣待制兼侍讀。權兵部侍郎兼直學士院。帝勞之曰。卿不迎合。無附麗。朕所倚重。遂除兵部侍郎兼太子詹事。尋拜右丞相。寧宗舊聞朱熹名。恨不得熹為講官。即位召待制兼侍講。熹至。首論經權常變之道。次言為學之道。莫先於窮理。窮理之要。必在於讀

書。讀書之法。莫貴於循序而致精。致精之本。則又在於居敬而持志。帝嘉納之。熹辭待制。帝手札卿。經術淵源。正資勸講。次對之職。勿復牢辭。以副朕崇儒重道之意。

理宗召真德秀為翰林學士。魏了翁直學士。二人入對。帝迎謂曰。卿去國十年。每切思賢。德秀以大學衍義上進。因言于帝曰。夫之所助者。順人之所助者。信天厭夷。德久矣。陛下倘能敬德。以迓續休命。中原終為吾有。若徒

平倫書卷十五 十五

以力求之。而不反其本。天意難測。臣實憂之。了翁入對。言事剴切。反覆利害之端。至漏下四十刻。乃退。帝皆嘉納之。

元太祖命闍里畢與皇太弟國王分撥諸侯王城邑。諭闍里畢曰。漢人中若王檝。宣撫者可任使之。遂以前職兼判三司副使。後又命省臣總括婦附工匠之數。將俾大臣分掌之。大師阿海具列諸大臣名。帝曰。朕有其人。偶忘姓名。良久曰。得之矣。舊人王宣撫可任。是職

遂命機掌之

世祖至元初。旭烈兀遣伯顏入奏事。世祖見其貌偉聽其言厲曰。非諸侯王臣也。其留事朕與謀國事。恒出廷臣。右世祖益賢之。勅以中書右丞相安童女弟妻之。至元二年拜光祿大夫中書左丞相。諸曹白事有難決者。徐以一二語決之。眾服曰。真宰輔也。○帝嘗命書記劉秉忠擬議治天下之大經。養民之良法。秉忠條上祖宗舊典。參以古制之宜於今

五倫書卷十五

十六

者。帝善之。詔下之日。綱舉目張。一時人材咸見錄用。時秉忠猶未有官。稱遂授光祿大夫。太保參預中書省事。○至元十七年。加竇默昭文館大學士。默為人樂易平治。未嘗評品人物。與人居溫然。儒者也。至論國家大計。面折廷諍。人謂汲黯無以過之。帝嘗謂侍臣曰。朕求賢三十年。惟得竇漢卿及李俊民二人。又曰。如竇漢卿之心。姚公茂之才。合而為一。斯可謂全人矣。○二十六年。皇孫出鎮懷孟。

帝為選老成練達舊臣護之。乃以屬太子家

丞王倚。陸燾。帝目之良久。謂侍臣曰。倚脩潔人也。左右皇孫得人矣。及行營幕所在。軍政肅然。○二十八年。帝欲用翰林學士承旨不忽木為丞相。固辭。帝曰。朕過聽桑哥。致天下不安。今雖悔已無及矣。朕識卿幼時使卿從學。政欲備今日之用。勿多讓也。不忽木曰。朝廷勳舊齒爵居臣右者尚多。今不次用臣。無以服眾。帝曰。然則孰可。對曰。太子詹事完澤

五倫書卷十五

十七

可向者籍沒阿合馬家。其賂遺近臣皆有簿籍。唯無完澤名。又嘗言桑哥為相必敗國事。今果如其言。是以知其可也。帝曰。然非卿無以任吾事。乃拜完澤右丞相。不忽木平章政事。

仁宗初即位。拜李孟中書平章政事。進階光祿大夫。推恩其三世。且諭曰。卿朕之舊學。其盡心以輔朕之不及。後孟以貴戚近臣。惡其不便於已。而心服其公。嘗因間請乞解罷政

權避賢路。帝曰：朕在位，必卿在中書。朕與卿相與終始。自今其勿復言。○帝責成監學。拜劉賡為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吳澄為司業。皆欲有所更張以副帝意。

文宗天曆初，開奎章閣，首擢揭傒斯為授經郎，即以教勳戚大臣子孫。帝有諮訪，必稱旨。中書每奏用儒臣，必問曰：其才何如揭曼碩？嘗進太平政要策，帝以示臺臣曰：此朕授經郎揭曼碩所進，其見敬禮如此。

平倫書卷十五 十八

國朝吳元年，廣東何真率其官屬入朝，詔授真江西行省參政。

太祖諭之曰：天下紛爭，所謂豪傑有三，易亂為治者上也。保民達變，識所歸者次也。負固偷安，流毒生民，身死不悔，斯不足論矣。頃者師臨閩越，卿即輸誠來歸，不煩一旅之力，使兵不血刃，民庶安堵，可謂識時達變者矣。真叩頭謝曰：昔武王伐暴，救民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今

主上除亂以安天下，天命人歸，四海景從，臣本蠻邦之人，始者逢亂，不過結聚鄉民為保生之計，實無他志。今幸遇大明麗天，無幽不燭，臣愚豈敢上違天命。

太祖曰：夫能不贊禍於生靈者，必世享其澤。朕嘉卿忠誠，念江西地近廣東，用是特授爾江西行省參政，以表來歸之誠。古云：令名德之興也。卿令名已著，尚懋脩厥德，以輔我國家。太宗永樂六年七月壬子，武臣有言黃福不宜

五倫書卷十五 十九

復授重任者。先時福以行部尚書坐事謫為辦事官，未幾復其官，命隨成國公理公務，故武臣以為言。

太宗曰：福才不逮爾耶？對曰：此建文舊臣，且近有過。

太宗諭之曰：君臣相與在推誠，不可畜疑。唐太宗為君，王珪魏徵初皆仇怨一體，委任之，不疑，兩人終能盡心輔政，知無不言，尉遲敬德亦仇敵也，既獲而用之，便得其死力，皆太宗

有至公之量。故能得此。今朕用人無間新舊

惟賢才是用。何嘗存一毫私意。有過者必體

情容之。有才者必推誠任之。上能推誠則人

樂盡力。若或畜疑。則人苟圖免責。誰肯盡心。

爾自今慎之。勿復妄言。○十二月己酉。召廣

西祿州判官湯宗至。陞大理寺右寺丞。或言

宗在建文中為北平按察僉事。嘗奏按察使

陳瑛受潛邸賞賜者。

太宗曰。帝王惟才是使。豈當屑屑記憶舊嫌。齊

桓用管仲。唐太宗用王魏。何嘗不得其力。竟

擢用之。

五倫書卷之十五

五倫書卷之十六

君道

善行

仁民

唐堯存心於天下。加志於窮民。痛百姓之罹罪。

憂衆生之不遂也。有一民飢。則曰此我飢之

也。有一民寒。則曰此我寒之也。一民有罪。則

曰此我陷之也。故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治。

虞舜命三后。恤功于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禹

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降播種。農殖嘉穀。三后

成功。惟殷于民。

夏禹思天下有溺者。猶己溺之。

周古公亶父。脩后稷公劉之業。積德行義。國人

皆戴之。獯鬻戎狄攻之。欲得地與民。民皆怒

欲戰。古公曰。有民立君。將以利之。今戎狄所

攻戰。以吾地與民。民之在我。與在彼。何異。以

我故戰。殺人父子而君之。予不忍為。乃以私

屬去邠。渡涑沮。踰梁山。止於岐下。邠人舉國

老弱盡歸岐下。及他旁國聞古公之仁多歸之。於是古公貶戎狄之俗。營築城郭室屋而邑別居之。民皆歌頌其德。

文王懷保小民。惠鮮鰥寡。○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老而無子曰獨。幼而無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也。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為池沼掘得死人之骨。文王曰。葬之。吏曰。此無主矣。文王曰。有天下者天下之主。有一國者一國之主。寡人固

其主矣。以衣棺更葬之。天下聞之。曰。西伯澤及枯骨。況於人乎。

漢高祖初入秦。還軍霸上。召諸縣父老豪傑謂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誅謗者族。耦語者棄市。吾與諸侯約先入關者王之。吾當王關中。與父老約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餘悉除去秦法。吏民按堵如故。凡吾所以來。為父兄除害。非有所侵暴。毋恐。秦民大喜。爭持牛羊酒食獻軍士。高祖讓不受。曰。倉

粟多不欲費民。民益喜之。

文帝元年。詔曰。方春時和。草木群生之物皆有以自樂。而吾百姓鰥寡孤獨窮困之人。或沾於死亡而莫之省憂。為民父母將何如其議。所以振貸之。○後元年十月。詔曰。間者數年不登。又有水旱疾疫之災。朕甚憂之。意朕之政有所失而行有過歟。何以致此。夫度田非益寡。計民未加益。而食之甚不足者。無乃百姓從事於末。以害農者蕃。為酒醪以靡穀

者多。六畜之食焉者眾。與其與丞相列侯吏二千石博士議之。有可以佐百姓者。率意遠思。無有所隱。○帝在位二十三年。宮室苑囿車騎服御無所增益。有不便輒弛。以利民。昭帝始元二年。遣使行郡國。舉賢良。問民疾苦。振貸貧民種食。秋。詔以所貸勿收責。除今年田租。宣帝本始四年。詔曰。導民以孝。則天下順。今百姓或遭喪。經凶災。而吏繇事使不得葬。傷

孝子之心。朕甚憐之。自今諸有大父母父母喪者。勿繇事。使得收斂送終。盡其子道。

成帝鴻嘉四年四月。帝以水旱為災。關東流冗者衆。青幽冀部尤劇。詔遣使者循行郡國。被災什四已上。民貲不滿三萬。勿出租賦。逋貸未入。皆勿收。流民欲入關。輒籍內。所入之郡國。謹遇以理。務有以全活之。

光武建武六年。詔曰。往歲水旱蝗虫為災。穀價騰躍。人用困乏。朕惟百姓無以自贍。惻然

五倫書卷十六

四

愍之。其命郡國有穀者。給廩高年鰥寡孤獨。及篤癯無家屬貧不能自存者。如律。二千石勉加循撫。無令失職。

晉武帝咸寧四年秋。大水。螟。帝問主者何以佐百姓。尚書令杜預曰。今者水災東南尤劇。宜敕兗豫等州。留漢氏舊陂以蓄水。餘皆決滙。令饑者得魚菜螺蚌之饒。此目下日給之益也。水去之後。填淤之田。畝收數鍾。此又明年之益也。典牧種牛有四萬五千餘頭。可給民

使耕種。責其租稅。此又數年以後之益也。帝從之。民賴其利。

唐太宗嘗謂侍臣曰。國家以民為本。人以食為命。若禾黍不收。則兆庶非國家所有。朕嘗欲天下之人皆富貴。惟省徭役。薄賦斂。令比屋之人恣其耕稼。如此則富矣。敦行禮讓。使人少敬長。妻敬夫。如此則貴矣。但令天下皆然。朕不聽管絃。不從田獵。樂在其中矣。

五倫書卷十六

五

承隋苛虐。以仁厚為先。太宗皇帝見明堂圖。禁鞭背。列聖所循。皆尚德教。故天寶大盜竊發。俄而夷滅。蓋本朝之化。感人心之深也。帝曰。誠如公言。

文宗太和七年正月。以去歲關輔河東旱。詔有司曰。水旱流行。疾疫作沴。兆庶艱食。疠瘥相仍。其過在予。如關輔河東。去年亢旱。秋稼不登。今春作之時。農務尤切。若不能賑救。懼至流亡。京兆府賑粟十萬石。河中府絳州各

賜七萬石。同華陝蒲晉等州各賜十萬石。並以常平義倉物充。

五代周世宗時淮南饑。命以米貸之。或曰民貧恐不能償。世宗曰。民吾子也。安有子倒懸而父不為之解哉。安在責其必償也。

宋太祖開寶八年十一月。曹彬平江南。捷至。群臣稱賀。太祖泣曰。宇縣分割。民受其禍。攻城之際。必有橫罹鋒刃者。實可哀也。命出米十萬賑卹之。

五倫書卷十六

六

真宗咸平元年夏四月。遣使按吏民逋負于天下。悉除之。於是除逋欠一千餘萬。釋囚三千餘人。

仁宗時京師大疫。帝出犀角二株付太醫局和藥賜貧民。其一通天犀也。內侍請留以為御帶。帝曰。以為朕帶。孰若為藥以療民疾。立命碎之。○嘉祐二年初。天下没入戶絕田。官自鬻之。至是從韓琦請。募人耕而收其租。別為倉貯之。以給州縣郭內之老幼貧疾不能

自存者。謂之廣惠倉。以提刑領其事。歲終具出納之數上三司。每千戶留田租百石。以是為差。

元世祖至元十六年五月。兀里養合帶言賦比京車牛俱至。可運軍糧。帝曰。民之艱苦。汝等不問。但知役民。使今年盡取之。來歲禾稼何由得種。其止之。

成宗時江浙省臣言。陛下即位之初。詔蠲田租十之三。然江南與江北異。貧者佃富人之

五倫書卷十六

下

田。歲輸其租。今所蠲者。特及田主。其佃民輸租如故。是恩及富室而不及貧民也。宜令佃民當輸田主者。亦如所蠲之數。從之。

仁宗諭省臣曰。比聞蒙古諸部困乏。往往鬻子女於民家為奴僕。其命有司贖之。還各部。帝出見衛士有弊衣者。駐馬問之。對曰。戍守邊鎮。餘十五年。以故貧耳。帝曰。此輩久勞于外。留守臣未嘗以聞。非朕親見。何由知之。自今有類此者。必言於朕。因命賜之錢帛。○延

祐四年春正月帝謂左右曰中書比奏百姓
乏食宜加賑卹朕默思民饑若此豈政有過
差以致然歟向詔百司務遵世祖成憲宜勉
力奉行輔朕不逮然嘗思之惟有刑薄賦庶
使百姓各遂其生也

國朝

太祖皇帝吳元年正月謂中書省臣曰予嘗親
歷田野見人民凋弊土地荒蕪失業者多蓋
因久困兵革生息未遂譬之觸熱者思得清

涼冒寒者思就溫燠為之上者固當念之且
如太平應天宣城諸郡乃吾渡江開創之地
供億先勞之民其有租賦宜與量免少甦民
力省臣傅瓛對曰恤民王者善政

主上念之及此真發政施仁之本也民之受賜
如大旱之得霖雨其喜當何如

太祖因歎曰吾昔在軍中嘗乏糧空腹出戰歸
得一食雖甚粗糲食之甚甘今尊居民上飲
食豐美心未嘗忘之況吾民居於田野所業

有限而又供需百出豈不重困於是免太平
府租賦二年應天宣城等處租賦一年○洪
武元年七月謂中書省臣曰中原兵難之後
老稚孤貧者多有失所宜遣人賑恤之省臣
以國用不足為對

太祖皇帝曰得天下者得民心也夫老者民之
父母幼者民之子弟恤其老則天下之為子
弟者悅恤其幼則天下之為父母者悅天下
之老幼咸悅其心有不歸者寡矣苟視其困

五倫書卷十六

九

窮而不之恤民將憮然曰惡在其為我也
故周窮乏者不患無餘財惟患無是心能推
是心何憂不足今日之務此最為先宜速行
之○八月壬午大將軍徐達克元都表至群
臣上表稱賀禮畢侍臣進曰自昔革命之際
多有所資惟漢高祖取秦起自民間今

陛下不階尺土一民以定天下元主遁歸沙漠
兵不黷武跨越千古

上諭之曰朕思三代及漢唐宋歷年多者皆其

祖宗仁厚結於人心。植本深固人不能忘故也。元自世祖混一天下。寬恤愛人。亦可謂有仁心矣。但其子孫無承藉之德。不能以仁愛守之。故至於此。他日吾子孫能持仁厚之心。守而不替。社稷之福也。○八年正月。命中書省。令天下郡縣訪窮民無告者。月給以衣食。無所依者。給以屋舍。仍諭之曰。天下一家。民猶一體。有不獲其所者。當思所以安養之。昔吾在民間。自擊其苦。鰥寡孤獨。饑寒困踣之

五倫書卷十六

十

徒常自厭生。恨不即死。如此者。宛轉於溝壑。可坐而待也。吾亂離遇此。心常惻然。故躬提師旅。措清四海。以同吾一家之安。今代天理物已十餘年。若天下之民有流離失所者。非惟昧朕之初志。於代天之工。亦不能盡也。爾等為輔相當體朕懷。不可使天下有一夫之不獲也。○十七年六月。令民間立義塚。太祖皇帝諭禮部臣曰。古者聖王治天下。有掩骼埋胔之令。推恩及於朽骨。近世狃於薄俗。

親死或以火焚之。而投其骨於水。孝子慈孫之心。何忍傷息。敗俗莫此為甚。其禁止之。若貧無地葬。所在官司擇近城寬閒地為義塚。俾之葬埋。或有官遊遠方不能歸葬者。官給舟車以歸之。

永樂元年閏十一月。河南南陽縣言本縣民多逃徙。他縣賦役無所出。乞下令捕之。

太宗皇帝顧謂戶部尚書郁新等曰。人情懷土。誰肯樂去其鄉。河南諸郡連歲水旱蝗螟饑

五倫書卷十六

十一

饑相仍。守令又鮮能盡撫綏之道。不得已舉家逃徙。自圖存活之計耳。今其鄉田廬生業必已廢棄。婦且何依。捕之徒益困之耳。所言不可聽。

仁宗皇帝為皇太子時。自南京過山東境內。遇民饑。即令布政司發粟賑之。及入見。以聞。

太宗皇帝曰。正是昔范仲淹之子猶能舉麥舟濟其父之故。舊況百姓吾赤子乎。○

仁宗皇帝即位之初。山東布政司言登萊諸郡

今歲雨水傷麥。其累歲所逋稅乞令民以他物代輸。命戶部議所以寬貸之者。戶部以國用不足為言。

仁宗曰君民一體。民貧豈可不恤。宜從所言。其永樂二十年以前所逋稅悉蠲之。二十一年稅令以鈔代輸。

重農

神農氏都於魯。古者民茹草飲水。采樹木之實。食羸蠃羸莫切之肉。多疾病毒傷之害。神

五倫書卷十六 十三

農以為人民衆多。禽獸難以久養。乃求可食之物。相土地燥濕肥饒高下。因天之時。分地之利。教民播種五穀。作陶冶斤斧。為耒耜。鋤耨以墾草莽。然後五穀興。以助果蓏。實而食之。唐堯時命棄為農師。棄自為兒時。游戲好種樹。麻菽麥。及為成人。遂好耕農。相地之宜。民皆法則之。既為農師。天下得其利。堯以為有功。封於郟。號曰后稷。

漢文帝二年。詔曰農天下之大本也。民所恃以

生也。而民或不務本而事末。故生不遂。朕憂其然。故今茲親率群臣農。以勸之。其賜天下民今年田租之半。○十二年三月。詔曰道民之路在於務本。朕親率天下農。十年于今。而野不加辟。歲不一登。民有饑色。是從事焉者尚寡。而吏未加務也。吾詔書數下。歲勸民種樹。而功未興。是吏奉吾詔不動。而勸民不明也。且吾農民甚苦。而吏莫之省。將何以勸焉。其賜農民今年田租之半。

五倫書卷十六

丁年

景帝後二年夏四月。詔曰。雕文刻鏤。傷農事者也。錦繡纂組。害女紅者也。農事傷則饑之本。女紅害則寒之原。夫饑寒並至。而能亡為非者寡矣。朕親耕。后親采。以奉宗廟。采盛。祭服為天下先。不受獻。減太官省繇賦。欲天下務農蠶桑。素有畜積。以備災害。今歲或不登。民食頗寡。其各安在。其令二千石各脩其職。不事官職。耗亂者。丞相以聞。請其罪。○後三年。詔曰農天下之本也。黃金珠玉。饑不可食。寒

不可衣。以為幣用。不識其終始。間歲或不登。意為末者眾。農民寡也。其令郡國務勸農桑。益種樹。可得衣食物。吏發民若取庸。采黃金珠玉者。坐贓為盜。二千石聽者與同罪。

武帝元鼎六年。詔曰。農。天下之本也。泉流灌浸。所以育五穀也。左右內史地名山川原甚眾。細民未知其利。欲為通溝瀆。畜陂澤。所以備旱也。今內史稻田租挈重。不與郡同。其議減。令吏民勉農。盡地利。平繇行水。勿使失時。

五倫書卷十六 十

成帝陽朔四年。詔曰。夫洪範八政。以食為首。斯誠家給刑措之本也。先帝劭農。勸勉也薄其租稅。寵其強力。今與孝弟同科。間者民獮墮。急鄉本者少。趨末者眾。將何以矯之。方東作時。其令二千石勉勸農桑。出入阡陌。致勞來之。書不云乎。服田力穡。乃亦有秋。其勗之哉。

明帝永平四年春正月。詔曰。朕親耕籍田。以祈農事。京師冬無宿雪。春不煖沐。煩勞群司。

積精禱求。而比再得時雨。宿麥潤澤。其賜公卿半俸。有司勉遵時政。務平刑罰。

章帝元和元年。詔曰。王者八政。以食為本。故古者急耕稼之業。致耒耜之勤。節用儲蓄。以備凶宥。是以歲雖不登。而人無饑色。其令郡國募人無田。欲徙他界。就肥饒者。悉聽之。到在所。賜給公田。為雇耕。傭賃種餉。賞與田器。勿收租。五歲除算。三年。

五倫書卷十六 十五

唐太宗貞觀二年。謂侍臣曰。凡事皆須務本。國以人為本。人以食為命。凡營衣食。不失時為本。夫不失時者。唯在人君簡靜。乃可致耳。若兵戈屢動。土木不息。而欲不奪農時。其可得乎。朕所以抑情損欲。剋己自勵耳。○五年。有司上言。皇太子將行冠禮。宜用二月為吉。請遣兵以備儀注。上曰。今東作方興。恐妨農事。命改用十月。太子太保蕭瑀奏言。准陰陽家用二月為勝。上曰。陰陽拘忌。朕所不行。若動靜必依陰陽。不顧德義。欲求福祐。其可得乎。

若所行皆遵正道。自然常與吉會。農事甚要。不可輒失。

玄宗開元十三年二月。制以所得客戶稅錢。均充所在常平倉本。又委使司與州縣議作勸農社。使貧富相恤。耕耘以時。仍以宇文融兼戶部侍郎為勸農使。二十二年五月。帝於苑中種麥。率皇太子以下躬自收穫。謂曰。此將薦宗廟。是以躬親。亦欲令爾等知稼穡之艱難也。因分賜侍臣等。謂曰。比歲令人巡

五倫書卷十六

十六

檢苗稼。所對多不以實。故自種植以觀其成。且春秋書無麥禾。豈非古人所重也。

五代唐明宗嘗觀稼於近郊。見民有三人同挽犁者。命有司給牛三頭。因謂侍臣曰。朕遙望西南山坡之下。若群牛然。就而察之。乃貧民耦耕。朕甚憫焉。不賜之牛。無以愜朕意也。侍臣對曰。陛下憫農如此。天下必勤于稼穡矣。周世宗嘗夜讀書。見唐元稹均田圖。慨然歎曰。此致治之本也。王者之政自此始。乃詔頒

其圖法。使吏民先習知之。期以一歲大均天下之田。

宋太祖建隆二年。分遣常參官詣諸州度民田。課民種植。每縣定民籍為五等。第一種雜木百。每等減二十為差。桑棗半之。男女十歲以上。人種韭一畦。闊一步。長十步。令佐以春秋巡視。三年。詔曰。生民在勤。所寶惟穀。先王之明訓也。朕以萬邦大定。漸屬於隆平。百姓為心。欲臻於富庶。永念農桑之業。寔為衣食

五倫書卷十六

十七

之源。今者陽和在辰。播種資始。慮彼鄉閭之內。或多游惰之民。苟春作之不勤。則歲功之何望。卿任居守土。職在頒條。一方之憂。寄非輕萬室之烝黎。是賴宜行勸誘。廣務耕耘。南畝東臯。俾無遺利。用天分地。各有餘糧。極其蘩蕞。上平表切下音之功。致我倉箱之詠。勉思共理。別埃陟明。乾德四年。詔曰。五代以來。兵亂相繼。國用不足。庸調繁興。園桑柘以議蠶租。括田疇以足征賦。逋逃所失。均出里

間致樹藝之不得勤汗菜之不敢辟虛遺地利重困生民朕歷試艱難周知疾苦四方甫定七載于茲節用愛人敦本抑末有經費未嘗加賦聞災沴即議蠲除方致小康固無重斂爰頒詔旨徧諭憂勤庶幾賦畝之間各務耕耘之業宜令所在明加告諭自今百姓有能廣植桑棗開荒田者並令只納舊租永不通檢其諸縣令佐如能招復逋逃勸課栽植舊減一選者更加一階凡爾丞黎當體朕意

五倫書卷十六

十九

太宗太平興國七年詔曰民惟邦本食乃民天常念稼穡之艱難每慮田園之蕪廢廣興山澤之利大開衣食之源既庶富之未臻蓋勸課之猶闕宜令諸道州縣應部民有乏種及耕具人丁許衆共推擇一人練土地之宜明種樹之法補為農師令相視田畝沃瘠及五種所宜指言某處土田宜植某物某家有種某戶闕丁男某人有耕牛即令鄉三老里胥與農師共勸民分與曠土種蒔俟歲熟共

取其利為農師者常稅外免其他役民家有嗜酒捕博怠於農務者俾農師謹察之聞於州縣寘其罪以警游惰焉所墾新田即為永業官不取其租詔到宜亟行之無或稽緩○端拱元年詔除耕地于朝陽門七里外祀先農如南郊禮以后稷配遂親耕籍田數十步乃止還御丹鳳樓大赦改元

五倫書卷十六

十九

真宗天禧元年十一月大雪帝謂宰相曰雪固豐稔之兆第民力未充慮失播種卿等其務振勸毋遺地利
仁宗明道二年春行勸農禮帝搢圭三推禮儀使奏禮成帝曰朕躬耕不必泥古願終畝以勸天下遂耕十有二畦明日帝親製籍田禮成詩以賜宰臣
英宗治平四年詔曰朕惟方今孟夏乃農民作勞之時比來歲少順成今春雨澤以時農民桑蠶穀麥種作勤勞一歲之功併在此時尚慮州縣闇慢之吏覆按細罪拘牽微文名

呼證辨連逮丁壯加以興土木不急之務留繫工役理公私未償之負監錮其身失業數旬受弊卒歲委安撫轉運司明加勅諭省事息民無奪其時仍令州縣吏躬親勞農勸民專力致勤務盡地力毋或自失以俟有秋給公上奉孝養焉其有去歲不登今春少雨農民艱食失業者令所在郡縣速振救之無使流移以稱朕愛民厚農之意
神宗熙寧元年詔以孟夏農勞之時令監司

五倫書卷十六

二十

戒飭州縣省事勸民力田有艱食者振之○七年以時雨降詔河北京西陝西淮南等路勸民趨耕有因事拘繫者釋之
高宗語侍臣曰朕聞民間乏牛皆以人耕田其勞可憫令畫以人耕田之象置之左右庶不忘稼穡艱難
元世祖中統三年勅禁諸道戍兵所經及勢家豪右毋縱畜牧犯民桑棗禾稼違者罪之○至元二十五年詔行大司農司各道勸農營

田司巡行勸課舉察勤惰歲具府州縣勸農官實迹以為殿最路經歷官縣尹以下並聽裁決或怙勢作威侵官害農者從提刑按察司究治募民能耕江南曠土及公田者免其差役三年其輸租免三分之一
仁宗即位七月車駕將還大都太后言於帝曰今秋稼方盛宜勿令鷹坊馳人衛士先往庶免害稼擾民帝即勅禁止之
國朝洪武二年五月

五倫書卷十六

二十一

太祖皇帝幸鍾山歸由獨龍岡步至淳化門始騎而入謂侍臣曰朕久不歷農畝適見田者冒暑而耘甚苦因憫其勞徒步不覺至此農為國本百需皆其所出彼辛苦若是為之司牧者亦嘗閱念之乎且均為人耳身處富貴而不知貧賤之艱難古人嘗以為戒夫衣帛當思織女之勤食粟當念耕夫之苦朕為此故不覺惻然于心也○十二年八月遣使齎勅諭宋國公馮勝時勝督工建周王宮殿于

開封府將以九月興役以其時民當種麥勅諭之曰中原民食所恃者二麥耳近聞爾令有司集民夫欲以九月赴工正當播種之時而後之是奪其時也過此則天寒地凍種不得入土來年何以續食自古治天下者必重農時朕封建諸子將以福民今福未及施而先奪民時朕恐小民之怨咨也勅至其即放還俟農隙之時赴工未晚也○十八年九月太祖諭戶部臣曰人皆言農桑衣食之本然棄

五倫書卷十六

二十二

本逐末鮮有救其弊者先王之世野無不耕之民室無不蚕之女水旱無虞飢寒不至自什一之塗開奇巧之技作而後農桑之業廢一農執耒而百家待食一女事織而百夫待衣欲人無貧得手朕思足食在於禁末作足衣在於禁華靡爾宜申明天下四民各守其業不許遊食庶民之家不許衣錦繡庶幾可以絕其弊也○二十年二月乙未躬耕籍田遣官享先農禮成宴群臣于壇所

太祖曰耕籍田古禮也一以供粢盛一以勸農務本也朕即位以來恒舉行之惟欲使民知勸盡力於田畝以遂其生養非事虛文也今禮成與爾群臣享胙于此非徒為宴飲之樂正欲群臣知重農之意○二十七年三月命天下種桑棗謂工部臣曰人之常情安於所忽飽即忘饑暖即忘寒不思為備一旦卒遇凶荒則茫然無措朕深知民艱百計以勸督之俾其咸得飽暖比年以來時歲頗豐民庶

五倫書卷十六

二十三

給足田里皆安若可以無憂也然預防之計不可一日而忘爾工部其諭民間但有隙地皆令種植桑棗或遇凶歉可為衣食之助永樂二十二年十一月仁宗皇帝諭戶部尚書夏原吉等曰農者生民衣食之原耕耘收穫不可失時自今一切不急之後有當用人力者皆俟農隙前代蓋有不恤農事而以徭役妨耕作召亂亡者矣不可不謹

正名

周襄王時。晉文公既定襄王于郊。王勞之以地。辭請隧焉。王弗許。曰。昔我先王之有天下也。規方千里。以為甸服。其餘以均分。公侯伯子男。使各有寧宇。今天降禍。災於周室。余一人又不佞。以勤叔父。而班先王之大物。以賞私德。其叔父實應。且憎以非予一人。予一人豈敢有愛也。叔父若能光裕大德。更姓改物。以創制天下。自顯庸也。若由是姬姓也。尚將列

五倫書卷十六

二十四

為諸侯。以復先王之職。大物其未可改也。予敢以私勞。變前之大章。以忝天下。不然。叔父有地而隧焉。予安能知之。文公遂不敢請。受地而還。

定王時。晉侯使鞏朔獻齊捷于周。王弗見。使卿士單襄公辭焉。曰。蠻夷戎狄。不式王命。淫酒毀常。王命伐之。則有獻捷。王親受而勞之。所以懲不敬。勸有功也。兄弟甥舅。侵敗王略。王命伐之。告事而已。不獻其功。今叔父克遂

有功于齊。而不使命卿。而鞏伯實來。未有職司於王室。又奸先王之禮。予雖欲於鞏伯。其敢廢舊典。以忝叔父。鞏朔不能對。王使奕於三吏。禮之如侯。伯克敵。使大夫告慶之。禮降於卿。禮一等。

列國。魯定公八年。從祀先公。先是魯之祭也。躋僖公而外。昭公不順多矣。夫僖公雖兄。而閔公先立。則為君也。昭公制於季氏。薨於乾侯。不得終於正寢。既薨。又不得以時歸葬。既葬。

五倫書卷十六

二十五

絕其兆域。又不得同於先君。而在墓道之南。其主未得從。昭穆而祔祭。至是閔公僖公始得正其位次。而昭公始得溝。而合諸墓。從祀太廟。故春秋書曰。從祀。而傳謂從祀者。何順祀也。從祀之祀。始正其禮也。

漢質帝以安帝不嗣。殤帝而禰和帝。乃詔曰。孝殤皇帝。雖不永休祚。而即位踰年。君臣禮成。孝安皇帝。承龍統業。而前世遂令恭陵在康陵之上。先後相踰。失其次序。非所以奉宗廟。

之重。垂無窮之制。昔定公追正順祀。春秋善之。其命恭陵次康陵。憲陵次恭陵。以序親秩。為萬世法。

宋神宗熙寧中。詔封太祖諸孫行尊者為王。奉太祖後判尚書考功同知太常禮院劉攽言。禮諸侯不得祖天子。當自奉其國之祖。宜崇德昭德。芳_{太祖也}祖_二之後。世世勿降爵。宗廟祭祀使之在位。則所以褒揚藝祖者著矣。詔如攽議。

五倫書卷十六

二十六

元太宗即位之初。耶律楚材為定儀制。謂親王察合台曰。王雖兄位。則臣也。禮當拜。王拜則莫敢不拜矣。即位之日。王率皇族及臣僚拜帳下。朝廷尊屬有拜禮。自是始。

國朝。

太祖皇帝建國初。命中書省定官房舍服色等第。諭廷臣曰。古昔帝王之治天下。必定禮制。以辨貴賤明等威。是以漢高初興。即有衣錦繡綺縠操兵乘馬之禁。歷代皆然。近世風俗。

相承流於僭侈。閭里之民服食居處與公卿無異。貴賤無等。僭禮敗度。此元之失政也。中書其以房舍服色等第。明立禁條。頒布中外。俾各有所守。以正名分。

五倫書卷之十六

五倫書卷十六

二十七

五倫書卷之十七

君道

善行

報功

周武王克商平天下。封功臣謀士。而師尚父為首封。封於營丘。曰齊。周公旦於曲阜。曰魯。召公奭於燕。餘各以次受封。

成王初立。幼弱。周公攝政六年。朝諸侯於明堂。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七年。致政

於成王。公既沒。王以公有大勲勞於天下。命魯世以重祭享之。

宣王以召穆公既平淮南之夷。用賞其功。錫之圭瓚。桓鬯以祀其先祖。山川土田以廣其封邑。遂賜之策命。故江漢之詩曰。釐爾圭瓚。桓鬯一卣。告于文人。錫山土田。于周受命。自召祖命。虎拜稽首。天子萬年。

襄王時。晉文公敗楚于城濮。且來獻俘。命尹氏。及王子虎。內史叔興。父策命晉侯為侯伯。

賜之大輅之服。戎輅之服。彤弓一。彤矢百。鉶弓矢千。桓鬯一卣。虎賁三百人。曰。王謂叔父。敬服王命。以綏四國。糾逖王慝。晉侯曰。重耳敢再拜稽首。奉揚天子之丕顯休命。受策以出。出入三覲。

列國。晉悼公時。鄭簡公使人賂晉以兵車百乘。歌鍾二肆。及其罍磬。女樂二八。悼公以樂之半賜魏絳。曰。子教寡人和諸戎狄。以正諸華。八年之中。九合諸侯。如樂之和。無所不諧。請

與子樂之絳。辭曰。夫和戎狄。國之福也。八年之中。九合諸侯。諸侯無慝。君之靈也。二三子之勞也。臣何力之有焉。抑臣願君安其樂而思其終也。詩曰。樂只君子。殿天子之邦。樂只君子。福祿攸同。便蕃左右。亦是帥從。夫樂以安德。義以處之。禮以行之。信以守之。仁以厲之。而後可以殿邦國。同福祿。來遠人。所謂樂也。書曰。居安思危。思則有備。有備無患。敢以此規。公曰。子之教。敢不承命。抑微子。寡人無

以待戎不能濟河夫賞國之典也藏盟府不可廢也子其受之魏絳於是乎始有金石之樂禮也

鄭簡公如晉公孫段相甚敬而卑禮無違者晉平公嘉焉授之以策曰子豐段之有勞於晉國余聞而弗忘賜汝州田以胙乃舊勳段再拜稽首受策以出君子曰禮其人之急也乎段之汰也一為禮於晉猶荷其祿況以禮於終始乎

五倫書卷十七

三

漢高祖既定天下封功臣皆為列侯至奏位次羣臣皆曰平陽侯曹參身被七十創攻城略地功最多宜第一鄂千秋進曰羣臣議皆誤夫曹參雖有野戰略地之功此特一時之事夫上與楚相距五歲失軍亡衆蕭何常從關中遣軍補其處軍無見糧何轉漕給食不乏陛下數亡山東何常全關中待陛下此萬世之功哉蕭何當第一曹參次之帝曰善遂封何鄴侯參平陽侯張敖宣平侯周勃絳侯樊

噲舞陽侯酈商曲陽侯奚涓魯侯夏侯嬰汝陰侯灌嬰穎陰侯傅寬陽陵侯靳涉信武侯王陵安國侯陳武棘津侯王吸清河侯薛歐廣平侯周昌汾陰侯丁復陽郡侯蟲達曲成侯○帝以陳平從征伐數出奇計以定天下及剖符定封以平為戶牖侯世世勿絕平辭曰此非臣之功也上曰吾用先生計謀戰勝克敵非功而何平曰非因魏無知臣安得進上曰若子可謂不背本矣乃復賞魏無知○

五倫書卷十七

甲

五年詔故粵王三諸世奉粵祀初秦侵奪其地使其社稷不得血食諸侯伐秦三諸身帥閩中兵以佐滅秦項羽廢而弗立至是以為閩粵王王閩中地惠帝詔曰高皇帝匡飭天下諸有功者受分地為列侯萬民大安莫不受休德朕思念至於久遠而功名不著亡以尊大誼施後世今欲差次列侯功以定朝位藏于高廟世世勿絕嗣子各報其功位其與列侯議定奏之丞

相陳平言。謹與絳侯。臣勃。曲周侯。臣商。穎陰侯。臣嬰。安國侯。臣陵等。議列侯。幸得賜餐錢。奉邑。陛下加惠。以功次定朝位。臣請藏高廟。奏可。

文帝元年夏四月。封宋昌為壯武侯。是時帝既施惠天下。諸侯四夷遠近。驩洽。乃脩代來功。由是封昌為侯。

景帝二年。封鄼侯蕭何之孫嘉。以奉何祀。制詔御史曰。故相國何。高皇帝大功臣。所與為

五倫書卷十七

五

天下也。今其祀絕。朕甚憐之。其以武陽縣戶二千。封何孫嘉為列侯。

武帝元光間。拜衛青車騎將軍。出上谷。擊匈奴。斬首虜數百騎。賜爵關內侯。元朔元年。青復率騎出鴈門。走白羊樓煩王。取河南地。為朔方郡。封長平侯。五年。青復將出高關。得右賢王下裨將十餘人。人畜無算。引兵還至塞。帝使使者持印。即軍中拜青大將軍。諸將皆以兵屬。帝曰。大將軍青。躬率戎士。師大捷。獲

匈奴王十餘。益封青八千七百戶。封其子伉為宜春侯。不疑。陰安侯。登發。干侯。○霍去病為驃騎將軍。封冠軍侯。元狩三年春。將萬騎出隴西。有功。益封二千二百戶。其夏。復統兵出北地。遂深入。至祁連山。斬首虜甚多。益封五千四百戶。○李廣利等。擊匈奴。還。有功。帝乃下詔曰。匈奴為害久矣。貳師將軍廣利。征討厥罪。伐勝大宛。賴天之靈。從沂河出。涉流沙。通西海。山雪不積。士大夫徑度。獲王首虜。

五倫書卷十七

六

珍怪之物。畢陳於闕。其封廣利為海西侯。食邑八千戶。奮行者。封爵有差。

昭帝時。張安世為右將軍。光祿勳。帝詔曰。安世輔政宿衛。肅敬不怠。十有三年。咸以康寧。夫親親任賢。唐虞之道也。其封為富平侯。宣帝本始元年。詔故丞相安平侯敞等。居位守職。與大將軍光車騎將軍安世。建議定策。以安宗廟。功賞未加。而覺其益。封敞嗣子忠。及丞相陽平侯義。度遼將軍平陵侯明友。前

將軍龍頷侯增太僕建平侯延年太常蒲侯
昌諫大夫宜春侯譚當塗侯平杜侯屠者堂
長信少府關內侯勝邑戶各有差封御史大
夫廣明為昌水侯後將軍充國為營平侯大
司農延年為陽城侯少府樂成為爰氏侯光
祿大夫遷為丘平侯賜右扶風德典屬國武
廷尉光宗正德大鴻臚賢詹事疇光祿大夫
吉京輔都尉廣漢爵皆關內侯德武食邑○
又詔車騎將軍光祿勳富平侯安世宿衛忠

正宣德明恩勤勞國家守職秉義以安宗廟
其益封萬六千戶功次大將軍光安世子千
秋延壽彭祖皆中郎將侍中○帝為皇曾孫
時繫獄丙吉極愛護然吉為人深厚不伐善
絕口不道前恩會掖庭宮婢自陳嘗有阿保
之功辭引使者丙吉知狀帝親見問然後知
吉有舊恩而終不言大賢之乃詔曰御史大
夫丙吉於朕有恩厥功茂焉詩不云乎無德
不報其封吉為博陽侯食邑千三百戶○地

節二年詔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光宿衛孝
武皇帝三十餘年輔孝昭皇帝遭大難躬秉
義率三公諸侯九卿定萬世策以安宗廟天
下烝庶咸以康寧功德茂盛朕甚嘉之復其
後世疇其爵邑世世母有所與功如蕭相國
及曼帝親臨其喪大中大夫任宣與侍御史
五人持節護喪事中二千石治莫府塚上發材
官輕車北軍五校士軍陳至茂陵以送其葬
謚曰宣成侯封其子山為樂平侯○帝思股

肱之美迺圖其人於麒麟閣凡十一人法其
形貌署其官爵姓名唯霍光不名曰大司馬
大將軍博陸侯姓霍氏次曰衛將軍富平侯
張安世車騎將軍龍頷侯韓增後將軍營平
侯趙充國丞相高平侯魏相博陽侯丙吉御
史大夫建平侯杜延年宗正陽城侯劉德少
府梁丘賀太子太傅蕭望之典屬國蘇武皆
有功德知名當世是以表而揚之
元帝初元二年詔前將軍蕭望之傳朕八年

道以經書。厥功茂焉。其賜爵關內侯。食邑八百戶。給事中朝朔望。坐次將軍。

成帝以故博陽侯丙吉於宣帝有舊恩尤重。制詔丞相御史曰。蓋聞褒功德。繼絕統。所以重宗廟。廣賢聖之路也。故博陽侯吉以舊恩有功而封。今其祀絕。朕甚憐之。夫善善及子孫。古今之通誼也。其封吉孫中郎將關內侯昌為博陽侯。○鴻嘉元年。詔左將軍史丹往時導朕以忠正。秉義醇。封丹為武陽侯。及

五倫書卷十七

九

丹寢病。願歸治疾。帝愍以職事久留之。使躬不瘳。乃使光祿勳賜丹金五十斤。安車駟馬。其上將軍印綬。專精神。近醫藥。以輔不衰。光武時。祭遵從征隗囂。囂破。帝東歸。幸遵營。勞享士卒。作黃門武樂。夜乃罷。時遵有疾。詔賜重茵。覆以御蓋。及卒。帝愍悼之尤甚。喪至河南。帝素服臨之。望哭哀慟。喪禮成。復祠以大牢。如宣帝臨霍光故事。至葬。帝復臨。贈以將軍侯印綬。謚曰成侯。其後朝會。帝每歎曰。

安得憂國奉公如祭征虜者乎。○帝遣征西

大將軍馮異定關中。異被讒。上章自理。詔報曰。將軍之於國家。義為君臣。恩猶父子。何嫌何疑而有懼意。及異朝京師。引見。帝謂公卿曰。是我起兵時主簿也。為吾披荆棘定關中。既罷。使中黃門賜以珍寶衣服錢帛。詔曰。倉卒燕葦亭豆粥滹沱河麥飯。厚意久不報。異稽首謝。○帝遣來歙伐蜀。公孫述使刺客刺歙。歙自書遺表曰。臣夜定後。為賊中傷。臣要

五倫書卷十七

十

害不敢自惜。誠恨奉職不稱。以為朝廷羞。光武聞。大驚。省書攬涕。乃賜策曰。中郎將來歙。攻戰連年。平定羗隴。憂國忘家。忠孝彰著。遭命遇害。嗚呼哀哉。使太中大夫贈歙征羗侯印綬。謚曰節侯。謁者護喪事。喪還洛陽。乘輿縞素臨喪送葬。

明帝永平二年。思中興功臣。乃圖二十八將於南宮雲臺。以鄧禹為首次。馬成。吳漢。王梁。賈復。陳俊。耿弇。杜茂。寇恂。傅俊。岑彭。堅。鍾。馮。

異。主霸。朱祐任光。祭遵。李忠。景丹。萬脩。蓋延。邳彤。鮪。期。劉植。耿純。臧宮。馬武。劉隆。又益以王常。李通。竇融。卓茂。合三十二人。馬援以叔房之親。獨不與焉。

和帝永元五年。以軍司馬班超擊匈奴有功。詔曰。往者匈奴獨擅西域。寇盜河西。先帝命將帥擊之。諸國震懼響應。遂開西域。置都護。而焉耆王舜。薊子忠。獨謀悖逆。恃其險隘。覆沒都護。并及吏士。先帝使軍司馬班超安集

五倫書卷十七 十一

于寘以西。超遂踰葱嶺。迄縣度。出入二十二年。莫不賓從。改立其王。而綏其人。不動中國。不煩戎士。得遠夷之和。同異俗之心。而致天誅。獨宿恥。以報將士之讎。司馬法曰。賞不踰月。欲人速覩為善之利也。其封超為定遠侯。邑千戶。

安帝永初六年。詔封陽夏侯馮異之孫晨為平鄉侯。帝即位。思中興功臣。乃下詔曰。建武元功二十八將。至此未遠。而或至乏祀。朕甚

愍之。其條二十八將無嗣絕世。若犯罪奪國。其子孫應當統後者。分別署狀以上。晨以父普有罪國除。至是復得嗣封。明年二十八將絕國者。皆紹封焉。

唐太宗面定勳臣長孫無忌等爵邑。且曰。朕叙卿等勳賞。或未當宜。各自言。於是諸將爭功。紛紜不已。淮安王神通曰。臣舉兵關西。首應義旗。今房玄齡。杜如晦等。專弄刀筆。功居臣上。臣竊不服。帝曰。義旗初起。叔父雖首唱舉

五倫書卷十七 十二

兵。蓋亦自營脫禍。及竇建德吞噬山東。叔父全軍覆沒。劉黑闥再合餘燼。叔父望風奔北。玄齡等運籌帷幄。坐安社稷。論功行賞。固宜居叔父之先。叔父國之至親。朕誠無所愛。但不可以私恩濫與勳臣同賞耳。諸將乃相謂曰。陛下至公。雖淮安王尚無所私。吾儕何敢不安其分。遂皆悅服。○突厥入寇。王君廓邀擊破之。帝聞而大悅。徵之入朝。賜與御馬。令殿廷乘之而出。又謂侍臣曰。吾聞藺相如叱

秦王目眚出血。君廓往擊建德。將出戰。徐勣過之。君廓發憤大呼。目及鼻耳一時流血。如此壯氣。何謝古人。不可以常例賞之。復賜錦袍金帶。還領幽州。○帝宴群臣曰。貞觀以前。從我定天下。間關草昧。房玄齡功也。貞觀之後。納忠諫。正朕違。為國家長利。魏徵而已。雖古名臣。亦何以加。親解佩刀以賜二人。○功臣李世勣嘗患暴疾。方云鬚灰可療。帝自翦鬚與之和藥。世勣頓首出血泣謝。帝曰。朕為

五倫書卷十七

十三

社稷。非為卿也。○貞觀十七年。詔圖功臣於凌煙閣。長孫無忌。趙郡王孝恭。杜如晦。魏徵。房玄齡。高士廉。尉遲敬德。李靖。蕭瑀。段志玄。劉弘基。屈突通。竅開山。柴紹。長孫順德。張亮。侯君集。張公謹。程知節。虞世南。劉政。會唐儉。李世勣。秦叔寶等凡二十四人。玄宗天寶六載正月。南郊禮畢。詔太廟配享功臣。高祖室宜加裴寂。劉文静。太宗室加長孫無忌。李靖。杜如晦。高宗室加褚遂良。高季

輔劉仁軌。中宗室加狄仁傑。魏元忠。王同皎。文武之道。既惟並用。宗敬之儀。不可獨闕。德宗嗣位。以郭子儀。禦吐蕃有大功。詔攝冢宰。充山陵使。賜號尚父。進位太尉。中書令。建中二年病。帝遣舒王到第。傳詔省問。子儀薨。帝悼痛廢朝五日。詔群臣往弔。隨喪所須。皆取于官。贈太師。陪葬建陵。及葬。帝御安福門。哭過其喪。

五倫書卷十七

十四

宋太祖開寶三年。以潘美為行營諸軍都部署。朗州團練使征嶺南。既平。屢拜山南東道節度使。復從曹彬平南唐。以功拜宣徽北院使。及征太原。討范陽。鎮幽州。大破遼兵。封代國公。改忠武節度使。進封韓國公。太宗時。趙普上章告老。拜太師。封魏國公。給宰相俸料。仍遣其弟安易齋。詔賜之。又遣使以璽書賜普曰。朕以居守之重。慮煩耆耄。維師之命。用表尊賢。今賜羊酒。卿宜愛精神。以副眷注之意。○太平興國中。以平北漢功。齊

王廷美進封秦王。薛居正加司空。沈倫加左僕射。盧多遜兼兵部尚書。曹彬兼侍中。白進超。崔翰。劉廷翰。田重進。米信。並領諸軍節度使。楚昭輔。崔彥進。李漢瓊。並加檢校太師。王仁瞻。加檢校太傅。石熙載。加刑部侍郎。文武後臣進秩有差。

真宗以曹彬在太祖時多戰功。太宗因其伐契丹敗績。稍被責降。至是復彬檢校太師。同平章事。尋召拜樞密使。及被疾。帝趣駕臨問。

五倫書卷十七

十五

手為和藥。仍賜白金萬兩。卒。贈中書令。追封濟陽郡王。謚武惠。贈妻高氏。韓國夫人。子瑋。琮。璨。俱領旌鉞。仍官其親族。門客親校十餘人。未幾。詔彬與趙普配享太祖廟庭。

神宗時。韓琦換節。永興軍。再任。未拜而薨。帝發哀苑中。哭之慟。輟朝三日。賜銀三千兩。絹三千匹。發兩河卒為治塚。琢其碑。曰兩朝顧命。定策元勳。贈尚書令。謚曰忠獻。配享英宗廟庭。

高宗時。兀朮舉兵攻仙人關。謂都統制吳玠曰。公若來降。當得美地百里。而王之玠曰。已事本朝。安有二心。遂大戰。破之。帝聞而嘉歎。賜以所御戰袍。器甲。且賜手札曰。朕恨阻遠。不得拊卿之背也。及玠卒。詔立廟。仙人關祀之。賜額曰忠烈。○帝謂宰相曰。用兵之際。賞罰欲明。劉錡以孤軍首挫賊鋒。兀朮遁去。其功卓然。遂超授節鉞。復賜手札曰。卿之偉績。朕所不忘。○張俊卒。帝親臨其喪。謂秦檜曰。

五倫書卷十七

十六

張俊遽亡。曩日俊極宣力。與韓世忠等不同。恩數宜從優厚。遂賜貂冠朝服。以敘命內侍。張去為護葬事。第其功。特封循王。○曹成為亂。執向子誣。據道州。賀州。命岳飛捕之。嶺表悉平。帝召至行在所。諭令繫金帶上殿。賜御札于旗曰。精忠岳飛。令行師必建之。○詔圖像功臣。趙普。曹彬。薛居正。石熙載。潘美。李沆。王旦。王曾。李繼隆。呂夷簡。曹瑋。韓琦。富弼。曾公亮。司馬光。韓忠彥等一十六人。配享景靈

官○苗傳等殺王淵為亂。帝命平寇將軍韓世忠往討之。世忠令其將士曰。今日各以死報國。若面不帶箭者必斬。及傳平。加世忠兩鎮節度使。御書忠勇二字表其旂幟。又封其妻梁氏為國夫人。給內中俸以寵之。將臣兼兩鎮。功臣妻給俸。並始此。已而敗虜寇於淮陽。賜弼揚武翊運功臣加橫海武寧安化節度。大將賜功弼節度開三鎮。亦自世忠始。理宗寶慶二年三月。詔太常寺繪配享景靈

五倫書卷十七

十七

宮功臣趙普以下十六人。及增趙鼎呂頤浩韓世忠張浚陳康伯史浩葛郊七人。凡二十三人像於功臣閣。以昭勲崇德為名。

元世祖時。王榮祖屢有戰功。又從諸王也忽略地三韓。降天龍諸堡。下甕子城。竹木寨。苦苔數島。帝嘉其功。賜以金幣。官其子興千戶。仍賞其部曲。移鎮高麗平壤。帝遣使諭之曰。彼小國負險自守。釜中之魚。非久自死。緩急可否。卿當熟思。榮祖乃募民屯戍。闢地千里。盡

得諸島嶼。城壘高麗。遣其世子供出降。遂以供入朝。帝慰撫之曰。卿父子勤勞於國。誠節如一。進緣遣招討使兼北京等路征行萬戶。賜寶鞍弓矢還鎮。

國朝。洪武二年正月

太祖皇帝勅中書省臣曰。元末政亂。禍及生靈。朕倡義臨濠。以全鄉曲。繼率英賢。渡大江。遂西取武昌。東定姑蘇。北下中原。南平閩廣。越十有六載。始克混一。每念諸將相從捐軀戮

五倫書卷十七

十八

力。開拓疆宇。有共事而不睹其成。建功而未食其報。追思前勞。痛切朕懷。人孰無死。死而不朽。乃為可貴。若諸將者。生建忠勇之節。死有無窮之榮。身雖沒而名永不磨矣。其命有司。立功臣廟于鷄鳴山。序其封爵。為像以祀之。○諭魏國公徐達等曰。卿等連年征伐。犯霜露。冒矢石。臨危決機之際。死生以之。今天下既定。卿等宜少休息。可自今或三日五日一朝。有大事。則召卿等議之。達對曰。臣等荷

陛下威靈仰奉成算。遂翦群雄。顧臣等愚陋。大馬微勞。何足齒錄。伏蒙

聖恩特加優禮。揆之於心。實深愧悚。豈敢自逸。太祖曰。朕固知卿不忘恭敬之意。但念卿等久勞于外。思有以慰卿之勞耳。達等復固辭弗許。○十八年二月。太傅魏國公徐達薨。

太祖輟朝。愴然不樂。謂群臣曰。朕起自徒步。大將軍為朕股肱心膂。戮力行陣。東征西討。削平羣醜。克濟大勳。今邊胡未殄。朕方倚任為

五倫書卷十七

十九

萬里長城之寄。而太陰屢犯。上將不意遽殞其命。天何奪吾將之速。朕夜來竟夕不寐。欷歔流涕。思盡心國家。為社稷之重。安得復有斯人。乃欲有以報之。無所用其情耳。但著其勳烈。宣于金石。永垂不朽。使後世知斯人為國之元勳也。遂親製碑文。樹之於墓。○

太宗皇帝即位之初。享

太廟畢。遣官祭功臣于鷄鳴山廟。先是禮部侍郎宋禮言。功臣自有廟。請罷

太廟配享。但於本廟祭之。

太宗曰。

先帝所定配享。不可罷。又曰。此皆佐命開國之

臣。既自有廟。俟

太廟享畢。亦別遣官即其廟祭之。於義可也。著

為令。○永樂四年八月。饒州府言鄱陽康山

忠臣廟圯壞。請命脩治。

太宗顧侍臣歎曰。此皆首佐

皇考成帝業者。不幸遇艱難。效忠奮義以死。昔

五倫書卷十七

二十

人盛德百世祀。今不數十年而廟壞不治。豈報德勸功之道。今國家於異代忠義之臣。猶致禮其祠墳。况

皇考股肱爪牙之臣。我禮父母所愛亦愛之。况

有功於國乎。遂命工部即遣官督脩。仍諭所

司歲時嚴祀禮。守廟者悉復其家。

褒嘉

虞舜以禹治水成功。曰。俞地平天成。六府三事

允治。萬世永賴。時乃功。○曰。來禹。泮水傲予。

成允成功。惟汝賢克勤于邦。克儉于家。不自滿假。惟汝賢。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予懋乃德。嘉乃丕績。

商高宗得傳說為相。曰。嗚呼。說。四海之內。咸仰朕德。時乃風。

漢高祖微時。數聞魏公子無忌賢。及即天子位。每過大梁。嘗祠之。十二年。擊黥布。還為公子置守塚五家。世世歲以四時奉祠。

景帝三年。吳王濞反。使使者至衡山。衡山王勃堅守無二心。吳楚平。衡山王來朝。帝勞苦之。以南方卑濕。徙王於濟北。以褒之。及薨。賜謚曰貞。

武帝元狩四年冬。以卜式為中郎。賜爵左庶長。式。河南人。嘗輸財縣官。以助邊。帝使使問式欲官乎。式曰。臣少田牧。不習仕宦。不顧也。曰。家豈有冤欲言乎。式曰。臣生與人無分爭。邑人貧者貸之。不善者教之。何故有冤無所

欲言也。使者曰。苟如此。子何欲。式曰。天子誅匈奴。愚以為賢者宜死。節於邊。有財者宜輸。委如此。而匈奴可滅也。帝以式終長者。欲尊顯以風百姓。乃召拜之。賜田十頃。布告天下。元鼎四年。式又上書求佐軍。帝下詔褒嘉之。賜爵關內侯。

宣帝時。尹翁歸為右扶風。病卒。家無餘財。帝詔曰。朕夙興夜寐。以求賢為右。不異親踈。遠近務在安民而已。扶風尹翁歸。廉平嚮正。治

民異等。早夭。不遂。不得終其功業。朕甚憐之。其賜翁歸子黃金百斤。以奉其祭祀。帝以膠東相王成治甚有聲。嘗褒異之地。節三年。復以成勞來不怠。流民自占八萬餘口。治有異等之效。詔賜成爵關內侯。秩中二千石。元康初。以揚州刺史黃霸為潁川太守。秩比二千石。官賜車蓋。特高一丈。別駕主簿車。緹油屏泥於軾前。以彰有德。神爵五年。詔曰。霸宣布詔令。百姓鄉化。孝子弟弟。貞婦順孫。日

以衆多。田者讓畔。道不拾遺。養視鰥寡。贍助貧窮。獄或八年。丘重罪囚。吏民鄉于教化。興于行誼。可謂賢人君子矣。書不云乎。股肱良哉。其賜爵關內侯。黃金百斤。秩中二千石。潁川孝弟。有行義。民三老。力田。皆以差賜爵。及帛。後數月。徵霸為太子太傅。

成帝建始元年。報張禹田。朕以幼年。執政萬機。懼失其中。君以道德為師。故安國政。君何疑而數乞骸骨。忽忘雅素。欲避流言。朕無聞焉。君其固心致思。總兼諸事。推以孳孳。無違朕意。加賜黃金百斤。養牛上尊酒。大官致餐。侍醫視疾。使者臨問。

五倫書卷十六 二十三

光武建武元年。詔曰。前密令卓茂束身自脩。執節淳固。誠能為人所不能為。夫名冠天下。當受天下重賞。故武王誅紂。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間。今以茂為太傅。封褒德侯。食邑二千戶。○四年。報耿弇曰。昔韓信破歷下。以開基。今將軍攻祝阿。以發迹。此皆齊之西界。功

足相方。而韓信罷擊已降。將軍獨拔勅敵。其功乃難於信也。將軍前在南陽。建此大策。常以為落落難合。有志者事竟成也。○以馮勤為中書令。拜司徒。勤恭約盡忠。號稱任職。勤母八十。每宴見。詔勅勿拜。令御者扶上殿。顧謂諸王公主曰。使勤貴顯者。此母也。

章帝以江革有至行。制詔齊相曰。諫議大夫革。前以病歸。今起居何如。夫孝首行之冠。衆善之始也。國家每惟志士。未嘗不及革。縣以

五倫書卷十六 二十四

見穀千斛。賜臣孝。常以八月。長吏存問。致羊酒。以終厥身。如有不幸。祠以中牢。順帝漢安元年。張綱守廣陵。賊張嬰等詣綱降。綱尋卒。詔曰。故廣陵太守張綱。大臣之苗。剖符統務。正身導下。班宣德信。降集劇賊。張嬰萬人。息干戈之役。濟烝庶之困。未升顯爵。不幸早卒。朕甚愍焉。拜綱子績為郎中。賜錢百萬。桓帝建和三年。詔曰。故光祿大夫周舉。性作

夷魚忠踰隨管。前授牧守。及還納言。出入京輦。有欽哉之績。在禁闈有密靜之風。子錄乃勲。用登九列。不永夙終。良為愴然。其令將大夫以下到喪。發日復會。弔加賜錢十萬。以旌委蛇素絲之節焉。○永康元年。詔曰。太傅陳蕃。輔弼先帝。出內累年。忠孝之美。德冠本朝。審諱之操。華首彌固。今封蕃高陽侯。食邑三百戶。

晉武帝時。王祥為太保。御史中丞侯史光以祥

五倫書卷十七

二十五

久疾闕朝會禮。請免祥官。帝曰。太保元老高行。朕所毗倚。以隆政道者也。前後遜讓。不從所執。此非有司所得議也。遂寢其奏。祥固乞骸骨。詔聽以睢陵公就第。位同保傅。在三司之右。祿賜如前。詔曰。古之致仕。不事王侯。今雖以國公留居京邑。不宜復苦以朝請。其賜几杖不朝。大事皆諮訪之。賜安車駟馬。第一區。錢百萬。絹五百匹。林帳。篔簹。褥。以舍人六人為睢陵公舍人。置官騎二十人。以公子騎都

尉肇為給事中。使常優游定省。又謂太保高潔清素。家無宅宇。其權留本府。須所賜第成乃出。

元帝以賀循清貧。下令曰。循冰清玉潔。行為俗表。位處上卿。而居身服物。周形而已。屋室財底。風雨孤近。造其廬。深為慨然。其賜六尺牀。薦席褥。并錢二十萬。以表至德。

唐太宗貞觀初。代州行軍總管李靖撫納降附。突厥頡利可汗。歸款。帝勞之曰。昔李陵提步

五倫書卷十七

二十六

卒五千。不免身降匈奴。尚得名書竹帛。卿以三千輕騎。深入虜庭。剋復定襄。威振北狄。古今未有。足報往年渭水之役也。○六年。蠲布衣邊。鳳舉。韋弘宗。崔定仁。陳嗣等四家課役。鳳舉。渤海人。弘宗。巴西人。並以孝聞。葬父母。皆廬墓次。負土成墳。弘宗廬前產芝數十莖。定仁博陵人。親沒為偶像。晨昏定省。若平生焉。隋末群賊蜂起。莫敢侵掠者。嗣隴西人。四葉同居。稱為邕睦。帝異之。並下詔褒美。○虞

世南卒。詔陪葬昭陵。贈禮部尚書。謚文懿。又手詔魏王泰曰。世南於我猶一體。拾遺補闕。無日忘之。蓋當代名臣。人倫準的。今其云云。石渠東觀中無復斯人矣。後帝為詩一篇。述古興亡。即其靈坐焚之。又後數歲。夢其進讜言。若平生。翌日下制厚卹其家。○右武侯將軍張士貴破反獠。還帝勞之曰。聞公親蒙矢石為士卒先。雖古名將無以加也。朕嘗聞以身報國者不顧性命。雖聞其語未覩其實。今

五倫書卷十七

二十七

於公見之矣。○以蕭瑀為特進參預政事。帝謂左右曰。武德季年。高祖有廢立之心而未定。我不為兄弟所容。實有功高不賞之懼。斯人也。不可以利誘。不可以死脅。真社稷臣也。因賜瑀詩曰。疾風知勁草。板蕩識誠臣。○帝聞魏徵寢疾。遣使問訊。賜以藥餌。相望於道。又遣中郎將李安儼宿其家。動靜以聞。帝復與太子幸其第。及徵薨。帝自製碑文。并為書石。嘗謂侍臣曰。以銅為鏡。可正衣冠。以古為

鏡。可見興替。以人為鏡。可見得失。徵亡。朕失一鏡矣。

高宗麟德三年。有事泰山。路過鄆州。聞壽張人張公藝。九世同居。帝親幸其宅。問其故。公藝書忍字百餘以對。帝為感動。遂桂異之。賜以縑帛焉。

玄宗時。宋璟為宰相。嘗侍春宴。帝以所用金筋。令內臣賜璟。璟受之。莫知其由。未敢陳謝。帝曰。非賜汝金。賜之以筋。表卿之直也。璟乃

五倫書卷十七

二十八

下殿謝。○帝幸東都。以盧懷慎居相位。清儉不營產。及卒。家無留儲。乃下制賜其家物百段。米粟二百斛。帝後還京。因校獵鄆。杜問望懷慎家。環堵庠陋。家人若有所營者。馳使問焉。還白懷慎大祥。帝即以縑帛賜之。為罷獵。經其墓。碑表未立。停蹕臨視。泫然流涕。詔官為立碑。令中書侍郎蘇頲為文。帝自書之。肅宗即位。尊太公望為武成王。以歷代良將田穰苴。孫武。吳起。白起。樂毅。張良。韓信。諸葛

亮李靖李勣等十人配享。比孔門十哲云○
至德二載郭子儀克復東京。以功加司徒封
代國公。食邑千戶。入朝。具軍容迎。漸上帝勞
之曰。國家再造。卿之力也。

德宗詔以歷代武臣功畧尤著者。管仲孫臏
范蠡王翦廉頗趙奢李牧田單曹參周勃彭
越周亞夫李廣衛青霍去病趙充國鄧禹馮
異寇恂吳漢賈復耿弇馬援段熲皇甫嵩張
遼鄧艾關羽張飛呂蒙周瑜陸遜陸抗羊祜。

五倫書卷十七

二十九

杜預王濬謝玄陶侃慕容恪王猛檀道濟王
鎮惡王僧辯吳明徹長孫嵩慕容紹宗斛律
光宇文憲韋孝寬于謹楊素韓擒虎史萬歲
賀若弼李孝恭尉遲恭蘇定方裴行儉王峻
王孝傑張齊丘郭元振張仁亶郭子儀等六
十四人。俱配享武成王廟。

憲宗元和四年春。是時魏徵玄孫稠貧甚。以
故第質錢於人。平盧節度使李師道請以私
財贖出之。白居易奏言。事關激勸。宜出朝廷。

師道何人敢掠斯美。望敕有司。以官錢贖還
之。帝乃出內庫二千緡贖。以賜稠。仍禁質賣。
穆宗長慶中。以李愷在玄宗時被安祿山所
害。其子源始八歲。家覆。俘為奴。轉側民間。及
史朝義敗。故吏識源於洛陽者。贖出之。歸其
宗。屬源痛父死賊手。常悲憤。不仕。不娶。絕酒
葷。日惟一食。自營墓為終制。時時偃卧。堦中
帝下詔曰。昔盜起幽陵。振蕩河洛。愷處難居
首。正色就死。殊節卓焉。夫褒忠所以勸臣節。

五倫書卷十七

三十

旌孝所以激人倫。鎮澆浮。莫如尚義厚風俗。
莫如尊老。舉是四者。大儆于時。其以源守諫
議大夫。賜緋魚袋。河南尹遣官敦諭。上道。帝
自遣使者持詔書袍笏。即賜。又賜絹二百匹。
宋太祖即位。吳越國王錢俶以其地來歸。其貢
奉視前朝有加。帝尤優賜之。改號開吳鎮越。
崇文耀武。宣德守道功臣。其妻孫氏為賢德。
順穆夫人。及討江南。詔俶率兵入拔常州。加
守太師。復遣大將沈承禮等隨王師平潤州。

遂進討金陵。已而封侂為王。侂與其妻及子惟濬等來朝。車駕先幸禮賢宅。按視供帳之具。令侂居之。詔謂委方面之兵柄。克常潤之土宇。輔翼帝室。震疊皇靈。可賜劍履上殿。書詔不名。孫氏為吳越國王妃。宰相言異姓侯王無封妃之典。帝曰。行自我朝。表異恩也。令侂歸國。特賜導從儀衛之物。自禮賢宅陳列。至迎春苑。自侂之至。追於還國。所賜金器萬兩。白金器又數萬兩。白金十餘萬兩。錦綺綾

五倫書卷十七

三十一

羅四十餘萬匹。馬數百匹。他物不可勝計。

太宗至道元年燈夕。御樓張宴觀燈。時李昉以司空致仕家居。帝思之。亟以安輿就其宅。召至。賜坐於側。敷對明爽。精力康勁。帝親酌御樽飲之。選餚核之精者賜焉。謂近侍曰。昉可謂善人君子也。事朕兩入中書。未嘗有傷人害物之事。宜其今日所享如此。

真宗時。杭州隱士林逋。力學性恬淡。好古不趨榮利。家貧衣食不足。晏如也。結廬杭州西

湖之孤山。二十年足不及城市。帝聞其名而嘉之。因賜之粟帛。及卒。賜謚和靖先生。○帝以張詠前在蜀治政優異。自永興徙知益州。剛方自任。威德並行。政績益著。下詔褒美。且令巡撫使謝濤傳旨諭詠曰。得卿在蜀。朕無西顧之憂矣。○李宗諤為右諫議大夫。嘗侍宴玉宸殿。帝謂曰。聞卿至孝。宗族既多長幼。雖睦。朕嗣二聖遺業。亦如卿之保守門戶也。及宗諤卒。帝甚憐之。謂宰相曰。宗諤可大用。

五倫書卷十七

三十一

不幸短命。深可惜也。既厚賻其家。又官其子弟。

仁宗時。宰相呂夷簡感風眩。手詔拜司空平章軍國重事。三日一入中書。夷簡上表固辭。御府出萬金藥。帝剪髮賜之手。詔曰。古人有言。髮可療疾。雖無痊驗。今朕剪髮。合湯藥。表予意也。及夷簡薨。帝震悼。對執政語及輒涕下。曰。安得憂公忘身。理萬事。幹四鄙。如呂夷簡者乎。

神宗時。呂溱知開封府。嘗以職事對。帝察其有疾色。勉以近醫藥。已而果病。改樞密直學士。提舉醴泉觀。遂卒。贈禮部侍郎。帝悼念之。詔中書曰。溱立朝最孤。知事君之節。絕迹權貴。故中廢十餘年。人無言者。方擢領要劇。而奄忽淪亡。家貧子幼。宜優給賻禮。官庀其葬。以屬臣節。

高宗紹興五年。賜知樞密院張浚書曰。上流定。則川陝荆襄形勢接連。事力增倍。天其以

五倫書卷十七

三十三

中興之功付卿乎。浚遂奏遣岳飛屯荆襄以圖中原。自鄂岳轉淮東。大會諸將議防秋之宜。帝遣使賜詔趣歸。及至。帝勞問曰。卿暑行甚勞。群寇既就招撫。成朕不殺之仁。卿之力也。召對便殿。浚進中興備覽四十一篇。帝嘉歎置之座隅。○帝以韓世忠為將。紀律嚴明。岳飛治軍有法。並降詔獎諭之。時世忠移屯淮甸。軍行整肅。秋毫無犯。飛移軍潭州。所過不擾。鄉民私遺士卒酒食。即時償直。帝嘉之。

故獎之以詔

元世祖時。高鳴為翰林學士。遷侍御史。以敢言被知。嘗入內值。大風雪。帝謂御史大夫塔察兒曰。高學士年老。後有大政。就問可也。賜大官酒肉慰勞之。○揚州儒學正李淦上言。人皆知桑哥用群小之罪。而不知尚書右丞葉李妄舉桑哥之罪。宜斬葉李以謝天下。召淦詣京。而李已卒。授淦江陰教授。以桂其直。國朝吳元年二月甲戌。大將軍徐達遣人自軍

五倫書卷十七

三十四

中來請事。

太祖皇帝勞之曰。古者帝王之興。必有命世之士。以為輔佐。成周伐罪。鷹揚奮興。炎漢仗義。群策畢舉。所以克集大勳。肇啓隆祚者也。將軍自昔相從。忠義出乎天性。然且沉毅有謀。端重有武。故能遏絕亂畧。消弭群慝。建無前之功。雖古豪傑之士。不能過也。今所請事。悉欲稟命而行。此賢臣事君之道。吾甚嘉之。但所請事多可便宜行者。而識慮周詳。不肯造

以不違誠社稷之慶邦家之福然將在外君不御乃古道也。自後軍中緩急將軍從宜行之。

太祖皇帝勅禮部官曰自古忠臣義士舍生取義身歿而名存有以垂訓於天下後世若元右丞余闕守安慶屹然當南北之衝援絕力窮舉家皆死節義凜然。又若江州總管李黼身守孤城力抗強敵臨難死義與闕同轍。自昔忠臣義士必見褒崇於後代蓋以勵風教

五倫書卷十七

三十五

也宜令有司建祠肖像歲時祀之。○平章常遇春平贛州軍還頒賞勞之曰將軍勤勞于外南平諸郡兵不失律民無所擾自嶺以南望風降附是能奉揚威武克定邦家報功之典予奚敢後今錫以布帛文綺用彰厥功以答三軍之用命夫賞以酌功爵以旌德俟海宇寧謐恩數有加將軍其獎率三軍更圖後舉茂建偉烈益著耿光以副予所託將軍其勗之哉

永樂九年閏十二月庚申居寧夏都指揮僉事韓誠來朝初誠言韃靼列部同居寧夏者有懷貳之心

太宗未忍發既而果叛為鎮兵所禽斬獲相半至是誠來朝

太宗曰朕於遠人來歸者皆推誠待之不疑早從爾言發兵禽叛何致多損物命然初不發兵者猶欲懷之以恩不謂豺狼終不可馴今彼悉就禽戮皆其自取也然爾忠誠明於幾

五倫書卷十七

三十六

先朕嘉念不忘自今更加勉之命禮部賜誠鈔二百錠羊十羴酒五十瓶仍宴之於會同館

洪熙元年三月壬申

仁宗皇帝諭禮部臣曰往年劉儁從征交趾陷於賊不屈而死禮官不言婦人盡節於夫有旌褒之典況大臣捐軀為國何可不褒卹其贈儁太子少傅賜謚節愍遣人祭之已而歎曰忠臣之心皆欲立功報國不能成功則惟

守義若身為大臣惟阿順取容為保祿固位
之計國亦何賴

五倫書卷之十七

五倫書卷之十七

三十一

五倫書卷之十八

君道

善行

賞罰

虞舜罰弗及嗣賞延于世

周文王罪人弗孥官人以世

列國晉文公出亡時陶叔狐從文公反國行三

賞而不及叔狐叔狐見咎犯曰吾從君而三

十有三年顏色黎黑手足胼胝今君反國行

五倫書卷之十八

三賞而不及我子試為我言之咎犯言於公

公曰嘻我豈忘是子哉夫孰我道說我以

仁暴浣我行昭明我名使我為成人者吾以

為上賞防我以禮諫我以義蕃援我使我不

得為非數引我而請於賢人之門吾以為次

賞夫勇壯強禦難在前則居前難在後則居

後免我於患難之中者吾又以為之次且子

獨不聞乎死人者不如存人之身亡人者不

如存人之國三行賞之後而勞苦之士次之

夫勞苦之士子固為首矣。豈敢忘乎哉。○公與荆人戰於城濮。公問於咎犯。咎犯對曰。服義之君不足於信。服戰之君不足於詐。詐之而已矣。又問於雍季。雍季對曰。焚林而田。得獸雖多。而明年無復也。乾澤而漁。得魚雖多。而明年無復也。詐猶可以偷利。而後無報。遂與荆軍戰。大敗之。及賞。先雍季而後咎犯。侍者曰。城濮之戰。咎犯之謀也。君曰。雍季之言。百世之謀也。咎犯之言。一時之權也。寡人既行之矣。

五倫書卷十八

二

楚莊王以士慶為令尹。授之相印。中庶子聞之。泣曰。王賜士慶相印而不賜臣。臣將死有日矣。王曰。寡人居泥塗中。子所與寡人言者。內不及國家。外不及諸侯。如子者可富而不可貴也。於是乃出其國寶璧玉以賜之。曰。忠信者。士之行也。言語者。士之道路也。道路不脩。治士無所行矣。齊威王即位。委政卿大夫。九年之間。國人不

治。王於是召即墨大夫語之曰。自子之居即墨。毀言日至。然吾使人視之。田野闢。人民給。官無留事。東方以寧。是子不事吾左右以求譽也。封之萬家。召阿大夫語之曰。自子之守阿。譽言日聞。然使人視阿。田野不闢。人民貧苦。昔日趙攻鄆。子弗能救。衛取薛陵。子弗知。是子厚幣事吾左右以求譽也。是日烹阿大夫。及左右嘗譽者。於是齊國震懼。人人不敢飾非。務盡其誠。齊國大治。諸侯聞之。莫敢致

五倫書卷十八

三

兵於齊

漢高祖即位。斬項羽。故將丁公。初丁公嘗逐窘帝彭城西。短兵接。帝急顧謂丁公曰。兩賢豈相厄哉。丁公引兵而還。至是謁見。帝以徇軍中。曰。丁公為項羽臣。不忠。使項王失天下者。也。遂斬之。曰。使後為人臣。無倣丁公也。季布亦羽將也。數窘辱帝。至是購求之急。布髡鉗為奴。自賣于魯朱家。朱家心知其布也。入洛為滕公言之。滕公言於帝。乃赦布。召拜郎中。

光武以李忠為右將軍。封武固侯。忠從光武攻下屬縣。至苦陘。光武會諸將問所得財物。唯忠獨無所掠。光武曰。我欲特賜忠。諸卿得無望乎。即以所乘大驪馬及繡被衣物賜之。明帝時。何湯為郎中。守開陽門候。帝微行夜還。湯閉門不納。更從中東門入。明旦召詣大官。賜食。諸門候皆奪俸。

章帝時。尚書令韓稜僕射郵壽。尚書陳寵。同以才能稱。帝特以寶劍賜三人者。手署韓稜

五倫書卷十八

四

以楚之龍淵。郵壽以蜀之漢文。陳寵以濟南之椎成。論者謂稜淵深。故得龍淵。壽明達。有文章。故得漢文。寵敦朴。善不見外。故得椎成。晉武帝泰始七年。豫州刺史石鑿。坐擊吳軍。虛張首級。詔曰。鑿備大臣。吾所取信。而乃下同為詐。義得爾乎。今遣婦田里。終身不得復用。唐太宗時。顏師古為秘書少監。專刊正古篇奇字。討析申熟。必暢本源。及注班固漢書上之。帝嘉其著述之勞。賜幣二百段。良馬一匹。

帝謂房玄齡有匡弼之善。以黃銀帶賜之。又曰。杜如晦與公同輔朕。今獨見公。泫然流淚。曰。世傳黃銀鬼神畏之。更取一帶。遣玄齡送如晦家。後忽夢如晦若平生。明日勅賜御饌。往祭。既祥。後恩禮無衰。

中宗時。劉光業。王德壽。王處貞。屈筠。鮑思恭。劉景陽等。以虐暴為能。官以凶殘為奉法。往從按察政。多寬濫。帝以光業等雖已云。殂。亦追奪其官爵。景陽見在者。宜從貶降。其枉被

五倫書卷十八

五

殺者。各還其官。蔭

玄宗開元四年。有言者曰。今歲選叙大濫。縣令非才。及入謝。帝悉召縣令於宣政殿。廷試以理人策。惟郵城令韋濟。詞理第一。擢為醴泉令。餘二百餘人。不入第。且令之官。四十五人。放歸學問。吏部侍郎盧從愿。李朝隱。皆左遷刺史。○天寶六載。河北道黜陟使奏。縣令楊懋等七人。有清狀。李連等八人。有善狀。劍南道黜陟使。以江油郡太守趙愷等六人。賊

狀聞初嘗詔舉守令。及是帝謂懋連等宜與遷轉。其舉主亦從褒異。愷等並准律科斷。其舉主各量犯者罪狀輕重。咸從貶黜。仍宣示中外。以為懲勸。

代宗時。京畿水旱。京兆尹黎幹奏損田。戶部侍郎判度支韓滉執奏。幹不實。乃命巡覆時。渭南縣令劉滌曲附度支。且干善名。以縣界田並無損。白于府及戶部。分巡御史趙計。不欲忤度支。奏報協滌。帝覽奏。以為水旱咸均。

五倫書卷十八

六

不宜渭南獨免。申命侍御史朱敖再覆。敖復命渭南損田三千餘頃。帝怒滌。因謂敖曰。縣令職在字人。不損亦宜稱損。損而不聞。豈有恆隱之意耶。卿之此行。可謂稱職。下有司訊覆滌及趙計。並伏罪。乃罷滌為萬州南浦縣。負外尉計為澧州負外司戶參軍。

宋太祖擁兵自陳橋。還周侍衛親軍副指揮使韓通。自禁中馳歸。謀率眾禦之。軍校王彥昇逐殺通於其第。妻子俱死。太祖聞之。特贈通

中書令以桂其忠。而怒彥昇擅殺。終身不與節鉞。○帝聞蜀兵亂。凡使者至。各令陳王全斌等不法事。遂盡得其狀。乃皆徵還。以其初立功。不欲屬吏。但令中書問狀。全斌等具伏。黷負殺降之罪。命責授全斌崇義節度留後。崔彥進昭化節度留後。王仁贍為右衛大將軍。以劉光義劉廷讓廉謹進爵秩。呂餘慶參知政事。曹彬自蜀還。橐中唯圖書衣裳。又能戢下。秋毫無犯。帝深嘉之。以為宣徽院使。彬

五倫書卷十八

七

辭曰。征西將士俱得罪。臣何敢獨受賞。帝曰。卿有茂功。又不矜伐。懲勸國之常典。又何辭焉。

神宗時。鮮于侁為利州路轉運判官。助役法行。詔諸路各定所役。緡錢轉運使李瑜定四十萬。侁爭之曰。利州民貧地瘠。半此可矣。瑜不從。各以其事聞。時諸路役書皆未就。帝是侁議。諭司農曾布使頒以為式。因黜瑜而陞侁為副使。

元太宗時賈居貞為行臺從事時法制未立人以賄賂相交結有以黃金餽之者居貞卻之帝聞而嘉歎勅有司月給白金百兩以推其廉

世祖時廉希憲為中書左丞出鎮荆南關吏得江陵人私書不敢發上之樞密臣發之帝前其中有曰婦附之初人不聊生皇帝遣廉相來鎮豈惟人漸德化昆蟲草木咸被其澤帝曰希憲不嗜殺人故能爾也及卧疾久不

愈召還朝囊橐蕭然琴書自隨而已帝知其貧特賜白金五千兩鈔萬貫

成宗時江浙行省平章脫脫遣發朱清張瑄等家屬其家以金珠重賂之脫脫以聞帝諭之曰朕以江南任卿果能爾真男子事也其益恪勤乃賜黃金五十兩

國朝

太祖皇帝洪武三年十二月封右丞薛顯為永成侯賜文綺及帛六十匹俾居海南時顯有

專殺之罪

太祖召諸將臣諭之曰自古帝王有天下必爵賞以酬功刑罰以懲惡故能上下相安以致治也朕倣古帝王以制爵命卿等明聽朕言昔漢高祖非有功不侯所以重封爵也而功臣不免於誅戮侯君集有功於唐犯法當誅太宗欲宥之而執法者不可卒以見誅非高祖太宗忘功臣之勞也由其恃功驕恣自冒于法耳今右丞薛顯始自盱眙來歸朕撫之

厚而待之至推腹心以任之及其從朕征討皆著奇蹟自後破慶陽追王保保戰賀宗招其勇畧意氣迥出眾中可謂奇男子也朕甚嘉之然其為性剛忍朕屢戒飭終不能悛至於安殺胥吏殺獸醫殺火者及殺馬軍此罪難恕而又殺天長衛千戶吳富此尤不可恕也富自幼從朕有功無過顯因利其所獲孳畜殺而奪之師還之日富妻子服衰經伺之於途牽衣哭罵且訴寃於朕朕欲加以極刑

恐人言天下甫定即殺將帥欲宥之則富死何辜今仍論功封以侯爵謫居海南分其祿為三一以贍富之家一以贍所殺馬軍之家一以養其老母子庶幾功過不相掩而國法不廢也若顯所為卿等宜以為戒諸將臣皆頓首○二十九年九月大賚天下致仕武臣

上諭之曰元末兵爭中原鼎沸人不自保爾諸將臣奮起從朕效謀宣力共平禍亂勤勞備

五倫書卷十八 十一

至天下既定論功行賞使爾等居官任事子孫世襲永享富貴朕思起兵時與爾等皆少壯今皆老矣久不相見心恒思之故召爾等來所賜薄物以資養老爾等還家撫教子孫以終天年諸將叩首謝

上因歎曰同歷艱難致有今日顧朕子孫保有無窮之天下則爾等子孫亦享有無窮之爵祿諸將臣無不感激至有墮淚者

永樂二年十一月刑部尚書鄭賜等奏奉天

征討官有以罪繫獄者請論功定議

太宗皇帝曰朝廷大公至正之道有功則賞有過則刑刑賞者治天下之大法不以功掩過不以私廢公此輩征討之功既酬以爵賞矣今有犯而不罪是縱惡也縱惡何以治天下其論如律

去邪

虞舜攝位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

五倫書卷十八 十一

列國魯定公以孔子為司寇攝行相事七日而誅亂政大夫少正卯於兩觀之下尸於朝三日

漢景帝三年襄平侯紀嘉之子恢說不孝謀反欲以殺嘉大逆無道詔謂嘉不與反謀赦嘉及妻子當坐者復故爵論恢說及妻子如法成帝時故將作大匠解萬年佞邪不忠妄為巧詐多賦斂煩徭役興卒暴之作卒徒蒙辜死者連屬詔謂其毒流衆庶海內怨望雖蒙

赦令。不宜居京師。於是徙萬年燉煌。

哀帝時。待詔夏賀良等建言。改元易號。增益刻漏。可以永安國家。已而詔曰。朕過聽賀良等言。冀為海內獲福。卒無嘉應。皆違經古。不合時宜。其罷改元易號事。賀良等下獄伏誅。唐太宗既即位。謂裴虔通在隋時委質藩寮。乃潛圖弒逆。雖年代異時。累逢赦令。可特免極刑。除名削爵。遷配驩州。復詔宇文文化及暨弟智及等咸居列職。爰在江都。遂行弒逆。雖事

由前代而天下之惡。古今同棄。宜從重典。以厲臣節。其子孫並宜禁錮。勿令齒敘。其黨萊州刺史牛方裕。絳州刺史薛世良。廣州都督府長史唐奉義。武牙郎將元禮。並蒙隋代任使。乃協契宇文文化。及搆成弒逆。宜依裴虔通除名。配流嶺表。○貞觀十年。治書侍御史權萬紀言。宣饒銀大發。采之歲可得數百萬。帝曰。朕貴為天子。所乏者非財也。卿未嘗進一賢士而專言銀利。昔堯舜抵璧於山。投珠於

谷。漢之桓靈。乃聚錢為私藏。卿欲以桓靈俟我邪。即日黜萬紀使還家。

玄宗開元二年。以涪州刺史周利貞。滑州刺史裴談。饒州刺史張利貞。大理評事張思敬。王承本。縣令劉暉。楊允康。璋。侍御史封詢。行等皆為酷吏。並放歸草澤。終身勿齒。○三年冬。京兆尹崔日知貪暴不法。御史李傑將糾之。日知反搆傑罪。侍御史楊瑒廷奏曰。若糾彈之。司使奸人得而恐喝。則御史臺可廢矣。

帝遽命傑視事。貶日知為歙縣丞。○十九年。初王毛仲以嚴察幹力有寵。百官多附之。毛仲與龍武將軍葛福順為婚。福順倚其勢。多為不法。毛仲求兵部尚書不得。快快。帝由是不悅。毛仲妻產子三日。帝命高力士賜之甚厚。且授兒五品官。毛仲抱兒示力士曰。此豈不堪作三品邪。力士婦奏之。帝大怒曰。昔誅韋氏。此賊心持兩端。今日乃敢以赤子怨我。於是貶毛仲福順等於遠州。追賜毛仲死。

代宗時同平章事元載王縉俱納賄賂又以政事委群吏帝欲誅之獨與元舅金吾大將軍吳湊謀之會有告載縉夜醮圖不軌者帝命湊收之命吏部尚書劉晏與御史大夫李涵等同鞠之皆伏罪賜自盡晏謂涵曰故事重刑覆奏況大臣乎且法有首從宜更稟進止涵等從之帝乃誅載而貶縉為括州刺史有司籍載家財胡椒至八百石他物稱是德宗初即位以兵部侍郎黎幹害若豺狼特

五倫書卷十八

十四

進劉忠翼掩義隱賊詔並除名長流既行皆賜死又貶左丞薛邕為連山尉時賦斂出納俸給皆無法長吏得專之重以元載王縉秉政貨賂公行天下不按賊吏者殆二十年邕自宣歙觀察使徵為左丞其去宣州時盜隱官物以巨萬計至是殿中侍御史負寓發之故貶為尉

憲宗初嗣位貶王伾為開州司馬王叔文為渝州司戶伾寢陋吳語順宗素所褻狎而叔

文微知文義好言事順宗亦稍敬之以伾為散騎常侍待詔翰林叔文為學士庶事先下翰林使叔文可否然後宣于中書韋執誼承而行之韓泰柳宗元劉禹錫等采聽謀議互相推獎以為伊周管葛復出也榮辱進退生於造次惟其所欲不拘程式及叔文為戶部侍郎有惡其專權者削去翰林之職伾即為疏請乃許三五日一入翰林叔文始懼未幾以母喪去位叔文與其黨謀起復伾請起叔

五倫書卷十八

十五

文為相疏三上不報伾知事不濟忽叫曰伾中風矣遂輿歸不出至是順宗傳位於帝二人遂遭貶其黨皆坐貶為諸州刺史伾未幾病死明年賜叔文死

穆宗即位貶皇甫鏞為崖州司戶初憲宗時淮西既平鏞判度支數進羨餘有寵帝以為宰相制下朝野駭愕裴度崔群極諫其不可帝不聽度恥與同列求退不許乃上疏論之鏞自知不為衆論所與益為巧諂以自固穆

宗在東宮知其奸。至是即位。輟西宮朝臨。集羣臣於月華門。宣制貶錡。市井皆相賀。竟死貶所。○誅台州刺史柳泌。貶李道古為循州司馬。憲宗時。皇甫錡與道古薦泌云能合長生藥。泌言天台多靈草。誠得為彼長吏。庶幾可求。帝以泌權知台州。泌至台州。驅吏民采藥。歲餘無所得。懼。逃入山中。浙東觀察使捕送京師。皇甫錡李道古保護之。憲宗復使待詔。服其金丹多躁。已而暴崩。帝立。遂誅泌。

貶道古

宋真宗時。宣政使王繼恩罷。均州安置。繼恩在太祖時。特承恩顧。及太祖崩之夕。太宗在南府。繼恩中夜馳詣府邸。請太宗入。太宗忠之。自是寵遇莫比。及帝時。繼恩益豪橫。頗欺罔。漏泄機事。與叅知政事李昌齡。緘題往來。多請託。帝惡其朋結。黜之籍沒。貲產多。得蜀土僭儼之物。仁宗即位。丁謂以罪罷。初。女道士劉德妙嘗

五倫書卷十八

十六

五倫書卷十八

十七

以巫師出入謂家。謂既敗。逮繫德妙。鞠之。德妙具言謂嘗教之曰。汝所為不過巫事。不若託老君以言禍福。足以動人。於是即謂家設神像。夜醮于園中。又因穿地得龜蛇。令德妙持入內。給言出其家山洞中。仍復教云。帝即問若所事何。知為老君。第云相公非凡人。當知之。謂又題曰。混元皇帝賜德妙。語涉妖誕。遂貶謂崖州司戶參軍。○慶曆八年。夏。竦免。初。竦判蔡州。慶曆三年。召為樞密使。至京。諫

官歐陽脩。蔡襄等。交章論竦在陝西。畏懦不肯用力。兼之挾詐任數。姦邪傾險。陛下孜孜政事。首用懷詐不忠之臣。何以求治。中丞王拱辰亦言。竦經畧西師。無功而歸。今置諸二府用之。何以勵世。帝未省。遽起拱辰前。引裾。帝乃悟。會竦已至國門。言者論亦力。乞毋令入見。即日詔竦歸鎮。七年。帝欲以竦平章事。制下。諫官御史交章言。大臣和則政脩。竦前在關中。與首相陳執中論議不合。今不可使

共事乃改授樞密使殿中侍御史何郊論竦
姦邪不可任樞要至是京師同日無雲而震
者五帝方坐便殿趣召翰林學士張方平至
謂曰夏竦姦邪以致天變如此宜免之乃出
知河南

哲宗元祐元年呂惠卿有罪建州安置惠卿
初知太原志鬱不伸又見正人彙進知不容
于世懇求散地朝廷未許右司諫蘇轍王覲
應數其姦請投畀四裔以禦魑魅中丞劉摯

五倫書卷十八

十八

復列其五罪於是貶光祿卿分司南京蘇州
居住再貶建寧軍節度副使建州安置中書
舍人蘇軾草其制曰凶人在位民不真居司
寇失刑士有異論稍正滔天之罪永為垂世
之規惠卿以斗筭之才穿窬之智諂事宰輔
同升廟堂樂禍貪功好兵喜殺以聚斂為仁
義以法律為詩書首建青苗次行助役均輸
之政自同商賈手實之禍下及雞豚苟可蠹
國害民率皆攘臂稱首先皇帝始以帝堯之

仁姑試伯鯨終焉孔子之聖不信宰予發其
宿姦謫之輔郡反覆教戒惡心不悛躁輕矯
証德音猶在始與知己共為欺君喜則摩足
以相懽怒則反目而相噬連起大獄發其私
書黨與交攻幾半天下姦賊狼籍橫被江東
至其復用之年始倡西戎之隙迷國不道從
古罕聞尚寬兩觀之誅薄示三苗之竄天下
傳誦稱快焉○元符中蔡卞專託紹述之說
上欺天子下脅同列凡中傷善類皆密疏建

五倫書卷十八

十九

白然後請帝親劄付外行之章惇雖巨姦然
猶在其術中殿中侍御史龔夬論惇卞之惡
且曰昔日丁謂當國號為恣睢然不過陷一
寇準而已及至於惇而故老元輔侍從臺省
之臣凡天下之所謂賢者一日之間布滿嶺
海自有宋以來未之聞也當是時惇之威勢
震於海內此陛下所親見蓋其立造不根之
語文致悖逆之罪是以人人危懼莫能自保
俾其朽骨銜冤于地下子孫禁錮于炎荒忠

臣義士憤悶而不敢言。海內之人得以歸怨先帝。其罪如此。尚何俟而不正典刑哉。下事上不忠懷。姦深阻。凡惇所為。皆下發之。為力居多。望采之至公。昭示譴黜。臺諫陳師錫張庭堅等亦極論。下罪浮于惇。乞正典刑。以謝天下。乃出。下知江寧。時惇為相。兼山陵使。靈輿陷澤中。臺諫劾之。免。知越州。御史中丞安惇有罪。免。惇為中丞。屢興大獄。士大夫或千里赴逮。訴理書牘被禍者至七八百人。天

五倫書卷十八

二十

下怨疾為二。蔡二惇之謠。至是召鄒浩為右正言。惇言。浩若復用。慮彰先帝之失。帝曰。立后。大事也。中丞不言。而浩獨敢言之。何為不可復用。惇懼。乞罷。遂知潭州。尋除名。發歸田里。○蔡京有罪。免。初京為翰林承旨。殿中侍御史陳師錫上疏言。蔡京蔡卞同惡。迷國誤朝。而京好大喜功。銳於改作。龔夬亦言。京起立犴獄。多斥善士。天下寃之。願考證其實。以正姦臣之罪。皆未報。會中丞豐稷召自河南。

初入對。與京遇。京曰。天子自外服。召公中執法。今日必有高論。稷正色曰。行自知之。是日論京姦狀。臺諫陳瓊。江公望等相繼言之。遂出京知永興軍。尋奪職。居杭州。

高宗建炎三年。黃潛善汪伯彥免。初以潛善伯彥為尚書左右僕射。二人猥持國柄。嫉害忠良。逐李綱。沮宗澤。臺諫內侍言者。隨陷以竒禍。中外為之切齒。時金兵橫行。群盜蜂起。二人既無謀略。而專權自恣。東京委之御史。

五倫書卷十八

二十一

南京委之留臺。泗州委之郡守。言事者不納其說。請兵者不以上聞。中丞張激論二人大罪二十。於是詔罷潛善。知江寧府。伯彥知洪

州

寧宗開禧三年。韓侂胄罷。自兵興以來。蜀口漢淮之民。死於兵戈者。不可勝計。公私之力。大屈。而侂胄乃復銳意出師。中外憂懼。然皆畏侂胄真敢言者。禮部侍郎兼資善堂翊善史彌遠請誅侂胄。以安邦國。帝乃出御筆批

云。韓侂胄久任國柄。輕啓兵端。使南北生靈。枉罹凶害。可罷平章軍國事。陳自强阿附充位。可罷右丞相。翌日侂胄朝。令主管殿前司公事夏震。以兵擁侂胄至玉津園。側殛殺之。奪陳自强三官。永州居住。

元。世祖至元二十一年。大名人盧世榮。初以言利見。驟拜中書右丞。居數月。監察御史陳天祥上章言其苛刻誅求。為國斂怨。將見民間凋耗。天下空虛。考其所行。與所言者已不相

五倫書卷之八

二二

副錢穀出者多於所入。引用儉人。紊亂選法。翰林學士趙孟頫亦言世榮奸邪。帝始大悟。即命丞相安童與諸老臣議。世榮所行當罷者罷之。更者更之。所用人實無罪者。朕自裁。處遂下世榮獄。世榮款伏。遂誅之。○尚書右丞相桑哥專擅朝政。凡銓選內外官。皆由於已。由是以刑爵為貨。當刑者脫。求爵者得。綱紀大壞。人心駭愕。已復壅蔽聰明。紊亂政事。有言者即誣殺之。廷臣累劾其罪。帝始悟。遂

命誅之

順帝以伯顏翊戴之功。拜中書右丞相。進封秦王。獨秉國鈞。專權自恣。變亂成憲。虐害天下。漸有奸謀。帝患之。伯顏自領諸衛精兵。以燕者不花為屏蔽。導從之盛。填溢街衢。而帝側儀衛反落落如晨星。勢燄薰灼。天下之人。惟知有伯顏而已。既又貶殺諸王。帝益忿之。伯顏自領兵衛。請帝出田。其姪脫脫告。帝託疾不往。伯顏固請。太子燕帖古思出次柳林。

五倫書卷之八

二二

帝御玉德殿。命只兒瓦剌往柳林。黜伯顏為河南行省左丞相。伯顏遣人來城下問故。脫脫倨城上。宣言有旨。黜丞相一人。諸從官無罪。可各還本衛。伯顏奏。陛辭不許。遂行。詔復徙南恩州陽春縣安置。死于龍興路驛舍。

五倫書卷之十八

五倫書卷之十九

君道

善行

恤刑

虞舜既受命乃制刑曰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贖刑眚災肆赦怙終賊刑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帝曰皋陶惟茲臣庶罔或干于正汝作士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期于予治刑期于無刑民協于中○好

生之德洽于民心茲用不犯于有司

夏禹受舜禪出見罪人下車問而泣之左右曰罪人不順道君王何為痛之禹曰堯舜之人皆以堯舜之心為心寡人為君百姓各自以其心為心是以痛之

周武王告康叔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丕赦要囚又曰汝陳時臬事罰殺殷彝用其義刑義殺勿庸以次汝封乃汝盡遜曰時敘惟曰未有遜事

五倫書卷十九

五倫書卷十九

二

胥占咸庶中正其刑其罰其審克之

漢高祖六年赦曰天下既安豪傑有功者封侯新立未能盡圖其功身居軍九年或未習法令或以其故犯法大者死刑吾甚憐之其赦天下○七年制詔御史獄之疑者吏或不敢決有罪者久而不論無罪者久繫不決自今以來縣道官獄疑者各讞所屬二千石官二千石官以其罪名當報所不能決者皆移廷尉廷尉亦當報之廷尉所不能決謹具為奏

傳所當比律令以聞

文帝二年詔丞相太尉御史法者治之正所以禁暴而衛善人今犯法者已論而使無罪之父母妻子同產坐之及收朕甚弗取其議除之○齊太倉令淳于意有罪當刑其少女緹縈上書曰妾父為吏齊中人皆稱其廉平今坐法當死妾傷夫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屬雖欲改過自新其道無絲頭沒入為官婢贖父刑罪書奏帝憐其意乃下詔曰夫

三倫書卷十九

三

刑至斷支體刻肌膚終身不息何其刑之痛而不德也豈為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景帝元年詔曰獄人之大命死者不可復生吏或不奉法令以貨賂為市朋黨比周以苛為察以刻為明令亡罪者失職而有罪者不伏姦法為暴甚無謂也諸疑獄雖文致於法而於人心不厭者輒讞之初文帝除肉刑外有輕刑之名內實殺人笞五百者率多死帝遂下詔曰加笞重罪無異幸而不死

不可為人其定律笞五百曰三百三百曰二百既減笞法笞者猶不全乃更減笞三百曰二百笞二百曰一百又定箠長五尺其本大一寸竹也末薄半寸皆平其節當笞者笞鬻一罪乃更人自是笞者得全○後元年春正月詔曰獄重事也人有智愚官有上下獄疑者讞有司有司所不能決移廷尉有令讞而後不當讞者不為失欲令治獄者務先寬宣帝即位以武帝末法令滋彰禁網寢密時

五倫書卷十九

四

廷尉史路溫舒上疏言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之吏是也帝深愍焉迺下詔曰問者吏用法巧文寢深是朕之不德也夫決獄不當使有罪與邪不辜蒙戮父子悲恨朕甚傷之今遣廷史與郡鞠獄任輕祿薄其為置廷平秩六百石負四人其務平之以稱朕意○地節四年詔曰令甲死者不可生刑者不可息此先帝之所重而吏未稱今繫者或以掠辜若飢寒瘦死獄中何用心逆人道也朕甚痛

之。其令郡國歲上繫囚以掠笞若瘦死者所
坐名縣爵里。丞相御史課殿最以聞。

元帝初元元年。詔曰。夫法令者。所以抑暴扶
弱。欲其難犯而易避也。今律煩多而不約。自
與文者不能分明。而欲羅元元之不逮。斯豈
刑中之意哉。其議律令可蠲除輕減者。條奏。
惟在便安萬姓而已。

光武建武二年。詔曰。頃獄多寃人。用刑深刻。
朕甚愍之。孔子云。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

五倫書卷九

五

足。其與中二千石諸大夫博士議。郎議省刑
法。

章帝建初五年三月。詔曰。孔子曰。刑罰不中。
則民無所措手足。今吏多不良。擅行喜怒。或
案不以罪。迫脅無辜。致令自殺者。一歲且多。
於斷獄甚非為人父母之意也。有司其議糾
舉之。

安帝建光元年。居延都尉范滂犯贓罪。吏議
欲增錮二世。太尉劉愷以為春秋之義。善善

及子孫。惡惡止其身。所以進人於善也。今以
輕從重。懼及善人。非先王祥刑之意也。詔從
之。

質帝本初元年正月。詔曰。昔堯命四子以欽
天道。鴻範九疇。休咎有象。夫瑞以和降。異因
逆感。禁微應大。前聖所重。頃者州郡輕慢。憲
防競逞。殘暴造設。科條陷入。無罪或以喜怒
驅逐。長吏息阿所私。罰在仇隙。至今守闕訴
訟。前後不絕。送故迎新。人罹其害。怨氣傷和。

五倫書卷九

六

以致災眚。書云。明德慎罰。方春東作。育微敬
始。其勅有司。罪非殊死。且勿案驗。以崇在寬。
唐高祖武德四年四月。詔曰。緩刑議獄。指后彝
訓。解網泣辜。前王茂軌。朕君臨海內。撫育黎
元。一物乖所。納隍興慮。其益州道行臺及夔
州總管府衆務。臻集統攝。退長囚徒。禁繫其
數不少。或控告未申。多有寃屈。或注引肆志
濫及貞良。致使文案稽延。獄訟繁擁。念彼枉
滯。情深愍惻。其益州松管內諸州。委御史大

夫皇甫無逸檢校夔州總管內委趙郡王孝恭檢校所有囚患令覆察務從寬簡小大以情但有負罪逃亡離棄鄉邑無問輕重悉令歸首明加勸導務脩墾植庶使家給人足稱朕意焉

太宗嘗錄囚徒憫其將死為之動容顧謂侍臣曰刑典之用蓋風化未洽之故愚人何罪而肆重刑乎更彰朕之不德也用刑之道當審事理之輕重然後加之以刑罰何有不察

八。五倫書卷一九

其本而一槩加誅非所以恤刑重人命也帝又謂侍臣曰死者不可再生用法務從寬恕有司覆一獄必求深刻作何道理令得平允侍中王珪曰但任公正善人為法官則姦偽自息帝曰古者斷獄必訊於三槐九棘之官今三公九卿是也今後大肆罪結正更取公卿議之帝嘗覽明堂針灸圖見人五臟皆近背針灸失所則其害致死歎曰姦者五刑之輕死者人之所重安得犯至輕之刑而成

致死遂詔罪人無得鞭背復詔諸司真決死囚雖立五覆一日即了未暇審思五奏何益縱有追悔又無所及自今後宜二日中五覆奏下諸州三覆奏行刑之日尚食勿進酒肉教坊及太常不舉樂皆令門下省覆奏有據法當死而情可矜者錄狀以聞○劉德威授大理卿帝嘗問之曰近來刑網稍密其過安在德威奏言誠在主上不由臣下人主好寬則寬好急則急律文失入減三等失出減五

五倫書卷十九

等今則反是失入則無辜失出獲大罪所以吏各自愛競執深文非有教使之然畏罪之所致耳陛下但捨所急則寧失不經復行於今日矣帝深然之

中宗神龍元年三月制曰自今法官咸宜敬慎勿文深次骨跡徇疑貽高下任情輕重失衷又謂大理正王志愔曰法急則傷人寬則漏罪情實罰在於中平尔宜慎之
玄宗先天元年四月詔曰法憲之設期於無

私本於救人。蓋非獲已。故得情存於勿喜折獄。貴於哀矜。至於斷決諸罪。皆著科條。守而不失。自為良吏。聞近日州縣罕習章程。率情嚴酷。或致殞殞。假令事應重辟。固當明啓刑書。豈可輒因積楚。輕絕人命。太上皇仁。覃萬寓澤。被群生子。愛黎甦。慎恤刑罰。予恭承天訓。虔奉睿圖。旰食載勤。納隍兢慮。凡厥長吏。宜達此懷。務遵法式。勿仍前弊。

肅宗乾元三年閏四月詔曰。自古百王。欽慎

五倫書卷十九

九

刑法。蓋以法者人之命。刑者國之權。苟或失其科條。固難措其手足。頃以姦臣擅命。中典不脩。造次便行。哀矜何在。自今已後。其有犯極刑者。宜命本司依舊三覆。庶平反之際。人謂不冤。幽明之間。理皆無濫。

宋太祖建隆三年二月詔曰。獄者人之命也。吏者民之師也。吏有上下。咸宜盡心。故漢制獄之疑者。讞於有司。所不能決者。移於廷尉。蓋欲各脩其職。無相奪倫。逮於近年。頗隳舊典。

或滯獄以不斷。多避事而上言。宜振綱條。重申釐革。自今諸道州府刑獄公事。仰一准詔書從事。○帝嘗讀二典。歎曰。堯舜之罪四凶。止從投竄。何近代法網之密乎。謂宰相曰。五代諸侯跋扈。有枉法殺人者。朝廷置而不問。人命至重。姑息藩鎮。當如是耶。自今諸州決大辟錄狀聞奏。付刑部覆視之。著為令。○帝留意聽斷。專事欽恤。御史大理官屬。尤加選擇。嘗召馮炳謂曰。朕每讀漢書。見張釋之于定國。

五倫書卷十九

十

治獄天下無冤。民朕以此望汝。賜金帛以勉之。太宗太平興國九年詔曰。蓋聞刑者不可復屬。死者不可復生。故三覆行誅。聖人之所至慎。一成不變。君子之所盡心。朕勤恤兆民。哀矜庶獄。每至三伏炎蒸之際。隆冬凝沍之時。未嘗不念彼園扉。憫茲微纒。而猾胥姦吏。弄法舞文。或苛害以立威。或稽留而不決。撓憲令之綱。紀傷天地之至和。而欲百姓阜安。四時順序。其可得乎。應天下繫囚。宜令諸處州府軍

監每十日一具所犯事由。收禁月日聞奏。仍委刑部糾舉。○帝嘗御便坐。錄京城繫囚至日。近臣或以為勞苦過甚。帝曰不然。倘惠及無辜。使獄平允。不致枉撓。朕意深以為適。何勞之有。

真宗大中祥符三年。語侍臣曰。刑獄官尤須遴選。朕嘗念四方獄訟。若官非其人。寧無枉濫。且單弱之人不能投訴。朝廷無由知之。遂下詔曰。列聖詒謀。眇躬嗣服。敢忘惠恤。以荷

五倫書卷十九

十一

隆平。惟億兆之人。愛之如子。在小大之獄。察必以情。慮刑典之失中。憫繫縲之良苦。俯炎蒸之貫序。尤旰吳以軫懷。爰示丁寧。聿申隱悼。眷言牧長。實布教條。當體哀矜。務於審克。勿淹獄犴。用洽慈仁。異臻恥格之風。式導長贏之氣。重念歲頒。明詔國有常規。煩聞守臣。忽於彛制。率多懈慢。罔或遵行。是敷誣告之文。以勵從公之節。勉思振舉。庶緩憂勤。仁宗天聖四年五月。詔曰。國家慎擇循良。勤

恤黎庶。必期無訟。以洽至仁。而生齒之繁。犯者頗衆。未底于治。朕甚憫焉。况復大辟之科。情有輕重。特從上讞。式表哀矜。應天下大辟。情理可憫。及刑名疑慮者。並許具案以聞。有司毋得舉駁。○慶曆三年六月。詔曰。獄者人命之至重也。故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方盛夏長養之時。有司其蠲煩獄。出輕繫。以奉順天時。夫以苛為察。以刻為明。豈稱所以哀矜之意哉。

五倫書卷十九

十二

神宗詔天下繫囚貧乏者。冬月權給衣衾薪炭及飲食。仍委長吏提舉。哲宗元祐八年。詔曰。方夏暑時。動植之物皆遂其長養。而吾民觸禁抵法。繫縲囹圄。其深文之吏。或不能體朕欽恤之意。因循延蔓。久不為決。以干陰陽之和。非細故也。其詔天下官師之長。敬若時令。哀矜庶獄。以丕應朕志。又令諸獄置氣樓涼。憲設漿飲薦蓆。柵械五日一浣。繫囚以時沐浴。遇寒給薪炭。

高宗親錄囚。詔中外刑官各務仁平。臺憲檢察。月具其平反以聞。歲終考察殿最。命兩浙及諸路憲臣親案部錄囚。○紹興元年。刑部請疏決禁囚。帝曰。此事極好。朕方念之。聞祖宗時尚遣內侍以餅肉徧賜。仍具湯沐示恩。意。范宗尹曰。祖宗矜庶獄具有著令。李回曰。聖心卹有罪者如此。酷吏知禁矣。

孝宗乾道二年。詔曰。比年以來。治獄之吏。大率巧持多端。隨意援引。而重輕之御。等其革

五倫書卷十九

十三

巧習之弊。明審克之。公使奸不隱情。罰必當罪。

寧宗慶元六年五月丙辰。以早疏決中外繫

囚。有司上寬恤令。丙寅。詔大理三衙臨安府

及諸路關兩州縣釋杖以下囚。

金熙宗天眷三年。復取河南地。詔其民約所用

刑法。皆從律文。罷獄卒酷毒刑具。以從寬恕。

元。世祖為王時。憲宗盡屬以漠南漢地。軍國庶

事。時斷事官牙魯瓦赤與不只兒等總天下

財賦于燕視事。一日殺二十八人。其一人盜

馬者杖而釋之矣。偶有獻環刀者。遂追還所

杖者。手試刀斬之。王責之曰。凡死罪必詳讞。

而後行刑。今日殺二十八人。必多非辜。既

杖復斬。此何刑也。不只兒錯愕不能對。又中

書省臣言。比奉旨。凡為盜者毋釋。今竊鈔數

貫及佩刀微物。與童幼竊物者。悉令配役。臣

等議。一犯者杖釋。再犯依法配役。為宜。王曰。

吾以漢人徇私用泰和律。屢事致盜賊滋衆。

故有是言。人命至重。今後非詳讞者勿輒殺。

五倫書卷十九

十四

及即帝位。語管如德曰。朕治天下。重惜人命。

凡百罪者。必令面對。再四果實也。而後罪之。

非如宋權姦擅權。書片紙數字。即殺人也。汝

但一心奉職。毋懼忌嫉之口。

仁宗時。晉寧民侯喜兒昆弟五人。並坐法當

死。帝嘆曰。彼一家不幸。而有是事。其釋情輕

者。一人杖之。俾養父母。毋絕其祀。○延祐二

年。勅大辟罪。臨刑。敢有橫加剗割者。以重罪

論。凡鞠囚。非強盜。毋加酷刑。

國朝

太祖皇帝吳元年十月。命中書省定律令。初以唐宋皆有成律。斷獄惟元不做古制。取一時所行之事為條格。胥吏易為奸弊。自平武昌以來。即議定律。至是臺諫已立。各道按察司將巡歷郡縣。欲頒成法。俾內外遵守。乃命丞相李善長等詳定。諭之曰。立法貴在簡當。使言直理明。人人易曉。若條緒繁多。或一事而兩端可輕可重。使奸貪之吏得以夤緣為奸。則所以禁殘暴者。反以賊良善。非良法也。務求適中。以去煩弊。卿等宜盡心參究。凡刑名條目。逐日來上。吾與卿等面議斟酌之。庶可以為久遠之法。○洪武八年正月。淮安府山陽縣民有父得罪當杖。請以身代。太祖皇帝謂刑部臣曰。父子之親。天性也。然不親不遜之徒。親遭患難。有坐視而不顧者。今此人以身代父。出於至情。朕為孝子屈法。以勸勵天下。其釋之。○十四年五月丙申。刑部

奏決重刑。

太祖皇帝諭之曰。朕嘗命汝等。凡有重獄。必三覆奏。以人命至重。恐不得其情。則刑罰濫及而死者不可復生也。故必欲詳審。今汝等槩以重刑來奏。其間固有瀆倫亂法。罪不可原者。亦有一時過誤。情可矜者。必當分別。若一槩言之。則輕重不分矣。自今凡十惡非常。赦所原者。則云重刑。其餘雜犯死罪。許聽收贖者。毋槩言也。

永樂六年十一月丁巳。刑部都察院大理寺言。大辟囚三百餘人。已覆訊皆實。請處決。太宗皇帝令行人持節諭之。有冤抑許自陳。又召五府六部及六科官諭之。曰。三百餘人。未必人人皆得其實情。有一不實。則死者銜冤。爾等更從容審之。一日不盡。則二日。三日。使十日亦何害。必使其無冤。大抵人之實情。難得有言語便捷。輒駕虛詞。掩實情者。有訥於言。雖懷情實。而口不能發者。須詳悉以聽。亦

不可以刑迫之

仁宗皇帝時大理寺奏決重囚

上曰人命甚重帝王以愛人為德卿等理刑宜
贊輔德政罔俾無辜含冤地下傷國家之和
氣昔法吏有於死獄求生道者天有顯報不
在其身在其後人卿等勉之遂命五府各部
通政司六科同三法司於承天門會審特召
大學士三員至榻前諭曰比年法司之濫朕
未嘗不知其所擬大逆不道往往出於羅織

五倫書卷十九

十二

煅鍊

先帝數切戒之故死刑至四五覆奏而法司略
不留意甘為酷吏而無愧自今凡論重囚卿
三人必往同審有冤抑者雖細故必以聞遂
命三司今後審決重囚必會三人者同審

宥過

虞舜宥過無大

周武王告康叔曰乃有大罪非終乃惟眚災適
爾既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殺

漢文帝時魏尚為雲中守以罪削爵後帝輦過

郎中署問馮唐以趙將李齊之賢唐對曰齊
尚不如廉頗李牧之為將也帝乃拊髀曰嗟
乎吾獨不得廉頗李牧為將豈憂匈奴哉唐
曰陛下雖有廉頗李牧不能用也帝復問唐
曰公何以言吾不能用頗牧也唐對曰臣竊
聞魏尚為雲中守軍市租盡以給士卒出私
養錢五日一殺牛以饗賓客軍吏舍人是以
匈奴遠避不近雲中之塞虜嘗一入尚率車

五倫書卷十九

十八

騎擊之所殺甚衆夫士卒盡家人子起田中
從軍安知尺籍伍符終日力戰斬首捕虜上
功慎府一言不相應文吏以法繩之其實不
行吏奉法必用愚以為陛下法大明賞太輕
罰太重且雲中守尚坐上功首虜差六級陛
下下之吏削其爵以罰之繇此言之陛下雖
得頗牧不能用也文帝說是日令唐持節赦
魏尚復以為雲中守

元帝時都護甘延壽副校尉陳湯同使西域

湯與延壽矯制發城郭及諸胡兵直指軍于
 城而擊之遂破其城斬郅支單于得單于
 畧漢民四百餘人獲馬及牛羊皆以給軍食
 而湯素貪所鹵獲物入塞多不法司隸校尉
 移書道上繫吏士按驗之湯還上疏言臣與
 吏士共誅郅支單于萬里振旅宜有使者迎
 勞今司隸反逆收繫按驗是為郅支報讎也
 帝立出吏士令縣道具酒食以過軍及論功
 丞相匡衡以其擅興師矯制如加爵土恐後
 奉使者生事變夷為國招難帝復納宗正劉
 向言赦延壽湯令公卿議封焉
 光武為蕭王時岑彭為更始潁川太守會春
 陵劉茂起兵畧下潁川不得之官乃與麾下
 數百人從河內太守邑人韓歆會光武徇河
 內歆議欲守彭止不聽既而光武至懷歆迫
 急迎降光武知其謀大怒收歆置鼓下將斬
 之召見彭彭因言歆南陽大人可以為用乃
 賞歆以為鄧禹軍師

章帝時楊終為蘭臺校書坐事繫獄帝徵諸
 儒論定五經於白虎觀博士趙博校書郎班
 固賁逵等以終深曉春秋學多異聞請之
 終亦上書自訟即日賞出乃得與於白虎觀
 焉

隋文帝時張威為青州總管在州頗事產業遣
 家奴於人間鬻蘆菹根其奴緣此侵擾百姓
 帝深加譴責坐廢於家後從帝祠泰山至洛
 陽帝責讓之因問所執笏安在威頓首曰臣
 負罪無顏復執謹藏於家帝曰可持來威明
 日奉笏以見帝曰公雖不遵法度功效實多
 今還公笏於是復拜洛州刺史後改封皖城
 郡公

唐太宗貞觀初徵鄧隆為國子主簿初王充兄
 子太之守河陽也引隆為賓客大見親遇及
 太宗攻洛陽遣書諭太隆為太復書言辭不
 遜洛陽平後隆懼罪變姓名自號隱玄先生
 竄於白鹿山黃冠野服不接人事至是徵之

與博陵崔仁師。昌黎慕容善行。弘農劉蕡。新野康安禮。河東敬播。俱為脩文學士。隆負宿罪。猶不自安。太宗聞之。遣房玄齡謂之曰。爾為王太作書。誠合重責。但各為其主。於朕有惡。朕今為天子。何能追責匹夫之過。爾宜坦然。勿懷危懼也。擢授著作佐郎。

高宗永徽三年春。虜月朱邪孤注殺招慰使。與突厥賀魯相結。命梁建方破之於牢山。生擒孤注。斬首九千級。軍還。御史劾奏。建方逗遛。帝以其有功。釋不問。○咸亨初。薛仁貴為邏娑道行軍大總管。擊吐蕃。官軍大敗。仁貴坐除名。尋而高麗餘衆相率復叛。詔起仁貴為雞林道總管。以經畧之上。元中。坐事徙象州。會赦歸。帝思其功。復召見。謂曰。往歲萬年官微。卿我其為魚矣。卿又北伐九姓。東擊高麗。漠北遼東咸遵聲教者。並卿之力也。卿雖有過。豈可相忘。有人云。卿烏海城下故不擊賊。致使失利。朕所恨者。唯此事耳。今西邊不

五倫書卷一九

二十一

靜。瓜沙路絕。卿可高枕鄉邑。不為朕指為邪。於是起為瓜州長史。尋拜右領軍衛將軍。檢校代州都督。

玄宗開元元年。講武於驪山。兵部尚書郭元振。以虧失軍容。坐于纛下。將斬之。宰相劉幽求。張說。跪馬前諫曰。元振翼戴上皇。有大功於國。雖犯軍令。不可加刑。伏望寬宥。以從人望。帝乃捨之。流新州。○是年。以李暢為虔州刺史。初中宗之崩也。李嶠密表。韋后請出相。

五倫書卷十九

二十二

王諸子於外。上即位於禁中。得其表。或請誅之。張說曰。嶠雖不識。逆順然為當時之謀。則忠矣。上然之。以嶠子暢為虔州刺史。令嶠隨暢之官。

肅宗至德二年十二月。既收洛陽。先是博陵太守張萬頃。陷賊。偽授河南尹。安撫百姓。全活宗枝。帝嘉之。捨其罪。授濮陽太守。

德宗建中四年。汾陽郡王郭子儀子曖。尚代宗昇平公主。公主坐事留之禁中。曖亦不令出入。

既而朱泚之亂不知德宗幸奉天為賊所逼欲授偽官。賧辭以居喪被疾既而與兄晞弟曙及昇平公主皆奔奉天。德宗喜並釋前怨待之如初。復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左散騎常侍。宋太祖微時客遊至漢東依董宗本。宗本之子遵誨。馮藉父勢嘗侮之。一日謂太祖曰。每見城上有紫雲如蓋。又夢登高臺遇黑蛇約長百尺餘。俄化龍飛騰東北去。雷電隨之。是何祥也。太祖皆不對。他日論兵。遵誨理屈拂衣。

五倫書卷十九

二十三

起。太祖乃辭宗本去。自是紫雲漸散。太祖即位。召遵誨諭之曰。卿尚記曩日紫雲黑龍之事乎。遵誨惶恐請死。太祖曰。朕方赦過賞功。豈念舊怨耶。乃自驍武指揮使拜馬軍都軍頭。尋授通遠軍使。

真宗以馬亮為西川轉運副使。時王均反。及平。帝召問蜀事。會械送賊。詿誤者八十九人。至闕下。執政欲盡誅之。亮曰。愚民脅從。此特百之一二。餘竄伏山林者眾。今不貸之。反側

之人聞風疑懼。一唱再起。是滅一均生一均也。帝悟。悉宥之。

仁宗嘉祐元年。御史吳中復請召還唐介。文彥博因言于帝曰。介頃為御史。言臣事多中。臣病。其間雖有風聞之誤。然當時責之太深。乞宥其罪。帝乃召介知諫院。

國朝

太宗皇帝時。都督程達有罪。

上特宥之。命隨西平侯沐晟立功。自贖。遂勅晟

五倫書卷十九

二十四

曰。都督程達犯死罪。今惜其才。特宥之。使從爾立功。蓋其才是當一面。其餘文武官有罪。戮立功者。各量罪之輕重。察才之高下。而用之。用當其才。成功可必。既而顧侍臣曰。君人之道。犯極惡則不宥。有小善亦不棄。人孰無過。論小過而棄大善。則為善者怠。亦孰無才。若錄小才而免大惡。則為惡者肆。故惡之難容者。乃不論其才。才有可用者。乃畧其小過。如此。則善善惡惡皆不失矣。

五倫書卷之十九

五倫書卷十九

二十三

五倫書卷之二十

君道

善行

兵政

周成王時立司馬之官。設六軍之衆。因井田而制軍賦。地方一里為井。井十為通通。十為成。成方十里。成十為終。終十為同。同方百里。同十為封。封十為畿。畿方千里。有稅有賦。稅以足食。賦以足兵。四井為邑。四邑為丘。丘十六

五倫書卷二十

井有戎馬一。牛三。四丘為甸。甸六十四井。有戎馬四。兵車一乘。牛十二。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千戈備具。是謂乘馬之法。一同百里。提封萬井。除山川沈斥。城池邑居園囿衢路。三千六百井。定出賦六千四百井。戎馬四百匹。兵車百乘。此卿大夫采地之大者。也是謂百乘之家。一封三百一十六里。提封十萬井。定出賦六萬四千井。戎馬四千匹。兵車千乘。此諸侯之大者。也是謂千乘之國。天子畿方

千里提封百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戎馬四萬匹兵車萬乘故稱萬乘之主戎馬車徒千戈素具春振旅以蒐夏拔舍以苗秋治兵以獮冬大閱以狩皆於農隙以講武事焉五國為屬屬有長十國為連連有帥三十國為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為州州有牧連帥比年簡車卒正三年簡徒群牧五年大簡車徒

五倫書卷二

○宮正掌王宮之戒令糾禁以時比宮中之官府次舍之衆寡為之板以待夕擊柝而比之國有故則令宿其比亦如之辨內外而時禁稽其功緒糾其德行幾其出入均其稍食去其淫怠與其竒邪之民會其什伍而教之道藝月終則會其稍食歲終則會其行事宮伯掌王宮之士庶子凡在板者掌其政令行其秩叙作其徒役之事授八次八舍之職事若邦有大事作官衆則令之月終則均秩歲終則均叙以時頒其衣裘掌其誅賞

列國齊桓公用管仲之說作內政而寓軍令五

家為軌軌為之長十軌為里里有司四里為連連為之長十連為鄉鄉有良人以為軍令是故五家為軌故五人為伍軌長率之十軌為里故五十人為小戎里有司率之四里為連故二百人為卒連長率之十連為鄉故二千人為旅鄉良人率之五鄉一帥故萬人為軍五鄉之帥率之三軍有中軍之鼓有高子之鼓有國子之鼓三分其國為二十一鄉公率五鄉高子國子各率五鄉其卒伍定乎里

五倫書卷十

三

而軍政成乎郊連其什伍居處同樂死生同憂禍福共之緩急足以相助其教已成外攘夷狄內尊天子以安諸夏世稱節制之師漢高祖踵秦置材官於郡國京師有南北軍南軍為官城兵衛尉主之北軍為京城兵中尉主之凡民年二十三為正一歲為衛士二歲為材官騎士習射御騎馳戰陳年五十六衰老乃免為庶民就田里南北二軍不出民兵散在郡國有事以羽檄召之以備軍旅有輕

車騎士材官樓船之別。平地用車騎。山阻用材官。水泉用樓船。常以秋後講肄課試之。

文帝躬戎服親御鞍馬。從六郡良家材官之士。馳射上林。講習戰陳。聚天下精兵軍於霸上棘門細柳。

武帝平百粵。內增中壘屯騎步兵越騎長水胡騎射聲虎賁八校尉。外有樓船。皆歲時講肄備武備之事。

光武以幽冀并州兵定天下。始於黎陽立營。

五倫書卷二十

四

領兵騎常千人。以謁者監之。號黎陽兵。而京師南北軍如故。○立秋之日。自郊禮畢。始揚威武。斬牲于東郊門。以薦陵廟。其儀乘輿御戎路。白馬朱鬣。躬執弩射牲。牲以鹿麋。太宰令謁者各一人。載獲車馳駟送陵廟。還宮遣使者齎東帛。以賜武官。武官肄兵習戰陳之儀。斬牲之禮。名曰驅劉。即驅。殺新以食也。兵官皆建孫吳兵法六十四陳。名曰乘之。

唐高祖初置府兵。其制始於西魏。後周而備於

隋為十二衛。帝因之置驃騎車騎兩將軍府。析關中為十二道。皆置府兵以隸。後改道為軍。其法一寓於農。居處教養。蓄材待事。動作休息。皆有節目。每軍置將副各一人。以督耕戰。以車騎府統之。及天下既定。廢十二軍。改驃騎為統軍。車騎為別將。又軍有坊。置主人以察戶口。課農桑。

五倫書卷二十

五

置府六百二十四。皆有名號。而關內二百六十有一。皆以隸諸衛。凡府三等。兵千二百為上。千人為中。八百人為下。府置折衝都尉一人。左右果毅都尉各一人。長史兵曹別將各一人。校尉六人。士以三百人為團。團有校尉五十人。為隊。隊有正。十人為火。火有長。每人甲兵裝糧皆自備。并其介冑戎具藏於庫。有所征行。則視其入而出給之。民年二十為兵。六十而免。其能騎而射者為越騎。餘為步兵。

每歲季冬折衝都尉率五校兵馬之在府者教戰

玄宗開元元年十月帝親講武於驪山之下兵二十萬。旌旗連亘五十餘里。戈鋌金甲照耀天地。引大陳於長川。坐作進退。以金鼓之聲節之。三軍出入。號令如一。帝親擐戎服。持沉香大鎗。立於陳前。威振宇宣。長安士庶奔走縱觀。

宋太祖監五代方鎮之弊。既平諸國。聚勁兵於

今五倫書卷三十一

六

京師。躬定軍制。紀律詳盡。其軍制親衛殿禁之名。其營立龍虎日月之號。分領於殿前侍衛二司。尋詔二司簡其驍勇者升為上軍。疲弱者退為剩員。令諸路選所部兵送至闕下。以補其缺。後復簡強壯者為之。兵樣散降諸道。令依樣招收。長吏部送詣闕。分隸諸軍。帝御講武。殿親臨試之。其法刻木為箭鏃。裹以檀。剽命引強者兩兩相射。又以木槌為馬。搥施韋韜。俾馳騎相擊。皆取其不避者分等級。

以遷隸之。又出內庫錢募諸軍子弟數千人。鑿大池於京城之南。引蔡水注之。造樓船。選精卒。狎水虎捷。習戰池中。又詔諸道選材力。技藝過人者。收隸禁軍。以備宿衛。厚其糧賜。常躬自教閱訓練。皆以一當百。

太宗太平興國二年。幸西郊講武臺。大閱諸軍。南北綿亘二十里。建五色旗鼓於前。崔翰執金鼓。按棋拍。六師如一。軍容甚整。帝大悅。以金帶賜翰。復獎諭之。○九年。親閱諸軍。

今五倫書卷三十一

七

參考勞績升絀之。帝曰。兵雖衆。苟不簡閱。與無兵同。先帝訓練之方。咸盡其要。朕因講習。漸至精銳。倘統帥得人。何敵不克。又幸金明池。觀習水戰。曰。示不忘戰爾。

真宗大中祥符六年。詔選江淮水軍於金明池。習戰。其江浙淮南諸州。亦令選卒教習。神宗以唐李靖兵法無全書。而見之通典。命王震解釋。又令內侍李憲以馬步教習之。謂憲曰。黃帝制八陳。武侯造圖。桓温以為常山。

蛇勢。蓋即九軍陳法。韓擒虎以授靖時。知者多。故作六花陳。八陳即九軍。九軍方陳也。六花陳即七軍。七軍圓陳也。陳以圓為體。方陳者內圓外方。圓陳者內外俱圓。六軍者左右虞候各一軍。為二虞候軍。左右廂各二軍。為四廂軍。與中軍共為七軍。八陳者加前後二軍。共為九軍。朕今采古酌今。營陳同一法。止曰營。行曰陳。營為正。陳為奇也。

元世祖置典兵之官。視兵數多寡為爵秩崇卑。

五倫書卷二十

八

長萬夫者為萬戶。千夫者為千戶。百夫者為百戶。內立五衛以總宿衛諸軍。衛設親軍都指揮使。立樞密院以總之。遇方面有警。則置行樞密院。事已則罷。而移都鎮撫司屬行省。軍士有蒙古軍。皆國人。探馬赤軍。則諸部族。其法。家有男子十五以上。七十以下。無眾寡。盡僉為兵。十人為一牌。設牌頭。上馬則備戰。闔下馬則屯聚牧養。既平中原。發民為卒。是為漢軍。或以丁論。或以戶論。其嘗為軍者。定

入尺籍。伍符不可更易。病死戍所者。百日外。後次下。死陳者。復一年。貧不能役。則聚而一之。曰合併。貧甚者。老無子者。落其籍。戶絕者。別以民補之。帝以兵籍為軍機重務。漢人不得閱其數。雖樞密近臣。職專軍旅者。惟長官一二人知之。有事。則有司調糧。軍司調兵。弓弩戈甲。歲有常貢。

國朝乙巳春。

太祖皇帝將經理淮甸。親閱試將士。命鎮撫居

五倫書卷二十

九

明率軍士分隊習戰。勝者賞銀十兩。其傷而不退者。亦勇敢士。賞銀有差。且徧給酒饌。勞之。仍賜傷者醫藥。因諭之曰。刃不素持。必致血指。舟不素操。必致傾溺。弓馬不素習。而欲攻戰。未有不敗者。吾故擇汝等練之。今汝等勇健若此。臨敵何憂不克。爵賞富貴。惟有功者得之。顧謂起居注詹同等曰。兵不貴多。而貴精。多而不精。徒累行陳。近聞軍中募兵多。冗濫者。吾特為戒之。冀得精銳。庶幾有用也。

太祖御奉天門與劉基論用兵謂基曰克敵在兵而制兵在將兵無節制則將不任將非其人則兵必敗是以兩軍之間決死生成敗之際有精兵不如良將基對曰臣荷

聖上厚恩得侍左右每觀廟筭初謂未必皆然及至摧鋒破敵動若神明臣由是知任將在上將之勝不若主之勝也然臣觀

陛下常不拘古法而勝此尤所難也乃謂之曰兵者謀也因敵制勝豈必泥於古哉朕常親

五倫書卷二

十一

矢石觀戰陳之事闔闔奇正頃刻變化猶風雲之無常勢要在通其變耳亦何暇論古法耶

馬政

周官校人掌玉馬之政辨六馬之屬曰種馬戎馬齊馬道馬由馬騶馬天子十有二閑馬六種邦國六閑馬四種家四閑馬二種如趣馬巫馬牧師庾人圉師圉人皆掌馬政者也春祭馬祖夏祭先牧秋祭馬社冬祭馬步凡大

祭祀朝覲會同毛馬而頌之凡將事于四海山川則飾黃駒凡軍事物馬而頌之

列國衛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務材訓農通商惠工敬教勸學授方任能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故詩人詠之曰秉心塞淵騋牝三千言所畜之馬七尺而牝者亦已至於三千之衆矣

五倫書卷二

十一

魯僖公能遵伯禽之法儉以足用寬以愛民務農重穀牧于坰野而其馬之多駟而牡者有十六種之毛色蓋極其盛而國之殷富為可見故詩人作頌以美之曰思無疆思馬斯臧思無期思馬斯才思無斁思馬斯作思無邪思馬斯徂蓋言其牧馬之盛由意之遠也漢文帝初年廢馬止有百餘匹下取給於邊郡班氏居塞則致馬數千群橋桃居塞則致馬千匹是時內郡之盛則衆庶街巷有馬阡陌之間成群乘牝者擯不聚會邊郡之盛則三十六苑分置西北邊其良者以給乘輿

景帝時造苑馬以廣用。四年御史大夫鄧綰奏禁馬高九尺五寸以上齒未平不得出關。時太僕牧師諸苑三十六所分布西北邊以郎為苑監官奴婢三萬人養馬三萬匹。武帝征伐四夷益盛養馬以西河上郡為萬騎太守而馬政始掌於郡二千石矣。蓄積廢馬有四十萬。自遣衛霍之師追匈奴而馬大耗焉。晚年乃詔修馬復令以補缺使毋乏武備而已。

五倫書卷二十

十一

昭帝元鳳二年令郡國毋殺今年馬口錢。又令民有車騎馬一匹者復卒三人。是時有馬者閑居則免三人之算有事則當三人之卒。其制優異此內郡之制也。至於邊郡則縱民蓄牧而官不禁。唐高祖得牝馬三千匹於赤岸澤徙之隴右。命太僕張萬歲掌之。萬歲善於其職自貞觀至麟德馬蕃息及七十萬匹分為八坊四十八監各置使以領之。

玄宗即位牧馬有二十四萬匹以太僕卿王毛仲為內外閑廐使少卿張景順副之。至開元間有馬四十三萬匹。帝東封以牧馬數萬匹從色別為群望之如雲錦馬。

德宗建中元年市關輔馬三萬實內廐。貞元三年吐蕃羗渾犯塞詔禁大馬出潼蒲武關者。元和十年伐蔡命中使以絹一萬市馬河曲。其始置四十八監據隴西金城平涼天水。負廣千里。繇京度隴置八坊為會計都領。其

五倫書卷二十

十三

間善水草腴田廐旋以給貧民及軍吏間及賜佛寺道館幾千頃。十一年廐使長茂宗舉故事盡收岐陽坊地失業者甚眾。十三年以蔡州牧地為龍陂監十四年置臨漢監於襄州牧馬三千二百費田四百頃。

宋太祖以五代時監牧多廢官失其守國馬不蕃息時但有左右飛龍院帝始置養馬二務。歲遣中使詣邊州市馬自是閑廐始充矣。太宗既平太原遂觀兵范陽得汾晉燕薊之

馬凡四萬二千餘匹。國馬增多，乃詔於景陽門外新作四廄，名曰天駟監，左右各二。以左右飛龍使為左右天廄使，閑廄使為崇儀使。內廄馬既充，物始分置諸州牧養。雍熙初，禁邊臣於邊外市蕃馬，勿得虧其直。改太廄院為駟驥院，天駟監為天廄坊。自河北洛陽至許州鎮監，凡十八監。又詔北虜未平，方資戰騎，分遣使臣收買京城諸道私家所產之馬。

五倫書卷二

十四

○通利軍上十牧草地圖。帝慮畜牧之地多侵民田，乃遣中使檢視畫其疆界。又從內侍趙守倫之請，於諸州牧龍坊畜牝馬萬五千匹，逐水草放牧，不費芻秣，所生駒可資軍用。自是諸牧馬頗蕃息。

真宗咸平三年，群牧司總內外馬政。其後歲遣判官一人巡行諸監，取孳生駒二歲已上者，點印之。左右駟驥院六坊監止留馬二千餘匹，餘皆三月出就牧，放秋冬而入其御馬。準備用者在京師。

仁宗時，舊制以群牧司總天下馬政。其屬有左右駟驥院，分領左右天駟監。左右天廄坊其畜病馬，有收養上下監。收兵校長有提舉指揮使副使，諸監之外者，知州通判兼領之。各據芻地列棚，並課士卒春夏出牧，秋冬入廄孳息，有賞耗亡有罰。其為條教甚備。丁度為群牧使，上言：天聖中，牧馬至十餘萬，其後言者以天下無事，遂廢八監。陝西河東歲市馬一萬二百，尤能補京畿塞下之闕。自用兵

五倫書卷二

十五

數年，所市馬比常歲特三之一。請下令河東京東京西淮南籍丁壯為兵，處有能蓄一戰馬者，與免二丁。仍不升戶等以備緩急。如此，則國馬蕃矣。

英宗時，唐介知太原，請於交城縣置馬監。詔比部員外郎崔台符相視，得汾州故牧地三千餘頃，其千二百餘頃民以租佃者，令入租以給塞月芻豆。已從介請置監，自沙苑發牝馬五百匹往交城。帝謂文彥博曰：馬政之盡

善繇群牧判官。國冀蕃息。以給騎兵。遂以台符權群牧判官。尋詔台符及劉航刪脩群牧司敕令。

神宗即位。留意於馬政。於是樞密使邵亢請以牧馬餘田修稼政。以資牧養之利。而群牧司言馬監草地四萬餘頃。今以五萬為率。一馬占地五十畝。大名廣平四監餘田無幾。宜且仍舊。而原武單鎮洛陽沙苑淇水安陽東平等監餘田萬七千頃。可賦民以芻粟。從之。

五倫書卷三十

十六

又詔河南北分置監牧使。以劉航崔台符為之。又置都監各一員。其在河南者為孳生監。凡外諸監並分屬兩使。諸監官吏若牧田縣令佐。並委監牧使舉劾。專隸樞密院。不隸於羣牧制置。

高宗謂輔臣呂頤浩曰。若復孳生馬。當就水草地。是日條畫於饒州四望山等處。以為牧地。郡守帶提領。選差使臣五員。專管牧養事。帝曰。兵以馬政為先。唐開元間。馬多至四十

萬匹。當時用一縑易一馬。亦要得其人。如王毛仲陳馬若錦綉。則盛矣。

元文宗天曆初。以所括河北諸路馬四百匹。給宿衛阿塔赤二百匹。給中官阿塔赤餘二千匹。分牧於內郡。

征伐

黃帝以神農世衰。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乃習用干戈。以征不享。諸侯咸來賓。從而蚩尤作亂。不用命。乃徵師諸侯。與蚩尤戰於涿鹿之

五倫書卷三十

十七

野。禽殺蚩尤。遂代神農為天子。

夏啓初立。有扈不服。啓親率六師往征之。誓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有扈氏侮五行。怠棄三正。天用勦絕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罰。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馬之正。汝不恭命。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予則孥戮汝。戰于甘澤。不勝。六卿請復之。啓曰。不可。吾地不淺。吾民不寡。是吾德薄而教不善也。於是親親長長。尊尊賢賢。使

能暮年而有扈氏服

商湯居亳與葛為隣葛伯放而不祀湯使人問之曰何為不祀曰無以供犧牲也湯使人遺之牛羊葛伯食之又不以祀湯又使人問之曰無以供粢盛湯使亳眾往為之耕老弱餽食葛伯率其民要其有酒食黍稻者奪之不授者殺之有童子以黍肉餉殺而奪之書曰葛伯仇餉此之謂也為其殺是童子而征之四海之內皆曰非富天下也為匹夫匹婦報

五倫書卷二十

十六

讎也○湯一征自葛載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為後我民望之若大旱之望雲霓也歸市者不止畊者不變誅其君而弔其民若時雨降民大悅○湯以夏桀無道暴虐其民率師征之誓于眾曰格爾眾庶悉聽朕言非台小子敢行稱亂有夏多罪天命殛之今汝其曰我后不邇我眾舍我穡事而割正夏予惟聞汝眾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於是遂

進師伐桀放之南巢

高宗時盤庚既沒而般道衰楚人叛之遂用武以伐楚入其險阻以致其眾三年而克之盡平其地故般武之詩曰撻彼般武奮伐荆楚深入其阻裒荆之柞有截其所湯孫之緒周文王時密人侵阮徂共遂往伐之故皇矣之詩曰密人不恭敢距大邦侵阮徂共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按徂柞以篤周祜以對于天下○王聞崇侯虎萬侮父兄不敬長老聽獄

五倫書卷二十

十九

不中分財不均百姓力盡不得衣食乃往伐之軍三旬而不降退脩德教而復伐之因壘而崇降

武王伐紂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曰今商王受無道暴殄天物害虐烝民為天下逋逃主萃淵藪予小子既獲仁人敢祇承上帝以遏亂略華夏蠻貊罔不率俾惟爾有神尚克相予以濟北民無作神羞既戊午師逾孟津癸亥陳于商郊俟天休命甲子昧爽受

率其旅若林會于牧野。罔有敵于我師。前途
倒戈。攻于後。以此。血流漂杵。一戎衣而天下
大定。乃反商政。政由舊。釋箕子囚。封比干墓。
式商容廬。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大賚于
四海。而萬姓悅服。乃偃武修文。歸馬于華山
之陽。放牛于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祀于周
廟。冀望大告武成。

成王即政。淮夷奄國叛。王親征之。既伐淮夷。
遂踐奄。遷其君于薄姑。

五倫書卷二十

二十

宣王時。淮北徐州之夷叛。王自將征之。乃命
大師。皇父。整治六師。程伯休父為大司馬。使
左右陳其行列。往除其亂。故常武之詩曰。王
奮厥武。如震如怒。進厥虎臣。闕如虢虎。王旅
暉暉。如飛如翰。如江如漢。如山之苞。如川之
流。濯征徐國。徐方既同。天子之功。四方既平。
徐方來庭。徐方不回。王曰。還歸。

列國。齊桓公伐楚。楚子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
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不虞君之

涉吾地也。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
公曰。五侯九伯。汝實征之。以匡輔周室。爾貢
包茅不入。王祭不供。無以縮酒。寡人是徵。昭
王之罪也。敢不供給。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
濱。師進次于陞。楚子使屈完如師。遂及諸侯
盟。

漢高祖為沛公時。引兵擊秦。至峽關。秦遣兵拒
高祖。擊破之。進至霸上。秦王子嬰素車白馬。

五倫書卷二十

二十一

繫頸以組。封皇帝璽符節。出降軹道傍。諸將
請誅之。高祖曰。始懷王遣我。固以能寬容人。
且人已降。殺之不祥。遂屬之吏。及伐楚。引兵
至洛陽。新城三老董公遮說曰。順德者昌。逆
德者亡。兵出無名。事故不成。明其為賊。敵乃
可服。項羽不道。故殺其主。天下之賊也。夫仁
不以勇。義不以力。大王宜率三軍之衆。為之
素服。以告諸侯。為此東伐。四海之內。莫不仰
德。此三王之舉也。高祖曰。善。非夫子無所聞。

於是為義帝發喪。袒而大哭。哀臨三日。發使告諸侯曰。天下共立義帝。北面事之。今項羽放弑義帝。江南大逆無道。寡人悉發關中兵。南浮江漢而下。願從諸侯。王擊楚之弑義帝者。諸侯遂皆從之。漢軍大振焉。

光武始為將軍討王莽。至郾定陵。悉發諸營兵。諸將貪惜財物。欲分兵守之。光武曰。若破敵。珍寶萬倍。大功可成。如為所敗。首領無餘。何財物之有。乃悉發之。自將步騎為前鋒。莽

五倫書卷三十一

二十三

將王尋。王邑遣兵合戰。光武奔之。斬首數十級。諸將喜曰。劉將軍平生見小敵怯。今見大敵勇。甚可怪也。光武復進。尋邑兵却。諸將膽氣益壯。無不一當百。大敗莽軍。盡獲其軍實。關中震恐。海內豪傑翕然響應。皆殺其牧守。用漢年號。旬月徧於天下。及誅莽。光武以大司馬徇河北。所過郡縣。黜陟能否。平遣囚徒。除莽苛政。復漢官名。吏民大悅。爭持牛酒迎勞。○建武三年。馮異破赤眉。劉盆子於峭底。

赤眉餘眾東向宜陽。帝親勒六軍嚴陣以待之。赤眉忽遇大軍。驚震以其眾三十餘萬。肉袒乞降。上所得傳國璽。帝明旦大陳兵馬。臨洛水。謂盆子丞相徐宣曰。得無悔降乎。朕今遣卿歸營。勒兵鳴鼓相攻。決其勝負。不欲強相服也。宣叩頭曰。臣等出長安東都門。君臣計議。歸命聖德。百姓可與樂成。難與圖始。故不告眾耳。今日得降。猶去虎口。歸慈母。誠懼誠喜。無恨。帝曰。卿所謂鐵中錚錚。膺中姣

五倫書卷三十一

二十三

姣者也

隋高祖與陳隣好。其篤。每獲陳謀。皆給衣馬禮遣之。而陳侵掠如故。故伐之。會陳宣帝殂。高祖即命班師。遣人赴弔。書稱姓名。頓首陳後主。答書末云。想彼統內。如宜此。宇宙清泰。高祖不悅。又謀伐之。謂臣下曰。我為民父母。豈可限一衣帶水而不拯之乎。命大作戰船。人請密之。高祖曰。吾將顯行天誅。何密之有。使投其柁於江。曰。若彼懼而能改。吾復何求。後

送璽書暴後主二十惡寫詔徧諭江外遂伐之

唐高祖起義師伐隋將發太原杖白旗擗衆以少子元吉為太原留守既下山西諸郡子世民北徇三輔郡賊丘師利蓋屋賊何潘仁等俱來降帝次馮翊有下邳以西所經隋行宮苑籞悉罷之出宮女還其家遂次長樂宮遣使諭隋代王侑及留守衛文昇等不報乃圍城下令曰有犯隋七廟及宗室者罪三族京

五倫書卷三

二十四

城既克命收圖籍約法十二條悉除隋苛禁太宗討群盜西河郡不下進兵擊之與士卒同甘苦遇敵則以身先之近道果菜非買不食軍士有竊之者輒求其主償之亦不詰竊者兵民皆悅至西河城下郡丞高德儒閉城拒守攻拔之執德儒至軍門數之曰汝指野鳥為鷹以欺人主取高官吾與義兵正為誅佞人耳遂斬之自餘不殺一人秋毫無犯宋太宗自將伐漢主劉繼元至太原城下督戰

益急慮其城陷殺傷者衆手詔漢主降使者至城守陴者不納帝怒益督諸將衛士進薄城下列陣于前躡甲交射矢集城上如蝟毛復手詔漢主速降當始終保富貴且又慮城陷害及良民麾兵使却漢主遂降

真宗時契丹寇河北帝北巡至南澶州虜騎已過魏州矣帝疑不欲渡河寇準勸帝北渡以固士卒心帝猶豫未決時陳堯叟勸帝避之蜀王欽若勸帝避之金陵帝以問準準曰

五倫書卷三

二十五

誰為陛下畫此計者帝曰顧所畫如何耳母問其名準曰臣姑欲知之先斬此曹以今天下且先帝建都垂五十年天下財用兵甲聚於京師宗廟社稷之所寄也不幸有事陛下當與臣等以死守之今一旦棄去非復陛下所有若賊盜因緣而起陛下當何歸乎帝遂渡河至澶州虜數千騎乘勝薄城下詔令將士迎擊之斬獲大半虜乃引退不敢復逼請和而去

元世祖征大理至曲先腦鬼之地夜宴姚樞樞
陳宗太祖遣曹彬取南唐不殺一人市不易
肆事明日世祖據鞍呼曰汝昨夕言曹彬不
殺者吾能為之吾能為之樞馬上賀曰聖人
之心仁明如此生民之幸有國之福也明年
師及大理城飭樞裂帛為旗書止殺之令分
號街陌由是民得相完保○帝征雲南劉秉
忠從之謂世祖曰天地好生王者不殺世祖
然之故克城之日不妄殺一人○帝帥師伐

五倫書卷二

二十六

宋張文謙劉秉忠言王者之師有征無戰當
一視同仁不可嗜殺帝日期與卿等守此言
既入宋境分命諸將毋妄殺毋焚人室廬所
獲生口悉縱之

國朝癸卯九月

太祖皇帝平陳友諒還告廟論功行賞因與諸
將論鄱陽之戰諸將請曰自古水戰必得天
時地利乃為可勝若周瑜之破曹操因風水
之便乃能勝之陳友諒兵據鄱陽先處上流

而待我是得地利矣況我勞而彼佚今勝之
誠未諭也

太祖曰汝不聞古人所謂天時不如地利地利
不如人和陳友諒兵雖衆強人各一心上下
猜疑矧用兵連年數敗無功不能養威俟時
今日適勞於東明日又馳騫於西失衆心矣
夫兵貴時動動則威威則勝我以時動之師
威不振之寡將士一心人百其勇如鷲鳥搏
擊巢卵俱覆此所以為吾破也諸將皆歎服

五倫書卷二

二十七

五倫書卷之二十

五倫書卷之二十一

君道

善行

命將

虞舜以有苗弗率。命禹祖征。禹乃會羣后誓于師曰。濟濟有衆。咸聽朕命。蠢茲有苗。昏迷不恭。侮慢自賢。反道敗德。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棄不保。天降之咎。肆予以爾衆士。奉辭伐罪。爾尚一乃心力。其克有勳。既而苗民逆命。

禹遂班師振旅。帝乃誕敷文德。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

夏仲康肇位。羲和廢厥職。王命胤侯祖征。胤侯乃告于衆曰。羲和顛覆厥德。沉亂于酒。畔官離次。傲擾天紀。遐棄厥司。今予以爾有衆。奉將天罰。爾衆士同力王室。尚弼予欽承天子威命。

周宣王時。蠻荆背叛。王命方叔伐之。故詩人詠之曰。顯允方叔。征伐玁狁。蠻荆來威。言其嘗

與北伐之功。是以蠻荆聞其名而皆來畏服也。

列國秦武王使甘茂伐韓。茂曰。宜陽大縣。其實郡也。今倍數險行千里。攻之難。魯人有與魯參同姓名者。殺人。人告其母。母織自若。及三人告之。母投杼下機。踰垣而走。臣賢不及參。王之信臣。又不如其母。疑臣者非特三人。臣恐大王之投杼也。今臣羈旅之臣也。樗里子。公孫奭挾韓而議。王必信之。王曰。寡人弗信。

乃盟于息壤。茂伐宜陽五月而不克。二人果譖之。武王召茂欲罷兵。茂曰。息壤在彼。王乃悉起兵佐茂。遂拔韓。

漢高祖王漢中時。欲還兵東擊項羽。乃用蕭何言。設壇具禮拜。韓信為大將。既拜禮畢。引信上坐。問曰。將軍何以教寡人。信因言項王所過無不殘滅。百姓不附。特劫於威。強服耳。名雖為霸。實失天下心。今大王誠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所不誅。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

所不服。以義兵從思東歸之士。何所不散。於諸侯約。大王當王關中。今大王舉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也。於是漢王喜。自以為得信。晚遂聽信計。

文帝時。匈奴大入邊。詔將軍周亞夫屯細柳。劉禮次霸上。徐厲次棘門。上自勞軍。至霸上及棘門軍。馳直入。大將以下騎送迎。已而之細柳不得入。先驅曰。天子且至。軍門都尉曰。軍中聞將軍令。不聞天子詔。帝乃使使持節

今五倫書卷三十一

三

詔將軍周亞夫。乃傳言開壁門。壁門吏士請車騎曰。將軍約軍中不得驅馳。帝乃按轡徐行。亞夫持兵揖曰。甲冑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帝為改容。成禮而去。羣臣皆驚。帝曰。嗟乎。此真將軍矣。曩者霸上棘門軍。兒戲耳。其將固可罷也。至於亞夫。可得而犯耶。稱善者久之。遂拜亞夫為中尉。

宣帝初。遣義渠安國伐諸羌。諸羌怒。犯塞攻城邑。殺長吏。安國以聞。時趙充國年七十餘。

帝老之。使問誰可將者。充國對曰。無踰老臣。帝遣問曰。將軍度羌虜何如。當用幾人。充國曰。百聞不如一見。兵難遙度。願至金城。圖上方略。既至金城。帝賜書曰。皇帝問後將軍。甚苦暴露。計欲宿留于進。借使虜知此意。或寇或匿。寧有利哉。將軍不念國中之費。欲以歲數而勝微。謂唐年乃將軍誰不樂此者。今詔破羌將軍武賢等將兵二萬人。以七月北行擊罕羌將軍。其引兵便道西並進。使虜

今五倫書卷三十一

四

聞東方南方兵並來。分散其心意。當有瓦解者。今五星出東方。中國大利。蠻夷大敗。太白出高。用兵深入。敢戰者吉。弗敢戰者凶。將軍急裝。因天時。誅不義。萬下必全。勿復有疑。已又屢書令充國。熟計其便。復奏。充國乃奏。願罷騎兵。留步兵萬餘屯田。條不出兵。留田便宜十二事。奏每上。輒下公卿議。初是其計者什三。中什五。最後什八。魏相任其計。可必用。帝從之。暮年諸羌悉平。

光武以赤眉延岑暴亂三輔郡縣乃遣馮異討之。車駕遂至洛陽賜以乘輿及七尺具劔。勅異曰：三輔遭王莽更始之亂，重以赤眉延岑之酷，元元塗炭無所依訴，今之征伐非必畧地屠城，要在平定安集之耳。諸將非不健鬪，然好虜掠，卿能御吏士，令自修飭無為郡縣苦，異頓首受命。所至皆布威信，羣盜悉降。○帝討公孫述，命吳漢進軍攻廣都，拔之。帝戒漢曰：成都十餘萬衆，不可輕也，但堅據廣都，待其來攻，勿與爭鋒。若不敢來，公轉營迫之，須其力疲乃可擊也。漢乘利遂自將步騎二萬餘進逼成都，去城十餘里，阻江北為營，作浮橋，使副將劉尚將萬餘人屯於江南，相去二十餘里。帝聞大驚，使讓漢曰：公既輕敵深入，又與尚別營，事有緩急不復相及，賊若出兵綴公而大衆攻尚，尚破，公即敗矣。急引兵還廣都。詔書未到，述果使其將謝豐、袁吉攻漢，使別將攻尚，漢敗入壁，豐圍之。漢乃率

諸將夜銜枚引兵與尚軍合，豐等不覺，悉兵迎戰，自晨至晡，遂大破之。斬謝豐、袁吉。自是八戰八剋，蜀乃平。

晉武帝時，涼州羌叛，河西斷絕。帝臨朝嘆曰：誰能為我討此虜？通涼州者乎？朝臣莫對。馬隆前曰：陛下能任臣，臣能平之。帝曰：必能滅賊，何為不任卿？顧卿方畧，何如耳？隆曰：陛下若能任臣，當聽臣自任。臣請募勇士三千人，無問所從來，率之鼓行而西，稟陛下威靈，醜虜何足滅哉？帝許之。公卿僉曰：隆小將，妄說，不可從也。帝弗納，卒用隆。隆果攻殺諸羌，遣使回報。帝撫掌歡笑，召羣臣謂曰：若從諸卿言，是無秦涼也。

唐高祖既定京師，以李靖初不附已，將殺之。靖呼曰：公起兵為天下除暴亂，欲就大事，奈何以私怨殺謫士乎？遂釋而用之。開州蠻冉肇則寇夔州，靖率兵八百破其屯，要險設伏，斬肇，則俘禽五千。帝謂左右曰：使功不如使過。

靖果然因手勅勞曰既往不咎向事吾已久忘之矣靖遂為大將屢立功

太宗貞觀八年吐谷渾寇涼州命李靖為西海道行軍大總管帥諸軍往討之帝誠靖曰吐谷渾妄自矜大失藩臣之禮數為草竊侵我邊陲是行也以寡制衆良在不疑然敵不可輕寇不可玩聞外之事將軍裁之制變應機不可預筭官賞罪罰並在此行當思自勉肅宗時安慶緒弑祿山繼為亂帝命天下兵

五倫書卷三十一

七

馬都元帥廣平王俶司空天下兵馬副元帥郭子儀帥諸將佐往討之初帝勞饗諸將謂子儀曰事之濟否在此行也子儀曰此行不捷臣必死之於是倣將朔方諸軍及回紇之衆與子儀大敗賊於長安既定西京已而復與賊戰於新店大敗之東京亦定焉代宗時僕固懷恩叛帝問郭子儀計所出子儀曰無能為也懷恩本臣偏將雖慄悍然素失士心其脅為亂者又皆臣故部曲素以恩

信結之彼忍以刃相向乎帝曰善遂遣子儀擊敗之

宋太祖命曹彬伐江南主李煜戒以勿暴虐生民務廣威信待其自歸不須急擊取匣劍授彬曰不用命者副將以下皆斬之潘美以下皆失色自王全斌伐蜀多殺人帝每恨之彬性仁厚故專任焉彬將行又戒之曰城陷之日慎無殺戮設若因鬪則煜一門不可加害及彬克昇州得煜以歸帝御明德門見煜于

五倫書卷三十一

八

樓下不用獻俘儀○帝以郭進為澤潞防禦使充西山巡檢進有材幹御下嚴毅在西山嘗有軍校詣闕誣進者太祖謂左右曰彼有過畏罰故誣進求免爾遣使送與進令殺之會并人入寇進謂誣者曰汝敢論我信有膽氣今捨汝罪汝能掩殺并寇即薦汝於朝如敗可自投河水其人喜躍聽命果致克捷進即以聞乞遷其職太祖從之○帝遣潘美伐南漢主劉鋹美進兵薄城下漢主懼美遣人

論以帝意以為能戰則戰不能戰則守不能守則降不能降則死不能死則亡此五者惟所行之他不敢問也漢主不果降卒被擒而歸○帝征太原過彰德時韓重贄為節度使迎帝帝宴之曰契丹知我是行必率眾來援彼意鎮定無備必由此入卿可領兵倍道而進出其不意破之遂命重贄為北面都部署夜發果遇契丹兵于定州重贄大破其眾高宗時兀朮入寇韓世忠戰走之詔曰世忠

五倫書卷二十一 九

蕩平諸寇連奏大捷已加優擢其告諸統制官各務立功報國共濟中興以光史冊已而兀朮與劉豫合兵復至帝以御札賜世忠畧曰虜氣正銳朕甚憂之朕雖不德無以君國子民而祖宗德澤猶在人心所宜深念累朝涵養之恩永垂千載忠義之烈世忠讀詔感泣遂自鎮江進屯揚州以禦之○帝命岳飛收復襄陽遂詔監司帥守餉軍無闕庶幾必濟飛等進軍與金兵戰大破之遂復襄陽及

郢隨諸州軍聲大振帝尋命飛為宣撫使扈駕至建康以劉光世所統王德廌等兵五萬餘隸飛且詔德曰聽飛號令如朕親行飛連上疏反復極論恢復帝賜報曰覽卿近奏銳然以恢復為請豈天實啓之以輔成朕志行遂中興也飛由是率屬將士將大舉會秦檜主和議忌其成功乃沮其志

五倫書卷三十一 十

元世祖大舉伐宋以伯顏領河南等路行中書省所屬兼聽節制及陸辭世祖諭之曰昔曹彬以不嗜殺平江南汝其體朕心為吾曹彬可也○至元十八年正月命行省右丞相剌罕右丞范文虎及忻都洪茶丘等率十萬人征日本二月諸將陸辭世祖勅曰始因彼國使來故朝廷亦遣使往彼遂留我使不還故使卿輩為此朕聞漢人言取人家國欲得百姓土地若盡殺百姓徒得地何用又有一事朕甚憂之恐卿輩不和耳假言彼國人至與卿輩有所議當同心協謀如出一口答之

○盜起雲南。號數十萬。聲言欲寇成都。時立智理威為嘉定路達魯花赤。馳入告急。言辭懇切。繼以泣涕。大臣疑其不然。帝曰。雲南朕所經理。未可忽也。乃推食以勞之。又語立智理威曰。南人生長亂離。豈不厭兵畏禍邪。御之乖方。保之不以其道。故為亂耳。歸以朕意告諸將。叛則討之。服則捨之。毋多殺以傷生意。則人必定矣。

國朝甲辰八月。平章常遇春兵至贛州。熊天瑞

固守不下。

五倫書卷三十一

十一

太祖皇帝令平章彭時中以兵會遇春等共擊之。又命中書右司郎中汪廣洋往來謀遇春軍事。諭廣洋曰。汝至贛。如城未下。可與遇春等言。熊天瑞因處孤城。猶籠禽阱獸。豈能逃逸。但恐破城之日。殺傷過多。要當以保全生民為心。一則可為國家用。一則可為未附者勸。且如漢將鄧禹不妄誅殺。得享高爵。子孫昌盛。此可為法。向者鄱陽湖之戰。陳友諒既

敗。生降其兵。至今為我用。縱有逃歸者。亦我之民。我前克湖廣。禁軍士毋入城。故能全一郡之民。苟得郡無民。何益。廣洋至贛。見遇春等。傳

太祖命時天瑞拒守益堅。遇春乃浚濠立柵以困之。未幾城降。○乙巳八月。命中書左相國徐達為大將軍。平章常遇春為副將軍。帥師二十萬伐張士誠。集將佐諭之曰。自大亂以來。豪傑並起。所在割據。稱名號者不可勝數。

五倫書卷三十一

十二

江南亂。雄西有陳友諒。東有張士誠。皆連地千里。擁衆數十萬。吾介乎二人之間。相與抗者十餘年。觀二人所為。其志豈在於民。不過貪富貴。聚淵藪。劫奪寇攘而已。友諒敗滅。獨士誠據有浙西。北連兩淮。恃其疆力。數侵吾之疆場。賴諸將連歲征討。克取兩淮之地。今惟浙西姑蘇諸郡未下。故命卿等討之。卿等宜戒飭士卒。毋肆虜掠。毋妄殺戮。毋發丘壙。毋毀廬舍。聞張士誠母葬姑蘇城外。慎勿侵

毀其墓。汝等毋忘吾言。諸將帥務在輯睦。勿縱左右欺凌軍士。凡為將之功。必資士卒。善撫恤之。大抵克敵者必以成功為效。樹德者必以廣恩為務。卿等勉之。諸將皆再拜受命。

○吳元年十月。命徐達為征虜大將軍。常遇春為征虜副將軍。率甲士二十五萬。由長淮入大河北。取中原。胡廷瑞為征南將軍。何文輝為副將軍。率吉安寧國南昌袁贛滁和無為等衛軍。由江西取福建。以湖廣叅政戴德

隨征。湖廣平章楊璟。左丞周德興。叅政張彬。率武昌荊州益陽常德潭岳衡澧等衛軍。取廣西。召諸將諭之曰。征伐所以奉天命。平禍亂安生民。故命將出師。必在得人。今諸將非不健鬪。然能持重。師有紀律。戰勝攻取。得為將之體者。莫如大將軍達。當百萬之衆。勇敢先登。摧鋒陷陣。所向披靡。莫如副將軍遇春。然吾不患遇春不能戰。但患其輕敵耳。吾前在武昌。親見遇春纔遇數騎挑戰。即輕身赴

之。彼陳氏如張定邊者。何足稱數。尚據城指揮。遇春為大將。顧與小校爭能。甚非所望。切宜戒之。若臨大敵。遇春須領前鋒。或敵勢彊。則遇春與叅將馮宗異分為左右翼。各將精銳以擊之。左丞薛顯。叅政傅友德。皆勇略冠諸軍。可各領一軍。使當一面。或有孤城小敵。但遣一將有膽略者。付以總制之權。皆可成功。達則專主中軍。策勵羣帥。運籌決勝。不可輕動。古云。將在軍。君不與者。勝。汝等其識之。

又謂達曰。閩外之事。汝實任之。茲行必自山東次第進取。山東古云。十二山河之地。師行之際。須嚴部伍。明分數。一衆心審進退之機。適通變之宜。使戰必勝。攻必取。我虛而彼實。則避之。我實而彼虛。則擊之。將者三軍之司命。立威者。勝。任勢者。疆。威立則士用命。勢重則敵不敢犯。吾嘗與諸豪傑並驅。觀其取敗者。未有不由威不立而勢輕也。汝其慎之。諭友德曰。此行汝當努力。昔漢高祖與項羽爭

衡彭越宣力於山東。今用師自山東始。汝其勉之。諭廷瑞曰。汝以陳氏丞相來歸。事吾數年。忠實無過。故命汝總兵往取福建。何文輝為爾之副。湖廣叅政戴德從汝調發。二人皆吾親近之人。勿以此故廢軍政。凡勦令征戰。一以軍法從事。吾昔微時在行伍中。見將帥統御無法。心竊鄙之。及後握兵權。所領一軍皆新附之士。一日驅之野戰。有二人犯令。即斬以徇衆。皆股栗莫敢違吾節度。人能立志。

五倫書卷三十一

十五

何事不可為。聞汝往年嘗攻閩中。必深知其地里險易。今總大軍進征。凡攻圍城邑。必擇便利可否為之進退。無失機宜。克定之功。全賴於汝。於是達等拜命辭出。○洪武元年七月。

太祖將發汴梁。大將軍徐達等自陳橋入辭。乃諭之曰。朕與公等率衆渡江。誓除禍亂。以安天下。今士卒舍父母妻子。戰鬪於矢石之間。百死一生。久未休息。朕每念之。惕然于心。然

非得已也。中原之民久為羣雄所苦。死亡流離。徧于道路。天監在茲。朕不敢怠。故命爾等帥師北征。廓清中原。拯民艱苦。昔元起沙漠。其祖宗有德。天命入主中國。將及百年。今其子孫怠荒。罔卹民艱。天厭棄之。君則有罪。民復何辜。前代革命之際。兵戈相加。視如仇讎。肆行屠戮。違天虐民。朕實不忍。爾諸將帥當以為戒。克城之日。毋虜掠。毋焚蕩。毋妄殺人。必使市不易肆。民安其生。凡元之宗戚皆善待之。庶幾上答天心。下慰人望。以成朕伐罪救民之志。有不恭命者。必罰無赦。諸將皆感激拜辭而行。

五倫書卷三十一

十六

永樂四年七月。

太宗皇帝命成國公朱能等征討安南黎賊。臨遣諭之曰。前安南王陳日燿在我。太祖皇帝時率先歸順。恭備職貢。始終一誠。我國家亦待以優禮。安南之人皆受其福。日燿死。其後王為賊臣黎季犛所弑。篡奪其位。僭

稱大號殺陳氏子孫殆盡放兵四劫攻擾占
城侵我邊境邀殺朝使傷害官軍而暴征橫
賦虐其國人國人怨之深入骨髓

天地鬼神皆所不容朕恭天之命子育萬方不
敢不正特遣爾等率師弔伐夫安南之人皆
朕赤子今其勢如在倒懸汝往當如救焚拯
溺不可緩也惟黎賊父子及其同惡在所必
獲其脅從及無辜者必釋爾宜深體朕心毋
養亂毋玩寇毋毀廬墓毋害稼穡毋恣取貨

五倫書卷二十一

十一

財毋掠人妻女毋殺戮降附有一於此雖有
功不宥爾其慎之毋冒險肆行毋貪利輕進
其愛恤士卒堅利甲兵本之以敬慎載之以
智勇爾其勉之罪人既得即擇陳氏子孫之
賢者立之使撫治一方然後還師其往勉之
能等頓首受命復遣使齎勅諭西平侯沐
晟曰昔爾父事我

皇考累效勞勤撫西域定雲南功績偉然既沒
之後越等追封爾兄弟繼寵侯爵爾受一方

之寄者數年邊境安輯良有可嘉然丈夫貴
自立功烈今命爾為左副將軍副總兵官成
國公朱能征討安南黎賊爾當勉盡忠勤和
以輯事達非常之功以光先人以啓後嗣爾
其懋哉夫智信仁勇嚴為將之道也畏懦則
債事委瑣則罔功必務深遠之謀毋徇目前
之見毋驕于小得必戒于私暱則有以稱朕
之委任爾宜懋哉

馭夷

五倫書卷二十一

十八

周宣王時玁狁內侵逼近京邑命尹吉甫帥師
伐之故詩人詠之曰薄伐玁狁至于太原言
逐出之而已不窮追也○淮南之夷為亂乃
命召穆公往平之既平詩人美之曰江漢湯
湯武夫洸洸經營四方告成于王四方既平
王國庶定時靡有爭王心載寧

漢文帝未立時南越王趙佗以漢數擊之不利
遂乘黃屋左纛稱制數寇邊境及帝即位遣
中大夫陸賈賜佗書有曰聞王遺將軍隆慮

侯書求親昆弟。請罷長沙兩將軍。朕以王書罷將軍博陽侯。親昆弟在真定者。已遣人存問。脩治先人家。前日聞王發兵於邊。為寇不止。雖王之國庸獨利乎。必多殺士卒。傷良將吏。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獨人父母。得一亡十。朕不忍為之也。且得王之地。不足以為大。得王之財。不足以為富。服嶺以南。王自治之。雖然王之號為帝。兩帝並立。此一乘之使。以通其道。是爭也。爭而不讓。仁者不為也。願與王

五倫書卷三十一

十九

分棄前惡。通使如故。賈至越。佗恐頓首謝罪。願奉明詔。長為藩臣。奉職貢。

武帝元狩二年。匈奴單于怒。渾邪休屠王為漢所殺。虜數萬人。欲召誅之。渾邪王與休屠王恐。謀降漢。休屠王後悔。渾邪王殺之。并其眾以降。帝乃分徙降者。邊五郡。故塞外。因其故俗。為五屬國。而金城河西。西並南山。至鹽澤。空無匈奴。漢既得渾邪王地。隴西北地上。郡益少。胡寇詔減三郡戍卒之半。以寬天下。

之繇。○帝以匈奴右賢王數侵擾朔方。乃令車騎將軍衛青將三萬騎出高闕。別遣將出朔方及右北平。凡十餘萬人。皆令屬青。擊匈奴。右賢王飲醉。青等夜至圍之。右賢王驚潰。圍北去。得裨王十餘人。眾萬五千餘人。畜數十百萬。於是引兵還。○帝以樓蘭王姑師攻劫漢使為匈奴耳目。遣趙破奴擊之。破奴以七百騎虜樓蘭王。遂破車師。因舉兵威以困烏孫。大宛之屬。封破奴浞野侯。於是酒泉列

五倫書卷三十一

二十

亭障至玉門矣。

宣帝神爵二年。以鄭吉為西域都護。初吉以侍郎田渠黎。因發諸國兵。攻破車師。遷衛司馬。使護鄯善。以西南道。至是匈奴乖亂。日逐王先賢。揮音經欲降漢。使人與吉相聞。吉發諸國兵五萬人迎之。將詣京師。時吉威震西域。遂并護車師。以西北道。故號都護。都護之置。自吉始。於是中西域而立幕府。治烏壘城。去陽關二千七百餘里。督察烏孫康居等三

十六國動靜有變以聞漢之彌令班西域矣
○甘露三年帝幸甘泉郊泰時匈奴呼韓邪
單于來朝賜以冠帶衣裳金璽綬玉具劔
佩弓矢祭鞍安車鞍馬金錢衣被錦繡穀帛
絮禮畢使使者道單于先行宿長平帝還登
長平阪詔單于毋謁其羣臣皆得列觀及諸
蠻夷君長數萬咸迎於渭橋下夾道陳帝登
渭橋咸稱萬歲單于就邸長安置酒建章宮
饗賜之二月遣歸國發邊郡士馬送出塞又

轉邊穀米前後三萬四千斛給之單于請居
光祿塞下有急保受降城自是烏孫以西至
安息諸國近匈奴者咸尊漢矣

光武建武九年司徒掾班彪上言今涼州部
皆有降羌羌胡被髮左衽與漢人雜處習俗
既異言語不通數為小吏黠人所見侵奪窮
恚無聊故致反叛舊制益州部置蠻夷騎都
尉幽州部置領烏桓校尉涼州部置護羌校
尉皆持節領護治其怨結歲時巡行問所疾

苦又數遣使譯通導動靜使塞外羌夷為吏
耳目州郡因此可得警備今宜復如舊制以
明威防帝從之以牛邯為護羌校尉○建武
二十一年莎車王賢浸以驕橫欲兼并西域
數攻諸國諸國愁懼車師前王鄯善焉耆等
十八國俱遣子入侍願得都護帝以中國初
定北邊未服皆還其侍子厚賞賜之諸國聞
都護不出而侍子皆還大憂恐乃與燉煌太
守檄願留侍子以示莎車言侍子見留都護

尋至冀且息其兵裴遵以狀聞帝許之西域
諸國侍子久留燉煌皆愁思亡歸莎車王賢
知都護不出擊破鄯善攻殺龜茲王鄯善王
安上書願復遣子入侍更請都護帝報曰今
使者大兵未能出如諸國力不從心東西南
北自在也○建武二十七年北匈奴遣使詣
武威求和親帝召公卿廷議不決皇太子言
曰南單于新附北虜懼於見伐故傾耳而聽
爭欲歸義耳今未能出兵而反交通北虜臣

恐南單于將有二心。北虜降者且不復來矣。帝然之。告武威太守勿受其使。臧官馬武上書曰：虜今人畜疫死，旱蝗赤地，疲困乏力。不當中國一郡，萬里死命，懸在陛下。豈宜固守文德而墮武事乎？今命將臨塞，厚縣購賞，諭告高句麗、烏桓、鮮卑，攻其左，發河西四郡天水、隴西、羌、胡，擊其右。如此，北虜之滅，不過數年。詔報曰：今國無善政，災變不息，百姓驚惶，人不自保，而復欲遠事邊外乎？且傳聞之事

五倫書卷二十一

二十三

恒多失實，誠能舉天下之半以滅大寇，豈非至願？苟非其時，不如息民。自是諸將莫敢言兵事者。

安帝延光元年，詔高句麗、遼東等桀逆無狀，當斬斷菹醢，以示百姓。幸會赦令，乞罪請降。鮮卑、濊貊連年寇鈔，驅略小民，動以千數。而我送數十百人，非向化之心也。自今已後，不與縣官戰鬪，而自以親附送生口者，皆與贖直，縑人四十匹，小口半之。

唐太宗貞觀初，頡利、突利二可汗大舉入寇，進至渭水，便橋之北。帝與房玄齡等六騎徑詣渭水上，與頡利隔水語，責以負約。突厥大驚，皆下馬羅拜。俄而諸軍繼至，旌甲蔽野。帝麾軍使却而布陣，獨留與語久之。突厥懼而請和，受盟而去。○三年冬，代州都督張公謹上言：突厥可取之狀。帝乃命李靖為定襄道行軍總管，統諸軍討之。十二月，突厥突利可汗入朝。帝曰：往者太上皇以百姓之故，稱臣於

五倫書卷二十一

二十四

突厥，朕常痛心焉。今單于稽顙，庶幾可雪前恥矣。昔人謂禦戎無上策，能安撫中國而四夷自服，豈非上策乎？○四年春，李靖自馬邑進夜襲頡利于定襄，破之。李世勣出雲中戰于白道，亦大破之。頡利既敗，竄于鐵山，遣執失思力入見，謝罪求朝。帝遣鴻臚卿唐儉等慰撫之。又詔李靖將兵迎之。頡利外為卑辭，內實猶豫，謀走磧北。靖引兵與世勣會，謀曰：頡利雖敗，其衆猶盛。若走度磧北，則難圖矣。

今詔使至彼。虜必自寬。若選萬騎嚴之。不戰可擒矣。遂勒兵夜發。世勳繼之。頡利見儉。來大喜。靖前鋒去牙帳七里。頡利始知之。乘千里馬先走。其衆遂潰。斬首萬餘級。俘男女十餘萬。世勳軍磧口。酋長皆率衆降。頡利及族人思摩往依沙鉢羅設。蘇尼失。蘇尼失執頡利等。舉衆來降。漠南遂空。帝御樓受俘。館之太僕。上皇聞之。歎曰。漢高祖困白登。不能報。今我子能滅突厥。吾付託得人。復何憂哉。帝

五倫書卷二十一

二十五

詔羣臣議區處突厥降衆。朝士言多不合。溫彥博請準漢建武故事。置於塞下。順其土俗。以實空虛之地。使為中國扞敵。帝用彥博策。東自幽州。西至靈州。分突利故地為四州。又分頡利之地為六州。左置定襄。右置雲中。二都督府以統其衆。以突利為順州都督。頡利為右衛大將軍。蘇尼失思摩皆封郡王。其餘拜官有差。願入居長安者近萬家。○五年。康國求內附。帝曰。前代帝王好招來絕域。以求

服遠之名。無益於用。而糜弊百姓。今康國內附。儻有急難。於義不得不救。師行萬里。豈不疲勞。勞百姓以取虛名。朕不為也。遂不受。○十七年。太常丞鄧素使高麗還。請於懷遠鎮加戍兵。以逼高麗。帝謂之曰。遠方不至。則備文德以來之。未聞一二百戍卒能威絕域者也。仁義忠信。不理於內。兵甲士卒。遠勞於外。有國之深忌。朕所不取也。

五倫書卷二十一

二十六

宋真宗景德三年六月。知廣州凌策請發兵定交趾亂。帝以黎桓素脩職貢。不欲伐。命邊前詔安撫。七月。邵曄上邕州至交趾水陸路及控制宣州山川等圖。帝曰。祖宗闢土廣大。唯當慎守。不必貪無用地。苦勞兵力。神宗時。范純仁為陝西轉運副使。召還。帝問曰。卿在陝西。久主漕輓。必精意邊事。城郭甲兵糧儲如何。對曰。城郭粗完。甲兵粗脩。糧儲粗備。帝愕然曰。卿才能如此。朕所倚賴。而執事皆言粗。何也。純仁徐對曰。粗者。未精之辭。

如是足矣。臣願陛下無深留意於邊事。恐邊臣觀望要功生事。結釁戾狄。殘害生靈。耗竭財用。糜費爵賞。不惟為今日眼前之害。又將貽他時意外之憂。願陛下究孟子交隣之道。修孔子來遠之德。洽于夷狄。彼將愛戴陛下。如父母。雖其首首桀驁。欲侵侮我疆。其徒亦不為之用也。帝納之。

元世祖中統元年。廉希憲為陝西宣撫使。言高麗國王嘗遣其世子供入覲。會憲宗將兵攻

五倫書卷三十一

二十七

宋。俟留三年。不遣。今聞其父已死。若立俟遣歸國。彼必懷德於我。是不煩兵而得一國也。帝是其言。改館俟以兵衛送之。仍赦其境內。○征交趾失利。復謀大舉。不忽木曰。島夷詭詐。天威臨之。寧不震懼。獸窟則噬。勢使之然。今其子曰燔。能位若遣一介之使。諭以禍福。彼能悔過自新。則不煩兵而下矣。如或不悛。加兵未晚。帝從之。於是交趾感懼。遣其偽昭明王等詣闕謝罪。盡獻前六歲所當貢物。

國朝

太宗皇帝永樂初。西北諸胡來貢。命光祿卿賜食。既罷。禮部尚書李至剛進曰。西北諸胡。陛下撫綏皆已向化。邊境已寧。

太宗曰。人嘗言以不治治夷狄。夫好善惡惡。人情所同。豈間於華夷。撫之有道。未必不來。虎至暴擾之。能使馴怙。況虜亦飢食渴飲。具人心者。何不可馴。我但有來者。推誠待之耳。二十一年十月。

五倫書卷三十一

二十八

太宗皇帝北征。駐蹕上莊堡。寧陽侯陳懋為前鋒。遇韃靼王也先土干。率妻子部屬來歸。懋以其部屬入見也先。土干遙望。

天顏。尚有懼色。

太宗命稍前與語。遂備述誠悃。久願來歸。但為阿魯台等牽繫。今幸見

陛下。是天賜臣再生之日也。

太宗曰。華夷本一家。朕奉天命為天子。天之所覆地之所載。皆朕赤子。豈有彼此。爾今順天

道而來。君臣相與共享富貴。勿憂也。也。先土干及其部屬皆叩頭呼萬歲。命悉賜酒饌也。先土干退謂所親曰。

大明皇帝真吾主也。舍此何適。

太宗諭文武羣臣曰。遠人來歸。宜有以旌異之。其封也。先土干為忠勇王。賜姓名曰金忠也。先土干之來歸也。其甥把台罕實贊之。遂授把台罕都督。俱賜冠帶及織金龍衣。遂賜宴。命金忠坐侯之下。伯之上。御前珍羞悉輟。以

賜之。宴罷。御用金杯等物亦輟。賜之。於是左右皆贊美。

上功德之盛。

太宗曰。昔唐突厥頡利入朝。太宗言胡越一家。有矜大自得之意。朕所不取。惟天下之人皆遂其生。邊境無虞。兵甲不用。斯朕志也。

五倫書卷之二十一

五倫書卷之二十二

虞娥皇女英舜之二妃。帝堯之女也。舜在側微。

四岳薦之於堯。堯乃妻之二女以觀厥內。二女承事舜。不以天子之女故而驕。盈怠嫚。思盡婦道。舜既嗣位為天子。娥皇為后。女英為妃。天下稱二妃聰明貞仁。舜南巡崩於蒼梧。

二妃從之。死於江湘之間。世稱湘君湘夫人。周太姒有莘國之女。文王妃也。性貞淑。不貳其操。已貴而能勤。已富而能儉。已長而敬不弛。於師傅。已嫁而孝不衰。於父母。情欲之感。無介乎容儀。宴私之意。不形乎動靜。時宮中之人。見其有幽閑貞靜之德。故作關雎詩以美之。言后妃之德如關雎。摯而有別。則性情之正可見矣。

漢孝宣帝后許氏。初起微賤。及進尊位。其車從

甚節儉。五日一朝皇太后於長樂宮。親奉案上食。以婦道共養。帝加重焉。

馮昭儀。右將軍光祿勳奉世之女也。元帝時。自美人為婕妤。帝幸虎園。鬪獸。後宮皆從。熊逸出園。攀檻欲上殿。左右貴人傳昭儀等皆驚走。婕妤直當熊而立。左右格殺熊。帝問婕妤。人情皆驚懼。何故當熊對曰。妾聞猛獸得人而止。妾恐至御坐。故以身當之。帝嗟嘆。以此敬重焉。傳昭儀等皆慚。明年立為昭儀。

五倫書卷二十二

二

班婕妤。左曹越騎況之女。賢才通辯。入後宮為婕妤。成帝遊於後庭。嘗欲與同輦。辭曰。觀古圖畫賢聖之君。皆有名臣在側。三代末主。乃有女嬖。今欲同輦。得無似之乎。帝善其言而止。

平帝后王氏。莽之女也。婉淑有節行。帝即位。后年九歲。莽秉政。欲依霍光故事。以女配帝。后立歲餘。帝崩。後數年。莽篡位。后年十八。自劉氏廢。常稱疾不朝會。莽敬憚。哀傷欲嫁之。

今立國將軍孫建世子。豫將醫往問疾。后大怒。鞭笞傍侍御。因廢疾不肯起。莽遂不敢。及漢兵誅莽。燔燒未央。后曰。何面目以見漢家。自投火中而死。君子謂平后體自然貞淑之行。不為存亡改意。可謂節行不虧。汗者矣。明德皇后馬氏。伏波將軍援之小女。明帝后也。章帝即位。尊為皇太后。建初元年。帝欲封諸舅。太后不聽。明年夏大旱。言事者以為不封外戚之故。有司因此上奏。宜依舊典。太后

五倫書卷二十二

三

詔曰。有司奈何欲以馬氏比陰氏乎。吾豈可上負先帝之旨。下虧先人之德。重罷西京敗亡之禍哉。固不許。廣平鉅鹿樂成王車騎朴素。無金銀之飾。帝以白太后。太后即賜錢各五百萬。於是內外從化。被服如一。

和熹皇后鄧氏。太傅禹之孫。和帝后也。能史書。通詩論語。時有疾。特令后母兄弟入侍。醫藥不限日數。后言於帝曰。宮禁至重。而使外舍久在內省。上令陛下有幸私之譏。下使賤

妾獲不知足之謗。上下交損，誠不願也。帝曰：人皆以數入為榮，乃反以為憂，深自抑損，誠難及也。每有讌會，諸姬貴人競自脩整，后獨著素裝，服無飾。初為貴人時，其衣有與陰后同色者，即時解易。帝每有所問，常逡巡後對，不敢先陰后言。帝知其勞心曲體，歎曰：脩德之勞，乃如是乎。

順烈皇后梁氏，大將軍商之女。順帝后也。少好書史，常以列女圖畫置于左右，以自監戒。

五倫書卷三十一

四

永建三年，選入掖庭，遂以為貴人。常被引御，從容辭於帝曰：夫陽以博施為德，陰以不專為義。螽斯則百福之所由興也，願陛下思雨露之均澤，識貫魚之次序，使小妾得免罪謗之累。由是帝加敬焉。陽嘉元年春，立為后。三國魏文昭皇后甄氏，文帝后也。后初為夫人時，太祖征關中，武宣皇后從留孟津。帝居守鄴，后以武宣皇后體少不安，不得定省，憂怖晝夜泣涕。左右驟以安問告，后猶不信，曰：夫

人在家，故疾每動輒歷時。今疾便差，何速也。此欲慰我意耳。憂愈甚。及大軍還鄴，后朝武宣皇后，望幄座，悲喜感動。左右武宣皇后見后如此，亦泣。且曰：新婦謂吾前病如昔時，因邪，吾時小小耳，十餘日即差，因嗟嘆曰：此真孝婦也。

晉文明皇后王氏，魏中領軍蘭陵侯肅之女。文帝后也。年八歲，誦詩論，尤善喪服。苟有文義，目所一見，必貫於心。九歲遇母疾，扶持不捨。

五倫書卷三十一

五

左右衣不解帶者久之。既并歸于文帝，事舅姑盡婦道。及居父喪，身不勝衣，言與淚俱。雖處尊位，不忘素業，躬執紡績，器服無文，御浣濯之衣，食不參味云。

唐文德皇后長孫氏，太宗后也。喜圖傳，視古善惡，以自鑒。矜尚禮法，性約素，服御取給則止。益觀書，雖容擲不少廢。與帝言或及天下事，辭曰：北難司晨，家之寤也。帝固要之，訖不對。初，后異母兄安業無行，父喪嘗逐后還外家。

后貴未嘗以為言。擢位將軍。後與李孝常等謀反。將誅后。叩頭曰。安業罪死無赦。然向遇妾不以慈。戶知之。今論如法。人必謂妾釋憾於兄。無乃為帝累乎。遂得減流越雋。一日后寢疾稍亟。太子欲請大赦。泛度道人。後塞穴。會后曰。死生有命。非人力所支。若脩福可延。吾不為惡。使善無效。我尚何求。且赦令國家大事。佛老異方。教耳。皆上所不為。豈宜以吾亂天下法。太子遂不敢奏云。

五倫書卷三十二 六

莊憲皇后王氏。順宗后也。性仁順。宮中化其德。莫不柔雅。又深抑外家。無毫絲假貸。訓厲內職。有古后妃風。

懿安皇后郭氏。汾陽王子儀之孫。憲宗后也。憲宗為廣陵王。聘以為妃。順宗以其家有大功烈。故禮之異諸婦。是生穆宗。元和元年。進册貴妃。穆宗嗣位。上尊號皇太后。移御興慶宮。凡朔望三朝。帝率百官詣宮門為壽。帝升殿。中人有為后謀稱制者。后怒曰。吾效武氏。

耶。今太子雖幼。尚可選重德為輔。吾何與外事哉。敬宗立。號太皇太后。

宋章穆皇后郭氏。宣徽南院使守文第二女。真宗后也。后謙約。惠下。性惡奢靡。族屬入謁。禁中服飾華侈。必加戒勅。有以家事求言於帝者。后終不許。兄子出嫁。以貧欲求恩賚。但出装具給之。帝尤加禮重焉。

五倫書卷三十二 七

德妃楊氏。仁宗妃也。端麗機敏。善組紉。書藝一過目如素習。父忠為侍禁。仁宗欲加獎擢。

妃辭曰。外官當積勞以取貴。今以恩澤微倖。恐啓左右諛謁之端。帝悅。命徙居肅儀殿。宣仁皇后高氏。英宗后也。神宗立。尊為皇太后。居寶慈宮。帝屢欲為高氏營大第。不許。元豐八年。帝不豫。浸劇。宰執王珪等入問疾。乞立延安郡王為皇太子。太后權同聽政。帝領之。珪等見太后簾下。后泣撫王曰。見孝順。自官家服藥。未嘗去左右。喜學書。已誦論語七卷。絕不好弄。乃令王簾外見珪等。是日降制。

立為皇太子。是為哲宗。哲宗嗣位。尊為太皇太后。驛召司馬光。呂公著未至。迎問今日設施所宜。先未及條上。已散遣修京城役夫。減皇城規卒。出禁庭工伎。廢導洛司。出近侍。尤無狀者。戒中外無苛斂。寬民間保馬戶。事由中旨。王珪等弗豫知。又起文彥博於既老。諭以復祖宗法度為先務。從父遵裕坐西征失律抵罪。蔡確欲獻諛以固位。乞復其官。后曰。遵裕靈武之役。塗炭百萬。先帝中夜得報。起

五倫書卷二十二

八

環榻行。徹旦不能寐。聖情自是驚悸。馴致大故。禍由遵裕得免刑誅。幸矣。先帝肉未冷。吾何敢顧私恩而違天下公議。確悚慄而止。有司請受冊寶於文德殿。后曰。母后當陽。非國家美事。況天子正衙。豈所當御。就崇政足矣。上元燈宴。后母當入覲。止之曰。夫人登樓。上必加禮。是由吾故而越典制。於心殊不安。但令賜之燈燭。遂歲以為常。時宋用臣等既被斥。祈神宗乳媪入言之。莫得復用。后見其來。

曰。汝來得非為用臣等遊說乎。且汝尚欲如曩日求內降。干撓國政耶。若復爾。吾即斬汝。媪大懼。不敢出一言。自是內降遂絕。力行故事。抑絕外家私恩。文思院奉上之物。無巨細。終身不取其一。臨政八年。朝廷清明。華夏綏定。人以為女中堯舜。

五倫書卷二十二

九

恭儉。吾亦躬服澣濯。爾宜崇謙抑。遠驕侈。度宗全皇后。會稽人。理宗母慈憲夫人姪孫女也。略涉書史。幼從父昭孫。知岳州。開慶初。秩滿歸。道潭州。時元兵入破全衡。永桂圍潭州。人有見神人衛城者。已而潭獨不下。逾年事平。至臨安。會太子議納妃。臣僚遂言全氏侍其父昭孫。往返江湖。備嘗艱險。其處富貴。必能盡警戒相成之道。理宗以母慈憲故。乃詔后入宮。理宗問曰。爾父昭孫昔在寶佑間。

没于王事。每念之。令人可哀。后對曰。妾父可念。淮湖之民尤可念也。理宗深異之。語大臣曰。全氏女言辭甚令。宜配冢嫡以承祭祀。遂擇為皇太子妃。度宗立。冊為皇后。

元徽仁皇后弘吉刺氏。裕宗后。成宗母也。先是世祖出田獵。道渴。至一帳房。見一女子緝駝茸。世祖從覓馬。湏。女子曰。馬湏有之。但我父母諸兄皆不在。我女子難以與汝。世祖欲去之。女子又曰。我獨居此。汝自來去。於理不宜。

五倫書卷三十一

我父母即歸。姑待之。須臾果歸。出湏飲。世祖世祖既去。嘆息曰。得此等女子為人家婦。豈不美耶。後與諸臣謀擇太子妃。世祖俱不允。有一老臣嘗知向者之言。且知其未許嫁。言于世祖。世祖大喜。遂納為太子妃。成宗即位。尊為皇太后云。

國朝

孝慈高皇后馬氏。

太祖高皇帝后也。自少貞靜端一。孝敬慈慧。聰

明出人意表。尤好詩書。恒以不逮事舅姑為恨。見

帝追慕悲傷。亦為之流涕。晨夕禱祀。從

帝拜謁奉先殿。每當祭。躬治膳羞。務盡誠敬。

仁孝皇后徐氏。中山武寧王之長女。

太宗皇帝后也。自幼貞靜純明。孝敬仁厚。王與

夫人言。此女天稟非常。宜以經史充其知識。

后於書一覽輒成誦。不忘。由是博通載籍。

太祖高皇帝一日召王問曰。知卿有賢女。朕第

五倫書卷三十一

四子氣質不凡。能以配焉。王拜稽首謝。洪武

九年正月。冊為燕王妃。恭勤婦道。

孝慈高皇后深所愛重。嘗曰。燕王妃所行。足以

儀範宮闈。又曰。此吾孝婦也。

高皇后崩。哀毀動左右。執喪三年。蔬食如禮。免

喪。或語及。未嘗不流涕云。

內助

周太姜。有呂氏之女。太王妃也。生太伯。仲雍。王

季。太姜性貞順。率道靡有過失。太王謀事。遷

徙必與太姜俱焉

太任。文王之母。太妃。文王之妃。俱有聖德。故詩人美文王而推本言之曰。思齊太任。文王之母。思媚周姜。京室之婦。太妃嗣徽音。則百斯男。蓋言上有聖母。所以成之者遠。內有賢妃。所以助之者深也。

姜后者。齊侯之女。宣王后也。賢而有德。宣王常晏視朝。姜后脫簪珥。待罪於永巷。使其傅母通言於王曰。妾之不才。至使君王晏朝。敢

請罪。王曰。寡人不德。寔自生過。非夫人之罪也。遂復姜后而勤於政事。早朝晏退。卒成中興之名。

漢明德皇后馬氏。明帝在御。楚獄連年不斷。囚相證引坐繫者甚衆。后慮其多濫。乘間言及側然。帝感悟。多所降宥。每於侍執之際。執言及政事。尤多毗補。而未嘗以家私干欲。寵敬日隆。始終無衰。和熹皇后鄧氏。和帝永元八年冬。入掖庭為

貴人。時年十六。知典籍。承事陰后。夙夜兢惕。會陰后以巫蠱事廢。后請救不能得。帝便屬意焉。后愈稱疾。篤深自閉絕。會有司奏建長秋宮。遂立為皇后。是時方國貢獻。競求珍麗之物。自后立。悉令禁絕。歲時但供紙墨而已。晉文明皇后王氏。文帝知鍾會有才能。深見寵任。后言於帝曰。會見利忘義。好為事端。寵遇過必亂。不可大任。會後果反。武帝受禪。尊為皇太后。

唐太穆皇后竇氏。周上柱國毅之女。高祖后也。高祖在煬帝時。多畜善馬。后見曰。上性樂此。盍以獻。徒留之。速罪無益也。不聽。頃果坐譴。帝見隋政亂。多妄誅殛。乃為自安計。數奏鷹犬異駒。煬帝喜。擢位將軍。因泣謂諸子曰。早用而毋言。得此久矣。帝有天下。詔即所葬園為壽安陵。謚曰穆。及祔獻陵。尊為太穆皇后。文德皇后長孫氏。兄無忌於太宗。本布衣。交以佐命為元功。出入臥內。帝將引以輔政。后

固謂不可。乘間曰。妾託體紫宮。尊貴已極。不願私親。更據權于朝。漢之呂霍。可以為誡。帝不聽。自用無忌。為尚書僕射。后密諭令牢讓。帝不獲已。乃聽。后喜見顏色。一日從幸九成宮。方屬疾。會裴紹等急變。聞帝甲而起。后與以從。官司諫止。后曰。上震驚。吾可自安。及疾大漸。與帝訣。時房玄齡小。譴就第。后曰。玄齡久事陛下。預奇計。秘謀非大故。願勿置也。又請帝納忠容諫。勿受讒。省遊畋。作役。死無恨也。

五倫書卷二十三

十四

賢妃徐氏。太宗妃也。生五月能言。四歲通論語詩。八歲自曉屬文。父孝德。試使擬離騷。為小山篇。曰。仰幽巖而流盼。撫桂枝以凝想。將千齡兮此遇。荃何為兮獨往。孝德大驚。太宗聞之。召為才人。遷充容。貞觀末。數調兵討定四夷。稍稍治宮室。百姓勞怨。上疏極諫。且言東戍遼海。西討崑丘。士馬罷耗。漕饟漂沒。捐有盡之農。趨無窮之壑。圖未獲之衆。喪已成

之軍。故地廣者非常安之術。人勞者為易亂之符也。又言伎巧為喪國之斧斤。珠玉為蕩心之醜毒。修麗纖美。不可以不遏。志驕於業泰。體逸於時安。其剴切精詣。大畧如此。帝善其言。優賜之。帝升遐。哀慕成疾。不肯進藥。曰。帝遇我厚。得先狗馬侍園寢。吾志也。永徽元年卒。贈賢妃。陪葬昭陵石室。

宋章獻皇后劉氏。虎捷都指揮使嘉州刺史通第二女也。真宗即位。入為美人。進德妃。章穆

五倫書卷二十三

十五

皇后崩。帝立為后。性警悟。曉書史。聞朝廷事。能記其本末。帝退朝。閱天下封奏。多至中夜。后皆預聞。宮闈事有問。輒傳引故實以對。帝甚重之。

遼太祖皇后述律氏。簡重果斷。有雄略。時幽州劉守光遣韓延徽求援。不拜。太祖怒。留之。使牧馬。后曰。守節不屈。賢者也。宜禮用之。太祖乃召延徽與語。大悅。時吳主李昇獻猛火油。以水沃之。愈熾。太祖選三萬騎以攻幽州。后

曰。豈有試油而攻人國者。指帳前樹曰。無皮可以生乎。太祖曰。不可。后曰。幽州之有土有民。亦猶是耳。吾以三千騎掠其四野。不數年。因而歸我矣。何必為此。萬一不勝。為中國笑。吾部落不亦解體乎。

金徒單皇后廢帝后也。帝謂侍臣曰。昨太子生日。皇后獻朕一物。大是珍異。卿試觀之。即出諸絳囊中。乃田家稼穡圖。后意太子生深宮之中。不知民間稼穡之艱難。故以為獻。朕甚

賢之。

元昭睿皇后私吉刺氏。濟寧忠武王按陳之女。世祖后也。性明敏達於事機。國家初政左右。匡弼與有力焉。一日。四怯薛官奏割京城外近地牧馬。帝既允。方以圖進。后至帝前將諫。先陽責太保劉秉忠曰。汝漢人聰明者。言則帝聽。汝何為不諫。向初到定都時。若以地牧馬。則可。今軍民俱分業已定。奪之可乎。帝默然命寢其事。至元十三年平宋。幼主朝于上。

都大宴。眾皆歡甚。唯后不樂。帝曰。我今平江南。自此不用兵甲。眾人皆喜。爾獨不樂何耶。后跪奏曰。妾聞自古無千歲之國。母使吾子孫及此。則幸矣。帝以宋府庫故物。各聚置殿庭上。召后視之。后徧視即去。帝遣宦者追問。后欲何所取。后曰。宋人貯蓄以遺子孫。子孫不能守而歸於我。我忍取一物耶。

國朝
孝慈高皇后馬氏。從

太祖在軍時。歲大歉。常自忍饑。懷糗餌。脯脩供。帝未嘗乏絕。遣次顛沛。恪遵婦道。

帝每有識記書札。轉命

后藏之。倉卒取視。

后即於囊中出而進之。未嘗脫誤。

帝嘗焚香祝天。願天命早有所付。毋苦天下生民。

后謂

帝曰。方今豪傑並爭。雖未知天命所歸。以妾觀

之惟以不殺人為本。顛者扶之危者救之。收集人心。人心所歸。即天命所在。彼縱殺掠以失人心。天命之所惡。雖其身亦難保也。

帝曰。爾言深合我意。明日冒雨歸語。

后曰。昨聞爾言。往來方寸間不能忘。有一卒違令。忽與婦人俱。詰之不能隱。吐實云。掠得之。我告之曰。今日用兵。所以禁亂。若寡人之妻。孤人之子。適以生亂。不即捨之。吾必戮爾。此卒感悟。遂即捨之。由爾言也。

五倫書卷二十二 六

后曰。用心如此。何憂人心之不歸乎。

帝帥師渡江。

后亦率諸將士妻妾繼至太平。及居建康時。吳漢接境。戰無虛日。親率妾媵完緝衣。鞵助給將士。夜分不寐。時時左右。

帝規畫動合事機。洪武元年春正月。

帝即位。用為皇后。因謂侍臣曰。昔漢光武勞馮異曰。倉卒蕪羹。享豆粥。滹沱河麥飯。厚意久不報。君臣之間。始終保全。朕念皇后起布衣。

同甘苦。嘗從朕在軍。倉卒自忍飢餓。懷糗餌食朕。比之豆粥麥飯。其困尤甚。昔唐太宗長孫皇后當隱太子構隙之際。內能盡孝。謹承諸妃消釋。嫌猜。朕數為郭氏所疑。朕徑情不恤。將士或以服用為獻。

后先獻郭氏。慰悅其意。及欲危朕。后輒為彌縫。卒免於患。殆又難於長孫皇后者。朕或因服御詰怒小過。輒謂朕曰。主忘昔日之貧賤耶。朕復為惕然。家之良妻。猶國之良相。豈忍忘之。罷朝。因以語。

五倫書卷二十二 九

后。后曰。妾聞夫婦相保。易。君臣相保難。且妾安敢比長孫皇后賢。但願陛下以堯舜為法耳。

后一日聞得元府庫輸其貨寶至京師。問。

帝曰。得元府庫何物。

帝曰。寶貨耳。

后曰。元氏有此寶。何以不能守而失之。蓋貨財非可寶。抑帝王自有寶也。

帝曰。皇后之意。朕知之矣。但謂以得賢為寶耳。

后即拜謝曰。誠如聖言。妾每見人家產業厚則驕。至時命至則逸。生家國不同。其理無二。人之常情。所當深戒。妾與陛下同處窮約。今富貴至此。恒恐驕縱。生於奢侈。危亡起於忽微。故世傳伎巧為喪國斧斤。珠玉為蕩心醜毒。誠哉是言。但得賢才。朝夕啓沃。共保天下。即大寶也。顯名萬世。即大寶也。而豈在於物乎。

帝曰善。

后嘗侍坐乾清宮。語及窮約時事。

帝曰。吾與爾跋涉艱難。備嘗辛苦。今日化家為國。無心所得。上感天地之德。祖宗之恩。然亦爾內助之功也。

后曰。陛下一念救民之心。格于皇天。天命眷之。祖宗祐之。妾何力之有。但願陛下不忘於窮約之時。而警戒於治安之日。妾亦不忘相從於患難。而謹飭於朝夕。則

天地祖宗非惟庇佑於今日。將為子孫無窮之福。

后嘗命女史誦小學書。注意聽之。既而奏曰。小學書言易曉。事易行。於人道無所不備。真聖人之教法。蓋表章之。

帝曰。然。吾已令親王駙馬太學生咸講讀之矣。嘗遇水旱歲凶。

后進食。必間設麥飯野蔬。

帝因告以賑卹之事。

后曰。妾聞水旱無時。賑卹之有方。不如蓄積之先備。卒不幸有九年之水。七年之旱。將何法

以賑之。

帝深以為然。

后嘗為

帝言。施恩欲溥。徧然亦有等差。眾庶日給。固有艱難。百官家在京者。其鄉里遠近不同。家貧富亦異。而俸入有限。慮或不給。艱難必甚。遇暑雨祁寒。輒形於嗟嘆。

帝感其意。每遣存問。周給之。近臣及諸奏事官。朝罷會食廷中。

后命中官取其飲食親嘗之滋味涼薄不旨奏
帝曰朝廷用天祿以養天下之賢故自奉欲其
薄養賢欲其豐今之典大亨者不能輯其下
人惟奉上者甘旨羣臣飲食皆不得其味豈
陛下養賢之意乎

帝曰飲食之事朕不經心將謂羣臣皆得甘旨
豈意所司自分厚薄想羣臣欲言又難於啓
齒事雖甚微所係亦大皇后今日不言朕豈
知其如此亟召光祿御徐興祖等切責之興

祖等皆慙服

帝嘗臨太學祀先師孔子還

后問曰太學生幾何

帝曰數千又問悉有家乎曰亦多有之

后曰善理天下者以賢才為本今人才衆多深
足為喜但生負廩食於太學而妻子無所仰
給寧無所累於心乎

帝即命月賜糧給其家以為常

成穆貴妃孫氏父和卿母晁氏妃稟性賢淑

年十八未聘

太祖皇帝聞其有容德詔納宮中言行皆有禮
法如古昔賢女

帝即位用為貴妃位衆妃上小心恭謹於

帝有警戒相成之助佐

皇后以理治於內宮壺雍肅

仁孝皇后徐氏當

太宗皇帝舉義靖內難后所贊畫居多

帝正大統后正位中宮愈益祗勤數言南北戰

鬪累年兵民俱敝宜與休息又言帝堯施仁

自親族始又言人材難得昔湯武之佐伊尹

太公皆先代之人況今日賢才皆

太祖皇帝所成望

陛下不以新舊為間

帝悉見嘉納一日

帝退朝晏

后請其故

帝曰吏部選人每循資格朕今日親拔二十餘

人為方岳為郡守故不覺晏耳。

后曰國之理亂係於民之安否民之安否係於
牧守之賢不肖奈何悉用資格任牧守哉往
古今制有出衆之才必有不次之擢積年勞
之多亦有叙陞之典二者並行則士無枉才
官得實用而治效可致
帝然之

五倫書卷之二十二

五倫書卷之二十三

表

行

四

商湯妃有嬖者有嬖氏之女也湯娶以為妃統
領九嬪後官有序咸無妬媚逆理之人卒致
王功君子謂妃明而有序

周太姒仁而明道文王嘉之親迎于渭太姒事
太姜太任旦夕勤勞以進婦道號曰文母文

王治外文母治內

邑姜太公之女武王后也生有聖德武王曰
予有亂臣十人十人者邑姜其一也君子以
為九人治外邑姜治內云

漢和熹皇后鄧氏元興元年和帝崩長子平原
王有疾殤帝生始百日后乃迎立之尊后為
皇太后是時新遭大憂法禁未設宮中止大
珠一篋太后念欲考問必有不辜乃親閱宮
人觀察顏色即時首服又和帝幸人吉成御

者共枉成以巫蠱事遂下掖庭考訊辭證明
白太后以先帝左右待之有恩平日尚無惡
言今反若此不合人情更自呼見實覈果御
者所為莫不嘆服以為聖明

唐文德皇后長孫氏初隱太子釁聞已構后內
盡孝事高祖謹承諸妃消釋嫌疑及太宗立
為后後庭有被罪者必助帝怒請繩治俟意
解徐為開治終不含有冤由是下懷其仁焉

宋章獻皇后劉氏真宗崩遺制尊后為皇太后

五倫書卷二十三

二

時牝氏李氏二公主入見猶服髮髻太后曰
姑老矣命左右賜以珠璣帕首潤王元份婦
安國夫人李氏老髮且落見太后亦請帕首
太后曰大長公主太宗皇帝女先帝諸妹也
若趙家老婦寧可比耶賜族人御食必易以
鈿器曰尚方器勿使入吾家也常服絕襦練
裙侍者見仁宗左右簪珥珍麗欲效之太后
戒曰彼皇帝嬪御飾也爾安得學其治內多
類此云

慈聖皇后曹氏武惠王柁之孫仁宗后也慶
曆八年閏正月望夕後三日衛卒數人作亂
夜越屋叩寢殿后方侍帝聞變遽起帝欲出
后閉閣擁持趣呼都知王守忠使引兵入賊
傷宮嬪殿下聲徹帝所宦者以乳媪毆小女
子給奏后叱之曰賊在近殺人敢妄言耶后
度賊必縱火陰遣人挈水踵其後果舉炬焚
簾水隨滅之是夕所遣宦侍后皆親剪其髮
諭之曰明日行賞用是為驗故爭盡死力賊

五倫書卷二十三

三

即擒滅閣內妾與卒亂當誅祈哀幸姬姬言
之帝貸其死后具衣冠見請論如法曰不如
是無以肅清禁掖帝命坐后不可立請移數
刻卒誅之

金明惠皇后王氏宣宗后也於宮中就食尚器
有玉盃楪三二奉太后二奉帝及中宮荆王
母真妃龐氏以瑪瑙器進食后見之召主者
責曰誰令汝妄生分別荆王母豈卑我兒婦
耶非飲食細故已令有司杖殺汝矣是後宮

中事真妃有加。君子謂后能睦族云。

元昭睿皇后弘吉刺氏嘗率宮人親執女工。拘諸舊弓弦練之。緝為紬以為衣。其鞞密比綾綺。宣徽院羊膻皮置不用。后取之合縫為地毯。其治內勤儉有節而無棄物類如此。

伯顏忽都皇后順帝后李羅帖木兒之女也。

至元三年立為皇后。性節儉不妬忌。動以禮法自持。帝一日問中政院所支錢糧皆傳汝旨。汝還記之否。對曰。妾當用則支。關防出入。

必已選人司之。妾豈能盡記耶。帝賢之。

國朝

孝慈皇后馬氏自正位中宮。益自勤勵。嘗講求

古訓。諭告六宮。孜孜不倦。一日集女史清江

范孺人等問曰。自漢唐以來。何后最賢。家法

何代最正。對曰。惟趙宋諸后多賢。家法最正。

后於是命女史錄其家法。賢行。每令誦而聽

之。曰。不徒為吾今日法。子孫帝王后妃皆當

省覽。此可以為萬世法也。

五倫書卷二十三

四

后嘗聞元世祖后黃故子弦事。亦命取練之。織為衾。綢以惠孤老。每製衣裳。餘帛緝為巾。褥。織工治絲。有荒蕪棄遺者。亦俾緝而織之。以賜諸王妃公主。謂曰。生長富貴。當知蠶桑之不易。此雖荒蕪棄遺。民間猶為難得。故織以示汝。不可不知也。

仁孝皇后徐氏嘗觀女憲女戒諸書。緝其要義。作內訓二十篇。居常志存內典。奉祭祀盡誠敬。事上恭謹不懈。晨夕與

五倫書卷二十三

五

皇太子言。惟孝親恤民。與嬪妃以下言。惟恭敬和睦。言動以禮。喜怒不形。下人有過。教之使改。亦靡不畏服焉。

逮下

周太姒仁明有德。能以惠下。逮眾妾而無嫉妬之心。俾眾妾得上附而事之。故眾妾樂其德。作詩以稱頌之。曰。南有樛木。葛藟纍之。樂只君子。福履綏之。由是子孫眾多。又作詩以比之。曰。猗斯羽詵。詵兮宜爾。子孫振振兮。

漢班婕妤賢才通辯始選入宮為小使俄而大幸為婕妤自鴻嘉之後見帝稍隆於女寵婕妤乃進侍者李平平得幸亦立為婕妤君子謂班婕妤進李平於同列即古樊姬之德也明德皇后馬氏明帝為太子時選入宮時年十三傍接同列禮則脩備上下安之遂見寵異帝即位以為貴人嘗以皇嗣未廣每懷憂嘆薦達左右若恐不及後宮有進見者每加慰納若數所寵引輒增隆遇永平三年春有

五倫書卷二十三

六

司奏立長秋宮帝未有所言皇太后曰馬貴人德冠後宮即其人也遂立為皇后和熹皇后鄧氏初選入掖庭為貴人恭肅小心動有法度接撫同列常克己以下之雖官人隸役皆加恩借帝深嘉愛焉後帝數失皇子后憂繼嗣不廣恒垂涕歎息數選進才人以博帝意

三國魏文德皇后郭氏文帝后也初入東宮時有所獻納及即尊位雖有異寵心愈恭肅是

時紫貴人亦有寵后教訓獎導之後宮諸貴人時有過失常彌覆之有譴讓輒為帝言本末帝或大有所怒至為之頓首請罪是以六宮之人無所稱怨焉

晉文明皇后王氏性約素雖處尊位常謙冲接下嬪御有序敦睦九族垂心萬物言必典禮浸潤不行武帝受禪尊為皇太后既崩帝手疏其德行為哀策稱后內叙嬪御外叶時望履信居順德行洽暢云

五倫書卷二十三

七

北齊武明皇后婁氏武帝后也性寬厚不妬忌神武姬侍咸加恩待是時神武逼於蠕蠕欲娶其女而未決后曰國家大計願不疑也及茹茹公主至后避正室處之神武愧而謝焉后曰彼將有覺願絕勿顧慈愛諸子不異已出躬自紡績人賜一袍一袴手縫戎服以帥左右

唐文德皇后長孫氏太宗下嬪生豫章公主而死后視如所生媵侍疾病嘗輟所御飲藥以

資之由是下懷其仁

國朝

孝慈高皇后馬氏凡進

太祖御膳后必躬自省視官人請曰官中人衆

無煩聖體。

后曰吾固知宮中有人但婦人事夫不可不謹

膳着上進不可不蠲潔脫有不至汝輩受責

吾心豈安吾所以為此者一以敬上而不敢

忽一以保汝輩免於責也豈為無人耶官人

聞之莫不感悅○官人有過。

帝怒之

后亦怒命左右執付官正司議罪。

帝怒解問

后爾不自責罰付之官正司何也。

后曰妾聞賞罰惟公足以服人故不以喜而加

賞不以怒而加刑喜怒之際而行賞罰必有

偏重人議其私付之官正司則當斟酌其輕

重矣治天下者亦豈能人人自賞罰哉有司

者論之耳。

帝曰爾亦怒之何也。

后曰當陛下怒時遽自罰之非惟官人得重罰

陛下亦損中和之氣故妾之怒者所以解陛

下之怒也○

后慈以接下親戚勲舊之家無不得其懽心命

婦入朝不以尊貴臨之延接如家人禮

仁孝皇后徐氏。

太宗皇帝初之國北平時后理內政宮中肅然

而和厚逮下有周南樛木之德焉及

帝嗣正大統后正位宮闈嘗從容問

帝曰陛下日與共圖政理者誰歟。

帝曰六卿治政務翰林職論思典詞命皆朝夕

左右者也乃請於

帝悉賜其命婦冠服鈔幣且諭之曰妻之事夫

豈止於衣服饋食必有德行之助焉今

皇上所與共圖理道者六卿翰林之臣數輩諸

命婦可不有以翼贊於內乎百姓安則國家

安國家安則君臣同享富貴澤被子孫矣

后作內訓有曰君子為宗廟之主奉神靈之統宜蕃衍似續傳序無窮故夫婦之道世祀為大古之哲后賢妃皆推德逮下薦達貞淑不獨任已是以茂衍來裔長流慶澤周之太妃有逮下之德故樛木形福嶺之詠螽斯揚振振之美終能昌大本支綿固宗社三王之隆莫此為盛矣故婦人之行貴於寬惠惡於妬忌月星並耀豈掩於末光松蘭同畝不嫌於

五倫書卷二十三

十一

俱秀自后妃以至士庶人之妻誠能貞靜寬和明大孝之端廣至仁之意不專一己之欲不敵衆下之美務廣君子之澤斯上安下順和氣蒸融善慶源源實肇於此矣

教育

夏塗山氏禹之妃也生啓禹治水三過其門而不入塗山氏獨明教訓而致其化及啓長化其德而從其教卒致令名禹為天子而啓為嗣持禹之功而不殞

周太姜賢而有色生泰伯仲雍季歷化導三子皆成賢德故周自太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文王誕膺天命以撫方夏武王周公脩太平之業太任太妃嗣續其美者皆太姜廣於德教之所致也

太任摯任氏之中女王季之妃也太任之性端一誠莊惟德之行及其有娠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淫聲口不出教言生文王而明聖太任教之以一而識百卒為周宗君子謂太任

五倫書卷二十三

十一

為能胎教

太妃仁而明道文王嘉之生十男號曰文母太妃教誨十男自少及長常以正道夾持未嘗見邪僻之事卒成武王周公之德云

漢明德皇后馬氏明帝即位以后為貴人時后前母姊女賈氏亦以選入生章帝帝以后無子命養之后盡心撫育勞悴過於所生章帝亦孝性淳篤恩性天至母子慈愛始終無纖介之間章帝即位尊后為皇太后常與帝旦

夕言道政事及教授諸小王論議經書述叙平生雍和終日

和熹皇后鄧氏和帝崩。殤帝立尊為皇太后。殤帝崩定策立安帝。太后自入宮掖。從曹大家受經書兼天文算數。晝省王政。夜則誦讀。又詔中官近臣於東觀受讀經傳以教授官人。左右習誦朝夕濟濟。又徵和帝弟濟北河間王子。男女年五歲以上四十餘人。開邸第。教學經書。躬自監試。撫循詔導。恩愛甚渥。

五倫書卷二十三

十二

唐太穆皇后竇氏始太宗生有二龍之符。后於諸子中愛視最篤。自言於高祖擇師以教。卒成聖德。太宗即位嘗過慶善宮覽觀。便歎。顧謂侍臣曰。朕生於此。今母后永遠。育我之德。不可報矣。因號慟。

懿安皇后郭氏生穆宗。憲宗崩穆宗嗣位。尊號皇太后。穆宗崩武宗立。喜畋游。角武抃。擇五坊小兒得出入禁中。帝一日問后起居。從容請曰。如何可為盛天子。后曰。諫臣章疏宜

審覽度可用用之。有不可以詢宰相母拒直言。勿納偏言。以忠良為腹心。此盛天子也。帝再拜還索諫章閱之。往往道游獵事。自是畋幸為稀。小兒不復橫賜矣。

宋昭憲太后杜氏。太祖母也。太祖受周禪。即皇帝位。拜太后於堂上。眾皆賀。太后愀然不樂。左右進曰。臣聞母以子貴。今子為天子。胡為不樂。太后曰。吾聞為君難。天子置身兆庶之上。若治得其道。則此位可尊。苟或失馭。求為匹夫不可得。是吾所以憂也。太祖再拜曰。謹受教。

五倫書卷二十三

十三

章憲皇后劉氏。真宗崩。仁宗即位尚少。太后保護盡力。諭輔臣曰。皇帝聽斷之暇。宜詔名儒講習經史。以輔其德。於是設幄崇政殿之西。日命近臣侍講讀焉。

慈聖皇后曹氏。性慈儉。英宗方四歲。育禁中。拊鞠周盡。迨為嗣子。贊策居多。仁宗崩。英宗即位。尊為皇太后。神宗立。尊為太皇太后。嘗

語神宗曰。祖宗法度。不宜輕改。吾昔聞民間疾苦。必以告仁宗。因赦行之。今亦當爾。帝曰。今無他事。后曰。吾聞民間甚苦。青苗助役。宜罷之。王安石誠有才學。然怨之者甚衆。帝欲愛惜保全之。不若暫出之於外。帝俯伏竦聽。憲聖皇后吳氏。高宗后也。初為才人。時帝擇宗室子養禁中。后得伯珍。更名璩。張婕妤得伯琮。張氏卒。併育于后。后視之無間。伯琮性恭儉喜讀書。帝與后皆愛之。封普安郡王。后

五倫書卷二十三

十四

嘗語帝曰。普安真天日之表也。帝意決立為皇子。封建王。嗣位為孝宗。尊后曰壽聖太上皇后。光宗即位。更號壽聖皇太后。帝嘗言及用人。后曰。宜崇尚舊臣。後行慶壽禮。嘉王侍側。后勉以讀書。辯邪正。立綱常為先。

國朝

孝慈高皇后馬氏。性慈惠。嘗語諸王妃公主曰。無功受福。造化所惡。吾與若屬。被錦繡美飲。食終日無所為。當勤女工以報造物者。太子

諸王雖愛之甚篤。勉令務學。諄切懇至。嘗曰。汝父尊臨萬國。身致太平。亦由學以聚之。爾小子當思繼繼繩繩。以不辱所生。又曰。吾聞女史言。鄧禹為將。不妄殺人。故其女為后。吾家世忠厚。至吾父。雖無禹之功。然平生急於義。今日為后。非偶然也。汝輩異日有人民社稷之寄。尤必積累忠厚。乃可長世。切不可自恃而不務德。謂事有偶然也。汝切識之。諸王或以衣服器皿相尚者。

五倫書卷二十三

十五

后曰。唐堯虞舜。茅茨土階。夏禹文王。惡衣卑服。汝父儉朴。尤惡奢麗。日夜憂勤以治天下。汝輩無功。錦衣玉食。猶欲以服御相加。何志氣不同如是乎。惟當親師取友。講論聖賢之學。開明心志。自無此氣習也。

后有疾。

太祖嘗問曰。爾有身後之屬乎。

后對曰。惟

陛下當求賢人教育諸子。使進德脩業。子孫皆

賢臣民得所。妾雖死如生也。

帝曰然。

仁孝皇后徐氏。

太宗文皇帝初冊立。

仁宗皇帝為太子。

后言於

帝曰。太子國家之本。願擇老成端正之士。輔養

德器。

帝曰。斯言正合朕意。既而又曰。

皇考之制。東官官屬。率以廷臣兼之。任使一。則

疑隙不生。今凡官臣之重者。悉擇廷臣賢者

兼之。

后曰。此先朝鑒戒。往古之失。誠良法也。雖萬世

當守而行之。又曰。長子仁厚。足為令器。不忝

祖宗矣。

后有疾。遺令皇太子曰。吾祇事

皇上。於今三十有二年。上不能繼承

先皇后懿德。吾甚愧之。今至此命也。奚悲爾。吾

之長子。孝仁淳厚。當夙夜恪勤。故事

君父。勿以吾故。過哀毀。以傷

君父之心。吾素菲薄。無德及人。身沒之日。喪葬

務從簡省。毋妨臣民。往者

皇上遭罹內難。躬率將士在外。吾母子留北京。

敵兵圍城。將校士民之妻。皆擐甲胄。挾矢石。

登城列陣。協力一心。以死固守。及內難平。吾

正位中宮。當貴已極。而將校士民之妻。至今

報賚未稱。吾寢食未嘗忘。近聞

皇上將巡狩北京。意願從行。將請恩澤及之。而

吾今不逮矣。爾能體吾心。九原無憾。嗚呼。主

器之任。在爾匪輕。敬以事上。仁以撫下。爾以

正家。恩以睦親。爾念之。

后嘗作內訓。於母儀章有云。孔子曰。女子者。順

男子之教。而長其理者也。是故無專制之義。

所以為教。不出閨門。以訓其子者也。教之者。

導之以德義。養之以廉遜。率之以勤儉。本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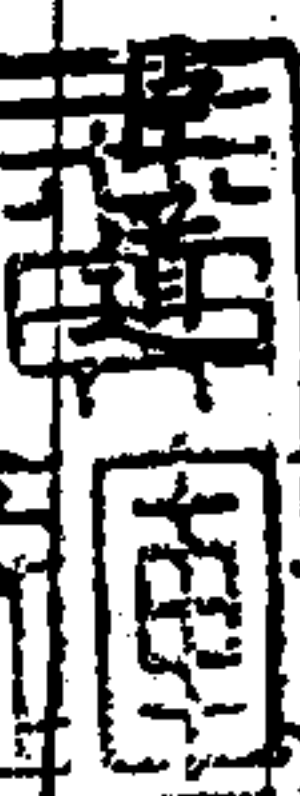
以慈愛。臨之以嚴恪。以立其身。以成其德。慈

愛不至於姑息。嚴恪不至於傷恩。傷恩則離姑息。則縱而教不行矣。詩云。載色載笑。匪怒伊教。夫教之有道矣。而在已者亦不可不慎。是故女德有常。不踰貞信。婦德有常。不踰孝敬。貞信孝敬。而人則之。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此之謂也。

五倫書卷之二十三

五倫書卷之二十三 六

五倫書卷之二十四



中

易。直方大。不習無不利。○含章可貞。或從王事。立而德不孤。○在師中。吉。○拔茅茹。以其彙。征吉。○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得尚于中行。○謙亨。君子有終。○勞謙。君子萬民服也。○介于石。不終日貞吉。○由豫。大有得。勿疑。

五倫書卷之二十四 一

朋盍簪。○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樽酒簋食。用缶。納約自牖。終无咎。○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力少而任重。鮮不及矣。書。臣弑隣哉。隣哉。臣弑。○臣作朕股肱耳目。○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欽四隣。○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百官脩輔。厥后惟。

明明○式敷民德。永肩一心○股肱惟人。良臣惟聖○臣無有作福作威王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王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慎乃服命。率由典常。以蕃王室○惘瘵乃身。敬哉。天畏棊忱。民情大可見。小人難保。往盡乃心。無康好逸豫。乃其乂民○若有疾。惟民其畢棄咎。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無作怨。勿用非謀。非彝。殺時忱。丕則敏德。用康乃心。顧乃德。遠乃猷。裕乃以民寧○越在外服。侯甸男衛。邦伯。越在內服。百僚庶尹。惟亞。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罔敢湏于酒。不惟不敢。亦不暇。惟助成王德顯。越尹人祇辟○民心無常。惟惠之懷○懋乃攸績。睦乃四隣。以蕃王室。以和兄弟。廉濟小民。率自中。無作聰明亂舊章。詳乃視聽。罔以側言改廢度○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倡九牧。阜成兆民○欽乃攸司。慎乃出令。令出惟行。弗惟反。以公滅私。民其允懷。學古入官。議事以制。政乃不迷○功崇惟

五倫書卷二十四 二

志業廣惟勤。惟克果斷。乃罔後艱。位不期驕。祿不期侈。恭儉惟德。無載爾偽。作德心逸日休。作偽心勞日拙。居寵思危。罔不惟畏。弗畏入畏。推賢讓能。庶官乃和。不和政厖。舉能其官。惟爾之能。稱匪其人。惟爾不任○敬爾有官。亂爾有政。以佑乃辟。永康兆民。萬邦惟無斁○圖厥政。莫或不艱。有廢有興。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則繹。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無依勢作威。無倚法以削寬。而有制從容以和○爾無忿疾于頑。無求備於一夫。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罔曰弗克。惟既厥心。罔曰民寡。惟慎厥事○爾身克正。罔敢弗正。民心罔中。惟爾之中○懋乃后德。交脩不逮。慎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其惟吉士○爾無昵于儉人。充耳目之官。迪上以非先王之典○如有一介臣。斷斷猗。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

五倫書卷二十四 三

若已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如自其口出。是能容之。以保我子孫黎民。亦職有利哉。

詩。羔羊之皮。素絲五紵。退食自公。委蛇委蛇。○彼其之子。邦之司直。○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我有嘉賓。德音孔昭。示民不怵。君子是則是做。○四牡騤騤。周道倭遲。豈不懷歸。王事靡盬。我心傷悲。○皇皇者華。于彼原隰。駉駉征夫。每懷靡及。○我馬

五倫書卷二十四

四

維駒六轡如濡。載馳載驅。周爰咨諏。○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樂只君子。德音不已。○顯允君子。莫不令德。○有嚴有翼。共武之服。共武之服。以定王國。○靖共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維其有之。是以似之。○之屏之翰。百辟為憲。不戢不難。受福不那。○彼交匪紆。天子所予。○樂只君子。殿天子之邦。○予曰有疏附。予曰有先後。予曰有奔走。予曰

有禦侮。○有馮有翼。有孝有德。以引以翼。○藹藹王多吉士。維君子使。媚于天子。○藹藹王多吉人。維君子命。媚于庶人。○四國于蕃。四方于宣。○令儀令色。小心翼翼。古訓是式。威儀是力。天子是若。明命使賦。○出納王命。王之喉舌。賦政于外。四方爰發。○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夙夜匪解。以事一人。○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彊禦。○夙夜匪解。虔共爾位。朕命不易。幹不庭方。以佐戎辟。○

五倫書卷二十四

五

無封靡于爾邦。維王其崇之。○有來雝雝。至止肅肅。○載見辟王。曰求厥章。龍旂陽陽。和鈴央央。儻革有鶻。休有烈光。○濟濟多士。克廣德心。

春秋左氏傳。仁以接事。信以守之。忠以成之。敏以行之。事雖大必濟。○人所立。信知勇也。信不叛君。知不害民。勇不作亂。○君子長國家者。非無賄之患。而無令名之難。○臣之祿君實有之。義則進。否則奉身而退。○臨患不

忘國忠也。思難不越官。信也。圖國忘死忠也。
○畏君之威。聽其政。尊其貴。事其長。養其親。
五者所以為國也。○忠信。禮之器也。卑讓。禮
之宗也。辭。不忘國。忠信也。先國後己。卑讓也。
○苟利社稷。死生以之。○在禮家。施不及國。
民不遷。農不移。工賈不變。士不濫。官不滔。大
夫不收公利。○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
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
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無爭心。○政
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
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臣
有臣之威儀。其下畏而愛之。故能守其官職。
保族宜家。○政如農工。日夜思之。思其始而
成其終。朝夕而行之。行無越思。如農之有畔。
其過鮮矣。○共而從君。神之所福也。
春秋公羊傳。大夫受命不受辭。出竟有可以安
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
國語。敬所以承命也。恪所以守業也。恭所以給

五倫書卷二四

六

事也。儉所以足用也。○事君者竭力以役事
不聞違命。君立臣從。何貳之有。○事君者君
為我心。制不在我。○信於君心。則美惡不踰。
信於名。則上下不干。信於令。則時無廢功。信
於事。則民從事有業。○事君者比而不黨。夫
周以舉義。比也。舉以其私黨也。○無功庸者
不敢居高位。○委質為臣。無有二心。委質而
策死。古之法也。○夫事君者。諫過而賞善。薦
可而替否。獻能而進賢。擇才而薦之。朝夕誦
善。敗而納之。道之以文。行之以順。勤之以力。
致之以死。○夫事君者。不為外內行。不為豐
約舉。
禮記。大夫士出入君門。由闕右。不踐闕。○賜果
於君前。其有核者。懷其核。御食於君。君賜餘
器之澆者。不寫其餘。皆寫。○凡為君使者。已
受命。君言不宿於家。君言至。則主人出拜。君
言之辱。使者歸。則必拜。送于門外。若使人於
君。所則必朝服。而命之。使者反。則必下堂而

五倫書卷二四

七

受命○大夫士下公門式路馬○立則磬折
垂佩。主佩倚則臣佩垂。主佩垂則臣佩委○
君命大夫與士肆。在官言官。在府言府。在庫
言庫。在朝言朝○事君有犯而無隱○為人
臣者無外交不敢貳君也○凡有指畫於君
前用笏。造受命於君前則書於笏○君賜車
馬。乘以拜賜。衣服。服以拜賜。君未有命。勿敢
即乘服也○為人臣下者有諫而無訕。有亡
而無疾。頌而無諂。諫而無驕。怠則張而相之

皇倫書卷二十四

八

廢則掃而更之。謂之社稷之役○君子之事
君也。必身行之。所不安於上。則不以使下。所
惡於下。則不以事上○善則稱君。過則稱己
○下之事上也。雖有庇民之大德。不敢有君
民之心。仁之厚也。是故君子恭儉以求役仁。
信讓以求役禮。不自尚其事。不自尊其身。儉
於位而寡於慾。讓於賢。卑己而尊人。小心而
畏義。求以事君。得之自是。不得自是以聽天
命○事君難進而易退。則位有序。易進而難

退則亂也。故君子三揖而進。一辭而退。以遠
亂也○事君慎始而敬終○事君軍旅不避
難。朝廷不辭賤。處其位而不履其事。則亂也
○大臣不可不敬也。是民之表也。迺臣不可
不慎也。是民之道也○下之事上也。身不正。
言不信。則義不一。行無類也

皇倫書卷二十四

九

者以道事君○居之無倦。行之以忠○苟正
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行已有恥。使於四
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君子易事而難說
也。說之不以道。不說也。及其使人也。器之○
勿欺也。而犯之○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君
子思不出其位○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
有殺身以成仁○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
行義以達其道○君子學道則愛人○君子
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為厲已也。信而後

諫未信則以為謗已也○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士見危致命見得思義○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

大學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衆也○有諸已而後求諸人無諸已而後非諸人○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

五倫書卷二十四

十

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過也○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

中庸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於人則無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獲乎上有道

不信乎朋友不獲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順乎親不信乎朋友矣順乎親有道友諱考不誠不順乎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

孟子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欲為臣盡臣道○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君子之事君也務引其君以當道志於

五倫書卷二十四

十一

仁而已○古之人得志澤加於民不得志脩身見於世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有安社稷臣者以安社稷為悅者也有天民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有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矣

孝經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故以孝事君則忠以敬事長

則忠順不失。以事其上。然後能保其祿位。而守其祭祀。○君子之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君子之事上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也。

家語。忠臣之諫。君有五義焉。一曰諫諍。二曰懇諫。三曰降諫。四曰直諫。五曰諷諫。唯度主而行之。○人臣而忠其君者。爵祿不足以賞也。諛其君者。刑罰不足以誅也。○知為吏者。奉法以利民。不知為吏者。枉法以侵民。○治官

五倫書卷三十四

十三

莫若平。臨財莫若廉。廉平之守。不可改也。○貞以幹之。敬以輔之。施仁無倦。見君子則舉之。見小人則退之。○人臣之節。當君大事。惟力所及。死而後已。

莊周曰。臣之事君。義也。無適而非君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是之謂大戒。○夫事其君者。不擇事而安之。忠之盛也。

荀卿曰。君子行不貴苟難。說不貴苟察。名不貴苟專。唯其當之為貴。○君子寬而不慢。廉而

不劇。○上則能尊君。下則能愛民。物至而應事起而辨。○政法令舉。措時聽斷。公上則能順天子之命。下則能保百姓。○下臣事君以貨。中臣事君以身。上臣事君以人。○上則能尊君。下則能愛民。政令教化。形下如影。○恭敬而遜。聽從而敏。不敢有私決擇也。不敢有私取與也。以順上為志。○忠信而不諛。諫爭而不諂。矯然剛折。端立而無傾側之心。○有大忠者。有次忠者。有下忠者。有國賊者。以德

五倫書卷三十四

十三

復君而化之。大忠也。以德調君而補之。次忠也。以是諫非而怒之。下忠也。不恤君之榮辱。不恤國之滅否。偷合苟容。以之持祿養交而已耳。國賊也。○言有召禍也。行有召辱也。君子慎其所立乎。主尊貴之。則恭敬而傳。主信愛之。則謹慎而謙。謹慎利也。闕怒害也。故君子安禮樂義。謹慎而無闕怒。是以百舉不過也。○凡流言流說。流事流謀。流譽流愬。不官而衡至者。君子慎之。

蘇從曰慶君之高爵食君之厚祿愛其死而不諫其君則非忠臣也

王蠋曰忠臣不事二君

肥義曰貞臣也難至而節見忠臣也累至而行明

賈山曰為人臣者盡忠竭愚以直諫主○大臣不得與宴游方正脩潔之士不得從射獵使皆務其方以高其節則群臣莫敢不正身脩行以稱大禮

五倫書卷二四

十四

賈誼曰為人臣者主爾亡身國爾忘家公爾忘私利不苟就害不苟去唯義所在○顧行而忘利守節而伏羲故可以託不御之權可以寄六尺之孤

枚乘曰忠臣不敢避誅以直諫故事無廢業而功流於萬世也

董仲舒曰受祿之家食祿而已不與民爭業然後利可均布而民家可足

蓋寬饒曰山有猛獸藜藿為之不采國有忠臣

奸邪為之不起

說苑人臣之術順從而復命無所敢專義不苟合位不苟尊必有益於國必有補於君○虛心白意進善通道勉主以禮義諭主以長策將順其美匡救其惡功成事立歸善於君不敢獨伐其勞○夙興夜寐進賢不辭數稱往古德行之事以厲主意庶幾有益以安國家○守文奉法任官職事辭祿讓賜不受贈遺○貴視其所舉富視其所與貧視其所不取

五倫書卷二四

十五

窮視其所不為○賢臣之事君也受官之日以主為父以國為家以士人為兄弟故苟有可以安國家利民人者不避其難不憚其勞以成其義○夫士欲立義行道毋論難易而後能行之立身著名無顧利害而後能成之○臣勞動以為君而不求其賞○位已高而意益下官益大而心益小祿已厚而慎不敢取○去傲倖務忠信節嗜欲無取虐於人○人臣之公治官事則不營私家在公門則不

言貨利當公法。則不阿親戚。奉公舉賢。則不避仇讎。忠於事君。仁於利下。推之以恕。道行之以不黨。○奉國法而不黨。施刑戮而不亂。可謂公平。○食其食者死其事。受其祿者畢其能。○官怠於官成。

新序事君者。內其祿而外其身。○官事君者也。其交皆誠信。有好善。如此者。事君日益。官職日進。○臣事君猶子事父也。子為父死。無所恨。守節不移。雖有鈇鉞湯鑊之誅。而不懼也。

五倫書卷二十四 六

尊官顯位而不榮也。○知命之士。見利不動。臨死不恐。為人臣者。時生則生。時死則死。是謂人臣之禮。故上知天命。下知臣道。

賈堅曰。與其屈辱而生。不若守節而死。

王濬曰。事君之道。苟利社稷。死生以之。若顧嫌

避咎。此人臣不忠之利。非人主社稷之福。

王通曰。忠臣之事君也。盡忠補過。君失於上。則

臣補於下。臣諫於下。則君從於上。此王道所以不跌也。○庶者常樂而無求。

陸贄曰。承問而對。臣之職也。寫誠無隱。臣之忠也。○知無不言之謂盡。事君以義之謂忠。○人之所助在乎信。信之所立由乎誠。循誠於忠。可以俾眾無惑。存信於己。可以教人不欺。唯信與誠。有補無失。○臣子之於君父也。盡其敬而敬焉。盡其愛而愛焉。

韓愈曰。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百官者。承君之化者也。任有小大。惟其所能。○入則諫其君。出則不使人知者。大臣宰相之事。

五倫書卷二十四 七

○君子居其位。則思死其官。未得位。則思備其辭。以明其道。○古之君子。相其君也。一夫不獲其所。若已推而內之溝中。

柳宗元曰。能者進而由之。使無所得。不能者退

而休之。亦莫敢愠。不銜能。不矜名。不親小勞。

不侵眾官。日與天下之英才。討論其大經。○

相道得而萬國理矣。○奉王制。脩古典。至敬

也。尊朝覲。率貢職。至忠也。執忠與敬。臣道畢矣。

柳玘曰。涖官則潔已省事而後可以言守法
王禹偁曰。三公論道六卿分職張其教矣○北
民未安思所泰之四方未附思所來之兵革
未息何以弭之田疇多蕪何以闢之賢人在
野我將進之佞臣立朝我將斥之六氣不和
災眚荐至願避位以禳之五刑不錯欺詐日
生請脩德以釐之

張詠曰。事君者廉不言貧勤不言苦忠不言已
效公不言已能

范仲淹曰。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
而樂○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
則憂其君

歐陽脩曰。所謂大臣者必能宣布上德叶和中
外使人心悅豫朝政肅清○高秩厚祿人臣
所願必也處之無媿然後得以為榮○士不
忘身不為忠言不逆耳不為諫○不避雷霆
之威不畏權臣之禍此乃至忠之臣也○人
臣之能盡忠者不敢避難言之事○有所不

是之謂廉有所不為之謂恥

周敦頤曰。善人多則朝廷正而天下治矣○賢
才輔則天下治○公於已者公於人未有不
公於已而能公於人也○君子以道充為貴
身安為富故常泰無不足

賈昌朝曰。仕宦之法清廉為最聽訟務在詳審
用法必求寬恕

程顥曰。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
濟○直已守道所以濟時枉道徇人徒為失
已

程頤曰。為臣之道當使恩威一出於上衆心皆
隨於君若人心從已危疑之道也○有翦桐
葉之戲則隨事箴規違養生之戒則即時諫
止○人臣以忠信善道結於君心必自其所
明處乃能入也人心有所蔽有所通蔽者暗
處也通者明處也當就其明處以告之求信
則易也○臣之於君竭其忠誠致其才力用
否在君而已不可阿諛逢迎以求君之厚已

也○事君者知人主不當自聖則不為諂諛之言。知人臣義無私交則不為阿黨之計○君子之事君也。不得其心則盡其誠以感發其志。誠積而動則雖昏蒙可開也。雖柔弱可輔也。雖不正可正也。古之人事庸君常主而克行其道者以已誠上達而其君信之之篤耳○人臣身居大位功蓋天下而民懷之則危疑之地也。誠積於中動不違理威福不自已出。人唯知君而已。然後位極而無逼上之

五倫書卷三十四

二十

嫌勢重而無專權之過斯可謂明哲君子矣。周公孔明其人也。郭子儀有再造社稷之功。威震人主而上不疑之也。亦其次歟○臣賢於君則輔君以所不能。伊尹之於太甲。周公之於成王。孔明之於劉禪是也。臣不及君則贊助之而已○人臣之義位愈高而思所以報國者當愈勤

張載曰。近臣守和。和其心以備顧對。不可徇其喜怒好惡

司馬光曰。凡人臣者。上以事君。中以利國。下以養民。釋此三者。非人臣也○忠臣憂公如家。見危致命○身為宰相。知其君之過。不以告而私語於家。非忠臣也○為人臣者。策名委質。有死無二○忠臣之事君也。責其所難。則其易者不勞而正。補其所短。則其長者不勸而遂○報國之忠。莫如薦士。負國之罪。莫如蔽賢○忠臣之志。莫先於嫉邪

五倫書卷三十四

二十一

蘇軾曰。以義正君而無害于國。可謂大臣矣○人臣執法而不求情。盡心而不求名。出死力以捍社稷。使天下之心繫於一人而已。不與焉○慎重則必成。輕發則多敗

蘇轍曰。輔君之善而補其不足。此誠大臣之事。揚時曰。人臣之事君。豈可佐以刑名之說。如此是使人主失人心也。人主無仁心。則不足以得人心。故人臣能使其君視民如傷。則王道行矣

陳公輔曰。愛君憂國。先義後利。平居犯顏逆耳

不計一身之利害。緩急伏節死難。不顧一家之存亡。

黃龜年曰。一言而盡事君之道。曰忠。罪莫大於欺君。一言而盡輔政之道。曰公。罪莫大於私已。

呂本中曰。當官之法。惟有三事。曰清。曰慎。曰勤。知此三者。則知所以持身。知此三者。可以保祿位。可以遠恥辱。可以得上之知。可以得下之援矣。

胡安國曰。臣之事君。猶子之事父。以忠信為本。范祖禹曰。人臣以難事責於君。使其君為堯舜之君者。尊君之大也。開陳善道以禁閉其君之邪心。惟恐其君或陷于有過之地者。敬君之至也。

胡寅曰。臣之事君。以行安民之術也。○大臣欲正君心。必先自正其心。其心不正。如正君何。○臣之事君。格其非心。褊狹者宜廓以寬弘。急促者宜道以紓緩。○忠愛其君者。必思納

諸無過之地。而不計一身之安危。○忠賢之於事。有所不可。亦陳其正理。以開悟君心而已。

胡宏曰。守身以仁。以守身之道。正其君者。大臣也。○有其德。無其位。君子安之。有其位。無其功。君子恥之。○當爵祿而不輕。行道德而不舍者。君子人也。○君子人也。○知道之臣。寧有死於其分。而無犯分以徼功也。○德之大小。當其位才之高下。當其職。人務自脩而不僥倖於上。人知自守。而不冒昧求進。人知自重。而不輕用其身。人能有恥。而不苟沒於利。所以仕路清。政事治。風俗美。天下安寧。四夷慕義。

張浚曰。事君者。必此心純一。而後能有感格。

岳飛曰。荷國厚恩。當以忠義報國。

胡銓曰。臣事君。猶子事父。知無不言。若於君有隱。則於父亦有隱也。非忠孝也。

陳俊卿曰。人臣以不欺為忠。而論事必達於大

體

羅從愿曰。士之立朝。要以正直忠厚為本。正直則朝廷無過失。忠厚則天下無嗟怨。二者不可偏也。一於正直而不忠厚。則漸入於刻。一於忠厚而不正直。則流入於懦。汲黯正直。所以闢公孫弘之阿諛。忠厚所以闢張湯之殘刻。武帝享國五十五年。其臣之賢。獨此一人而已。○立朝之士。當愛君如愛父。愛國如愛家。愛民如愛子。然三者未嘗不相類也。凡人

五倫書卷二十四

二五

愛君則必愛國。愛國則必愛民。未有以君為心。而不以民為心者。○士之立身。要以名節忠義為本。有名節。則不枉道以求進。有忠義。則不固寵以欺君矣。

朱熹曰。古之君子居大臣之任者。其於天下之事。知之不惑。任之有餘。則汲汲乎其時而勇為之。知有所未明。力有所未足。則咨訪講求。以進其知。扳援汲引。以求其助。如採火追亡。尤不敢以少緩。上不敢愚其君。以為不足與

言仁義。下不敢鄙其民。以為不足以興教化。中不敢薄士大夫。以為不足以成事功。一日立乎其位。則一日業乎其官。一日不得事其官。則不敢一日立乎其位。有所愛而不肯為者。私也。有所畏而不敢為者。亦私也。屹然中立。無一毫私情之累。而唯知其職之所當為者。夫如是。是以志足以行道。道足以濟時。而於大臣之責。可以無媿矣。○士大夫出身事主。上則使其君為堯舜之君。下則使其民為

五倫書卷二十四

二五

堯舜之民。○誠以天下之事。為己任。則當自格君心之非始。欲格君心。則當自身始。○欲圖大者。當謹於微。欲正人主之心術。未有不以嚴恭寅畏為先。務聲色貨利為至戒。○大臣以得士為功。下士為難。而士之所守。乃以不自失為貴。○於天下之事。有可否則斷之。以公道。而勿牽於內顧偏聽之私。於天下之議。有從違則開以誠心。而勿誤為陽開陰闔之計。則庶乎德業盛大。表裏光明。中外遠近

心悅誠服○守官只要律已公廉執事勤謹
晝夜孜孜如臨淵谷○臣子無愛身自佚之
理○今人仕宦不能盡心盡職者是無那先
其事而後其食底心

張栻曰後世道學不明論至道者不過及於人
才政事而已孰知其本在於君心而孰知格
君之心乃在於吾身乎○古人未嘗不謙至
周公方說謙蓋周公以天子之叔父而又為
宰相猶且自處以謙若在吾人則亦合當為
者也謙之九三伊川專以指周公德言盛禮
言恭德只要盛禮只要恭又曰某於世間無
所愛慕亦無所享用唯有報君愛民之事在
所當為耳

陸子靜曰共其職勤其事心乎國心乎民而不
為身計其得不謂之君子乎○古人所以不
屑屑於間政適人而必務有以格君心者蓋
君心未格則一邪黜一邪登一弊去一弊興
如循環然何有窮已及君心既格則規模趨

嚮有若燕越邪正是非有若蒼素大明既升
群陰畢伏是瑣瑣者亦何足汗人牙頰間哉
呂祖謙曰進諫之道使人君畏吾之言不若使
人君信吾之言使人君信吾之言不若使人
君樂吾之言○人臣之憂在於諫之未善不
在於君之未從○講論治道不當言主意難
移當思臣道未盡不當言邪學難勝當思正
學未明○忘其身者事君之忠

黃榦曰臣子之於君父與生俱生而不可懈於
心者也食人之祿者當任其事此亦不待智
者而後知也

真德秀曰臣之事君以恭為本然必忠誠不二
然後可貴○大臣以正理事君君之所行有
不合正理者必規之拂之不苟從也○人臣
之義以忠直為本○古今人臣事業未嘗無
所本諸葛武侯平生所立事業奇偉然求其
所以則開誠心布公道集眾思廣忠益蓋此
四者乃武侯事業之本而誠之與公又其本

也○忠臣之心常欲君身之強固君德之清明故動以聲色游畋為藥石之戒古之人有行之者周公是也君身強固則必不倦於政機而威權在己君德清明則必不謬於邪正而用舍合宜此正人君子之所深願有志愛君其可不以周公為法

劉靜春曰人臣事君股肱心腹無有二事故居中則格其非心用賢人行善政在外則安邊陲固根本選士而進之用心一也

五倫書卷二十四

三十八

許衡曰臣子執威權未有無禍者豈唯人事在天道亦不許夫月陰魄也借日為光與日相遠則光盛猶臣遠於君則聲名大威權重與日相近則光微愈近愈微臣道陰道理當如此大臣在君側而擅權此危道也古人舉善薦賢不敢自名欲恩澤出於君也刑人亦然恩威豈可出於己是生多少怨敵其危亡可立待也故月星皆借日以為光及近日却失其光此理殊可玩索

五倫書卷之二十四

五倫書卷二十四

二十九

五倫書卷之二十五

善道

善道

虞伯禹陳謨於帝舜曰安汝止惟幾惟康其弼直惟動不應僕志以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

臯陶陳謨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諧又曰慎厥身脩思永惇叙九族庶明勵翼邇可遠在茲

五倫書卷之二十五

伯益告舜曰吁戒哉微戒無虞罔失法度罔遊于逸罔淫于樂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疑謀勿成百志惟熙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罔拂百姓以從己之欲無怠無荒四夷來王

商伊尹訓于太甲曰脩厥身允德協于下惟明后又曰德惟治否德亂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終始慎厥與惟明明后傳說為相告高宗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后克聖臣不命其承疇敢不祗若王之

休命又曰惟厥攸居政事惟醇黷于祭祀時謂弗欽禮煩則亂事神則難又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王忱不艱允協于先王成德惟說不言有厥咎

周周公旦相成王作無逸之書以訓之曰嗚呼君子所其無逸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又曰無淫于觀于逸于游于田以萬民惟正之供無皇曰今日耽樂乃非民攸訓非天攸若又曰嗚呼我聞曰古之人猶胥

五倫書卷之二十五

訓告胥保惠胥教誨民無或胥譁張為幻○以王未知稼穡之艱難乃作七月之詩陳后稷公劉風化之所由使瞽矇朝夕諷誦以教之○又作文王大明縣三詩以戒王文王之詩則述文王之德明周家所以受命而代商者皆由於此大明之詩將陳文武受命先言在下者有明明之德則在上者有赫赫之命達于上下去就無常使知天之所以難忱而為君之所以不易也絲之詩追述大王始遷

岐周以開王業。而文王因之以受天命也。

召公奭為太保。因西旅獻獒。作書訓于武王。

有曰。不役耳目。百度惟貞。玩人喪德。玩物喪

志。又曰。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

賤用物。民乃足。大馬非其土性。不畜。珍禽奇

獸。不育于國。不寶遠物。則遠人格。所寶惟賢。

則述人安。嗚呼。夙夜罔或不勤。不矜細行。終

累大德。為山九仞。功虧一簣。允迪茲生。民保

厥居。惟乃世王。○成王將涖政。公以為當戒

以民事。故詠公劉之事。作詩以告之。曰。公劉

又從王遊於卷阿之上。因王之歌而作詩以

為戒。曰。卷阿

漢陳平初見漢王。王與語而說之。拜護軍中尉。

楚急攻絕漢甬道。圍漢王於滎陽。城漢王患

之。平曰。項王為人恭敬愛人。士之廉節好禮

者多歸之。至於行功賞爵邑。重之士亦以此不

附。今大王慢而少禮。士廉節者不來。然大王

能饒人以爵邑。士之頑鈍嗜利無恥者亦多

歸漢。誠各去其兩短。集其兩長。天下指麾即

定矣。漢王然之。

陸賈為太中大夫。時時前說稱詩書。高帝罵

之曰。乃公居馬上得之。安事詩書。賈曰。馬上

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且文武並用。長久

之術也。鄉使秦已并天下。行仁義。法先聖。陛

下安得而有之。帝曰。試為我著秦所以失天

下。吾所以得之者。及古成敗之國。賈凡著十

二篇。每奏一篇。帝未嘗不稱善。誦其書曰。新

語

魏相宣帝時為相。言於帝曰。明王謹乎尊天。

慎于養人。動靜以道。奉順陰陽。則日月光明。

風雨時節。寒暑調和。三者得叙。則災害不生。

五穀熟。絲麻遂。草木茂。禽獸蕃。民不夭疾。衣

食有餘。若是。則君尊民說。上下止怨。政教不

違。禮讓可興。

蕭望之宣帝時為大行丞。地節三年夏。京師

雨雹。望之上疏言曰。陛下以聖德居位。思政

五倫書卷二十五

三

五倫書卷二十五

四

求賢堯舜之用心也。然而善祥未臻。陰陽不和。是大臣任政。一姓擅執之所致也。附枝大者賊本心。私家盛者公室危。唯明主躬萬機。選同姓舉賢材。以為腹心。與參政謀。令公卿大臣朝見奏事。明陳其職。以考功能。如是則庶事理。公道立。姦邪塞。私權廢矣。對奏。天子拜為謁者。

陳寵為尚書。章帝初即位。承永平故事。政尚嚴切。寵上疏曰。臣聞先王之政。賞不僭。刑不

五倫書卷二十五

五

濫。與其不得已。寧僭無濫。往者斷獄嚴明。所以威懲奸慝。奸慝既平。必宜濟之以寬。夫為政猶張琴瑟。大絃急者小絃絕。陛下宜隆先王之道。除滌煩苛之法。輕薄捶楚。以濟羣生。全廣至德。以奉天心。帝深納寵言。每事務於寬厚。

唐孫伏伽補萬年縣法曹。武德初。上言三事。其一曰。天子有爭臣。雖無道不失其天下。隋失天下者何。不聞其過也。方自謂功德盛。五帝

邁三王。窮侈極欲。使天下士肝腦塗地。戶口殫耗。盜賊日滋。而卒不開悟者。君不受諫。而臣不敢告之也。向使開不諱之路。官賢授能。賞罰時當。人人樂業。誰能搖亂者乎。其二曰。百戲散樂。本非正聲。隋末始見。崇用此。謂淫風。不得不變。近太常假民裙襦。五百稱以衣。妓工游戲。臣以為非詔子孫之謀。請並廢之。以復雅正。其三曰。性相近。習相遠。今皇太子諸王左右。不可不擇。大抵不義無賴。及馳騁

五倫書卷二十五

六

射獵歌舞聲色慢游之人。止可悅耳目。備驅馳。至拾遺補過。決不能也。願選賢才。澄僚友之選。高祖大悅。即下詔厚賜其帛。以示羣臣。太宗時。遷大理少卿。帝數出馳射。伏伽諫曰。臣聞天子之居禁衛九重。出也警。入也蹕。非直尊其居處。為社稷生人計也。比聞陛下走馬射帖。娛悅羣臣。殆非所以導養聖躬。垂憲後代。此直少年諸王務耳。安得既為天子尚行之乎。竊為陛下不取。帝悅曰。卿能言朕失。

朕能改之。天下庶有瘳乎。

魏徵太宗時為太子太師。上嘗問侍臣曰。或君亂而臣治。或君治而臣亂。孰愈。徵對曰。君治則善。惡明賞罰。當臣安得而亂之。苟為不治。縱暴復諫。雖有良臣。將安所施。上曰。齊文宣得楊遵彥。非君亂而臣治乎。對曰。彼纔能救亡耳。烏足為治哉。

張玄素太宗即位。問以政。對曰。自古未有如隋亂者。得非君自專。法日亂乎。且萬乘之尊。

五倫書卷之五 七

身決庶務。日斷十事。五不中。中者信善。有知不中者。何若。上賢。右能使。百司善職。則高居深拱。疇敢犯之。以陛下聖神。跡所以危。鑒所以亡。日慎一日。雖堯舜何以加。帝曰。善。拜侍御史。遷給事中。

杜正倫遷給事中。知起居注。太宗嘗謂侍臣曰。朕每日坐朝。欲出一言。即思於百姓有利。益否。正倫曰。君舉必書。言存於左右史。臣職當脩起居注。不敢不盡愚直。若一言乖於道。

理千載。累於聖德。非直當今。損於百姓。帝悅。令狐德棻為太常卿。高宗嘗召問何脩而王。何若而霸。又當孰先。德棻對曰。王任德。霸任刑。夏殷周純用德。而王。秦專刑而霸。至漢雜用之。魏晉以降。王霸兩失。若用之。王為先。帝問何為要。對曰。古者為政。清心簡事。為本。今天下無虞。年穀豐衍。惟薄賦斂。省征役。為要。又問禹湯桀紂所以興亡。對曰。禹湯罪己。其興也勃然。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然。帝悅。

五倫書卷之五 八

宋璟玄宗時拜吏部尚書。兼侍中。會日食。帝素服。俟變。錄囚多所貸。遣賑卹。災患罷。不急之務。璟曰。陛下降德音。卹人隱。未宥輕繫。惟流死不免。此古所以慎赦也。恐議者直以月蝕脩刑。日蝕脩德。或言分野之變。莫有揣合。臣以謂君子道長。小人道銷。止女謁。放讒夫。此所謂脩德也。因圍不擾。兵甲不瀆。官不苛治。軍不輕進。此所謂脩刑也。陛下常以為念。雖有虧食。將轉而為福。又何患乎。且君子恥。

言浮於行。願動天以誠。無事空文。帝嘉納之。張九齡為中書令。開元二十四年秋八月千秋節。羣臣皆獻寶鏡。九齡謂以鏡自照見形容。以人自照見吉凶。乃述前世興廢之源為書五卷。謂之千秋金鑑錄。上之。玄宗賜書褒美。

陸贄為翰林學士。德宗欲改元而術家爭言數鍾百六。宜有所變。示天下復始。帝乃議更益大號。贄曰。今乘輿播越。大慙未去。此人情

五倫書卷之二十五

九

向背。天意去就之隙。陛下宜痛自貶勵。不宜益美名以累謙德。古之人君。德合於天曰皇。合於地曰帝。合於人曰王。父母天地以養人。治物得其宜者曰天子。皆大名也。三代而上。所稱尚其德。至秦乃兼曰皇帝。流及後世。昏僻之君。始有聖劉天元之號。故人主重輕。不在稱美。視德何如耳。帝從之。

李絳憲宗時由司勳郎中進中書舍人。所言事。帝皆順納。後閱月不賜對。絳謂大臣持祿

不敢諫。小臣畏罪不敢言。管仲以為害霸最甚。今臣等飽食不言。無履危之患。自為計得矣。願聖治如何。有詔明日對便殿。帝曰。前世任賢以致治。今無賢可任。何耶。絳曰。天子不以己能蓋人。痛折節下士。則天下賢者乃出。帝曰。卿言得之矣。

韋處厚穆宗時為翰林侍講學士。與路隋合易書詩春秋禮孝經論語撮其粹要。題為六經法言二十篇上之。冀助省覽。帝稱善。

五倫書卷之二十五

十

柳公權文宗時常對便殿。帝稱漢文帝恭儉。因舉袂曰。此三澣矣。學士皆賀。獨公權無言。帝問之。公權對曰。人主當進賢退不肖。納諫諍。明賞罰。服澣濯之衣。此小節耳。非有益治道者。帝徐曰。卿有諍臣風。可屈居諫議大夫。乃自舍人下遷。仍為學士知制誥。

裴度復輔政。敬宗嘗日晏坐朝。度諫曰。比陛下月率六七臨朝。天下人知勤政。河朔賊臣皆懷畏。近開延英。益稀。恐萬機奏稟有所壅

闕夫順養之道當順適時候則六氣平和萬壽可保今方居盛夏宜詰旦數坐廣加延問漏及巳午則炎赫可畏聖躬勞矣帝嘉納為數視朝

令狐絢為翰林學士宣宗嘗夜召絢與論人間疾苦帝出金鏡書曰太宗所著也卿為我舉其要絢摘語對曰至治未嘗任不肖至亂未嘗任賢任賢享天下之福任不肖罹天下之禍帝曰善朕讀此嘗三復乃已絢再拜曰

陛下必興王業捨此孰先

宋蘇易簡任中書舍人充承旨嘗直禁中以水試歌器太宗密聞之因晚朝問曰卿所玩得非歌器耶易簡曰然命取試之易簡進曰臣聞日中則昃月滿則虧器盈則覆物盛則衰願陛下持盈守成慎終如始以固大業則天下幸甚

呂蒙正太宗時以吏部尚書入相帝嘗因對論及征伐蒙正對曰治一要在內脩政事

五倫書卷三十五 十一

則遠人來歸自致安靜帝肆之嘗燈夕設宴蒙正侍帝語之曰五代之際生靈凋喪當時謂無復太平之日矣朕躬覽庶政萬事粗理每念上天之貺致此繁盛乃知理亂在人蒙正避席曰乘輿所在士庶走集故繁盛如此臣嘗見都城外不數里饑寒而死者甚衆願陛下視近以及遠蒼生之幸也

陳恕為三司使真宗命具中外錢穀大數以聞恕諾而不進久之帝屢趣之恕終不進命

執政詰之恕曰天子富於春秋若知府庫充羨恐生侈心是以不敢進帝聞而善之

呂夷簡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仁宗始親政事夷簡手疏陳八事曰正朝綱塞邪徑禁貨賂辨佞士絕女謁踈近習罷力役節冗費其語甚切夷簡又擢孫奭等居講席以經義輔導後又增置崇政殿說書天章閣侍講之職以廣帝聞見

賈昌朝仁宗詔對通英閣帝問乾卦昌朝曰

五倫書卷三十五 十二

乾之上九稱亢龍有悔。悔者凶災之萌。爻在
亢極。必有凶災。不言凶而言悔者。以悔有可
凶可吉之義。脩德則免悔而獲吉矣。用九見
羣龍無首吉。聖人用剛健之德。乃可決萬機。
天下久盛。柔不可以濟。然亢而過剛。又不能
久。獨聖人外以剛健決事。內以謙恭應物。不
敢自矜為天下首。乃吉也。帝賜手詔優答。
呂公著。仁宗時侍經筵。帝嘗詔講官凡經傳
所載逆亂事。皆直言毋諱。公著因進講言。弑

五倫書卷二十五

十五

逆之事。臣子之所不忍言。而仲尼書之春秋
者。所以深戒後世人君。欲其防微杜漸。居安
慮危。使君臣父子之道素明。長幼嫡庶之分
早定。則亂臣賊子無所萌其奸心。故易曰。履
霜。堅冰至。由辨之不早辨也。侍讀劉敞退。謂
記言官曰。當載之史冊。以垂後世。神宗時為
端明殿學士。帝從容與論治道。遂及釋老。公
著問曰。堯舜知此道乎。帝曰。堯舜豈不知。公
著曰。堯舜雖知此。而惟以知人安民為難。所以

為堯舜也。帝又言。唐太宗能以權智御臣下。
對曰。太宗之德。以能屈己從諫。帝善其言。
哲宗即位。復上言曰。人君初即位。當正始以
示天下。脩德以安百姓。脩德之要。莫先於學。
學有緝熙于光明。則日新以底至治者。學之
力也。謹昧死陳十事。曰。畏天愛民。脩身講學。
任賢納諫。薄斂省刑。去奢無逸。又乞備置諫
貲。以開言路。拜尚書左丞。門下侍郎。

五倫書卷二十五

十四

龔鼎臣。仁宗時擢起居舍人。同知諫院。歲冬
早。將錫春宴。鼎臣曰。早苗大甚。非君臣同樂
之時。請罷宴。以答天戒。日當食。陰雲不見。鼎
臣曰。陽精既虧。四方必見。為異益大。願精思
力行。進賢遠佞。以應皇極。帝然之。
呂希哲為崇政殿說書。其勸導人主以脩身
為本。脩身以正心誠意為主。其言曰。心正意
誠。則身脩而天下自化。不假他術。身不能脩。
雖左右之人且不能諭。況天下乎。
劉敞判三班院。侍英宗講讀。每指事據經。因

以諷諫。時兩官方有小人間言。諫者或訐而過直。故進讀史記至堯授舜以天下。拱而言曰。舜至側微也。堯禪之以位。天地享之。百姓戴之。非有他道。惟孝友之德。光于上下耳。帝竦體改容。知其以義理諷也。皇太后聞之亦大喜。

韓維英宗時侍講。迺英帝初免喪。簡默不言。維上疏曰。迺英閣者。陛下燕閒之所也。侍於側者。皆獻納論思之臣。陳於前者。非經則史。

可以博咨訪之義。窮仁義之道。究成敗之原。今禮制終畢。臣下傾耳以聽玉音。陛下之言。此其時也。臣請執筆以俟。

韓琦進封魏國公。英宗得暴疾。太后垂簾聽政。帝疾甚。舉措或改常度。遇左右尤少恩。左右多不悅者。乃共為讒間。兩宮遂成隙。琦見帝。帝曰。太后待我無恩。琦對曰。自古聖帝明王。不為少矣。然獨稱舜為大孝。豈其餘盡不孝耶。父母慈愛而子孝。此常事。不足道。惟父

母不慈而子不失孝。乃為可稱。但恐陛下事之未至尔。父母豈有不慈者哉。帝大感悟。

吳奎神宗初為參知政事。嘗進言曰。陛下在推誠應天。天意無他。合人心而已。若以至誠格物。莫不以至誠應。則和氣之感。自然而致。今民力困極。國用窘乏。必俟順成。乃可及他事。帝王所職。惟在於判正邪。使君子常居要近。小人不得以害之。則自治矣。帝然之。

富弼神宗改元。以鄭國公判汝州。詔入覲。帝坐語從容。訪以治道。弼知帝果於有為。對曰。人主好惡。不可令人窺測。可測則姦人得以傳會。當如天之監人。善惡皆所自取。然後誅賞隨之。則功罪無不得其實矣。又問邊事。對曰。陛下臨御未久。當布德行惠。願二十年口不言兵。帝默然。至日。弼乃退。時有為帝言。災異皆天數。非關人事。得失所致者。弼聞而歎曰。人君所畏惟天。若不畏天。何事不可為者。此必奸人欲進邪說。以搖上心。使輔弼諫諍。

之臣無所施其力。是治亂之機。不可以不速
揅。即上書數千言力論之。又言君子小人之
進退。係王道之消長。願深加辨察。勿以同異
為喜怒。勿以喜怒為用舍。帝嘉納之。

王安石神宗時為翰林學士兼侍講。帝問為
治所先。對曰。擇術為先。帝曰。唐太宗何如。對
曰。陛下當法堯舜。何以太宗為哉。堯舜之道
至簡而不煩。至要而不迂。至易而不難。但末
世學者不能通知。以為高不可及。爾。帝曰。卿

可謂責難於君。朕自視眇躬。恐無以副卿此
意。可悉意輔朕。同濟此道。

蘇軾直史館。神宗召見。問方今政令得失。安
在。對曰。陛下生知之性。天縱文武。不患不明。
不患不勤。不患不斷。但患求治太急。聽言太
廣。進人太銳。願鎮以安靜。待物之來。然後應
之。帝竦然曰。卿三言。朕當熟思之。會上元勅
府市浙燈。且令損價。軾疏言。陛下豈以燈為
悅。此不過以奉二宮之懽耳。然百姓不可戶

曉。皆謂以耳目不急之玩。奪其口體必用之
資。此事至小。體則甚大。願追還前命。即詔罷
之。時王安石創行新法。軾上書論其不便。大
要以結人心。厚風俗。存紀綱為言。哲宗時為
翰林學士兼侍讀。每進讀。至治亂興衰邪正
得失之際。未嘗不及覆開導。覲有所啓悟。帝
雖恭默不言。輒首肯之。

司馬光神宗時除御史中丞。上疏論脩心之
要三。曰仁。曰明。曰武。治國之要三。曰官人。曰
信賞。曰必罰。其說甚備。且曰。臣昔為諫官。即
以此六言獻仁宗。其後以獻英宗。今以獻陛
下。平生力學所得盡在是矣。帝然其言。

劉摯。哲宗即位。擢侍御史。上疏曰。陛下春秋
鼎盛。在所資養。願選忠信孝弟博茂老成之
人。以充勸講進讀之任。便殿燕坐。時賜延對。
執經誦說。以廣睿知。仰副善繼求治之志。帝
然之。

呂大防拜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見哲宗

年益壯。日以進學為急。請勅講讀官取仁宗
通英御書解釋上之。寘于坐右。又撫乾興以
來四十一事足為勸戒者。分上下篇。標曰仁
祖聖學。使人主有欣慕不足之意。
范祖禹。祐宗時遷著作郎兼侍講。夏暑權罷
講。祖禹言陛下今日之學與不學。係他日治
亂。如好學。則天下君子欣慕。願立於朝。以直
道事陛下。輔佐德業。而致太平。不學。則小人
皆動其心。務為邪諂。以竊富貴。且凡人之進

五倫書卷三十五 十九

學。莫不於少時。今聖質日長。數年之後。恐不
得如今日之專。竊為陛下惜也。嘗講尚書至
內作色荒。外作禽荒六語。拱手再誦。却立云。
願陛下留聽。帝首肯再三。乃退。
王巖叟。祐宗時嘗侍延英講。進讀寶訓至節
費。巖叟曰。凡言節用。非偶節一事。便能有濟。
當每事以節儉為意。則積久累日。國用自饒。
讀仁宗知人事。巖叟曰。人主常欲虛心平意。
無所偏係。觀事以理。則事之是非。人之邪正。

自然可見。司馬康講洪範至乂用三德。帝曰
止此三德。為更有德。巖叟因言于帝曰。三德
者。人君之大本。得之則治。失之則亂。不可須
臾去者也。三者足以盡天下之要在陛下力
行何如耳。帝然之。

程大昌權禮部侍郎直學士院。孝宗嘗問治
道不進。奈何。對曰。陛下勤儉過古帝王。自女
真通和。知尊中國。不可謂無效。但當求賢納
諫。脩政事。則大有為之業在其中。不必他求

五倫書卷三十五 二十

奇策。以幸速成。

張栻。孝宗時直秘閣。奏言先王所以建事立
功。無不如志者。以其胸中之誠。有以感格天
人之心。而與之無間也。今規畫雖勞。而事功
不立。陛下誠深察之。日用之間。念慮云為之
際。亦有私意之發。以害吾之誠者乎。有則克
而去之。使吾中局洞然無所間雜。則見義必
精。守義必固。而天人之應。將不待求而得矣。
劉珙。孝宗時拜中大夫兼參知政事。帝嘗以

久旱齋居禱雨。一夕而應。珙進言曰。陛下誠心感格。其應如響。天人相與之際。真不容髮。隱微纖芥之失。其應豈不亦猶是乎。臣願益謹其獨。帝竦然稱善。

朱熹孝宗時以江西提刑入奏事。言於帝曰。陛下即位二十有七年。而因循荏苒。無尺寸之效。可以仰酬聖志。嘗反覆而思之。無乃燕閒蠲獲之中。虛明應物之地。天理有所未純。人欲有所未盡。一念之頃。公私邪正是非得失之機。朋分角立。交戰於其中。願陛下自今以往。一念之頃。則必謹而察之。果天理也。則敬以克之。果人欲也。則敬以克之。推而至於言語動作之間。用人處事之際。無不以是裁之。則聖心洞然。中外融徹。無一毫之私欲得以介乎其間。而天下之事。將惟陛下之所欲為。無不如志矣。帝獎諭甚至。

魏了翁為起居郎。理宗即位之明年。雷發非時。帝見羣臣有朕心終夕不安之語。了翁入

對。即論人主之心。義理所安。是之謂天。非此心之外。別有所謂天地神明也。陛下盍即不安而求之。對天地。事大母。見羣臣。親講讀。皆隨事及求。則大本立而無事不可為矣。

吳泳。理宗時以著作郎對言。願陛下養心以清明。約己以恭儉。進德以剛毅。發彊母以旨酒。違善言。母以嬖御。嫉莊士。母以靡曼之色。伐天性。杜漸防微。澄源正本。使君身之所自立者。先有其地。夫然後移所留之聰明。以經

世務。移所舍之精神。以疆國政。移所用之心力。以恤罷民。移所當省之浮費。以犒邊上。久戍之士。則不惟可以消弭災變。攘除姦凶。殄滅寇賊。雖以是建久安長治之策可也。元實默隱居教授。世祖在潛邸。遣人名之。既至。問以治道。默首以三綱五常為對。帝曰。人道之端。孰大於此。失此則無以立於世矣。默又言。帝王之道。在誠意正心。心既正。則朝廷遠近莫敢不一於正。一日凡三名與語。奏對皆

稱旨。自是敬待加禮。不令暫去左右。

李孟大德初。仁宗侍母后。降居懷州。孟以布衣每進言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今侍大母居外。當迎奉意旨。以娛樂之。則孝弟之道得矣。帝深納其言。日問安視膳。婉容愉色。有暇則就孟講論古先帝王得失成敗。及君君臣臣父子子之義。孟善論事。忠愛懇惻。言之不厭。而治天下之大經大法。深切明白。帝嘗與羣臣語。握拳示之曰。所重乎儒者。為其

五倫書卷二十三 二十三

握持綱常如此。其固也。其講學之功。實孟啓之。及為平章政事。嘗言於帝曰。人君之柄在刑賞。賞一善而天下勸。罰一惡而天下懲。所以施失當。何以為治。又曰。貴賤有章。所以定民志。賜予有節。所以勸臣下。請各為之限制。帝皆從之。

陳顥初為說書。侍仁宗奉母后出居懷州。日開陳以古聖賢居艱貞之道。帝既即位。拜集賢大學士。榮祿大夫。政事無不與聞。燕間輒

取聖經所載大經大法。有切治體者。陳之。每見嘉納。

變變為翰林學士。承旨。順帝即位。侍經筵。日勸帝務學。帝輒就之習授。凡四書六經所載治道為帝細繹而言。必使辭達。感動帝衷。或遇天變民災。必憂見於色。乘間則進言於帝曰。天心仁愛人君。故以變示儆。譬如慈父於子。愛則教之。戒之。子能起敬。起孝。則父怒必釋。人君側身脩行。則天意必回。帝察其真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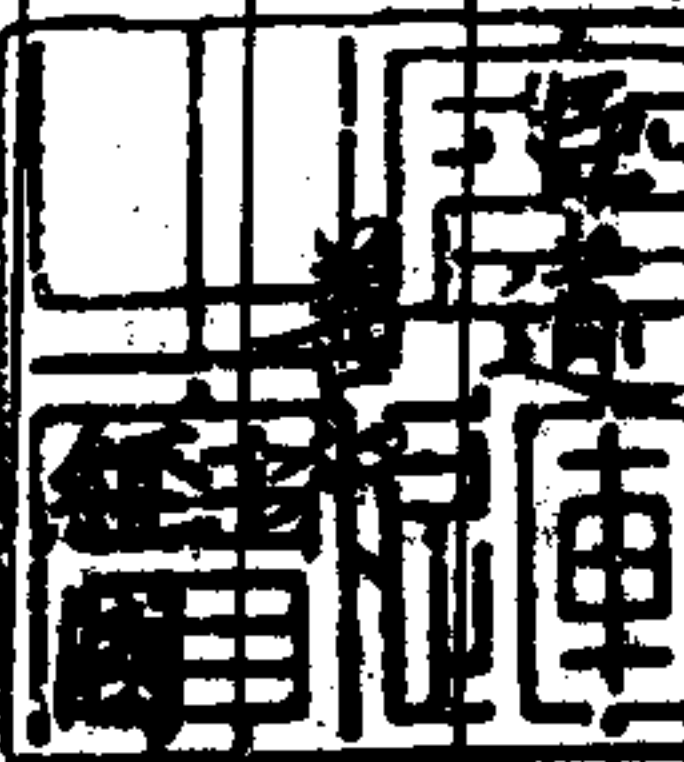
五倫書卷二十三 二十四

虛已以聽。

朱公遷順帝時。以遺逸徵授翰林直學士。每勸帝親賢遠佞。抑豪彊。省冗費。脩德郵民。庶天意可回。民志可定。不然。恐國家之憂近在旦夕。帝嘉之。

五倫書卷之二十五

五倫書卷之二十六



虞伯禹作司空言於帝舜曰。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昏墊。予乘四載。隨山刊木。暨益奏庶鮮食。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懋遷有無化居。蒸民乃粒。萬邦作乂。○惟荒度土功。弼成五服。至于

五倫書卷之二十六

五千。州十有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各迪有功。○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叙。九叙惟歌。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俾勿壞。

周。周公旦相成王。位冢宰。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大保。召公奭先周公相宅。越若來三月。惟丙午。越三日戊申。大保朝至于洛。卜宅。厥既得卜。則經營。越三日庚戌。大保乃以庶

殷攻位于洛汭。越五日甲寅位成。若翼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則達觀于新邑營。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越七日甲子。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厥既命殷庶。庶殷丕作。○周公既歸政成王。作立政以戒于王。欲其專擇百官有司之長。有曰。繼自今我其立政。立事。準人。牧夫。我其克灼知厥若。丕乃俾亂。相我受民。和我庶獄庶慎。時則勿有間之。

五倫書卷之二十六

○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罔有不服。以觀文王之耿光。以揚武王之大烈。○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為民極。

仲山甫佐宣王中興。王命築城于齊。尹吉甫作豳民之詩以送之。曰。天子是若。明命使賦。續戎祖考。王躬是保。出納王命。王之喉舌。○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

召穆公虎受宣王命平淮南之夷詩人作江漢之詩以美之曰經營四方告成于王四方既平王國庶定時靡有爭王心載寧○王命召虎來自來宣文武受命召公維翰無曰予小子召公是似肇敏戎公用錫爾祉

列國齊管仲相桓公制國為二十一鄉工商之鄉六士鄉十五作內政以寄軍令興鹽筴以盡海王之利以三選擇賢始於鄉長之推繼於官長之選復親自咨相於是民皆勉於為

五倫書卷二十六

三

善相地而征山澤各致其時於是民各安其居正封疆重聘幣號召天下之遊士擇諸侯之淫亂者而先征之反棠潛於魯使為南伐之主反臺原漆里於衛使為西伐之主反桀夫吠狗於燕使為北伐之主故齊國之境南至鉤陰西至濟北北至于河東至紀鄆革車八百乘即位數年一戰而帥服者三十一國漢蕭何從沛公至咸陽諸將皆走金帛財物之府分之何獨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圖書

藏之沛公所以具知天下阨塞戶口多少強弱之處民所疾苦者以何具得秦圖書也項羽立沛公為漢王王怒欲攻之何諫曰雖王漢中之惡不猶愈於死乎夫能誣於一人之下而信於萬乘之上者湯武是也臣願大王王漢中養其民以致賢人收用巴蜀還定三秦天下可圖也王曰善乃就國以何為丞相張良從漢王在滎陽項羽急圍滎陽漢王恐與酈食其謀撓楚權食其欲復立六國後王

五倫書卷二十六

四

曰善趣刻印未行良從外來謁漢王方食曰客有為我計撓楚權者具以酈生語告良曰何如良曰誰為大王畫此計大王事去矣臣請藉前箸為大王籌之言其不可復立六國之後者有七且曰天下游士離親戚棄墳墓去故舊從大王游者徒欲日夜望咫尺之地今復立六國後天下游士各歸事其主大王誰與取天下乎漢王輟食吐哺罵曰豎儒幾敗乃公事今趣銷印

酈食其從漢王擊楚。數困滎陽成臯。王計欲捐成臯以東。屯鞏。雒以距楚。食其因曰。臣聞之。知天之天者。王事可成。不知天之天者。王事不可成。王者以民為天。而民以食為天。夫教倉。天下轉輸久矣。臣聞其下藏粟甚多。楚人拔滎陽。不堅守教倉。乃引而東。此乃天所以資漢。方今楚漢久相持不決。百姓騷動。海內搖蕩。農夫釋耒。紅女下機。天下之心未有所定也。願今急復進兵。收取滎陽。據教倉之

五倫書卷二十六

五

粟。塞成臯之險。杜太行之道。距飛狐之口。守白馬之津。以示諸侯形勝之勢。則天下知所歸矣。漢王曰善。

婁敬當高帝初定天下。將都雒陽。進說曰。秦地被山帶河。四塞以為固。卒然有急。百萬之眾可具。因秦之故資。甚美膏腴之地。此謂天府。陛下入關而都山東。雖亂。秦故地可全而有也。夫與人鬪而不搯其亢。拊其背未全勝也。願陛下都關中。左右大臣皆山東人。多勸

帝都雒陽。張良曰。雒陽雖有小固。其中小曰地薄。四面受敵。此非用武之國。夫關中左殽函。右隴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饒。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固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諸侯安定。河渭漕輓天下。西給京師。諸侯有變。順流而下。足以委輸。此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婁敬說是也。於是即日駕西都關中。曹參為齊相。惠帝二年。蕭何卒。召參代為相。國舉事無所變更。一遵何約束。參子窋為中

五倫書卷二十六

六

大夫。帝怪相國不治事。以為豈少朕與。謂窋歸試私問參。參怒。答窋曰。趣入侍。天下事非若所當言也。至朝時。帝讓參。參免冠謝曰。陛下自察聖武。孰與高帝。帝曰。朕乃安敢望先帝乎。曰。陛下觀臣能孰與蕭何賢。曰。君似不及也。參曰。陛下言之是也。且高帝與蕭何定天下。法令既明。今陛下垂拱。參等守職。遵而勿失。不亦可乎。帝曰善。君休矣。為相三年。百姓歌之曰。蕭何為法。較若畫一。曹參代之。守

而勿失載其清淨民以寧一

周勃為人木強敦厚高帝以為可屬大事事
惠帝為太尉及諸呂顯兵秉政欲危劉氏勃
與丞相陳平謀以曲周侯酈商子寄與呂祿
善使人劫商命寄給祿曰高帝與呂后共定
天下劉氏所立九王呂氏三王足下不急之
國守藩乃為上將將兵留此為大臣諸侯所
疑何不速歸將軍印以兵屬太尉時勃欲入
北軍不得入襄平侯紀通尚符節乃令持節

今五倫書卷二十六

七

矯內勃北軍復令酈寄典客劉揭說祿祿遂
解印屬典客而以兵授勃勃入軍門令軍中
曰為呂氏右袒為劉氏左袒軍皆左袒遂將
北軍丞相平召朱虛侯劉章佐勃共誅諸呂
無少長皆斬之遂迎代王立之是為文帝
霍光受武帝遺詔輔昭帝及帝崩光承太后
詔迎立昌邑王賀賀淫亂不足奉宗廟子萬
姓光率羣臣奏太后廢之會大臣議所立未
定光祿大夫丙吉言於光曰方今社稷宗廟

羣生之命在將軍之壹舉而武帝曾孫名病
已在掖庭外家者今十八九矣通經術有美
材行安而節和願將軍詳大義參以著龜先
使入侍今天下昭然知之然後決定大策光
用其言會丞相以下上奏太后迎曾孫於掖
庭而立之是為孝宣皇帝

魏相少明易經有師法及為丞相好觀漢故
事及便宜章奏數條漢興以來國家便宜行
事及賢臣賈誼晁錯董仲舒等所言請施行

今五倫書卷二十六

八

之勃掾史案事郡國及休告從家還至府輒
白四方異聞或有逆賊風雨災變相輒奏言
之時丙吉為御史大夫同心輔政宣帝皆重
之
侯霸初為臨淮大尹王莽末霸獨能保全其
郡光武即位徵拜尚書令時無故典朝廷又
少舊臣霸明習故事收錄遺文條奏前世善
政法度有益於時者皆施行之每春下寬大
之詔奉四時之令皆霸所建也

三國蜀諸葛亮治蜀頗尚嚴峻。法正謂曰：昔高祖入關，約法三章，而秦民知德，願緩刑弛禁，以慰此州之望。亮曰：秦以無道，政苛民怨，高祖因之，可以弘濟。劉璋暗弱，德政不舉，威刑不肅，君臣之道，漸以陵替。寵之以位，位極則賤；順之以恩，恩竭則慢。所以致弊。今威之以法，法行則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則知榮。榮恩並濟，上下有節，為治之要。於斯著矣。未幾而蜀大治。

法正說先主曰：曹操一舉而降張魯，定漢中，不因此勢以圖巴蜀，而留夏侯淵、張郃屯守，身遽北還，此非其智不逮而力不足也。必將內有憂故耳。今策淵、郃才畧，不勝國之將帥，舉衆往討，則必可克之。克之日，廣農積穀，觀釁伺隙，上可以傾覆寇敵，尊獎王室；中可以蠶食雜涼，廣拓境土；下可以固守要害，為持久之計。此蓋天以與我，時不可失也。先主善其策，乃率諸將進兵漢中。

五倫書卷二十六

九

晉祖逖為軍諮祭酒，時元帝方拓定江南，未遑北伐。逖進說曰：晉室之亂，由藩王爭權，自相誅滅，遂使戎狄乘隙，毒流中原。今遺黎既被殘酷，人有奮擊之志。誠能發威命將，使若逖等為之統，則郡國豪傑必因風嚮赴，沉溺之士欣於來蘇。庶幾國恥可雪。帝喜，乃以逖為奮威將軍、豫州刺史，給千人廩，布三千匹，不給鎧仗，使自招募。仍將流徙部曲百餘家渡江。逖中流擊楫而誓曰：祖逖不能清中原而

五倫書卷二十六

十

復濟者，有如大江。辭色壯烈，衆皆慨歎。屯于淮陰，起冶鑄兵器，得二千餘人而後進。唐傅奕高祖即位，拜太史丞。時國制草具，多仍隋舊，奕謂承亂世之後，當有變更。乃上言：龍紀火官，黃帝廢之。咸池六英，堯不相沿。禹弗行舜政，周弗嚴湯禮。陛下撥亂反正，而官名律令一用隋舊，且懲沸羹者，吹冷壺，傷弓之鳥，驚曲木。況天下久苦隋暴，安得不新其耳目哉？改正朔，易服色，變律令，革官名，功極作

樂治終制禮使民知盛德之隆此其時也然
官貴簡約夏后官百不如虞氏五十周三
不如商之百又曰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
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至衛鞅
為秦制法增鑿顛抽脅鑊烹等六篇始皇為
挾書律此失於煩不可不監帝善之

杜如晦與房玄齡共筦朝政時天下新定臺
閣制度憲物容典率二人討裁每議事帝所
玄齡必曰非如晦莫籌之及如晦至卒用玄

齡策蓋如晦長於斷而玄齡善謀兩人深相
知故能同心濟謀以佐佑帝當世語良相必

曰房杜云

魏徵太宗即位拜諫議大夫日益親信或引
至臥內訪天下事徵亦自以不世遇乃展盡
底蘊無所隱凡三百餘奏無不剴切當帝心
者帝嘗曰朕始即位惟徵勸我脩文德安中
夏則遠人服今天下大安四夷君長皆來貢
獻此徵力也又曰貞觀之後納忠諫正朕違

五倫書卷二十六 十一

為國家長利微而已雖古名臣亦何以加
高馮貞觀初拜監察御史累遷中書舍人列
上五事以為今天下大定而刑未措者何哉
蓋謀猷之臣臺閣之吏不崇簡易而昧經遠
故執憲者以深刻為奉公當官者以侵下為
益國如尚書八座人主所責成者也宜擇溫
厚脩潔者任之敦朴素革浮偽使家識慈孝
人知廉恥自然禮節興矣陛下身帥節儉而
營繕未息額愛其財無使殫惜其力無使弊

畿內數州京師之本土狹人庶儲蓄少科役
多宜蒙優賚令得休息強本弱枝之義也至
江南河北人頗舒閑宜蒙差等均量勞逸公
族勲戚之家邑入俸稍足以奉養而貸息出
舉爭求什一下民化之競為錐刀宜加懲革
今外官甲品皆未得祿故飢寒之切夷惠不
能全其行為政之道期於易從不卹其匱而
欲其廉正恐巡察歲出輜軒繼軌而侵漁不
息也宜及戶口之繁倉庾之實稍加廩賜使

五倫書卷二十六 十二

得事父母養妻子。然後督責其效。則官人畢力矣。太宗稱善。

陸贄始入翰林年尚少。以才幸。在奉天朝夕進見。小心精潔。未嘗有過。由是帝親倚焉。雖外有宰相主大議。而贄常居中參裁可否。時號內相。嘗為帝言。今盜遍天下。宜痛自咎悔。以感人心。昔成湯罪己。以興。楚昭王出奔。以一言善復國。陛下誠不吝改過。以言謝天下。使臣持筆止所忌。庶叛者革心。帝從之。故奉

五倫書卷二十六

十三

天所下制書。雖武人悍卒無不感動流涕。及輔政。不敢自顧重。事有可否必言之。所言皆剴拂。帝短。懼到深切。或規其大過者。對曰。吾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皇他郵乎。

段秀實為司農卿。嘗以禁兵寡弱。不足以備非常。言於德宗曰。古者天子曰萬乘。諸侯曰千乘。大夫曰百乘。蓋以大制小。以十制一。今外有不庭之虜。內有梗命之臣。而禁兵寡少。卒有患難。何以待之。且猛虎為獸。畏者有爪。

牙也。若去之。則犬羸馬牛皆能為敵。帝不用。及涇卒亂。召神策六軍。無一人至者。世多其謀。

李德裕進位司徒。會昌間。黠戛斯遣使來。且言取安西北庭。武宗欲從。黠戛斯求其地。德裕曰。不可。安西距京師七千里。北庭五千里。異時由河西隴右抵玉門關。皆我郡縣。往往有兵。故能緩急調發。自河隴入吐蕃。則道出回鶻。回鶻今破滅。未知黠戛斯果有其地邪。

五倫書卷二十六

十四

假令安西可得。即復置都護。以萬人往戍。何所興發。何道饋餽。彼天德振武於京師近。力猶苦不足。況七千里安西哉。臣以為縱得之。無用也。帝乃止。

李藩拜中書門下平章事。憲宗嘗問前世所以家給或匱乏者。何致而然。藩對曰。儉則足。用。敦本則百姓富。反是則匱。帝悅曰。當與公等上下相勗。以保此言。

宋趙普為相。太祖即位初。數出微行。或過功臣。

家不可測。普每退朝，不敢脫衣冠。一日大雪，向夜，普謂帝不復出矣。久之，聞叩門聲。普亟出。帝立風雪中。普惶懼迎拜。帝曰：「已約晉王矣。已而王至，共於普堂中設重裊地坐。普從容問曰：『夜久寒甚，陛下何以出？』帝曰：『吾睡不能着。一榻之外皆他人家也。故來見卿。』普曰：『陛下小天下耶？南征北伐，今其時也。願聞成筭所向。』帝曰：『吾欲下太原。』普默然久之曰：『非臣所知也。』帝問其故，普曰：『太原當西北二邊，使一舉而下，則二邊之患我獨當之。何不姑留，以俟削平諸國？』則彈丸黑子之地，將無所逃。帝笑曰：『吾意正如此，特試卿耳。』遂定下江南之議。

呂端為宰相時，保安軍奏獲李繼遷母。太宗以繼遷擾西鄙，欲誅之，獨召樞密副使寇準與謀。準退自相幕次前過，不入。端疑謀大事，使人邀準至，問曰：『上戒君勿言於端乎？』準曰：『否。端曰：邊鄙常事，端不必與知。若軍國大計，

五倫書卷二十六

十五

五倫書卷二十六

十六

端備位宰相，不可不知也。準遂告其故。端曰：『何以處之？』準曰：『欲斬於保安軍北門外，以戒凶逆。』端曰：『必若此，非計之得者也。』願少緩之。端入奏曰：『昔項羽得太公欲烹之，高祖曰：『願分我一杯羹。』夫舉大事，不顧其親，況繼遷悖逆之人乎？陛下今日殺之，明日繼遷可擒乎？若其不然，徒結怨讎，愈堅其叛心耳。』帝曰：『然則何如？』端曰：『以臣之愚，宜置於延州，使善養視之，以招來繼遷。雖不能降，終可以繫其心。』而母死生之命在我矣。帝撫髯稱善曰：『微卿幾誤我事。』即用端策。其母後病死延州。繼遷尋亦死。繼遷子竟納款請命。

曾公亮備起居注，擢待制。仁宗一日召執政侍從策訪政事。時公亮侍，楚國太夫人病，謁告家居，亟以手詔就問。公亮條六事以獻。其畧謂：完堡柵蓄兵馬，使主兵者久於其任，則夷狄不敢窺邊；取之得其要，任之盡其材，則將帥不患無人；損冗兵汰冗官，則財用省。徭

役不專在農。則耕者勸。又陳古者六郡良家子為宿衛。及府兵。番上十六衛之制。以明今宿衛之失。言狂者似直。愛憎似忠。以明聽言知人之難。蓋皆取當時之所先急。而便於施行者。以為說。帝嘉之。

范仲淹除參知政事。仁宗方銳意太平。開天章閣。召二府條對。仲淹惶恐退。而上十事。一曰明黜陟。二曰抑僥倖。三曰精貢舉。四曰擇長官。五曰均公田。六曰厚農桑。七曰脩武備。

五倫書卷二十六

十七

八曰推恩信。九曰重命令。十曰減徭役。帝方信嚮仲淹。悉采用之。

張方平慶曆元年。西方用兵已六年矣。仁宗既厭兵而賊亦困弊。方平慨然上疏曰。陛下猶天地父母也。豈與此犬豕豺狼較勝負乎。願因今歲郊赦。引咎示信。開其自新之路。申勅邊吏。勿絕其善意。若猶不悛。亦足以怒我而怠彼。雖天地鬼神必將誅之。帝喜曰。是吾心也。命以疏付中書。呂夷簡讀之。拱手曰。公

之言及此。是社稷之福也。是歲赦書開諭。如方平意。明年二月元昊請降。方平又建言。國家都陳留。當四通五達之道。非若雍洛有山川足恃。特倚重兵以立國耳。兵恃食。食恃漕。運以汴為主。汴帶引淮江。利盡南海。天聖已前。歲調民浚之。故水行地中。其後浚妄者爭以裁減役費為功。汴日以塞。今仰而望焉。是利尺寸而喪丘山也。乃畫上十四策。富弼讀其奏。漏盡十刻。帝稱善。弼曰。此國計大本。非

五倫書卷二十六

十八

常奏也。悉如其說行之。遷尚書左丞。范鎮仁宗時知諫院。上疏論民田困弊。請約祖宗以來官吏兵數。酌取其中為定制。以今賦入之數十七為經費。儲其三以備水旱非常。又言周以冢宰制國用。唐以宰相判鹽鐵度支。今中書主民。樞密主兵。三司主財。各不相知。財已匱。樞密益兵無窮。民已困。三司取財不已。請使二府通知兵民大計。與三司同制國用。又言備契丹莫若寬晉民。備靈夏莫

若寬秦民。備西南。莫若寬蜀民。備天下。莫若寬天下之民。夫兵所以衛民。而反殘民。臣恐異日之憂。不在四夷。而在冗兵與窮民也。傅堯俞嘉祐末為監察御史。時乏國用。言利者爭獻富國計。堯俞奏曰。今度支歲用不足。誠不可忽。然欲救其弊。陛下宜自儉刻。身先天下。無奪農時。勿害商旅。如是則可矣。不然。徒欲紛更。為之無益。聚斂者用。則天下殆矣。歐陽脩同脩起居注。知制誥。奉使河東。自西

五倫書卷二十六

十九

方用兵。議者欲廢麟州。以省餽餉。脩曰。麟州天險。不可廢。廢則河內郡縣民皆不安居矣。不若分其兵。並駐河內諸堡。緩急得以應援。而平時可省轉輸。於策為便。由是州得不廢。又言忻代。岢嵐。多禁地。廢田。願令民得耕之。不然。將為敵有。朝廷行其議。歲得粟十萬斛。凡河東賦斂過重。民所不堪者。悉奏罷之。呂公弼神宗時進樞密使。議者欲併環慶鄜延為一路。公弼曰。自白草西抵定遠。中間相

去千里。若合為一路。猝有緩急。將何以應。欲下邊。臣使議之。公弼曰。廟堂之上。不處決。而委邊吏。可乎。乃止。陳升之建議。衛兵年四十以上。稍不中程者。減其牢廩。徙之淮南。公弼以為非人情。帝曰。是當退為剩員者。今故為優假。何所害。公弼曰。臣不敢生事。邀名。正恐誤國耳。既使去本土。又削其廩。儻眾皆相聚。反側為之奈何。韓絳議復肉刑。公弼力陳不可。帝皆為之止。

五倫書卷二十六

二十

王燾叟。哲宗時拜樞密直學士。簽書院事。奏曰。陛下今日聖學。當深辨邪正。正人在朝。則朝廷安。邪人一進。便有不安之象。非謂一夫能然。蓋其類應之者眾。上下蔽蒙。不覺養成禍爾。又曰。或聞有以君子小人參用之說。告陛下者。不知果有之否。此乃深誤陛下也。自古君子小人無參用之理。聖人但云君子在內。小人在外。則泰。小人在內。君子在外。則否。小人既進。君子必引類而去。若君子小人競進。

則危亡之始也。此際不可不察。帝深然之。葉夢得為戶部尚書。高宗駐蹕揚州。夢得陳待敵之計有三。曰形。曰勢。曰氣。而已。形以地理。山川為本。勢以城池芻粟器械為重。氣以將帥士卒為急。形固則可恃。以守。勢強則可資。以立。氣振則可作。以用。如是則敵皆在吾度內矣。因請帝南巡。阻江為險。以備不虞。胡銓。紹興間為國史院編脩官。請都建康。大槩謂與人鬪。不搯其亢。而拊其背。不能全勝。今日大勢自淮以北。天下之亢與背也。而建康則搯之拊之地也。若據建康。下臨中原。此高光興王之計也。願都之。汪應辰為秘書省正字。時秦檜力主和議。王倫使還金人。欲以河南地歸宋。應辰上疏。謂和議不諧。非所患。和議諧矣。而因循無備。之可畏。異議不息。非所患。異議息矣。而上下相蒙之可畏。今雖通和。疆場之上。宜各戒嚴。以備他盜。今方且肆赦中外。褒寵將帥。以為休

五倫書卷二十六

二十五

兵息民自此而始。縱忘積年之恥。獨不思異時意外之患乎。此因循無備之所以可畏也。方朝廷力排羣議之初。大則竄逐。小則罷黜。至有一言迎合。則不次擢用。是以小人窺見間隙。輕躁者阿諛以希寵。畏懦者循默以備位。而忠臣正士。乃無以自立於羣小之間。此上下相蒙之所以可畏也。臣願勿以和好之可無虞。而思患預防。常若敵人之至可也。趙葵淳祐間累官至同知樞密院事。疏奏。今天下之事。其大者有幾。天下之才。其可用者有幾。須從其大者而講明之。疏其可用者而任使之。有勇畧者治兵。有心計者治財。寬厚者任牧養。剛正者持風憲。為官擇人。不為人擇官。用之既當。任之宜久。然後可以責其成效。乞詔大臣講求規畫。凡有關於宗社安危治亂之大計者。條具以聞。審其先後緩急。而籌策之。則治功可成。外患不足畏矣。理宗嘉納之。

五倫書卷二十六

二十五

元耶律楚材金貞祐二年為行中書省左右司
員外郎留守燕。元太祖定燕。聞其名召見之。
楚材身長八尺。美髯宏聲。帝偉之。夏人常八
斤以善造弓見知於帝。每自矜曰。國家方用
武。耶律儒者何用。楚材曰。治弓尚須用弓匠。
治天下者豈可不用治天下匠耶。帝聞之甚
喜。日見親用。及議籍中原民。大臣忽都虎等
議以丁為戶。楚材曰。不可。丁逃則賦無所出。
當以戶定之。爭之再三。卒以戶定。時將相大

五倫書卷二十六

三

臣有所驅獲。往往寄留諸郡。楚材因括戶口。
並令為民。匿占者死。太宗時有于元者奏行
交鈔。楚材曰。金章宗時初行交鈔。與錢通行。
有司以出鈔為利。收鈔為諱。謂之老鈔。至以
萬貫唯易一餅。民力困竭。國用匱乏。當為鑿
戒。今造交鈔。宜不過萬錠。從之。

劉秉忠初事世祖。藩邸為書記。即見親任。密
謀大計。莫不預焉。及即位。拜光祿大夫。太保
參領中書省事。嘗命擬議治天下之大經。養

民之良法。秉忠條上祖宗舊典。參以古制之
宜於今者。帝善之。命下之日。網舉目張。一時
人才咸見錄用。文物粲然一新。

姚樞為中書左丞。言於世祖曰。陛下於基業
為守成。於治道為創始。正宜睦親。於以固本。
建儲副。以重祚。定大臣。以當國。開經筵。以格
心。脩邊備。以防虞。蓄糧餉。以待歉。立學校。以
育才。勸農桑。以厚生。帝納之。

五倫書卷二十六

三

國家經費若此之繁。帑藏空虛。生民凋瘵。此
正更新百廢之時。宜遵世祖成憲。汰冗濫。蠶
食之人。罷土木不急之役。事有不便者。咸釐
正之。如此。則天灾可弭。禎祥可致。不然。將恐
因循苟且。其弊彌深。治亂之由。自此而分矣。
帝嘉納之。

五倫書卷之二十六

五倫書卷之二十七

漢書

禮

漢州孫通說高祖徵魯諸生共起朝儀帝曰得

無難乎通曰五帝異樂三王不同禮禮者因

時世人情為之節文者也臣願采古禮與秦

儀雜就之帝曰可試為之度吾所能行者通

遂與所徵魯諸生及帝左右與其弟子百餘

人為綿葛野外習行之月餘言於帝曰可試

觀矣帝使行禮曰吾能為此乃令羣臣習肄

趙熹光武崩受遺詔典喪禮是時藩王皆在

京師自王莽篡亂舊典不存皇太子與東海

王等雜止同席憲章無敘熹乃正色橫劔殿

階扶下諸王以明尊卑時藩國官屬出入宮

省與百僚無別熹乃表奏謁者將護分止他

縣諸王並令就邸唯朝晡入臨整禮儀嚴門

衛內外肅然

五倫書卷二十七

晉華恒元帝時拜太常議立郊祀尚書刁協國

子祭酒杜彞議須還洛乃脩郊祀恒議漢獻

帝居許即便郊祭宜於此備立司徒荀組驃

騎將軍王導同恒議遂立郊祀

唐唐紹中宗時為太常博士韋后請妃公主命

婦以上葬給鼓吹詔可紹言鼓吹本軍容黃

帝戰涿麻以為警衛故曲有靈夔吼鵬鴉爭

石墜崖壯士怒之類惟功臣詔葬得兼用之

男子有四方功所以加寵雖郊祀天地亦不

參設容得接閨闈哉

賈曾為諫議大夫睿宗即位將有事於南郊

曾議曰祭法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夏后氏

禘黃帝而郊鯀郊之與廟皆有禘也禘於廟

則祖宗合食於太祖禘於郊則地祇群望皆

合於圓丘以始祖配享盖有事之大祭非常

祀也三輔故事祭于圓丘上帝后土位皆南

面則漢嘗合祭矣時以曾言為然

張九齡為左拾遺玄宗即位未郊見九齡建

五倫書卷二十七

二

言。天首神之君。王者所由受命也。不以德澤未洽。年穀未登。而闕其禮。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謂成王幼冲。周公居攝。猶用其禮。明不可廢也。漢丞相匡衡曰。帝王之事莫重乎郊祀。董仲舒亦言不郊而祭山川。失祭之序。違於禮。故春秋非之。陛下紹休聖緒。于今五載。而未行大報。考之于經。義或未通。願以迎日之至。升紫壇。陳采席。定天位。則聖典無遺矣。

五倫書卷二十七 三

宋陳靖直史館。淳化四年正月。太宗以南郊禮成。大宴合光殿。靖上言。古之饗宴者。所以省禍福而觀威儀也。伏見近年內殿錫宴。群臣當坐於朵殿兩廊者。拜舞方畢。趨馳就席。品列之序。糾紛無別。及至尊舉爵。群臣起立。先後不整。俯仰失節。喧譁過甚者。並令糾舉。從之。

李至太宗時為秘書監。言五郊迎氣之日。皆祭逐方嶽鎮海瀆。自兵亂後。有不在封域

者。遂闕其祭。國家克復四方。間雖奉詔特祭。未著常祀。望遵舊禮。就迎氣日。各祭於所隸之州。長吏以次為獻官。詔施行之。

孫固為少府監。時神宗議尊僖祖為始祖。固曰。漢高以得天下與商周異。故太上皇不得為始封。光武中興。不敢祖春陵。而祖高帝。宋有天下。傳之萬世。太祖功也。不當替其祀。請以為始祖。而為僖祖別立廟。禘祫之日。奉其桃主。東向。以伸其尊。合所謂祖以孫尊。孫以

五倫書卷二十七 四

祖屈之意。韓琦見而嘆曰。孫公此議。足以不朽矣。

程頤為崇政殿說書。神宗之喪未除。而百官以冬至表賀。頤言。節序變遷。時思方切。請改賀為慰。及除喪。有司將以開樂置宴。頤又奏請罷宴。曰。除喪而用吉禮。則因事用樂可矣。今特設宴。是喜之也。

元拜住英宗時為中書左丞相。初世祖始立太廟於大都。親享之禮未暇講肄。拜住奏曰。古

云禮樂百年而後興。郊廟祭祀此其時矣。帝悅曰。朕能行之。至治二年春正月。孟享始備。法駕設黃麾。大仗。帝服通天冠。絳紗袍。出自崇天門。致齊。大次。行酌獻禮。升降周旋。儼若素習。中外肅然。明日還宮。鼓吹交作。萬姓聳觀。拜住率百僚稱賀於大明殿。執事之臣賜金帛有差。

吳澄。英宗至治末。詔作太廟。議者習見同堂異室之制。乃作十三室。未及遷奉。而國有大

五倫書卷二十七

五

故。有司疑於昭穆之次。命集議之。澄議曰。世祖混一天下。悉考古制而行之。古者天子七廟。廟各為宮。太祖居中。左三廟為昭。右三廟為穆。昭穆神主各以次第遷。其廟之宮。頗如今之中書六部。夫省部之設。亦倣金宋。豈以宗廟序次而不考古乎。

劉聞。至正間。為太常博士。順帝將南郊。告祭太廟。至寧宗室。問曰。朕寧宗兄也。當拜否。聞對曰。寧宗雖弟。其為帝時。陛下為之臣。春秋

時魯閔公弟也。僖公兄也。閔公先為君。宗廟之祭。未聞僖公不拜。陛下當拜。帝乃拜。國朝崔亮為禮部尚書。奏言。禮所以辯上下。防奢僭也。今喪葬之禮。自公侯卿大夫。至於士庶。各有等第。然其間儀制。上得以兼下。下不得以僭上。力雖有餘。不許過度。力不及者。稱家有無。不拘常例。朝廷從其言。

典銓

三國魏毛玠初為曹操東曹掾。典選舉。其所舉

五倫書卷二十七

六

用皆清正之士。雖於時有盛名而行不由本者。終莫得進。務以儉率人。由是天下之士莫不以廉節自勵。雖貴寵之臣。輿服不敢過度。陳群為吏部尚書。文帝延康元年。以當時選用不盡人才。乃立九品官人之法。州郡皆置中正。以定其選擇。州郡之賢有識鑒者為之。區別人物。第其高下。又制郡口十萬以上。歲察一人。其有秀異。不拘戶口。其武官之選。俾護軍主之。

晉山濤武帝咸寧初為尚書僕射加侍中領吏部居選部十餘年每一員缺輒啓擬數人隨帝意所欲為濤所奏甄拔人物各為品題前後選舉周徧內外並得其才時稱山公啓事北齊辛術為吏部尚書自魏遷鄴以來典選之職知名者數人互有得失素於德沉密謹厚所傷者細揚愔風流辯給取士失於浮華唯術性尚貞明取士必以才器循名責實新舊參舉管庫必擢門閥不遺考之前後景為折

衷

五倫書卷二十二

七

梁徐勉為吏部尚書雖文案填積坐客充滿而應對如流手不停筆嘗與門人夜集客求官勉正色曰今夕止可談風月不宜及公事時人咸服其無私

隋牛弘為吏部尚書其選舉先德行而後文才務在審慎雖致停緩時進用多稱侍郎高孝基鑒賞機悟清慎絕倫然爽俊有餘迹似輕薄時宰多以此疑之惟弘深識其真推心

委任隋之選舉於斯為最

唐裴行儉有人物之鑒凡遇賢俊無不甄擇高宗時為檢校司列少常伯以選人益多總章二年始與貞外郎張仁禕設長名姓應榜引銓注之法又定州縣升降官資高下其後遂為永制無能單之者大畧唐之選法取人以身言書判計資量勞而擬官五品以上不試六品以下始集而試觀其書判已試而銓察其身言已銓而注詢其便利已注而唱集衆

五倫書卷二十二

八

告之然後類以為甲先簡僕射乃上門下省給事中讀之侍郎省之侍中審之不當者駁下既審然後上聞主者受旨奉行各給以符謂之告身凡試判登科謂之入等甚拙者謂之藍縷選未滿而試文三篇謂之宏辭試判三條謂之拔萃中者即授官兵部武選亦然課試之法以騎射及翹關翹關長丈七尺後徑三寸半凡十舉手持關頭此負米其黔中嶺南閩中州縣官不由吏部委都督選擇土人補授凡居官以

年為考。六品以下四考為滿。

魏玄同。高宗時為吏部侍郎。上言銓選之弊。以為人君之體。當委任而責成功。所委者當則所用者自精矣。故周穆王命伯冏為太僕。正曰慎簡乃僚。是使群司各自求其小者。而天子命其大者也。乃至漢氏得人皆自州縣補署。五府辟名。然後升於天朝。自魏晉以來。始專委選部。夫以天下之大。士人之衆。而委之數人之手。用刀筆以量才。案簿書而察行。

五倫書卷二十七

九

借使平如權衡。明如水鏡。猶力有所極。照有所窮。況所委非人。而有愚暗阿私之弊乎。願畧依周漢之規。以救魏晉之失。

宋璟為吏部尚書。李入盧從愿為侍郎。舊制三品以上官冊授。五品以上制授。六品以下敕授。皆委尚書省奏擬。文屬吏部。武屬兵部。尚書曰中銓。侍郎曰東西銓。中宗之末。選舉渙流。無復網紀。至是璟等皆不畏疆禦。請謁路絕。集者萬餘人。留者三銓。不過二千。人服

其公

姜晦。開元中為吏部侍郎。主選曹。先是吏請託為姦。領選者周棘藩扈。內外猶不禁。晦至悉除之。示無防限。處事精明。其私相屬。諉者輒發覺。皆以為神。由是賊賂路塞。而流品有敘。

崔祐甫。德宗時拜中書侍郎。初元載用事。非賄謝不與官。刻塞公路。網紀大壞。載誅。楊綰相未幾卒。常袞當國。懲其弊。凡奏請一杜絕。

五倫書卷二十七

十

之。惟文辭入第。乃得進。然無所甄異。賢愚同滯焉。帝即位。首用祐甫。薦舉惟其人。不自疑。畏。推至公以行。未踰年。除吏幾八百員。莫不諧允。帝嘗謂曰。人言卿擬官多親。舊何邪。對曰。陛下命臣進擬庶官。夫進擬者必悉其才行。如不與聞。知何由得其實。帝以為然。

宋趙普事太祖為相。嘗欲除某人為某官。不合帝意。不用。明日復奏之。又不用。明日又奏之。帝怒。取其奏壞裂投地。普顏色自若。徐拾奏

歸補綴。明日復進之。帝悟。用之。果稱

魯宗道嘗言於真宗曰。守宰去民近。而無以

區別能否。今除一守令。雖資材低下。而考任

應格。則左司無擴斥。故天下親民者。黷貨害

政。十常二三。欲裕民而羨化。不可得矣。漢宣

帝除刺史守相。必親見而考察之。今守佐雖

未暇親見。宜令大臣延之中書。詢考以言。察

其應對。設之以事。觀其施為。才不肖皆得進

退之。吏部之擇縣令。放此。庶得良守宰。宣助

五倫書卷二十七

十二

聖化矣。帝納之。及仁宗時。判吏部流內銓。在

選調久。患銓格煩密。及知吏部。所以為姦狀。多

釐正之。悉揭科條。庶下人便之。

呂夷簡。仁宗時當國。關中薦長安布衣雷簡

夫。才器可任。遂命賜對於便殿。簡夫辯給善

敷奏。條列西事甚詳。帝嘉之。即降旨中書令

檢真宗各種故事。夷簡為帝言曰。臣觀士大

夫。有口才者。未必有實效。今遽爵之以羨官。

異時用有不周。即難於進退。莫若且除一小

官。徐觀其能。遷擢未晚。帝然之。遂除耀州幕

官。簡夫後累官至員外郎三司判官。而才實

無大過人者。

王曾。仁宗時拜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平章事。

曾進退士。人莫有知者。范仲淹嘗問曾曰。明

揚士類宰相之任也。公之盛德獨少此耳。曾

曰。夫執政者。思欲歸己。然使誰歸。仲淹服其

五倫書卷二十七

十二

杜衍。仁宗時為御史中丞。兼判吏部流內銓。

選補科格繁長。主判不能悉閱。吏多受賂。出

縮為姦。衍既視事。即敕吏上銓法。問曰。盡乎。

曰。盡矣。力閱視。具得本末曲折。明日命諸吏

無得升堂。各坐曹廳。行文書。銓事悉自予奪。

由是吏不能為姦利。數月名動京師。

王質判吏部流內銓。號為稱職。而於選法未

嘗有所更易。人問之。質曰。選法具備。如權衡

在。執政者不欺其輕重耳。何必屢更其法。

蘇頌判尚書吏部。無詳定官制。唐制吏部主

文選。兵部主武選。神宗謂三代兩漢本無文武之別。議者不知所處。頌言唐制吏部有三銓之法。分品秩而掌選事。今欲文武一歸吏部。則宜分左右曹掌之。每選更以品秩分治。於是吏部始有四選法。頌前後掌四選五年。吏不得以逞。而選官多感德。其不得所欲者。亦心服而去。

陳俊卿。孝宗時為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俊卿以用人為己任。所除吏皆一時之選。獎廉

五倫書卷二十七

十三

退。抑奔競。或才可用。資應淺。密薦於上。未嘗語人。每接朝士及牧守。自遠至。必問以時政得失。人才賢否。虞允文宣撫四川。俊卿薦其才堪相。帝乃召允文為右相。以後卿為左相。元張思明拜中書參知政事。時浮屠妙總統有寵於仁宗。勅中書官其第五品。思明執不可。帝大怒。召見切責之。思明對曰。選法天下公器。徑路一開。來者雜。寧違旨獲戾。不忍隳祖宗成憲。使四方得窺陛下淺深也。帝心

然其言而業已許之。曰。卿可姑與之。後勿為例。乃以為萬億庫提舉。不與散官。

考課

晉杜預為河南尹。以黜陟之課奏之。武帝曰。古者黜陟擬議於心。不於法。末世不能紀遠而專求密微。疑心而信耳目。疑耳目而信簡書。簡書愈繁。官方愈偽。魏氏考課。即京房之遺意。其文可謂至密。然失於苛細。以違本體。故歷代不能通也。豈若申唐堯之舊制。取大舍

五倫書卷二十七

十四

小。去密就簡。俾之易從也。夫曲盡物理。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去人而任法。則以文傷理。莫若委任達官。各考所統。歲第其人。言其優劣。如此六載。主者總集採案。其六歲處優舉者。超擢。六歲處劣舉者。奏免。優多劣少者。敘。劣多優少者。左遷。今考課之品。所對不鈞。誠有難易。主者固當準量輕重。微加降殺。不足復曲以法盡也。其有優劣徇情。不叶公論者。當委監司隨而彈之。若令上下公相容過。此為

清議大類雖有考課之法亦無益也

唐盧承慶貞觀初為民部侍郎兼檢校兵部侍郎

郎知五品選嘗校百官考有坐漕舟溺者承

慶以失所載考中下以示其人無愠色更曰

非力所及考中中亦不喜承慶嘉之曰寵辱

不驚考中上一時稱之

趙宗儒德宗時為司勳員外郎領考功事自

至德後考績失實內外悉考中上殿最混淆

至宗儒黜陟詳當無所回憚右司郎中獨孤

五倫書卷二十七

十五

良器殿中侍御史杜倫以過黜考左丞裴郁

御史中丞盧佑降考中中凡入中上者纔五

十人上聞而善之進考功郎中

宋雷德驥以戶部郎中典考校京朝官將命出

入及秩滿受代歸闕事太宗嘗欲擇人為河

北轉運使患不能徧識其才德驥具群臣功

過之跡引與俱對於是下之賢否莫隱

五倫書卷之二十七

五倫書卷之二十八

周樊穆仲事宣王宣王欲得國子之能導訓諸

侯者穆仲曰魯侯孝王曰何以知之對曰肅

恭明神而敬事者老賦事行刑必問於遺訓

而咨於故實不干所問不犯所咨王曰然則

能訓治其民矣乃命魯孝公於夷宮

列國齊管仲用鮑叔牙之薦為相因言於桓公

曰墾田大邑辟土生粟盡地之利臣不若甯

五倫書卷二十八

一

戚請置以為大田登降辭讓進退閑習臣不

若隰朋請置以為大行蚤入晏出犯顏進諫

以忠不避死亡不重貴富臣不若東郭牙請

置以為大諫平原廣城車不結轍士不旋踵

鼓之而三軍之士視死如歸臣不若王子城

父請置以為大司馬決獄折中不殺不辜不

誣無罪臣不若弦章請置以為大理君若欲

誣無罪臣不若弦章請置以為大理君若欲

誣無罪臣不若弦章請置以為大理君若欲

理國彊兵則五子者足矣。君若欲霸王則夷吾在此。於是桓公命五子皆任其事而以管仲任國事。遂九合諸侯。一匡天下。齊桓以霸。管仲之力也。及仲有病。桓公問之曰。仲父不幸而至於大病。則寡人惡乎屬國。仲曰。公誰欲歟。公曰。鮑叔牙可。仲曰。不可。其為人潔廉善士也。其於不已若者。不比之一聞人之過。終身不忘。使之理國。上且鈞乎君。下且逆乎民。公曰。然則孰可。對曰。勿已。則隰朋可。其為人也。上忘而下不叛。愧其不若黃帝而哀不已。若者。以德分人謂之聖人。以財分人謂之賢人。以賢臨人。未有得人者也。以賢下人。未有不得人者也。其於國有不問也。其於家有不見也。勿已則隰朋可。然則管仲非薄鮑叔也。不得不薄。非厚隰朋也。不得不厚。

五倫書卷二十八

二

而謝之曰。幸赦臣之過。薦之於君。得為西河守。咎犯曰。薦子者公也。怨子者私也。吾不以私事害公義。子其去矣。

祁奚為大夫。請老。晉君問曰。孰可使嗣。祁奚對曰。解狐可。君曰。非子之讎耶。對曰。君問可。非問讎也。晉君遂舉解狐。後又問孰可以為國尉。祁奚對曰。午也可。君曰。非子之子耶。對曰。君問可。非問子也。君子謂祁奚外舉不避仇讎。內舉不回親戚。可謂至公矣。

五倫書卷二十八

三

趙武為晉大夫。喜薦賢。叔向稱之曰。趙武之為人。也。立若不勝衣。言若不出口。然其身舉士於白屋下者。四十六人。皆得其意。而公家甚賴之。及武之死也。四十六人皆就賓位。是其無私也。

解狐與荆伯抑為怨。簡子問於狐曰。孰可以為上黨守。對曰。荆伯抑可。簡子曰。非子之讎乎。對曰。臣聞忠臣舉賢不避仇讎。其廢也不阿。親近。簡子曰。善。遂以荆伯抑為守。

楚令尹虞丘子復於莊王曰。臣為令尹十年矣。國不加治。獄訟不息。處士不升。淫禍不討。久踐高位。妨群賢路。尸位素餐。貪欲無厭。臣之罪當稽於理。臣竊選國俊下里之士曰孫叔敖。秀羸多能。其性無欲。君舉而授之政。則國可使治。而士民可使附。莊王曰。子輔寡人。得以長於中國。今行於絕域。遂霸諸侯。非子如何。虞丘子曰。久固祿位者貪也。不進賢能者誣也。不讓以位者不廉也。不能三者不忠也。

五倫書卷二十八

四

也。為人臣不忠。君王又何以為忠。臣願固辭。莊王從之。賜虞丘子采地三百。號曰國老。以叔敖為令尹。少焉。虞丘子家干法。叔敖執而戮之。虞丘子喜。入見於王曰。臣言叔敖果可使持國政。奉國法。而不黨。施刑戮而不散。說都切可謂公平。莊王曰。夫子之賜也。

魏李克事文侯。文侯且置相。召克問曰。寡人將置相。魏成與翟璜孰可。克曰。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為。貧

視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之矣。文侯曰。先生就舍。寡人之相定矣。克出過璜。璜問曰。吾聞君召卜相。果孰為之。克曰。魏成。璜作色不悅。曰。璜何遽不為相乎。西河之守璜所任也。計事內史。璜所任也。王欲攻中山。吾進樂羊。無使治之。臣。吾進先生。無使傅其子。吾進屈侯附。君內以鄴為憂。吾進西門豹。璜何負於魏成。克曰。不如魏成。魏成食采千鍾。什九居外。是以東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彼其所舉。

五倫書卷二十八

五

人主之師也。子之所舉。人臣之才也。璜迨然而慙。曰。璜失對於先生。請自脩。然後學。子思居衛。言苟變於衛。君曰。變之才。可將。五百乘。君任軍旅。得此人。則可無憂於敵矣。衛君曰。吾知其才可將。然變也。嘗為吏賦於民。而食人二鷄子。以故弗用也。子思曰。夫聖人用人。猶匠之用木。取其所長。棄其所短。故杞梓連抱。而有數尺之朽。良工不棄。以其所妨者細也。今君處戰國之世。選爪牙之士。而以

二邠棄干城之將。此不可使聞於隣國。於是衛君再拜曰：謹受教矣。

秦百里奚為大夫。嘗告繆公曰：臣不及臣友蹇叔。蹇叔賢。世莫知。臣嘗游於齊而乞食。齊人蹇叔收臣。臣因欲事齊君。無知。蹇叔止之。臣得脫。齊難遂之。周王子頹好牛。臣以養牛干之。及欲用臣。蹇叔止之。臣去得不誅。臣事虞君。蹇叔止臣。臣知虞君不用。誠貪利。祿爵且留。用其言得脫。不用及於難。是以知其賢。於是繆公使人厚幣迎蹇叔。以為上大

夫。

漢蕭何從漢王之南鄭。韓信初歸漢。王未之奇。信恐不能用。遂亡。何聞信亡。不及以聞。自追之。二日乃還。王謂何曰：若亡。何也。何曰：臣非敢亡。追韓信耳。王曰：諸將亡者以十數。公無所追。追信詐也。何曰：諸將易得。至如信。國士無雙。王必欲長至漢中。無所事信。必欲爭天下。非信無可與計者。王從之。拜信為大將軍。

五倫書卷二十八 六

魏無知事漢王。陳平自楚亡歸漢。因無知求見王。乃拜平為都尉。或說平曰：平雖美如冠玉。其中未必有也。况平嘗事魏。不容亡歸楚。不中。又亡歸漢。平反覆亂臣也。願王察之。王疑之。召讓魏無知。無知曰：臣所言者能也。大王所問者行也。楚漢相距。臣進奇謀之士。誠足以利國家事耳。王乃拜平為護軍中尉。諸將乃不敢復言。

田叔為漢中守。文帝初立。召叔問曰：公知天下長者乎。對曰：臣何足以知之。帝曰：公長者宜知之。叔頓首曰：故雲中守孟舒。長者也。是時孟舒坐虜大入雲中。免。帝曰：先帝置孟舒雲中十餘年矣。虜嘗一入。孟舒不能堅守。士卒戰死者數百人。長者固殺人乎。叔叩頭曰：夫貫高等謀反。天子下明詔。有敢隨張王者。罪三族。然孟舒自髡鉗。隨張王。以身死之。豈自知為雲中守哉。漢與楚相距。士卒罷敝。而匈奴冒頓新服。北夷來為邊寇。孟舒知士卒

五倫書卷二十八 七

罷救不忍出言。士爭臨城死敵。如子為父。以故死者數百人。孟舒豈毆之哉。是乃孟舒所以為長者。於是帝賢孟舒。復召為雲中守。吳公為河南守。聞洛陽人賈誼年十八能誦詩書。屬文名至門下。甚愛之。文帝初立。聞吳公治平為天下第一。徵以為廷尉。吳公乃言誼年少。頗通諸家之書。文帝召以為博士。一歲中超遷為太中大夫。暴勝之。武帝時為繡衣御史。持斧逐捕盜賊。

五倫書卷二十八

八

以軍興從事。誅二千石以下。勝之過被陽。欲斬令王訢。訢已解衣伏質。仰言曰。使君專殺生之柄。威震郡國。今復斬一訢。不足以增威。不如時有所寬。以明恩貸。令盡死力。勝之壯其言。賞不誅。因與訢相結厚。勝之使還。薦訢徵為右輔都尉。守右扶風。勝之東至渤海。聞郡人雋不疑賢。遣吏請與相見。不疑因言曰。凡為吏。太剛則折。太柔則廢。威行施之以恩。然後封功揚名。永終天祿。勝之知不疑非庸

人。故納其戒。深接以禮。遂表薦不疑。徵詣公車。拜為青州刺史。

王鳳成帝時為大將軍。以執金吾辛慶忌坐事左遷。酒泉太守鳳薦之曰。慶忌前在張掖。酒泉兩郡著功迹。徵入應位朝廷。莫不信向。質行正直。仁勇得衆心。通於兵事。明畧威重。任國柱石。臣鳳不宜久處慶忌之右。帝乃復徵慶忌為光祿大夫。執金吾。

五倫書卷二十八

九

材茂行潔。達於從政。有退食自公之節。寡私黨。遊說之助。臣恐陛下忽於羔羊之詩。捨功實之臣。任華虛之譽。是用越職陳宣行能。唯願留神考察。帝然之。遂以宣為御史大夫。陳寵和帝時為廣漢太守。舉王渙為功曹。當職割斷。不避豪右。寵風聲大行。入為大司農。帝問曰。在郡何以為理。寵頓首謝曰。臣任功曹王渙。以簡賢選能。主簿鐔顯拾遺補闕。臣奉宣詔書而已。帝大悅。渙顯由此顯名。

虞詡順帝時為尚書僕射。以左雄有忠公節。上疏薦之於帝曰。伏見議郎左雄。數上封事。至引陛下身遭危難。以為警戒。實有王臣蹇蹇之節。宜擢喉舌之官。必有匡弼之益。由是拜雄尚書。

左雄為尚書令。薦冀州刺史周舉為尚書。既而雄為司隸校尉。舉故冀州刺史馮直任將帥。直嘗坐賊受罪。舉以此劾奏雄。雄曰。詔書使我選武猛。不使我選清高。舉曰。詔書使君

五倫書卷二十八

十

選武猛。不使君選貪汙。雄曰。進君適所以自伐也。舉曰。昔趙宣子任韓厥為司馬。厥以軍法殺宣子僕。宣子謂諸大夫曰。可賀我矣。吾選厥也。任其事。今君不以舉之不才。誤升諸朝。不敢阿君以為君羞。不寤君之意與宣子殊也。雄悅。謝曰。吾嘗事馮直之父。又與直善。今公以此奏吾。是吾之過也。天下益以此賢之。

陳蕃。胡廣。事桓帝。上疏薦徐穉等曰。臣聞善

人天地之紀。治之所由也。伏見處士豫章徐穉。彭城姜肱。汝南袁闕。京兆韋著。潁川李曇。德行純備。著於民聽。若使擢登三事。協亮天工。必能翼宣威。義增光日月。帝乃以安車玄纁徵之。

鍾皓。桓帝時為郡功曹。太丘長陳寔為西門亭長。皓深敬異。寔少皓十七歲。常禮待與同。分義會辟公府。臨辭。太守問誰可代君。皓曰。明府欲必得其人。西門亭長可用。寔聞之曰。

五倫書卷二十八

十一

鍾君似不察人。不知何獨識我。田歆為河南尹。歆甥王湛名知人。歆謂之曰。今當舉孝廉。欲得一名士以報國家。時洛陽種暉為縣門下史。明日湛白歆曰。為尹得孝廉矣。近洛陽門下史也。歆笑曰。當得山澤隱滯。近洛陽史邪。湛曰。山澤不必有異士。異士不必在山澤。歆召暉於庭。辯詰職事。暉辭對有序。歆甚知之。遂舉孝廉。

三國蜀。諸葛亮留軍漢中。參軍蔣琬為長史。亮

數外出。琬常足食。是兵以相供給。亮每言琬托志忠雅。當與吾共贊王業者也。密表後主曰。臣若不幸。後事宜以付琬。亮卒。後主以琬為尚書令。○初。龐統以從事守耒陽。令不治。免官。吳魯肅遺先主書曰。龐士元非百里之才。使處治中別駕之任。始當展其驥足耳。亮亦言之於先主。召見與語。大器之。乃以為治中從事。親待亞於亮。

五倫書卷二十八 十二

宣體忠厚之行。秉直亮之性。清雅特立。不隨世俗。確然難動。社稷之節。今僕射缺。宣行掌後事。腹心任重。莫如宣者。帝遂以宣為右僕射。盧毓。明帝時為吏部尚書。帝問誰可為司徒者。對曰。敷篤至行。則太中大夫韓暨。亮直清方。則司隸校尉崔林。貞固純粹。則太常常林。帝乃以暨為司徒。吳呂蒙稱疾詣建業。孫權問誰可代卿者。蒙

對曰。陸遜意思深長。才堪負重。觀其規慮。終可大任。而未有遠名。若用之。當令外自韜隱。內察形便。然後可克。權乃召遜拜偏將軍。右部都督代蒙。

晉山濤。武帝時掌選。嵇紹早孤。事母孝謹。以父得罪。靖居私門。濤啟帝曰。康誥有言。父子罪不相及。嵇紹賢侔。卻缺宜加旌命。請為秘書郎。帝謂濤曰。如卿所言。乃堪為丞。何但郎也。遂徵為秘書丞。

五倫書卷二十八 十三

劉弘為鎮南將軍都督荊州諸軍事。時弘欲以牙門將皮初為襄陽太守。朝廷以初雖有功。襄陽名郡。名器宜慎。不可授初。乃以前東平太守夏侯陟為襄陽太守。陟私之婿也。弘下教曰。夫統天下者。宜與天下同心。化一國者。宜與一國為任。若必姻親。然後可用。則荊州十郡。安得十女婿。然後為政哉。乃表陟姻親舊制。不得相監。皮初之勲。宜見酬報。詔以為襄陽太守。

謝安武帝太元二年詔求文武良將可以鎮
禦北方者安以兄子玄應詔郝超聞之歎曰
安之明乃能違衆舉親玄之才足以不負所
舉

南陳徐陵宣帝太建中為尚書左僕射抗表固
辭而推周弘正王勵張種帝召入內殿曰卿
何為固辭而舉人乎陵曰弘正舊藩長史王
勵相府長史張種帝鄉賢戚若選賢舊臣宜
居後固辭累日乃奉詔及朝議北侵帝命舉

今五倫書卷二十八

十四

元帥衆議在淳于量陵獨曰不然吳明徹家
在淮左悉彼風俗將畧人才當今無過之者
於是爭論數日不能決都官尚書裴忌曰臣
同徐僕射陵應聲曰非但明徹良將忌即良
副也是日詔明徹為大都督令忌監軍事遂
克淮南數十州帝因置酒舉杯屬陵曰賞卿
知人

隋楊素文帝開皇中華陰多盜賊妙選長史素
薦榮毗為華州長史世誦為能素之田宅多

在華陰左右放縱毗以法繩之無所寬貸毗
因朝集素謂之曰素之舉卿適以自罰也毗
荅曰奉法一心者但恐累公所舉素笑曰前
言戲之耳卿之奉法素之望也

李綱為太子洗馬顏師古少博覽精學善屬
文綱薦之授安養尉尚書左僕射楊素見其
年弱謂曰安養劇縣子何以治之師古曰割
鷄焉用牛刀素驚其言大後果以幹治聞
唐房玄齡太宗為秦王時即授府記室時府屬

今五倫書卷二十八

十五

多外遷王患之玄齡曰去者雖多不足吝杜
如晦王佐才也大王若終守藩無所事必欲
經營四方捨如晦無共功者王驚曰非公言
我幾失之因表留僕射府從征伐常參帷幄機
秘方多事裁處無留僚屬才之

婁師德嘗薦狄仁傑於武后及仁傑與師德
同輔政數擠令外使后覺問仁傑曰師德賢
乎對曰為將謹守賢則不知也又問知人乎
對曰臣嘗同僚未聞其知人也后曰朕用卿

師德薦也。誠知人矣。出其奏。仁傑慙已而歎曰。婁公盛德。我為所容。乃不知吾不逮遠矣。狄仁傑事武后。后嘗問仁傑欲得一佳士用之。誰可者。仁傑曰。未審陛下欲何所用之。武后曰。欲為將相。仁傑對曰。文學縉藉。則蘇味道李嶠固其選矣。必欲取卓犖奇才。則有荊州長史張柬之。其人雖老。宰相才也。武后擢柬之為洛州司馬。數日又問仁傑對曰。前薦柬之尚未用也。武后曰。已遷矣。對曰。臣所薦

五倫書卷二十八 上六

者可為宰相。非司馬也。乃遷秋官侍郎。卒用為相。仁傑又嘗薦夏官侍郎姚元崇。監察御史曲阿桓彥範。太州刺史敬暉等數十人。率為名臣。或謂仁傑曰。天下桃李悉在公門矣。仁傑曰。薦賢為國。非為私也。張循憲以御史出使。還次蒲州驛。使務有不決者。意頗病之。問驛吏曰。此有客乎。驛吏以張嘉貞對。時嘉貞自平鄉尉免歸。人莫知者。循憲召與相見。咨以使事。積時凝滯者。嘉貞

隨機應之。莫不豁然。乃命草奏。又出意外。他日武后以問循憲。具以實對。因請以己官讓與之。武后曰。卿能讓賢。朕豈無一官自進賢耶。乃召見內殿。奏對侃侃。后異之。遂拜監察御史。

蘇良嗣。高宗時為雍州長史。韋安石舉明經調乾封尉。良嗣器之。永昌元年遷雍州司兵參軍。良嗣當國。謂安石曰。大才當大用。徒勞州縣可乎。薦于武后。擢膳部員外郎。遷并州

五倫書卷二十八 上七

司馬。有善政。劉憲為太僕少卿。兼脩文館學士。遷太子詹事。時玄宗在東宮。雅意文史。憲啓曰。殿下位副君。有絕人之才。非以尋章摘句。要通大意而已。侍讀褚無量。經明行脩。耆年宿望。宜數召問。以察其言。太子順納。張說喜推藉後進。善用人之長。多引天下知名士。以佐佑王化。粉澤典章。成一王法。始知集賢院。嘗薦張九齡。可備顧問。說卒。上思其

言。召為秘書少監。集賢院學士。

張嘉貞。玄宗時為相。性簡疏。與人不疑。內曠

如也。有嗜進者汲引之。能以恩終始。所薦中

書舍人苗延嗣。呂太。考功員外郎。員嘉靜

殿中侍御史。崔訓。皆位清要。日與議政事。故

當時語曰。令君四俊。苗呂崔員。員音

裴均。憲宗時拜中書侍郎。加集賢殿大學士

監脩國史。均為學士時。引李絳。崔群。與同列

及相。又擢韋貫之。裴度。知制誥。李夷簡。御史

中丞。皆踵躡為輔相。號名臣。自它選任。罔不

精明。人無異言。故元和之治。百度備舉。朝無

倖人。

韋處厚為學士。敬宗嘗羞悅。歎宰輔非其人。

使兇賊熾肆。處厚上疏曰。臣聞汲黯在朝。淮

南寢謀。干木處魏。諸侯息兵。裴度元勳。臣德

文武兼備。若位巖廊。委參決。必使戎虜畏威

幽鎮自臣。管仲曰。人離而聽之。則愚。合而聽

之。則聖。治亂之本。非有他術。陛下當饋而歎

五倫書卷二十八

六

恨無蕭曹。今一裴度。擯棄于外。所以馮唐知

漢文帝有頗牧。不能用也。帝感悟。謂處厚曰。

度累為宰相。而官無平章事。謂何。處厚具道

其由。帝於是復度兼平章事。

宋范質為宰相。奏太祖曰。臣聞為宰相者。當舉

賢能以輔佐天子。端明殿學士呂餘慶。樞密

副使趙普。精通治道。經事霸府。歷歲滋久。觀

其公忠。誠堪毗倚。乞授以台司。俾申才用。帝

嘉納。遂大用之。

五倫書卷二十八

十九

賈黃中。太宗時拜給事中。參知政事。素重呂

端為人。屬端出鎮襄陽。黃中力薦於帝。因留

為樞密直學士。遂參知政事。當世文行之士

多黃中所薦引。而未嘗言人皆賢之。

呂蒙正。真宗時為相。帝嘗欲遣人使朔方。諭

中書選才。而可責以事者。蒙正退。以名上帝

不許。他日三問。三以其人對。帝曰。卿何執邪。

蒙正曰。臣非執。蓋陛下未諒爾。因稱其人可

使。餘人不及。帝退。謂左右曰。蒙正氣量。我不

如既而用之。果稱職。常以一夾袋自隨。中有冊子。每四方人替罷。謁見。必問其有何人才。客去。隨即疏之。悉分門類。或有一人而數人稱之者。必賢也。朝廷求賢。取之囊中耳。後致政居洛。帝祀汾陰。回幸其宅。問曰。卿諸子孰可用。蒙正對曰。臣諸子皆豚犬。不足用。臣姪夷簡。任穎川推官。宰相才也。帝記其語。夷簡遂至大用。

王旦為相。公於用人。不以名譽。必求其實。其

五倫書卷之二十八

二十一

所薦引人。未嘗知。故叅知政事李穆子行簡。有賢行。以將作監丞居于家。真宗召見。慰勞之。遷太子中允。初遣使者召之。不知其所止。帝命至中書問旦。然後人知行簡旦所薦也。旦自知制誥至為相。薦士尤多。及病求罷。入見滋福殿。帝曰。朕方以大事托卿。而卿病如此。因命皇太子拜之。旦言皇太子盛德。必任陛下事。因薦可為大臣者十餘人。旦久疾不愈。帝命肩輿入禁中。使其子雍與直省吏扶

之。見於延和殿。帝曰。卿萬一有不諱。使朕以天下事付之誰乎。旦謝曰。知臣莫若君。時張詠馬亮皆為尚書。帝曰。張詠如何。不對。又曰。馬亮如何。不對。帝曰。試以卿意言之。旦強起舉笏曰。以臣之愚。莫如寇準。帝憮然。有間曰。準性剛褊。卿更思其次。旦曰。他人。臣不知。旦薨。歲餘。帝卒用準為相。

畢士安。真宗時遷吏部侍郎叅知政事。入謝。帝曰。未也。行且相。卿士安頓首。帝曰。朕倚卿

五倫書卷之二十八

二十二

以輔相。豈特今日。然時方多事。求與卿同進者。其誰可。對曰。宰相者必有其器。乃可居其位。臣材駑朽。實不足以勝任。寇準兼資忠義。善斷大事。此宰相才也。帝曰。聞其好剛。使氣對曰。準方正。慷慨有大節。忘身徇國。秉道疾邪。此其素所蓄積。朝臣罕出其右者。第不為流俗所喜。今天下之民。雖蒙休德。涵養安佚。而西北跳梁為邊患。若準者。正所宜用也。帝曰。然。

張詠守金陵。范延貴為殿直。押兵過金陵。詠因問曰。天使沿路來。曾見好官員否。延貴曰。昨過素州洋鄉縣。邑宰張希顏者。雖不識之。知其好官員也。詠曰。何以言之。延貴曰。自入縣境。驛傳橋道皆完葺。田萊墾闢。野無惰農。及至縣。則廛肆無賭博。市易不敢誼。晝夜宿邸中。聞更鼓分明。以是知其必善政也。詠大笑曰。希顏善矣。天使亦好官員也。即日同薦於朝。希顏後為發運使。延貴亦為閤門祇候。

皆號能吏

王曾當國。屢薦呂夷簡。是時明肅太后聽政。曾奏曰。臣屢言夷簡才望可當政柄。而兩宮終未用。以臣度太后之意。不欲其班在樞密。使張旻之上耳。且旻一赤脚健兒。豈容妨賢如此。太后曰。固無此意。行且用夷簡矣。曾曰。兩宮既已許臣。臣請即命宣召學士草麻。太后從之。

晏殊平居好賢。當世知名之士如范仲淹。孔

道輔。皆出其門。及為相。益務進賢才。而仲淹與韓琦。富弼。皆進用。至於臺閣。一時之賢多殊所薦也。

韓琦在相位。所級引多正直有名。或忠厚可鎮風俗。列侍從。備臺諫。以公議用之。多有未嘗識者。及罷相。帝問孰可以為執政者。琦力薦韓絳。忠直有公輔之器。帝遂用為樞密副使。既而有排毀絳者。帝曰。韓琦之去。惟薦此人。朕豈可違。又屢薦歐陽脩。而帝不用。他日

復薦之曰。韓愈。唐之名士。天下望以為相。而竟不用。使愈為之。未必有補於唐。而談者至今以為謗。歐陽脩。今之韓愈也。而陛下不用。臣恐後之談者。謗必及國。不特臣輩而已。陛下何惜不一試之。以曉天下後世也。帝從之。孫抃為御史中丞。薦唐介。吳中復為御史。人或問曰。聞君未嘗與二人相識。而遽薦之。何也。抃荅曰。昔人恥呈身御史。今豈求識面臺官。後二人皆以風力稱於天下。抃晚年執政。

嘗歎曰。吾何功以輔政。惟薦二臺官無愧耳。范仲淹知開封府。獻百官圖。指宰相差除不公。而陰薦韓億可用。仲淹既貶。仁宗以諭億。億曰。若仲淹舉臣以公。則臣之拙直。陛下所知。舉臣以私。則臣委質以來。未嘗交託於人。遂除參知政事。

呂公著累乞致仕。仁宗倚眷之重。久之不允。他日復叩於便殿。帝度其志不可奪。因詢之曰。卿果退。當何人可代。公著曰。知臣莫若君。

五倫書卷二十八

二十四

陛下當自擇。帝再三問之。公著遂引陳堯佐曰。陛下欲用英俊。經綸之才。臣所不知。必欲圖任老成。鎮百度。周知天下良苦。無如陳某者。帝深然之。遂大拜。

富弼神宗時為左僕射。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時王安石用事。雅不與弼合。弼度不能爭。多稱疾求退。章數十上。帝將許之。問曰。卿即去。誰可代。卿者。弼薦文彥博。帝默然。良久曰。王安石何如。弼亦默然。

蘇軾元祐初三上章薦陳師錫。謂其學術淵源。行已潔素。議論剛正。器識靖深。德行追蹤於古人。文章冠絕於當世。乃擢為秘書省校書郎。

司馬光。哲宗時拜相。嘗薦劉安世充館職。因謂安世曰。知所以相薦否。曰。獲從公游。舊矣。光曰。非也。光居間。是下時節。問訊不絕。光位政府。是下獨無書。此光之所以相薦也。

五倫書卷二十八

二十五

范祖禹言於哲宗曰。呂希哲經術操行宜備。勸講其父常稱為不欺暗室。臣以婦兄之故。不敢稱薦。今方將引去。竊謂無嫌。詔以為崇政殿說書。

程頤為崇政殿說書。謂司馬光曰。經筵若得范淳夫。未尤好。光曰。他已脩史。朝廷自擢用矣。頤曰。不謂如此。但經筵須要他。光問何故。荅曰。頤自度。乏溫潤之氣。淳夫色溫而氣和。尤可以開陳是非。導人主之意。其後除淳夫侍講。

張浚高宗朝與趙鼎共政多所推引從臣朝
列皆一時望人所薦虞允文汪應辰王十朋
劉珙等為名臣拔吳玠吳璘於行間謂韓世
忠忠勇可倚以大事一見劉錡奇之付以事
任卒皆為名將有成功一時稱浚為知人
趙鼎自江西制置使入為參知政事高宗諮
以當世人才鼎曰臣所知者荆門朱震學術
深博庶正守道士之冠冕使位講讀必有益
於陛下帝乃召之擢為祠部員外郎

史浩孝宗朝拜相喜薦人材嘗擬陳之茂進
職與郡帝知之茂嘗毀浩帝曰卿豈以德報
怨耶浩曰臣不知有怨若以為怨而以德報
之是有心也莫濟狀王十朋行事詆浩尤甚
浩薦濟掌內制帝曰濟非議卿者乎浩曰臣
不敢以私害公遂除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
待之如初

元竇默世祖時初拜命召奏對皆稱旨不令暫
去左右世祖問今之明治道者默薦姚樞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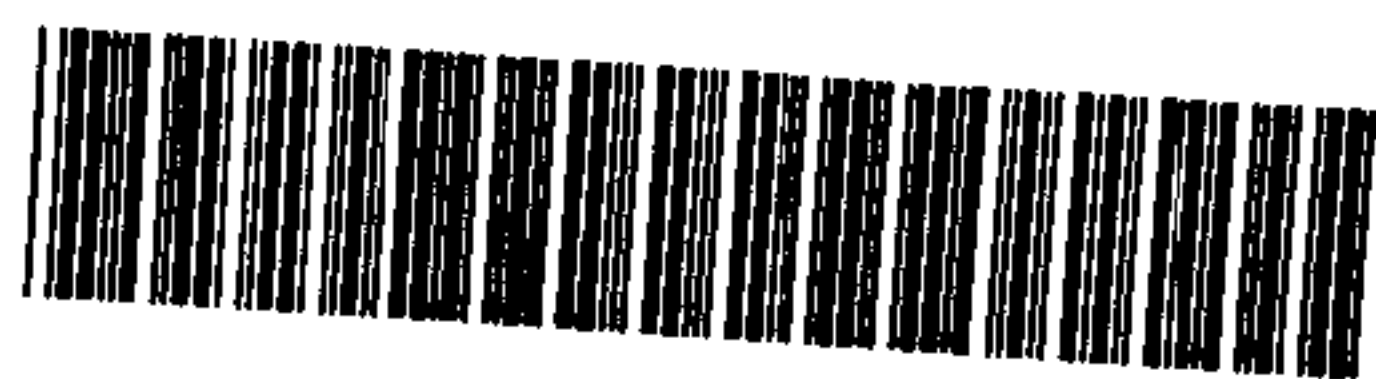
召用之

崔斌性警敏多智慮世祖嘗命安童舉漢人
識治體者一人安童舉斌入見敷陳時政得
失曲中宸慮帝幸上都嘗召斌斌下馬步從
帝命之騎因問為治大體今當何先斌以任
相對帝曰汝其為我舉可為相者斌以安童
史天澤對帝默然良久斌曰陛下豈以臣猥
鄙所舉未允公議有所惑歟今近臣咸在乞
采輿言陛下裁之帝允其請斌立馬颺言曰

有旨問安童為相可否衆驩然呼萬歲帝悅
遂以二人並為相

王慶之至元中為淮東按察副使按行至海
寧州時臧夢解知州事剛直廉慎而學問淵
奧在官門無私謁政平訟簡為諸州縣最乃
舉夢解才德兼備宜擢清要以展所蘊而御
史臺亦以夢解廉能抗章薦之後累官至廉
訪使為元名臣

哈散相仁宗辭職帝不允其請益堅帝詰之



8121.5
156(1935)

ZW 21101000772442

續修四庫全書 子部 儒家類

曰。朕任卿未專邪。曰。非曰。近臣有撓政者邪。曰。無有也。然則何為而辭。對曰。臣自揆才薄。恐誤陛下國事。若必欲任臣。願薦一人為助。帝問為誰。朕能從汝請。哈散再拜謝曰。臣願得張思明。思明居官勤政。帝即日召思明拜中書參知政事。未幾陞左丞。

月。赤察兒順帝至元初為宣徽使。時朝廷以湖廣行省西連諸蕃。南接交趾。延袤數千里。其間土沃人稠。思得賢方伯往撫安之。月赤察兒舉哈剌哈孫以為行省平章事。凡八年。威德交孚。洽于海外。及入為丞相。天下稱賢。世以月赤察兒為知人。

五倫書卷之二十八

五倫書卷之二十八